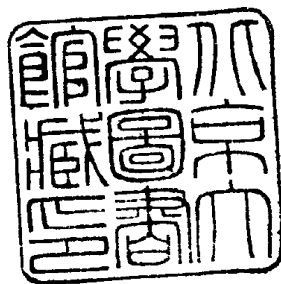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一一三冊目次

棄草詩集七卷文集八卷棄草二集二卷(二)

〔明〕周之夔撰  
明崇禎木犀館刻本

..... 一

澹寧居文集十卷詩集三卷

〔明〕馬世奇撰  
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 一一五

浮山文集前編十卷後編二卷別集二卷

〔清〕方以智撰  
清初方氏此藏軒刻本

..... 四五三

棄草詩集七卷文集八卷棄草二集二  
卷(二)

〔明〕周之夔撰

明崇禎木犀館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藥草文集卷之八目錄

表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劉惟衡公偕配

孟恭人墓表

銘

中憲大夫永州守游九臺先生偕元配林宜

人合葬墓誌銘

同年鄭我石公墓誌銘

墓直

卷八目錄

八尾館

狀

先考奉政大夫江西贛州府同知天寧府君

行狀

生母吳孺人行狀

先室林孺人墓誌銘

藥草文集卷之八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劉惟衡公偕配

孟恭人墓表

國家用兵西南最久水蘭播三土司居黔蜀間三省八路之師勦之而公獨當合江一面遏其相錯如繡撫馭稍乖輒易變動緩之則自相圖急之則連結爲逆萬曆甲午播酋始難賴頃陽劉公身入酋穴諭酋使獻首惡入贖金納質予稍息征伐其後主者復失馭已亥播酋遂反合此突道最險飛輓於懸崖削壁之間引兵深入以庚子六月六日破海龍壘獲酋尸播州平主者按圖索界於水蘭二酋大譁公謂安奢侵之楊氏耳非攫我疆宜可勿問且兵燹初定姑與衆休息而邀功者群擠公不數年水西先逞公之議始白延禍至於今垂三十餘年安奢並戕殺撫臣黔蜀騷動雖漸次削平而糜爛已極向使行公先見之畫當不至是君

觀劉公之深於兵明於計忠於國家而惜時不能  
竟公之用也公諱一相字惟衡初號靜所後更  
陽先世自寧津遷長山六傳爲公之祖父伯能生  
贈君天賜配高安人舉二子公其仲也公生十一  
齡而贈君沒高安人苦節底公學成進士任高平  
令鋤邑之大猾民德之歷二考多異政選吏垣坐  
蜚改南上疏請治故相餘黨以定國是遂多側目  
例出爲隴右僉事減秦州所輸西鎮餉芻千金定  
歲額僅七十兩秦人獲甦而前孽重擠之左降茂  
山衛幕秦人涕泣建祠祀不輟改令稷山遷南駕  
部董餘艘著船政要覽諸奸斂戢會播茵萌逆治  
兵司馬特疏請公爲贊畫公力主勘議時茵擁衆  
萬餘嚴陳待勘公神色不變茵服其言遂無用兵  
而平報命陞刑部員外會倭奴犯朝鮮咸推公爲  
職方將軍李如松尼之不果 兩宮三殿災公  
疏亟請撤權使不報陞刑部郎中播茵反

以少參備兵瀘淑諸路兵未集而公先檄調永寧  
鎮雄諸司兵損貲廣募不數旬得主客土兵五萬  
餘瀘惡市少周老虎熊似龍因兵爲亂掠青衿賞  
公皆擒殺之鎮雄馬湖二渠帥杯杓起釁相賊殺  
公單騎入其壘立解散隨廉得構禍李茹斃之杖  
下及先操戈燕慶潤密令土官隴澄計斬之兩軍  
遂安師次合江燕子埧大雨立泥淖中指揮轉輸  
糧餉親冒矢石斬獲獨多茵閉海龍壘雉經自焚  
而公所任大將吳廣投身烈焰中攫茵尸廣身死  
其功爲他路所攘遂以議水蘭圖界不合被誣  
大計平調後事白叙功優賞復職補貢州都清道  
旋改商洛道兼署關中藩臬六篆裁決如流陞清  
軍兵備副使經紀屯政郵傳武閱井井有法因高  
太安人春秋高遂以入賀乞休抵家閉戶披泥冠  
服坐蒲團讀書咏詩與舊遊爲五老社隨丁高太  
安人歿時公年七十一年矣哀毀如少壯或勸



禮七十居喪得飲酒處內公不應葬太安人果  
優游雲水十餘年正襟危坐而逝而公元配孟太  
人同里孟翁女也生三子長卽公名鴻訓今爲左  
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次曰鴻範曰鴻采初孟  
翁俠而善鑒以恭人婦公時年纔十三事高大安  
人孝謹節盥廁踰必躬公自諸生至孝廉所入自  
行金恭人悉恣伯氏取給公祿食後恭人又力推  
腹田宅奉伯氏而以東垣陋地居諸子自太史而  
下師友供饋皆出恭人手同學至有感泣別去者  
公與太史連貴而恭人尚服澣濯茹葵藿不蓄一  
錢咸以予親屬而惠滅獲從公於川南兵亂憂悸  
成疾兩足痺痲又踰二十年始先公三載而卒公  
與恭人可謂合德者矣先是 光廟庚申改元太  
史實卿命使朝鮮明年辛酉 今皇帝御極時  
酋匪茹三韓道梗太史從海上踔風濤歸十二日  
而孟恭人卒甫禪太史陞宮允中憲公語太史曰

史官里居遷秩爲異數 上念孺子海外勞苦  
親辭不一覲講筵非臣節也其促行太史不得  
以甲子春入都甫兩月而公訃至此太史之所爲  
自傷也公生於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子  
時卒於天啟四年四月十二日巳時享壽八十三  
恭人生於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亥時辛  
於天啟元年七月十日巳時享壽七十有四其  
他婚姻子姓碑銘詳焉太史以是年臘奉公與恭  
人葬於祖塋之左屬子表其墓嗚呼公屢蹶而直  
不衰至老而學不倦其清風高節如却蕩茵行帳  
之獻陝屬夫金之餽皆土苴千金尤章著秦蜀所  
著述詩宿諸書皆可以嘉惠來學若夫片言定亂  
先幾料敵達公成畫至釀二十年無窮之禍卓哉  
憂矣子又聞公祖父伯能感玄武錫號曰古玄龜  
趙簡子故事而公又於夢中神爲之更號頃陽將  
歿之先見仙人牙纁來迎然則公之德旣已協於

神矣神所知者人不能及惟天福善自太史而下  
顯揚公與恭人未艾彼齟齬公者今安在哉予與  
公誼篤再世誦讀有素考黔蜀用兵始末重有越  
焉故表公大端若此嗚呼後之爲忠孝者聞公夫  
婦父子之風可以興矣

文集卷之八

中憲大夫永州守游九臺先生偕元配陳氏  
人合葬墓誌銘

代

九臺公歿十三年其子諸生益昌先以幼今迺  
奉公與宜人合葬以狀馳滁陽俾余銘之悲夫余  
自爲諸生時與公切劘浹密公才名在余上余幸  
先公舉公竟艱一第及公教國學司中臺郎民部  
余時適受事掖垣復得與公晨夕撫臆論天下事  
後公出守永州以伉直歸予亦言事被謫居林間  
又得與公爲文酒之盟無虛日時同盟者爲同守  
周君天寧藩相謝君天池司理倪君謙菴令君彰  
公心田比部蔣君確箴司理張君沙嶼未七八年  
而公最先歿周君繼之今復無幾何時而耆舊皆  
已凋零所存者獨蔣君張君與予而已悲夫公予  
余誼若此余安忍無以銘之且十餘年間使予前  
銘周君今復銘公悲夫公少負奇其贈君雖隱士  
賈已逆知公非常人特卜居會城使就豪傑贈君



歿而公益貧益豪爽文日益奇已卯幾第一以  
奇厄居第十連困公車勉就肅寧瓊造士有法時  
時却贊周貧臺使者薦其才品晉六館益以文章  
氣節勵士士爭出公門下公時負人倫鑒擬司銓  
務不果改司中臺廉慎峻整無敢以計事干公者  
尋遷計部未幾卽以度支郎出權許墅關正額之  
外一無所取惟節汰浮費積爲羨緡報上 天子  
嘉其廉能予考最贈公父母如公秩隨出守永州  
遇旱步禱致雨又按季給與渭南宗祿蘇其困宗  
人甚德之蓋力反前守所爲也興廢舉壞自譙樓  
以及學宮不遺餘力尤雅愛才惜士有註誤試牘  
二生雷時行湯述中者于公無夙知公皆默全之  
明斷畫一踴厲風發不避豪彊楚弁多悍驕有高  
指揮尤擁贊自雄恃其婦翁陳御史侵東湖爲宅  
公按籍清復陳御史不能屈湖左輝山綠井亦爲  
豪據民病汲以公之能治高弁也並走愬公皆奏

踰時按治還民監司某欲爲豪庇公爭執不下  
牒納印去兩臺交直公民遮道哭畱勉卒郡事  
入 覲畢竟解組矣公清白著聲雖修却者日謀  
中公不可得僅繩以別調而公泊如也永州之  
患公祀公名宦載傳郡志公家居惟以文史自娛  
不治生產與子及二三兄弟過從之外一切貴游  
却軌兩臺藩臬皆聞公名直指湯公岳齊方伯范  
公希陽尤重公每薦辟勸駕公堅不起天性孝友  
兄弟族屬多所分甘林宜人賢又力贊之痛念贈  
君及先宜人逮祿養歲時享祀必涕泣先是贈  
君微時爲邑人齟齬不能保其居宅臨歿以此囑  
公比公成名復故址建祠祀贈君以上載 綸寵  
其中邑人榮之今元輔臺山葉公爲記其美甚悉  
如公者可謂直能生民孝能成親者矣公生嘉靖  
某年月日卒萬曆某年月日其子益昌今始弱冠  
甚賢有父風以某年月日奉公及宜人葬某山

曰生爲直臣齊德日新永藏厥真于以利其後人

文集卷之八

本集卷八

同年鄭我石公墓誌銘

同年鄭我石公以明經領天啟甲子順天鄉薦未  
放榜先六日而公病卒在京縉紳大宗伯翁青陽  
先生大司空陳培所先生少司農池州鄭玄岳宗  
師率知交醵錢殮之爲歸骨焉公房師中書舍人  
歸安吳儉育先生哀公死以公後事馳書托吾閩  
邑侯定遠盛桂海先生盛侯召見其稚子撫摩嗟  
嘆給飲食筆墨并指俸召之藥爲襄葬事而公門  
士鄭芝者自公始訃及今竭力經紀其家不懈于  
是鄉先生暨同盟同籍及門咸有賻初公喪歸權  
厝於東郊蒲嶺祖父墓側謀遂窆焉地有蟻患鄭  
芝遷避之奔走來告又慮蟻蝕木內莫可啟視筮  
之得睽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  
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  
群疑亡也咸喜無恙又筮塋地得蹇利西北不利  
東南利見大人貞吉遂擇西郊保福前坑其地坐

文集卷之八

本集卷八



乾向巽亥龍入脉氣從右耳緩受法用金星掛簪  
形家范應鵬度之鄭芝朝夕營之而夢爲之銘鵬  
呼士患不能固窮不患終無所遇患精神不足以  
動人不患身沒而名不彰如我石公修身積學堅  
凝蠲潔本末固愧家酷貧鮮兄弟而卓絕狷介不  
假助于人學窮百家才兼衆妙生徒遍通國交游  
盡豪傑而恂恂粥粥無文士浮薄及感憤不遇之  
氣其事親孝能以色養其處友信能捐其至急者  
以急人至于今無間知不知皆曰我石才人廉士  
令德君子身不及榮必昌厥後哀痛嘆息不絕于  
人意然則公之德既有終而名且不朽矣夫何憾  
焉公諱奇字雅遠別號我石先系遠不可考其高  
祖政有德生二子長曰琚爲公曾祖琚生鏞爲公  
皇祖鏞生孔亮爲公皇考有張衡巧思以技顯名  
于時妣曰李氏尚及公之得雋建聞訃悲慟以死  
公以嘉靖丙寅十二月初五日某時生以天啟甲

子八月二十四日某時卒於京師享年五十有八  
元配張氏無出再娶萬氏生男子與方五歲又娶  
都御史陳則清孫庠生陳士駿女二十而寡遺腹  
生男子與方二歲陳氏誓死勵節爲公鞠二遺孩  
噫可謂積善之報矣女子二人長適張廷緯次方  
十歲皆萬出也鄭芝旣以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  
奉公之妣李合塋于蒲嶺先塋并埋張氏其側茲  
穿三穴以天啟丙寅二月二十日寅時葬公左附  
萬右侍陳明秀完堅寧魄祚胤群德協力天人合  
發庶幾筮之利西南見大人貞吉者銘曰  
售之遲而有身後之知教之垂而有無已之思甘  
娶節烈兩兒岐嶷吾何以定其後之戢穀馨宜兮  
蓋德已叶乎筮龜

先考奉政大夫江西贛州府同知天寧府君

行狀

嗚呼府君既棄諸孤而良屏兄弟咸泣謀曰日月有時將葬矣曷請銘於長者屏惟府君生平慷慨直遂事求不昧心而絕意身後名孺子碌碌又焉用違厥志以文之第念沒美之罪甚於違且以其知之之深者銘之或亦違而道也嗚呼府君今已矣要以府君恩怨誹譽安危悲喜之態存諸一二

墓

文獻卷之八

本傳

知我者之心目而亦不能掩於今日之定論非良屏所敢飾詞非長者所忍曲筆倘得微惠長者吐深知之肝膽留既死之面目即使府君賓客退實尚將撫臆地下謂此心之終得不昧也必不罪屏等之違而文其美矣惟長者哀而曷之死且不朽府君諱仕階字用晉別號溪源山人晚更號爲天寧子其先固始人也唐時祖維岳爲翰林學士隨王入閩卜築三山石井至宋而希孟公博通五經

官國子四門助教與海濱四先生之號元末子孫

避地分散或在城或在瓜山洪武初有子諱福號澤齋徙居藤山是爲周氏別子焉其在瓜山者諱傑號育蘭登正統丙辰進士授戶部郎中扈從土木死難事載郡志忠節傳其在藤山爲澤齋之子諱教號敏軒敏軒之子諱宗賢字克紹生子諱易號質菴與傑同時性至孝刲股廬墓質菴生明號南坡領弘治己酉鄉薦同守太倉州有功德於民

墓

文獻卷之八

本傳

禦倭深入民爲死戰邀還南坡生夢桂號貞巖力學好施子事後母孝謹貞巖生文燦字伯熙號肖巖領嘉靖癸卯鄉薦爲三水縣令祀名宦治行載廣東通志又爲六合縣令民皆有去思肖巖公生三子其次是爲府君府君少英敏六歲就塾每授簡畢卽成誦辭歸塾師奇之後故多設篇牘無以難也七歲隨王父廣文天台與群兒戲山寺路難巖下有白頭翁負婦授王父其人旋忽不見旣遂

避衆詫爲神居久之倭亂作避入杭州僦舍市邸王父或挾奚奴上謁竟日府君卽主賓客治辦百不失一同避亂人皆奇之倭靖還天台府君少喜經畧厭伊吾一日忽自思曰吾欲經世而不繇制舉將何途之從遂詣塾師求爲文師稍稍指授卽落筆如神皆與法合長者驚遜旣而王父陞三水令以勤於政治得疾病府君時年十二延醫禱祀夜不解帶間代批決胥吏莫辨其非王父手蓋少

府君年十六補弟子員暇每奏一篇先生輒稱奇不置而是時王父隱居性豪爽輕財利不喜事家人生產日以詩画博奕歌舞自娛家益貧府君雖兄弟三人伯善病叔任秩獨府君左支右吾以承歡焉年十九娶屏母蔡宜人宜人與府君同里素耳府君賢入門卽敬事府君爲操井臼不懈時藤山故居遭倭焚避城賃湫隘巷中貲益傾而念重聞甘旨無措不得已就市爲廛酤旦自當釭夜則篝燈受書工苦百端居無何當嘉靖之甲子歲時府君年二十三以禮經領福建鄉薦第五人其文一洗靖季冗習獨出新裁乙丑不第迄萬曆丁丑府君旣累困公車尚以偃蹇中代王父婚叔氏遣諸姑葬曾太王母太王母俱各如禮當王父心念家貧親老遂授教職于順昌縣鑄士有法得雋僚前翰墨流布至今寶之諸生孫姓者貧不能娶府君捐俸俾得受室一時監司李公臨川聶公崇野

太守管公墓雲皆以國士遇之時縣民有訟令于  
中丞耿公楚侗者耿公怒移牒逮令府君適入省  
上謁耿公便詢令狀府君極言令無害詞甚侃旁  
戟立者皆色變而耿公故大儒也悔而追牒繇此  
奇府君卽邑諸士人人多府君坦易而有節也  
已卯督學趙公心堂試應聘第一分校浙闈以銓  
部虞公淳熙爲首虞公文崛奇奧博時眼槩不能  
讀獨府君因文而心知爲異人今虞公清名滿海  
雲云  
文集卷之八  
本集卷之八  
內矣次翰林王公苴繕部張公集義史公記勲輩  
皆時名雋庚辰以廣文再上春官復不第尋陞南  
雍助教每以文章氣節勵士時江陵太夫人病百  
官爲祈禳府君獨託月課士子杜門不出同寅博  
士臧公諱懋循負才名忌者聳司成捏奏之其事  
鄙穢污礪府君廷爭之曰博士之過無所稽不宜  
論也且舊制師儒官無論覈所屬例卽使臺省風  
聞朝廷猶以覈實之權歸吾黨參驗稍不合終

無動重儒之意至明也今輒以博士狂簡供睚眦  
之意擅開大纛令後無所示重上負天子下羞  
師儒某寧爲魯連蹈海耳不忍見舊典之隳自今  
日也時爭之疆辨之疾寮友諸生人人稱快而主  
者益怒博士不得雪府君因并獲罪旣而公論騰  
沸主者尋致仕去而澁陽趙公繼爲司成趙之妻  
弟上舍某揚于列府君召責之上舍挾趙請假府  
君又抹其狀不許上舍諧于趙趙反以此奇府君  
雲云  
文集卷之八  
本集卷之八  
其前後司成高公崑崙王公忠銘習公豫南皆愛  
重焉時府君直聲著應部選銓曹陳公瞻岳注曰  
素有博雅之稱絕無脂韋之態而脩博士之郅者  
中擠之遂出爲四川達州守到州適歲旱薦饑殍  
死相望府君計請賑莫能需乃解資行糜粥稍紓  
旦夕赤日步禱幸天雨苗活一州獲安居無何當  
大計吏修博士之郅者又適典考功欲中府君以  
浮躁時澁陽趙公爲少宰正色曰此固直節敢言

士也大丈夫遇事言所當言何浮躁之有遂得無  
勤府君在州聞之曰吾一官如粟大坎垆若此何  
以官爲第旣有人知我吾奚可不盡心民事以圖  
報稱又州民瘠且矜憫伎前守多爲訟賄去府君  
乃刻意勵節操訪利弊戴星出入蜀中丁糧輕重  
相倒每丁或稅至六七銖而田糧反不及丁三之  
一以此無田者多流亡戶益耗達州尤甚府君慨  
然太息曰丁不必皆富也而田則非富莫有今法  
若此非所以業貧民也遂苦心均畫立九則圖法  
段丁隨田田多則麗丁多田少則麗丁少無田者  
身錢之外悉無所稅其以田相貿者卽以所麗丁  
轉相授其他諸差庸一準麗公條鞭行之初行而  
連阡陌者稱不便期年而逋逃盡復他州郡聞風  
爭效法御史下其令爲蜀賦經則至今賴之當府  
君之力行賦法也退語屏曰吾昔爲孝廉時曾及  
侍馬恭敏公與諸公論麗中丞條鞭恭敏時贊麗

議而特無以塞減精神優免一節吾時辟席而請  
曰中丞之惠縉紳無已也縉紳子孫異日爲士太  
夫之日少爲庶民之日多久固當思中丞耳恭敏  
大擊節吾語悉報可于麗故吾閩中至今受其利  
人皆知其創于麗而不知其成于恭敏也蓋府君  
服膺達識又蒙印可究心日久故得以毅然自任  
若此而聽訟精敏往往朝投牒暮卽獲理民信之  
每訟卽兩造自集于庭隸不得下鄉追呼曲直卽  
于衆中宣決吏不得高下其手良民衛德等四人  
段朝富馬象才等九人皆誣服大辟已經部覆府  
君一訊輒解盡附生比御史以之請獲原不死而  
州有奸人歲假百戶衣冠索軍需侵擾甚苦府君  
曉而辨其僞喝褫服乃蓄髮僧也杖遣之從此侵  
擾遂息州嘆爲神明而州故邊夷劇盜袁茂瑤汪  
奉奇憑陵爲寇日尸五人急卽走夷勤州縣之兵  
莫可詰府君計致之僂于市賊黨解散民出以無



警又創翠屏書院修六相樓以館諸生所育士有  
瞿公溥冉公德升若而人皆成進士有聲州監司  
房公吉原周公友山夔守朱公炯菴皆折節驪甚  
而友山公故著直節于江陵府君始受事反以有  
忤旨不阿成臭味尤篤焉秩滿上計兩臺監司交  
薦聲譽嘖嘖遂上考受奉直大夫陞江西贛州府  
同知以 恩例進階奉政王父封如府君官王母  
鄭母蔡俱宜人 命下未踰時而王母鄭宜人之  
訃至府君奔喪歸自責恨以宦遊不得侍疾送終  
慟屢絕暮年而達州之豪紳有給事中某能文而  
好持守令短長前守多中其毒府君素益不善事  
之求請輒不如意故憾乘府君凶歸造蜚語于所  
善他道直指爲阻府君復用地府君在家聞之曰  
富貴在天彼焉能使予不遇哉且吾少歷艱辛壯  
歲走長安風塵中十五年不博一第吾于耿公趙  
公周公宜忤而反合于論臧博士宜廢而且庸莫

非天也且士苟一得當未爲不遇彼江右謝養和  
先生與吾公車傾蓋耳而調吾疾于途中遂輟試  
期不赴吾以口舌獲戾而吾郡陳雲門鄭惺陽二  
公不避覆轍出死力相拯方其一念所至孤燈藥  
餌天涯骨肉同警分謗遺榮如疑寥寥宇宙彼何  
人哉卽吾何以得此于三君子以吾所得于諸公  
及三君子然則予固未爲不遇也今老母旣以天  
年終而父尚良食無恙吾其居耕以養吾父乎王  
母喪畢遂絕意營進料治喪所餘俸金而別尋鳳  
凰岡其地沙土八耗宜荔子諸果樹穀則厥壤中  
下驅傭雜莠其中四時乘小艇往落其實又與僮  
僕同苦樂節衣損食屏聲伎遊宴居數年業稍稍  
息乃休始家人樵蘇不繼旣分甘伯叔兄弟終王  
父之世迄于今咸就食賴嫁娶喪葬不衰皆刻苦  
所遺也癸巳王父卒哀毀如禮而府君之天性故  
最孝友少時爲王母病陰告天減算請代叔祖病

寢床下侍湯藥所受業師郭患疫生徒親戚散避  
獨府君朝夕左右卒爲之喪葬晚因伯父七十尚  
未舉子捐資兩爲置姬竟有子而尤篤念祖宗墓  
祠宇修墳墓故歲在甲辰始祖墳之在洋洽山者  
府君爲往護其侵搢幾死于豪吏陳元端之手續  
又幾死于虐令袁世用之筆非賴當路之明公仁  
人同盟之義士長者冤不得白嗚呼府君之遇可  
謂數奇矣爲友蹟微官爲民生讒口爲祖殆稀齡  
云直  
文懷璣之八  
而府君每在非意相遭中無介容暇卽與山人陳  
振狂先生吟咏往復不輟或就枕上索句苦吟達  
旦詩清逸如孟浩然真率如儲光義尤長近體書  
法學獻之閒出孫過庭及吾閩鄭繼之先生體餘  
無他嗜惟喜奕喜與人爲竟日談而已居常訓子  
弟爲文及行事以古人爲宗不欲其射名趨時見  
兒輩有佳友至輒亦欣欣就之而藤山故有天寧  
寺府君素不事浮屠至晚則別有會心遂易號爲

天寧子而王父先所手建里社衆仍推府君更新  
府君亦謀竣事而別營精藍棲大士率所知踵蓮  
社之舉有志未逮而卒自病及卒竟絕口不及身  
後事惟臨終之目呼弟之夔令朗誦觀世音普門  
品一遍遂脩然而逝身業清淨顏色如生先是里  
人咸夢府君緋衣幢幡爲社主而府君亦預知考  
終之期百無顧戀議者或以府君生多直節宜爲  
神或以其往也與能仁之旨合宜不止此嗚呼痛  
哉府君以嘉靖壬寅年二月十一日申時生以萬  
曆乙卯年三月三十日申時卒于正寢享年七十  
有四將以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未時奉葬于城  
西南隅三十里之山名柔蘭谷府君生不肖等六  
人長卽良屏邑庠生娶故庠生林公惠女次長倩  
郡庠生娶故同年伯雲南曲靖州知州陳公公太  
女繼娶故指揮僉事李公廷與女次之蕃娶故兵  
部員外陳公時霖女皆母蔡宜人出次之夔邑庠

生娶同年伯工部侍郎署尚書事林公如楚女次  
 之龍娶故庠生楊公道泰女次之鳳娶癸卯舉人  
 署甌寧教諭陳公汝嘉女皆庶母吳氏出女二人  
 長榮與屏同母適故尚寶司卿林公應訓男太鴻  
 榮今天卒次秀庶母吳氏出適庠生吳公炯男璉  
 孫男八人濬良屏子聘太學生林世馨女澤濤長  
 倩子淑惠之蕃子淑聘庠生黃一陽女溥渤之夔  
 子渤聘故庠生林荃女漾之龍子孫女十一人良  
 妻直  
 文集卷之八  
 屏女達適太學生孫昌祚男太學生元禮瑛適庠  
 生陳于蕃男彥脩瑞許庠生劉伯元男子達球適  
 庠生林大屏男雲螭璋許庠生石汝礪男士元長  
 倩女敬之蕃女珠雀之夔女琿嗚呼以屏等不肖  
 無可藉手以干長者之筆明矣要以府君亦敦孝  
 友亦尚節俠亦善經濟亦崇風雅而皆不以此沾  
 名至令終則尤奇大君子秉闡幽之仁司採風之  
 職憫先子之苦心鑒諸孤之無誑片言吹朽石世

如新屏等不勝感激悽愴之至

其五

文集卷之八

本集

生母吳孺人行狀

嗚呼夔不天先君方踰小祥而夔所生母繼歿歿有間將謀祔府君窆于禮宜有銘夔當述生平以請長者冀片言爲不朽悲夫夔將焉述夔母哉卽使夔緣飾微薄撫古賢媛之遺以干長者長者雖哀而賜之誣死愧生夔謂心何而幸嫡母蔡宜人尚康居無恙夔母子夙荷螽斯之庇以有今日居恒追昔日與府君艱辛備至及夔母所爲祇事狀

妻直

文彙卷之八

本傳

輒泣下言酸楚可念悲夫主妾之間上無施妬下無獲戾足矣不謂生而見禮死而見息雖古季隗之遇趙姬仲任之被莊姜不是過也然則夔母何以得此于主哉故夔敢援嫡母之仁以論夔母夔母姓吳諱慶家世順昌縣父曰吳新全母曰廖媼吳翁之先農也至翁豪喜不事生產然氣蓋一鄉爲縣三老有主斷邑子弟皆服與里中富兒張友梅爲任俠交張倚重翁婦無子從翁求夔母爲女

張後坐事抵法翁爲營救并繫而張家產盡斥計無復之遂飾夔母爲已女歸府君府君時署教順昌也比吳翁釋繫乃知之念旣已破家以身爲友卽捐女亦莫可奈何見府君長者及母宜人仁則又喜時夔母纔九齡母宜人女畜之而夔母淳厚恭謹侍母宜人跬步不離母宜人愈益暱一切委積蓋藏付筦籥焉時兄姊自仲以下尚皆少梳櫛浣濯啖嚙多出夔母手旣隨府君之南雍母宜人遂勸府君立爲側室府君刺達州甚有治績戴星出入閱五載而夔母恒起先時寢後時府君簡朴不以官渝素夔在哺三歲夔母皆自澣也自府君宜人以下衣綻無慮皆夔母手紉府君奔祖母喪歸家素貧念重闈色養旁昆季皆待哺莫能支講母宜人俾如始字我日而夔母無忘其在張也夔母啣命椎髻操作手無擇事經畫醯醢鹽豉米菓線紡各有法無縷粒妄出入者事大小咨而後行

妻直

文彙卷之八

本傳

弗自健也息耗減益美否必覆罔敢私畜母宜人  
雖數數休之弗懈也無非時之言無踰等之服有  
婦而弗自姑有孫而弗自嫗年先矣其於夔之兄  
若姊也長嫂也其相謂也則皆從其初也而復敢  
自倨雖至節約而府君宜人之所推予若金焉區  
焉銖焉鎰焉俾如取諸懷而未私有裁也其有以  
夔諛者則曰任渠儂底事吾福薄夔累試弗售無  
慍色母宜人晚得足疾五載不視事夔母始攝然  
雲宜  
三十集卷之八  
本庫館  
皆肄宜人所爲其咨而後行美否必覆如故也蓋  
事府君宜人四十年曾不稱衣帛之妾焉母宜人  
嘗語夔曰汝祖母性嚴吾猶記昔汝母曾夜持紙  
炬翌我下樓祖母喚時急不得赴受杖而不自明  
也此爲我受杖也吾至今念此心痛府君亦謂夔  
吾承歡有日而未得當逮汝母舉汝於蜀汝祖母  
手書示我曰聞汝妾近復得一子頗可愛弄汝事  
我孝天行以多子報汝府君之述斯語也亦輒懷

愴泣下顧夔母子勉之無負太宜人之德悲夫夔  
母今已矣夔輩復碌碌將安不負乎哉先是夔母  
病中母宜人時救諸孫及他婢無譁頻呼夔詢病  
勢及卒夔與二弟奔號母宜人榻前承所爲  
明孝慈錄載庶子與嫡母在室得爲其所生母斬  
衰三年例是事異於古宜人慟哭慰諭曰善哉一  
切哭泣擗踊任汝爲之莫以我在抑汝情也其殯  
具命諸兄厚治周悉暇泣語諸兄曰吳事我多年  
無間言今遽死那得不令我思伊轉悲也汝父去  
年死吳今年又死那得不令我轉淒涼也卽三長  
兄所以哀夔母者亦難以形至悲夫臣事君子事  
父妾事主一也爲人臣子而得當於君父者臣必  
忠子必孝然則夔母之行固莫大於此矣他無所  
庸夔喙矣方府君之沒也夔母日戚戚不自得積  
思減食豫製送終綦履無知者將殮夔發笥取衣  
始知之悲夫異地九齡得接君子其勤三紀後

歲而歿其生其死似皆爲府君馬夔母生於隆慶  
丁卯年二月十八日辰時卒於萬曆丙辰年六月  
十二日午時享年五十將以本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酉時祔葬府君柔蘭谷阡右壙子三人長卽不  
肖夔娶工部侍郎署尚書事同年伯林公如楚女  
次之龍娶故庠生楊公道泰女次之鳳娶癸卯舉  
人署甌寧縣教諭事陳公汝嘉女女一人名秀適  
庠生吳公烟男吳璉孫三人溥渤之夔出渤聘故  
虞重  
文集卷之八  
本集

文集卷之八

本集

先室林孺人墓誌銘

閩邑周之夔妻林孺人諱瑤柱故少司空碧麓林  
公諱如楚之少女也母曰龔淑人以萬曆丁亥七  
月十一日丑時生孺人司空公與夔先奉直天寧  
公嘉靖甲子同舉於鄉常謂是女哲而靜宜配士  
人夔幼粗有文名然出庶孽龔淑人頗難之司空  
公竟許焉年十六于歸與夔生四男一女皆自乳  
之同執先奉直及夔母吳孺人二喪如禮素病悸  
虞重  
文集卷之八  
本集

文集卷之八

本集



勗夔學也夔時過弗售多涉患難家日益貧孺  
于得失之際畧不爲動見夔先人敦睦嫡母仁慈  
夔母恭謹及夔事兄長事父母疾病日夜不替與  
嫡庶兄弟和好無間輒感泣曰爲人於世宜如是  
也吾父不虛以吾委身于子家矣性精潔焚香掃  
室日一蔬食旬躬浣濯暇則持佛名號非病未嘗  
不早起御下有恩見人孤獨饑寒惻惻涕零拔簪  
餌解衣服與之以此中道而奩空知書識字而不  
棄耳

文集卷之八

文庫

肯弄筆札常云婦人不宜使墨跡流布閭外起訾  
議雖疾篤前期寄夔訣詞尚令兒子代錄其慎也  
如此夔嫡母蔡宜人尤篤愛之謂是婦福當過我  
傷哉不驗也夔既貧又久客京師孺人之歿夔兄  
弟醵錢殯之斂以嫁服焉四男長曰溥邑庠生娶  
夔友庠生郭克卿女先孺人四月卒有一孫而殤  
次日泐聘夔友庠生林荃女次日潛九歲次日渾  
方二歲孺人病篤遂託撫于夔從兄嫂女曰琿

夔友林紹寵次男庠生林泓其墓坐坤向  
墳以待夔合葬銘曰

汝之存姑有美詞汝之歿夫有餘思諸兒長知學  
幼有託或稍解地下傷悲吾志在四方如不死于  
疆場刑戮歸骨有日千百載魂魄尚來與汝相依

文集卷之八

瞿稼軒先生賜語

老公祖仁心仁聞久而益

遺愛在人柳亦直道在世也不肯

報自惟審備性成動與時違然

所見官海中欲得披肝露胆靡

所不盡急病讓夷靡所不周如

老公祖者真有識以來未敢第二

倒指加以純孝根心蜜指知痛

斯真天界之完節以作末禩

榜樣者餘子何足供

通懷靜裏之一笑乎承

賜尊刻碑板之文光照四壁詠歌

什娘美三唐讀卷首弁言蓋

知風授性成匪獨家學洪遠也信

此一議吾民將世之奉為典刑矣

甘棠之思寧有量即不肯自拂罪

陋學殖善落林居以來偶亦教顰

覓句然學頃小兒殊愧不工

尊刻當如命草引以行其附驥之

萬一第恐見笑方家耳

別論此中自有公道何必慮及

貴孝師即日抵家尚當與細商之

決不辭負

有道仁人且自負備示之好也

既許品題。烏歌。魚泳。俱東望。以我  
惟不新。慰具調。候其舊。群侶為  
生色矣。佳規遠。領不放。不拜然  
得無重指清。索乎肅。勒布謝。愧  
乏侑。械以詩。係士。扇頭。聊見近況

瞿序三

慈炤臨楮不任膠脫

仲夏廿五日式報頓首

左玉

棄草二集序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曰。知我者希。則我  
貴。是二語亦有得失。鑒多言之窮。庶幾全身盡年。  
恃知希之貴。未免輕世肆志。君子謹用之可耳。夔  
本不能文。故不敢求序于人。兼賈罪之身。度無肯  
序吾文者。惟

虞山錢牧齋。瞿稼軒二先生。最知我。許為之序。方  
屬筆。而為奸人張漢儒所螫。逮入京矣。丁丑夏。  
棄草二集序

夔伏

不肖館

關于長安中。見奸疏內一款。以夔去位。誣為錢先生  
所驅逐。夔恚曰。此婁東巷奸人。卸禍移獄。以害先  
生也。肺肝昭然。即欲昌言于小疏中。時

司理許青城公。愛我曰。俱在危疑之際。恐不諒者。  
謂子為錢先生游說。不若自鳴。可無相累。且

至。上神聖。兩必得俱白也。既而夔疏幸徹。

天聽。而螫錢之奸。亦先僂。果如青城公識焉。今夏過

程江。

陳仲謀年兄。問夔文何以獨少書牘。夔曰。尺牘非當行家間。有爭事理辯是非之辭。又不敢出。仲謀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庸何傷。歸簡篋中。將授梓。諸兒慮禍跪諫。因慰之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聖王在上。爾以今非有道時乎。諸子遂不敢對。念無序文也。仍錄錢瞿二公原札。以當玄晏焉。寥寥字

葉直二集序二

不肖者

宙。一人知我尚不恨。况于兩乎。彼慕奸離正者。可以替矣。

崇禎戊寅歲重九日周之夔書

葉草二集卷之一目錄

書

上文湛持太史論漕儲書

答張受先丙子臘月書

上南冢宰鄭玄岳老師書

上蘇松撫院張玉笥中丞第一書

上蘇松撫院張玉笥中丞第二書

上蘇松按院路皓月公祖書

葉草二集一錄

一 八尾信

與蘇州太守陳默庵年兄書

答錢牧齋先生書

答瞿稼軒先生書

上陳升隱侍御書

上許石門老師書

答南吏部徐虞求書

上林讓庵吏部書

上南大司馬范質公書

上南司農錢梅谷先生書

上南司空蔡元岡書

上南總憲程我旋老師書

上趙二瞻侍御老師書

上左左添侍御書

答刑部薛歲星年兄書

上沈雲升中丞公祖論夷絲書

合郡縉紳爲福清令公費父母訟冤公書

葉草二集一錄

二 八尾信

與邵劍津諫止魚牙書

與邵水董履恒世兄書

上督學吳謬齋文宗公祖論庶子喪服書

上巡道汪承景公祖論假免投獻書二首

棄草二集

閩中周之夔章甫著

上文湛持太史論漕儲書

甲戌三月

蘇州府推官周之夔。爲護漕賈罪甘求禡斥事。職以閩海陋儒。備大邦刑吏。深愧負乘無補。蒙老先生推國士之愛。嘗引以爲孺子可教。盟之幽獨。惟有刻勵奮庸。用報知己。自台旌入。朝後。安守遠臣之職。不敢以片字通候左右。茲有不得已之鳴。

棄草二集

卷之一

八星館

者。職衙門舊。只刑名查盤而已。近兼任督兌漕糧。軍民互爭。稍有失錯。性命隨之。不止一叅罰已也。去冬十一月內。太倉州劉知州。申文兩臺。欲以本州額派十一萬五千石內。減出四萬五千一百二十八石。攤派各縣。爲之代兌。而盡收各縣之軍儲。輕糧四萬五千一百二十八石。歸州。蓋從張受先張天如二公之議也。其時二張公。日催促職。轉詳兩院。職以爲本州漕糧額派。自國初久定。一旦欲

減其成數。派之他邑。須達戶部。更改冊籍。此一難也。運軍所至。從南京衛來者。卽以南糧准去行月糧。從江北衛來者。有過江六升米。俱坐派所受兌之州縣。今推出漕糧。則并當推出行月糧。及過江米。又須閱彼地衙門。更改糧單。此二難也。四萬五千餘石之糧。計用運船九十餘隻。其船單。皆半年前總漕部院派定。今既推出漕糧。則陸續到太倉之河。下九十餘隻。欲令其安往乎。必遣撥某衛某隻到某縣。而彼縣必不肯受。此衛必不肯去。須申請總漕。追原派船單。盡行改換。此三難也。如此大事。冒此三難。非有司所敢任。非倉卒所能辦。雖兩臺亦須具題下部覆議。動耽旬歲。今兌期已迫。勢難輕動。必不得已。亦須此番兌畢。俟來年。與各縣鄉紳士民。從容博議。詢謀僉同。方可舉行。此職在賓館。在胥門舟中。在受先宅上。往復辨論者。而受先堅以爲無難。且云若謀各邑。定不肯從。老公

棄草二集

卷之一

八星館



祖只密密速速。照依劉父母申文一轉詳。吾力能  
得之兩院批允。事決可濟矣。職見其說之難合。且  
其時本州糧。僅僅報完一萬石。二張公一倡。而州  
民咸欣欣以爲真可減兌。觀望停斛。事危勢急。職  
不得不面稟兩臺。揭稟總巡二漕臺。以沮其說。以  
速其兌。又遍拜太倉諸先輩大老。轉諭諸耆里良  
民。幸皆以職言中理。節次徵兌矣。不意越十二月  
十二日。劉知州因署崑山印。與泗州衛官張景文。

卷之二集

卷之一

本庫館

告奉

明旨重處。州官降四級調用。則皆意料所不及之事  
也。今二張公憤其議之見沮。日夜圖爲州官報復。  
初則煽動崑民。謂職助衛官害知州。職不得已。出  
申明職守。辨明心跡。一揭。而崑民始曉然。知職之  
言州官者。太倉減兌事。漕臺之忝州官。崑山激變

事。兩不相涉也。繼又主使門客生徒。于四月初一  
日。粘謗帖。誣職受林州賄賂。密揭害劉知州。本  
日數十青衿。攻入州同衙辱之。州同叩頭誓天。劉  
知州爲之解救。夫職在漕言漕。並未牽州官他陰  
事也。而爲州官報復者。必欲壞職名節。卽

聖

主所以處分州官者。不過降級調用。而二張公所

以處分本職者。必欲禁錮斬除。盛明世界有此法  
乎。近又聞其譖毀職于老先生之側。致老先生不  
察。亦在長安中。語人云。蘇州只有兩箇好官。一爲  
劉知州。一爲晏同知。俱被周推官害去。又聞老先  
生云。劉知州何嘗誤漕。不知楊總漕。禹漕院。何故  
惑于周推官之言而忝他。二月中初聞之不信。以  
爲老先生決無是言。後北來者。絡繹咸叩職。何故  
得罪文老先生若是。嗟夫至老先生。亦以職爲非  
則誠非矣。然事之顛末。恐老先生所居高遠。未必  
洞照。不得不詳悉具瀆。夫漕糧。今日功令嚴切。米

卷之二集

卷之一

本庫館

既乾潔十分。軍又加索數倍。計每石非一兩二三錢不能辦也。且又迫如星火。百姓不暇顧妻子身命。而軍儲輕糧。每石不過五六錢。且可隨時緩給。此其輕重緩急間。民不啻爭利害。且爭生死之關也。今太倉州。盡收他人之輕。且緩者歸已。推已之重。且急者與人。職忝郡佐。卽欲曲從二張公之命。以取其悅。亦安能割他邑之肌膚。以奉一州之口體乎。然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倘職識見鄙陋。而二

其章二集

卷之一

不居倉

張公之議論可行。則祈老先生主持。從台門始。凡有軍儲。盡讓太倉。凡太倉欲派長吳二邑漕糧。貴家卽爲之任兌。且倡率五邑之紳民。咸爲太倉讓儲。爲太倉代兌。各邑奉老先生德意。咸歡然無言。如此則貴鄉美事。庶幾三代以上讓畔讓塗景象。而六邑之民。人人皆能爲墨子摩頂放踵。損己利人之學。職亦樂觀厥成也。然後老先生正告

君父。治職以妄撓成議之罪。着爲令。甲。自崇禎七年

伊始。太倉州漕糧。減出四萬五千一百二十八石。散派五邑。其五邑軍儲。盡歸太倉。永永無變。如此則爲真是真非也。然職竊計。人情不甚相遠。恐台門貴族。先未必有損已利人者。況其他乎。職爲貴郡五邑。出死力。均痛癢。杜紛更。卽台門貴族漕儲利害。亦在職所爭之中也。太倉紳民。事久論定。反作平恕觀。除二張公氣脉生徒外。無深尤職者。何況他邑。卽老先生佐

其章二集

卷之一

不居倉

聖主中興。平章天下。進退予奪。必有一真是真非于胸中。而非但以二張公之是非爲是非明矣。至于謂職害晏同知一語。則尤恐傳者之誤。夫晏同知之不悅職也。起于初任時。適值舊海防王佐。舊督糧王德純。同時被學臺李復命。按臺陳入境論劾。晏同知不察。而從旁發憤。形之言語。謂職後進而害兩同官。職不辯。而屈已下之。去夏晏同知忽假傳撫臺莊之意。促職動文改教。職信而從之。

及親通文書。而撫臺變色。謂從其意。除日而晏。同知見撫臺。又催其批職文書。撫臺大怒云。如此明是汝欲逐周推官去。以此晏同知傍徨不安。求去。職與同官鄉紳慰留。江臺郭又爲題改海防。此則貴郡之所共知也。今屯臺郭。不知何以彈及晏同知。倘果出職私揭。則乞屯臺如總漕近事。明將職揭示人。職更何辭。以掩飾乎。此則有屯臺明鏡在。無容職辯也。去歲縣官入

卷之一

八尾館

觀漕臺禹 深慮署印允糧有誤。偶詢常州府蔡同知。以蘇州情事。蔡同知據實對。某官署某縣。次及晏同知署嘉定。而崑山無人。係劉知州兼署。其時漕臺語蔡同知曰。嘉定漕折之縣。晏同知聞其有才。何以不掌崑山而掌嘉定。明是避難就易。立令蔡同知作書。傳語晏同知。欲其改署崑山。而漕臺本以蘇海防衙門在嘉定。與常州海防衙門在江陰。爲汎地防守計一體。就便委署。未易更置。及劉

卷之二

卷之一

八尾館

知州崑山變起。正合漕臺先慮所及。此則蔡同知身知曲折。一問可知。無容職辯也。上臺諮詢屬官某某。職據實爲辨。其無此。卽學臺甘。每每嚴誠職云。刑官須要風力。不宜庇護屬官。畏事軟怯。職每向上臺。極言才之長短。不敢爲人隱諱。至賍私一事。名節性命所關。非親見真知。不敢輕易着筆。戊辰甲科十二人。宦江南。三年而壞去十人。辛未甲科十四人。宦江南。兩年而壞去八人。蘇州府五年間。廳官壞去二十四人。無一善去者。豈到江南。官盡不肖哉。議論苛而法網密。以四郡不滿四十員之官。時時應朝夷暮蹈之月旦。歲歲供十三上臺之糾劾。故江南有堯舜禹湯並立。亦須用湯之笑談也。職同選時。九掣江南籤者。在吏部堂上俱號哭。謂此行不知一年半年。不知爲降爲黜。不旋踵果皆斥去。其寥寥抱蔓之餘者。心力皆分于憂讒畏譏。無暇收養小民。惟以得全身而去爲

厚幸。職居此地。際此時。寧自甘庇護。為官之罪。先求論議。不敢妄掉他人。賍飲傷天理。害子孫。時之痛切涕下。蔡同知亦共在座。親見出而吐舌曰。子舍身救人至此。有誰知者。夫上臺方充職之庇屬。蔡同知方危職之救人。而今一旦加職。以害人之名。不亦冤哉。即今春送官。評于屯臺郭。職又明開劉知州晏同知。俱一時賢者。應薦而劉知州不幸。因漕糧事。被參漕臺。近訝晏同知不署昆山。

書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本序

而署嘉定一節。要皆于大體無害。蓋故事。各臺意向。俱責刑官通聞。蓋恐有舉劾互異也。其冊揭具在屯臺處。想不至泯沒無稽。夫職之不害晏同知也明矣。劉知州相好同年。從無齟齬。以漕規爭論。從古之而賢豪傑。一家父子兄弟。不能強同。使無崑山之變。安有今日。况當崑山軍變之時。張景文曉曉為旗軍索命。又欲燒船縱軍遁去。以此甚州官之禍。職身膺殘局。一肩擔任。以大義禍福。曉諭

軍弁。為調停交兌。仍不加耗于民。費盡心力。申文爰書。可據常鎮徐道臺督糧王道臺所共臨目擊者。使職有害劉知州之心。則于斯時。稍稍陰陽。足其間。船燒軍遁。糧不可兌。昆之民命。不知死所。州官之局。不知作何收拾。恐漕臺所參與。

明旨所詰。尚不止此也。州官奉

旨處分之人。而輒欲倚紳報復。既屬昧心。二張公代

州官報復之人。而每欲設筭過情。尤覺太毒。且受

書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本序

先公向嘗語職曰。蘇州官。當蘇州人做。太倉州官。當太倉人做。職不覺正容對之。天如公亦令一書生來游說曰。天如是吾東南牆壁。老公祖凡事委曲。彼必幫助。老公祖做起。職笑而答曰。吾與天如。十年前布衣交矣。何待今日要津。而始投降之乎。近五月十七。職與天如受先。亦面相詰諄。一州咸知。既襲官體。又傷友道。勢難苟容。為今日者。得罪君父。猶有可生之機。得罪二張。決無不死之理。職言

亦殺身。默亦殺身。留亦糜碎。去亦糜碎。卽有嘉惠  
哀憐者。欲用調劑法。無如職之眉宇。原乏斌媚。欲  
用羈縻法。無如職之項臂。不勝刀俎。義不受辱。業  
已盡遣妻孥南歸。孑身與一二僮僕。杜門候。題  
襦。斥。要以職官可去。身可僇。而貴郡五邑之肥瘠。  
決不可偏。國家三百年之漕規。決不可壞。兩奉  
森嚴之

明

旨。決不可滅。職孤立無援。惟有一腔熱血。向天一

書

卷之一

八

灑而已。老先生每逢人說項。他不具論。卽去冬  
寄書。與敝郡慕公蔡奉菴。猶言職之清苦勞瘁。敝  
郡縉紳。咸喜謂文公見推。臨別時。老先生語職曰。  
老公祖清則清矣。清而無作法。恐終受清之累。職  
佩金石之言。猶在耳。今時日無幾。何以雌黃頓易。  
不過鏤金銷骨者。借老先生以爲其用。而非老先  
生蕩平正直之初心也。故敢以書獻而始終。願老  
先生用胸中之真是真非。毋以二張公之是非爲

是非。則地方利弊幸甚。天下人材幸甚。職不勝惶  
恐待罪之至

書

卷之一

八

答張受先書 丙子臘月

自戊辰京邸蒙下交授分及辛未逐隊進賢謬叨  
大邦刑吏心慙蚊負出都時凡相知大老皆豫弔  
其蹇蹶矣私心猶恃有台兄與天如兄之庇少道  
吏議不意癸酉冬二兄倡以漕易儲之議弟顧職  
掌不能奉命直指祁公謂官貴地事難認真只宜  
姑許來年目前催兌而第私慮言之不早則有徐  
碩菴代上海蒙折乾之禍故以告兩臺者揭告之

臺錄

卷之十一

八

漕院劉映薇無端減崑山遼米腳價激軍變而漕  
臺錄變一月前言貴州灑兌之揭入疏第罪從此  
始矣毆脛黏謗誣變名節引分求退大賢策去籠  
檻所加入復思出念既已棄官謝過所生割榮甘  
與草木同腐二兄將終哀而赦之去秋抵家得及  
先慈含殮敝師董見龍先生來弔慰曰外吏無省  
覲送終而子兼之此

至恩也一日之訣三公不易斐泣對曰微受先天如

二兄逆以相成安得此蓋已拊心知感誓當相安  
忘言矣苦塊餘生忽奉有詰問去位情跡之

嚴旨能無懼誅不測徐詢其故乃因覆李弁前疏二  
兄主令郡守稱并無爭漕之名道臺擬說說欺  
君之律欲斬弁致其辨冤而遂被此

旨也果爾則二兄已甚所致于人何尤

廟廊舉動草莽難知而有識仰思

聖意或必得變去位實情以定弁之欺誑與否然後

臺錄

卷之十一

八

處分則變之進退輕而弁之生死重大辟是何容  
易今聞二兄仍主兩院執原無爭漕以對如此則  
奏朝入而弁夕死哀哉弁于變去後出位多言固  
非吾意然義激所及彼或附于張金吾稱陽城之  
事屈法以誅變焉能無伯仁繇我之痛乎去秋松  
陵蕭寺極懇郡守陳默菴年兄周旋此事訂其勿  
傷高明而于弟之乞身弁之建言兩全之勿偏軒  
輊蓋深恐

主上英明洞見萬里必將窮究徹底耳道臺猶曰後來若陳默老在南農部時曾爲夔策去代鄭玄岳老師速夔行避禍者今昧心稱並無爭漕習殺人媚人之事天道神明人豈可獨殺乎刺譏鄉紳者死則指斥乘輿者何罪此夔所謂夔東之功令尊于朝廷而不得不直求兩臺持平以答據實之

旨寧弟與二兄及劉映薇各受憤爭之過可居之名  
母使  
卷之一  
十五  
八九宮

聖世有殺建言之事而有司吾輩有朋黨欺  
主臣作威福貽譏後世耳方今所爭在弁之應死與否弁之死否在兩臺之據實不據實兩臺之據實不據實權在二兄耳若使朝廷不能得之兩臺歸兩臺不能得之二兄則弁惟有俯首就戮而夔將別蒙羅織此正所謂蘇君之時也弟亦義命自安脩身俟死而已凡弟所惓惓者乃君臣大義人

命重情而台兄不諒反撫往事起辨端謂弟欲借不合時宜之人爲功名顯達之路不亦謬乎人苦不自知二兄旣以壇坫自命又好以門戶傾人順已者輒曰聲氣違已者輒曰逆黨近何黃如年兄傳台教謂夔肯默則二兄方許兩臺爲然死灰夔置辯則推入陸文聲一流送入逆黨令不得自白弟不覺失笑夫官朝廷之官也二兄能予奪任意乎陸生何人與二兄何如冷煖自知弟不屑辯

竊計二兄與夔登第在戊辰辛未逢  
十六  
本居

主上誅凶舉愷手闢乾坤蕩平正直之後身未嘗預  
三索是非崔魏禍福也而欲依門傍戶每借以立威恐東林君子亦厭爲叔敖衣冠况餘人乎且弟爭執漕規原非得罪名教二兄憤而求勝譖謗不已又欲陷之以逆噫嘻亦太甚矣兄旣欲理往事弟豈終無說勿論以漕易儲說不可行就如台教謂貴州軍儲存留歸併本縣



祖制以變所聞。國家凡軍之有儲。比于兵之有餉。必分派而不使合聚。且以他郡邑協濟。蓋使奸雄難于措手耳。此

祖宗立法深意。可使縣不可使知也。如軍兵糧儲聚于一處。縮于一人。則藩鎮跋扈之患生矣。夫

祖宗欲軍儲之分。而二兄欲軍儲之合。京倉邊儲皆分派協濟。而貴州海濱險阻。必欲奪各縣軍儲盡歸併入已。其意欲何爲乎。況既名救荒矣。歸併軍

王三集

卷之一

八庫館

儲。但可瞻軍。何救于民。于是不得不自露本情。曰。本州無水。以漕易儲。灑派五縣令代兌。夫鄰國爲。況于同郡。此貴邦大賢。如許石翁。鄭玄翁。二老師。錢牧翁。申玄翁。羅稼翁。魏仲翁。諸大老。咸竊笑而令師姜燕翁于閭門舟中。而質兄短者也。而曰。因風災爲桑梓。亦上臺代兄釋懸。交以美名耳。二兄旗鼓自雄。稱神稱聖。人莫敢仰視。故直言莫聞。不覺學足以殺人。術足以誤國。至于漕

議。在癸酉十一月中。州申日月可據。其時各邑開行。貴州僅虛報完萬石。觀望灑兌之戒。弟費辭罪。而兄謂請行于九月。請止于十月。又州人請之。州人止之。果爾何以咎弟揭漕臺害州守乎。漕泰嚴峻。次年正月。方競出米自贖。爲過淮開復地。而今詫曰。州獨先完無誤。使夔不爭。州能無誤乎。豈兄真子陽病忘者乎。貴鄉何事不悉。二兄主持。大老咸仰受約束。凡公書序爵序齒。漕儲之議。秉筆刻說者。伊誰而今歸于諸老。此王喆翁。陸足翁。諸老之所不服也。十年登壇執耳。號召海內之身。今則爲兩杜門之人。此天下所不服也。兄罪弟忘。兄孝之思。霧露之感。敢不自反。然亦有說。方兩處養之時。南臺欸揭。是不可已乎。微直指祁公力。周旋其間。不又一舉劾互異之局乎。兩臺論弟言服辭。廟而行。以重奉

君養親之典。此無非爲二兄消融形迹也。而貴生徒

王三集

卷之一

八庫館

數百拍掌噪訴于臨出之頃是不可已乎諸老以禮祖送矣而二兄坐沈初聲河房晏飲惡觀逐臣之狀又伏惡生再噪賴隨直指聯舟獲免是不可已乎日推索某鄉紳某孝廉某諸生某吏書某犯人坐以指使挑激而陷害黜革送訪夥告之令紛出煩院道力護術弭某紳僅惕息瓦全而又斃疑似數命于杖于獄今終之以殺升是亦不可已乎彼無因受螫之人皆怨弟波累男兒去卽去死卽死耳安能戀爵位累他人乎奉命再出而都門有調停市德之言思母乞身而貴地有貨醫醜毒之慮慮恥所關性命是愛固其所也此皆已事宜忘因兄下責故復吐露要以放歸不死之年皆二兄所賜而據實待生之弁望二兄施恩人各有本末事各有是非勿以陸文聲及逆黨見推則厚幸矣廢棄狂聲言無倫次知兄惡其太盡然道遠難面不禁嚮縷伏惟炤亮并致天如同察至感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上南冢宰鄭玄岳老師書

丙子八月

之喪在門牆以來砥礪至今居官無狀賴老師栽培有加兩度掛冠亦區區名節一念不負知己昔蘇子瞻云進退之際不甚慎重于定命無分毫增益而于道德有丘山之損佩服斯語常懷警懼前冬得侍先慈一月之養去秋得及先慈一日之訣人謂外吏中所難得貧常死終亦復何憾而藉庇視息今猶能事詩書執筆硯人謂憂患中所難得造物于變不薄矣所恨進不能展幼學以報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主退不能微一命以榮親忠孝兩虧此生虛度刻責怨艾上之求性命了悟次亦以著述自見天假之年所報師恩庶幾在此乎老師德鴻名海內望為霖雨而或以時局紛囂過引功成名遂身退之義以相規時無禹稷則巢許何所置身其然豈其然乎董履恒兄道師念愛不置為作書于蘇守陳默庵曲全計典感愧何已逐臣削跡古今常事所

望大君子主持公論况變已安心林壑無復妄求  
爲二張公者亦可以任麋鹿生全矣前承台教謂  
變不宜獲戾于文湛持且向人勿言爭漕規殊感  
箴砭但文翁實變李郭相師之人前揚不過虞芮  
質成之意同人於宗何如同人於野變實不才但  
生平未嘗自外名教卽以國事人材論凡身操激  
揚者正當收剛介不詭之士庶時平能潔已奉上  
事急能禦侮死節若幾微異同便分途徑恐夫子  
之墻變爲及肩而堯舜之朝不容吁咈矣湛持以  
天下爲已任必不宜有此意恐蕪非者誤之望老  
師開以廓然則天清日朗變仍爲草莽完人不惟  
稱師門弟子文公外臣卽二張公疇昔論文同籍  
之誼何嘗不全而無恙乎董見龍師八十精神不  
減姜子牙日規西海上土堡筑城桑土綢繆率瘠  
枯据想老師所慨然欲聞者也

卷之二

卷之一

八星官

上蘇松撫院張王符中丞第一書

丙子九月

之變待罪屬吏向蒙提學有加卽去後猶厯台念  
真難報稱自分安身林壑祇礪終身乃忽有查詰  
去位情跡之

明旨細詢知是二張王有司勘變原無爭漕欲以欺  
誑殺李應實致

聖明洞照必徹底窮究然則爲臣子者寧據實以對  
聽

卷之三

卷之一

八星官

主上寬嚴輕重其罰倘變稍掩飾其間罪當萬死卽  
爲變與張漕張采掩飾恐亦有未便也當變念爭  
漕規之時三四動文實求憲臺徑行泰處而遇蒙  
恩念俯策以告養善去雖再出又以告病微罪行  
本情邊抑私心從此長謝世緣相安忘言矣不意  
二張嗜殺伎倆使變又不容默然也

主上聰明神聖古來無比凡遠近情態洞若皎日勿  
論爲臣子者不忍欺且亦處不可欺不敢欺之勢

昔高允直認爲崔浩會事得以不死出語人曰吾恐負翟黑子彼哀世之臣猶爾况吾輩值

堯舜之君哉若必盡抹變與二張爭執不合之故萬

一

天威不測夔死不足惜其累憲臺不既多乎萬望勿

爲遮護直據實以奉

明旨免天末逐臣叩

閣艱危卽再造之德也情急不知所裁

卷之二集

卷之二

八尾館

上蘇松撫院張玉笥中丞第二書

之夔荷推誠培植辜負至今自反真不比人數而猶蒙俯念無已不啻造物之于百昌榮枯並潤也前爲

天

話去踪具申憲臺仰求據實掌科何黃如年兄歸

述台諭謂逐臣宜用呈不宜用詳茲端補牘又何

年兄與錢牧齋先生陳升翁侍御俱傳台意念夔

忘言以全憲德受恩屬吏敢不仰體惟是此番

卷之二集

卷之二

八尾館

聖

意重在究刑之欺誑與否先從夔之有無爭漕以

定案凡局外之人爲夔欣然死灰與嚇陷逆黨皆

隔靴痛痒反間游說祈憲臺一切拒絕之何則

王

上英明非臣子所敢嘗試卽令有一心一德言聽

計從可爲

王

上言婁東以官償之夔聽

天

子殺無罪乎又可爲

王

上言之夔不才乞盟城下消融形迹求

天子不殺無罪乎又二張寄聲言夔再肆

臺執夔病養二申嚴泰其反覆竊計後二申已蒙據入

告矣夔敢不承寧煩再據且後申可據爭漕求去之

前三申未有獨不據也生逢堯舜豈甘巢許棄官何繇難以驚爵祿欺人況欺

天子乎凡此皆二張啊疑虛喝夔信憲臺不爲動也

錢牧翁曰牽連鄉紳兩臺難于下筆夔亦思之矣

卷之二 卷之一 大序館

今日若使據實指陳則憲臺初不欲官紳互爭原

以畏禍隱情面訴但哀其病而賜之骸骨此則夔

之罪然於憲臺之仁無傷也至若同官忿爭律無

大咎鄉紳持世代不乏人就令盡法以繩夔不過

規過二張不過把持皆可居之名易赦之罪不猶

愈于陷

聖 天子以殺無罪乎望憲臺以

君父大義生殺大權爲重夔與二張爲輕則下筆易

易矣或語夔曰上臺終不便據實瀆子叩 聞夔

主上原責兩臺據實耳未許逐臣躡訴也況受上人

之恩造敢忘報乎一再求而不得然後更請益焉不可告之上臺者必不可告之

君父望憲臺鑒夔此心今日實求貸弁一死他無所

覲也倘二張必欲置之死此

卷之二 卷之一 大序館

主上所無如之何夔亦安托命哉惟有身殉之而已

昔李自叔郭子儀于死及自陷法子儀又舍官爵

以救之孔璋匹夫請代李邕死而邕卒不死千古未聞李自子儀孔璋李邕之爲小人也噫夔詞止

矣河海有盡血淚無窮不勝惶恐死罪死罪

上蘇松按院路皓月公祖書

之夢多言多懼之身蒙老公祖推念諸未舊部裁  
培無已賜書春溫既寬其往愆又勗以謙靜捧讀  
感泣宜洗心絀口以報知己矣獨近奉查詰去位  
之

明旨

聖意似欲徹底窮究變有無爭漕以定弁欺誑與否

大處分一番耳倘仍至原無爭漕之名以對則弁

萬無生理

卷之二

大星宮

去後前事前題未經台手正可持平撥枉審如道

府原勘果謂劉州守無改漕申文二張無軍儲邪

說鼓變亂乎變未嘗爭執觸忤被詢被辱屢號

呼求去而上人勸令改題終養乎漕院無疏奏變

揭無上達

御前無屢言為致怨召禍之基乎二張不遷怒移

師登與大獄致變侵去乎如此情跡節節俱有何

以罪弁欺誑也二張為政有司昇息道尊猶日後

來若陳郡守同鄉同年曾共憂患先事策去及變

實行又懇以平心兩全者一旦稱并無爭漕之名

生此葛藤則真不知其解矣勿論世爵運弁在漕

言漕不可輕殺卽不肖變三載飲水專為五邑漕

儲利害葉官全法人臣死職道當如是然何至苦

心盡行湮沒又借門戶陷邪逆使其身無容足之

地乎倘上臺不為別白則二張必以欺誑死弁又

萬無生理

卷之二

大星宮

以奇計死變均之死也寧叩

閣泣血就死法庭但得

聖天子洞照有海濱孤立護漕忤紳之寢臣焉一瞑

而萬世不恨矣旁觀不察謂變有乘機營進之心

非以腐鼠相赫則以黃葉止啼使變而病狂喪心

焉則可不然未有晏東司令殺人之時而變於此

求官者也況變以漕規獲罪二張天下共知豈有

明目達聰之

明明聖天子欲詰一七品小臣去就之因而終于不可問國家法度將置之何所乎伏惟老公祖大奮糾繩以功罪還有司以刑賞還朝廷并達撫臺具

天威從國家起見以

君父爲重則區區負固之盟主與戚戚不自得之逐  
臣其頭顱俱可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夔雖廢棄  
然戴天率土誼無可逃但知有

朱家之典章不知有張氏之功令待戮餘生情詞悲  
愴不知所裁

與蘇州太守陳默菴年兄書

不肖第幸托老年臺桑梓蘭譜之末兼台節留都  
北新種種披示夾持感不去心初意謂從此長侍  
雲霄不料不才蹇蹶徒負夙心所幸者老年臺專  
城之地得以成人美而掩吾過耳居官顧法難踴  
故人使弟有犯義垢辱敢過望台慈哉獨是爭漕  
觸紳棄官死職小臣無計報國自分止此而已  
去就本末昭人耳目饑寒顛沛適慙寸心去春慮

山音詰逐臣去因未知端的求台念提挈此外無所  
手也不意查詰去因之端乃因李弁前疏而致擬  
欺誑之典乃起年臺勘語年臺縱不念孤臣盡忠  
棄如遺芥然獨忘留都策我避禍台札宛存乎使  
弟不爭漕紳不肆毒當時年臺何故速吾轍乎李  
弁疏中嘆息語卽年臺書中籌策語也年臺昔爲  
指迷藥石李弁今爲殺身禍基天乎冤哉弟松陵



蕭寺臨別面懇武陵却謝申囑刻冊原案悉在左  
右一旦但顧鄉紳不顧事理落一筆曰推官并無  
爭漕之名可以服人可以對天乎使年臺如弟前  
懇歸于州守爭執何嘗不可救護鄉紳而不煩

聖問下詰且免上臺閣筆乎弟今婉辭哀辭正辭危  
辭總不足動年臺盛心然私計宦蘇之善厚鄉紳  
者無過貴郡陳同寰與熊魚山諸君子及今劉映  
薇也果盡卿相乎弟處前郡伯冠禮亭史念冲陳  
雲仲二集

卷之一

本奉館

懷我前理上聖木前令陳育海之後皆爲補苴開  
復甚且被論者亦多方善後今身非彈官人遇年  
友反不食其報亦夙生獲戾匪敢怨尤也男兒貧  
賤不足悲而坐視伯仁繇我了無入井之念非至  
不仁孰忍居此昔者哨官徐文英以提台舟私鹽  
觸冒執事弟何如布髮掩泥獨不足當范叔綈袍  
哉王雲翼直指黃雨公寅翁弟自反多愧反蒙其  
注視乃爾年臺不板我于沉錮足矣何至教人誅

僂建言以快吾仇哉今計兩臺仍行道送臺下  
查藉手以報

明旨倘悔禍脩仁焉幸也必翦爲寇讐亦惟命更有  
告者史念冲之以勘合事降去也實吾鄉彭讓木  
與之同門向兵部中爲尋此出路親以語弟陳懷  
我之以計典調簡也乃身自作計求脫清心真才  
百美俱備無如方禹脩只以忝罰坐松江八年矣  
弟雖不才猶得附于急流勇退之義視前跌者差  
雲仲二集

卷之一

本奉館

未傷足此亦吳中得失之林也富貴在天計年臺  
爲二張作快心至此未審二張亦能以一蹴卿相  
報大德乎書曰天下無事漢過不先又曰焚林而  
敗後必無獲望老年臺審之今日者惟以

君父爲重則弟所禱祠也窮途盡言死罪死罪

答錢牧齋先生書 丁丑五月

夔待罪貴邦，無一善狀，惟漕糧一事，三載竭心，私謂藉此得自見，不意反以蒙禍，且下石誅鋤我者，即舊交之二張也。讀老先生一旦摧殘至此之惜，真夔知己，死不恨矣。回奏一事，關之夔進退事輕，關衛弁生死事重，老先生試思。

主

上爲不世出之英明，凡事洞澈底裏，倘兩臺于今猶瞻顧而不肯據實，則李弁欺誑之罪，何以鮮免。

系事二集

卷之一

本月全

臨于入井，猶怵惕惻隱，豈運官言運事，子民惜官，府不過點次鄉紳二字。

主

上又無深求，便引用紅牌處以極刑，于臣子之心安乎。于朝廷之法得乎。夔今日所爭在此，無非

欲求鳴言轉達院臺，須以

君父大義及生殺大權爲重，縱要宛轉周旋鄉紳，亦

何至恐心屈殺世爵。

主 上責據實戒拘歸，請不之罪，李弁死不足惜，要

錮不足惜，異日枉殺無罪。

聖

王震怒，何人承當乎。兩臺不便牽連鄉紳，夔豈不知仰體。若堅執原無爭漕，不惟弁死不暇，即夔死亦不服。叩 關刎頸之事必見之，何則弁因夔死，夔誼必不獨生，況

聖

王無意于誅建言，而下必屈法以誅之，天下事不可收拾，年來局面多從小化大，此不敢不直爲知己告也。若夔死灰已定，不覲復然，有老先生爲寥

系事二集

卷之一

八月全

寥宇內知音，又許序拙集，以垂不朽，夔終身賣字畫，諸子智者讀書，愚者力作，亦可度日待死，大丈夫豈向二張乞城下之盟，覩顏求出哉。衆曲詳在上許老師書中，想必見之。撫臺奏箋亦錄稿奉覽，五十年間，大豪傑大君子，所扶植者，綱常節義，所爭論者，國本朝政，所結局者，殺身成仁，今不知二張創立復社，身作盟主爲何事，彼座師姜居之先生，曾面數之曰：言經濟學問，而軍儲一說出，門便

差此數語，是照妖鏡，辨奸論也。清夜不知自反，議不合逐官，而繼以殺人，天下何所措手乎？昔者楊墨言盈天下，度其氣勢威焰，不減今之二張。不審孟子匹夫，何以力排而身不死，蓋奉于天矣。吾輩論學術事功，須有極則正宗，若如復社妄作，亦聽其依附門牆，此不亦認賊作子，聽紫亂朱乎？興言及此，夔又起世道之憂矣。許老師多情仁人也，未免尚受二張所欺。望老先生主持而痛絕之，則吾道幸甚。語曰：智過于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其然，豈其然乎？何時得侍左右，一吐胸中所欲言，夢寐不遑，死罪死罪。

卷之二集

卷之一

八星館

答瞿稼軒先生書

之夔愚戇，禍得，不識時宜，而老先生獨鑒諸形迹之外，握手論心，不啻骨肉。今既放棄疎遠矣，猶哀其風木，吊賻賁臨，詩章慰贈，撫心雪涕，屈指受知，諸長者未有如此之深也。引身之後，私意可高臥海濱，乃爭漕之前，釁尚未消，而查詰之

明旨，又森悚矣。夔當日去就本明，而以過相遮護之，故使不明，今

卷之二集

卷之一

八星館

天威照臨，臣子孰敢懷欺。即夔亦安敢望上臺為夔，欺以重夔罪哉。與其以欺嬰戮，孰若披瀝直告。

聖明而一認規避，一認把持，即上臺亦認調停，庶

聖主尚或哀而赦之也。伏祈老先生邀錢牧翁鼎言

兩臺，早賜解紛，毋使天末逐臣有徒跣伏

闕，退就理獄，羞大邦而辱當世耳。詳文中借重許

老師語，不過謂畏禍本情，雖老母師長皆為籌策

耳，別無他意也。審如道府原勘，勿論欺誑應死，且

漕儲既無爭矣州官何以降處豈

王上亦當向晏東謝過乎貴邦三百年文獻之數要  
每見先文懿與王唐歸薛諸公不招徒衆而文章  
愈傳不逐有司而品望愈大今何爲復社倡披乃  
爾乎億老先生東臯促膝語曰是兒口尚乳臭聞  
者代爲汗下不識彼郎自大何也東臯勝槩心目  
宛然累欲矢音爲苦塊蹇遲尚尚洗心同錢牧翁  
奚川回卷作長歌以獻茲先以扇頭拙繪小言愷  
罪耳拙集蒙許大序何德以堪望歲饑渴知季諾  
必不吝也臨楮神馳

卷之二

卷之一

卷之二

上陳升陝侍御書

丁丑正月

新命巡江文武震動遠近輯寧不勝加額先慈蒙生  
翁之賜前附台使一函中存歿之感并求流洗舊  
吏罪狀想徹台鑒矣近來學術之談淫邪造士風  
之囂諉詬厲叢于江南復社二張擅作盟主自擬  
桓文挾持官府逞執

朝

權甚且收縉紳之悖逆子弟爲內應倒攻其父兄

又廣招長目飛耳亡命不逞之徒調陰事而以燒

書

卷之二

卷之二

捨嚇之變親見陸足吾朱雲來二公首被其毒  
指祁世培公祖楊息調劑親語夔慮禍至之無日  
令道尊周二咸多方彈壓僅免爲宜興之續蓋至  
堂上錦屏頌文發端有今天下大勢盡在婁東而  
婁東大勢盡在二張之句前太守史念冲諸公咸  
相顧咋舌此何語乎尋盟結社七省咸集千艘聯  
環醞酒于五人墓前郡縣有司亦俯首聽執牛耳  
此何象乎當時賢紳高士早懷私憂戒子弟

足或祈社刻除名。蓋上怪妄不止于齊丘稷千馬異同其黨類已盡有四公子豪俠奸邪之人其縱恣無忌輒日

朝廷爲東漢而以顧厨俊及自比不亂天下不止夔不幸以爭執漕規首嬰其鋒號孚有厲僅乞餘生今猶懷繒繳之慮也伏惟台臺密詢嚴備之扇頭小詩微寓此意亦杞人漆室私憂耳至于撫臺公夔作手揭自陳去位非因爭漕與二張無涉又

葉草二集

卷之一

三十九

托台臺封簡以達然後代題開出山之路此明欲夔立供狀而借江院爲證佐將李弁身首異處而夔亦營進蒙誅矣夔東狡計若此惜撫臺大人長者亦不察而徇之也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錄其道男兒豈向婁東乞城下之盟燃既死之灰乎望台臺峻拒之臨楮惶恐

上許石門老師書 丁丑正月

不肖夔碌碌去就之際煩老師台念屢欲援之塗泥而不可得此夔夙業深重造物不能救然而辜負洪恩久矣此生難酬惟矢來世而已拜讀台章撫心感泣百自尅責夫復何言惟是老師謂夔疑根未破敢不直陳貴鄉待夔厚如錢牧翁諸老之高誼不下老師其他持正論惜孤寒但畏盟主而不敢抗者亦復何限夔無所疑于貴鄉也若今日詰問之

葉草二集

卷之一

三十九

旨明明因二張兄欲殺弁及他過

上聞所致不然當夔再去之後二張倘平心自反曰之夔亦人耳爲漕規與我齟齬至棄官爵棄功名棄父母封典并棄去就聲名以謝我于我處分之意已快矣彼李弁者局外發憤固屬可憎然吾州人曾保留奉

旨降調之官而無罪彼弁卽職稱周司理一二嘆息

幾語亦人各爲其所知彼本爲司理而司理終于不可爲亦徒然虛語耳于是好教有司回勘將我二人深藏不露但以之夔與士斗地方官爲地方漕事不妨明爭且有文案

屢旨難掩諱之事也劉守以崑山軍變去明係兩事司理以同年同官見一人受過不安亦求去上司以劉守奉

旨處分法無可加司理據職而爭道無可去故不允

書二集

卷之一

忠貞堂

所請越半載而司理以母老乞養朝廷以有兄于例不合令再來比來而思母成病放歸一日而毋遂故前後情節皆真蓋爭漕實有爭漕之事但去不以爭漕之名去李弁局外風聞屈法薄懲足矣此夔臨別時曾囑陳默菴太守者就令二張與他人爭構夔旁觀持平周旋二張爲豫杜異日葛藤亦必出此而況于律文只有出位言事擬杖奏事不實擬徒二條並無說謊欺君一條說謊欺君

乃官門紅牌上語雖設以妨奸然

列聖以來凡有罪俱下法司並未用紅牌殺一人也如李弁者在漕言漕雖擬以出位言事既不服實實爭漕擬以奏事不實亦稱屈况于欺誑擬斬用列聖所不用之法乎此朝端驚疑謂二張帝制自爲而夔冷眼只笑其不學無術可惜有司承望風旨殺人以媚人耳老師試平心俯繹夔語然乎否乎使二張當日覆李弁疏而知出此尚有今日閑言語乎然有識者晒夔曰子何駭至此方子匍匐鼠竄時二張視子如杌上肉耳勢之所集既以欺誑枉殺一弁又羅織子他罪不難日者衙門夥言之局正爲張本幸上天不稱其意

書二集

卷之二

一

忠貞堂

主上微聞其過故留子辯端耳藉令子此番仍受人腐鼠相嚇城下詭盟子纔退步一席兩臺仍執無爭漕以對則弁欺誑還在也子禁錮如故也被明言要送子入陸文聲及逆黨一流局面算計已定

鷲島將擊但伏其形耳旁入憇辭非受愚弄即代其游說此皆不可信也夔曰唯唯亦聽天命而已似此至情敢與師長密言之若計典瓦全俱荷師思與諸老之德夔有感而已更復何疑若前之策去與繼之速來總皆老師深心遠慮因時變化台札現在夔朝夕焚香捧誦茲摘錄上呈台覽以見夔爲弟子真步亦步趨亦趨不命之退不敢退不命之進不敢退也况復施疑于其間乎惜二張苦

翁孟肖翁程我翁三老師陳芝臺先生皆品夔所往如遷謫俱曰壞定是壞只骨冷面硬腸做去初猶恐壞于他人他事不意發難卽二張結局只是漕糧噫已矣錢牧翁所云摧殘至此真仁人相知之言也敝鄉先達亦多勸夔息爭如師指夔對曰待高峯頂上叅狗子無佛性話頭豁然大悟方到冤親平等地若是儒門寧有兒作稱廉舉卓之官有功無罪父母不得封典亦無憾乎諸老皆泣下

罷箸告病時兩臺已于疏末引順德令漆嘉祉例留後地二張亦把持削去此兩臺令人寄聲致意于夔甚爲嗟恨者老師以二張尤人理中所有乎男兒不得志于今必有傳于後二張欺世盜名欲瞞一時并欲瞞千古夔力不能叩 關達之

君父惟有筆之于書以示後世而已饑寒所迫恐旦夕填溝壑後無言期長歌當哭想老師亦遙爲之下淚也

拈何宗不過藉聲氣以鈎取名利特黨以挾持官府而已夔寧死不敢附斯類也受先來書總昧心飾說老師尚爲其所欺以其意甚平何也如其意不惟李弁說謊并爭漕之名是夔今日新方創立羅鉗吉網正在此處亦毒甚矣若夔螳臂當車自分已無生理况覬出山至服闋之日文章引薦如秀才不中人慰以下科但感言者之意豈遂黃葉可止啼畫餅可充饑乎夔爭漕出愚情奮死當日

善草二集

卷之一

八片信

遣盡兒子不使在側方索筆直書十宜去文與湛老書此何預貴邦賢者教導而二張猶有遷怒移師者李弁無知一言猶不保首領夔自吐露心跡辨明冤抑猶豫設筭謂與陸文聲作應兵走邪徑逆黨不審更何人敢薦二張所惡之周生寥寥王雲翼直指能有幾人意已矣記春官講缺老師因夔辭常州勸曰常州尚可爲若吾蘇州人却不敢強門生以蘇州何則吾郡再無出頭之日也周抱

荅吏部徐虞求書

丁丑三月

夔海濱疎賤徒以待罪吳門獲備壼幪之末而台臺有意栽培嗟唏之身雖踰伏而感均蓋帷也繼技蟲音至煩珍荅愧溢百朋若沈令親事夔偶効螳臂今不憶何名何事而台念猶及此則不遺小善天下誰不知奮哉伏讀台教倦倦恐夔陷于過謬藥石生我將終身戴之惟是廢人衷曲向未達左右茲不得不長鳴者爭漕往事也夔旣已捐功

善草二集

卷之一

八片信

名事業及所生封典俱付夢幻惟以忠孝兩虧深自怨艾意謂二張兄可哀而赦之矣不意衛弁于行後建言此亦有善處之術也乃二張必欲殺之而後快主持道府擬以欺誑大辟致弁泣冤荷

聖明洞照識者揣

聖意欲以夔之有無爭漕定弁之欺誑與否今二張又尼兩臺不使據實勢將欺吾

君而陷以殺無罪此其關國典匪細夔奈何愛身而



不京求貸弁哉、萬不可得、誼不獨生、此實情耳、非  
為陸文聲作後勁應兵也、人各有本末、各有德怨、  
爭漕一事、在崇禎六年仲冬、為豫知三年後、有陸  
文聲而伏此後勁乎、七年以後、夔被謗辱、號呼求  
去者非一次、上奉

屢旨、下布海內、豈待陸文聲今日行險、夔方為之應

兵乎、二張紊亂漕儲、憤而求勝、逐官未已、終以殺  
人如此行徑、正鄉黨自好者所不為、鬼神怒之、豈

集 二集

卷之一

八星館

夔所能文致、陸文聲不知何人報何怨、夔為職守、  
為廢逐、為弁寃、事不相蒙、猶之乎昔日夔言灑兌、  
院泰激變、明是兩事也、昔猶以漕中兩事、牽為一  
局、今乃以漕外兩事、牽為一局、此正二張羅織故  
智、殺人滑手耳、況今日不奉

明旨下問、夔亦豈能無端伸訴、台臺試思均一漕規、  
而誤事之州守、猶向庸守法之節、推及永錮均一  
為上官而保留

旨謫之州守、泰然嘆息微罪之節、推獨戮二紳為政、

逐官而官不敢自明、殺人而人又不敢自明、稍一  
自明、即陷以他故、恐仁人君子、所同憤也、昔山濤  
見王衍曰、亂天下蒼生者必此人、王安石未得志、  
而蘇洵先作辯奸論、及其叅知政事、雖君實尚不  
知其奸、獨呂誨先彈之、今之二張、恐即昔之二王  
也、使其得志、勿論吾屬無應類、天下事不可勝壞  
矣、台臺異日、當思夔言也、伏乞鼎言轉達兩臺、珍

集 二集

卷之一

八星館

重

明旨早為據實、以救弁寃、夔雖永錮、實所甘心、知已  
之前、無所遮飾、亦以敝同年林得庵事、知台臺天  
下有心人也、故敢倚命焉、情詞悽愴、不勝惶恐、隕  
越之至

上林讓庵吏部書

戊寅正月入朝經省

台臺王樂管葛旦夕不次綸扉爲救時宰輔夢已廢棄陞伏分不當通姓名惟是在任以護漕觸恨于婁東二張遭其錮逐亦已安命忘言而尚欲殺人以逞故去夏冒昧伏闕詳具疏揭實捨身以救義士非求仕以燃死灰也疏上得

吉心跡獲明便徒步南歸聽兩臺覆奏不意行後黃石齋先生大疏侵及幸賴

卷之二

四九

不居官

聖王嚴旨斥詰無待小臣伸辯况夢爭執漕規正爲朝廷守法何得罪門戶清議且任內職掌何得罪同鄉先輩彼二張創復社聚惡黨三吳切齒海內共非不識黃石老方以百世自任何見欲收不忠不孝之人以敗壞東林家風夢在長安向鄭玄岳老師及諸大老言東林自有正脉卽偶乏人決不宜收及復社使天下後世謂魚龍混雜牛驥同皂疑門戶後半截人品不過如此是正愛門戶之極

聖旨何者爲

也台臺到春明爲是非之宗祈以此意轉達黃石老馬使復社可護三吳在朝賢者何以無一人爲二張發憤以誅夢必待吾閩人自相攻伐哉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梁鴻滅竈更燃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蓋君子恥寄人籬下吹人餘焰也夢于黃石老事事敬服獨不服其收二張而輔服社卽黃石老文章行誼已足單行一世遭時際會便作一宰相亦分內事何必假竊東林依傍復社乎夢生來勁骨窮老不悔今絕意功名堅心學道望黃石老勿視夢太重誤謂夢異同門戶亦勿視夢太輕誤謂夢覬覦仕進則夢本來面目了然矣倘黃石老必別白是非乞指出復社中事何者此國本何者此三案何者此忤璫又指出復社中人何者敵涇陽何者敵景逸何者敵楊左又指出爭漕規原案何者爲夢罪何者爲二張功并前後

主上不是處、一一明白到底、則雖殺夢無怨也、若但

曰復社不宜攻、二張不宜忤、夢斷斷不服、告

主上之語、只合吐刺譏、不是非明白、恐天下亦斷斷

不服、憶在都時、黃石老使人逐夢曰、如此朝廷、

如此世界、黃石齋要抵出不可得問、周章甫要鑽

入何為、夢私歎

主上神聖、今口無兩、即夢非為求官、而黃石老上怨

對

夢  
卷之二集

卷之一

八卷信

君父至此、下輕辱豪傑至此、出都時、鄭玄岳老師、示

夢曰、此事不必論理、若論理則吾子已居二十分

是、二張已居二十分不是、只無吾子開口處、夢感

師言親切至此、又嘆理權類喪至此、知台臺亦付

一概也、夢都門以致仕禮遍見貴人、俱蒙優許、茲

謁台臺、只具名帖、詞無文飾、以明非向吏部乞官

之人、亦望台臺鑒之迹外、待以山林遺逸、不勝厚

幸

上南大司馬范質公書

之變、久在下風、幸備溲渤先生以玄岳見龍二師之誼、又加意汲引、卒未受任、出都謁見、潞河便蒙開示道德事功之要、至托周蓼洲公祖身後及其死友朱祖文誨諭、諄諄夢亦銜命、恐後到任、即區畫周蓼老祠宇、窀穸朱生、以布衣巍然崇祀、并資其子朱壽增車馬入京襲職、一時人心震掉、自奮如周朱之再生、知節義之可為也、方蓼老之在閩

夢  
卷之二集

卷之一

八卷信

夢以艱居閉門、絕足公庭、亦不以文字自見、蓼老固不知諸生中有之、變也、乙丑下第過閩、門拜哭、蓼老于藁葬所、長公周子佩誤以為門生、既詢得實、聞者為變危焉、于是吳中漸知人間有周之變矣、此亦何所為哉、且亦何能豫料後來宦跡在此地哉、潞河德語、適協夙心、始蘇飲水稍愜輿論、然變私心密感台教、陶鑄而已、不意潛規職守所在、同事意見生端、始之以護典章、終之以愛名節、避

瘡潰網決踏割臍躬之不閑命定不猶亦復奚憾  
然憂既自遠于湯火之中而人便欲推諸名教之  
外是琴瑟必欲專一而羹鼎無用鹽梅也憂何足  
惜如世事何事後追論反以依附貽不知已者詬  
厲惟是老先生獎誨周旋心境如在或鑒其不謬  
耳夔母已及訣幸歸葬身已廢棄幸不死家已酷  
貧幸尚能文而諸子亦肯向學造物之成全至矣  
人生大都電光石火豈從前是非得喪不夢幻泡  
影乎事外相愛咸爲憂慮洗垢索癰而頑心似石  
拙計如山何則以有老先生主持清議在也寔人  
無可申敬詩畫扇一握聊引意其他事刻則進退  
本末備焉聊備電覽伏惟覽裁不宣

卷之二集

卷之一

木犀館

上南司農錢梅谷先生

之憂 海濱庸碌得侍大君子之門自辛未都門拜  
受漕運議單一書晝考夕糾罔敢失墜三載督兌  
調劑軍民用是無誤昔孫仲謀於呂蒙范希文於  
狄青咸授書勛學成就勲名 夔 膠柱觸籥乃至棄  
官全法雖區區不負教誨然不幾于不龜手而耕  
澌泲乎憶錢御冷學士大拜上京舟過閭門日擊  
父軍耗贈虛民之苦嘆息曰剗民肉以救軍矣將  
雲上二集 卷之一 八星館  
剗何物以救民乎 夔 對曰惟有清屯田一策奪其  
兼併歸還其田可資運軍軍皆殷殖腹削漸減民  
可蘇息網旗得人水手不偷漕欠漸少官得生還  
此誠兩救之術錢公稱善但曰難 夔 曰  
君相設誠力行有司彈心任怨亦易耳 夔 以告張五  
簡中丞因命 夔 清蘇州一衛屯田軍儲每一運軍  
給屯田二分其田隨船而不隨軍蓋軍有更番船  
無收易非運是船者不得食是田也餘操守各給

一分裁軍儲中無名不急之費專意貼運造船頗有緒刻成書中丞公方欲施之太倉鎮海松江鎮江四衛而變以爭漕規懼罪行事待後人又貴邦自無錫洛社呂城奔牛以上至於丹陽丹徒一帶河道名曰吳地實東南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運河耳故事年年於冬初開濬其七郡導河夫銀那移無存獨派丹陽一縣民夫號痛不均苟且了事開不踰尺河泥方上零雨復墜舊水既泄新流弗

二集

卷之二

八星館

盈計開與不開等耳方其開也勿論商旅阻塞關稅告匱卽回空不至盼望焦危害多利少而莫敢不開者畏功令也變愚意待屯儲清畢建議于夏末秋初大集七郡導河夫銀鳩集聞民濬深至夾餘兩岸用木石砌障功不求欲速役不專苦丹陽方其開河設壩也先以孟河一路聽商船通行不足則暫弛福山港之禁一兩月與之則無病民矣開鑿既成必復奔牛呂城丹徒三閘如淮徐以上

內河規制以謹蓄洩年年但做嘉湖挑挖用船壯泥爲培田糞桑之用亦能使河益深如此可以十年不開無病運矣孟河多壅以開大河之餘力餘時亦大濬之聞國初運船亦有從孟河出入者以青洋江潮急遂專從丹徒出瓜州要之商船可行運船何害不則方開河設壩時回空自孟河入正兩利而不可不深濬之耳今身退而議未吐思此事實河渠大利大害不忍終秘敢私告之下執事

二集

卷之二

不爲會

倘有可採則舉而行之亦一快事但費宜豫立勞須得人必入

告乃可大成不則小小阻滯便爲罪端非有司所敢任也老先生留心國計嘉意桑梓必不罪狂言耳身賤不敢寒暄家貧無可芹曝拙刻二封詩畫扇一握引意統惟鑒原

上南司空蔡元閣書

之變以桑梓末才荷台恩培植凡駑駘不及與功  
罪是非之際義聲正論振懾彈壓俾負輒稍遵途  
而離局能出淖豈曰少補哉人之智量不同或任  
天下而有餘或司一方而不足夔惟自咎敢復怨  
尤惟是爭執在漕規齟齬起紳貴王陽遇坂回轍  
陶潛因事順心罪或可原望老先生閒執譏憲保  
全枯朽使嬰還乞身本色吾願足矣方今之論曰

二集

卷之一

八屋官

門戶方張難許閭人無援易除擊異已以樹其威  
加惡名以錮其出宇宙廣大王道蕩平何門戶可  
依乎閭人海濱鄒魯知我其天不求援于人也在  
漕言漕非苟爲異勇退甘瞑亦何用錮人能弘道  
無如命何台臺主持天人義命之學或鑒鄙衷不  
妄乎留都此時江防事重聞舟師之製倚命冬官  
台臺營之都水董履弘度之龍驤截海蒼兕持旄  
在此行矣寇伏潛山太湖一衣帶水險設天塹工

恃人謀留都安則漕渠安東南半壁俱安經緯密  
勿折衝整暇真社稷之福也

上南總憲程我旋老師書

之襲初以文字受知比在門牆而老師獨鑒幽形  
迹之外以道德事功節義相勗今驚蹇棄捐如此  
則所謂事功節義安在哉嗚報師恩惟有文章道  
德而才質不逮疾病饑寒亂之雖然男兒窮堅老  
壯固不以境遇限也憶乙丑京邸趙儕鶴先師在  
家寄襲曰平生握手道故者一刊畏禍散去子書  
生策蹇驢送我數十里勉之哉器身富貴易置身  
豪傑難此言猶耿耿辛未襲受如蘇出都別老  
師時蒙惻然曰惜子材品而入風波荆棘之中襲  
退語人曰吾此行已是貶謫而程老師別語已是  
哀吊矣之仕五月便乞休至再至三至十皆不遂  
終以漕規忤同事藉師庇倖免彈章猶及親訣已  
屬厚幸餘更何憾哉福輕于羽禍重于地同受師  
知者有傳生啓光官榮于襲而襲差勝一未死而  
已天地生材實難而成之更不易想老師不無興

卷之二

卷之一

六

情于憔悴也襲不敢復談天下事矣惟是名節悠  
關進退之義既備在前事而放廢寥落之狀亦無  
足深求者人情難料君子自反恭逢老師總憲掌  
察品流待命縱有妻非實恃瓦全襲別無希望只  
求作林壑完人度

君父師長不罪其自鳴也

卷之二

卷之一

上趙二瞻侍御老師書

之憂海濱孤子淺陋寡聞愚臆信心轉咽觸諱不  
意荷師臺格外特達之知方鳴騶茂苑憂正臥牀  
屬吏之禮盡荒可憎之面未睹而公移上下輒賜  
獎詞利弊條陳更承許可及憂已乞身矣猶俯採  
增兵留餉二議入

告錄其去後之忠夫身廢道行退示于進人微言重

知勝于恩即四方願首侯志思治平况身受

雲集二集卷之一一八尾作

袖揚者乎此憂所以願處樂籠子弟知師臺

嘉與于前必不拒却于後也昔子瞻以未親事

范文正公爲恥夫當時子瞻知有文正文正未知

有子瞻也使其受知文正則感激又不止此矣憂

今遭遇過之而疎賤放棄則所矢國士之報何地

意者惟刻意尚行教子孫而垂身後乎去秋抵家

一日及與先慈永訣垂勉襄塋今廬居誦讀尚能

不以窮餓水火動心家有七子六孫及女婦四百

指憑則賣文字詩畫苟活然身既隱矣焉用文之  
愧不如嚴君平日賣卜百錢便垂簾講易也近况  
若此聊爲知己道之耳

二集

卷之一



上左左添侍御書

聖

王當陽直臣明弼留都根本賴紀綱激揚不啻山甫之興周汲黯之強漢也夔向叨屬吏誼切門墻憶

明

旨停止訪拿一事獨憲臺首提丁壬訪案吊銷不行萬姓歡呼夫造訪至三吳而虐極害至造訪而惡極上利其贖鍰下藉以脩剏丁壬九死十室九空卽如丁壬輩不過千百戶及爭領屯糧數

奏明二集

卷之十一

本耳

百錢不均分黨相攻相訐林連

非賴憲臺仰

體

聖

仁則饑軍之填徃多矣夔濱行條陳中誦憲德爲法雖無增高深然藉救凋瘵王雪翼趙二瞻二師咸是夔言

天

于宵旰求治改絃更張精明綜覈意多高者爲吉日車攻次亦何減三宗七制乃令出而人以私學議之有司奉行泄泄夔以爲忠臣不如是也使人

詔

人皆如憲臺同心一德則

書宣布朝畿甸夕郊垌旬而遍天下雷動風行斯民無不被其澤矣此亦僅憲臺萬善中一事而思與仁已爲臣鵠况悉數有更難僕乎夔吏狀無似但昔以漕規職掌與紳貴州守異意棄官全法詳具別刻進退本末頗明而風波中傷難料望憲臺俯念勞臣主持公論或亦夫人長者所樂與也

奏明二集

卷之十一

八

答刑部薛歲星年兄書

先祖昔受年伯祖方山先生特達之知而艱一第以相負不肖藥又負老年臺桂籍之末而又債鯨以相負何施受之乖也前歲蒙賜扇頭佳句期許過當每咏吟感涕懷袖清風兩載睽和者二暨姤之耳去秋抵家一日及訣先慈風水窮愁兼百口之累雖學君平賣卜百錢垂簾不可得也饑來驅我去扣門拙口詞淵明咄咄進退若此

卷之二集  
卷之一  
六五  
六星居

聞以爭漕規前罪盟王之怒尚小豈一丘一壑亦不置一周生乎望老年臺主持厚道公論毋使後來者望吳門裹足焉昔子臯葬妻犯人之禾有司請唐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于斯也買地而葬後難繼也弟護漕與犯禾殊科又以棄官唐之是亦不可以已乎聊以解嘲毘陵諸老先生君子見愛甚多而不詳姓名莫敢觸諱煩老年臺代爲稱謝幸甚

上沈雲升中丞公祖論夷絲書

敝邦之獲有寧宇也蓋賴老祖臺溫滌式迨之功焉民間樂生伊始而無端有奸人勾引小夷買絲一事以跡觀之若屬夷求市之常而實非琉球物也倭資本也非琉球意也倭脅使也琉球介兩大之間猶曰勢不得已乃奸人馮季鼎輩因以爲利夫小民通番緝獲必殺身破家今小夷挾倭以要我而季鼎輩又挾夷以爲通番窩主非大罰漏殊非法之平也况

卷之二集  
卷之一  
六五  
六星居

祖制從無買絲之條又蒙憲臺具題奉

嚴旨申禁之下而群奸公然誑夷銀四萬兩日夜出絲今廠中現有真倭奸人導以行兇颺脫之術琉球奉倭而陽作恭順哀請勅曰無絲歸國必駢戮果爾亦桓宣武所謂自殺他家婢何預卿事者倘過信而徇之或明知而縱之此不首反居下足反居上乎試問琉球人民幾何財貨幾何而歲歲貢

絲、試問琉球自 國初附屬二百年何以向不買絲而可立國、今不買絲而遂無衣、且

天朝不許買絲、小夷何得戮使、亦狡甚矣、馮季鼎輩

兜其銀、爲之設策、絲可出則享五倍之利、絲不可

出則曰銀已散、而官不肯奈何、況絲既禁矣、何價

可許、五倍之利、歸奸豪、又哄夷、評價五千金謂代

打點衙門、餽送鄉紳、此語流入外夷、不笑中國而

辱體統哉、伏讀憲臺批詞云、夷人未曉國法、彼蒙

葉宜 二集

卷之二

木屋第

昧此通融、何所底止、數語已洞徹骨髓矣、而諸奸

慝慝、尚思逃秦鏡、欲求寬政、爲去年權宜、既已一

誤、豈容再誤、士紳誰任其咎、倘奸人不還夷銀、倭

奴必稱兵索通、宋素卿林道乾、般鑒不遠、銀現在

馮季鼎輩之橐、而詭曰散之絲客、必脅吾出絲以

媚倭、則馮季鼎輩、明爲今日之素卿道乾、必屠毒

吾中國、如靖季故事、夢以爲季鼎輩不斬、倭變之

作、遠不出三年、伍子胥所謂請抉吾目以觀越之

入吳也、夢言出禍隨、然以秦梓、根各案祖文皆受倭慘、可夷簡今日不言、萬望老祖臺力持法紀、擒奸追銀給夷、早遣還國、峻以絕之、庶敵邦戴台德于世世也、小揭據實、聊備台裁、輕重施行

葉宜 二集

卷之一

木屋第

合郡緝紳爲福清令公費父母訟冤公書

福清一邑瀕海沮洳民貧俗悍素稱劇邑加以奸  
徒富豪結黨通番勾引海寇闖入大兵凶年饑饉  
薦告前任父母今被忝聽鞠貲道用者以少年有  
骨遠方無援之身飲水馭朽跡其在任籌畫殫血  
苦心善政難以枚舉人端如錢糧禁火耗矣又覈  
收頭剪邊換塊之弊懲吏書妄那混派之條舖戶  
無官買矣又拘人只委原告自提以省下鄉之擾

卷之二集

卷之二

八

審畢不召保家以省押認之費爰書揮毫立就紙  
供時常俱免圖賴則先審而後驗解戶必照米以  
均差至若脩城堡實倉儲開水利刑橋梁恤獄  
立義塚核戈船練民兵捕通查禁接濟新文廟葺  
泮宮建射圃復學田教養具備文武兼資五載一  
日萬口一詞屈指邇來良吏蓋蕪仁明敏無兩者  
不意因捕通番緝衛憲取怨于林瑤琳何景等騰  
謗造揭蒙前按臺張公祖風聞未諒再詳

空而坐不白之冤罹不測之禍也令下之日百姓

樹旗聚哭罷市三日遮道萬餘至今追控怨慕無  
已此可以徵民心矣在巡方察吏志在鷹鷂之擊  
初何容心而果等子民見聞較真腐心酸鼻敢附  
千劉向訟陳湯孔璋救李邕之誼疏款內如陳克  
微乃陳氏胞兄而謂其行賄以坐妹之姦陳金燭  
子孝皆無是公而謂其營私到任家伙發還而謂  
其責換里排解戶均差而謂其買免何中靈林士

卷之二集

卷之二

八

起林中絕林行庭等實勾引窩至地方出首上臺  
票拘而謂其退空安拿方紹日實者名強盜爲未  
任前之署官保釋本官現拘其妻子方紹日終至  
受擒而謂其徇私釋放他如設櫃投世而匿實無  
其人體難掩萬目脩城銀兩允詳後銷非敢冒濫  
又有前官之斷移入當身未審之事提作豫罪惟  
出謗書故爾失實夫林瑤琳等之造款揭誣費令  
也蓋先一歲傳播士民共憤費令二目見矣敝鄉

海濱鄒魯卽鄉紳從不敢把持中傷長上一旦而  
使通番奸徒可以害吾賢父母且朝廷方申飭  
海禁上臺方窮詰通番而真實通番之人反與衙  
蠹比而害吾賢父母其等恥之至于軍糧完欠各  
有經管分數費令爲前人補解居多其民欠之在  
赦者勢難窮征與化衛因爭折色本色輕重臺  
龍亭哭訴實與福清無涉種種冤狀老公祖台臺  
一帛卷案查時日鞫證佐必昭然立睹况

奏草二集

卷之一

八尺館

明旨致重錢糧查有無侵那情弊倘據實以無侵那  
具對

聖主明照覆俞必弘開一面今所珍重者院疏森嚴

耳而蘇州府吳縣知縣陳志廣與通州知州

皆被按劾而問官據實平反後院據實回奏皆

蒙

聖恩浩蕩予以原官調補此乃近例可援伏懇老祖

臺考民心扶公道拔沉寃執讒慝不惟費令得親

天日凡後來庶吏誰不兢奮

聖主在上

其

等敢阿私勿官阻撓明法則誅極隨之  
合詞瀝血不勝激切之至

奏草二集

卷之一

八尺館

與邵劍津諫止魚牙書

崇禎 年正月十日

昨冒雨入城端造值台兄赴林得山兄席而弟頭風發遂歸家所啓者弟自去臘廿六日先慈入塋而築坎工夫至十一日方畢工下山在家一日便聞南臺魚牙一事議論沸騰不可殫述大都爲小販強賣之橫不能爲之懲一也諸牙既報閩安關量船頭大稅矣于此又報總牙私稅是一貨兩征民不堪命二也既兩稅矣又當官行不能爲之勉行又不能爲之代行三也此三事者無分毫効力何名坐抽其稅乎况報官之稅只一百二十兩彼輩謂雖一倍再倍其自任之何煩吾輩費其不貲而且爪牙之外復有爪牙抽分之外重有抽分勿論士大夫不知卽士大夫之子弟亦不知者如此則利歸于人害歸于己輸之官帑者不過十之一而散之奸豪者已居十之九彼輩不甘方議掉血于一真庵鳴鑼豎旗阻撓兄說弟見聞真確敢以

素直 二集

卷之二  
七三

木犀館

直告弟決不預斯事乞台兄詳察止行報罷以衆口安民心爲美

素直 二集

卷之二  
七四

木犀館

與都水董履恒世兄書

前附敝門生吳賓門一函想徹台覽矣承台教知都水簡命與龍艘新式倚重營創真社稷之福也船既闢式則工匠舵手必須閩人不易之法老師初欲台兄不離膝今見朝廷事重江防事急又欲台兄展布以報國真一門忠孝哉造船必須採木弟在姑蘇督運知運船材料市買于天寧洲蕪湖間而冒領者誑言往江西湖廣價先別用急棄州二集 卷之一 七五 木尾館

則封河下之木致有主者伸訴不則鄉紳出庇日迫工遲或催募剽運或苟且脩船雖係別廳職掌而弟恐誤多稽察之既得其情遣役押催于市買之地僅得脩造趁時三載中不誤運然以此得罪同僚謂侵其權覺其短且扼其利也今戰船情景稍不同時平泄泄無裝運之期以迫之事急則在眉睫非若運船之有某時開駕某時過淮過洪可節次鱗進也私計留都採木只在蕪湖不在江

領買之人定須有親信腹心督押前往赴期限口無聽其誑言遠採曠日持久木料既集錢糧無耗以台兄精心妙手行之吾知其工不跲時而連艘列隊也吾聞海船恃底間龍骨方可匠風截浪喫見蘇松水兵虎船皆平底而矮艚蓋因海有陰沙恐碍耳然制狹體輕不可以施技遇風浪輒震眩大敵更駭散矣據老師言大江中與吾海同船底當造龍骨夔言視吾海船龍骨之垂長稍去一分

棄堂三集

卷之一 七六

木尾館

老師以爲然敢吐一得未知有當否也又勞苦中用人軍旅中用人稍寬一分與之展布鼓舞或不妨與綜覈並濟乎芻蕘迂濶伏惟裁諒

上督學吳諤齋文宗公祖諭庶子喪服書

老公祖胸澄天鏡手握魁衡所得多奇士如首取  
敕郡邑鄭羽侯葉瑛齊巽王紀才張鳴時等皆文  
壇飛將人爭服老公祖之巨眼如程坤陳聖泰爲  
人排陷者立雪而拔置高等人爭服老公祖之大  
度至于錄文過長取才過奇驟觀不無望洋然邇  
來社派惡習以腐爛枯槁假稱先輩識力頽靡弗  
振所至輒誤國家則以昌大之詞救哀文以奇  
棄草二集 卷之一 本屏館 七七

太

祖高皇帝開創惇庸力駁前代父在爲母服朞及  
妾子不爲其母服爲漢宋諸儒生附會之失令天  
下子爲其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煌煌鉅  
典載在孝慈錄與

御製序文及

欽定大明律例三父八母圖遵行蓋三百年矣變

祖

亦妾子不幸生母沒時嫡母尚在請遵

制行通喪敝師董見龍先生爲墓誌中闡此義前  
宗師鄭玄岳樊大瀛葛屺瞻諸公咸申飭學宮時  
有不遵者或黜或降又二十年矣今夏過順昌縣  
有諸生廖元岳者嫡母已沒而不爲其生母通喪  
夔力諫不聽因責善于學官同年鄭逢蘭逢蘭曰  
其父廖有暉亦教官也堅禁子服具詳宗師蒙批  
令服朞故吾不敢爭耳及歸偶與閩清縣學官同  
棄草二集 卷之一 本屏館 七八

年劉中藻談此中藻頓足曰吾實不曉惜學中有  
羅綺者亦蒙宗師批令服朞奈何夫三父八母圖  
中嫡子尚爲庶母服齊衰杖朞子爲出母嫁母皆  
服朞矣今使庶子但爲其母服朞是夷所生之大  
恩于出母嫁母而身儼同嫡兄將天下有無母之  
子也于心安乎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  
之懷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也



孔孟並不著父母異服庶子不服古之文

高皇帝萬古一君與孔孟同德開天下後世人子無憾之途矣今廖元岳羅綺忍忘所生廖有暉鄧逢蘭劉中藻已服官矣未讀孝慈錄獨不知律令乎變不忍坐視人子陷不孝而學官陷生今反古且上誤老公祖之明也敢抄

御製孝慈錄序及大明律例上呈台覽伏祈行學改

正申飭焉草莽小臣仰體

葉孝二集

卷之一  
七九

大尾記

高皇之威靈深愛老公祖之舉動不識忌諱冒昧狂瞽死罪死罪并祈昭亮原宥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上巡道汪承景公祖論假免投獻書二首

老公祖文武憲邦北門鎖鑰海濱怙恃日久夔在生成中以卑賤未能請益然仰止私心實不後哲人也偶有親知見聞不平之事敢爲披陳之諸生翁自嶽者夔父見婦母舅也與諸生陳立綱之子弟無識隨俗雅化各誤買假免于洪施二家又轉授歸玩于陳策一時彼此樂售事後虧折何怨郡城祇增笑柄豪家便張訟資陳策以兄諸生陳樂葉孝二集

卷之一  
八十

大尾記

索價于翁已非矣然何預諸生薛屢塔事而代爲主訟求憲臺批解乎薛侗孺昔年曾與夔共讀華林寺誼固不薄及其罷官喪明也僅養梨園自給品亦可稱獨惜其子屢塔不讀父書好爲武斷去年受葉心宇之子投獻父田致貧宦亦隱忍被奪今年春擒華林寺僧心和入家刑拷勒其衣鉢六十兩是日荷亭按臺祖席敝城諸紳共知而切齒者心和僧現賴林得山農部救護避地于鼓山靜

室今又無端以諸生虐諸生幸蒙捕館周公祖直  
據事信而委曲調停通斷原主薄慰履塔逞身索  
哺之意使有血氣心知當耻爲金錢愧心矣猶鞅  
鞅不服不亦異乎塔亦變通家子况附老祖臺年  
姪然所爲若此恐玷家聲而負明教不得不訟言  
鳴鼓于左右也計捕斷平恕翁陳洪施諸生咸無  
言獨臺解森嚴而薛子部下多有無賴拳勇之士  
翁陳輩亦懷盛氣以防之萬一又起釁爭于解時  
殊增罪罟何如寬與招詳則造福于賢宮正大也  
愚見若此未審有當與否統惟察炤若履塔事定  
之後煩台誨制約俾守先德以迨後愆卽侗孺亦  
感激地下矣變率直不阿語皆胸臆併祈原亮不  
勝惶恐

又

假鬼之事起于漳棍作俑一月而輓轡輦散郡數  
萬金如逝波焉非敝郡有恥諸生所爲也卽變公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毒集草二集

閩中周之夔章甫著

奉賀大中丞沈雲升公祖奏績序

閩海十餘年蔓延不絕隨滅隨發之寇至劉香殲而始盡東浙南粵往來商販十餘年爲賊所梗塞者至劉香殲而始通故今歲艱食南北米艘日至人心無恐忝誤什伍相賀於途莫不歌舞我中丞雲升沈公祖之休澤以爲公之生我實繇殲劉倖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哉烈乎此從來所未有也會公以問卿前資合下奏績郡士夫命予擇言予於前歲華祝中已揚厲梗概矣然於公成功之美居功之善尚未暢言之也凡功必運之以才定之以識濟之以和守之以謙非才問與勘亂非識問與決幾非和且謙問與集思廣益而受其禎祥兵法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然其幾在速速則敵不及覺而毒易收蔓則難啗劉賊狡猾閩粵及浙皆被其毒既創於

粵而欲甘心焉誘挾道將伺便窺閩以乞還其母妹爲詞公毅然不許親行驅劉潛令鄭帥令舟師出其不意渡南灣殲之於田尾洋焚奪其舟擒敵無算又自小猶洋蒐獲餘黨戒北路倚角防其逸垂其所之又殲諸竿塘鏡灣邀回道將公之神武奮揚如雷轟電掃又如決積水轉圜石于千仞以速爲功此與韓襄毅王文成直搗斷藤峽相似但水陸異用耳豈非才獨過人者乎將爲國輔輔周國強又兵貴先知先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公推誠鄭帥授之方畧一切得便宜從事知狗噉國助之可間也招以携之知賊戰必用大船逃必用小船也豫扼于衝又開誘獻逆投生送歸道將之令於沿海賊黨林信等果應命如奕先着早定布置精詳形人而我無形故能不動聲色旋踵撲滅此與高仁厚破賊能曹瑋購賞撲救無異何其識之明也心開熊公之

撫吾閩也用人行師能已見於前事矣公與同心  
一德以誘以擒兩相爲用至於補偏救敝渾然無  
跡讀公疏一則曰粵督臣咨札請援再則曰與浙  
師約剿三則曰粵督臣貽臣書言倭免死票於康  
承祖令作開誘計凡諸將戮力之情形時地名數  
無微不錄而已若無與焉此其和衷謙柄有虞廷  
交讓姬公孫膚之風矣夫公不自爲功而功歸不  
自爲才爲識而天下卒莫能及易曰謙尊而光傳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曰師克在和豈不信哉公爲政清淨寧一愛民如  
子嗜善如渴出於天性無所勉強造作其間閭望  
德器既足以鎮服天下今嘉績升聞

帝

心簡在不日入管樞機持衡政本計非閩之所得  
久私老公猶勤商閩便方且建行臺於東岐造鏡  
城於東岱脩民堡於黃崎奇達岌岌然若風雨飄  
搖之復至而綢繆不及者至哉公心雖古定封疆  
安社稷大臣何以加焉昔周中興有方叔召虎吉

甫赫赫勛猷著於吉日車攻江漢常武諸什咏歌  
不倦予愧無穆若之誦昭揭公之盛德大業於千  
萬世徒以所窺一二占綴之諸大夫曰於都哉允  
若時自爾師虞庶言同遂書之以爲賀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蘇松常鎮武舉錄前序

今上聖神文武綏靖四方土宇版章咸稟勝

廟筭思得熊熊不二心之臣敵王所愾懸形弓以覺

報宴歲癸酉復當賓興次第舉武士大江以南才

勇之數躍躍彙征

舊制三試馬步射及策論入彀今增試刀石用力徵

技用技徵畧上兼全次專精直指山陰祁公奉

聖書王衡鑒先檄郡縣遵

雲車二集

卷之二

八星館

新令群搜簡拔進諸治兵使當湖沈公姑茂徐公復

加精擇于是公親較視其引重超距聲控洞穿者

各極其致不啻以鑑稱鉢而後取所條對者品藻

之得五十人其難其慎士之預是選者直若合資

育逢基頗牧爲一身蓋不特豪傑之氣視昔倍奮

而遴選之心亦視昔倍篤嚮何幸以下吏躬際其

盛也先江北在符之警窟穴驚遊山出沒廖角嘴

薄我崇沙大中丞成都莊公謀猷淵遠授方畧于

文吏將士樓船鐘鼓鏘于丁寧海波盡應焚其賊

艘狼奔豕突盡殲諸陸其窟伏婁江毘陵者皆艸

薶禽彌之一月三捷士知有戰勝自此始人人思

得一當以滅奴平挿矣夫士未有不戰而能強戰

未有不鍊而能精者中丞公鍊之于克敵而士可

用直指公鍊之于比耦而士又可用何代無才顧

所用如何耳劉孔才論士有得英之分多者有得

雄之分多者而以英勝雄李文饒謂相之相在乎

雲車二集

卷之二

八星館

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而以兼而有之者歸諸粹

美此亦相士之律令也必主伸德詘力左文右武

之說彼兇且所稱趙趙武夫江漢所稱齊力方剛

者伊何人而月令有養壯佼贊傑俊遂賢良舉長

大者後何法群天下習爲靡靡不振有未戰而先

怯耳此

王上所爲慨然更始也三吳非乏勇力智謀之士而

瞋目扼腕勇私鬪而怯公戰者不足以言勇消息

辦護齊遼提給耗心于無用者不足以言力陰陽  
白黑論訛嚙者工飛箝抵巇之術者不足以言智  
苟友此三不足者即爲三有餘氣勇骨勇而進諸  
神勇治力治氣而歸于治心守如處女發如脫兔  
動九天出九地而無智名勇功焉凡此皆多士所  
熱聞而不厭諄復者夫

人

主所嚮天下之精神才術爭赴之爾多士第本其  
所自有餘者居恒則策慮幅臆以報主爲心臨變

卷之二

七

入是會

則踐墨隨敵以全國爲上將江以南皆清明雄傑  
之氣四征不庭盪滌者定不難矣詩曰肇敏戎功  
用錫爾祉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敬以爲多士  
勗

生生錄序

生生不息之謂仁仁者與天地同體天地之性人  
爲貴聖人人倫之至也故其道理人焉而已矣孔  
子志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不過男有分女有歸  
幼有長老有終疾病有養聖人慎疾而推以及人  
此叅贊之實事也天布五行人肖之爲五藏經絡  
俞府陰陽會通欲候知四時正氣爲病及時行疫  
氣之法皆當按斗曆占之內經曰冬傷于寒春必

卷之二

病溫張仲景王叔和解之曰從霜降以後至春分  
以前凡有觸冒霜露中寒卽病者謂之傷寒其冬  
有非時之煖名曰冬溫其毒與傷寒大異從立秋  
節後其中無暴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壯熱爲病者  
此屬春時陽氣發于冬時伏寒變爲溫病從春分  
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爲時行寒疫三  
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  
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七

月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  
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聖賢所謂若此而問俗  
信巫不信醫凡傷寒變溫爲四時正氣之病時行  
寒疫爲四時相反之病率舉而歸之鬼巫祝假魘  
魅惑人白晝設怪像建壇場暮夜燔楮船喧鐘鼓  
民間破家鬻子多殺生命以禱祀至死不悟官既  
弗能禁間有求醫者而庸師不知傳經節候逐日  
淺深按方施治誤投速斃神亦莫能救卽故事有  
生生錄序

二

施藥之政率空文無實意小吏因緣乾沒醫學苟  
簡殺人法又不及糾嗟夫傷哉今

憲長竹孫徐公與

方伯泰符張公咸惻然憫之同心一德首捐清奉  
共施仁術以

幕君仲休李公脩淨業好陰功者董其事設局于  
開元佛殿擇儒醫陳夢徹及名醫茅德本吳興仁  
王朝紀張日曜輩咸仁心爲質素食三月清晨早

集市藥必良炮製必精考方必確近者診脉遠者  
問症參詢必協同時

藩臬府運館縣文武將幕諸公各捐俸共得五百  
三十餘金協成厥德自六月初二日起至九月初  
二日所施六萬九千餘劑全活貧病二萬八千六  
百餘人無一誤者又以其餘資振發旌孝作佛事  
焉時他邑考生鱗集遠方商旅輻輳並受其福一  
歲中鬼巫遁藏疫厲不作甘雨應節景氣清和是  
生生錄序

三

役也有五善焉以官蒞師施濟悉中得周官分治  
制食十全爲上之法一也行于夏秋之交揭傷寒  
變溫之旨破信巫不信醫之惑二也至誠單敷和  
衷敬應取資清橐不費公帑委心廉吏參用文士  
無媿岐伯難問伊尹湯液三也望聞問切毫釐不  
紊合于倉公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  
陽四也佛殿祝

聖之地臨之以慈悲動之以因果使衆醫齊戒將事

拯救危殆德合神明自天陰臨五也今日之治賦  
治其盜賊治夷狄種種不得其方起于痛癢不  
切學問不明意是不消任用不當苟師兩公之治  
疾者治他事師公之治閩者治天下三代之英大  
道之行與叅贊之能事盡在是矣夔伏讀上下條  
教惻怛精詳不特起瘳一時實可垂範千古恐俗  
不察僅以爲公移也故梓而序其所以焉後之讀  
是編者可憬然動好生之德矣

卷之三

四

藤山馮巷舖保甲冊序

保甲所以弭盜安民也盜不去民不得安盤庚曰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免姦宄我乃劓殄滅  
之無遺育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  
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然則相收連坐之  
法非刻也匹夫有善不善可得而誅賞有而不以  
告是謂蔽明厥罪均鄉約以訓迪之保甲以稽察  
之肯者懼怙者懼民其有瘳乎予藤山素稱仁里  
三百年來之風社臘醪飲縉紳與齊民齒讓貴族  
毋憚毋傲遇負戴者必下之子弟驕侈里父老可  
譏訶也禮義所敷以故民無不率況于盜乎況于  
盜而且劫乎今乃有剽掠公行連夜桴鼓其咎安  
在侈而啓戎心歟富而無好行其德者歟相親相  
敬之意衰而饑寒失職耽耽欲起歟舍是數者而  
或潛身鯨鯢禦貨爲家敲刀屠牛嘯聚宵行人不  
敢議議必有禍諸小偷勾引外大盜以逞固其所

卷之三

十二

永年



也今我

邑侯張老父母嘉惠吾民諭行保甲焉巷舖保長  
盧君廷洙里之端人也奉命戶稽而人覈之不少  
假借予善其冊取以爲大廟觀橋二舖式自此善  
不善可得而誅賞其有不吉不迪不恭不典者  
賢父母將行盤庚康誥之法矣若置柵門更樓  
械守望相助皆

上人所諭行保甲中事另有冊

卷之二

卷之二

大星館

藤山大廟舖保甲冊序

郡城文秀鍾于南方吾藤山居白龍江前案之左  
趾邁迤邐葱如砥藤爲衝于山脊民居東西坡各  
踞颺而大廟墩者全藤之最高處也祠文昌而翼  
土穀故名焉代多顯人予大父與先子兩預脩葺  
之任又拓其宇以飲射讀法彬彬如也往時馮巷  
觀橋二舖各有鄉約所後以湫隘彙歸大廟然則  
衣冠之所集禮法之所施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  
率與夫官師之所材鬼神之所福咸取斯地今  
賢父母張侯申嚴保甲大廟舖蓋其謹也先王以  
本俗安萬民凡制五刑必卽天倫郵罰麗事近世  
羅近溪先生講學以孝弟慈爲宗而推尊

聖諭六言直繼唐虞十六字心傳大廟旣爲鄉約公  
所

聖諭又爲本俗要言憲章率繇責在吾輩孔子曰天  
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彼保甲者與鄉約相表裏

朝廷諄諄然命之未可謂商君荆公苛政棄置不行容隱苟安自干泉事也保長鄭貞元著姓能子其爲我

賢侯布和焉可矣

二集

卷之二

大星館

藤山觀橋鋪保甲冊序

藤山遼道至觀橋而橫渠過橋以往爲嶠頭嶠尾民居尚稠密形容家言龍氣旺初多產怪人故濬渠截之或言渠深則不利于二嶠今水涸如陸矣生計日盛文物將出矣但二嶠多佃作細民往往爲無賴者所苦一人大姓又懼禍而莫敢遏舊保長林春生避不任事衆推老成許國禎繼之國禎復逡巡咸曰無患有

二集

卷之二

大星館

賢父母張侯德威臨之彼不率者大戛焉耳其冊精詳一如馮巷每戶雖幼不遺以遵

侯稽察盡慮也始予幼時稍着鮮衣則里父老必叩以安往童孺失節長者互諄讓焉及壯讀書于二嶠間數椽籬落樹木交疎或獨坐夜讀徹明或訪友步月竟夕地方不聞鈴柝之警未三十年俗變矣乃以盜聞甚恥之返樸還醇使民興行是所望于諸君子以無負賢侯意也

· 福郡伯吳九見公祖壽序

漢室循良首稱黃霸龔遂其守潁川渤海皆值法令嚴酷盜賊並起之時黃霸獨用寬和爲名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龔遂罷逐捕盜賊吏單車詣府盜聞教令卽時解散棄兵弩而持鉤鉏天子或下詔稱揚或嘉其有議後皆卿相壽考子孫嗣侯累世爲二千石者五六人寬仁之明效也今九見吳公之來守福郡也遭際與龔黃同海

卷之二

卷之二

不星館

適多盜于是通番接濟二禁愈嚴其走利如驚者反漏網吞舟而告密凝脂率不用職證科罰稽其家貲以充軍餉甚至民間輸米粟出閩安鎮者槩指爲接濟自閩邑之嘉登合北至福清吳田咸海邦隸版籍者槩指爲外洋有司于米粟用掣鹽法剪肉銷票白役兵哨因以虐民予家海上甚苦之公知其病凡言海禁者必覈實非違制贓據者槩從原省上人或疑公寬又勤行積穀集士紳議在

城家廩備騰踴緩急務實根本不區區專塞其流寡識者或疑公迂而公不恤也民卒賴以安堵客歲上游海饑吾郡無恐其聽斷多平恕遇大獄尤慘惻或以深文聳公者公持寬和如故久之上下相信翕然頌聲作其待士尤恩禮備至諸生如程坤陳聖泰之爲黨陷者公立雪于學使者盛怒之際至于廉吏如費令尹爲奸人林瑤琳輩中院劾萬姓訟冤公力雪于奉

卷之二

卷之二

不星館

旨嚴詰之下此又寬和中強毅而今時承風旨重官爵者所不敢爲其治法亦與龔黃同而所力雪之事抑又過之則其功名事業爵祿壽考宜亦遠過龔黃無疑也抑予于寬嚴之際有感焉成湯至聖克寬克仁孔子論治首曰寬則得衆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故無爲自正清淨自化未聞寬之獨累治也自申韓名法興而吏治尚矯虔卓鷺視循良寬仁者反以爲無奇要以太和元氣之流行生

蓄萬物爲而不宰成而不恃非若煩美急轡不可  
終日此其治之收効與身之食報固自殊也是以  
子產遺愛擅名于衆母卽漢官綜覈霽嚴于龔黃  
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又曰俾爾昌而熾俾爾  
壽而臧公之謂也公懿美難殫述其門士以予知  
治體擇言爲壽亦以明其非私德而致諛辭也

卷之二

卷之二

大星傳

候官邑侯趙玉淑父母入覲序

今上御極十年又屆朝覲之期蓋重熙累洽而歌  
蓼蕭湛露者三矣先是有詔曰四方艱難凡長吏  
爲朕字民務俾寧宇毋勤玉帛來同且省郵以靖  
事節費以贍師其爲朝宗莫大焉旣而曰三載迷  
職將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其未可盡廢  
長吏中擇有勞勩剔歷才節懋著者對揚予休咨  
詢民瘼朕得簡畀左右興輔吾理于是閩令長官  
以候官邑侯趙公領瑞蓋侯先令同安再令候官  
歷年多高澤久當膺

卷之二

卷之二

木犀傳

天子不次之擢雖吾民依戀不忍侯釋也于懷而勢  
不能稽

天子股肱心膂之任以私一邑且奴虜蹂躪郊畿深  
入內地犯兵家所忌自取誅夷

天子神武內勅大司馬躬擐甲撻伐外徵節鉞大臣  
提師入援務滅此而後朝夕我侯又沉毅忠勤思

敵王愾然後受彤弓而覺報宴且爲

上條所以用人行政足食足兵驅夷安邊之畧則勢又不能稽

天子輦轂四方之事而私一閩然則侯從此遠矣然而閩故侯所生息侯亦未能忘閩也南北連年用師其爲困轉輸妨耕耨愁人民召荒饑以一閩之利病計四方之利病固相同而侯噢咻補救不遺餘力以其所治一邑者治天下亦相同此可以入

三集

卷之二

八

告之吾

君也虞詡設三科以募壯士龔遂單車詣渤海而令其帶牛佩犢光武資銅馬綠林下江以中興曹孟德收黃巾三十萬以靖河北宗汝霖賴魏勝草澤之豪以遏金人蓋濟大事者以人爲本善用師者因兵于民今之流寇始皆民耳五合六聚不可勝誅宜有方畧救爲兵而用以禦夷賢于召外兵當多事之後宜行寬大之政蠲稅不能緩徵可也古

所稱得一賢令如獲勝兵三千得一賢守如獲勝兵萬人豈非以去暴去貪休養生息治之于未亂而無所用武乎此皆易堯無奇然或可藉公而轉告之吾

君也昔周宣得其臣申甫方召相與戮力必先有泰苗鴻雁之什而後能著吉日車攻之盛千古以爲美談公今佐

天子吾將進而求之以公德壽豈萬福攸同則天保

三集

卷之二

八

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不難矣

賀建寧縣侯左三山父母年兄秦績序

三山左公文章命世忠孝起家天下士聞其風而  
悅之治吾閩綏城三載政成其蘇歌舞門士廖元  
廸曾光弼李鳳翔董邦言繁諸蒸髦來徵言夔向  
司鐸櫛陽綏爲接壤知俗淳流之故最苦朋家作  
仇以拳勇部勒子弟撒錢持父兄陰事次卽飲藥  
投繯傾人貲時尚少盜也後煩寇令然率縱舍渠  
魁脩郤遂欲矣公下車聰明剛毅恭儉篤誠不用

秦直二集

卷之二十三

不居官

錫簡鉤距而主名得抵調息其法緩小弱而懲豪  
強明以遷善易惡之意同時光澤諸邑咸以懷碑  
揭竿聞君獨吏畏民依盜不敢入其界歲偶大侵  
公首捐俸勸糴先糶獨而胥沾故荒政冠他縣平  
生不做頌笑士之請謁者遠之亟進以道藝人知  
自好文雅彬彬子產斃汰奢而與忠儉宓賤棄陽  
鰥而收魴鯉公其兼之昭升敷聞需不次之擢秉  
衡補袞陟于台階非難也憶甲子之春公豫夢與

夢同榜旣而果然蒼嶼先生急見夔論才品三人  
夜坐幾徹曙不復知爲今人也是冬瑞禍作因蒼  
嶼先生并跡及公夔爲公畫徵服避難計戊辰瑞  
誅忠雪夔力爭楊左謚卹宜同後得與公晤長安  
談患難酸楚共勉勵報

主而宦轍參差夔以漕規觸時引身公今赫赫澤生  
民建事業士遭逢異致抑度量相越哉公屈指名  
流扼掣時事輒引夔爲氣類正宗太息于依附之  
僞排擠之巧欲冒言號乎揚于庭聞者動色謂公  
深知夔至此然公惓惓于未識面之同年鄭我石  
而卽其孤何況吉凶同患者乎具正英雄豪傑皆  
從戰兢惕厲中來公從此佐

秦直二集

卷之四

不居官

天子致中興遺大投艱定傾載亂蓋取諸平日與其  
治綏綏如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壽考又曰之紀  
之綱燕及朋友公之謂也夔報所知敢忘久要而  
飾諛詞諸士遂書之以爲序

福安令尹巫疑始父母陞戶部序代

書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詩曰剛亦不止柔亦不茹孔子不得中行而思狂狷天之生才實難人之才全而德不形者尤非易易予嘗與友人劉薦叔連其玉諸子言南北剛柔異齊南人須剛克乃可濟世聖門之狂狷皆剛德也然孔子生東魯當衰周已曰吾未見剛則剛亦非獨厚西北而徧限後世蓋無慾乃剛狂狷之進取不屆皆剛體君子之

其真二集

卷之二十一

八星館

自強不息乃純乎剛也今觀于疑始巫公殆庶幾乎或曰巫公之爲人也溫瑩如水玉綽約若處子卽之如光風霽月未嘗有專直在雄之色其治福安也不言躬行道德齊禮務養人廉恥不以鷹擊毛鷙爲能大似古之摧剛爲柔守清道而抱鵲節者子何以命其爲剛也不佞曰吾聞巫公始成進士之日卽條陳時務十二策

天子嘉納下吏部議行中有刺譏守令及銓政事爲

冢宰所不喜遂以公宰蜀富順與鄉紳不協整之于辛未大計

恩旨調

天子又令公回奏公因痛言彼中鄉紳之橫愈觸時清操稜稜臥理不擾無可瑕疵兩臺反以此多公醇悶七載書幣不通僅晉戶部雖拙者之效是不亦剛德之徵乎一躋于時宰而不悔再躋于蜀紳而不悔上受

其真二集

卷之二十一

八星館

九重特達之知惟刻意潔脩撫養黎元不肯以結納微恩躡臚此謂之不屑焉可謂之進取焉可謂之無慾焉可易曰確乎不可拔乾乾因時而惕皆所以學剛而公庶幾知此乎今天下賦日增民日貧益日熾綜覈吏治以錢糧爲殿最則戶部考成權重于吏部四方用兵庚登之呼攢者仰屋則戶部府怨責重于他部在外禁火耗在內禁苞苴而昧

敘之敗日聞則戶部處膏不潤其風勵倡率道宜  
先于文武此非以無慾之心亢不屑之趣而抱進  
取有爲之才者居之必不能勝任而愉快今日得  
公居戶部正左宜右有之會從此而轉銓秉軸正  
百官而慮四方竹帛鐘鼎

子所倚毗海內所期望者固未艾也昔朱晦庵云  
英氣害道而王陽明亦云其初進安邊十二策殊  
覺英氣然英氣與剛德不同亢而悔者涉英氣確  
而惕者純乎剛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  
之仁以行之皆所以自強不息磨厲吾剛而足爲  
公勗也劉薦叔連其玉諸君子皆飲公德而率其  
邑之士民矢去思者咸曰善哉遂書之以贈公行

卷之二

二十七

入庫集

送陶聖洋督學鐫級歸楚序

楚黃聖洋陶先生素以直節聞其督吾閩學政三  
年秉公衡文簡勁不阿當路無所掣其權縉紳莫  
得窺其意掌中失以教子弟否則威之而有其青  
能使良士蹶瞿罷士無伍而申功令者瑕疵一二  
試牘先生遂爲法受過怡然就道多士皇皇如離  
帖恃縉紳中至有欲誦先生而不敢者隱可知已  
或曰非衡文有爽時局尚通先生以執賈罪是爲

卷之二

二十八

水犀集

過嚴或曰裁器宜刻不妨誅事外寒怨咎先生柰  
何輕已官而重士氣是又爲過寬之變曰師嚴然  
後道尊而書稱敬敷五教在寬寬嚴不互用哉日  
敬敷之敬固至嚴侯明捷記欲並生耳未聞以士  
類供喜怒也我國家罷詩賦而專經術其制科  
取士廢唐宋延譽薦舉諸競竇而專糊名豈不公  
無私乎若文有奇正士有過否而衡文者之心力  
與其責任則一公焉盡之矣勉無所求矣勿論知



先生者謂先生公卽蜚先生者有舊公暗公之謚而終不能泯先生之一公嗟夫 昭代同文聖學無二而別有婁東復社之壇坫號令奔走天下其言誠淫邪道怪異縱恣先生獨用楚風扶闢學從先進不較舊乎夔待罪吳門側聞緒論曰吾縉紳子弟不事考德而徼 朝廷之座爵何至絜才而艱督學之高等又曰人生富貴適志耳仕途湏以鏡花水月行之何用認真刻苦先生獨抑貴游而

集 卷之二

卷之二

八

錄寒峻彼識時者明此棄苑集枯不較暗乎然則焚椒蘭者所以揚其芬烈伐鐘鼓者所以發其音聲先生之公愈章是蜚先生乃誦先生于先生無害也吾郡馬還初給諫語夔屈指從前督學無如先生公其某公最尚通官亦弗達夫恩濫則人反不德骨柔則任必不勝君子籌之熟矣升沉有天命予奪皆

主恩劉華容吳獻臣非先生鄉乎百折不回大就如

彼先生斬馬鐔級耳

聖天子方思勁直任事之臣以消偏黨頗側先生夙夜在公精意所裡用未艾也噫先生之式士與士之繫心先生皆以公卽 朝廷初用先生造士終大用先生進退人才亦皆以公公未有負于國未

集 卷之二

卷之二

八

許穉旋參軍公祖壽序

雲間多君子顯人其兄弟濟美競興可繼古之二  
陸者則許氏稱首伯曰給諫霞城仲曰參軍穉旋  
或直節名臣或雅才時彥上天篤生申甫之意真  
有爲也予既退處里居效徐孺子不談國事霞城  
亦落第歸山川睽隔徒煙心期幸穉旋公來佐  
閩藩穉彬質有其文當事以公才署吾漳長泰  
左軍右有首接揭光粥粥自下鋒芒合粹其視霞  
城則蘇子由之于子瞻間也方公攝總捕時吾里  
中大寇倖發率水上殘兵合臺江奸人或假官符  
導從或假移居鼓吹或假文儒課歸呵開欄柵遂  
肆火械旬月驚擾莫可誰何公密召素知盜情之  
陳雲委以腹心授以方畧不數日大盜盡得至今  
安堵蓋公擒盜用間不于其聚而于其散合古兵  
法以慈祥愷弟之心而行趙廣漢尹翁歸之事尤  
難也閩醴政弊極困關之私鹽充斥妨正課滯正

幫當事以公署分司至則捐索募工造浮橋新船  
十四隻以足舊額二十四隻之數添橋夫二十四  
名以遷伺馬私販稍戢故事閩鹽新舊引一百八  
十六封七萬五千道三年分銷計歲行鹽五百幫  
期七十二日宜銷引二萬五千道而奸商自爲私  
販一切支鹽上倉出包銷剪不如期歲僅行二封  
猾者借憑公完課之名搭幫凌次故積引至于五  
六年不銷新舊交構公條陳首禁搭幫列行鹽十  
五縣之引目按季僉解水客若干依期赴關照額  
承買季終各縣將銷過引目赴分司查對彙報院  
道考成殿最疏通積弊出于代庖當事趙之商  
德之宜其值公覽揆請予文以祝遐齡也自昔唐  
虞以聖人之才終身專治一官孔子不敢忽委吏  
乘田考亭先著聲常平提舉精神所到大業生焉  
後世有傳舍其官之心方在事而躬已僂然如不  
終日安享祿位名壽之必得也如公之捕盜行鹽

暫展一班條理已燦然精神已完固

聖主方破格用人倘以公施之天下垂之後世其遠  
大當何如也公高堂有壽母聞吾閩誦祝之言必  
色喜曰霞城難爲兄釋旋難爲弟

天子異日璽書賜冠帔如蔡君謨故事忠孝盛名人  
倫樂事盡盡在雲間許氏矣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董見龍老師八十壽序

吾師董見龍先生倡道海濱其學以達天爲主以  
不私已不欺人爲體以濟世安民各得其所爲用  
深有得于格物脩身誠明合一之宗其宦蹟自學  
博士敷歷戶銓常伯廷尉同卿人中丞少司空皆  
忠孝節義文章經濟赫赫耳日光于史冊不可勝  
述天下無問知與不知皆曰先生聖之任也先生  
安插遼民所全活以億萬計志在救民雖危疑不  
恤使屯田之策得竟行于西北疏濬引通淮鹽之  
法得竟行于東南國可富疆奴可殄滅不至所在  
加賦困窮流寇猖獗爲腹心根本之患也而奸人  
與權璫合螫先生實大奉先生以山水優游之樂  
而先生憂民之志終不衰家居海上日進此儔儻  
悴者問之苦心焦思必出諸湯火而後快其大者  
壺江大石館頭定海北茭竒達六漚先被南路奸  
商巧派爲幫接盤硬販抑勒民貴買其鹽至于斷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爛魚網賣膏妻子加以兵哨看航諸害民不聊生  
先生建議散紂復課課一定則海上自產之鹽爲  
漁民自醃之用鹽悉官鹽而認課比于商紂歲反  
增三分之二益國利民其功無算所全活又以億  
萬計屬海寇內訌先生間節衣損食鬻田鳩金多  
方爲海濱造土堡築鏡城敵臺使鄉村有臂指之  
援而省城獲鎖鑰之固其家居十餘載精神無息  
不與民同患無息不與天相通登年八十虛明洞

集

卷之二

八尺館

達壽考且寧望之有嬰兒之色凡侍立先生者恍  
如身在黃唐虞夏間也仲春哉生明覽揆之辰六  
鴻海民感恩上壽命夔申祝夫斯民誰毀誰譽王  
道不怨不庸先生饑溺繇已痼瘵乃身道如是學  
如是此之謂自慊耳初何心于人之我德乎必人  
人我德則畏壘尸祝桑唐楚之所不悅也而奚足  
以稱先生哉然伊尹以不克俾厥后爲堯舜愧若  
撻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周公誥君奭首述伊尹

格于皇天而期奭以天壽平格又兢兢慮最不及  
者造德不降鳴鳳不聞矧有能格夫平而後能格  
天格天而後爲天之所壽天眷下民視聽不爽召  
好去惡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此亦王道之至平  
無奇者尹之所以格乃尹之所以任而周公之所  
以相勗也後千百年而有先生起而任之格之此  
亦何間于仕與隱久與暫哉而後之學者區區歸  
廉隅騰口說聚徒衆炫聲名分門立戶伐異黨同

集

卷之二

八尺館

其心純乎人欲其學主乎欺世視紀綱敗壞夷夏  
交梓生民塗炭不足以動其愧恥之一二母論進  
退皆爲民害是不亦聖之所聖而天之所繫乎如  
先生者砥柱中流多歷久視隨其所居皆作民依  
蓋斯人有怙恃而吾徒有依歸 朝廷苟復用先  
生則以伊尹格天之學合于呂望遇主之年未老  
也卽不然而脩月告存日有秩期願珍從之典實  
天所以逸先生而介之景福矣先生汲引後進有

一善惟恐其不彰變受學之初卽教以達天其誹  
譽得失之際相照也吾斯未信今隨先生偕隱矣  
用行舍藏未敢謂庶幾有是第以不離左右爲樂  
其以天壽申祝蓋不特及門之志沿海之志抑亦  
斯世之志也

三集

卷之二

八居館

吳慎旃太史封翁省予暨母胡太君雙壽序  
代李元居給諫

漢史稱萬石君家不言躬行以孝友聞諸儒皆以  
爲不及石建旣貴猶爲親澣滌滌建老白首萬石  
君尚無恙張酺位三公二親皆齊壽天子令公卿  
羅拜其門是二者皆人倫之選也而難其兼今太  
史吳慎旃先生班侍從日夕論思取姬公制作佐  
王上致太平文質彬彬非萬石輩可比然予每從慎

三集

卷之二

八居館

旃遊因叩其家學世德所自知太翁省予公天性  
孝友重然諾急知交囊至不留一錢又未嘗一日  
辭家貧標期廓落務持直絕而無藏覆多賢豪交  
而獨不喜近富人德教漸于鄉邦月旦推之太母  
胡老夫人齊德偕孝白首相莊身操作以恪賓祭  
翁之不治家人生涯實母力也曉暢經書大義口  
授慎旃最以聖賢雖長且貴稍不當猶嚴督不懈  
其培植之厚訓迪之深造慎旃以頑 國家有以

也慎旃奉山陰名世隸籍京畿文行為四方指正  
二親咸視養焉辛未成進士而太翁奉其祖母諱  
南還廬墓孺慕不衰遂徜徉會稽山水足不至公  
庭有司憲德乞言焉今歲大比予奉

命副慎旃較閩閩五月二十一日拜太夫人壽而並

出都慎旃急王程雖過里門不敢入省覲涖闕矢  
公矢慎放榜所得皆奇士而文能復古才可經世  
則慎旃品藻功多歸途道浙越而十月十八日值

卷之二

卷之二

太翁

太翁誕辰蓋壽登七十餘矣謹旃得以展綵服稱  
觴而予亦率諸門士之計偕者升堂而拜是役也  
惟

天子使衣冠之會豈後張酺宅哉多士以予一日長  
屬先捧觴擇言翁遂巡避席曰奴虜匪茹 朝廷  
方徵師用武臣子不遑故處予老矣徒抱恥鳴轂  
敢私飲食衍衍爲敬不舉公之觴夢展再拜而進  
日向知公之孝今乃知翁之忠也夫段干瀋國寧

必居位燭武退師豈出方剛鬻熊年九十自稱曰

使臣補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

王師之衛武公耄而作詩猶兢兢于脩爾車馬予

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桡何壯也翁齒尚遜

于鬻熊衛武其善著書不下鬻子二十二篇酒德

比鄭玄過石精明庶幾衛武溫齊聖夫詢茲黃髮

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慎旃爲國得

人龍蒸豹變我翁又面命耳提之其忠義謀猷當

卷之二

卷之二

太翁

愈奮勵卽明哲如太母亦樂知狐趙皆卿材也此  
可以報

天子矣翁曰善吾當累糧躍馬偕吾兒及諸君子入

京公其

我見

天子上太平方畧敬舉公之觴門士遂書之以爲壽

霞陽伍先生拂衣錄序

功名之際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聖人也可爲則爲不可爲卽不爲者豪傑也至于尚可爲而不爲則豪傑之意更難識矣予嘗怪太史公不以張孟談范蠡合傳而僅附之趙越二世家夫張孟談既滅智伯強趙遂退耕負親之丘及韓魏齊楚謀趙乃行其妻子于四國以敗其謀范蠡既滅吳霸越遂泛湖浮海然居齊齊重居陶陶重咸致富而

卷之二

四一

木犀館

機妙畧以區區彈丸之地兵饒薦臻而所用者不過七約鄉兵及千長李大章約正王應紳鄭佐禮表田諸生甘承謨輩耳先生知賊黨有表穗者可誘而閒知賊有兩窟一在東塘隸龍門難剿一在探坊隸平界易致遂從下苕屯高嶺皆搜捕縱火逼六滿遁逃于探坊命諸生甘承謨率二十餘人扮商賈以訪之李士章等大兵繼進不旬月果生擒魯六滿而巨寇平兩臺乃爲先生敘奇功膺不次之擢而先生以勤勞事樂餌且童烏感愴遂堅乞拂衣上下交留章凡六上不得已姑從先生爲請遂志

卷之二

四二

木犀館

上允以志赴補破格起用古之善居功者或以辭盈避忌或以推善讓能或以平生所欲爲旣快卽止卑者曰鳥盡弓藏高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無以加矣先生發矍建奇非盈也上下相信無嫌也報國孤忠與經綸大業未竟也而遽飄然高

陷人莫能測識此其去就之迹視張孟談范蠡二  
君子不更奇乎夫干越之器芒寒五色光逼二曜  
匣而藏之其用無窮非鉛刀一割而不可再試也  
方今東西虜未滅中原流寇未靖卽海氛時時竊  
發無才肯求進固難有才者求退實不易先生功  
見名著恐非高臥自適之時矣予不才驚歎雖伏  
固宜而先生乃謂其不趨時耽祿誤收同調千里  
問序夫同其趣而不同其所以退人其謂我何書  
之此亦以明先生之高也

卷之二

四三

大星館

旗陽林三先生詩集序

吾郡之世並正卿代多才德者莫如林同時有東  
西南北林之號其居水西旗山稱西林則太守贈  
司空人端公司徒肖峯公司空碧麓公三先生是  
也夔爲童子已知四林官爵勲業心艷之先君子  
與司空公同籍夔年十二頗能文司空公爲少女  
擇壻才夔不鄙庶孽遂許委禽并授史記焉而司  
空公卽以是年從田間起爲粵東憲副數歷至九  
葉卓二集 卷之二 四四 大星館  
列又二十餘載夔尚困諸生無從追隨請益然自  
人瑞司徒皆工詩與司空之外祖鄉鄰之先生齊  
名夔祖父言詩亟稱數君子故夔困而知詩獨司  
空公處以治心性命出則殫力經濟不以筆墨見  
及萬曆戊午公懸車夔始執侍四載問公著述大  
旨公曰凡著書立言不得志于時所爲耳人才難  
兼精神有限且各固造物所忌也夔服格言又心  
知公未弱冠已博極群書下筆驚人公終若虛若



無間曰少時專力漢書一部及佛書五燈法苑二種皆自作小楷詮釋評次自謂超出諸家上朝夕自隨不幸遭頑火後追作難及矣以此終莫能窺其著述公沒既久其孫遵默孝廉君始從鑰篋中發而梓之如龍甲鳳毛奇秘希有于是司空之詩遂與人瑞司徒一脉鼎足凡夔數十年間堅請而不可得者今既快其及見又歎其出之遲傳之少也若司空公真無意於名孝廉君真能述厥述者

卷之二

卷之二

八

矣古之君子處功名之際皆恬然弗居故福祚既流于子孫精神卒傳于後世易曰脩詞立誠子曰以約鮮失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而況詩聲一途最難靡競勝之會乎三先生之行誼事業已表表不具論矣卽其詩風骨高入漢魏次亦選體初盛宇內自有定評而夔獨于司空公之恬淡高介生平不輕作一事輕出一語深取以爲立德立功立言之法以其所親見若此則其先世所

見者何如也噫有童穉受知今復蹇蹶回思司空公初以風節林居十五載足不出戶坐破蒲團推剛爲柔無施不可夔負公訓多哉遵默追琢金玉幼爲司空公所器其尊甫爾錫公積行累仁有劉愷丁馮之節家學光大鍾于是矣昔漢詩首韋孟其子孫肅賢韋玄成繼美致位卿相唐之蘇瓌蘇頲亦庶幾焉進而求之則周魯之圃風閔泮召康穆之卷阿黍苗江漢遵默余德友也將厚望之不

卷之二

卷之二

八

專專言詩殆可與言詩矣

陳日觀先生詩序

吾藤山有先儒曰吳聞過者繼程朱之學恥仕元  
傳道于王孟陽勵其父子幾忠用是里中多哲人  
國初總憲陳叔振公爲清正名臣日觀先生蓋總  
憲之裔也始襲童穉卽知先生爲學有法心師之  
萬曆壬寅方總角先生與夔先君子及父友陳振  
狂先師鄭元升遊梅塢中夔得侍杯杓筆硯時先  
生貌偉哲又披白鶴氅映照花香飲數斗不亂望  
之若玉山命夔回梅花圖而題咏其上幾不減西  
園雅集焉癸卯先生賞夔蘭牘以爲宜第一而不  
果旣而先生官九江吾友盧坤復偕在署夔寄詩  
有霸氣餘英布地玄風猶接遠公廬之句先生  
又擊節而寄夔以所刻陶靖節集蘇黃歸去來詞  
狄梁公碑及先生歸里夔與其令子太朴同盟課  
統每每以詩文相質正不旋踵而先君子與先生  
相繼卽世二十年間文章之變風俗之更與夫是

卷之二

卷之二

不居館

非得喪之致不得起九原而問然使先生反見必

洞心駭目悲其去古之日遠也嗟乎先生遠矣獨

其詩在耳溫柔敦厚之旨旣深得風雅之宗讀先

生詩如見其與先君子倡和音容汲引後人不倦

至意蓋不勝存亡之痛知己之感焉詩曰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今吾里中如先生數姓皆三百年

不易宅子孫清門事詩書平居交游咸道誼相規

憂患相恤膜臘齒讓不以枯苑殊態出則砥礪名

卷之二

卷之二

不居館

節困窮不悔如陳元愷諸君子皆可以廉頑立懦

蓋先輩學問之教執持之久感發之深視彼炎炎

偷薄喜敗惡成倏忽轉受興哀貽笑者真不以彼

易此也門吾鄉先生之名與言行亦可以風矣

顧侶鷗在妓集序

漢興自蕭曹起家祿史而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  
尊薛宣之流咸功名奕奕史載韓延壽議罰騎吏  
後至者門卒當車引孝經明騎吏以敬父見罰爲  
虧化延壽謝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書生聞延壽  
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  
如此然予歎卒之奇惜史逸其名也理吳三載所  
接人才不可勝數一日太守史念冲造堂落成徵

棄草二集

卷之二

八尾館

名予摘韋蘇州宴寢凝清香之句命曰宴香陳眉  
公曰不如凝清合麗而從廉耳史公索韋全詩予  
無舍本理廳一晝日史在傍應曰家有宋刻史公  
亟取觀之大喜問其名則顧復字侶鷗也本儒生  
治舉業不售父爲史年老退休代傭取直養親而  
已非其好也而史公命誦韋詩琅琅舉止都雅一  
座改觀吏治體嚴官與史無倡和侶鷗方職筆漕  
數勞劇多病適同儕有奸人忌侶鷗才匿名中傷

無所得卽撫取呈韋詩一節誣侶鷗以書籍餽予  
又文湛持陳芝臺二先生索予詩畫予以侶鷗知  
風雅于衆中給直命市綾幅匿名者又誣侶鷗以  
綾絹餽予後跡得奸人爲陸世傑獄旣成侶鷗慨  
然嘆曰七各有志吾安能鬱鬱與雞鶩爭食自觸  
雉羅哉堅辭而去咏詩于山水之間踰年而予亦  
因事順心奉

卽再出仍以病乞身將母不幸又居廬毀瘠侶鷗偕

棄草二集

卷之二

八尾館

其詩友王雙鳬踰峻嶺下危灘遠來吊問以師生  
禮見出所著在妓集生平耿介孤狷夷然不屑之  
韻具見于此宜所如不合終困且貧讀咏李斯終  
篇常嗟厠中鼠自處已云非之句幾與騏驎伏櫪  
壯士暮年共擊碎唾壺也 朝廷方破常格蒐異  
才侶鷗安知不爲陶魯况鍾蔚能諸人與漢才匹  
乎然功名一途終非傲骨可任吾知侶鷗之無意  
于人世矣遇山川之奇輒留連不忍去以親老未

能割情遁跡計武夷太姥諸山掃白雲以待子矣  
予有禪友曰空生青林越山曹源皆久脩大乘了  
悟無生予往依焉侶鷗能從我遊乎處世皆在簞  
舫用豈得失于胸中矣

棄草二集

卷之二  
五一

木犀館

王雙鳧先生瓢憎集序

古今詩人之窮陶靖節至于饑來驅我去叩門拙  
言辭杜子美至于諸家憶所歷一飯跡輒掃予嘗  
怪蕭鄴侯韓淮陰皆人傑也並在微時鄴侯卽能  
佐給漢祖起事淮陰乃寄食漂母豈命然乎抑才  
殊乎涉世愈深拙宦愈困謀生愈窘方知嘆一飽  
之無時退之非激語也才有可以衣食千人者有  
不能自給一身者如范少伯蕭鄴侯進亦賸退亦

棄草二集

卷之二  
五二

木犀館

賸如陶靖節杜子美退固窮進亦窮若淮陰者進  
則助興王取天下如反掌退卽窮餓而無所之耳  
嘗以此語人并解兒子之愁饑者未之信也惟禪  
友青林曹源二公近在玄沙夜談鉗鉗予日用工  
夫實告以塵俗間斷二公曰此事不分居山居家  
如以應跡則吾之置一笠一鉢較難于子之養數  
百指也雙鳧王先生吳中之高隱能詩者今貧老  
蕭然僅一身耳具俗好名喜交遊事干謁雖騷人

不免先生絕跡深山結伴落穆卽筆墨才華恥落  
人間供俗賞況可以聲跡求之乎予理興三載未  
識先生之面今退隱矣先生聞閩山川之奇與顧  
侶鷗挾策來遊又以予能安貧知道者過而出瓢  
僧集相示骨適氣雋無窮憊豁刻之相予方始知  
先生而先生已早知予者糲粥莧羹刻燭對咏倍  
相得也先生無所求于人義不苟留真如麟鳳之  
難狎臨別語予曰閩山果奇絕吾子果奇窮子治  
書耳 二集 卷之二 五三 八尺館

一家不足吾治一身不足從此休矣雖然予亦豈  
能治一家者哉昔仲長子光依王無功而無功尚  
有東臯酒田卓契順徒步訪蘇子瞻于海南然未  
聞契順能詩也雙鳬品兼子光契順而音出金石  
雲水響答一時勝事過古人遠矣予既無酒相餉  
又不能如蘇公書歸去來辭以贈其行也聊舉青  
林曹源二公法語焉宇宙大矣無處置王先生一  
瓢當亦無所用愛惜其簡也

閩遊合草序

閩山之奇如武夷三十六峯列峙溪濱每峯皆摩  
天峭起太姥則玲瓏層疊居大海中日月所照化  
爲金碧予四過江則咏三片石曰近天猶特立並  
地不相依差彷彿形似其餘非巖广石室延袤可  
寥則瀑布水簾懸天飛灑從下入多杉篁香草石  
蘆水駁出與怪幻雲烟噴薄千形萬態從上觀曉  
則白綿布地螺髻浮空晝則坡地夬伏如海濤翠  
浪今王雙鳬顧侶鷗所見乃道傍一二猶紀咏清  
絕使盡覽遍述吾知筆端造化閩山之奇當何如  
形似也噫山川所限風氣藏蓄支提有數千年之  
木環若蔚藍斧斤莫施人物乖崖欹倚亦多如之  
二子能數遊乎包靈納秀于胸中毋盡泄吾奇使  
異日有儻忽鑿混沌之咎也

書耳 二集

卷之二 五四

八尺館

賓宇宗兄六十壽序

禮稱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近曹能始觀察爲予言古賢未有不遷居卽如子家濂溪先生道州人遷南康余集生中丞曰是無異蓋孔子已自謂丘東西南北之人耳予深服其說然則局一室而滯一邦皆非男子事也吾宗派之在宋可考者爲右丞相益國文忠公生於廬陵遷於沙縣宅兆尚存子孫猶繁蓋因排權倖而改福建提刑再入相退居十五年號半園老叟意或樂於閩耳今宗兄賓宇其苗裔也賓宇祖居沙縣至高祖遷困溪又遷福郡或寄籍玉融其置跡已異昔文忠公之爲學也謂謙六爻皆吉恕一言可行故處已以謙待物以恕今賓宇布衣耳邑長一舉義士再舉飲賓三舉里正皆堅辭不受何謙也事其兄安宇如父而以其子子之及兄有子而退治養海業富而好行其德

集卷之二

五五

本集

意困窮爲人排難解紛而重厚少文與物無競何恕也文忠公之家學昔以顯而今以隱乃賓宇有子六人皆才且賢隱將爲顯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吾宗其昌乎賓宇今年六十矣從賢遷有無化居中觀天地消息則沙縣與福郡之源流韋布與宰衡之往復總謙吉與恕行之妙用在廟廊則爲祈天永命在山林則爲深根固蒂一而已矣古六十曰耆指使而賓宇操作不懈古六十杖於鄉而賓宇登陟如飛向平婚嫁既畢爲五嶽遊司馬子微陶貞白陳希夷年壽皆不可極天地四方之事固不止功名而在道德矣賓宇聯姻貴族上客盈門凡進壽臧昌熾者不乏詞而予獨稱說恬淡仰合謙恕蓋行葦之義不可同于他人也賓宇曰善哉吾不及此抑起家艱難命諸子載歌幽風以佐弧矢之觴遂爲序

集卷之二

五五

本集

薛慕堂太翁暨元配七十雙壽序

古今以儒術通顯壽考如漢張蒼伏生申公梁丘賀韋孟疏廣受輩指不勝屈蒼明律曆爲計相最貴壽最久孟之子孫皆至宰相然未聞有偕老之賢配也若禮經一家首稱高堂生徐生大小戴徐傳子孫皆不過善爲容戴聖之治行多不法宋儒術獨者朱文公欲以周禮儀禮爲經戴氏爲傳不果我朝以小戴列學宮爲禮家言者固多彬彬然無過于玉巖黃叔陽先生所著日錄其櫛櫛貫穿按圖考義廣大精微往往超越馬瑞臨方陵嚴而上之眞足以補朱子力所未及今又在慕堂先生父子矣先生與黃叔陽同里蓋聖學萃于吾閩而禮經又萃于長溪不可誣也先生初失怙恃卒瘁拮据太母崔同心茹苦其夙興夜寐早服重積多人所不知若夫創闢堂構爰脩宗祠族之貧不能莖者捐賑之邑有與梁之役力任之又爲親屬

卷之二

五七

八星館

閩里排難解紛卓然自立其于禮也匪徒言之實允蹈之使先生見用于世必將釋回增美措正施行旁皇周浹曲得其序惜但抱規矩以匡一鄉也中年傳道于令子當世公庭訓備至果以禮經上公車名滿海內于是薛氏之學始顯其骨力才品文章經濟發先生所未發而與前賢大儒比肩區區徐生父子善爲容不足道也先生與太母登年載德俱過七旬機汜之恭不釋衛武之抑維隅室對鴻光庭趨魯閔侯魯燕喜令妻壽母業身備之禮七十授几杖行糜粥君問則席先生年高于人教殺于子令長式廬後生避席太姥支提杖屨過及夫克已復禮爲乾道乾健也健則不息然則以禮脩身及家平均天下固悠久之理也當世公旦夕上第大用整齊經緯揖讓而治使暴民不作四夷賓服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天下咸稱之曰幸哉有子如此而先生與太母又以期願聿觀厥成

卷之二

五八

八星館

天子晉錫有加。令公卿羅拜于庭。若漢張繡盛事然。則其經術尊矣。福履大矣。夢世習禮。又與當世公。篤國士交。故所以壽其親者。不越禮家言。敢附一觴而進之。

卷之二

卷之二

陳九環先生七十壽序

吾鄉先達多名公鉅人。其以經濟稱者。則林竹田。吳容所。二司馬。戰功炳史冊。馬鍾陽著績司農。歸定條鞭賦法。百世賴之。林南澗爲名總憲。居家卑騎平進。貴之。亂使王文成得以返旆。討寧濠。奠社稷。近者石童溪以監司代中丞計賊。功成受忌。放浪山水。其豁達風流。如東方曼倩。今吾九環先生。又經濟中人豪也。先生髮未燥。受知于邑侯周顯。初與曹能始齊名。時有鄉人持金求伸訟者。先生拒之。其舅氏林止梧已定其品識。不凡。庚子先生得雋。夔始學舉業。讀其文而知其人。先生七田公車。以母祿養急。飽就建安鐸。萬曆丁巳春。夔遊武夷道過先生。其齋頭有雙桂。參天香聞十里。留飲其下。以豪傑相待。賦詩論文。神明奕奕。至今追憶不忘。其時又見先生清隱田。捐瘠瘠以葺學官。直貧士之爲巨室。螯者同官。卓司訓。謁選旅窮先生。



爲制其豪僕自京師身挈之歸又延譽上下俾罷  
去臨別揮涕已而令陽山不鞭朴而樂輸訟簡圖  
空治行冠一時歲庚申徯與僮構先生曰僮吾民  
也有吾在徯敢爾嚴駕詰之徯懼釋僮竄去及署  
英德當水陸衝供張罷民先生行條鞭法出贖緩  
令吏胥具備民獲甦著爲令連州徯起他官畏縮  
先生毅然請署事時我師數潰春耕未畢公帑不  
足先生曰是不煩吾兵且兵有先聲後實遂設伏

葉草二集

卷之二

不居館

而身率數徒卒徒步詣賊壘以禍福始賊皆露  
刃張弩以待見先生突至驚愕激發羅拜乞降其  
部落軍寨馬箭者素驕悍欲求魚鹽菽麥若干勸  
牛若干頭先生陽許之以散其黨俟春耕畢遂令  
茶師勦之徯人藏焉連州安堵秩滿晉貳辰州守  
出偏沅抵鱷魚堡苗賊吳老化率部落攻堡南門  
求請先生歸先生口遇賊而退是無勇也且賊尾  
以待之不如急趨東門守者盡空先生親督

婦子負石登陴僅簡壯士十餘人設伏賊聞先生  
從東入分其師攻東門先生發伏殺吳老化餘遂  
懼而散安曾亂黔朝廷用兵先生所治正黔咽  
喉水陸飛輓多停朽不可問先生請兩臺檄下籤  
楊分三等上運入黔中給軍所下以飼畜清積米  
七千餘石當事器之令前戰功上最議補黔中鈐  
轄之任適陽山有寶陽墩舊傳鑛穴

廟時開一開採而罷奸商以二千金賄貴人請復

葉草二集

卷之二

不居館

間兩臺下其議縣從吏之先生曰此禍吾民也力  
持不可貴人以利害要說先生屹不動且誓棄官  
以全民議竟寢貴人領之謀下石而先生見幾拂  
衣居數歲母林太夫人以壽終有

復用先生先生曰子欲養而親不存君雖知而貴  
人側目安能俯仰不知已取詆厲哉杜門課子及  
壻蓋其子庶咸最賢而壻林用始卽竹田司馬之  
裔皆能文有以發先生之意性喜飲今登年七十

精明強固文酒之會大斗不亂卒度卒獲直得全  
于天永錫難老者夔膏與董見龍師持論謂人材  
在經濟最難經濟而壽考尤難蓋理學易託虛談  
文章各隨資筆節義遭逢不得已之數獨經濟必  
具真才真識真膽而出爲實用實事實功不可虛  
僞假借自古立功造事之人其精神耗于履險運  
奇夙夜櫛沐加以齟齬拂鬱所傷實多卽諸葛孔  
明猶蹈之若范少伯張子房郭令公李長源蓋百  
集草二集 卷之二 木犀館  
不得一焉然古今稱長生久視必首黃老黃帝十  
歲而開物成務兵法至役鬼神駕鳥獸智亦勞矣  
百餘歲猶鑄鼎乘龍太公望八十遇王革商興周  
封齊復相迄無休息百餘歲猶鑄山煮海豈獨其  
數過人哉蓋黃帝有崧崗之訪太公有敬義之學  
此天所不能違也今先生爲治王十不擾民用兵  
以寡擊衆出奇制勝急流勇退逍遙無爲考其始  
終本末覺竹田容所鍾陽南澗董溪諸君子不得

擅美于前恨名位既不配德而先生更杜德機重  
襲自晦真學黃帝太公之學壽黃帝太公之壽是  
先生所取于天與天所以厚先生者自有在而留  
竹田諸君子事業以待後人不專爲一身鍾鼎竹  
帛起見也用始兄與夔同師見龍者謂夔知先生  
最深徵文爲壽夫以先生之才德獨令失時不得  
志如夔者颺言而先生反色喜焉則其襟度過人  
遠矣若經濟壽考真足爲楷式後之人知學先生  
集草二集 卷之二 木犀館  
庶知吾郡有人而夔言不謬也

潘養所隱君七十壽序

朱晦庵夫子始入閩也避地于海濱之台北里象洋間題躍龍津得月潭于其地巖石至今筆畫古勁如生吾師董見龍先生率及門郭復之鄭子充潛世會潘道駿諸子建祠其地以祀晦庵春秋釋奠講學焉二潘居象山之麓固晦庵過化存神之地其尊甫養所隱君又日以考亭之學力行諸已內教其子外化其鄉宜海濱才彥之美風俗之淳

卷之二

六五

不居館

異于他處也隱君登年七十聰明強固壽考且寧鄭子充語夔曰隱君七歲喪母連事三繼母如一父晚得風痺朝夕扶持衣不解帶其叔母貧而無子衣食殯塋之自伯叔兄弟及宗族咸賴以舉火或爲之任婚喪償夙負解紛難又損貲以脩族譜飭祀典使潘氏爲望族復比于陽節則隱君力也辛酉歲薦饑隱君出粟以爲其地義倉躬攢役繁苦三十年毫無所取於人暇則疏溝砌塗掩骼埋

嚮不使人知子孫之師若友禮遇特降其以非意

相加者鞠躬引咎而已居恒惟以種德勸學廣量

保身爲務先字曰德敬後更曰養所蓋其志也子

能一言爲之壽乎夔曰美哉洪範嚮用五福而先

敬用五事孟子善知言養氣而生于集義夫舉貌

言視聽思而一于敬舉剛大塞天地配道義而善

養之方不過持其志無暴其氣夫敬義立而德不

孤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君子之養蓋在敬君子之

敬又在養君子之敬養也終身焉矣敬之體至于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之方至于勿正勿忘勿助

長微乎其微不可以聲色求不可以魄力當世儒

無着手處遂以一念不起歸之禪以調息止觀歸

之玄而甘心爲文章事功之儒其弊爲利欲爲明

黨貽禍於世此有志之士所以卓然反其本于是

主敬必不愧屋漏養氣必距邪說敬勝怠則吉怠

勝敬則凶邪氣不息正氣不著自堯舜至考亭自

考亭至今日士所以養其身君所以養萬民天地所以養萬物不外是也今隱君始稱德敬繼稱養所其于聖賢之學已見其大端其于帝王深敬德祈天永命之道雖未行之國而已行之身其子若孫紹明闡繹內以父爲師進而考亭又進而洙泗使孔孟主敬養氣之傳興起不墜一旦出而用世以致知慎獨者上不欺天子下不欺庶民以浩然無害者兼夷狄距誑救民于水火之中造士下

壽考 二集

卷之二  
六七

不虛信

陷溺之後其爲隱君之壽蓋在此矣其他引養引恬之說固隱君所鄙夷而不屑卽祝嘏祝噎備三老五更近天子之光又隱君敬養中所自有而無事于尊高其詞也

### 陳母鄭太君壽章

陳聖謀之節母鄭太君年三十五而寡今壽六十有二聖謀之友周之夔爲稱觴擇言曰古稱婦德無非無儀似不以才顯然孟母陶母魯敬姜杜太姬輩成子令名皆以母任父具聖賢之才者鄭太君相夫勤事舅姑孝稱未亡人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德至矣聖謀時諶六齡兄弟皆穉太君見聖謀頽策必成日課誦以百數聖謀之文雄奇奧博名

壽章 二集

卷之二  
六八

不虛信

布儔輩淵源奚自哉尤有異者方其大父庚戌徙居海濱不十日太母泣曰此沮洳鄙陋非吾兒就學地力請遷會城親師取友不移時海寇內訌得免逃竄甲寅大饑福唐僉穰太君令聖謀之兄鴻韜載稻往糶飭平價先自極貧糴少者始民得安堵勿論教子卽其幾先之哲弭變之畧遠矣天下多故賴才以濟

天子方求不世出之士以廓清救寧聖謀本受成母

教者報主弗釋薦加竹帛昭灼其爲母壽大矣易  
晉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太君  
與聖謀憂勤惕厲以有今日異日錫馬三接夔之  
祝固未艾也

荅東阜二集

卷之二  
六九

木犀館

董元夫時文序論格物之學

董元夫將遊南雍梓其所作時文行世問序于夔  
蓋昔李漢序呂黎文首日文者貫道之器先儒非  
之謂道能貫文而文不能貫道然道虎器也必有  
一焉以貫之此其說實始于夫子惜李漢僅以文  
當之耳古今論文或以氣爲主或以格爲主或以  
意爲主獨子瞻所云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爲文  
不可勝用一語爲得文家不傳之秘蓋文也而進  
乎道矣是物何物乎元夫爲吾師見龍先生之作  
家學淵源獨不見其所著大學中庸畧乎其文確  
其道該獨格物一義尚引而不發夔以爲大學所  
格之物非他物也身之視聽飲食爲物莫大焉至  
于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不格之  
過也致知在格物者格其視何以見聽何以聞食  
何以知味格此之謂知本此物一格物物了然而  
后知至意誠心正身脩于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無

荅東阜二集

卷之二  
七十一

木犀館

難事矣凡謂之物者不必皆外物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禮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詩與禮之所謂物卽大學之所謂物皆卽吾身而示之也晦菴釋之以窮理反涉義外陽明釋之以格其非心又屬對治皆非聖人絕頂之學其子知本意義毫釐千里矣丁丑寒夜與劉薦叔侍坐師次拈此質疑劉子曰子之言物是矣子之言格以何爲義慶曰大學首章言格物而末章言絜矩矩之爲物方也格所以定方之器不離乎格尺格式之格故渾天至大一格尺可量制器尚象一格式可就吾身視聽飲食之物必有定則賢知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皆非至善皆不可以明德親民而治天下國家故大學始事在先格此一物無他格其孰爲至善而尺寸釐毫不使差謬於止知其所止而仁敬孝慈信一以貫之矣夫反諸身曰格物舉而措諸天下曰絜矩無二道也視聽飲食了了

集章二集

卷之二

木犀館

常知則一物如是物物皆如是卽格卽絜也上下左右前後所惡勿施隨處不昧則物各止其所物而不物于物卽絜卽格也以矩明物以絜明格無餘事矣劉子曰子言辨矣然以格尺格式之義施于視聽飲食不亦拘乎且格物在致知誠意正心以上精微之格經明言定靜安慮豈有定靜安慮境界可施格尺格式乎斯義未安慶曰大學曾子所述而曾子魯者也其學力從忠恕入門從三

集章二集

卷之二

木犀館

從人之已已卽物也。物則一毫未安則已必不克。胸中已見一毫未化則物亦必不格。故愚妄以爲顏之克已曾之格物無二道也。絜矩而天下平復禮而天下歸仁無二道也。克已之目在乎視聽言動則格物之目亦在乎視聽飲食無二道也。夫是之謂一以貫之也。劉子曰子于和會聖賢似矣。然格物一義在致知誠意正心以上吾終疑之。從古聖賢亦安有心已正意已誠知已致而獨物

藝齋二集

卷之二  
七三

木居館

不格者乎故從來謂格物特虛立之名不了之義子何獨信其如是幸舉一聖人之格物者以明之。夔曰大學之格物原以止至善至善不過孝弟慈。曾子孝者也顏淵學舜者也姑以舜孝言之舜之事瞽瞍也可謂其心不正其意不誠其知不致乎心正矣意誠矣知致矣何以瞽瞍尚不悅蓋瞽瞍身有侯封象欲殺舜以奪之舜初但知求之于職未蓋但知求之親心未順號泣旻天窮人無歸究

竟此一物果安在哉及至焚廬浚井萬死一生入官一見灼破病源惟茲臣庶汝其予治一言遂使傲弟變嗔爲喜父母亦允若此處方是物格知至底豫而天下化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破竹之勢也使舜微見已爲孝微見象爲傲前無號泣之誠求後無臣庶之絜矩所謂已見未化物則未安欲帥天下以仁其可得乎吾爲之說曰欲致孝之知在格孝之物聽于無聲在聽處格也視于無形在視

棄章二集

卷之二  
七四

木居館

處格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在愛敬處格也物格而后知至天下無難事矣此格物所以在正心誠意致知之上爲衆本之本確然無疑也。劉子曰善哉從舜孝論大學從孟子于田數章得格物之義殊快人意。憶丙辰丁巳間與元夫孟溪讀書論文日提醒此事而二十年間困心衡慮皆向外馳求負君親而愧聖賢思之渾身汗下元夫將本家學以用世者能使是物了然于

心乎豈但文不可勝用哉書以遺之亦祈海內共  
望吾師友之學不專在文章事功也已

集  
卷之二

七五

六庫館

家姪子羨時文序

吾姪子羨始生而先人豫識其奇長擅文名試輒  
高等癸酉闈中爲郭宇山趙玉淑二公合取第一  
因二公愛才太篤批語太長主試遂異意丙子闈  
牘出予甚奇之即童見龍先生亦許應第一而不  
售益刻苦讀書其爲文也每置身于聖賢問答之  
外求所以立言之意恥作填詞及依文解義法有  
時不持寸鐵有時萬騎齊驅同儕多稱之抑予有  
感焉先祖早年專攻許石城十六藝文便到家薛  
方山讚作會元先君宗尚昆湖會闈亦兩擬元予  
不才思補祖父之遺爲諸生時韓求仲見吾文向  
章西生言曰海內後進可元者三人憂長卿曹允  
大周章甫獨允大符其言自念三世皆學元而不  
遂兒輩多思爲必售之業則元家衣鉢子羨能無  
意乎同年俞彥直語予雲間董玄宰張瀛海張侗  
初三人皆欲作元侗初甲辰以闈牘質陶石簣但

集  
卷之二

七六

木犀館



許以必售意甚恨及放榜問所以失元之故石簣  
曰失在精工伺初汗決重裴恨心遂無影響予辛  
未首題本意謂事悅上下先後正反之勢不宜作  
一倒語并不容一對語而未路力竭徑犯手時自  
知與伺初同病蓋茲道之難至此近來元宗寥寥  
才情及別派友得之私謂許子遜而下終以韓求  
仲曹允大爲正宗振衰起敝今又有吳行若此于  
時論不合于元法合子美試與同志商之然許敬  
書直 二集 卷之二 木犀館

庵語人曰文字打破第一關決可造命袁子凡舉  
而歸之脩善行積陰功二公益深遠矣

卓伯良年兄香山草集序

吾閩福唐多名勝產異人如黃藥石竹福廬瑞巖  
及濱海諸巖壑難以枚舉而卓伯良香山讀書地  
其一也伯良爲予同選第一人今北行春秋兩榜  
應當不落第二生平磊落大節亦難以枚舉若文  
章之奇雋襲微重妙出天入淵恐香山泉石花木  
未能點綴其萬一也今歲居屋被海寇焚蕩一空  
伯良無愠容昔陽明先生將撫南贛出都王晉溪  
語諸老曰陽明此行必建大功人問何故晉溪曰  
觸之不動敢以此爲伯良賀記予甲子赴試道會  
稽雲門寺晤湛然禪師語予曰子文工苦矣今當  
取蘇秦張儀范雎蔡澤與人主面陳時勢立談取  
卿相之文讀之彼皆流自胸臆隨機應變無所勦  
襲與吾禪家悟後信手拈來者同也秋闈後晤趙  
儕鶴先師曰子文從外打入若一日不讀書不窮  
理不練習便住脚故售遲然至功成亦能使百

靈吾文從內打出所謂借他家糧草攻他家城池不用多力故少年聯第每誦二師之言耿耿至今敢以此爲伯良勗山中方息心忝究斷諸結習不談文字久矣走筆書此亦率胸臆知伯良相視而笑也

趙則行小題序

童時讀錢鶴灘小題驚爲賦手後見歸震川大題理題亦典制宏博有迴天浴日之勢然後知此道法界無盡書生家會毫紙筆從語脉字脚處生活真尺蠖伸縮耳趙則行生居海上凡日月吐吞烟雲出沒之象決皆盪胸不可遏抑加以沉酣百氏寢食六經家近龍城日侍吾師董崇相先生抵掌千古宜其筆之傲睨凌轢不可以一端盡也邇來社黨與名根熾士之無識者咸束書不觀馳逐依附見用古跡實依題切理之文反喚爲不合時宜及鎖闥白戰丐薦書免黜落倖而詭遇潤色空踈以欺世猶相標榜曰名士名士吾甚羞之讀趙則行文庶幾醒斯人之聾瞶乎贊其小題數種以存鶴灘衣鉢其他適時名世者尚多或與震川相師友可也

讀殷介平湖游明州紀游詩序

童時學詩有尊宿戒勿讀杜只從高岑王孟入心  
甚疑之既而見名人持論謂井不宜作唐詩于是  
一切語錄訓詁方言俚字盡入詩咸自負新體心  
益厭絕然人間感觸應酬率以詩言志嘗于近來  
諸家持中道義最喜吳門王百穀七言律吾閩陳  
白雲五言律剪裁風骨迫真盛唐近更得礪城王  
簡平集其五七言古風疑是古人樂府其七言絕

集草二集

卷之二

木犀館

句直凌太白而上之今讀吳中殷介平詩又與三  
先生相掩映百穀白雲往矣簡平尚在聞徧介絕  
俗而中具風流豪宕之氣介平方精舉子業博達  
康濟將有用于時與簡平異趣然二君子者皆吳  
門人傑就其詩論之皆可自我作古寥寥宇宙知  
我者希冀後人不昧此語耳同在西湖而予以學  
誦佛書于詩不能作一句介平乃信手拈來出風  
入雅明州踏燈竹枝詞感時紀俗殊非苟作者予

未得見簡平介平試以七言絕往質之龍象相蹴  
棒喝交馳後以語我增一快事也

集草二集

卷之二

林啟瑞澹語題辭

童時學詩喜王楊盧駱富麗一法見徐陵玉臺序  
大雷書香艷逸發恨昭明已死不及收入選體當  
使顏謝掩色也文章家動稱太羹玄酒朱絃疏越  
然而清泊一家易于藏拙倘核其富麗則非石崇  
王愷之數尺珊瑚百斛明珠難以鬪勝易曰日新  
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儒行曰不祈多積多文  
以爲富噫豈易言哉吾友林啟瑞博洽多聞錦心  
繡口家無寸儲而筆端五色屢困于時而悠然自  
得多流連風景寄情花月之作夫士有不可測識  
者楊子雲湛心太玄而好沉博絕麗之文宋廣平  
鐵石心腸而梅花賦清麗敵徐庾中峯廣錄白玉  
蟾文集皆藻奪雲漢聲出金石絕無禪衲羽士寂  
寥枯槁之氣此數公者可以位置吾啟瑞而爲酸  
腐針砭寒儉衣履也或曰啟瑞信麗矣何以自命  
澹語乎夔曰山川之蒼翠欲滴也涵雨澹之大庖

雲道二集

卷之二

木犀居

之調和雋永也椒桂澹之絕代佳人以臨去一盼  
不留片語使人澹遠此啟瑞之所爲澹正啟瑞之  
所爲麗也否則以水濟水而不可食野無青草而  
不可爲國吾何取焉友人陳炳萬雅好啟瑞文謀  
梓之予爲簡其題武夷數大篇純六朝初唐者意  
足單行于世其他應酬近體時之所共姑俟外篇  
可也

雲道二集

卷之二

木犀居

林懋禮兼葭集序

予讀詩至小宛谷風兄弟朋友相戒之際而悲焉  
其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曰如集于木如臨于谷  
如履薄冰語孝思也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  
將樂女轉棄予曰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  
思我小怨語交態也古之爲詩非苟也盛則矢鳳  
鳴雖啗孔碩肆<sup>也</sup>之音衰則效蟲飛弋獲職涼善  
背之警其于道德功名憂樂禍福慘慘三致意焉

兼葭集 二集

卷之二  
八五

木犀館

不如是寧不作可耳詩道微交誼薄唱和僅在宴  
游贈送比于篋篋懽娛未畢譏訕隨之遇賄食小  
利害轉盼下石而猶號文壇稱詩社不亦羞乎友  
人林懋禮爲鄉先正林湛玄公之賢子公清介貧  
甚諸子莫能自給懋禮以筆硯所入事長兄如父  
友諸弟有加撫亡弟之子鮮生如已子其姊嫁于  
薛夫亡目瞽僅一甥又爲豪所殺懋禮迎姊養于  
家大節若此人罕知之而才實可用世尚困諸生

酒酣牢落放言觸忌予既媿乏山前明哲猶望懋  
禮以南容白圭惜其太丘道廣爲妄交所累與吾  
少時同病懋禮曰丈夫當以身許人予曰世無嚴  
遂燕丹安可輕作荊軻聶政乎懋禮詩文才名籍  
甚身日困窮鬻書鬻屋二吟傳者悽愴而交游莫  
能爲之地懋禮方悔壯心思爲挫銳守雌之學兼  
葭伊人果在何方意惟少伯友計然子房師黃石  
耳吾輩不足當之也或譏予曰與斯人遊咎將及

兼葭集 二集

卷之二  
八六

木犀館

予予曰稽阮並狂取禍輕重卽以詩論元白同調  
知己也微之與裴晉公異意而樂天優游其間兩  
相得焉今晉公雅量元白碩交千載如見未聞有  
軒輊也懋禮予顛躓疾病既有同患之誼矣至  
予有過失未嘗不正色相規又况孝友忠信皆我  
師表使旦夕策名清時必以敢言敢爲報國生死  
不二其心者異日視懋禮又將以爲兼葭伊人而  
予竊比于小宛谷風相戒庶幾可幸無罪也

閩督學使者宗師譚公去思碑代

凡同譚公以風紀藻鑑聲聞于朝奉 璽書督吾

閩八郡一州學政三年凡再試之所設施悉如功

令士風文體翕然丕變秩滿遷去踰時而公門士

公車及選人入京者趾相錯予門求文爲公紀石

予方急營田未暇及踰年而閩士之思公者益深

馳書來促文者益切予曰是不可無文矣憶公課

士時予適居里門聞諸生等私相擬曰某負奇其

卷之二

卷之二

八

績學宜庸公鑑惟公辨鑑某某已而皆然士人人

意得方事之殷公嚴局鑰簡厨傳絕郵簡罷恭謁

當途及諸縉紳無敢以聲跡干公者既竣事而予

始以禮一接賓館論文可否之外他無所及予自

分猶耿寡合顧視公執性微相近辭色嚴冷抑又

過之予惟今時風尚之弊學者以空幻爲高司衡

者以通脫爲大謂用六經史漢語爲填實謂讀綱

目衍義及 本朝憲章典故諸書爲不急初場謂

韓歐文體爲板調程朱傳註爲拘謂朱儒性理語

錄皆爲迂爲腐一切棄去頽墜廢散莫可摸索于

是立身則賤簡桮而貴放達講學則畏實踐而喜

頓悟作文則畧丰骨而尚機鋒甚至糊名射覆之

際遇有奇調古字及博綜世故者反疑其爲淹積

擯棄弗錄惟汲汲于掇拾餽飮翻弄尖新者利其

年力英強收爲後勁上下相爲鍼茶響谷若此安

望平居之有實心實學富官之有實品實政也今

卷之二

卷之二

八

公之論文以博瞻雅醇沉厚奇奧者爲最寧蹠實

無蹈虛寧真誦讀無僞名理寧用古未化無趨時

弗根故公所收率多才人學人予甚嘉公能力挽

風尚公亦謂予曰先生所論中理此予之所深知

公者也公較文甚神速大郡不匝月可了巡歷終

始自刻期日不爽置卷閱卷之所雖朝夕服役者

不敢輒近夜分秉燭危坐點竄既就寢或聞有鼠

物聲必親起搜索虞有隱伏諸奸弊其敏信精密

強力不懈率多此類御士雖所賞愛言笑坐立不  
輕假借然務持大體不以苛繳鈎摘挫其氣骨不  
以問候送迎聚講立社諸無益事妨其誦習長其  
浮競以故士咸憚公威嚴而樂公簡易至今思之  
先是督閩學者倡古則稱胡二溪宗方城知人則  
稱王麟洲吾師耿叔臺執法則稱熊思城鄭玄岳  
公上下其間可無愧焉公名昌言浙江嘉興人萬  
曆甲午鄉試第一辛丑進士前三爲常熟婺源灤  
縣令歷南北兵曹粵西試皆有聲績卓越今遷山  
東登萊備兵折衝東夷水道經紀調募撫循凋敝  
秩秩整暇大司農汪澄源先生亟稱之朝文武德  
業其未有艾公以萬曆己未秋蒞閩其遷也爲

今上收元辛酉之冬

辭曰惟古子文恒依質有鳴皆條奏應律彼根芽  
著地出包含元氣充果實因文觀人見心術由心  
達政無所窒淳風迺降稍淪汨欲棄典籍挾微密

卷之二

八九

大序館

卷之二  
陰陽風教不墜誰之弼爾士之思視余筆

大序館

意決空橫嶄巖瑟異端蠹漏事回商魏魏譚公大  
表帥範蕪獻精檜厥疾六經七畧汲脩繡五期三  
名濟清蹕上下輕重錙稱鑑玄鑑湛湛皎若日于  
是士風返于一狂濤怒瀾此焉謚維公弘毅信且  
一不可以撼聳卒律視彼通人渺蟻蠹求諸前哲  
或可匹凡今綱紀頽顛躡力控其衝乃無逸豈獨  
蠻夷有不率華言無根熾淫泆便佞所喜神聖嫉  
大勇當之無所怵文閑武節並迪吉慶倫攸叙協

建陽縣分丘沈侯生祠碑代

分丘沈侯素以文章孝友及才節聲聞江南其令  
吾建陽也下車適值大造黃冊舊有僉點三坊一  
十六里中以大名充縣里總書例貼公費銀九百  
六十兩侯首裁之又盡革錢糧火耗于是清譽蔚  
起人咸曰今而清難也令建陽腴地而清愈難也  
予聞之曰清貴有才伊尹不取與非義之一介而  
自任以天下此其才也清而無才則瑩石而不可  
生五穀潔澗而不能蓄蛟龍耳今天下急需才以  
救時侯才必有過人今歲山郡皆大稜倒輸下流  
之粟邇洞脩抹而不給侯澤素孚今素行設方畧  
使富人各出米四十石賑其地而徐償之其法富  
哺貧而貧衛富閭井晏然鄰邑咸取則焉惟崇安  
荒政無術民嗷嗷欲得侯活已建陽之民拒之曰  
我侯也兩邑爭侯上人卒俾侯均撫之兩邑俱安  
既而秩滿入覲士民皇皇知侯之華要而離已

卷之二

九二

水犀館

于懷也水客行戶某等謀建生祠來求予文紀石

且曰吾邑額鹽歲銷引目五幫輸鹽五十蓬蓬例  
納硃價五錢計歲入庫一百二十五兩沿陋久矣  
侯悉觸以甦吾困使引易銷又水客之患向以殷  
戶久充不更致困侯按籍依糧均點除役重及糧  
少免派外計酌編分番僅一蓬半蓬復以慣熟者  
領之不累餘人上著絜令細民世世不淡食若其  
薪米給直餘無絲毫擾行戶即今食粗衣敝蕭若  
寒士此吾所以德侯予曰侯德當不止此又曰縣  
輸額米二千九百二十餘石于省歲派水脚六錢  
船價五分計銀一千八百九十餘兩實半入解官  
之索致外縣雜職營覲侯酌定每石歲豐二錢歲  
歉三錢以邑丞解運捕督署丞民節其半而運不  
愆焉向江右寇發上杭用師在在震鄰侯增埤濬  
濠造兵械蓄礮礮取皂兵六百四十名汰其老弱  
嚴其虛昂延技勇以訓練之頒陣圖以講習之給

卷之二

九二

水犀館



衣糧鹽菜以恩恤之親較試賞罰以鼓舞之得精  
兵四百名復于險隘之處每五里建報房計二十  
三所以防守傳警其極衝者隊長一名民壯十二  
名次衝則隊長一名民壯半之其鉦鼓相聞幟火  
相望有會哨有密令又躬巡而誅其怠兵律整暇  
以故劇賊黃赤呂迓老輩三十餘名就擒磔外寇  
畏而不敢入境吾民至今安枕焉其他若射匿產  
以補崇太嘉禾二畝之乏禁詭澆而以米二十石

雲華二集

卷之二

六星館

定坊長十石定里長之班奪私牙之猪租以繕疲  
驛建瀛洲拱辰二橋以便利涉裒益得宜營創通  
舉民不知費也若其恤孤振囚掩骼埋胔則侯之  
餘仁剔蠹明讞禁賴懲刁則侯之剩技勤政之中  
輒以興學育才汲引善類爲已任雖吾儕小民亦  
訓以考亭學脉宥民之誤恕士之犯從未嘗見侯  
一怒吾幾無以名之矣予曰善哉于救荒練兵吾  
服侯才可以大用遂爲記之侯名鼎科字鉉臣別

號弁丘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繇辛未進士詞曰  
維古論治能哲而惠及其艱難匪才弗濟倬彼沈  
公業業熊能文種武植仁昭義融柔嘉維則愛威  
克克荒政十二終除盜賊受王嘉師孑然荆尸天  
衡地軸胸中握奇律臧貞壯儒者可將六術五權  
三至無壙不難不騫功成澹然得一良令勝兵三  
千師旅徒御以燕譽處平準均輸飲食厭飫民之  
殷屎攸堅攸歸維公無欲維民去非致遠不泥道  
德濟禮考亭九峯有用有體遂掃櫬槍扶日月光  
赤帝璵玞袞衣繡裳維民生厚維德不朽何以思  
公在帝左右

雲華二集

卷之二

六星館

順昌縣侯余公去思碑

余公治順昌未暮年其蘇者歌舞之惟恐公去已之速蓋公令前績譽聞望日久果不旋踵而刑曹之

簡命下閩邑士民旁皇扳留無術上人以候代慰之

舉欣欣喜色相告曰公留一日卽吾儕安一日是

天以公一日賜吾也又相與謀曰哀本繡裳于汝

信宿幽民尚不能久私姬公也況吾儕乎曷利而

卷之二

九

卷之二

誌諸不諼余命變屬筆不文孝薦吳懋聖諸

生馮泰來吳演林撰太學蔡立言輩咸曰子母家

在吾邑是世民也且幸與公同門同官知公深勿

辭讓變唯唯夫古之南山洞酌甘棠黍苗皆下頌

上也後世文而鮮實故畏壘尸祝庚楚弗悅鷄集

稱鳳張敞彈譏順昌民樸而愿士慙而靜從無諛

上之詞片石之斲公又施澤未久孺慕不置若此

信仁聲之入人深也公美難具陳謹錄其大者聞

自號惺菴中丞行條鞭百世賴之凡扛鎗兵站四

差之銀皆鞭入條糧輸官供費民不復預知也順

昌僻處山溪正貳膳羞上官厨傳反派坊長直日

其坊長僅四姓皆宋元舊戶既窶且貧無肯更番

代承者率釀下丁鬻子女以應相沿無訴公下車

慨然口此卽宋之免役錢也何以重困吾民凡薪

米疏鼓躬自刻約一切平買雖上官行部亦取諸

宮中坊長若釋重負焉家亦坊長敝民也役

卷之二

九

卷之二

正在來年父老泣語變曰公在而吾來年得受免

役之惠噫今未可知矣變亦相對嗚咽今歲江右

妖賊張普微震鄴邵武郡縣皆登陴公鎮定綢繆

先慮無迹轅門所遣援勦千兵經過公捐貲豫辦

人米二升肉二觔酒一甕布十尺鹽菜稱是就舟

犒之不使騷陸有悍卒毆奪重子菜壞其籃公密

讓其帥曰節制安在苟以上聞于君不便帥懼而

鞭卒貨耳以殉立號令疾行及捷歸復經公地遵

公約無敢窺民戶簾民亦不知有刁斗之儆前令  
催科急至自入民家恣胥役攫釵鉤禽畜以去公  
立法平恕盡蠲耗羨不事鞭笞民益樂輸至六年  
以前追呼令下公曰民力竭矣吾甘受忝罰奸民  
以假命搶掠多誑官遣佐貳捕役收屍先傾其產  
公槩室不行重懲誣者刁風遂息詞狀不下房科  
兩造投到立判朝訟夕結案無留牘竟公手施鞭  
無過十五未嘗繫一人獄其廉仁至此公禮賢

奎直二集

卷七二

本居館

如不及犯而不較課文以名理拔士先孤寒與人  
言仁義謁如也其大度出于至誠故順昌以爲百  
年間僅有之愷悌父母云變憶在吳門共事公所  
區畫泗洲兌弁王立勲事先優以恩禮後雖斗斛  
不俾句奪吾民其遼米腳價每石官戶七分民戶  
一錢四分軍無敢譁上臺者爲絜令公去踰年而  
泗州軍閥于要東玉峯夔乏同心亦勇退今聞卿  
價反數倍錫斛淋尖之外所需愈虐民臨兌時至

大呼乞依余公及變法而無應者驕軍甚且露刃  
劫監兌而莫制語曰愛民害民之端偃兵造兵之  
刻豈不信哉公務持大體不暇暇立名在松陵于  
周道立賀國良諸巨憝不少貸其挾上人文整公  
者毅然獨立不懼今治順昌間間似密與蒲剛柔  
異宜亦各處其地然也公名朝相號君卜江西九  
江府瑞昌縣人登崇禎辛未進士初授直隸蘇州  
府吳江縣知縣治有聲以奏最適外艱歸服闋補

華章二集

卷八二

本居館

任嘉忠茲今陞刑部江清吏司主事敷歷清  
華勲名未艾銘曰

太上因民獨居思職不競不綈溫恭允克胥臣以  
生匪尸我德痾瘵乃身小大視力獅峯嶷嶷龍湖  
瀾瀾公來保障滌彼繭絲吏愚役懦坊里嬉嬉厥  
樂何如百役罔羈妖氛戎索距趯千百繩其否臧  
餉勞猶有聞無聲過師枕席踣踣熊熊菓蘇屏  
跡始公未來踟躕煩限公之既至解溫阜財有杞

有李有臺有萊童牛積豕雨穀風胎公之未去以  
燕以譽宿息井樹言言語語公既去予彼汾沮洳  
日居月諸不遑攸處山高水長景岡夕陽照臨下  
土公在廟廊式茲來許粒我無彊鐘鼓既設四國  
是皇

澹寧居文集十卷詩集三卷

〔明〕馬世奇撰

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圖

書館藏

馬文肅公

文集

校刻馬素修先生文集序

從來成仁取義之士其遺文必俊偉光明足以扶植綱常維持世運其不以文名者零篇斷句傳于人口猶必寶貴而存留之況其在文章名世者乎吾邑先賢馬文肅素修先生當前明末造從容就義身殉國難固已彪炳史傳光日月而金石矣其舊刻澹寧居詩古文集梓行

未廣歷今百有餘年後嗣式微板片零落幾至廢失周子于京大懼先賢遺集之失傳也出貲購買遺版刷印校讎志欲補其殘缺悉心訪求而刻板得全至文集則零之舊本殘缺相同得華鳳超先生遺筆所識乃知先生適當殉難而刻未竣貯其遺稿以俟後之君子編輯成書惜乎鳳超先生後嗣無人遺稿不可後得

識

然其校錄者亦不過什伯之一二而已嗚呼先生之文鳳超所云讀之猶凜凜有生氣者其先芒不可遏抑天地神靈默為呵護歷百有餘年而乃得周子搜輯而梓行之以傳于不朽也豈偶然哉乾隆丙子清和月朔同里後學吳培源

澹寧居文集目錄

卷之一

疏二

呈一

啟九

賦二

箴四

頌二

議四

澹寧居文集目錄

一

說二

卷之二

論十

表八

判八

卷之三

策十

卷之四

文序十六

卷之五

誌銘九

卷之六

誌銘四

墓表三

卷之七

傳一

狀二

卷之八

澹寧居文集目錄

二

壽序十八

卷之九

書六十一

卷之十

書五十九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先帝死社稷存 師從容殉節是時無錫之在京者  
獨先生與焉謚文忠迄今讀所著澹寧居集猶凜凜  
有生氣惜刊刻未成適殉 國難 允誠謹貯其遺稿  
以俟好學君子取而編輯之

梁溪華允誠謹識

澹寧居文集 卷一

梁溪馬世奇素修甫著

同邑施元微曠如甫閱

門人王永積崇殿甫較 後學周原溥重校

疏

寃假疏

奏爲 工程不敢稽時臣病萬難就道謹瀝苦情仰祈  
聖鑒事臣先于崇禎七年三月內將親老子天悲思成  
疾事具呈堂官吳士元代題蒙 恩准假臣于五月終

抵里臣父母並以逾七之年兼抱痛孫之戚一見臣歸  
拭淚相視臣父母既歎若更生臣亦霍如立起每庭闈  
晤語惟有聊 生成高厚之恩勉臣子忠孝之誼而已  
不謂臣當水陸馳驅之後未免于勞中積勞父母值血  
屬完聚之餘亦復覺痛定思痛一室之內藥餌不離數  
月之間呻吟居半至正月初旬擬力疾赴京供職而流  
寇竊窺廬鳳江南迫在震隣臣出則勉從有司稍效未  
陰之畫入則親偕僮指版帶并日之裝瘁已極于五官  
痛忽劇于右臂蓋夜不能貼席者二十餘日晝不能舉

筆者又四十餘日醫治匝旬畧存生氣然痰嗽間發頭目並暈衣帶無不需人運動俱難如意臣念嚴限且逾憂心如惕而詢之醫者云杜門靜養庶可望痊若復跋涉舟車將爲膏肓之證有性命之虞臣母偶聞此言見臣假裝一慟幾殞臣戀闕之恩與絕裾之悲兩念交切百病皆臻不得已謹縷悉情事籲呼于皇上之前倘得照臣同官吳偉業例迨其嚴程及于寬政俾臣心安而臣病亦以漸安臣病安而臣二親之心亦以偕安則臣舉家頂踵皆皇上之造也臣緣病勢纏綿頃

始獲強起草疏愆期之罪統惟聖明鑒察

江西場事回奏疏

臣於崇禎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自江西出場卽聞父喪回籍守制踰伏苦塊見聞俱廢忽於本年二月二十六日接邸報益王一本爲闈卷中式故遭抑裁事奉聖旨覽王奏取中易去奉咨搜中是何情繇着馬世奇尹洗徐養心各據實回奏由硃卷進覽不必分藩仍照舊行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命自天惶悚無地已思硃卷得呈御覽闈中之甲乙自明宗額不准分藩

聖鑒之主裁已定臣復何言正擬具疏剖析聞又於三月初五日接邸報禮部一本全前事奉聖旨覽進卷內批評明係副榜不得輒稱取中欽此恭誦再四皇上嚴然徹天光而下炤之矣臣又何言伏念微臣夙稟經執之性祇奉功令之嚴每於各房送卷反覆推敲始定去取朱統欽朱由菽卷皆係書三房推官吳鑄所取統欽理真詞雅於宗生卷得之最早由菽文亦朗暢以限額故置副榜此當日分考各官所共見臣無容一字之飾者至奉咨搜中闈中譏防加密咨何從入且糊

名易書又孰從而搜之乎臣揣其說所自來或本府宗生因目前得失爲此以動益藩之聽亦未可知然天演一體原無爾我且學殖在人進之何限安見今科之絀不取盈於後科而介介爲也皇上譽髦斯士宗才蔚興知聖心所屬望有進於科第者各宗生亦相與念其遠大以仰承皇上廣額篤親之意於無窮可矣臣遠處江南尚未見益王全疏恐回奏遲延敬陳梗概兼附芻蕘惟聖明電察施行

呈

給假呈

呈爲親老子天悲思成疾懇 恩給假歸省以遂苦情  
事職係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縣崇禎四年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十六年八月除授今職伏思職一介書生三  
年史館讀古人語早盟報國之心受 聖主恩敢遂懷  
歸之志顧以職父年七十七歲職母年七十三歲地睽  
雲樹景近桑榆而職止二子其長者年一十八歲復以  
疾夭聞職父母一慟幾絕當此景暮更值神傷親因痛  
孫而轉念子夢魂長繞于京華職因悼子而更思親聲

潘寧居文集

呈

四

卷一

息頻懸于鄉土每馳一訊語必含辛每寄一書墨俱縈  
淚職自惟家傳清白蚤食寒貧職父口授經書辟野不  
分乎寒暑職母躬親哺乳提携無間乎晨昏職所以得  
仰承 聖世之薪燠幸屬 清時之鵷鷺稍窺忠義皆  
出恩勤而救水多違陰陽爲患職身在遠兒樞在家惟  
餘囑指之啼莫解傷心之戚親病非刀圭可療職衷亦  
針棘靡寧雖復勉班行何顏視息人世據 大明會  
典京官有給假省親之例如先年翰林院簡討王鐸于  
授職本年編修何瑞徵于授職次年俱蒙 恩賜給假

歸省職之事例實與相符而職之事情較爲更切伏乞  
俯憐真苦允許代 題不惟職荷再生而職父母餘年  
無非鴻造矣爲此激切具呈須至呈者

啓

啓諸藩辭宴賜

伏惟 殿下明德懋昭賢聲遠著維城之誼 聖天子  
實洞鑒之邇因豫晉之間一二違越 皇上頒示勅諭  
嚴行戒戢凡在 天潢理難異同職卽 命遠來入境  
而聆載道之頒卽東平河間不是過也伏讀會典一欵

潘寧居文集

呈

五

卷一

朝廷一應公差人員及經過見 王官貧人等或與酒  
飯或不與亦可不許賞以物件頃 欽定規儀再經申  
飭 殿下祇遵功令宜先自職始職涉歷三省往返近  
二萬里奉 旨勒限回奏勢難頃刻遲延正合 會典  
不與亦可之例至于物件下頒尤不敢聞蓋職此行與  
冊封不同 冊封事止一 府職奉差凡十四 府一  
府之賜有限十四 府之賜不貲以 聖明親親仁民  
至意而職微之爲厚實義所不容心所不安也職但願  
殿下弘宣 聖訓益整 宗儀俾 天朝廟爲本支之

眷而使臣與沾將 命之光則職拜 賜重百朋矣謹  
此豫啓伏祈 鑒允

啓岷藩

職吳蒙揆邀祇覲 清光如登閭苑至于 鳴金受王  
之咏 龍翔鳳翥之書佩以周旋不但祥風盈袖亦幾  
明月消懷矣更荷 睿賜稠疊 諄諭再三 垂天之  
誼非有胸無心敢不仰承實緣卿 命出都謹守 會  
典不許賞以物件之文遂不能有異同於各 府然所  
領于 殿下破例已多感且不止隰桑之三章也硯硯

微諒伏祈 鑒宥此去三湘七澤皆側聆 賢聲瞻懷  
明德之日神情往來有深于筐篚者職臨啓曷勝顫切  
之至

啓榮藩

職銜 命湖南聞 殿下賢聲真不減東平河間而武  
陽一帶仰藉 雲屯室廬安堵民人嬉游獨爲三楚之  
樂郊固知 宗子維城非虛語矣昨伏謁 休光竊見  
殿下拜跪之恭顏色之戚忠孝兩盡旁觀動容使臣沾  
寵已逾百朋嘉賓肯酒之咏未足云也再承 睿賜感

媿交并祇遵 功令不敢叨物件之 頒謹拜 寶刻  
肆種煌煌天球弘璧歸示鄉里兼訓兒曹 殿下之德  
寧有謏乎率爾勒謝統祈鑒宥

華陽王

廿餘年仰止以爲東平河間今不可再見者幸藉 絲  
紉獲瞻 丰采而 殿下亦似不相鄙棄享之以六甲  
之厨示之以二酉之秘嚙落九天風生四座自謂此身  
真在蓬瀛矣捧誦 寶咏愧荷交并依韻奉賡二首非  
敢學步直是 鴻均所播瓦釜皆鳴不自知其未諧于

律呂也別賦三首稍志謝忱 殿下高誼垂天亦非筆  
墨所可謝惟願益敦明德加樹豐功體一人宵旰之思  
爲百辟藩屏之倡竒雖有愧昔賢尚能濡毫紀之附我  
明盛事述興言及此想 殿下欣然以爲先獲我心矣  
奇臨啓曷勝顫切之至

又

恭惟 賢王殿下秀鍾七澤名著三雍衛風斐金錫之  
儀魯頌固岡陵之慶昔人所云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  
能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者于今日若再見之世竒

幸藉 絲綸獲瞻 星斗但覺片言接塵俱分 若木  
之華杯酒論心亦挹 天潢之潤名園覽勝如陟瓊臺  
祖帳貪歡猶依金谷自此北登峴首南眺鵲磯訪二姑  
于雲遙問九華于天際皆爲 殿下祝 帝中而無替  
聆輿謁以載欣之地也憂抄抵家舟車積飢幼兒病痘  
老親病脾仰藉餘庥次第勿藥方當望楚雲而知覆佩  
澧蘭以思馨而 殿下不惜瓊瑤用光蓬華既愧多儀  
之資彌承過善之譚雖鄒枚之集梁園應劉之游鄴苑  
隆恩殊錫傳美千秋然方斯墮乎後矣世奇感深知已

唐寧居文集

啟

八

卷一

慨從拜登獨於折程未能破例非敢引世法而存形骸  
之論實欲堅初心以酬宵旰之知意殊痛乎末俗之篋  
篋誼遂虛於 賢王之圭璧在世奇自慚其謏謏惟  
殿下或賞其硜硜附貢一片聊當貳簋念可稍資清供  
卽如長傍微垣謬做奉尊貴簡之文兼志論交似水之  
義率爾蒙賁統宥 謙光

祁陽王

天語風行六轡祇承乎 休命德輝日麗十行幸及于  
名藩謬辱多儀彌慚硜守恭惟 殿下夙稱人傑蚤擅

原缺第九葉 原缺第十葉

侯孤情絕炤此真無愧殿下璇源珠水之派者并以報  
命棘心勞勞詞不盡意統祈鑒宥

華陽王

兩年不覩龍光函三名勝時存心目每披誦韻談正覺  
無談亦韻寒梅欲花新桐初引皆想見殿下清心麗藻  
含王超陳之日也奇客秋承置江右出關卽聞家戚踰  
蹕東歸附身附柳幸得無憾而日來人情洶洶歲若佐  
之賴聖主神靈調轉旋謐然而積薪伏火一發恐不止  
星星之燎矣昔子建文人猶云閉居非吾志甘心赴國

唐寧居文集

啟

十二

卷一

憂殿下雅志維城聞此得無吐哺輟箸乎若奇性本迂  
疎晨昏子舍無復小草之思感荷聖恩仰惟知顧時爲  
中宵奮起抗聲而吟江漢六月之章然如貧人之言熊  
蹯豹胎耳而殿下過相推獎至以康濟大業勉之又幾  
如向燈人而言重珥百舍矣遠辱德音臨以隆賜殿下  
緇衣至誼不敢不承犀爵二進敬貢下執事雖輜於溪  
毛然以佐賢王設醴之雅猶時侍左右也另進呈江西  
錄一冊并奉膚覽芻蕘末議可入典論之一二否

賦

商霖賦

維泰運之肇啓，廼允澤之旁敷。緊日輪，月光之通微。其瑞亦下，霽上行之適。奏其符玄，烏降而開正域。莘野求而垂前，稊三聘聿勤六事。終乎爰及孫子，克廣令圖。念河毫兮空邈，陟景山兮作都。學舊彌顯，帝高可呼。爰維空谷，夢實借塗。當其兩美莫導，三年茹荼。神若焦思，若枯望山川之幾滌。慮徑寸之將墟，虐如快者。誰與之療，愛如焚者。誰與之蘇。縱靡神而不舉，猶圭璧之疑誣。迨夫玄感通明，良聚求者。鍾應者虞，一以爲從。龍而雲一

濟寧居文集

賦

十三

卷一

以爲離畢而雨，爾乃薦沃心之功。闢納海之府，志垂稿而忽迴。德方子而需輔，擬國步於逢季。寬宸懷於憚暑，爾惟虛梅以調其組。爾惟麴藥以釀其醕，胡蠹蠹之蘊隆有與與之我黍。豈傳爨之膚寸不崇朝而率土于是則引新命，服先疇。憲天率又法祖，揚休降康。稷穰乃亦有秋，生商之億秭於焉斯留。六七作之薦襲於焉斯收，意將九閭之永式。豈曰涓滴之可侔，以至同心。暨僚虛位，招賢升禽。彙而爲廩，宮商合而成弦。譬之飛或在霄，見或在田。無萋萋與祁祁，無漉漉與涓涓。皆足資芄芄

之膏而慰維耦之十千。若夫甘澍既深，歲功始陟。去其

螟蠹與其嚙，賊入荆楚之阻。祭表商邑之翼翼，幅輳廓而愈修。三薰苞而仍息，禹績不磨。鬼方必剋，赫聲孔張。濯靈無極，雖烈疑於火炎。抑濟終於雨德，然後風自朝。寧動乎四方，流金解酲。鏤石霽芒共球，奉其抵京。大禧享其茨，梁矢專美之罔俾。保後生之未央，允矣良臣之維聖。詎惟濟哲之長發，其祥我懷。古昔綜叙有商，珠源渺渺。玉水洋洋，旣優旣渥。乃積乃倉，爲孟冬之祈年。則桓撥之玄王也，爲孟春之祈穀。則秉鉞之成湯也。中葉

濟寧居文集

賦

十三

卷一

載替我畝，就荒胥靡。一升復見，溥將天降。卿士揚前之光，帝賚良弼。以其後昌，雖開天嗣。武之差池而首出，中興之顛頊。是以一年之計，樹穀者良。百年之計，樹人者長。臨渚不生，蛟龍頽府。不植棟梁，雨師垂澤。匪洵沫之可量，賢相勸勸。匪累若之攸望，倘有授顯名爲接跡。標霸功爲雁行，何異以桔槔之灌畦。盆盎之潤物而栩栩于兩涯，渚渙之旁。亂曰：軒得六相兮，以盡其塵。舜得五佐兮，以助其薰。孰謂君臣兮，不叶天文。說本列星兮，時當隱淪。借喻於霖兮，誰爲氤氲。一念恭默兮，層穹若聞

稽溪得之兮尚父是尊清明在躬兮堂陛篋頃後車絕  
跡兮帝座九閤人後德音兮西郊客雲一言拜兮安足  
論十事要兮徒紛紛金筋挾兮終無靈蒲輪召兮孰與  
申頌聖主賢臣兮視湯孫

箴

視箴

心猶淵鏡視傳其形取象於麗正乃化成聖人性之周  
覽兩儀賢人翼翼曰寶在嗇惟慎不視是明之祖

聽箴

潘寧居文集

箴

十四

卷一

耳愛五聲其險曰坎因物有遷或入於窞何必屬垣而  
勝懸統萬里之聽在寂匪感

言箴

天文人文言則責之以立其誠匪繁修辭辭之不忒如  
絲如綸忒雖三緘默與躁隣心如穀種根深而華守瓶  
非訥懸河非夸治言之玷曰於未暇

動箴

人生而靜動載之馳聖賢臨之舉步皆非如墜如登辨  
之於微震受以艮豈止是希無咎之動行乎天機

頌

堯仁舜知禹儉湯寬四頌有序

蓋聞鴻功易揭至德難宣雖神聖皆歸渾璞之無名而  
史牒更有精微之獨注自星垣別野而後逮雲鳥署官  
之餘統際代興治當備美惟元后稱父母則仁體大德  
以爲生廼時又在聰明則知象重離以作照豈必遇奢  
而示儉錙銖悉天地之膏何俟救猛而用寬動植總清  
寧之命故仁知儉寬四者精一之所以傳心而卽曆數  
之所以嬗世也雖然仁必物而借之洵將無九載之懷

潘寧居文集

頌

十五

卷一

襄以試可傷慈乎且疇咨敬授而外堯仁之紀於典何  
寥寥也時至而枯樸廢微仁者其莫淵於康衢矣知  
必事而予諸察將無三旬之逆命以徂征貶識乎且登  
元舉愷而外舜知之傳於書何寂寂也大明出而燭火  
微微知者其莫遂於擊壤矣儉而斤斤効守財之智其  
儉幾何況云客主之害甚於費夫安得儉也古自有  
西被東漸訖訖爲聲而彌以儉者儉如禹迺知儉之爲  
遠圖也寬一沾沾市委轡之恩其寬幾何况所云多赦  
之國政必夫安得寬也古自有載旆秉鉞三葉莫遂

而愈以寬者寬如湯通知寬之爲慰柄也愚謂前章  
欣逢 聖代竊見宵旰思艱病深一體則仁必師堯舜  
清覽奏照徹八荒則知必師舜綜核度支痛哉倖溢則  
儉必師禹申嚴棘寺屢恤幽沉則寬必師湯固無待展  
瑣至拔寶軸而已勒唐虞於金石鐫子姁於丹青矣不  
揣爲問揚鑣之路并尋合轍之車受濡毫而頌之繪函  
蓋之高深愧莫窮其要妙析乾坤之廣大更自覺其支  
離嘗聞赤水之珠得以罔象龍津之劍失於鍔舟如必  
分仁知儉寬而以爲開堯舜禹湯之生面者其猶鐸舟

之見也能自得師意在神而明之乎頌曰唐侯之升雷  
雨方盈誰遇聖神作息不驚如乾資始如坤資生雖在  
其容範圍平成帝力何有民智難搜堯所留者井鑿田  
耕被之格之氣至自行維堯之仁仁以無名右堯欽明  
啟運舜乃重華共驩比周始殛其邪維十六族以父皇  
家光如幄劔舜爲鏤鈇一藏一顯光則何加邇言之察  
匪曰披沙行地皆水麗天皆霞舜也知邇所以知遐右舜  
如帝統之垂土堦茅茨禹首王風猶用爲儀貢金九牧  
匪虞不支雖嗣解阜如仍胼胝浮濟達河豈惟民脂從

理者節從欲者靡禹所怵然人道微危大寶曰嗇行憂  
其師右禹紘紘無聲治急無垠誰云梁肉必在昇平御  
衆以寬聞於帝廷夏禹泣罪湯爲之承況以代虐亦用  
求寧雖火烈烈匪寬不行解網三面以及羣生維湯之  
寬赫聲濯靈右湯

泰伯三讓頌有序

稽古南河讓唐陽城讓虞而後揖遜遞無間焉歷千餘  
年而有泰伯之事又歷六百餘年而宣尼表之曰三讓  
說者謂岐山走馬王跡肇基傳歷及昌古公寔多大志

荆蠻之藥隱然首陽之薇也於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君子絕交不出惡聲而况父子之際念慮之間歟且夫  
兵法莫惜于志臣戒無過于將恭默嗣典殷邦載靖卽  
蠻夷編髮重譯來王而冠帶西藩頃謀改玉此亦莽溫  
之鼠竊懿操之鴟張古公必不敢以事其君泰伯必不  
忍以疑其父者也蓋聞之大暑鏐金其候將寒子德七  
作至武丁而盛意者其鏐金之日乎原泉盈坎其流將  
大姬胙累功至古公而昌意者其盈坎之泉乎知幾其  
神而先去爲望倘亦伯之謂矣故曰後天而奉天時惟



武以之先天而天不違惟伯以之若乃文王之長系以讓王採藥之遊關乎帝錄宣尼猶喟然于無稱末學徒紛如于聚訟斯又嚴樂之筆精未能殫而淵雲之墨妙未能傳也言寄粉榆景行行止聊據脯日之見作三讓頌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乃眷西顧寔繫其時漆水發祥篤生聖裔神靈所鐘季也難弟以索于震以潛于軋震曰主鬲軋終在天殷祚式微九有誰尊非伯之子惟伯之孫鴻飛忽遠儼于殊服有與偕隱仲來穆穆謝彼崔嵬在岐之陽謝彼逶迤在渭之將式啟克明其勤

王家載壇文考系順孔嘉赫矣我武克紹先烈十有三年以守臣節伯寔至德樹之前茅迨于甲子桓桓商郊禮樂改觀鐘簋非舊繁伯之靈內省靡疚生爲吳君沒爲吳神母周烈祖寧商逸民人心悠悠疑是與非爲肉爲禮千載同譏聖者知聖幽光肇揚廉頑立懦今古棟梁荷與吳都人文雍容一變至道惟伯神功伯嗣姬德王猶反掌大有不居高蹤罕兩慨風之菲羶附炎趨利不盈毗香餌相漁爰想遐軌渺渺我思願言砥柱三讓爲儀

議

士品臣品議

論人而言辨才不言辨品此執貌而遺神者也雖然品未易言也古農而秀者爲士釋耒耜卽事詩書士無可以品見也士論定而升於王曰俊士造士進士明乎離士無臣也記儒行一篇言士盡於此言臣亦盡於此臣無可以品見也自士與臣之徑分而品士者意微主靜謂躁而來山靈之移乞波臣之潤者非品則恬而取十畝之泄矢獨窠之寃者品也品臣者意微主動謂逸而

偷在牀之假養風議之高者非品則瘁而殫膂力之剛甘劬勞之慘者品也此猶之執貌而遺神者也夫士果具先憂後樂之概卽秀才以天下爲己任不妨其靜也吾寧而謀納諄諄演叟而述丹書非越俎也當局也臣果能令人主知四方艱難卽物論比之無口匏不妨其動也善則歸已過則誰歸非畏事之言也任事之言也故靜與動總未足以辨品也然則何以辨之曰辨其根器之淨與不淨斯稱之真與不真而已矣一士也趨而之榮澤則羶趨而之聲實則馨而其爲士品之禱一也

一臣也競而之比周則賤競而之孤激則尊而其爲臣品之祿一也故品無如其不見不聞之貴也一士也類之以蕭艾則嘆類之以椒桂則喜而其爲士品之僞一也一臣也伍之以魯裙則慍伍之以鼎鑒則欣而其爲臣品之僞一也故品無如其獨往獨來之貴也易之節士品臣品所考衷也而初九不出戶庭則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則凶夫其沾沾焉摹一轍以言品者又何異以二之失時而驕語初之知幾也耶此吾所云根器之淨與不淨新舊之真與不真不可不議也今 聖明御極

士好束脩臣懷指白亦復何言然士卽譽漏於公卿而深求之有月旦評所不得而知者其可問乎且如鉛槧之業童而習之而猶未免捨其家珍拾人牙慧徬徨予史之門躑躅庸奇之路求一卓然大雅不羣者無有也况其上焉者乎臣卽望崇於累若而深求之有考功法所不得而加者其可問乎且如公車之賸旅而奏之而猶未免昧其懷來寄人籬落繆附當牖之射半爲觸地之鋒求一皎然公爾忘私者無有也况其上焉者乎古人之學要於明體適用有體無用或失則守株也有用

無體或失則泛駕也是兩者愚皆不敢以論品愚所以論品者必先辨其根器次辨其新舊而後參伍以劉邵諸家之志則亦猶馬服求良士慈求智明體適用並行不悖之意也然愚以爲存其意在下轉其意在上西京之於功名也東京之於風節也三唐之於詞華兩宋之於理學也人主一念之向而天下精神心術奔走以應之者也故曰祿餌可以釣猥士名航可以載庸材不獨其士與臣之品非也所爲品士與臣者亦非也乃甚至祿與名之不獲而操一切法隨之則所謂以僕隸待人

人亦以僕隸自爲不復可與論品矣夫師而帝賓而王令夏楚可以作士則薪爇之誼何必紀於械模哉令桎梏可以御臣則車馬之貺何必矢於卷阿哉愚益不勝賈生之涕而有一言以箴也先儒曰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愚請先之曰無欲之士然後可與言王臣斯言也願士與臣之以品自砥者思之先儒曰有犯顏敢諫之士然後有仗節死義之臣愚請先之曰有崇儒重道之君然後有犯顏敢諫之士斯言也願 聖明之以品爲士與臣砥者思之

選擇將帥之術議

向之將不可無議以將輕也天下雍容修太平之貌而耻言介冑至使奇材異能之輩稿項於腐儒墨吏之門而不得一展故無將也今之將不可無議以將重也宇內岌岌多故欲寄九鼎一綫於師貞之手而或見挽強引重市井之粗材以爲可當選殿授鉞之選故亦無將也古今言將者奉岳少保武臣不惜死一語爲三尺然非少保之言也尉繚子固有之曰將者死官也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抱而鼓忘其身此卽不惜死之旨也而間

參之譚兵家言指又似不專於死者語之死事易成事難愚請得廣少保之言而衷之一曰藏機之深與淺當議也浮圖之爲望樓競渡之爲水戰不必兵而兵形在也故躁而露奇者非將也一曰持識之堅與瑕當議也金城之論罕开河東之爭石堡不必勝而勝筭在也故鹵而邀功者非將也一曰立志之貞與貳當議也力辭天子之治第泣謝都統之名殊義激而勇自倍也故養敵自重者非將也一曰撫士之慈與殘當議也分甘更甚於投醪卹苦或加於傳藥恩至而法自行也故安忍

無親者非將也一曰決策之敏與濡當議也大雪定蔡

城之謀半宴度崑崙之隘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故狐疑矣勢者非將也一曰量地之明與暗當議也一句畢離石之功三城拒漠南之險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故實昧乘利者非將也一曰臨財之廉與貪當議也賞賚盡以予軍吏市租悉以輸幕府將清而後能以利勸也故處膏爲潤者非將也一曰砥節之勁與靡當議也天子之詔可不聞樞密之使可立斬將重而後能以衆威也故望塵獻媚者非將也一曰御戎之暇與迫當

議也武鄉之綸巾羽扇忠襄之掃地焚香以靜待譁之法也故未陳而驚者非將也一曰蒞事之勤與窳當議也荊州運甓以致勞青澗懸金而教射以治待亂之法也故敵去而怠者非將也一曰居功之損與滿當議也蒙建盡道左之恭而涅留軍中之勸所謂有功如幸也故虛憍難制者非將也一曰取材之宏與狹當議也卑辭將與善之誠開館示招賢之意所謂用人如已也故暗啞自雄者非將也一曰整衆之嚴與弛當議也遺弦亡鈞之必罰犯田繫馬之必誅以有制勝無制也故卒

如驕子者非將也一日赴敵之勇與蒞當議也破釜沉舟之必克入穴取子之必獲以先人爲奪人也故令人薄我者非將也是數者皆將之事而選將之術于是可得而議也不然但沾沾一瞋目語難不惜死者而用之甚且以選偏裨之術選大將又甚且以選兵之術選將此吾所云將重而愈以無將者也而或遂一言概之曰無將材夫以南宋之不振猶有如韓岳兩忠武者出爲如雲如雨之領袖而堂堂全盛其于城腹心至不能與中林兔耳後先爭睽亦論世者所深訝而未信也且夫

鍾瑄英一幹官耳乃借張惟孝空名三十騎以舒鼎澧五州之危而韓范二公負千古人倫鑒顧交臂張元吳吳而貽之爲邊患將固不易選選將亦何容易言也漢唐宋以來言人人殊其最約而該者無如鄭端簡所言求將任將求之道曰廣以致之於先精以擇之於後任之之道曰言之專以責其功馭之嚴以儆其志今日者條之公車懸之令甲未嘗不娓娓而申之也而效未能一二見者言之不行而行之不實也果其言必行行必實吾以爲遠而草澤之間未始無將也但做富彥國

藩鎮大臣各舉武略之例而卽以爲撫按監司之殿最不必專責之武功也歐陽文忠曰有智略之人勿徒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勿得薄其貧賤淮陰之亡命英布之徒隸衛青之人奴無不可破格以取也其在閒散如陶穀會之流又可因而推也近而閩閩之間未始無將也黜貴子弟席高曾之名氏憑朝廷之鼓鐘二百餘年中豈無沐惠褒郭定褒其人者而使坐糜於膏梁裘馬之場無論負國恩且如家聲何哉弓冶之子學爲箕裘周南仲方叔皆係世官肄而習之亦猶論兵而求士者

當百倍乎爲鳥獸散者也殷憂方啟治日再中傳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初此其時也其降而爲各衛所之世職者又可因而推也而或更一言概之曰此三年之艾吾未見今日拳勇人之士必賢於古之坐不跨馬射不穿札者而貫魚而進之遂可終朝奏勿藥之喜也雖然兵與民分非古將與吏分亦非古也裴晉國之視師曰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相卽將也廉雲中縛炬焚火以勝虜張代州刈幟燃芻以却敵守卽將也疆項令在洛陽人號爲卧虎至有枹鼓不鳴董少平之謠

令卽將也淮南王之謀叛不畏發棠振落之公孫弘而畏一守節死義之右內史右內史卽將也畢翰林之論黨項援古據今具悉方略至人主爲動容稱禁廷頗牧翰林卽將也然則今日而必以選擇將帥爲言亦所謂卿大夫之耻也昔方郎中儲自秦文武兼脩在所施用已奉命理繁亂綵援佩刀三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而吳潘濬之策樊伯曰伯弄唇吻實無才略向爲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吾謂今之任事者皆一饌十餘起而不知援刀斬亂

絲之用者也故因議選擇將帥而并議及於司選擇者  
包荒渙羣議

士大夫好別門戶以植聲譽而跬步之外使人至於無所棲此非國家之福也然或過爲寬深不測之量而悠悠泛泛曰涉世末流其誰能不波此亦非國家之福也易泰之九二曰包荒言君子之能容小人也而其卦曰小往大來于小大之辨斷斷若畫界而區之則又非一意爲容者也意所云包荒亦猶之置虎豹于山林置蛇龍于丘壑不務搜其根株窮其窟穴焉則已矣必引而

同升於儀廷之羽在囿之輝雖君子不能也此包荒所以系馮河也渙之六四曰渙羣言君子之能散小人也而其卦曰王假有廟利涉大川一似萃天下精神與對越於懷若有聞儼若有見之際而又似集天下心力與號呼於渺若無涯茫若無畔之時則又非一意爲散者也意所云渙羣亦猶之還照臨於日月還膏潤于雨露不務私其光華竊其洵沫焉則已矣必欲却而自遠於拱北之芒零蕭之澤雖君子不能也此渙羣所以系有丘也繇斯以觀天下未有君子之介不清而可容小人

君子之氣不聚而可散小人者也愚所患者正爲人多自予以君子之名而予人以小人之實自予以君子而人不必許則彈射生予人以小人而人不必甘則玄黃角其主鬪者翹然曰梟與鳳爭也其觀鬪者莞然曰觸與蠻戰也其幸鬪者欣然曰鵠與蚌持也一鬪不勝而天下事去一鬪勝而人蓄餘力以俟其三鼓之衰天下事亦去矣而矯之者曰與其激也毋寧其靜也夫三代以下之亂激成之者半養成之者亦半激成者嘗借君子別薰蕕之說以濟其同異愛憎之見始猶棄他山之

石而不顧繼且鋤當門之蘭而不惜是則不能爲包荒不能爲渙羣所謂激之之過也養成者嘗借君子混黑白之說以決其是非邪正之防始猶縱出柙之兇而不知繼且羆入室之虎而不戒是則欲爲包荒而不能爲馮河欲爲渙羣而不能爲有丘所謂養之之過也然則何以救之曰以其包荒渙羣者救之而已二之訓包荒也初則先之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何象也虞官師師周禎濟濟之象也雖有小人如蓬在麻不得不直將愧而令其日七月不然而生之天壤無異共驩之在幽

州羽山也所言君子之介清而後小人可容者此也四之訓渙羣也二與三則先之曰渙奔其机悔亡曰渙其躬无咎如是乎君子立身之固而視身之空也若曰吾無所據爲用武之地卽此身未堪輕擲吾此身利害褒貶不能捐以從君父而期天下之人捐其形骸封畛以從我又必不得之勢也所言君子之氣聚而後小人可散者此也故有認包荒而誤者不爲容納且爲調停夫官爵朝廷之官爵賢則登否則黜何調停之有調停不可而紛紜又起更與於南北部之甚者也有認渙羣而

誤者不爲堅決且爲游移夫政議朝廷之政議當則從否則違何游移之有游移不可而迎距又起更與於左右袒之甚者也是兩者皆避激成之弊而就養成之弊所不可不議也文潞公之於唐子方不惟容之且薦之初相詆甚厲者宛相得甚歡論者曰大臣待小臣之法也然而潞公自成其潞公不爲子方彌却也韓魏公之於富鄭公以撤簾事見疑鄭公至望望終其身而魏公遇之無失禮論者曰大臣待大臣之法也然而魏公自成其魏公不爲鄭公釋憾也故爲包荒渙羣之議者求

如潞魏二公焉可也而愚總以兩言括包荒之中行渙羣之元吉曰任天下事心不可不實心實而天下無不可任之事處天下人心不可不虛心虛而天下無不可處之人

候登善後事宜議

曩者登兵之變亦癘耳竭年餘徵募之力而僅赴之則病不獨在一肢在四肢矣且登卽復而其生齒盡於刃其室廬盡於燹雖有膏腴猶之石田不可耕也且登卽復而借銳於丁借材於羣盜其以毒驅毒也權也一

毒去而一毒留未可恃毒之不發而秦越人不見而却走也且登卽復而一二首惡未正榮街其據尾閭以爲固不啻堅城也或曰萃數千人而寄命于波臣之手名雖出柳實則游釜知賊之遺誅必不久也然不能殲諸登而謂能殲諸島有識者所未敢信也且登受賊則登一隅耳萬一入島而鯨鯢之不卽靖也下自淮海上至津門皆足以多我之脩而分其力者也旅順一師先擬仗爲滅虜之前驅而今至不敢躡逋寇之後塵逍遙河上狼子野心安知其不陰媾賊而爲之執爰也海中諸

島星羅棋列實繁有徒多文龍故部曲及其族姓與賊肺腑也不亦茂孳也安知其不借饑鷹以風而助之颶也淮兵積弱聞於東南蹄涔之濺猶能寒其膽以落之而使角勝於海外其不毆而填之壑者幾希且尋兵不善擊賊而善爲賊吳橋之事可爲前車奈何其無鑒也至登之有兵率步騎耳今議改用舟師矣此步與騎者留之乎撤之乎留之則稍載以奉不事事之衆情而虞漏卮或驕而虞脫巾無一可者撤之則自來寒灰復然以致燎原者不少也允彼堯禹拚飛維鳥可遂晏然而

忘後患之悲哉然則如之何得以善其後也曰賊謀之狡而濟以陽侯之險也此可計破不可力勝者也法曰飽能饑之佚能勞之又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賊饑矣旦夕不能無出而求食出而求食所謂饑與勞兼焉者也吾整暇以俟其出而水陸協圖之所謂致人不致於人之勢也遶海村聚堅壁清野使之進無幸弋獲而退且懼邀擊也此坐困之形也丁之悍也入登而剽婦女以爲婦漸見端矣錯趾而居未有不恣其者亟還之曹濮之盜聞其殉兇鋒者

已什而七八其存者或未可盡爲解縲也蔡人亦吾人然似不宜處之齊地也淮兵之調無裨於登而淮加虛焉白馬射陽之間赤白九時聞雖發言盈廷無敢執其咎而當事者不可不爲南天半壁熟思之也旅順之師疑矣疑而無以扼其命與島上之烏合舟中皆敵國也寓衛繫於鼓舞士感恩而後將畏威有如李泌之人陝州余玠之制王夔此呼吸間事不宜聽之首鼠兩端之輩也若登城生聚惟有富鄭公招撫流民暨晁家令募民實塞下兩法耳然而殘燬之餘卽春燕之巢林木而

思歸哀鴻之望中澤而欲返者有幾而募民則窮與富又無一可也富者去溫飽而之青燐白骨之墟情既萬有不能貧者舉如洗之身而盡仰衣食耕作於縣官且一一應之耶否耶愚謂莫若留內地之兵而以攻守兼屯種自流亡歸後田廬有主之外按兵而量給之較塞外不毛耕耘便而收穫易一年餉可省兩年餉可贏矣如是庶幾可爲也至近登諸邑賊在而杼軸空於軍興賊去而夢魂又驚于吏怒賊死之兵死之賦又死之天下事一誤寧堪再誤則愚謂蠲復之必宜急而催科之

必宜寬也嗟乎朝廷可與言催科者討賊之百姓耳若爲賦之百姓而可與言催科哉此又病不獨在四肢而在腹心愚所願太息陳之而非止爲一登城善後議也說

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說

天下未嘗無才也特慮人主精神不足以致之即人主精神未嘗不鯁鯁於天下之才也特慮其精神不以爲挺擢人才之用更以爲猜疑人才之用夫猜疑與挺擢兩者非獨人才所以分消長而人主所以分勞逸也漢

王褒之頌聖主得賢臣也當孝宣綜核之時臣下救過不給卽趙蓋韓楊俱以譴聞而帝齋居求治于上勞矣而褒之言曰聖主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似借頌爲規者此何說也曰帝之意主於疑不賢而不必主於求賢此古今不可繼之理而蓋臣所務白也夫用人有要兩言盡之曰疑人勿任任人勿疑唐虞之官六十夏之官百二十商之官二百四十周官三百六十若以爲可疑亦不勝疑矣若人人疑之而代鳥飛逐馬走亦不勝煩矣聖人而耳目人無已時是終其身與天下俱勞而未得

一日之逸也聖人曰莫若求得一二賢人而吾因之挈衣振領以爲治勿論三代明盛卽三代以下如賢良之降而門蔭門蔭之降而詩賦詩賦之降而帖括格愈卑途愈祿而豪傑之士未始不後先彪炳於其中以成一代得人之運夫今昔人才又何必甚相遠哉周文武時中林兔置皆中公侯之選而漢世販牛卜築之朋亦皆登爲公卿然而周以之治漢以之亂曰周則前之人棧樸薪熱以植之而後之人車多馬馳以求之者也故離暗之響盛於卷阿而其君優游以收馮翼孝德之報蓋



勞在先逸在後故以之治也漢則高嘗思猛士矣志未忘馬上也武亦懷佳人矣無如橫汾之侈也渥洼之產猶將歌而傳之而賢無聞也其所求負俗而致功名率帝所玩弄可顧指命者爾上既多竊鈇之疑下轉增積之懷輪臺一悔終於迷復蓋逸在先勞在後故以之也易泰之彖曰內陰而外陽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小人非是則否聖人之言治亂如斯而已矣然而競就業日慎一日於陰陽徙順長若反覆三致意焉若是乎其勞者何也曰凡以求賢也夫求也者真見天之

昇賢如取水於泉取火於燧吾可求之泰山梁父之陰而却車以載也且又真見夫賢之昇於天如鳳在庭如麟在郊猝得之或猝失之而不得永據爲吾靈臺靈沼之景色也是以布而列諸位惟恐用之違其材也寬文法而御之惟恐無以展布其四體也五臣之爲臣而禮樂工刑終身守其一官假令易契而明刑易稷而敷教易咎繇而樹藝諸臣或不必游刃以從而堯舜亦且紛紛于躊躇四顧之勞矣三載三考之密而便宜所在不從中制如後世中庸之論則奉命專征而三旬振旅不

當引逗留誤國之例歟高自稱譽而誠其主曰傲曰虐曰慢不當坐放恣亡等之議歟夫如是諸臣或不必坦懷以應而堯舜亦且紛紛于周旋形跡之勞矣桓公之於管仲也一則仲父再則仲父或曰易哉爲君曰未得仲父則難既得仲父則何不易也夫桓霸主也然其言猶古帝王求賢之意也雖然未易言也求之曰賢得之則曰人求者得與得未可知之辭而人之衆或未必如賢之獨也故聖人之求賢所謂雲從龍風從虎其於得人則所謂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也劉邵之志人物曰英

分多者可爲相不可爲將雄分多者可爲將不可爲相英與雄合之謂賢堯得舜而十六族升武得公而朝讀書百篇夕見士七十人其英與雄足以攝之也夫然後而可語求賢而可語得人故人非得之難而求之難又非求之難而識之難吾所謂當求之人主之精神者也至精神薄而視天下無人不可疑無事不可疑則勞不繼而倦隨之夫勞猶人主自苦耳倦而天下事不可言矣無逸之言保惠訓誨也曰無或胥譁張爲弔夫人主不務求賢而一意疑不賢勢將有譁張以伺之者又寧

直勞逸之故哉吾請推本而爲之說曰人主必知無逸之逸而後可以知求賢之逸此又聖主得賢臣之本而漢人未能窺見其微者也

辯

忠清仁辯

忠清仁不可以分言也其分言之者聖人權詞以教天下之臣子而非其難言仁易言忠清也何也聖人論人有國其國而稱之者有因其事而稱之者有因其時而稱之者齊楚之大夫則與之爲齊楚之大夫其忠於楚

居文集

辯

三

卷一

清於齊從而忠清焉可也不必旁及齊楚以外也所謂因其國而稱之者也兩大夫之本末著於春秋瑕與瑜無相掩也然一念之忠清從而忠清焉可也不必苛引其平生也所謂因其事而稱之者也且夫臣節至春秋難言之矣去國之流入見其似吾人者而喜聖人瞻美人而懷西方見有若兩大夫之忠清者從而忠清焉可也不必厚責以古純臣之誼也所謂因其時而稱之者也故曰此聖人權詞以教天下之臣子也而或遂借以爲口曰天下亦有忠清而不必仁者是誤執聖人之權

詞而沒其教天下之苦心也夫言忠清之不必仁者曰忠可告君而未必不可告天也吾謂未有不可告天而可告君者也清可潔身而未必可潔心也吾謂未有不可潔心而可潔身者也赤子之爲其慈父母也牽衣眷戀飲食之教誨之甚而櫬楚之而眷戀如故不知孰爲忠而孰爲非忠也青蓮之藏其根也終日於泥滓之中至迎風爲香襲露爲珠映日爲鮮而泥滓如故不知孰爲清而孰爲非清也故一意而無所蒙焉者忠也一忠而無所蒙焉者仁也一意而無所介焉者清也一清而無

居文集

辯

三

卷一

所介焉者仁也此忠清仁之不可分言也夫忠之分言於仁自人知有忠始也爭之以意氣矯之以風節而不盡循乎忠之本也有貌比干之柄楚遂指柄楚爲比干是面目自欺其肝膽與於非忠之甚者也清之分言於仁自人知有清始也假之以恬脩附之以寂處而不盡循乎清之本也有學伯夷之仲子遂擬仲子爲伯夷是聲跡自累其肺腸與於非清之甚者也故忠清仁之分言聖人之權詞以教天下而不意其開後世之徑也吾請爲正言之曰楚大夫之忠忠而非也南風日競朝宗

不聞謀國之忠未足以益其謀王之不忠也齊大  
清清而非也縱賊不誅出境自免見事之清未足  
其見義之不清也斯言也論忠清之案而卽論仁之案  
五謂忠清仁之不可分言者也易之寢系王臣曰匪躬  
匪躬者匪但不有其身也并其身之是非毀譽而不有  
也忠之至清之至仁之至也狄梁公委蛇養晦卒以秦  
五龍夾日之奇令房州未返而公稍稍以忠見唐之事  
去矣郭汾陽窮奢極欲而天下不以爲貪人謂其智於  
自全然當功名震主譏謗交騰之日而公稍稍以清見

卽公不得一日安其身唐之事亦去矣故吾於兩公而  
知忠清所以爲忠清因知仁所以爲仁統之乎無所爲  
而爲焉者也嗟乎天步艱而志士顯疾風之勁非國家  
之禍也世混濁而一人享其獨清獨醒之名益非國家  
之福也故凡矯矯以忠清見者皆匪躬之臣所不忍言  
而無當乎忠清之極致吾所以一言蔽之曰忠清仁不  
可以分言也雖然爲人臣者言則可也默之忠而可寢  
悍宗之跳梁黃裳之清而可折強藩之跋扈兩人者不  
亦繫國於九鼎哉故人臣之於忠清則惟恐其見也而

也而人君之於忠清則又惟恐其不見也然則有分言  
之以寬鼓舞忠清之路者此亦燕昭市駿骨楚王式怒  
蛙之遺意而聖人所爲權詞以教天下之臣子者也吾  
又不可以無辯

梁谿馬世奇素修甫著

同邑曹 荃易庵甫閱

門人徐調元貞庵甫校

後學周原溥重校

論

寧靜致遠論

天下無遠功有遠神遠神者其神無不爲天下用而無一爲天下用爲天下用者天下所得而盡而不爲天下用者天下所不得而盡也何也見跬步者致跬步而止

神有盡於跬步者也見奔蒼者致奔蒼而止神有盡於奔蒼者也見千里者致千里而止神亦有盡於千里者也故無一爲天下用而後無不爲天下用此吾所言遠神而武侯寧靜致遠之旨也噫靜聖動王古人之以靜爲動根久矣乾之靜專而動直也而大生坤之靜翕而動闢也而廣生皆靜功也而申之以寧有深焉者歟曰是吾所謂神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易有太極實生兩儀動而陽靜而陰以陰陽言動靜者對待言之者也夫寧則極也蓋陰陽皆有動靜焉徑寸之珠置之水

即寒置之火即熱寒熱者水火而珠無有也故對動而言者靜也合動靜而皆靜者寧也有終日息心而動者有終日不息心而靜者有終日絕物而動者有終日不絕物而靜者無他寧與不寧之分也故入知墮體黜聰之爲靜而不知胼手胝足之爲靜人知綸巾羽扇之爲靜而不知竹頭木屑之爲靜人知匡床玄塵之爲靜而不知運槩草檄之爲靜何也其靜焉者寧也所謂無不爲天下用而無一爲天下用之神也庖丁之刀十九年而新發於硯紀昌飛衛之矢交觸於地而塵不揚雖善別者不能分其孰動而孰靜也此寧靜之說也今且有入於此囂囂號於人曰吾不爲利利引之而落落焉靜也然能擲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夫利心弗寧矣且曰吾不爲名名歆之而漠漠焉靜也然能却伯夷之譽而不能不填足於盜跖三至之惡言夫名心弗寧矣善言寧靜者無如易之艮艮之兼山靜象也時止時行合動靜以言靜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艮其背不獲其身則靜而寧焉者也舜之君而可懲曰傲禹之帥而可箴曰滿武之王而可呼曰怠韓范富之同心而可相

爭如虎所謂不見其人者也箕之正而可以蒙難狄之忠而可以用晦汾陽之勲而可以欲自污鄴侯之智而可捐家族以撥猜主之逆鱗所謂不獲其身者也諸君子處驚波沸濤之中卒不失海晏河清之故而後知諸君子之靜非天下所能動并非諸君子之表奇樹駿於天下者所能動也何也寧也易之言神六子一也而始終萬物獨盛乎艮艮者神无方易无體之全卦也故曰聖人事雖絲棼理則縝布道雖虎變心則驚行蓋不但寧靜以致遠而致遠皆寧靜也所謂無不爲天下用

而無一爲天下用其視致千里猶之致奔蒼與跬步而已矣武侯之自表曰不求聞達曰鞠躬盡瘁成敗利鈍非所逆觀固深於不見不獲之艮者而尚論耆咏之曰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此又所謂不爲天下用者天下不得而盡噫如武侯乃可與言寧靜致遠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仁者而有體乎哉是亦戴員履方託命於天地萬物者也仁者而無體乎哉是亦莽莽蕩蕩無以爲天地萬物

之托命者也然則如何曰仁者無體而有體者也無體而仁者未嘗見其身曰身能隔天地萬物於一體也有體而仁者未嘗不見其身曰身即能不隔天地萬物於一體也噫此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說也夫仁於乾爲元天之一德耳會之而亨和之而利幹之而貞而元從起焉是則萬物以天地爲體天地以仁爲體而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也曰天地萬物以仁爲體生天地萬物之仁也仁以天地萬物爲體成天地萬物之仁也故天地能窮萬物萬物能窮天地而不能窮仁

者天地萬物之體始終於仁也仁者不見天地萬物之無窮而見仁天地萬物之無窮仁之體亦始終於天地萬物也是以堯之體不居於平陽舜之體不居於蒲阪禹湯文武之體不居於安邑於毫都於豐鎬也天地萬物無之而非體也堯之體不以百二十歲終舜之體不以百十歲終禹湯文武之體不以百歲終也天地萬物在而體在也堯授一時舜殫一絃禹泣一罪湯祝一網文武瘞一骨蔭一賜而渾然天地萬物之體挈一髮而週身爲之動也何也仁者之體天地萬物以爲一者也

然而天地於仁者豈盡有正命無違命哉其萬物亦豈盡有順命無衡命哉九年以水之七年以旱之龍蛇虎豹以警之暴君佞臣以危之宇內儼然幾不能終日矣而仁者遇之如癡亦在體一經吐納導引而旋爲勿藥之喜也卽後仁者而爲天地萬物西京苦戚東京苦黨唐苦鎮宋苦夷苦小人不亦岌岌乎肉盡而皮焉附哉倘有國手得仁者方寸之刀圭以療之吾知血終歸經而體之沉疴立起也何也千百年之天地萬物皆仁者以之爲一體者也故曰仁者無體而有體也然則將揭

仁者之範圍不過曲成不遺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者謂是足盡仁者一體之心乎未也一代之事文失而巧質失而蠢愚失而野仁者有不能保其終矣百代之事易失而賊書失而誣詩失而愚禮失而煩樂失而奢仁者有不能保其終矣而仁者未始不如長桑君之隔垣以見也周公之策齊魯於立國之始而舉其數世之後如燭照而數計焉而公無如齊何且亦無如魯何此仁者所怵然負痛於天地萬物也故堯舜而兢兢而業業禹湯文武而孜孜而戰戰而翼翼而疊疊終其身也

終其天地萬物也此真仁者一體之心也雖然仁者不求之天地萬物也吾之身所謂能隔天地萬物於一體亦能不隔天地萬物於一體者也易之繫乾坤六子而體無不象焉範之演五行而體無不事焉今仁者舍此中處之七尺而鯁鯁然爲天地萬物斬乎治譬猶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故仁者之盡人性盡物性而盡天地之性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仁者之盡其性以一體爲天地萬物也而其究不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萬物亦仍以仁者爲一體天則星爲景雲爲裔

而露爲脂也地則嶽爲神山爲秀而泉爲醴也萬物則游於郊儀於庭窺於囿而中外相與賡解阜之歌中光華之頌也其於仁者如磁之應鍼如筴賓之應鐵如銅山之應鐘鑄至磨集而無不可得故曰天地萬物亦以仁者爲一體也然而仁者不敢知也曰吾而沾沾據此以自多是亦戴員履方託命於天地萬物者也吾而舍吾之可知而徼其不可知是亦莽莽蕩蕩無以爲天地萬物之託命者也故於其無體而有體者終言之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聖王明教化以善俗論

治天下之法未嘗不在天下而能治天下者必歸聖人非聖人之能行其法而能明其法也何也天下而有善不善之分非聖人所忍也然必舉天下而責之曰爾爲善無爲不善此又非天下所明也天下不明吾所以善傳之意而小易方大易性質賢焉仰望而不見斗杓吾不明示天下以善俗之意而所爲整齊之約束之者天下且疑吾不安其性命之情矣故謂聖人于民而將以愚之不知聖人治天下之法者也夫聖人者無之而不

用其明者也天下原無不善則必令天下曉然各見其本心吾原不待天下以不善則必令天下洞然俱見吾初心而吾所以善天下之意明千古之聖人所以善千古之天下者其意亦明此教化之爲善俗本而深有味乎聖王明之之說也夫人非性無生非教無化如以教則一極開天而高卑以分上下以辨固無言教之矣河獻圖雖獻書教之又不得言矣且聖人繼天立極而作之君師者自結繩畫象以垂之文字蒞之衣裳又諄諄耳提而面命之矣然而天下聽之藐如也何者天與往

聖陰行其教以善俗而天下未必明也卽有聖王者執方寸之矩凝神恭默于上將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其于善天下亦既不下堂堦而有餘而天下未必盡明也聖王曰吾務明之而已何也聖王所操以教化天下者法而所明以教化天下者法典意兼者也春秋詩書秋冬禮樂明之則時習之惜而不明則矇瞶之誦也離經辨志敬業樂羣自小成而入于大成明之則日進之功而不明則里墜之程也車服以示庸鼓鐘以示貺曰士無善于幽不旌于顯者而明之則好爵之

縻不明則與累累若若者等也輕之而橫楚重之而郊遂曰姑懲以需其後而明之則頑鈍之祇不明則以罷民之不齒終也故聖人不恃教化之有具而恃其所以明之者也且夫教亦何定之有其以教民專屬司徒之職此論官之言也虞廷秩宗之降典士師之率又誰非教者周禮太史內史掌八法八柄八則之官皆隸于太宰又誰非教者甚之大司馬伍兩軍師之法以親百姓而一其心志又誰非教者故不明則教有專官而明則無官非教也有教一方而一方善焉如文翁之化蜀卓

茂之化密其心足以明之乎一方也有教一鄉而一鄉  
善焉如彥方之化其里公藝之化其族其心足以明之  
乎一鄉也而況以元后爲天下大父母者乎然三代以  
前其民優游自得上嘗見運會之淳而不見其濁下嘗  
見勞來宜直之樂而不見其苦而一二不善者卒不勝  
善者之多三代以後教之之法愈密防之之法愈詳上  
嘗以不肖疑其下下亦或甘爲不肖而不疑而一二善  
者且孑然獨立而懼孤芳之難振也何也教化之法在  
而所以教化之法未明也夫做聖人之聲歌奏雅而廢

騶虞理首于前叶采齊肆夏于後遂以爲教化在是皆  
所謂愚民而非以明民聖主善俗之所不辭也雖然易  
不云乎聖人作而萬物覩教之者後也作之者先也堯  
欽明而康衢應舜文明而擊壤應兩聖人者亦何嘗家  
喻戶曉而責當時之必爲唐虞哉是以明教化者未有  
不從自明始

人君道德益高則益尊

人君之尊非尊于權也尊于心也非尊于聖明天縱之  
心尊于變化日新之心也夫人君亦人耳而何以獨推

君之尊也歟嘗試論之人君之尊亦殫矣高拱紫垣黃  
屋挾長策以馭海內海內尊之如神如日如雷霆如帝  
而人君者益深其營壘閉其情形以恫之不可測東南  
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植於交河之北夫人君  
之尊亦殫矣何益曰如以權則人君之尊非可益也如  
以無權則人君之尊非不可益也不益焉而損矣夫今  
古言人君之尊必曰堯舜曰禹湯文武然天下有上熙  
熙下皞皞垂裳拱手而治者則尊有日爲光月爲華遊  
汾河之陽而窅然喪其世者則益尊有問道廣成問治

牧童適藐姑射之山而窅然喪其我者則益尊有畫戟  
坤配六子扶龍馬之秘而窅然喪其河汾與藐姑射者  
則益尊夫尊何不可益之有然而惡乎益也曰有物最  
尊先天地生後天地老曰道與德夫道與德虛位也何  
益之有曰否光之生也影隨之光移而影亦逝光益影  
乎影益光乎空谷之響百叩百應一掩口而漠不聞空  
益聲乎聲益空乎夫道德者亦人之影與空也而其爲  
之影與響則人所以取之之心而已矣嬰兒取餅鄙夫  
取金聖人取道德取道德者取之變化日新故百二十



最外而有堯焉堯之欽明未已也百十歲外而有舜焉舜之就業未已也百歲外而有禹湯文武焉禹之祇台湯之日躋文之緝熙武之就將未已也無他堯舜禹湯文武之取道德猶之嬰兒取餅餅夫取金其心益精其取益高而堯舜禹湯文武之名亦因以益尊於千古然則道德者其卽人君之權也歟三代以下代不乏君孝文一滿於易元而西京道德下矣光武一滿於禪梁父而東京道德下矣太宗一滿於征伐玄宗一滿於張燈賜福而貞觀開元道德下矣夫四君者皆世所爲太平

美事更絕一時之君而必引而置諸堯之左舜之右禹湯文武之中央則四君亦將却步而不前夫非四君之尊日降以卑而四君道德日趨以下也嗟乎其亦知尊而不知益知益而不知損之過也耶善言益者莫如易曰見善則遷知過則改其象與損之懲忿懲慾相爲表裏說者謂聖人示卑之不暇而何尊曰此聖人所以尊也帝王之色損而益帝益王矣聖神之念損而益神益聖矣夫惟聖人不見道與德而但見遷與改故聖人道德益高而不可及噫其亦吾所謂變化日新之心也歟

雖然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言益之難也適越者北面而不見冥山言復之難也故與已高者語益與未高者語復說在師曠之語晉平曰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秉燭之明孰與昧行夫知明者知高乎知高者知尊乎吾故曰人君不尊於權而尊於心

權者聖人之大用

天下未有權而不妙乎經者也聖人之經滿天下聖人之權滿天下聖人之用亦滿天下聖人者經之主也而實權之彷彿也故未有權而不妙乎經者也自小儒離權

言經爲鏐舟爲膠柱其摩聖人如優孟之摹孫叔三年肖之而不可一日相也則用小矣僞儒反經言權爲破觚爲斲雕借神化之名以蓋其奸雄如盜夜半入主人之室而據之而不知其非主人也則無用而有害矣夫聖人于權無之而不用者也卽天下萬世於聖人之權無之而不可用者也聖人有之而不用則小無之而不用則大天下萬世于聖人有之而不可用則小無之而不可用則大故以權者決溜千仞之谿累石千仞之上非聖人不能用也而聖人以爲取水於澤取火于燧雖

欲不用而不可不用也故曰權者聖人之大用吾所謂  
權而妙乎經之說也雖然聖人言之矣學而適適而立  
立而權斤斤辨之如畫界然而權固可若是其用歟曰  
學不權是舉一反三也聖人吝其復矣適不權是束  
望不見斗杓也聖人啜其背矣立不權是正牆面也聖  
人危其煩矣故三者無一而無權而特陰用于權而不  
覺聖人則明之以大用于天下者也夫鵬之絕雲霓背  
負青天而上也蜩與鸚笑之曰惡乎用大而蜩與鸚一  
日不在雲霓之下青天之內安所得槍榆枋哉聖人于

權胡以異是楊之義墨之仁子莫之中皆聖用以教世  
之名理也而小用之爲異端爲賊大用之爲聖人爲君  
爲師何也權也善言權者無如易之乾統易之卦也  
而吾以爲統權之卦也飛而天見而田躍而淵潛而勿  
用天下之變盡矣而聖人有憂之系之曰惕曰亢夫自  
古聖人有不飛不見不躍亦不潛者乎自古聖人有有  
亢而無惕者乎即天下之人有不知亢之窮而惕之無  
窮者乎然則聖人之用固不離乎人也而特人不能用  
于聖人故以神明不測歸之而權卒爲聖人之大用也

嘗觀諸開天之聖人矣當狴獠之世結繩耳茹其毛飲  
其血衣其皮耳浸假而庖犧氏開以一畫則幾鑿浸假  
而伊耆氏開以耒耜以日中則幾械浸假而軒轅氏開  
以上衣下裳上棟下宇則幾靡然至于今無敢易也聖  
人之權而天下萬世之經也猶未也堯舜以訟獄謳歌  
之共主忽焉棄其子繼其賢殄唐虞之世而不自謂不  
慈湯武以夏殷之康侯不思維屏維翰而南巢牧野偃  
然行之而不自謂不忠孔子以尼山布衣之筆舌取二  
百四十年之君臣而袞之而鉞之而不自謂不虔然至

於今以爲堯舜不讓洪荒未平也湯武不起桀紂亦未  
得長無事也無孔子天地且長夜也是聖人之權而天  
下萬世之經也猶未也堯舜之命官咨岳觀象授時古  
有之歟湯之禱桑林聘莘野武之訪洪範受冊書古有  
之歟孔子之章甫於宋縫掖于魯轍環于風塵或歌于  
杏壇洙泗古有之歟而至于今不勒諸政府則書諸師  
說罔敢置一喙也是聖人之權而天下萬世之經也猶  
未也西漢之勢而權之無虞戚也東漢之勢而權之無  
虞黨也唐宋之勢而權之無虞鎮與夷也惟一任議

家固守其格套而不變而且顯示人以利器如有千將莫耶而執之無柄則不能傷物反爲物傷至于今設身咨嗟恨不起聖人以救其敗是天下萬世而無聖人之權不成天下萬世之經也故聖人于權無之而不用天下萬世于聖人之權無之而不用所以爲聖人之大用也非獨聖人也天地亦然夫東方木而冊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隴蜀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沙漠之地天地之錯綜以均其有無也權也且統終而或綦以懷安聖賢而或薦以

拂亂中主而或奉以清燕誼主而或示以殷憂天地之顛倒其機以鍊人也權也而識者謂不如是則天地不靈是天地之權皆天地之經而皆聖人之經天下萬世之經也人用于天聖人用天于是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而總之合其權權之爲用大矣哉抑易又言之員神而方智智之用動也而方之神之用靜也而員之經權之際微乎微乎吾謂非誠不能制權非明不能和權非正不能御權非斷不能行權而非神也不能兼運四者以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之權則于

權終未敢輕言也請申之曰權者聖人之大用神者聖人之大體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

道統惡乎一一於是是非之統惡乎一一於道而道與是非之統惡乎一一于心何言乎道統之一于是非也曰天下明道以言晦道亦以言言者道之大利大害也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譬暗室而一炬焉瞭如矣故曰道之統一于是非何言乎是非之統一于道也曰合道則是離道則非道者是非之鏡也譬適莽蒼者東西

易形望斗柄焉瞭如矣故曰是非之統一于道何言乎道與是非之統一于心也曰道虛位也微幾也道所主而樹異者奴之道所奴而樹異者主之如隙中觀闕莫適爲衡反聞諸空空洞洞之心而譬之堂上人辨堂下人又瞭如矣故曰道與是非之統一于心噫此非吾之言程氏之言也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請申之天天下有不辨而可爲是非者哉是之判于非也晝之有夜陰之有陽中國之有夷狄也辨而不辨而天地之位易矣是之疑于非也光霽之晝與雲霧之晝大明之陽與

燔火之陽冠履森嚴之中國與首尾衡決之中國也不  
辨而以為辨而天地之位亂矣故天下不可一日無者  
是非也不可一日有者不辨之是非也雖然是非亦何  
難辨之有道不變是非亦不變而天辨之人消之先聖  
先賢辨之后之人消之愚夫婦辨之聰明才智之人消  
之何也曰其所辨者權也意也名也辨于權以哀鉞通  
之然而赤帶可辱鼎鑊可榮則誰與辨之辨于意以愛  
憎通之然而鮑魚可馨芝蘭可臭則誰與辨之辨於名  
以毀譽通之然而匡章可游於陵可斥月旦可翻陽秋

可廢則誰與辨之曰有無權之權無意之意無名之名  
曰道心通乎道而后能先為是先為非如鏡之明以辨  
形有餘也心通乎道而后能不先為是不先為非如谷  
之虛以辨聲有餘也于是則有辨玄黃於駿逸辨循繩  
守墨之容於解衣盤礴之致而人之是非通于天矣于  
是則有辨僭位於正位辨小宗於大宗辨螟蛉之系于  
云仍之系而后人之是非通乎先聖先賢矣于是則有  
辨私評于公評辨橫議于輿議辨旦晝喙爭鳴之見  
于清夜不言同然之見而聰明才智人之是非通于愚

夫婦矣人曰是非之辨無所不通如此而不知其是非  
通乎心心通乎道也堯舜登十六族除四凶堯舜曰當  
天下萬世亦曰當孔子誅亂賊貶桓文而仁窮餓之夷  
齊賢陋巷之顏回孔子曰當天下萬世亦曰當無他會  
心與道之通以會天下萬世之通也非道則立是非愈  
晦是非而生議論者一議論矣非道則調是非愈亂是  
非而救議論者又一議論矣非道則去是非愈滋是非  
而息議論者又一議論矣夫道不立是非不調是非不  
去是非而能辨是非何術也心通焉故也三代以下

非數變一變而是非于漢天人三策與曲學之公孫並  
用其寃為劇秦美新又為誅三君銅逐俊及顧厨諸賢  
而是非迄東西漢終以不辨載變而是非于唐原性原  
道諸書無能奪柏梁西崑之好其寃為此輩清流盡投  
濁流而是非迄三唐終以不辨三變而是非於宋關洛  
諸賢垂星辰而揭日月不能撲金陵妖豔之一芒其寃  
為銅元晦宸元定徙六君子而是非迄南北宋終以不  
辨故三代之治天下以是非而三代之下亂天下以是  
非豈是非能亂天下哉心學不明而無提衡道術者為

之堂上人以辨堂下人曲直故能氣天下也吾故曰道之統一於是非是非之統一于道而道與是非之統一于心無他一之于通也雖然通何容易道通乎心者寂而通之心也天也心通乎道者復而通之心也天人參焉者也徇權則道隔徇意則道徇名則道隔一心而隔者三夫又何以通之曰莫如無心無心莫如養心養心者養其本來有是無非之體也則吾又爲之說曰爲堂上之心通乎道而后能辨是非爲室中之心辨是非而后能通乎道

君人者如天運于上

人君居天之位爲天之子子代天之工則不可不法天之爲夫天于天下漠然無所爲者也而萬物之繫命于天者不誅而無寬不謁而各得其欲如置樽中衢而惟所酌之天于天下又似無所不爲何也夫有所運之也爲之者可見運之者不可見一二日而萬幾爲之者也口不煩言手不煩麾執玄德于心而化馳若神運之者也戶樞不運而朽流水不運而敗天不運而積積也者廢之漸也必一一而爲之者又積之漸也故曰天道運

而無所積則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則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則海內服合帝道與聖道而協諸天道焉之謂人君范華陽氏嘗論之曰君人者如天運于上而爲之申其說曰君司要不可不運臣職詳不可不勞然則有法天之君子所其無逸者非乎且夫乾統天之卦也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以和義貞固以幹事行此四德者而後爲乾君子孜孜焉如不足也若夫坤則承天時行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而已而必曰君主逸臣主勞令尊九五者優游襲垂衣之跡以擬于清虛

碧落之體此不必然之論也曰非也君也者勞于運而逸于爲蓋無所不勞而逸用之故逸而有功也今夫君于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無所不總如天于陰陽寒暑之無所不包也晷之而日散之而風動之而雷潤之而雨止之而艮說之而兌有一不至惟天之過產之而春長之而夏華之而秋藏之而冬有一不應曰惟天之過而天無有也天能運六子故不與六子爭能而六子各祿其能天能運四時故不與四時爭序而四時各式其序使天必一一爲之而爲所及者運爲

所不及者不運將山澤不通氣雷雨不相薄而水火相射矣將四時一極脩一極無而流金之下無凝寒裂膚之餘無負陽矣詩云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日猶不當以月自處而況天之以日月自處也故不明于天之運者不可與言爲天不可與言爲君何也懼其積而至于廢也皇帝王以來不一君矣有君焉東至開梧南撫多顓西服壽靡北懷僭耳而亦或視不逮惟嚮之外聽不徹十里之墟慮不周三畝之宮無他運之者殊也運日者不以日聖王所以貴日不見之功運耳者不以耳聖

王所以貴耳不聞之功運心知者不以心知聖王所以貴心知不至之功所謂目不可見耳不可聞心知不可至者何也天也天之去地九萬里遙矣而其于地如車與蓋之相倚也誰爲之運也天左旋而日月星辰俱右轉背矣而其于日月星辰如編珠連貝之相貫也誰爲之運也且自七十二候累之至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邈矣而元如其會會如其運運如其世世如其一晝夜也又誰爲之運也易之系天曰健詩之咏天曰不已謂天專主逸而予陰陽寒暑以勞者非也陰陽寒暑

之勞皆天之勞而天總之以有成所謂勞于運而逸于爲者也故天之象聖王以器驗之天之度聖王以筭窮之而天之運聖王以其君人者究之朝與公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宣序民事夕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而運于上者如是彈五弦誦南風騰肴不收于前鐘鼓不解于御而運于上者如是一曰若何及二曜之所燭一曰若何服四荒之表一曰若何治青北九陽奇惟之所際而運于上者如是一身不出合宮而聽盡一足不下衢室而問盡一語不越總章而訪盡而運于上者如是何

也剛柔吉凶消息旺衰之故窮而變變而通通而久無非聖人方寸之矩之所運而機之顯若晦其無與焉者也堯舜之被四表訖四海也所用二十二人也此二十二人者堯舜嘗以其心一夕再撫函蓋而知函蓋所藉以造命無如此二十二人且若同此二十二人者偕作偕息于明堂天府之間而舉其材品以詳騰之以一人精神兢兢業業而運之天下又以天下精神師師濟濟而運之一人此天運于上之說也今且令堯爲馭舜爲左禹爲右然入山不能不開牧童入澤不能不開漁師

也堯舜之用二十二人亦猶入山問牧入澤問漁之智而千古尊之曰如神非神于無所不爲而神于無所爲也凡英主所恃獨明爲利器獨斷爲營壘者至堯舜而見其一無足恃此憂勤儆戒之深而堯舜之神也故曰爲之者可見運之者不可見也六子變化著乎萬物然必曰帝于是乎出于是乎齊于是乎見于是乎說于是乎勞于是乎成六子之位不敢不虛以奉諸天也何也天運之也四時各自爲帝而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四時之位不敢不虛以奉諸天

也何也天運之也故臣有翼曰予欲左右臣有爲曰予欲宣力臣有明曰予欲觀臣有聽曰予欲聞臣即退處于四肢而其位仍不敢不虛以奉諸君也何也君運之也萬斛之舟運于盈尋之橈三十六幅之車運于盈尺之軸天下之勞無不運之自君而君更見逸焉所謂勞于運而逸于爲者也記曰著不靜者天著不動者地夫勞之不必動而逸之不必靜也亦各言其運也故惟所其無逸之君子然後知君不可不逸此天之所以爲運天之所以爲健爲不已也雖然謙之彖不云乎天道下

濟而光明有運之上者以空文法議論之卑瑣而一天下之志卽有濟之下者以撓策力智能之紛錯而盡天下之心濟正以成其運也不然士鬱而憤國鬱而沴天下搖搖焉望九關而疑其不可叩而天之不運亦甚矣雖有要惡得而執諸

汲黯社稷臣

社稷臣之難言也不於任社稷之日其性有貞焉者也吾綜其說始於記之少儀而雜見於晏子之對景公詳於莫敖子華之對楚威晏子之言曰社稷之臣能立社

稷辨上下使得其理制百官使得其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是社稷臣之餘也非其正也記之言曰爲人臣下者頌而無譏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弔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是社稷臣之用也非其體也莫敖之言曰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是社稷臣之一體也非其本也善言社稷臣者無如易易屯之經綸明夷之用晦蹇之有功

皆社稷安危之會而概之曰貞雖處極變不失其正所  
爲社稷臣也吾以爲嚴助之論汲黯近之其言曰輔少  
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不能奪  
此卽易所謂貞也夫貞也者正也真也黯數質責公孫  
弘張湯等於上前謂弘阿人主取容而湯專深文巧詆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共論之  
正侃侃若金石乃黯所最切齒於弘等在懷詐挾智而  
其援爲漢武帝旨之症盡於內多愆而外施仁義一語  
何也黯之真不能須臾容漢君臣之僞而斷斷焉爲引

繩而批根也故黯者正與真合以成其貞焉者也而吾  
言之曰正曰真帝言之曰懇助言之亦曰任職居官無  
以逾人嗟乎社稷臣難知哉難言哉夫黯當爲謁者值  
東越相攻奉詔往視不至而返曰越俗固然無足辱天  
子之使時帝新卽位耳而後之閒邊遠武已了然隔垣  
之見而欲攻之於湊理是社稷臣之審微也河內失火  
延燒千餘家黯還報以爲不足憂而特於河南貧人水  
旱急不避矯制之罪假便宜持節發粟以賑之豈惟爲  
災黎請命蓋饑寒盜賊之因黯所彌縫多矣是社稷臣

之達權也黯先後兩守剡郡擇丞史責大指不出閭閻  
而東海治淮陽民方盜鑄錢黯至一如治東海法不刑  
一人不壞一鋸而淮陽政清其意大抵以不自用而用  
人爲主是社稷臣之識體也故謂黯懇不解事與任職  
居官無以逾人者未知黯之深者也嘗論黯天性近宋  
司馬文正而微遜其學力黯官禁閤用脩絮直諫拾遺  
補過爲事文正在熙寧中自爭新法外亦無他建明然  
淮南誅逆王丞相如發蒙振落而獨心憚黯謂守節死  
義難惑以非文正起廢籍相中朝遼人至爲戒其下無

生事閒逸矧兩君子一身屹然雄於數百萬甲兵也無  
他其正氣之足以懾伏人者真而已矣史稱黯性倨少  
禮士多不附方其爲九卿久心不能無少望積薪之嘆  
帝至以無學少之夫是何足病黯令黯折節養交脩公  
卿間聲或歎曲自媚佯飾爲寵辱不驚之態亦何益短  
長之數者黯之率直少文瑜與疵皆可一見而得黯所  
以爲真也韓魏公言成大事在膽生平未嘗以膽許人  
吾觀黯不愛其身犯主顏色幾中危法者屢矣卽匈奴  
渾邪來降所爭長安令馬不具與長安賈人私市買兩



事豈噤守經墨者所敢吐一語哉然則黜非惟識勝而胆亦勝所謂正足以持之真足以赴之而合以成其貞焉者也故使黜乘權藉勢卽不幸經綸險阻而爲屯爲蹇爲明夷則如記所言者黜守城深堅中事也如晏子所言者亦猶黜治兩郡任人責大指而辨之有餘者也如莫敖所言者黜審擇而處之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者也何也社稷臣之本植而社稷臣之事無不可兼而舉也夫黜以後難言之矣自張禹孔光用而人慕姦阿不復知社稷臣之正至陳蕃竇武貴而人尊矯激不復

知社稷臣之真甚有反覆如唐蕭瑀者流亦得借人主疾風勁草之日以踰長孺之後塵噫又何異引里婦里毋而坐之乎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列乎哉吾故論社稷臣而終辨之以真且合君臣以申之曰臣與其爲瑀之福毋寧爲黜之慙知臣者與其爲板蕩識忠之唐文母寧爲不冠不見之漢武

太祖留意賞罰

語曰龍不離淵虎不離山主不離柄賞罰也者亦主之淵與山也雖然有萬世之賞罰有一代之賞罰有一日

之賞罰萬世之賞罰誅四凶舉十六族如龍之雲有餘澤焉如虎之風有餘響焉得賞罰之奇亦得賞罰之大一代之賞罰尊申屠嘉而紉鄧通止犖受賈山而賜劔誅薄昭如龍之吟尺鯢驚焉如虎之嘯猛獸恐焉得賞罰之貞亦得賞罰之利一時之賞罰賞曹彬罰全斌賞義倫罰仁瞻如龍之騰而覺焉如虎之卧而怒焉得賞罰之復然幾於悔且吝矣嗟乎太祖開國有道之君也彼直留意賞罰強同光帝爲兒戲而欲以一劔莫社稷于太山而上不得徬重華之逸軌下不得踵孝文之後

塵亦有說乎曰有主有淵又有淵之淵主有山又有山之山無他賞與罰之心也賞與罰之心上告諸天下告諸人前告諸九廟而後告諸千百禩故賞不褒而華罰不斧而懼夫親北面稱人臣子偃然反戈內向陵其孤寡而奪之今世宗之霽在天姑無深文而平讞焉太祖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如筠如重進非周懿親則周元勳當改玉收步之餘不吝九死以謝故主卽不望裂土然有殷頑民例在也而生膏斧鎖死爲若故可以爲罰歟王博范質之流蓋竿台座辱身販國石守信輩鷄鳴狗

盜之雄乘時倉卒以邀富貴所謂奸人之尤有王者起必引飛廉惡來之律者也而紆青拖紫橫汗新朝可以爲賞歟且如彬如義倫誰非委贊周庭者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而改顏事宋受命臨戎沾沾取圖書數卷裴篋蕭然之節以拜司勳之殊賞將無令田橫之客笑人也故太祖留意賞罰以定平蜀一時之功罪則可以定帝王一代之律令則不可則又有解之者曰賞不疑功罰不疑罪易訊耳至賞疑罪罰疑功鮮不上下其手者夫全斌元戎敢行手取蜀門劔關千里方面之

勝而藉之職方勳不爲不崇矣仁瞻歷發諸將之貪橫而百口譽形爲一時分淄澠而辨薰蕕卽與以自解免然道不爲不壯矣而太祖斷無少借卓哉以愛民之思行馭將之權惡乎不可爲一代律令也曰固也大器先自治而後治人明主之賞罰亦如之夫周世半壁之金旣可取而責人於圖書衣笥之外不染一指乎譬諸垂涎千乘之鼎而語人爲織屨辟纊之行其誰信焉故漢之賞罰以用而強宋之賞罰以用而弱一變而賞罰于熙寧而君子去官爵如履再變而賞罰于元豐而君

子甘炎瘴如飴三變而賞罰于建中靖國而長安石工且反唇而議其後矣是豈太祖貽謀之不善或亦賞罰之原未端而不覺釀成一代之陰氣歟吾故曰得其復而不免于侮且吝也雖然太祖英主有爲之孽者曰趙普彼開寶之季尚誤其罰于雷德驤而況其他乎故龍有淵狐亦有城帟有山鼠亦有社留意賞罰者龍而淵之母狐而城之帟而山之母鼠而社之

一榜盡賜及第

吾讀宋史至太宗之奇眷張齊賢也爲賜一榜及第未

嘗不嘆其破格而終悅其拘于格也夫藝祖幸西都而得齊賢不曰可及第也曰可作相耳鰥可相居可相釣可相甚者胥靡可相罪人之子可相相寧必及第也人重及第及第何能重人必及第而相將不及第而不相乎且一榜而及第將一榜而盡相乎吾有難于此王維以鬱輪袍第矣張奭以曳白第矣必及第而相是無相也吾又有難于此天下之爲齊賢者幾何矣天下之爲齊賢者不聞于藝祖而聞於太宗又幾何矣必及第而後重齊賢是無榜不及第也凡此皆太宗所不能解也

三代取士法莫脩於成周中林兔苴人人干城腹心未聞有及第科也臯夔稷契無書可讀而況于及第及第始于隋煬彼所爲追琢風雲流連月露直玉樹後庭之續耳獨不曰春華何益殿最嗟乎欲以齊賢重及第而及第適以輕太宗於及第衰矣魯穆之謀相公儀子也而屬之子思子思曰使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耳不然臣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然則太宗之待齊賢魚鳥也一榜及第其操竿下釣以蕩之者也嗟乎欲以及第重齊賢而齊賢適以輕太宗於齊賢又衰

矣昔秦坑詩書漢高易以馬上大風猛士豪傑氣短天人三萊以後賢良而門第門第而詩賦舉天下龍驤虎變之才耗之于重臂鼠肝之內識者扼腕訾之唐人詩云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諷之三復流涕而惜乎太宗終不能破也破之何如曰齊賢之賢太宗固一稔之于藝祖矣朝而嗣位夕而虛百揆之座而待焉不必以級也不然以布衣脩顧問有見焉而升之相不必令試進士科也卽試進士科矣卽落後勁矣拔之散列超之上僚不必監及于一榜之及第也而賞花

賦詩之主方且咨嗟于翰林之清晏學士之貴重恨不得一登其座然則太宗猶未離乎文士也而何足以得才士雖然太宗英主也以齊賢爲泰茅而以一榜爲連茹吾猶謂愈於嘆積薪者一第而曾再第而琦如庠如京若縈縈焉卽式微之季而猶有天祥文龍輩疆項與天爭宋鼎也及第得人于是爲盛嗟乎此亦天之所以報太宗也

表

擬上率皇太子及皇孫恭詣慈寧宮遂

御門左召輔臣并部府大小九卿堂上官并科道官諭以保愛皇太子至意廷臣謝表萬曆四十

年

伏以

大顏日統百年增子道父道之光慈殿春溫片語疏宮中府中之瓜邇璇源而潤海近瑤嶺以呼嵩國本長安人情胥忭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虞廷大孝固本尊親夏王盛德尤歸傳子詩歌思媚已發祥于渭水之將書紀丕承實式廓乎豐芑之祥風

殊後代誼薄古初植五廟于齊伯圖中絕借四老人  
於漢炎鼎幾搖堪啜傳望之華崇臺思子浪語瀛洲之  
選同室推戈俗徽章符應歸東序吳宮更樹色冷西池  
是皆君臣之義疎漸致父子之恩薄咲應劉之何補空  
閒燃豆之疑幸鄴侯之有功獨下摘瓜之淚 聖爲倫  
至 天亦言傳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運撫日中  
統傳軌一 神阿手攬瑤圖鞏萬曆之長 帝範躬親  
金鑑式千秋之永而 皇太子殿下龍種五采鳳毛九  
苞當明兩繼體之年正涵三御符之日但以豐亨運久

悖大祿成丰追 孝廟之寬仁稍倣 肅皇之恭默  
玉階仗冷徒瞻劍佩之迎花 金闕鍾寒空想旌旗之  
拂柳雖聞聲稱 聖龍柄豈離于在淵顧蓄瞻窺天鼠  
謀遂生於憑社百神作護 九廟有靈幸碧石增巖仍  
依閭闔之固非青鏤多福幾虧 宮殿之尊恐驚 慈  
聖於在天恍措 膚躬於無地式展栢棖之慕彌深堂  
構之思道路風聞竊鉄之猜輒施于 君父 禁廷日  
近在桑之誼遍諭於羣工載復泰交聲中 渙號謂大  
僚固希恩於待鵠而小臣亦充牣於汗牛市馬無端怀

蛇何形臣作股肱耳目豈同付度於他人 予敷心腹  
腎腸敢情保持於 吾子舉頭 眸穆引瞻天上之仙  
握手叮嚀取譬人間之父豈惟復以不遠兼亦乎之自  
中 如綽真綽如綸真綸堦下通九閣之隔 重暉又  
暉重潤又潤 宮中聚三代之春此皆 聖母坤德之  
無疆具見 皇上乾綱之獨斷臣等幸遇 堯年欣逢  
舜日 禮渥家人之晉接先承下濟之明識迷大有之  
豫防深愧上行之益 面對而一籌莫展退食而千慮  
茲殷筵寂 虎闥璇海之澄清安在蒼橫 鷄戟銅屏

之宿仗胡存在 聖明禮義不愆固人言之何恤而中  
外覩聞未定覺 睿筭之難窺念切杞憂或冀伏蒲之  
可諒情深緯恤庶知折檻之爲忠伏願 保以兼師  
愛而能教於 聖母則妥其靈而因妥其志于羣臣則  
諭以實而母諭以言將 豐水之聲再傳彌振而 蒙  
泉之派百禩逾清仰酬裕後於 聖祖 聖宗俯作恭  
先於 文孫 文子

擬宣鎮軍餉告缺 上從戶部請慨發 聖母宮  
餘積銀三十萬兩又 允借別項銀八十萬兩分

濟各邊仍勅會議財用經久之計以聞部臣

謝表

伏以

熙朝注意籌邊渙居甦地曹之困明主留心計國巽申披天語之溫惟孝子能爲仁人乃先事不忘後備氣添投距喜溢呼嵩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國事在戎軍需係食故師臣卜曆寓農制善於周官家令陳書貴粟論傳於漢冊金刀鼎莫轉漕推萬世之功木馬名高運米奏三分之績自中外之情濶而君民之足

清寧居文集

表

三

卷二

分呼癸呼庚吏舌敝而主不恤轉溝轉壑士命盡而上不知庭撤幕南忍聽孔桑之心計倉開洛口徒資翟李之盜糧烏面鵠形半是無定河邊之骨糲羹菜餒妄窺人盈庫上之標貯封椿以備兵荒僅聞宋祖索軍錢以酬歌舞堪哂唐宗卽或剗肉以醫瘡彌覺捉衿而露肘自非說道疇念勞人茲益伏遇皇帝陛下至孝格天好生協帝總梯航而集玉帛南達舜梧北平堯柳皆獻琛納貢之鄉寧鉄鉞而肅疆場東漸玄菟西踰白狼悉干城腹心之士豈惟人效其順抑亦天不能災何意早

理之荐僕遠爾祝鳩之袖手民既懸室中之磬士將脫道上之中四顧諸邊適先宣鎮維文皇帝六飛頻駐宛留赫濯於金湯矧常開平三箭猶存如挹赴恒於鎖鑰緊畿甸咽喉之地兼山陵腹背之區慨天地人之全乖恐戰守和之失策用是計曹借箸仰效日中之圖豈期天聰轉圜俯垂益下之慮謀始庸諸廷宋善實擴自宸衷特推錫類之恩遍作敵王之愾頒私帑爲公帑陋彼移粟河內移民河東散小儲成大儲自我善繼人志善述人事馳襄蹄於四塞疑承天雨之珠飛

清寧居文集

表

三

卷二

鳳詔於九霄恍下年豐之玉猶以地形繡錯九邊無異於一邊而國勢緣連分濟正成其合濟城非青海同悲秋月之空懸積是黃沙誰見春光之偏度傷雖居於爾體痛實在於朕躬旣展前籌載申後命倘費有俾於軍國卽那移別項不妨典衣典冠之司如策可著於經常縱區處多端益徵同室同舟之誼莫恃火薪之未燃務俾泉府之長流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仍須用其一而緩其二爲一時之計爲百年之計爲萬世之計毋徒攝以東而尤以西彼秦國投醪僅出

一簣之惠乃蜀江賜帽虛傳千里之恩未有 庠筭遠  
推撫析月屯雲于掌上 德施宏沛呼翼風解雨於日  
前如今日者也臣等識謝智囊才疎武庫有懷肉食妄  
思聚米以論兵無力蚤趨深愧散金以酬士仰屋而歎  
鮮爲巧婦之炊築舍而謀多畫嬰兒之併第虞掛一而  
漏十或合慮衆以爲千伏願智用民之中德法天之大  
止戈爲武遙看日月之光聚人曰財永息金銀之氣垂  
周裳而治合華夏蠻貊率俾彈虞絃而歌自南北東西  
思服

擬陝西撫臣奏蘭州界黃河清廷臣賀表  
泰昌元年  
伏以

乾德玄通靈府報太平之盛 坤元協應神丘占 至  
聖之興瑞可軼於龜識祥適當乎鵲首喜騰西甸頌溢  
中區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河來天上流  
出地中秘一闢夫義圖蹟載徵于夏鼎赤文啓帝聯飛  
五老之星冊書奉王偕踐四神之雪榮光既渺休氣罕  
通商徒五邦僅衍本支於玄鳥秦傳二世魯推德水於  
黑龍候漢日而再中莫救金堤之潰行周駿以萬里徒

謬寶器之陳竹礎下洪園痛勞人於長茭美玉柳絲再  
板渚悵勝事於錦纜牙樁方未能捧玉以填河況復可  
借膠以止濁變五色於三日人誠鮮遘其奇俟一清於  
千年天亦重惜其瑞有如 昭代疊薦嘉徵首啟 高  
皇受命之符申示 世廟發祥之兆跡已絕隆于古事  
更踵美於今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毓天根靈通性  
海心法百川之下謀卿謀士而謀庶人望尊四賓之宗  
作君作師以作父母傳箕箒於 先帝如探源星宿之  
墟集琬琰於百王似造極崑崙之嶺方無遠而不屆乃

有開而必先順叶靈川時逢佳節按紫雲之嫋嫋當銀  
椅三五之辰灤白石之鄰鄰在金城百二之界珠宮細  
浪宛披芝函玉檢之圖貝闕晴瀾恍辨蘭采朱文之籙  
甫爛湘紋之五采復澄江練之十尋引滿月以同輝疑  
挹夜光之粲共長天而一色非關秋氣之清徹似鏡懸  
可數水中之藻荇皎同犀照俄驚潭底之魚龍歡呼近  
億萬人響接於松舟桂檝彌望亘百十里波恬於竹箭  
桃花用之薦馨可資玄酒紀以昭瑞無遜甘泉是福龜  
將興河伯獻奉三之象而政當更始陽侯欣得一之寧

雖錫景貺於泰昌已肇休光於天啟臣等情均向  
若誼切朝宗幸際清時遂范滂登車之志喜承嘉應謝  
鮑昭作頌之才治象率土一新快比神魚之舞渚恩  
光自天三錫慚同偃鼠之飲流徒端居而耻聖明豈  
欲濟而無舟楫伏願習德於坎養聖以蒙道岸  
先登清虛來而渣滓去仁波徧樹陰陽和而風雨時  
則紫極可固於金甌而黃河永奠於衣帶矣

擬上覽文書奏遼河西情隨勅吏部都察院  
諭大小臣工各殫力協心輸忠盡職羣臣謝表

潘寧居文集

表

三

卷二

天啟元年  
元年

伏以

天垂赫濯離明微大有之光聖啟殷憂巽命通中孚  
之志王一怒以爲安書十行而成扎天步佇看於  
再造臣共已歷於同心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內  
治外嚴功關宵旰主憂臣辱義激寅恭故平勃歎而名  
重安劉廉蔣交而功高存趙霍嫫姚紀慕南之績矢憂  
虜以忘家裴晉國勒淮右之勲誓滅賊而歸闕惟四士  
可照千里卽一臣已足長城茲世叨養之恩祇奉楷

矢之貢突興瑩臂肆起狼心漁陽鼙鼓連天輒敢陷我  
城摧我堡上谷烽烟接地爭欲食其肉寢其皮神廟  
四紀鴻功負恨於金甌之有缺貞皇三旬遠畧縈思  
於玉燭之未調當黼展之初臨正干羽之載舞而陽  
和方布鷹眼尚存中林可懷鷄音莫集不思束身司敗  
儼爾稽命中樞彼肆其天驕目慘衣冠之塗炭我失其  
地險心驚婦子之流離河東已委犬羊河西亦孤唇齒  
垂涎山海將欲投符氏之鞭孰視神京豈止負裳帶之  
志是匪輸攻多智能成破竹之奇祇因墨守垂方坐取

潘寧居文集

表

早

卷二

觸藩之困築舍旣忘乎曲突枕戈可憚于卧薪雖癰疥  
之疴無煩洗胃然卧榻之畔恐反噬臍遑亂略而在人  
式王言以作則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靈通性海睿  
毓天根有道聖人爲堯爲舜不忝先皇之弓冶少年  
天子乃武乃文先聲萬里之金湯而重軫危疆聿求全  
策念虜氛之正熾方聽輦而思將帥之功慮國是之未  
明更借箸而問廟堂之勝雖風雲韜略側席于塞外之  
范韓雖日月絲綸拊髀於禁中之頗牧猶以臣作股肱  
耳目無大無小以從公予鼓心腹腎腸勿二勿三以悉

命而銓衡萬品柄歸玉尺之司表紀千官權屬錢冠之  
長杼音璫陞傳諭錫班開羣策羣力之門矢一德一心  
之鑑謂羽馳赤白僉驚冠在門庭豈血戰玄黃忍令聞  
與同室大僚避嫌却掃林泉之卧何安小臣伐鼓樹旗  
官府之嚴安在况 兩朝綸綍且輝宗祖以裕子孫而  
一日膏肓致爲門戶以忘 君父文臣不愛錢武臣不  
惜死冀勿專美於前人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悅似  
借規於異代誤毋再誤庶幾此一時彼一時 君總吾  
君誰曰東人子西人子倘乎堪盈缶便擬橫行匈奴之

中果忱可補天遂須痛飲黃龍之府豈倖神功於風鶴  
但祇泰運於雲龍在此首數值將亡固無戰守和之三  
策惟舉朝力期倭濟寧特戶兵工之一心功惟志業惟  
勤不惜俯提其耳賢則推能則讓直俾永勒於胸臣等  
才謝請纓願深掃穴讀聖賢書以事主敢云有德之二  
三學孫吳策以匡時自揣無兵之數萬觀 至尊之憂  
社稷片魂頻繞於三韓從小醜以玩 朝廷尺書遠漸  
于十部聞言踏地當共捐水火之形拜命矢天或稍贊  
雲雷之治伏願武以神武威尚德威申命用休消心營

而後消邊警丕基克弼振 皇靈而先振神靈則無敵  
惟仁翹首遼西之露布而有 王雖小傾耳海表之風  
聲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性謹奉

擬 上諭內閣責成史臣纂修 皇祖實錄俱令

在館供事刻期告竣謹將先完書帙恭呈 御覽

進表 天啟五年

伏以

天語有嚴借左史右史以寄羨牆之慕宸衷不匱綜分  
陰寸陰以程翰墨之勲孫繩祖而得師情生文而示志

愧蚩山之欲仆捧帙現馳慚蠡海之方遙聆音心切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一聖之興皆有萬年之載  
勲華受祉典謨垂渾噩之編毫鎬膺旨盤詰撮賢文之  
要或義陳隻字寶便擬于天球或致悉累言珍更浮于  
岳貢慨自君失其職以至史溺其官大風雖軼乎紫庭  
新語何關乎青簡西京非無紀載竟爲腐遷之謗書東  
部亦有編摩僅屬孟堅之私乘錄脩晉代猶資崔氏春  
秋訛訂宋朝特取范家朱墨仰惟昭代世有鴻章潤以  
青鏤勿替栢棖之澤尊以金匱聿當弓劍之遺而如神



宗顯皇帝者服有歷年近邁有明之列聖福以多壽遠兼無逸之三宗軌健行天赫濯式靈於初馭坤厚載物含弘彌盛於季年綜其大則平播平夏而平倭東西朔南欣欣思服括其全且爲君爲父而爲祖聖神文武蕩蕩難名雖有筆如椽豈能繪天高而摹地厚乃稽今爲鑑尚期緣祖德以源宗功道已嗣于箕裘蹟更光於琬琰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心無畔援學有緝熙祇德而六服承握鏡之風逾遠作善而百祥降垂裳之日方深遐澤覃津恍統四瀛于舜抱窮簷荷燭儼棲十景于堯

襟志銳岳新維今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念懲小愆嗤前代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旣凝神于萬幾復瑩精於六藝作不自聖述以稱明謂貞皇遠略三旬固已勒千秋之鏡而神廟芳草四紀亟須澄乙夜之觀鳳閣弘開豈止給尚方之玉管龍顏頻霽幾思徹御座之金蓮蓋夙興夜寐以無忝所生爭窺聖主紹庭之切惟朝研夕席以靖共乃位益督儒臣居肆之勤望溢瓊瑤情方饑渴猶謂屬詞比事雖繙東壁之書書挈領提綱實係中台之職掌特洒披雲之藻爰昭刻日之嚴臣等書未窮于

五丁識有懸于二酉豈能字生珠玉一空故紙之陳言妄意行吐風雲盡揭先朝之生面且展翰而情疑咽或攀髯而涕欲零况九道之成化滋濃兼晚歲之留中不少尙貴聞而賤見恐筆花半涉于杯弓非合野以徵朝將諫草終湮于芸蠹纂修不易哀輶爲艱集千狐之腋以成裘尚費經年之機杼鎔五方之金而在冶匪由一匠之鑪錘是用祇惕孝思仰希寬政先借顯皇之朝氣以供文子之宵衣式如玉式如金豈敢挂一而漏萬奉之師奉之保惟期得意以忘筌伏願率祖承乾奉先接

下念始終典于學日有就月有將明禮義達諸人志善繼事善述嗣徽者如燈取影更絃者擬石補天而且繇兩朝以及累朝盡洗祖號兄年之誤因一祖以符列祖旁收鴻猷大政之篇則史可無忝於經而守亦兼能爲創矣

擬 上御文華殿講讀畢召見部院諸臣諮詢時政俾各條陳職掌隨出御札申誡大小臣工務修實事共佐平康羣臣謝表 崇禎元年  
伏以

晉明出地日新懋典學之功異命行天風動廣集思之  
益焚瘞于祖功宗德肇隆面對之規模範于大法小廉  
儼賜耳提之鐸三省而玄黃已化十行與冊錄脩垂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得師者王義先稽古好問  
則裕誼重徵今故衢室弘諮彌著堯文之煥總章下訪  
益呈舜哲之華一哉心大哉言乃咸有德學于訓監于  
憲其永無愆音徽漸稀典刑如在廷英談理無妨屏上  
之皇墳崇政說書仍給閣前之賜札雖無關乎曠舉亦  
粗致于小康於鑠熙朝代傳勝蹟延鮮黃于左室文皇

之間切宵晨接劉李于平臺孝廟之歡同魚藻液池侍  
讌君臣歌相說之詩暖閣籌邊安撥勒並行之計明已  
懸之日月事猶韻于宮商然多逮綸扉視草之班亦或  
出楓陛歷年之永未有德元筮御講幄方臨一新列代  
之儀遍及九卿之署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  
下瑞叶龍喬祥開鳳邸聖神文武自唐承木德之傳恭  
儉寬仁起代纂炎靈之祚禮樂征伐自出聰明睿智有  
臨寶鼎窮奸洒狂塵以肅地金甌命相呼時雨以成霖  
寬徹宵分英照麗再中之日儼題座右清心印常止之

波群龍御而軫念忠魂華發指邪之莢振鷲盈而瞻陵  
廢籍香披紉佩之蘭肝食思災如呪玉禾之萬種宵衣  
停織恍傳銀漢之七襄物變謳謠風移笙管在工僚祇  
順于外惟恨咏短而思長乃聖明允執其中更覺天高  
而聽下銅龍講誦正秉初日之陽金鳳馳宣載錫康侯  
之畫訓詒破書生之氣經綸尊王者之師冊字聯翩甫  
縱觀于大酉一小酉一紫泥璀璨忽留神于先甲三後  
甲三謂官分天地春夏秋冬式重五辰之寄而臣作心  
胥股肱耳目可忘一體之情雖小臣陳謨泰階未必奴

司耕而婢司織惟鉅僚翼和昀實應知川歸瀆而曜歸  
經誰謂謀夫孔多好言莠言之自口誰謂聖朝無闕典  
衣典冠之有人日近舉頭疑覩蓬萊之五色天永造膝  
幸依鳩鵲之多時聆音已朗于指杓捧札更逾于建鼓  
勿存棟棘樹籬之見會遵義遵道遵路而反于平無飾  
採華擷秀之觀統立德立功立言以歸于實用佐垂裳  
之化茂裘握鏡之風臣等志切傾陽恩霑望畢濟川何  
術操檣楫于龍津爲室非宜荷梓梁于雲構適參一得  
之承無奈三人之迷慚帖嘒之無功神揚橫經之席愧

芻蕘之未逮，魂搖問政之堂，敢不仰奉宸謨，勉抒迷悵。欣如有喜，終期開角微之韶，蕩莫能名，更欲接羲軒之武。伏願就將，緝學兢業，曷幾去勿貳任，勿疑凜傲，戒爲怠荒之漸，勸不賞威，不怒運剛柔爲正直之隆。何須見現而消，直似未陰而雨，則四瀛環抱，漏蟻覃津，十景棲襟，巢螟荷照，允哉登三，咸五不止，滌殷盪周矣。

擬上御文華殿召見天下入覲監司徧詢地方利弊論以副飭有司愛民勤職羣臣謝表  
崇禎四年  
伏以

帝瑞班而飭吏離明徹三接之中，皇極建而敷言異命。出四朝之上，萬里情形俱囑一堂，董戒交嚴，快承軒鏡之光，愧接羹堦之武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天子，居重而馭輕，聖人安內以攘外，故處咨十二州，牧鳴琴，宣解阜之休，周采十五國，風垂裳，奏旬宣之烈，宸聰漸隔，鄙隱滋深，鐸守晉陽，循薄繭絲，而言保障，誼前宣室，乃舍蒼生而問鬼神，西京察重六條，豈人盡龔黃之績，東雒詩酬十韻，或聲非徵角之傳，淮南之去轍不還，直言終悲，投老汴北之行塵，自遠，榮心猶羨，登仙卽列。

屏記姓名貞觀，遂爲高山之止，若入閭問疾苦，永徽亦成空谷之音，上不思治吏以治民，下何難誤民以誤國。臣心似市多看寶玉，而厭清貧，宦索如山，尚對農桑而朝俗吏縱催科政巧，無過剝肉醫瘡，至撫字心勞，半已捉衿露肘，柰瓊尾望天光之照，徒嗟豹列九關，况苞苴分盜，禦之餘輒恃兎營三窟，每覩錢神之速，化愈傷虎翼之橫，飛自高皇更行省之名，迄列聖重方州之選，錄監司於西序，迎眸定甲乙之衡，召郡守於文華，造膝等鼓鍾之貺，是皆先朝之濟美事，開今日之立隆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德貫函三，化隆鼓萬，禮樂征伐，自出聰明，睿智有臨，銀榜蚤題，釐女士錫萬年之胤，金甌拱治，率羣匹爲四方之綱，合意言名德以脩刑，王恩用三驅而吉統，侯綏要荒以翼甸，聖勇大一怒而安，肝食圖艱，何憂堂遠千里，門遠百里，宵衣旰食，奏寧奮賢，惜寸陰，聖惜分陰，頃殷憂啓聖之餘，正壽考作人之始，愷悌風通於馮翼，光明載照於逃亡，萬國趨朝，方引穀蒲而薦璧，一麾遠闕，重開閭闔，以鳴琚鳳詔，傳宣風落九天之珠，玉龍顏密邇雲依五色之蓬萊，有懷疏逃之踪，忽聆清

華之漏妮妮詢其利弊德音萬冬日之溫了了驗所設  
施明鑒洞秋毫之察祇慮誨諄而聽藐執爲大法而小  
廉雖計典初嚴知賸賦瘼蠹之已去顧時艱正切恐蠲  
瘡沸羹之尚存閭閻已值三空忍見南有箕北有斗藩  
臬義同一體庶幾伯吹塹仲吹篴春方載陽務謝陰凝  
於束濕興其視夜須懲息偃於在床勉帥百同協追三  
異儼示我翰我屏之勅惟佐予以明明恍申爾俸爾祿  
之章勿視天爲夢夢蓋將磴彼大兕拊髀求其壯猶匪  
獨憫此哀鴻調饑想其令德繁知安之兼擅允今古之

稀聞臣等志在素絲才非文錦所幸聖朝無闕不煩范  
滂之澄清終嫌綿力易窮遠遜朱熹之政事王言提耳  
忻指杓於汎海之槎民瘼關心懼縱轡於駭輿之駕引  
瞻叔景誰云春明之隔天涯言念周行猶似長安之近  
日下敢不畏簡書以咨政共成賣刀買犢之風奉聖訓  
以作先永革飲酒游山之習未竟捧盈之惕聊抒補衮  
之忱伏願舜德誕敷文功卑卽憂先集澤寬抒軸於大  
東小東脩豫撤系絃綢繆於先甲後甲治水火之救聚  
如京如坻而福如茨萃雲雨之賢才省日省月而王省

聞

擬奉 旨恭進十三經註疏表 崇禎六年

伏以

運啓圖書化成值再中之日道隆作觀經明開首出之  
天璫鑄與聖德偕新細快視祖功彌煥敬佐酉陽之訪  
祇承乙覽之勤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萬物紛  
錯懸諸天率而性脩而教衆言淆亂折諸聖存其入亡  
其書故邇語孟以上十三經口澤共乾坤不朽而推軒  
義以來四千禩心傳惟文字可徵易綜三古之微言覽

三爲道書列百王之與義總百成篇詩深于美化移風  
合貞淫以咸脩禮重于承天事地兼經曲而始完麟史  
之臚爲傳者有三不獨體存屬比孝經之得其宗者惟  
一豈徒義託顯揚記善言爛並日星賢堯舜而承周統  
闡正學源從洙泗闢楊墨以配禹功至若津萃九流途  
通六藝廣釋詁釋言之類裕稽謀稽德之資總之作者  
聖而述者明譬諸經則海而傳則賁顧以秦亡金鏡莫  
尋秘笈于灰餘漢理珠囊僅辨隙光于雲際九師興而  
十翼遠詎盡折角朱生四派岐而六情浩空羨解頤匡

鼎文傳孔壁古今各泝其源流記彷彿曲臺南北分標其門戶註周禮者數本乘厓集不爲多箋儀禮者二家雙鳬飛不爲少語貴安昌之說何堪鼓吹尼山經推天寶之傳久已頒行京兆覈三傳之同異亭疑難折以片言叩七篇之要歸聚訟更滋夫多口豹文可辨久若終童蛇足誰刪差稱郭璞卽水窮見石不必登古聖之堂然礫盡呈金恍擬覲先賢之面自九經彙頒于宋代迄一真不顯於明朝高皇帝類要之編儼挈衣而振領文皇帝大全之賜復聚腋而爲裘至顯皇帝繼集大成肇新

舊典勒諸冊府不欲說書者因宋儒以廢漢儒置在賢閣特俾嗜博者繇經學而及史學蓋隱于程朱示先河之祭且明爲鄒魯留印月之川欣古色之陸離家襲尊羹之好嘆陳編之漫漶人生追蠹之思聖適中典事疑有待恭遇 皇帝陛下理隨心印天自面稽膚功以戢萬方際赫聲濯靈之會文德以洽四國當議禮制度之餘玉軸宵披函無分于部甲部乙金華豈敞講廡間於日隻日雙固已默契畫前驅經作註猶復尋源紙上借註窮經特渙明綸重釐脫簡首咨周禮挹文謨武烈于

羨塙載幃諸經引玉色金聲于几席字不煩乎三體如窺蝌斗之文卷無事于五車業盡蓬萊之秘將用爲清神澹慮抑資以保國安民昔晉立博士十九人無裨羽翼至宋行字說廿四卷更益荆榛石渠幾涉爭鳴崇文未免溺志何如聖世右文之盛兼之神孫法祖之殷先朝麗鐘簴于辟雍覺落爲珠而聚爲宿今日擬刀球于廣廈真日重光而月重輪雖曰坐對聖神冊青炳千秋之上實則業傳弓冶敷華聚一姓之中臣等曷負三餘功慚百口粗通章句敢希夾袋之携間有遺忘彌愧巾

箱之冒拭目乍新于槐市驚心凝照于黎端齋綬恭呈躊躇進獻竊念士無通識世固顧門讀書未見身心卽尊聞行知亦贊明經祇取青紫并手繩口誦皆虛甚者義涉拘牽胡傳尊而三傳幾於度闕書沿傳會戴禮行而二禮等于覆瓿是皆考求經藝之當詳或以廣厲學官之未盡伏願身先敷錫學進就將乘初出之陽直期書盡言言盡意法又新之日時思賢希聖聖希天自此經正民興世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且見教行俗美人知子言依孝臣言依忠卽儒林亦快其裁蒲編柳之懷

而萬邦俱游于獻惟浮河之代矣註疏隨表上進以聞  
判

舉用有過官吏

衛棄干城之變祇緣二卯微瑕漢疑冠玉之平亦爲受  
金細事豈其薦賢以爲國妄擬觀過而知仁今某弄法  
如兒借官爲窟錢果神也輒敢覆作雨而灑作雲貨其  
信乎謾云玉有類而珠有考薦剡可據多疑爲葉公似  
是之龍彈墨方新未知是叔子豫鐘之鶴乘銓愧清水  
矣論罪司白簡哉

錢根互相覺察

周太府立九法義取會同宋民部設二曹法防偏任益  
處膏不潤非所望於恒情而近黑易緇或可懲以互察  
今某保奸如子呼錢曰兄妄疑兩袖本無清風猶謂竊  
鉤者小誰信一手可遮白日意其金注而昏猥云細朽  
之陳半消囊底壯哉雀鼠之耗盡入囊中汝飲河而飽  
乎我隔垣而見矣

船商匿稅

開市之征國家本以抑末船車之賦商賈亦以供王故

筭鐵筭塩漢武雖非雅事輸芻輸粟卜式仍享時名今  
其心屬蠅營志如狗盜潮平兩岸輒杳然垂橐以來風  
正一帆敢條爾携囊以過鳴雞出關猶曰其赤手耳攫  
金出市此殆其踵轍乎欲傲奸商勿宥寬政

致祭祀典神祇

薦祖考配上帝易垂豫樂之文望山川徧群神書謹明  
禋之典有其舉者莫或廢之非此族焉罔敢祀也今某  
心渝如在義豈必爲縮酒不供輒希靈絳節之前祖先  
弗祀顧皈命玉樓之下霜自降露自零意若敖之魂已

餒歌卜晝舞卜夜何黎丘之鬼反神業已罹于幽非其  
載加以顯責

奏對失叙

虞廷俊乂相讓敷言漢法森嚴越次有罪以班聯之大  
小爲吐露之後先今某但欲盡言罔知守法豈殿前之  
作賦聲欲摩空抑同類之相爭氣猶如虎雖忠誠爲國  
引裾之意可原顧心口自籌舉劾之恭安在薄懲不恪  
用屬惟寅

失占天象

帝乃命官首留心于欽若箕以陳範尤動色于時恒益  
惟天子將脩德而脩刑必星官能徵休而徵咎今某職  
司曆象意稊蹏垣熒或守心猶杳然于宋野白虹貫日  
仍寂若于秦庭倚江南處士之星若罔聞矣即天上真  
人之宿胡以知之昔魯命征于胤侯今當議罰于司敗

邊境申索軍需

周垂寓農之制養民兼重養兵魯存峙糧之書用勇原  
先用飽必內外同臂指之應庶將士如心手之和今某  
恩異投醪志忘敵愾青海城頭空有月忍聽呼癸呼庚

黃沙磧裏本無春誰憐尉戊尉已將如坻如京之積爲  
公乎爲私乎彼司庾司會之官胡天也胡帝也其剪此  
以朝食方破敵而傳餐

官司出入人罪

貫索之星在天麗三辰而成照象刑之典自帝弼五教  
以爲敷惟畫一乃可遵行不奉三何以從事今某私家  
于獄罔恤于刑財可通神便謂蘇公之天有二貧如徹  
骨誰識臯陶之宥有三爾曰鬼神莫知高共手下其手  
不思天日難昧出乎身反乎身欲伸廷尉平先正士師

法

梁谿馬世奇素修甫著

同邑秦 鏞弱水甫閱

門人顧 樞所止甫較

後學周原溥重校

策

問詩小雅先大雅而序謂小雅盡廢四夷侵豈先  
攘外與夫天保采薇先後整如或云大雅順而小  
雅逆何也一宣王詩耳就子貢所謂續小正先狄  
而後蠻安輯居未反似逆耶續大正自根本及

萬卽用兵先淮南而後淮北又不翅順矣書無宣  
王事考通鑑宣北伐當在共和時元年惟命召公  
伐淮耳順逆可覆說與自東事起始以天下事一  
隅而繼以一隅故天下至狄蠻兩急加以曲隄之  
瞞著數起子貢曰今銳師已畢於大凌而  
皇上嘉意常武武試倣文科轉如龍爲馬蕭沛悠  
易易耳惟瞻兵必加賦安撫相戾標本互忌區區  
逆方不足泥也取十百章元結布之郡國戢啓啓  
與振桓桓果有相成之道與

天下之勢未有不先內而後外者六經皆然無論詩  
四始皆然亦無論雅也二雅之有大小曰大以述大政  
小以述小政而要歸於重內一也文中子曰中國失道  
四夷知之魏徵請其說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  
失道也然則謂小雅偏攘外者非也自鄭康成以大雅  
從下及上小雅先內後外爲順逆之分而端木氏續小  
正續大正所引宣王諸詩其順逆又微有異焉者吾以  
史與詩參而核之宣卽位首命吉甫伐獫狁而有六月  
也已命方叔征荆蠻而有采芑也已巡狩東都因朝會  
以講武而有車攻吉日也已安集流民而有鴻雁無羊  
黍苗諸什也序無不與其年符也所謂小雅順者不盡  
先內後外之說也其先遣召虎伐淮南而有江漢也已  
自將征淮北而有常武也已撫北土封韓侯而有韓奕  
也已營謝邑封申伯命樊侯城齊而有烝民終高也已  
側身省早而有雲漢也序無不與其年反也所謂大雅  
逆者不盡從下及上之說也而大雅先愛民次用賢征  
伐後之先其重也小雅先北伐後南征外攘四夷而後  
內修政事先其急也故小雅治標一時之權也大雅治



本萬世之經也然則雖謂大雅順小雅逆可也至采薇出車皆文王詩而於續小正收之蓋以采薇猥狁之故與六月采芣所稱猥狁合而不知猥狁爲周之世忠也以出車王命南仲與常武所稱南仲合而不知南仲爲周之世官也如是者不必皆出端木氏君子所疑而闕也今天子神武比隆唐虞非周宣中興可方軌以進乃遜者天變於上地變於下虜託于外賊託於中論者以爲此三辰不軌擢士爲相夷狄不恭拔卒爲將之時而執事逃稽二雅翻覆于内外之順逆夫如以內治

聖明亦既集蓼而圖之矣怵惕宵興庭燎之勤政也靖共申修汚水之念亂也綜核同寺無羊之考牧也誠諭巡方黍苗之南行也周咨吏治崧高之蕃宣也懲毖邇臣韓奕之鼎鑒也而執事又盱衡而思一不忍加賦之元道州若恨不得結韁十數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令萬物吐氣者吾聞之足寒傷心民寒傷國夫今之民則幾乎寒矣又聞之君子不聽宛言不受宛貨夫今之所取於民者則幾乎宛矣節省不已而加派加派不已而搜括而壞軍之逃兵之購藥饑民之附亂強半

三者之所致也昔有富人爭一金之費而顏丘敗瓦甌搖風雨卒以千金爲巨盜擲而莫之誰何此今日之事也乃皇上又斷斷虞群臣爲雀鼠而挈其權歸之中央夫心不同有如其面安見夫外之必距而內之必也昔有蓄馬者患牧人欺已而益其芻菰也復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此又今日之事也賀琛之策梁事曰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剝削更相呼擾惟事徵歛民不堪命各務流移今駸駸與同事而欲無與同病不可得也語曰強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

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故執事之惓惓於道州不徒戢嗽嗽亦以振桓桓也雖然令今日當事者聞之未有不以爲筭之左者也何也今赤白羽日見告迫促猶未濟而更譚寬大焉是望冥山而適越也曰非也財有息而愈以生者有損而愈以益者有立法平而致効愈以久者唐安史之亂戶口十亡八九所在宿重兵皆倚辦於劉晏晏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所當蠲助之數晏不俟州縣中請先奏行之繇是戶口蕃庶初歲入四百萬緡季年乃至千餘萬

間用機智變通不過責糶賤糶視四方物價操食貨輕重之權耳故財有息而愈以生者此也德宗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諸藩鎮州縣違法聚斂自匿不言者請赦其罪但令革正其官典通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沒者重罪之帝曰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爲蔽蒙皆入於奸吏所得必少而遲矣帝善其言卒賴以濟故財有損而愈以益者此也宋陳恕將立茶法召諸茶商俾各條上利害恕第爲三等曰下等滅裂無

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於是裁損行之貨財流通至令人主思其功有真益鐵之日故財有立法平而致效愈以久者此也是三者吾以財之入數權之而可見於前事者也若害財之事三曰冗吏冗費冗兵而張方平稱冗兵最爲大患今當事所憂者兵絀也吾計之則冗也景泰中于忠肅立三大營選得勝兵十五萬人踰二年僅得八萬人迨正德中選用二三萬人而不足今則欲得二三千人而不足矣以京營推之而各邊可知也是兵之數日見少也天順以

前無戶部解邊例也有之自成化二年始各邊通四十餘萬耳嘉靖初猶止五十九萬也至末年溢額二百五十萬矣今又不啻倍之矣是餉之數日見多也故以言乎兵則絀而合餉以言之則冗也此其故不可不審也且夫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章孝寬之城隴石也十日而版築就爲疑兵以綴齊人而齊人收兵自固不敢爭矣吳玠之圍於仙人關也弟璘率輕兵倍道與金人轉戰七晝夜與玠合矣今一築而遽爲兵質至萃如雲之師廻翔數十日而不獲其尺一之報且以

重資盜糧也則何以兵爲也高節度之擒阡能也六日耳其法以撫爲勦者也岳武穆之取楊么也八日耳其法以勦爲撫者也今秦晉之寇無過一二不逞弄兵潢池而忽撫忽勦迄無定局至我師徬徨客戰而彼逆類行如故且滋之蔓也則又何以兵爲也故當事者思兵絀而吾患兵冗也然則兵可汰乎曰昔人固有選鋒之議矣不言選而言汰吾恐汰之爲難首也選其精強而寄腹心焉令敢死之士爲之捐軀犯難而不恤而次焉者以具斥伍傳守望其孱且廢者雖落其藉而無敢詳

也夫如是而後汰可施也爰陶新會用三百人破大麻之險而猶自以爲多其標式曰力舉百鈞射二百步者來蓋鳩三軍之士十五萬人而比於式者僅二百五十人復下令募數日而始足也新會終其身任粵東粵東賤聞陶家兵碎心膽過去然止此三百人耳夫以十五萬人之食食十五萬人而無裨於用何如以十五萬人之食食三百人而究得其死力哉故吾謂兵精而賦可減是以財之出數權之而可見於前事者也夫權財之入數而今議加賦者非也請於小雅咏鴻雁何也今

微調頻仍正維此哲人念我劬勞之日也于大雅咏雲漢何也今雨暘不若正耗斂下土寧丁我躬之日也吾不願問閭之爲剝膚而朝廷之爲竭澤也權財之出數而今議加賦者又非也請於小雅咏車攻吉日何也今所鎮而登之者非決拾既飲田車既好之象也于大雅咏烝民何也今所稱而祖之者非四牡業業征夫捷捷之象也吾不願中原之爲陸海而各邊之爲漏卮也權財之出數爲財之入數而今議加賦者蓋又非也請于小雅即咏六月咏采芣何也庸公之奏元戎十乘師于

之試其車三千無以天下事一隅之理也於大雅即咏江漢咏常武何也淮之求匪安匪舒徐方之省不留不處無以一隅敵天下之理也吾不願大師之爲尼問而少府之爲潤轍也法曰典師十萬日費千金當事者誠悉其要領而熟計之未見治外之不通於治內而必曰先內者順先外者逆其猶觀標忘本稱詩而失之愚者也乃吾又有進者曰文法破而後真才見議論省而後事任專令道州生今日而曰吾將守官靜以安人概置徵發待牒二百函不問而爲百姓請蠲稅有能免度

支之隨者乎且平生自放山水稱漫郎稱浪士稱莽叟而冀以詩家之秀更兼良吏之名有能中考功之格者乎夫理財莫如理人今不加意於鶴鳴之他山白駒之嘉客而曰吾獨不得安懷並行者而用之一枰之上黑白互爭雖有國手不知着之於誰而起也鬻子曰千人愛之千人之吏萬人愛之萬人之吏而師尚父亦曰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持論較有可相參者頃皇上注念武科庶幾旦暮遇頗牧然微釋詔旨所欲得一劍之雄耳人固有可卒而不可將

超石投距之勝何如馬蕭施悠之勝望當宁之一思之也圍城之士待救如焚懸罄之民以吏爲歲天下事一誤寧堪再誤吾且側耳聽凱旋一反道州春陵行而廣采薇天保以爲明雅終不謂續二正者可方軌以進也

先生又自註云二雅有什字或是叶字之訛陸氏謂十篇爲什此本舜世紀生生之具曰什故爲篇什然小雅合笙詩始成什大雅蕩之什頌閔予小子之什皆多一篇何也且二南云周南之國十一篇召南之

國十二篇二雅何必用什也鹿鳴之什十篇上什既爲十矣下又有十字是十一矣作何解乎疑協律呂爲叶言其叶律也則用之燕享爲小雅用之朝會爲大雅或然乎小爲燕享大爲朝會是固然矣征伐亦大事何以小大雅並有二雅皆被之樂章用有不同故分小大亦一說也○又云采薇毛鄭謂文王詩而申則歸之宣故謂之續小正然申亦因毛傳不知何意存疑爲是

問問詠虎臣漢思猛士強將之重於世久矣故將

有五材勇爲之首而岳少保武臣不惜死一言最爲薦紳學士贈矣斯亦右勇之鼓吹也乃吳子曰勇於將特數分之一耳圯上三畧亦云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厥指互異安所質虞芮之成哉逃稽往牒有據鞍矍鑠而背銅柱之勲者有仗鉞爭先而噓全齊之燼者有單騎投而下回紇之拜者有摧鋒陷陣而奏三箭之奇者所稱勇畧不世出斯其人已聖祖龍興英奇輩出語其大者如克采石攻鄱陽奪諸全走階文或

以少擊衆或避實擊虛建威拓地與古驍將後先一轍果皆以勇著歟抑別有所以運之歟方今武備空虛將材萎蕩卒有緩急未聞窺左足而先應者其故安在或曰國不外治軍不中御禁網太密臂指不通斯又將將者責也然歟否歟諸士行當一面以報國家其借毛雖縱言之毋讓蓋聞兵者天下之利器也將者操其柄者也今有丁將莫邪之器五尺童子一過而知其利矣然即使五尺童子持而揚之國門之外必有操鉞鐔而奪之者其所能

乖其所使故也夫以百萬之衆而卒然授一不擇之將  
又何異於童子而持干將莫邪之器以自取敗哉故曰  
天下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  
危之主不可以不慎也雖然將所以勝者氣也其所以  
能爲必勝者非氣也運之有機而帥之有本也有人於  
此執挺跳踉于道上行道之人莫不趨而避之如是者  
氣耳而適有一夫攘袂而至則向之跳踉者未必能敵  
而祇足斃其力於無用夫氣果可恃乎哉何者其所爲  
氣客氣也客氣者與于怯之甚者也愚所謂運之有機

而帥之有本者真氣也真氣者豪傑所以百戰百勝而  
天下之大勇也蓋愚嘗習古兵法而究觀七家之指歸  
矣師尚父稱將有五材以勇爲首而岳少保因有武臣  
不畏死之說薦紳先生雅言之然不申之曰智仁信忠  
歟千仞之巖羣幹擣足而恐墜而明者弄丸於其上夫  
智固勇之族括也不者是項籍所以蹶于陰陵也斬關  
之盜塗人格手而莫闢而不敢過彥方太丘之門夫仁  
固勇之鰈革也不者是翼德所以刎於江州也邾莒之  
長臨以大國之千乘而不服而畏蔽裘縕袍之一言夫

信固勇之鼓桴也不者是棘門所以于兒戲也父  
之辱旁觀者捧臂不顧而嬰兒揚臂而奮擊夫忠固勇  
之砥石也不者是日越所以墮于臨淮也故吳子曰勇  
於將特數分之一而柔剛弱強隨宜互用黃石公以爲  
幹國之要則將不可無勇亦不可徒勇求于城者此其  
折衷已蓋嘗爲之參伍而求其說括蔽洞胸飲石沒羽  
射之力矣未若懸貳三年一發貫心之尤功也達頭突  
步墮日裂毗闔之雄矣未若使客步空使仆飛劍之尤  
雄也鼓鳴旗麾陷行亂陣將之勇矣未若不動如山難

知如陰未戰先勝之尤勇也故尚父之五材肅何之律  
令也吳子之五慎圯上之三畧曹叅之畫一也世不講  
于用勇之說但以百步參天之矢爲熊渠豎髮指冠之  
怒爲賁育而智仁信忠一斥爲迂儒老生之常談嗚呼  
以是求勇是所謂要于勇色于剛不可以五步何論登  
壇之選哉請就往牒證之伏波以據鞍顧盼之氣而書  
勲銅柱如是者勇乃愛國厚恩願以死報馬革裹尸真  
千古忠義之倡也法曰疑不應敵二不事君此伏波之  
所由勇乎安平以杖挿爭先之氣而噓噓全齊如是者

勇乃稱神下教乘城約降火牛龍文則千古咳出之見也法曰始如處女後如脫兔此安平之所由勇乎單騎見藥葛羅環而下拜令公非徒勇者其謂衆寡不敵不若挺身往就之不令人驚免胄之奇而相顧失色歎法曰疑而示之信不足示之有餘令公所以爲大勇也摧鋒陷陣旋奏凱于天山平遼非徒勇者彼謂兵不貴多惟其所用不令人訝三箭之捷而神謀不測歎法曰敵師雖衆可使無闕平遼所以爲大勇也諸君子者本之以不惜死而濟之以運用之妙向所謂智與仁信與

忠尚亦有合與非是者矍鑠之翁一拱木之餘耳鐵籠之子一覆巢之卵耳奢欲之將乃震主之危疑而白袍之胃一暴起之偏裨耳闕如虢虎力若九牛可以言一人敵不可以言萬人敵能反弱爲強因敗爲功而垂勲名于竹帛哉故將不知勇之所以爲勇者不可以勝也卽我聖祖龍興羣雄角逐于時矯矯虎臣桓桓猛士媲美周漢戰勝攻取之畧大約可言如采石之師開平獻其捷鄱陽鏖戰永忠摧其鋒諸全奪圍岐陽搗其陣階文疾走頴國襲其虛皆相堅瑕之勢察緩急之機

勢在我或以寡而擊衆勢在人或避實以擊虛方之古名將真爲伯仲彼其不廢勇而亦不恃勇有神乎勇先者矣不然采石之先登鄱陽之深入能無犯原軫之管歟諸全之陷陣階文之搗虛能無逢吳兵之西北歟而不量敵不慮勝此孟施舍之勇爲將之大戒也今天下之治標者僉謂聖明在御偃幟日久京營皆募選鎮胸縮求勇于念其亦空谷而蹙之足音乎母亦惟是師尚父之說寔推而望之爲指南車而愚以爲非其勇失也其所以勇失也夫今所爲勇者必曰爾曷不猛悍

盛氣袂服鼎吾謂一軍鋒之選耳必曰爾曷不擊劒闕梁彈丸連弩吾謂一伎藝之雄耳吾所謂勇者以智爲機以仁信忠爲本語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智之謂歟乃聰明不以應圍而內覘圻父之要領神巧不以運武而陰候溫室之秘謀則安能耳節聲而目數形此夫智之棲廬也不智者可亂八公山之草木皆驚其神者也視卒如嬰兒撫卒如愛子仁之謂歟乃饋帥以市值爲奇貨而營膏脂之三窟兵尉以賸劑爲常餉而利軍租之半糈則盍念食有棊而衣有惡此夫仁之炮炙也

不仁者可暴舟中之敵國皆增其靡者也語曰其罰如山其賞如谿信之謂歟乃賞格暗裁於鼠竊而徒木之金不予管榜例寬於敎賄而角抵之戲空聞則無乃足可上而冠可下此夫信之狙茅也不信者可奪夜縛之禁人皆撼其銳者也語曰勇公怯私無有二心忠之謂歟乃鄉導不揭穴而介紹通劇路之津月餉不養士而苞苴譽左右之口則何以左畫方而右畫員此夫忠之蠹賊也不忠者可誘三尺童之香餌皆禁其鬣者也嗚呼此其運之無機帥之無本而勇畧所以不多見歟蓋

愚嘗論之 二祖之時諸將皆紆籌決勝間關於金戈鐵騎之中而無敗志牧野其時爲朝氣朝氣銳隱然有摩食厲兵之勢焉洪宣以後天下幸脫於百戰之瘡痍而諸將亦浸而弛斥埃便刁斗以從事休息其時爲畫氣畫氣惰隱然有解甲歸營之意焉嘉隆以來民不復識劍戟爲何物而諸將亦不復窺六韜金版爲何書其時爲暮氣暮氣至暮而歸矣幸也聖天子之鐘鼓寶式靈之潢池之赤子萬不敢盜弄縣官之兵耳不則緩急何賴焉雖然魯陽之戈不能返虞淵之日而少焉陽谷之

濱蕩漾而起則雷煙萬狀矣今日者弱極而振或寧或池浴景之一候也則夫鼓舞將帥使其勇不爲一人用而爲國家用不爲死天下之事用而爲成天下之事用豈必外智仁信忠而爲之說哉夫將者操其器者也君者授其柄者也有千將英邪之器而去其柄以授之烏獲專諸之手彼烏獲專諸亦何能以無柄之刃與人攘臂而格鬪哉乃今之將將者吾惑焉參以藩臬總以撫臣而又督以制府文罔日密體貌日踈嘗呼而榜笞之摔抑而係縲之甚且錮之銀鐐矣無論上官百石之吏

有事于其境却行屏氣惟所指使矣稍飾廉隅又以金錢不至而中山之書輒盈篋矣卽時有條上而觚翰之家操文墨而短長之計不得一二報可矣嗟嗟當今之世而有若矯矯桓桓如熊如羆者百戰列于邊庭吾知其無能爲也昔楚王伐吳見怒蛙式之從者曰奚敬于此曰以其有氣也夫今日卽不敢以一事權假便宜之說進意或有怒蛙之式者其亦倡勇敢之一道乎抑愚又有說焉虎不可離于山龍不可離于淵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與淵也故師尚父曰無借人國

柄借人國柄其國必害而黃石公亦謂生殺在吾國乃可安言柄也今材官武弁援甲而隸於遊者皆貂蟬之私人耳遷一級銓一署皆其垂索捆載於掖庭而得之者耳則是天下之柄不寄於縣官而直寄於縣官之左右幾何不爲漢唐之季也齊威一伯業之遺耳烹阿封卽墨誅左右嘗毀譽者數十人而羣臣悚懼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于天下噫此亦可謂執其柄者哉故曰聞以外將爲政將柄也將無柄而言勇是大鵬鍛翮而矜搏風之用也聞以內君爲政君柄也君失柄而言勇是

主人畫寢而骨骸獲之也愚生介冑之士當言韜鈴何敢望伏波數君子既開平諸公之懸乘亦曰陳其師說云爾

問詩咏

書載

寇賊何損威時乃一

以嚴翼奏膚功一以明允化姦宄孰有如今之

內憂竟離然並集以煩聖明宵旰者

插非真懷好音斯固

也流賊疏

往晉秦逃兵毒延畿輔斯尤螫懷之蜂螫也勢果孰緩孰急歟 密斯堂與固自當殺甲峙振以

而宇內既苦釋騷腹地安斯邊境寧自當輕徭薄賦以集哀鴻而 策又孰得孰失歟孫武子云智者之慮必攻外虛內亦非以規萬全也攷古談兵家有言欲先和其民而後造大事者有言吏長將民畏吏而敵畏民者又有言內得愛焉所以守外得威焉所以戰者此其說洵皆救時石畫否 未必驟 若士數戰則罷將數勝則驕 犯兵家所忌惜 無繇

制以全力耳誠欲選將以圖料民必先擇吏以希農戰此安攘秘略諒神謨久已制勝而復進糾糾籌之兩寧無所挾以爲虞周盛理助

聞之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善用兵者用其爲己用也夫用其自爲用者未有浚民以奉兵急將而緩史者也法曰致之死地而後生愚謂致之生而後可與死也法曰致之亡地而後存愚謂致之存而後可與亡也致之者而生致之亡而存者將也治兵之事也致之生而死致之存而亡者將卽吏吏卽將也治民亦治兵之



事也故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言內之必先於外而民之可通乎兵也詩咏 宜所爲

也而繼以鴻雁不盡恃

也書載

帝所

爲 也而先以稷契不盡恃明刑也蓋古明訓於外內輕重有如此者我 高皇帝不階尺土肇造區爰嘗口用兵常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又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不盡人之情使人得皆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大哉王言倘卽所云固本而用其自爲用

者乎今天子神武堯隆 聖祖么麼小醜何難折箠答之而頻年客戰猶遙顏行至徵調之檄徧寓下而思無以給何也夫二十年之前其治奴養癰也小可用芒刃大可用斤斧而庸懦嚙嚙聽其出柙甚而緣奴以蔡種也此往事之可恨者也今之治奴則癰既潰矣集參苓以進之尚恐勝理之不固而且操針灼以制其外引丹石以割其內曾有能霍然而色起者乎愚臆而論之方奴毒初發而有徐究之妖人滇蜀之狂豎此因奴而起者也所謂病在肌膚不治將日深治之而病可已也今

秦晉之流賊畿輔之逃兵則因治奴而起者也所謂病在腸胃不治則不已不知所以治之而又將日深也若夫淮泗上下商羊爲虐民駸駸與魚鱉爭宮稍北而芒碭之間曩昔草澤英雄所自起而南則豐邑重地 高皇帝櫛沐之所在也萬一誅求之迫挺而走險所謂病在骨髓司命屬之秦越人將望而走矣然且不思爲生聚教訓之謀而泄泄置穿石之雷斷榦之統於不問節省未已而加派加派未已而搜括縣官以一切法治郡邑之長郡邑之長以一切法治其民愚所聞閭閻傾筐

倒篋之苦與吏呼婦啼之慘固鄭監門所不能繪而唐人石壕新安之歌所不能盡也執事所云攻外虛內誠智者之慮而雜于利害以言之者也夫孫子十三篇爲談兵之祖其首言五事而五事之首曰道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愚所云用其自爲用者也起之忍尉繚之刻稷苴之詭均非知道者然而其言可參也起之言曰先和其民而後造大事此專言愛者也尉繚之言曰吏畏將民畏吏而敵畏民此專言威者也稷苴之言曰內得愛所以守外得威所以

戰此言愛威者也而愚折衷于武穆之一言曰仁信智勇嚴缺一不可仁始之嚴終之所云驕子不可使而愛子可使以愛爲威合一之道也愚微質以近事兵驕卒情主將之斷縶不敢施似乎愛專在兵矣乃饑寒之氓忍死而應軍需鞭笞以課之期會以嚴之又似乎威專在民者法曰坐漏船伏燒屋智者不得不謀勇者不得不決今之治邊者如處蘭舟檣楫之中連覺復閣之下猝有緩急默散烏驚而以其漏船燒屋之勢反委諸餅壘耻之民非所以固本而決勝也夫奴燃灰殘燼兜

登而統綽非完顏宗望輩比也爲之翼者雖廢聚有徒非粘罕撒離喝輩比也至插漁色而湛飲所志子女玉帛且馭下嚴而宴恩其頭可餌而購也令吾諸將小見鋒距如先年戚繼光周尚文之流不望奴插之解辦可使之不越黃龍咫尺武而窺寧錦之軍容也故愚終不虞外而虞內也龔渤海云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非欲勝之將以安之故治奴直用齊神武抽刀斬亂絲法耳此則如治亂絲而恐其急而紛也是內外之別也且不虞內之爲賊者而虞內之禦賊者也漢中郎將尹就討益

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是又賊與禦賊者之別也執事所謂欲選將以畜料民必先擇吏而希農戰旨哉此探本之論也夫李崇之于荆楚置樓設鼓而鋒警自息也賈琮之于交趾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而反側自安也吏卽爲將也曹瑋之於涪州給弓箭手以閒田春秋耕歛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也孟珙之於褒郢築堰募耕修新舊之隘二十一障沮水爲巨浸而民不知役也將卽爲吏也故謂將與吏分者非也法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慈矜一石當吾

二十石此則勝敵益疆而未始非輕徭薄賦之功也將者與於吏者也法曰運糧千里無一年之食二千里無二年之食三千里無三年之食國虛民貧其師必潰此則力本節用而未始非峙饟穀甲之功也吏者與於將者也未易爲今日言也愚姑就今策今國家漸不能留奴插爲逋臣而遲雪耻除兇之舉然其經理必自清內寇始其於內寇亦斷不能如渤海盡罷逐捕吏而致賣刀買犢之風然其要領必自寬民力始宋劉敞之論盜曰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

也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止以升命也愚陳此論於今勢則救弊之梁肉而時則三年之艾也雖然敵之意則猶詩經鴻雁書先稷契意也今所取於民者業處極重之形倘循此無變發將安種或略倣其意而行之可也法曰地所以養民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今以其爲養民守者而空民杼軸以從之毋論盡人之情且於所謂不盡財不盡力者何如也然則兵可撤餉可裁乎曰執事固言之言料民本之吳起然即前人選鋒之議也楊文

變魯行之矣百人必死賢于萬人之必北國中韓幹紙上延魔于對敵如桃梗土偶而皆民間鯨鱓也是可證而清也言農戰本諸尉繚其曰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猶分言之也今言之即古寓兵於農之旨而高皇帝所言養兵百萬不費民間粒米者也愚推而廣之謂國家自有三大財源不加賦而可坐致陳因者曰屯曰鹽曰鑄而悠悠然卒成莊餅非無良法無實心也其言無良法者曰屯則豪有力之隱占而窺戶之略累也鹽與鑄則公不勝私明察之吏不勝奸而新與舊

之不能無齟齬也愚請即借兵爲喻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夫豪有力即使錢如神不能不畏天子之三尺高皇帝屯法具在爲分遣風力之臣按籍而稽而議重法踵其後諸狐而虎虎而翼者料無敢以首領徇也亦十則圍之之勢也好黠之扞罔無所不至然然犀窮怪鑄鼎窮魅而况人乎雖頑弗友輩岸然鑄山煮海倚狡兔之窟以自固而御得其法一巡微力也亦五則攻之之勢也蓋之以新引舊舊引而鑄之以舊錢聖新錢也亦司民瘼者所深念然有廉平善心計者爲

劑而融之相權以行可下於流水也亦倍則分之之勢也且夫令多不行禁多不止今催科之令日加多矣而又申以考成之格曰不及課者罰無赦俾督賦之官幾於手五弦而口歸鴻也是禁亦如多也愚意莫若寬其不必然之禁而嚴其必然之禁如屯如鹽如鑄者又所謂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之勢也賈子曰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聖天子誠廓然開文法綜名實以臨其上而一二愷悌奉職盡公捐私利却虛聲以承於下如是而人有餘財且樂盡其財如是

而人有餘力且樂盡其力而後富者可安貧者可賤不  
至見爲民之苦而爲盜之逸也而後例之不必裁者勿  
裁額之不必省者勿省不至窮天下流離瑣尾以奔走  
營生之途也是亦清盜之一端也而後可輦市租悉輸  
幕府厚養死士捐軀冒難而不恤也而後可廣詞察多  
聞諫且手數十萬金恣出入而不問也是亦治虜之一  
端也昔徐知誥一偏安之傑耳以宋齊丘之計蠲數十  
年逋稅而大興耕桑盡闢曠土竟以富強齊丘曰安有  
民富而國貧者豈今日聖朝全盛師濟盈廷而智出其

下愚不忍見國家有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之名而不得  
一卒之用且轉以資盜糧也故參伍輯鈴家言而始終  
以用其自爲用者進

問書稱成憲詩詠舊章自古繼大凝禧者時不以  
濛紀爲兢兢別我 太祖高皇帝斟酌千秋經營  
三紀手劈濛令凡七易濛乃或傳之 列聖累洽  
重熙率遵斯軌我 皇上更起而維持之嘉與羣  
工共張化瑟乃上欽稽濛守低人才而下莫能據  
真才副濛守且循徐蹈軌似有人而應變持傾則

無人借濛藏身而邀容容之後福似有人范身衣  
濛而抱蹇蹇之先憂則無人致克庭興乏才之嗟  
而反冀聖主霽馭濛之柄亦試揣此時治象何若  
耶度支詘矣武備弛矣吏治偷而民生愈感矣古  
稱有治人無治濛今乃有治濛無治人豈人爲濛  
窘莫能乘濛以自見耶抑濛爲一定之制才須百  
鍊乃成持濛不妨嚴鑄人不嫌恕道固有妙于並  
行者耶昔善論治者謂以德濛爲銜勒以百官爲  
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而不煩又

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夫德則非  
純尚濛而正亦非簡角威也做慎憲省成之訓以  
綱紀四方隨鼓奮庸熙載之神以埏埴萬品知作  
新變化宸衷正自淵矣諸士尚髦髦言之敬藉爲  
觀光揚烈者助

法與人相儷者也法不能竟人之才則才餘于法而法  
窮才盡矣而不必如法則法餘于才而法亦窮聖人引  
才就法如教有規雖悍必肅天下受紀綱而欣燕及法  
之功也聖人絜法就才如教有術雖鈍必趨天下苟薪

而樂攸宜亦法之功也故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法者君師衷焉者也軒轅之世分四相治四方不嫌簡至大撓作甲子容成作曆隸首作數伶倫作律呂榮愛作十二鐘後世一官之掌聖人縷而布之又嫌冗何也此聖人材使兼用之神而立法之妙也愚竊本其意以論法謂法有宜振者五似振而不必振者亦五向此筋緩其國不理閑言滿堂彊者橫口柔者閉齒以法繩之孳然具舉此一宜振也疾趨無善步矧笑無倚容求治太驟用人太銳聽言太廣此不必振也佚主驕臣

俗觴滌石罌以爲明狐而爲若以法淬之昭若桴發此一宜振也制炎帝之桐佩秦昭之劍膚視淵武厲馳域外不可遏止此不必振也舌蔽耳聾不見成功蹇蹇者黜靡靡者庸以法釐之使衆咸競此一宜振也十步一晉五步一置文法閉納密若秋荼此不必振也飾物務小氣高色臨翽若驍若趨捷自快以法飭之罔弗戢足此一宜振也上有威君下有重臣高言孟行紛囂並飢玉石俱燦此不必振也彌陰抱陽暈外賊內堯堦莫莢禹鼎鐘鼓莫能正告以法章之如鞭列缺此一宜振也

蒙安食利番百十世年曆沿淖不可更埽此不必振也十者智士所恒觀明者所熟察而書稱成憲詩咏率繇之意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布令天下削棄者七至悉飭矣列聖紹承絲聯繩貫二百六十餘年于茲愚俛仰其間誦繹所聞有緇人以伸法如茶馬法行懿親之臣卽有夾販罪不至辟而高皇帝立寅重典曰法初行而首壞之也故有令輕而下泄者所禁也有緇法以伸人如永樂間楚稅後期令甲當治郡縣郁新詩之文皇帝置不問曰急則必至病民也故有令重而下恐

者所禁也有變通夫法而適以善成其法如葫端敏在正德時建議遷屯不必皆軍墾田不必皆稅曰第令邊有積粟藏諸民間而卒然有事百萬可具也故有以行法致泥法者所禁也有優貸夫人而適以責成其人如高皇帝屢詔蠲復畝則覈額則減曰無過制以病吾民無取民而盡其利也夫末世鼓髓擢骨峻法絕吏而開天堂主獨淳淳勸陽城之拙創嚴武之密故有以奉公致傷衆者所禁也高皇帝嘗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力不盡人之財

使人得以適其情三言者立法本意而累代善繼述之以至于皇上者也今洋洋聖謨祇承無斁風厥有位罔敢弗共治人治法千載一時而皇上信法以砥人臣工或冀徇人而霽法至其爲模稜之味道不爲憂國之祭遵甘爲進退無據之樊英不爲先憂後樂之文正詰之則曰法嚴而不得行其意愚觀今日亦何事可無法者言度支能如高皇帝時江左初定大將軍將二十萬衆定河雒軍費不貲仍悉免畿內租乎言武備能如吳安陸訓練軍士九十一萬有奇唐延安訓十六萬

有奇耿長興訓十二萬有奇乎言吏治能如况鍾莫愚等分蒞姑蘇九大郡不爲權右所脅不爲奸吏所欺興利除害同其奸惡乎言民生能如丘甸同封鱗櫛櫛櫛歲時伏臘問疾相勞苦乎不能則安可無法也且也早潦頻而青草死追呼擾而黃雲空問寺以罄懸告矣祿熬徹大官而無留胎矣豈獨絀在度支也緩歌雅帶未乏鸛鷺之風視蔭懷安蚤同燕雀之處猶與與爾猶容爾豈獨弛在武備也點吏操三寸不律舞文爲奸出蚩者視潢池兵甲等于擾粗而同仇之旅不爲龜貅轉

爲親輪借賊刃以肉人矣其遶商鉅賈權奇貴母子有雄貲坐耗而垂橐者矣豈獨踰在吏治感在民生也則又安可無法也愚正慮皇上持法不必嚴印嚴而不必行耳何也法不盡宜乎人者究必執此行之不終日者也且如度支之泰罰嚴矣皇上微舊額則下借新額以應之舊額虧新額亦虧而吹索愈深款項愈夥疫胥之窟穴愈隱皇上莫可問也是于度支不必盡嚴也武備之犴飭嚴矣皇上詰虛伍則下舉實伍以應之虛伍單實伍亦單而經制愈更文冊愈繁健

兒之扣臧愈多皇上莫可問也是于武備不必盡嚴也吏治之綜核嚴矣然迫之繭絲奪之保障而鸞鳳不得不窘于鷹鷂且或含沙之蜮與觸奸之鴈分以參考功之法而皇上莫可問也是于吏治不必盡嚴也民生之綏輯嚴矣然慰之文告苦之期會而衽席不得不窘于桁楊且或附社之鼠與集澤之鴻合以徼大農之潤而皇上莫可問也是于民生不必盡嚴也故愚不慮皇上之嚴而慮有不得行其嚴者也然則如何曰執事固言之持法不妨嚴請人不嫌恕愚請申其說曰

天下未有嚴不本乎恕而可久之無碍者也故法視其所生脩短無相矯也若必責遠條以俯責戚施以仰則窮法視其所處川陸無相易也若必攷魚于層雲墜鳥于重淵則窮法視其所儲藏細無相困也若必瓶罄而求炊袖窄而求舞則窮法視其所習工拙無相係也若必御胡而操舟策越而操騎則窮法視其所任甲乙無相及也若必言失而罪瘖視錯而罪聾則窮法視其所見妍媸無相混也若必聽貪而疑夷子情而疑回則窮凡此所謂法有餘于才而嚴之不必久者也愚聞之

賈子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而虞廷勅天而歌股肱亦不外害之一言當時慎憲省成未嘗諱言嚴也然而以爲喜不以爲苦蓋喜在上知作法者和風甘雨之意多疾雷震霆之意少喜在下知奉法者手舞足蹈之意多口慄心悸之意少此嚴所以可行而法不虞格也皇上朝氣長新宵衣獨坐交戟之下救過不贍譬之馭驥長途亦旣勒正而轡筴齊矣然微窺中外人情猶覺多苦而少喜于所謂均馬力和馬心于不握策不施而馬行者受受乎其難之也夫人與法果不相爲用乎

哉愚謂人至地天交而水火濟則其于法如遇方爲珪遇員爲璧萬無有人而無法之理法至疾徐得而甘苦調則其于人如叩宮宮應叩角角動萬無有法而無人之理今必欲用嚴而効亦求諸高皇立法本意所謂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并不盡人之情者而已夫人之才譬于馬力也法譬于勒也情則良馬之逢伯樂俯噴仰鳴聲造于天而忻爲之用者也若中坂遷延流汗灑地雖鞭之長無所運之矣故法嚴未有不本乎恕而行也且大法者君師秉焉者也呻其呬呬多其訊言使人

不踈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數進而不顧其安師之大戒也而董正治官取名法條例而止則呬呬呻也王言綏綸而詰問翻覆幾煩展告則訊言多也甫綰半通遂疑竊鉄則使或不必誠也偶挂一青永矢賜玦則材或不必盡也絳灌無文隨陸無武而苛望之一人則或未顧其安也是皆嚴之不本乎恕而人所爲喜不勝苦也故愚不願皇上無用嚴但願皇上以師之意用君之法而嚴乃可行也禮有之刑賞以馭其成刑威也賞亦以威也刑孤行焉其威幾何哉昔東野畢御馬而善而

顏淵策其必敗魯公曰予何以先知之也曰臣以政知之昔舜不窮其民所以無失民造父不盡其馬所以無失馬東野之馬力殫矣而求之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夫今之民力何如哉皇上第討六官而振之謹用轡緩用筴無論紉人以伸法紬法以伸人變通夫法以善成其法優貸夫人以責成其人而總之引才就法使才必竟于法則臣下可以謝皇上絮法就才使法必行于才則皇上亦可以謝臣下所謂爲上可望而知爲下可述而志操愚者之易以慮智者之難此真聖明執轡

如組兩駢如舞者也

問三不朽之于寓內猶三光之麗天也而修辭立誠系于大易生心害政闡白子輿則三者之爲一致明矣乃或疑春華雖盛何益殿最有唐初四傑爲盛名所歸而以器識浮淺斥者有獻翠微宮頌爲人主所賞而以文體浮薄擯者卽漢武見相如賦歎息恨不同時而知其不堪公卿之職任終文園令止耳豈所謂立言之不朽者非歟宋司馬文正嘗請立經明行修科勉厲天下示不專取文學

之意其議于宋亦時行時不行至如我高皇帝神武開天而掄才三寸之幅罷科舉十餘年卒復之肅皇帝之諭羣臣曰國家以文取士必崇雅黜浮然後士習可變又似勉厲天下之意卽寓之乎文章者何歟今聖朝雲漢爲章萬物作觀而憂時之士猶鰓鰓于文運謂今日寇盜游警干戈未靖而文字中驚凌踳駁之氣先于數年前已微見其端者然歟否歟頃仰奉明詔諄諄以先德行後文藝爲言此誠士風更始之日然祖宗棧樸在焉

安得盡敝帚置之今欲以文章驗德行以德行正文章一本修詞立誠之指力杜生心害政之萌何道而可諸士尚友千古當不獨以文人自待其質言之毋稱所謂春華者

天下真文章未有不與德行合者也三才皆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六經者聖人言德行之書也易之教潔靜精微而不賦書之教疏通知遠而不誣詩之教溫柔敦厚而不誣樂之教廣博樂易而不奢禮之教恭儉莊敬而不煩春秋之教屬辭比事而不亂



六經所以爲六經而卽聖人所以爲聖人也何也聖人言其中之誠然者以立教故無弊也古之論文者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夫不求諸所以爲六經者而第求諸經則猶之未可言文也何也聖人之誠然者不必在也記曰君子耻有其辭無其德耻有其德無其行無行之德非德也無德之辭非辭也故天下其文章未有不與德行合者也合則修辭立誠不合則被淫邪遁夫被淫邪遁固文章之醜惡勝賊而有識所

顧秉界炎火者也雖然文之變不止此也被淫邪遁之文其義深而根堅其症如悍夫之病狂而其勢如以新市平林睨而爭白水兵人之座也故其害烈而易見浮靡冗碎之文其義淺而根弱其症如疢人之病譫而其勢如貧家治室丹屨墜茨之陰以連其匱也故其害紆而不易見秦漢以上諸子百家合喙爭鳴入主出奴遞勝無已則文弊于被淫邪遁者多秦漢以下得采繁文體製相詭朝華夕秀每變益新則文弊于浮靡冗碎者多有若隋之置進士以試策導靡之始也至唐而加進

士以謀文明經以帖括踵而加厲者也宋始用論策詩賦已改用經義說鈴也書肆也學究也然而國家冀以採薪煎之植士子藉以享羔雁之功文心日雕學殖漸落驅天下彊項之輩日就突梯脂韋之途至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愚所言害之紆而不易見也然則必生今復古如周之論秀漢之賢良文學孝廉茂才而後可取士歟曰是猶移江河而之于陸也夫文則何弊之有唐初四傑沿齊梁之遺其所競一字之奇一韵之巧耳然而義烏一檄迄今崢嶸詞苑令文盡

如此斐行儉當負知人之累矣昌齡文名噪京師因天子幸翠微宮而獻頌是以文媚也令其頌而果美盛德之形容若吉甫之穆如清風者王師旦當受媚賢之罰矣子虛上林意歸諷諫微涉鋪張夫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相如知此將上林與諫獵同功而汲長孺不專拾遺補過之美矣夫文則何弊之有文之弊正弊在經不明行不修而沾沾于浮聲切響以爲按轡風雅之林環絡藻繪之府曰文爾文爾然不知其非文也夫真文章未有不與德行合者也 高皇帝神武開天而絀

詩賦用經義曰聖賢之神于是乎傳惟有之故似之也  
傳註之端用宋儒疑于拘曰將以約其軼也 文皇帝  
繼之而頌四書五經大全諸書于頌宮也疑于贅曰將  
以廣其固也引三寸幅綴最天下士而先之師儒以董  
之又卧碑以申之斷斷如慈母之護其處女曰勿令見  
異物而遷而淫心佻志之或中于文也然則 國家取  
士以文章而末嘗不與德行合也無何而浸淫于漢唐  
宋諸家矣又無何而浸淫于老莊諸子矣又無何而浸  
淫于雪山慈嶺及齊諸志惟諸書矣甚之操戈入紫陽

之室矣始猶借兵于鵝湖姚江也既而近時妖髡盜禿  
之語亦借以佐其焚舟之濟矣甚之搥筆穢尼山之案  
矣始猶拾唾于山高牧民內政軍令也既而戰國縱橫  
抑揚之謀亦借以資其抱景之叩矣愚生僻處嶺海何  
敢進而論天下之文然竊聞之識者以爲文不稟性靈  
而效時彥之選條代古人之優孟此痿微也文不範馳  
驅而激安流之灑瀕起平陸之叩嶠此橫微也同生右  
文之世而爲分祖之爭玄黃闢于管城維蜀岐于子墨  
勝則垣堵皆爲褒甲負卽口舌耻其反兵此競微也明

扞 朝廷之網以伸月旦之盟羽毛生于咳唾碎墨樹  
于冊第軒則名山盡堪作祖帳或國門等爲負塗此律  
微也若是者皆所謂水旱災沴夷狄盜賊之氣而士人  
有文章無德行之害也然而豈文章之本然哉愚意與  
其真文章而尊德行莫若卽以文章之實本乎德行者  
尊之與其援德行而收文章莫若卽以德行之實見乎  
文章者收之所謂德行之實見乎文章者何也王河汾  
固言之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  
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江淹鮑昭古之狷者也其文急

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若是者文可  
類而推也所謂文章之實本乎德行者何也柳柳州固  
言之曰文不可悍以輕心思剽而不留也不可易以怠  
心思弛而不嚴也不可出以昏氣思昧沒而雜也不可  
作以矜氣思愾蹇而驕也若是者文又可類而推也夫  
天下固有言周公孔子之言不可爲周公孔子之人也  
未有爲周公孔子之人而甘言倚机饕餮之言者故今  
欲求真德行不可不辨真文章而使文章之權輕國  
家以文章取士之權亦輕雖欲復討周漢故事而行之

無弊愚知其終不得也然則何以辨之曰易之貴有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言人文曰文明以止夫文章與時低昂使今日而必取裁于洪永合轍于宣成此不察時變之言也然而止之意不可不知也理極而不止則溢氣極而不止則游詞極而不止則宛玄之不如易也文也三代以下詔誥之不如書也繁也漢魏六朝歌詞之不如詩也麗也十七家史之不如春秋也蔓也王制月令諸篇之傳會于禮而終非禮也駁也故文莫妙于止李文饒云文章如千軍萬

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此止之妙也今好爲沈靡冗碎之文者其人皆挾有餘之才能奪天下之視聽以自成一家而天下尸而視之者其人又皆挾有餘之情能推波助瀾以成其一往之勢于是二司衡者初亦意期期不可而或佯浮慕夫憐才也不則慮人之以迷目五色爲誦也又不則無奈躍治者之衆而姑收以額也而天下輒亂旗靡矍然不復可止矣愚以爲辨此非難也歐陽廬陵之抑劉幾亦猶行儉之抑四傑師旦之抑呂

呂餘輩不能改浮華之步而劉幾究歸大雅之宗何也開評人物特參日後猶人不經意之事而至積譽無空馬首聚謀街司邏卒禁止莫施終不能迴其痛懲流薄之一念然後知司衡之力定而識真而天下不得不洗濯肺腸以應之也愚故謂文章取士之權重而文章可正文章之權重而德行可醇此察時變以化成天下之要道也然以爲權必在一日之文章者又非也古且耕且學三年通一經今或業一經至白首不能通其以擬尊羹而列之案者或淫靡視桑間濮上有甚焉者也夫

安得父也古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謂之大成而今父誨其子師誨其弟相繼爲帳中異書而沉酒滿首者率時人牙後慧也夫安得文也愚故謂欲求真文章又不可不辨真德行肅皇帝念士習而倦倦用崇雅黜浮訓也此卽以文章驗德行之說也今望天子求實才而諄諄自復古小學始也此卽以德行正文章之說也愚不揣竊本其意而釋之如兄長之必宜裁也割裂之必宜禁也皆明背詔書君子所爲見

無禮于君舉之如鷹鷂之逐鳥雀者也如私刻之必宜  
創也謬選之必宜嚴也子子焉賁聲名而忘實際單父  
宰所望為陽鑄之魚而車舉之者也如今文必宜以萬  
曆時所頒正式為主也古文必宜以十三經二十一史  
為主也談理必宜以大全諸書為主而修詞必宜以真  
氏正宗一書為主也有志者即未能刻畧而竟然毋越  
而為諸不在孔氏之科者可也賁之六五曰賁于丘園  
束帛芟芟上九曰白賁无咎兩者賁持後之爻所以防  
其致飾而盡也今操觚之家語不盡出于誠然而波屬

雲委已蕩焉無復白賁之餘乃上之人以為過而益之  
寧過而存之亦且視其誠然者為不足問而所謂賁于  
丘園者不啻加侈于芟芟而溢焉矣或者非聖明觀人  
文以化成天下之意也語曰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以浮  
靡冗碎始之不以誠淫邪遁終之勢必不能愚于此何  
止太息而為士風文運之憂乎哉昔楊萬里于兩漢獨  
稱出師一表于東晉獨稱歸去來一辭而劉子澄亦以  
西銘太極易春秋傳序為宋四不朽之文故知古人論  
文章未有不與德行合者倘即易係白于賁之指而愚

生言必稱經其亦芟芟之者而終吉者也若曰春華無  
益遂岐德行文藝而二之則有紫芒赤穢而登之為茨  
梁坻京之積者愚終未敢舍春華以問秋實矣

問良吏之功著于撫字漢宣所倚重二千石不過  
曰政平訟理使民無歎息愁恨之聲而易至引客  
民畜眾系之師貞之象則功又匪獨以撫守著矣  
歷稽史牒如李崇之刺兗州張詠之知成都李允  
則之治天雄其才畧誠不可以吏事盡乃亦有力  
行教化好人他徙者有悉罷捕吏劫畧解散者有

興利富民盜賊衰止者有闢田勸耕匈奴不犯者  
彼皆所稱廉潔德讓君子之風而效視師武臣力  
不啻百之倘所謂山有猛獸固不在乎蒼鷹乳虎  
之流歟今疆圉多故聖明宵旰監司以下屢煩申  
飭而銅墨之長求可獨當一面或絮已奉公民歌  
樂只者寥寥鮮稱上意論者謂催科之迫時妨撫  
字夫昔豈無寓撫字於催科而擔負襁屬課更以  
最者歟頃天語諄切且不惜虎延英之署以埃治  
行高等蓋禁廷頗牧幾于一二循良吏旦暮遇之

矣諸士方當應運而興願據所抱膝吟之者悉著  
千篇以觀先資

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兩者民命安危所係  
而卽國家安危所係也何也國之安富尊榮可以垂衣  
裳懸鐘鼓而治者皆百姓欣樂歡愛之徵也其奸邪萌  
生盜賊羣至事愈繁而亂愈長者皆百姓歎息愁恨之  
所致也故良吏之功著于撫字而不獨著于撫字無他  
使民無歎息愁恨之聲而已矣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  
卒五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

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其所用皆民也大司馬之制萬二  
千五百人爲軍命卿統之軍十之一爲師中大夫統之  
師三之一爲旅下大夫統之旅五之一爲卒上士統之  
卒四之一爲兩中士統之其所用皆吏也鬻子曰百十  
人愛之則百十人之吏千萬人愛之則千萬人之吏而  
師尚父兵法亦曰十人必死百人不能待百人不死千  
人不能待推之而萬人必死橫行于天下然後知吏卽  
爲將而撫字之通于制勝也易之師彖天下之卦也而  
取象于容民畜衆意不主威主恩何也曰恩行然後可

以立法法立然後可以行威撫字不聞而期以衆正僕  
之刻人之肌而責其勿啼奪人之哺而責其勿怒古未  
之有也愚姑就明問所及折衷之李崇之蒞東竟置樓  
設鼓而賊發輒擒人驚其畧耳乃先鎮上雒邈人失和  
爲宜詔綏慰不動一卒而兩境交歡此豈獨以畧雄也  
張詠之知成都張酒具饒而鈴轄用命人懼其麗耳乃  
採訪民間事至一令之下輿情爭快聞其再至鼓舞稱  
慶此豈獨以嚴勝也李允則之治北邊樓臺亭傳處處  
是備而人不測人服其機耳乃潯湖穿井老幼利賴遇

民可語者至貶儀重延坐與語此豈獨以機用也愚謂  
三君子者有撫字之心以行其才者也黃霸賜蓋入潁  
川而奸人徙去它郡或以爲先教後罰之効然所傳足  
智善御衆見吏民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此豈  
一意收寬和聲者也龔遂單車詣渤海而却畧卽時解  
散或以爲悉罷捕逐吏之效然漢宣任法之主遂先召  
對輒請丞相御史毋拘以文法聽一切便宜從事此豈  
得但以爲長者言也召信臣治南陽而戶口增倍盜賊  
衰止或以爲訓農興利之效然史稱其勳力有方畧當

爲九卿奏寢繕治上林諸離遠宮館兵弩什器與諸非時之物歲省費數千萬此豈僅爲政於春鍾者也張堪守漁陽而郡內殷富匈奴不敢犯塞或以爲閒田勸耕之效然堪先策公孫之敗卽吳大司馬藉以勸雲臺功已在漁陽捕擊奸猾用數千人走匈奴之萬騎此豈徒擁布囊而散麥穗之兩岐者也愚謂四君子者有撫字之才以行其心者也然其功著于撫字而不獨著于撫字一也今邊陲多故徵調頻仍夷狄盜賊交乘爲難一二遠識謂自古無民情不變而虞國勢者于是恨不得

循良吏十數輩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以收日前蠲蠲沸羹之民情曰但有黃頴川去泰甚冀渤海治亂繩翁卿君游稱召父而歌樂不可支卽天下鳴絃以理矣直恐人未有其才耳而愚以爲有共心其才未有不可拓而至者也乃今之撥眉感額焦然于才之必不從心者曰催科夫以窮黎剝肉醫瘡之會司庾捉襟露肘之時而上體朝廷權宜不得已之意以致之問問下僑閭閻委輸惟恐後之忱以効之朝廷非良有司責而誰責者故今日而必欲舍催科言撫字雖龔黃復生不能得

也然必欲舍撫字言催科雖桑孔復生亦不能得也愚微觀近事如收軍沃矣荷初戈以歎而莫爲處之則遂導虜也驛卒裁矣顧周道以悲而莫爲甦之則遂附賊也始僅節鉅萬之銷鉢而繼償銷鉢以鉅萬猶未有已計所損縣官賦當幾何也且夫延慶擾而延慶數萬頃膏腴爲蕩脫矣登萊擾而登萊數萬戶坻京爲懸壁矣晉豫之間擾而太行左右數千里稠載爲垂索矣此黃草若華誰非曩時大倉之紅朽計所損縣官賦又當幾何也至中原之民析骸易子刳人如豕而未之卹也淮

泗之交民與鴛鴦爭命田廬井墓什五飽陽侯之腹而未之卹也卽諸被兵之地半死于賊半死于兵讀新安石壕行爲歎歎泣下而吏呼婦啼仍未之卹也語曰虎將噬而投于谷知必不可且覲其生火將逼而投于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夫今百姓之勢何以異此今更有不可知不可言者計所損縣官賦又當幾何也愚所云舍撫字言催科雖桑孔亦不能得者此也昔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更稅法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今廟堂之臣不可不三復

斯言也方熙寧法行仕者爭思投劾邵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今郡邑之臣不可不三復斯言也然而愚甚難乎今之爲郡邑者也彼其所橫眉盛額而焦然于撫字之妨催科者曰摘桑之太嚴也考成之太密也項欵之太祿也輕則以官徇里里之氓重且以身嘗法也曰宋劉摯固言之朝廷以教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以名實爲意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皆冒俗懷利迎意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夫今日化賊爲

民者聖明之心也毆民爲賊者非聖明之心也欲使賊復爲民卽用數十萬甲兵之力而不足欲使民不爲賊第賢有司一念之調劑一言之提命而有餘矣愚以爲俟其爲大盜而禦之莫如當其爲小盜而散之也如置正伍長間里非恒吏輒聞知奸不得舍而小盜可無大也俟其爲盜而散之莫如當其爲饑民而撫之也如募粟發倉設法置食多開民利聽其資生而饑民可無盜也俟其爲饑民而撫之又莫如當其未饑而恤之也如州縣荒歉月爲奏報人未及困獨貸已行而民可無饑

也扁鵲曰上醫視色名不出家次視毫毛名不出門又次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夫饑而撫之與未饑而恤之是亦視色於毫毛而功在藥石鍼砭之上者也古固有不以一官易萬民之命者固有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後嘗見思者毀譽榮辱度外置之而專行吾素已奉公之志雖兒內史之以負租課殿旋又以輸租課最姑舍是焉可也愚所云有其心其才可拓而至者此也王文成之撫虔也其署于門者曰求通民情而已宸濠猝起奮然捐七尺當之所用將率郡邑守令而其兵

多郡邑烏合之民也風馳電迅卒以殪大兇而及羣醜雖公忠義激發非緩循有素能一旦得其死力哉當時謬言維霞見睨終明分茅錫券極文臣之寵國家又何負于撫字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愚願以爲今日之循良告者也雖然爲郡邑之循良言則可也若夫君子不聽寃言不聽寃貨軍興之際百用繁生所取于民者則近寃矣城峭而墮岍峭而峻課重則令或加峭矣物之暴長者必夭折功之卒成者必惡壞而發徵期會則亦微矣今賢有司與貧民爲仇而貧民與亂民爲

比聚郡邑碑廬傾軸之條以供騎兵儒將亡矢遺鏃之費何以勸撫字也且奴氛初熾以蕞爾彈丸手捍兇鋒爲神京萬里之金湯者今皆安在哉不欲人避瘠而擇肥而瘠地之觸藩更甚不欲人避遑而就腹而邊吏之遑遑更多抑思遑之馳有不能當腹之步瘠之歲有不能當肥之日者其勞可念其以勞得過愈可念而將毒蓄租輒成罪案謫或深于二卵訴未通于九關又何以勸撫字也卽頃者天語煌煌至不惜延英一席以待治行高等蓋禁廷頗牧幾于羹黃且暮遇之矣然愚意懸

不次之典使熱中而欲他日頗牧之名不若開不御之餘使安意而盡今日羹黃之實則如晏子之治東阿西門豹之治鄴縱迎而拜之尚將乞骸骨納璽綬以去非賢者之所樂也且以東京初政顯邑于桐鄉拔茂于密縣甘棠之化蒸蒸起矣而猶有謂此吏迫于舉劾憚于刺譏爭飾詐僞以求虛譽者夫人情曜冷安所不至哉又何以勸撫字也然則何如曰臨此莫如平此良吏所以治民聖主所以治吏也愚于今亦願交持之以平而已郡邑以國事爲念斷不宜用撫字察催科朝廷以民

情爲念斷不宜用催科勝撫字夫酒醴強之飲愈不飲恕之飲愈欲飲兒內史猶能得之于繼屬之百姓况聖天子德意乎而必斷斷引取盈爲合格或令騶虞之仁心更不若蒼鷹乳虎之署上考其不平孰甚焉幸當宁詳察而審計之愚不敏將引領太平咏黍苗鴻雁之章而車攻六月諸詩亦次第可廢當不但無歎息愁恨聲已也

問取士以科目見也自周昉也詩稱兔置械櫜書紀立政周官一時人才蔚興畧可想觀而其法自

鄉舉里選外無聞焉漢本之爲孝廉茂才諸科然明經射策則又開後來科舉之始矣晉魏以降中正九品亦稍倣鄉舉里選遺意而論者以中正實爲奸府九品更有八損何歟卽科舉一途至今沿之無變勿論求如天人三策未可得亦何至今人槩目爲無用之空言也豈古今人不相及歟抑取之之法有未盡歟高皇帝罷科舉用辟薦尋復罷辟薦用科舉神明之主刻印銷印無妨豈一乃正統以前辟薦與科舉猶相參而行兩者所得人



才孰多國史家乘炳于金石亦可覆之以徵得失之林歟或謂三代以前待士重而考之詳後世待士輕而考之畧是其弊豈獨在科舉法歟今聖天子宵旰求賢所云重德行破資格者誠救時藥石然文藝進之而欲以德行收之科目登之而欲無以資格拘之其道何繇而可諸士自愛其鼎當必有非舉焉爲科名重者語不云乎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執事者竊願引明詔以觀諸士之和諸士毋徒取雷同爲響也

有一代之人才必有一代之經制以收之有一代之經制必有一代之人才以應之其法之不能無變也如春秋冬夏之四時行也其法之不能有失而無得甚或失多于得也如雨暘燠寒風之有時而必有恒也而其受命于人主一念精神之際則如磁引鉄跌引銅而晨風之鬱北林也故有法多而方或易其向有法簡而絲或忌其紛有法多而叢或借之神有法簡而器或佐之利漢宣之不如武也武善用宣善疑也唐德之不如憲也憲善斷德善待也所謂辨在精神之際者也爰商以前

無取士格一側陋之弊無因而律師錫異矣乃以紫垣黃屋之主而應聲答曰予聞如其素所物色也此誰爲耳而目之也舜命官二十二人耳其命此二十二人者多不過三四言止耳然終二十二人之身守此三四言者爲令甲而三載三考寬然取諸其中有餘也此又誰爲耳而目之也周才較爰商差感其取之之法亦差脩然太宰所用以治官府治都鄙者八法八則而已其詔王馭羣臣萬民者八柄八統而已小宰所用以弊羣吏者六計而已而天下無敢訾也且士自論秀而非其爲

大司徒與大樂正大司馬者如一心也自朝廷而至于鄉之大夫州之長黨之正族之師閭之胥又如一心也上自享其干城腹心之報而下自歸其薪蒸棧樸之功主自澄其克知灼見之靈而官自效其推賢讓能之理若詩書所稱爲後世綜核之朝所遜而不收望者而聖人垂衣拱手穆如也此又誰爲耳而目之也愚所謂一念精神之際也西漢曹掾辟于公府郡縣之屬辟于守令士所以自進之途旣多而郡守得課第其縣令長刺史課其郡國守相丞相御史得課考郡國之計書以上

之天子國家所以殷最天下士者又甚要而有法當時舉士之目曰賢良方正曰孝廉曰博士弟子而已其課吏六條察二千石而已然而求賢之意不數歲輒下有意稱明德者郡守至躬勸爲之駕其明當世之務習先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而且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罰高文以來孜孜焉如以士爲命而惟恐其失之此愚所謂取士之精神也西京而後法愈苛治愈龐魏之以七十二條也唐之以二十七最也宋之以七事考提舉轉運官以九事考縣令也法視西

京不啻倍之而治卒不西京若何也天下未有科條數而不奪其精神者也南北朝之中正九品倣鄉舉里選之遺意而識者斷斷以爲議端曰鄉舉里選采之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寄之一人之口也且評之者一人用之者一人用者不必爲評者計合轍之功而評者不必爲用者任造軌之過也且上品無寒門而下品無世族也此皆中正取人之弊也開皇以降選士始用文辭倣漢明經對策之遺意而識者又斷斷以爲議端曰一辭之工而擢終身之官爵也朝登甲科而夕或陷刑辟也

初意驅學究爲進士而竟驅進士爲學究也此皆文章取人之弊也愚以爲不盡然也高辛氏才子八人高陽氏才子八人盡世胄也春秋名卿如鄭之僑魯之友晉之聆與武盡世官也今推鄉舉里選之公而進之不必門第之不如單寒也劉蕡之鯁切不在天八三策下卽皇甫湜牛僧孺輩以直言見忤猶之大小杜之流也文少保之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鍊石則賈山至言以上也今制科盡得若人而用之不必文章之不如辟舉也愚所謂辨之一念精神之際而法之今與古可無論焉者

也且夫唐狄梁公之忠而明經也張中丞顏司徒之節斐晉公陸宣公之讜而進士也宋呂文正而下文少保而上如韓范富歐諸君子之濟濟然比肩接踵于汗青而亦進士也卽有以他途進者然辟之一雀之過昇而此則張天下以爲羅也所謂有一代之經制必有一代之人才以應之者此也高皇帝行科舉法三年而尋罷之改用辟薦亦知夫虛文之不足以得天下士也乃行辟薦十有二年而復用科舉謂去弊莫若甚糊名易書之猶愈于呈身識面也正統以前兩法者猶參舉而

兼用之然其所得人才幸輔則李文達謝文正梁文康  
徐文貞新都江陵兩文忠輩若而人大僚則王端毅馬  
端肅于忠肅劉忠宣韓忠定輩若而人制閫則王文成  
余肅欽嘉興吳門兩表毅輩若而人殉義則章忠愍孫  
忠烈許忠節輩若而人皆進士也其繇他途進者楊文  
貞以白衣薦舉而直綸扉亦薦舉之一人而已陶魯以  
恩廕而累勲閫于世金吾亦恩廕之一人而已況鍾蔚  
能以掾曹而登清秩潔身逼下亦掾曹之一二人而已  
大以一二入著之不如以千百人著也君子道其恒可

也而或謂入進士科者雖持枕簪必官出進士科者  
雖周孔亦棄此其言甚美而不必可聽何也無關于人  
主取士之精神也宋人云三代以上待士重而考之詳  
後世待士輕而考之畧愚以爲詳與畧法也而重與輕  
則一念精神之際也漢賈誼之策治安曰人主過其臣  
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  
也夫如是而才安得用也唐舒元興之著論刺時曰四  
方貢珠玉金銀至者有司以篋篋皮幣承之貢俊又賢  
人至者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夫如是而才安得用也

愚觀 祖宗時科額少而才之用嘗有餘今科額多而  
才之用更不足此非法之昔詳而今畧而今目之唐養  
或不能盡如 祖宗時也 高皇帝與侍臣講學論文  
從容賦醉學士歌 章皇帝泛太液樂嘉魚而廣講  
招隱之章共視之嘉賓也 敬皇帝晚年之於劉忠宣  
肅皇帝初年之於張文忠其視之左右手也 高皇帝  
罷免官通經術有材幹者悉送京師擢居顯職甚以  
謹誤謫佃中都者亦命中書量材取用而 文皇帝至  
召見下第舉人勉以立志進以百尺竿頭之步所謂才

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此皆取士精神遞傳之至于 皇  
上者也弦章對景公曰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  
此則車下之人盡管仲也斯言也愚願以代今日之玄  
纁而竊有獻也夫 高皇帝嘗諭有司察舉賢才必以  
德行爲本文藝次之此卽 皇上首重德行之旨也然  
而途似不必太分也先臣謝鐸固言之曰今之科舉罷  
詩賦而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矣以制  
詔論判而終之問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見矣夫  
窮理以立其本經世以見其用而謂人才不古風俗不

敦者愚不信也故有卽文藝而德行可通所願求者  
皇上黜浮崇雅之精神者也 高皇帝嘗論廷臣朝廷  
爵祿所以待士有卓越之材豈可限之以格此卽 皇  
上不拘資格之旨也然而例似不必太變也先朝如歐  
陽德知州而累遷大宗伯矣魏較臬副而召爲國子祭  
酒矣楊一清邊臣而入政府矣且宣德中初設巡撫官  
而長史周忱與于忠肅同擢爲部侍郎矣是皆通融內  
外以盡賢士大夫之蘊而非必乞靈于負樵之知禮持  
幸之知樂也故有卽科目而資格可被所願求諸 皇

上論材顓俊之精神者也愚聞之天下之事成于好名  
者敗于好虛名起于喜功多弊于無實功今上之課下  
者似多取虛名之名而下之自課者或不盡實功之功  
如幼學之宜端也正蒙之教也然必曰非美行者聞者  
勿令就童子科將鑒天下不識不知之混沌而胥之爲  
雖治愚思而欲爲歌光蘭也士風之宜滋也有德之教  
也然今郡邑有司所以爲簞簋而進之督學憲臣者其  
爲不鳴不躍之士有幾萬一浮借聲譽妄主羽毛愚恐  
其爲單父之陽鱗也吏治之宜飭也分職率屬之教也

然或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其素以一事違忤爲咎  
而不觀其竟思又慮鷹鷂勝于鸞鳳保障遜于繭絲而  
絳侯木訥之勲終未及高夫捷給之對也故有鄉舉里  
選風俗方可以行鄉舉里選之制于呂祖謙之言知法  
之存乎時也不然則汝南月旦皆千鈗政矣二千石賢  
而後貢舉得其人于章彪之言知法之存乎人也不然  
則森然槐柳齊列者皆繁簪聖賢矣欲興德行在君人  
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于蘓軾之言知法之存  
乎朝廷之上也不然勇者割股怯者廬墓矯矯者弊車

廢馬惡衣菲食無所不至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矣凡  
此皆近于好虛名而無實功故愚願終求諸 皇上一  
念精神之際也然而愚微有進焉者人主之精神多失  
之緩 皇上似稍失之急或望羣臣太厚不無生責脩  
而羣臣遂視歲受會月受要皆大急小絕之漸也人主  
之精神多失之 皇上似稍失之明或辨羣臣太晰  
不無生厭薄而羣臣遂視晝考政夕糾度皆怒室色市  
之形也人主之精神多失之逸 皇上似稍失之粹或  
量羣臣太 將以不可及絀之而羣臣遂視耕間奴織

問婢皆與驥俱馳之勢也人主之精神多失之疎皇  
上似稍失之密或防羣臣太深將以不可測籠之而羣  
臣遂視宰言褒廢言儼皆逆鱗不撓之象也若是者羣  
臣之過然亦非皇上所爲示天下以取士之精神也  
敬皇帝曰人才固不可輕進尤不可輕退夫合升勺侖  
合以登之斛而成廩卽粒米誰無關於抵京哉而意疑  
之隨意退之至俯引師儒與銓衡分咎而遠跂有造之  
小子與譽髦爭功此愚所未解于壽考作人之世而  
願皇上以一念精神婉詩書之美者也若曰重德行

破資格遂可以得人則亦猶大賢良孝廉之變而中正  
九品中正九品之變而明經進士耳雖明詔如聲終  
未敢以雷同之響和矣

問語有之明鏡所以照形程古所以知今凡今人  
所爲盤根錯節以利器自見者率古人已試之而  
効者也吾姑無遠引卽爾晉表襄山河夙稱要害  
古名人拮据多在焉其最著者樂平之皋落墟則  
周召分陝界也今錯繡之壞蒞以節鉞重臣十餘  
人猶未足褻以兩人主之如高屋建瓴何歟迤東

爲丹陞淮陰擊趙東下處也今師行千里不必有  
百里之聽而當時于左車之策與其策之用否如  
在几席而知之何歟其西爲晉陽尹鐸所繇免襄  
子于難也今催科之政比于繭絲顧無以稍慰大  
農之蒿目而向直置之而言保障何歟極北則唐  
所築三受降城也凌河一役遂爲兵質至今猶懲  
噬廢餐而仁恩以六旬之工斷匈奴南寇路所省  
歲餉鉅萬計何與至代之土磴砦則張齊賢所以  
疑契丹而用步卒二千掩破之者和順之馬陵

關則孫臏所以致龐涓而馘之樹下者也而今不  
能疑人更爲人疑不能致人更致于人何歟此皆  
諸士枌榆間事亦能絜而一泰其得失歟吾聞晉  
有慶雲山以堯時五色雲得名茲願聆諸士緒論  
佐當事者之鏡亦猶諸望聖世之瑞雲也諸士  
其暢陳之無諱

聞之長沙善言脉不言方江都善言方不言脉而愚以  
爲平之必敗也中之必疑也履霜之必堅氷也有隔垣  
見之者無之非病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古人已効之

事無之非方也故必問病于長沙叩方丁江都此醫之庸而不可使者也夫醫者意也愚亦請意之而可乎愚生于晉晉前臨朔國家肩背之地而忻代以北苛嵐以西與虜擊拍聲相聞澤潞遼遠環列太行菁岫深阻素稱盜窟號號者垂涎以爲膏之上盲之下矣頃者漢池烏合所在震驚求一二折肱者引禁方而治之尚未可得愚以是觀晉之全局而因推于天下之全局皆秦越人所謂疾在腠理而欲施之以湯熨者也然愚未敢深言也姑就明問所及折衷之周召之分陝也姬公

所拮据雜見于詩東山破斧伐柯九覲與書多士多方大誥洛誥諸篇不啻莫風雨之漂搖而予以九鼎保與則僅有召南甘棠羔羊兩詩而已豈所謂上醫視色名不出家耶抑承藉袞衣餘烈可擁五紘蔭蔽帝而化耶愚不敢知然愚以爲今日有東山破斧將士相勞苦如家人者而兵無虞賊也有伐柯九覲依依然喜公之至惟恐其歸者而民無虞兵也有多士多方大誥洛誥忠誠懇懇口舌俱堪代斧鉞而賊且復爲民也平日風于有僚俾郡邑綰符之長爲循吏盡如甘棠爲清吏盡如

羔羊而民且不復爲賊也愚不望今飾鉞重臣人人如周召然而不可不存其意也管子曰善用兵者無溝壘有耳目廣武之以策于城安也而淮陰得耳目而知之毋論策不用卽用必有以待之矣夫以趙之空壁爭漢鼓旗而欲使深溝高壘以終困信將可得耶故愚謂信得勝算無係乎廣武君言之用不用也今一二悍師既不知間諜爲何事而所用健兒脩斥候者率鵠形菜色之侶猝焉遇敵如深夜行濃霧中仰望不見斗杓甚有開門揖賊而舉礮以傷我師者又何怪乎輿尸之相續

也愚不望今韜鈴家人人如淮陰然而不可不存其意也尹鐸治晉陽至損其戶數以寬民力而智伯之難襄子卒以爲歸夫損則愚何敢言然奈何其日益之而未已也一歲三征猶階爲厲今且并及數歲矣以百姓剝肉醫瘡之痛而謝有司之析楊百姓無如之何也以有司殫慮傾軸之能而速百姓之爛瘡有司亦如之何哉初當百姓搶地乞哀欲蠲縣官之錙銖而不可既當百姓揭竿語難至擲縣官之鉅萬而不惜勿但非以爲民生亦甚非以爲國計也故愚謂繭絲之政斷乎其不

可理財也劉晏領度支罷諸無名之歛察其弊救窮貸賑救民未及困奏報已行而季年所入較十倍于初雖其指置多纖悉不堪然猶意之近乎鐸而可行者也仁愿之築三受降也亦猶先年之凌河也仁愿斥地三百里置烽戍千三百所爲中唐功首而凌河偵師辱國以爲罪案愚謂罪不在築在任築之人也夫仁愿將令嚴賞罰必直功罪役有窟歸者悉禽斬之軍中股栗人爲効命如是然後城可築也當城初建或議置雍門仁愿曰寇至并力出拒回望者斬何事守備以忸其心如

是然後城可築也楊朝晟之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也出而不意三旬而工畢虜覺而爭之而草盡不能留也此築之以其時者也韋孝寬之城離石也距敵境四百里十日而工畢使隣近諸材縱火疑敵而敵果收兵自固無敢擾也此築之以其計者也今城未築而先示其形于虜築又不以草盡而以草肥且曠日持久以延之虜至而遂抱頭爲嬰城自守之圖夫城安可築也故愚謂今之罪築凌是也若必曰凌不宜築非也卽成事不必說而發言盈庭莫執其咎愚所願借此一事以折將

來道旁之噪者也齊賢知代州值北伐初師之餘營寨隙一以當百固目無遼矣列幟燃芻以疑之而後遼之知敵之不得不疑也所謂示敵以有餘則敵不知其所守也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孫子不救趙而直走魏其街路行其方也而日無魏矣滅竈以致之而後感之知敵之不得不致于我也所謂示敵以不足則敵不知其所攻也今我之強弱虛實了然如暴于賊人之目賊多而忽少少而忽多既處處見其可疑而賊東亦東賊西亦西我又處處爲賊後不爲賊先愚每嘆今人于

半通之綸爭之皆極智而以批庀持虛則獨愚于一級之移慮之皆極深而以設奇料敵則獨淺蓋舉兵法微妙盡用之功名利祿之際而兵翻無與焉有若孫子挈上將軍印而讓之人愚知其不能也若盧漢贊堅壁內保清美受詔北還而齊賢孤身當之且功成而歸諸漢贊愚又益知其不能也故愚因兩君之功而願并存兩君之意爲後之任事者風也雖然愚亦意之而已秦越人之囑桓侯于秦理也曰不治將日深而桓侯未之信也今試援庸人之論以評諸君如二公分陝東西而治

不將引尾大之嫌歟淮陰學趙而出水上軍不如諸將  
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之疑歟尹鐸以減丁免稅不用催  
科政拙署下考且甚以隱匿戶口之罰歟仁惠之策三  
受澤即熟于兵機如唐休璟者猶有築城虜腹之慮不  
將俟廷議盡一而後行歟且逃而斬者至二百人得無  
坐擅殺人之律歟齊賢有密詔無出戰而伏兵掩擊孫  
子受命解趙圍而更疾趨大梁不幾故違詔書歟有一  
于此思喻叱者一鼓其舌而諸君且必加于頸也況望  
其操長策以制敵人之死命哉愚微觀今日臣子之任

事視昔勢稍加難而朝廷之任人視昔網又稍加密  
一官也前入壞之輒以疑後人一人也前事失之輒以  
疑後事愚即置晉而徧稱古聖賢未見孔子之與誦于  
席葵子產之傳謗于蠶尾不可以酷吏誅而祭征虜之  
提壺雅歌諸葛武鄉之綸巾羽扇不可以玩寇謫也方  
聖明拊髀求才之日必欲器入于文墨之口此又明哲  
之士所爲望盤根錯節而却步者也齊桓公之用甯戚  
也或曰盍問諸公曰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小惡忘人大  
美是失天下士也愚誦其言有合于王道敢以佐程材

之策而第用晉人言晉事則文公三行賞而國人皆悅  
仁義德惠與矢石汗馬無偏廢也今或有執一格以論  
功且引矢石汗馬尊之仁義德惠之上者倘以斯少位  
泰理之湯燹可乎愚不敏願當宁通計天下全局而  
怒然于平陂中晏履霜堅冰之故俟婆拳盈階雖階振  
響薄海內外清和咸理然後咏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爲  
長沙江都砭膏肓發墨守而愚姑引晉問先之此真聖  
朝五色雲見時也

問知人官人自古其難唐虞建官以敷奏明試黜

陟幽明而岳牧充廷共驩不免豈法尚有所遺歟  
後世科目取士糊名易書幾同捫日薦辟徵聘一  
切不取說者謂古之用人崇舉其所知今之用人  
崇舉其所不知可謂今勝古歟通籍以後則憑銓  
選服官以後則憑考察乃牽資引序則雁行魚貫  
未必有程量之宜情借類援則冊報刻登不必皆  
詢咨之實者何歟謂科目不足得士則國朝多  
賢輩出何嘗不自文閣而第以汰沙求金有事每  
多扼腕如謂考選不足得官則今日三考嚴明何



皆遂無異績而第以圖索鹽責實仍解任有見  
遷轉束于循資擢拔終難破格而一破格則前已  
有墮僥一循資則後又苦腐薪此亦有泰今酌古  
而並用兼舉者歟經義之壞自二安石資格之壞  
自崔亮裴光庭此法亦何可變然亦何可不善守  
以當變也今貢舉卽與敷奏同科銓衡卽與明試  
同律此法未改唐虞而効獨懸殊則知仁舉錯網  
領更有在歟諸士今日士而明日官必有灼然于  
中者其盡言之以爲得人助

法之不足盡人也千古無全非無全是也然謹持其大  
綱而稍佐以變化法又未始不足以得人也大約引法  
以從人不在纖悉於格以苛爲才之坊但在婉轉於才  
以巧就格之用引人以從法不在游意格外浮慕爲蒐  
羅奇杰之名但在注意格中自盡其綜核功能之實若  
夫法與人不相從而遽思徙法譬之樹穀者一歲不穫  
遽疑桔槔之罔績而妄信稗官家言謂可家稅再熟之  
稻敵生經宿之禾則亦迂且過矣蘇子曰法弊而移咎  
于其人及用人之失而又從而尤其法此兩言者今古

之通病也且如唐虞師濟未免共驩然不聞以二十  
二人之治也亦不聞當時以二十二人之有共驩而疑  
敷奏明試與黜陟幽明之典爲不足恃也何者聖人精  
神如卿雲景星之爛熳而是一二喻吡者直如換捨之  
自現自隱而于天無有也故以堯之大可使橈杙餐餐  
與麟游鳳巢並紀而舜甫恭已南面破數十年比周之  
黨不啻其發蒙振落也此聖人用法變化之妙也唐虞  
而下周漢最近古周自成康以後鄉舉里選不必盡馮  
翼孝德也卽以六計舉羣吏不必盡廉能廉善廉正廉

敬廉法廉辨而冠之上考也漢自武宣以後縣次續食  
與計偕者不必盡習世務而尊先聖之術也卽以六條  
察二千石不必上計簿之不爲具文也故有法弊而移  
咎于其人者非也黃初九品令州郡中正咸得賢有識  
者而區別其高下不必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也卽  
有之春秋世卿勲名未嘗不爛然也進士科筮自開皇  
令盡得總覽人物包括宇宙者以爲之軒翥不必春華  
不關秋實也卽有之而唐宋偉人鉅公未嘗不摩肩疊  
跡以出其中也故有用人失而更尤其法者亦非也我

高皇帝神武開天當時攀鱗附翼多以汗馬苦勞其惟  
幄造膝如四先生輩又多於蒲輪束帛間得之而一代  
取士終以科舉法爲主 高皇帝亦知科舉之不可盡  
士然使少年車上傳者鏤心鉢髓退而就聖賢之繩而  
工爲舉進者計窮於射覆不敢顯然費羔雉以爲薦則  
無如科舉法之善也 列聖遞承雖皆接響共間定大  
計戡大猷者率皆科舉中人迄於今偶當人才之乏以  
成 聖明其臣莫及之運至謂糊名易書幾同捫口而  
且容嗟於銓選之失宜考課之爽實慨然思破格用人

以理助勤佐 宵旰此其言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  
曩亦同時登四乙榜昇以建牙吹角之重矣究其効捕  
風且甚有償轅者也曩亦有灑泣請纓清秘而儼然元  
戎十乘以啓行矣乃匪茹如故僅以殉節報也曩亦有  
略涉孫吳投筆自奮者皆斐然膺干楨之選矣乃羊質  
終賤無何而隸司空城旦書也然則所謂破格用人之  
効安在也宋人言用人要術惟資望二端資以待恒士  
望以待異才而又有謂用望之弊甚於資者蓋用之得  
則神龍之集河津不則鴈鰲之魚成板綸錯餌而前矣

用之得則所弛之致千里不則十駕之駕咸仰噴俯鳴  
而進矣用之得則楊雄可三世不徙官賈誼可一歲超  
至太中大夫不則附青雲以顯名者上度白雪以盟心  
者下引百足以羣法者上操一意以孤行者下矣故破  
格用人可暫而不可恒可借以寄 聖主求賢之雅而  
不可執以盡 熙朝論士之衡也愚卽微觀近事利目  
之雋則寥寥晨星矣姑含是而叅諸途以用之有如路  
溫舒旣爲獄掾而仍能通春秋舉孝廉者乎有如王尊  
牧羊小吏而撝劇整亂乍賢乍佞不能奪者乎有如汲

黯李德裕起家門蔭而拾遺補過稱社稷臣與當國六  
年王業幾中興者乎其草澤布衣有如劇孟隱然一敵  
國者乎有如辛黨犯關十二往返卒以泗全者乎有如  
張惟孝請空名三十帖擁甲士五千解陽澄五州之危  
者乎方 聖明拊髀而思頗收有其人所云錐處囊中  
之日無之安可輕言破格也且無論往代試質之 先  
朝有如海忠介一意卵翼窮民而排豪有力者乎有如  
郭太宰堅忍持正自行其志者乎有如邵左江不動一  
旅坐折數酋之臂者乎有如况鍾蔚能清操逼下數十

年飲水猶一日者乎有如陶魯用三百人破大藤賊望其軍而抱頭鼠竄者乎無之其人又安可輕言破格也故愚願廟堂之上平而折之謂文閣得人如汰沙求金似也必謂去安石之經義而真士遂見如取水於泉取火於燧所不敢信也高皇帝嘗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八百六十餘人各授以官然而止一行也萬一濫而及在梁之鵠未知其獎視經義何如也謂考選得官如按圖索驥似也必謂去崔亮裴光庭之資格而奇人遂至如千里追風萬里躡景所

不敢信也肅皇帝嘗改卿寺藩臬等官爲詞臣六曹官爲御史給事中然而亦止一行也萬一競而收蹙治之金未知其獎視資格何如也且夫經義何獎獎在腹笥之掩其心靈耳若嚴科舉法以隨之而拘文章義者必黜則經義之爲人倫金鏡也多矣資格何獎獎在拾級之妨其脫穎耳若嚴考功法以隨之而視息數陰者必黜則資格之爲宦途砥石也多矣愚故謂破格用人言之甚美而無益於實不如寓破格於格中而賢關可開倖門可閉爲國家兩利而無一害之術也何也士未

通籍而俛首受經義既服官而俛首受資格此非豪傑所苦也所苦者議論與文網而已議論之紛疑人忽可爲賢忽可爲不肖使人如臨歧路耳目俱馳而無所專主文網之繁疑人不可爲賢但可爲不肖使人如羈斗室手足俱梏而無所運旋是以議論若一文網莫若簡器有習而不可強爲操也強操之將委銜霍以平準之權而督桑孔以犁庭之伐則掣授之格宜稍破也才有俟而不可迫爲繩也迫繩之將逐孔子以麋裘之謗而斥子產以蠆尾之謠則舉刺之格宜稍破也地有懸而

不可概爲齊也概齊之將策蠶叢以周行之步而課石田以沃壤之應則考成之格宜稍破也職有分而不可株爲連也株連之將傳繼輪以連賦之條而代息偃以劬勞之罰則摘叅之格宜稍破也局有變而不可膠爲持也膠持之將比金城以逗留之律而擬益昌以閣詔之誅則奉行之格宜稍破也轍有更而不可永爲銅也永銅之將積杯蛇以弓影之疑而老太阿以匣中之鏐則鐫罰之格宜稍破也官有顯而不可兼爲鶩也兼鶩之將奪司空以三過之勤而輟大理以五刑之叙則遷

除之格宜稍破也骨有勁而不可過爲柔也過柔之將折引裾以撓鱗之態而正強項以齒馬之懲則詰責之格宜稍破也語云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之者不至今不求破格于格中以鼓充庭盈堦踴躍不自已之氣而求破格於格外以幸曠日持久渺茫不可據之功愚有以知其不能也請卽裏以執事之言曰古之用人而舉其所知今之用人而舉其所不知夫今日文武大臣夾袋中果有奇才絕智確然可舉而揚之者格無難破也卽外之撫按至於監司守令其平日之儲才果

如介子推廊下二十五俊士堂上二十五老人可方員應而左右使格無難破也若猶未也亦猶諸圖孟賁之形畫毛嬙之面未見絕塵而奔者必愈於雁行魚貫而猝然之遇較冊報刻登爲能獨觀其若郵若沒之天機也然則等之手舉其所不知也昔范仲淹之進百官圖爲資格言也愚謂有仲淹者而後可以資格用人寇準之却例簿爲破資格言也愚謂有準者而後可以破資格用人不然其爲減穀之亡羊一也故曰法弊而咎人失而尤法均非也雖然御人者法御法者君以天下

之大具望治于一人要必以君身爲本

澹寧居文集 卷四

文序

梁谿馬世奇圭系條古著

程稱修讀書考定序

書之有類自唐始一時讀書者以之徵富然實不知其徵富也所謂徵富者物聚於譜事歸其林架既列以七層芽更成以十稔博古則嗤山海爾雅諸書爲措大而騁華則笑劉顯之十九張綰之百六爲田舍翁一堵筆立談間遂將挈王家五花筆以去此所爲富也乃若義多割裁語取支駢意專主於救儀體時嫌於裂錦或高

文淵

卷四

文典冊之滋漏而竹頭木屑之必存雖盈篋珠璣匪盡出琅玕之腹卽滿眼雕績復何關錦繡之腸點鬼之名輒登仙錄祭魚之獺亦賁龍文蓋不必捉衿固已露肘間饒充棟彌覺疊床累紙而晉楚未成片言而盾矛互見此又所爲貧也吾每蓄斯疑未能豁然千餘年乎惟眉山介州差極硬膏肓發墨守之致然非祿見於局言則錯陳於逸草問津者未免自崖而返望洋者誰更旋面而嘻斯又所云寸衡增嘗鼎之思而重譚縣指南之恨者已楚孝感程稱修先生具空世眼讀等身書閉戶

獨闕三才居今兼論千古殊雖罔象而自得途因多歷而知岐念茲謬悠用爲考定大資帝典王謨之傳信小備裨官野乘之亭疑或確引一事証數事之訛或旁總諸家訂一家之闕此真合四部以俱了破萬卷而有神太乙老人之所授其言而蓬萊仙府之所惠其秘者吾於菟苑風負二憾一憾不載茂先三十乘翻長源三萬軸而儲公擇五老峰下藏書以爲副本一憾不覩莊孟對語東方生郭舍人鬪辨而令齊齡崔仲舒說古今事其側乃於先生並見之昔人學取三多如先生庶幾

文淵

卷四

卷四

無愧而沈隱侯又云文當從三易見易識易讀今經先生考定舌無驚乎河漢噴並泐諸日星又何必食生於贗書倣奇於澀體始關文章之至極乎然則類書如先生而以徵富抑亦可謂富也已矣先生爲吾端伯年兄導甫其治以文學飾吏方奏朱絲于漳水旋挹紫氣於鍾陵計且抒吐鳳之毫入含香之直而端伯復稱長慶之才子領甘泉之從臣繪賜蓬池照分蓮炬綵綸世掌殿予俟之曩蘇廷碩溫大雅父子同在禁近未聞引嫌而吳池亮爲尚書令子騰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

屏風隔坐至宋吳正肅登二府父以列卿奉朝請自言  
子班父前不可示法又不致以私亂朝廷之制至願斤  
去勿用上不可而止此數者亦讀書同異之林也知先生  
生早已考定無但援周公拜前者爲據

萬中丞疏稿序

吾鬟讀邑志觀先達之著於人倫者如登禮讓之堂近  
接武遠布武而求嘉謨昌言確然可尊金石而未丹青  
如所傳先代名臣疏議寥寥未少概見卽盛中丞之摘  
奸秦端敏之平寇邵文莊之理漕當年建白今鮮有舉

萬中丞疏稿序

序

萬中丞疏稿序

其副而覆之簡者萬曆以來端文忠憲諸先生文章理  
學爲時師表先後封事令人低徊而之不能去而於諸  
先生集中固什伯之一二也宋胡忠簡論秦檜書金人  
至縣千金購之吳師古陳剛中之流或鋟木以傳或申  
牘以賀甚爲之流離貶竄而不惜然而忠簡以其一見  
者也若陸忠宣則以其全見者也故諸先生之爲忠簡  
而未得爲忠宣諸先生不必以疏議盡疏議亦不必以  
諸先生盡也大中丞涵臺葛公守諫垣垂十載知無不  
言已撫東土條上利害勤切明至論者謂得古名臣疏

議體公當 神廟中葉士大夫敦尚風裁皂囊白簡纖  
於公車下以言爲高而上愈厭上以言爲聒而下愈羈  
卒之止輦之聽不勝立仗之斥而 國體亦稍受其傷  
跡公諸疏如止禁地之兵一官府之法與夫省內員節  
內費語多指切乘輿一時言之如水投石者輒荷 溫  
綸報可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豈必大聲疾呼而得之  
哉至議處 宗藩請破格寬入仕一途今且勅 令用  
矣人海而公河誰念其原者乃吾獨心折公 陵廟曠  
儀一疏所懇予建文之謚崇 景皇之號一代同心千

萬中丞疏稿序

序

萬中丞疏稿序

秋篤論實自公發端記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  
望小利此離離故官之黍復何所望也屈平詞賦縣日  
月吾於公之疏亦云隋王河汾曰太熙以後述史者幾  
乎罵矣故君子無稱焉 明陳司寇官給事中直論時  
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  
枉人尤甚吾每誦此掩卷悵然心謂言不關國是而擬  
拾莫須有之葛藤以引其蔓於君父之前且不憚深文  
周納以伸之者皆駕而甚以枉者爾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未敢遽進而語忠宣意如公庶可以風也吾與公

仲子之同補弟子員又同社公方闔門養重以不得  
頻行公杖屨爲憾適官京邸公冢孫承潔來謁選人手  
公疏稿屬余較定盥香對之儼如對公喜端文諸先生  
之以其一見者乃公特以其全見也因念端文一世龍  
門與公申雁行之好命亭之兄弟夔立修通家子禮惟  
謹蓋公之渾懿文之大其中針水有相視而莫逆於心  
者公壯年謝中丞節歸久之召爲南少司空宇內想  
元老壯猶幾於山川之山雲而公尋游岱去積之於公  
如長豫之於王丞相而復中道天造物報施於公父子

海居文集

海

海

尚似在有無間今承潔兄弟束修嗣業萬石家聲且駿  
附驥景以起吾每恨忠宣子孫無表見於唐見承潔  
兄弟愛之望之栢棬手澤曰篤勿忘不謂疏議未足以  
盡公然終不爲疏議遂足以盡公也

擬晉錄後序

皇上御極六年復當鄉國論秀之期臣待匱西掖奉  
命副臣衡晉士念前者會一副桐圭之使高下原隰  
周爰咨諏而未獲以風獻也茲藉手獲以士獻臣幸茲  
甚臣侍交戰見皇上宵衣旰食理六年于茲所望思皇

多士慎此王國不啻饑渴埃之而寥寥未有以報今歲  
在癸應後庚之三而酉又應王者之吉玉韞而輝珠藏  
而媚此泰茅啓運之一候也臣所爲幸也晉爲人才之  
畢黍梁父自鴻荒至于今矣風石毗軒咎繇佐姚與夫  
傅巖誨殷而後如春秋之名卿漢唐宋之偉人傑士接  
踵比肩甲于方輿之志諸士已負笈而知之至明典  
最著者河津之理學洪洞之忠讜晉州之幹略山陰之  
直節耳然國朝從祀四人河津實領袖之定鼎以來  
兩大功其于新建爲先河者晉州也中涓之壽至瑾而

海居文集

海

海

三高壩射隼自洪洞始而山陰忠在國本陰護貞  
皇以啓聖明夾日勲無兩焉然則晉才于前代以多  
勝而明代以少亦勝也俾臣微靈三寸管而得一當  
百又臣所爲幸也廼臣思亦滋甚思臣之目未足以盡  
晉之文卽足以盡晉之文而晉之文未足以盡晉之才  
也夫晉堯舜禹所都也當時都俞一堂語未及經生尺  
幅之半而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卽周稱雲漢  
爲章者尚拱手而遜其日光月華之爛熳赤文綠字之  
昭宣然則晉文所從來可概見矣皇上聖作物觀觀

文化成焉內翕然誦堯舜禹復興知晉人士必有默效  
方諸陽燧之感者臣吳蒙也冀以神者遇之如公子札  
之歌唐風而知唐既舌未敢自信若必舍晉三代以  
上之文取晉三代以下之文操敝帚而問千金則雖令  
司馬遷敘事于前柳宗元檄藻于後王維孫綽輩擬騷  
雅而更唱迭和于中猶恐春華無益殿最況如後之汗  
漫其言河漢無極者哉故曰臣之目未足以盡晉之文  
而晉之文未足以盡晉之才也臣所爲思也雖然臣終  
不能置晉之文以黜晉士也裴晉公中立是爾鄉以三

不朽顯者嘗論文之異不在磔裂字句陳廢聲韻而在  
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譬人之異不在倒置面目更  
易冠裳而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卽其時文起八  
代若昌黎者猶以奔放不受制嫌之蓋大豪傑斷於  
文章若此今詞壇之雋羣孤而登才不必敢望昌黎而  
一二少年慕効遂幾於旗靡職亂有如晉公者乎且而  
止也它卽未敢知其于晉則近朱之赤也臣隨主者後  
業殫二十晝夜力射覆以悉其概矣而天下所謂磔裂  
陳廢而可慮者獨字句聲韻之間哉令臣以一日之文

信諸士而諸士不敢以一日之文信終身勿論負主司  
亦何辭謝晉公也故臣終不能置晉之文以黜晉士也  
且諸士不聞首重德行之明旨乎皇上諄諄申飭  
至悉其責于衡士之官夫臣等星言受事非如師帥一  
方者可寄耳目于長吏承妍媸于月旦所憑諸士三日  
急就之章耳然臣以爲神之相告無如其急而露焉者  
之真也臣聞文有六言揚之欲明抑之欲與疏之欲通  
廉之欲節激而發之欲清固而存之欲重所以羽翼夫  
道也審如是何必別言德行夫文藝之爲德行多矣諸

士生堯舜禹之地爲堯舜禹之文以事堯舜禹之君  
正吳公子札所望而徵爲令德之遺民者願于是六言  
終身焉而已不然臣以此取士復以此疑士亦猶祝南  
轅而適晉也故臣終不能置晉之文以黜晉士也柳冕  
曰聖人養才而文章生風俗養才而志氣生夫人知聖  
人養才之權在朝廷而不知風俗養才之權仍在諸  
士今諸士自小學以升諸類宮自類宮以上諸公車此  
朝廷養才之成也然實諸士自養其才之始也諸士其  
于鄉先哲而景行焉他日登仕版如其對公車清卽令



日對公車如其肄類宮晴晃所謂天下之氣生而君子之風盛者或者其有幾乎臣望諸士以此司德行文苑之台因以章 聖朝科目取人之效無徒使太行王屋析城底柱之精靈引舊德名氏而做今茲以專美也臣思釋臣幸彌演矣

江西鄉試錄序

我 皇上御極十二年歲已卯天下復當大比士 上俞禮臣請 命編修臣世奇偕禮科右給事臣洗往董江西試先是臣宣 諭 諸藩馳就原隰幾半西江窈

觀其山川谷其土風名賢俎豆如繡斯錯意前微未墜宜在後人今但三寸管盡攬其勝徵 皇上觀文化成之盛臣欣然重陶以前也已念臣材煩鴛下丁丑冬耳簡書自齊魯而吳越而楚舟輿往返二萬里方入都罪命衣塵未滌復濫竽衡文實不勝炤短鏡瘦之懼已又念 皇上宵衣求士臣丁丑分一經即失血忱莫弋獲一二真品以報好是正直神之聽之或終相之既 陛辭星馳而南凡三涉水三逾陸幸如期至至則巡按御史臣養心受任前迺月竭蹶闕政視昔加恣而提調則

右叅政署司事臣鑣右叅議臣中鳳監試則副使臣源昌僉事臣大中祇遵 令甲在事惟謹乃拆所辟門考武推官臣瑄臣時亨臣聖時臣拱辰臣中臣鑄臣臣宋臣知縣臣士瓚臣允佐臣京元臣昌齡臣鏞臣子猷臣垣京臣履忠炳蕭而申以盟曰西江咫尺金陵 高皇帝弓劍所式靈也且由已卯過 龍飛之丁卯適冒一紀 皇上臨保無斃以譽髦斯士又美周而復之始也雖雖喑喑茲其時矣然誰引之高岡者最哉毋負諸士以毋負 皇上且毋負 高皇帝諸臣聞言心形增肅

于是進提學叅議臣侯炯會所遴士五千八百有奇三試之焚膏繼晷參伍毫芒得士一百有三人故額宗生二人茲奉 明旨擴而三焉然臣猶敝罔如遺夜光於玄圃也 皇上雲漢為章首被 天潢綿綿之颺皆春華而秋實矣猗歟盛哉事既竣臣宜颺言黜士臣惟士進諸生而計偕黜之者將進以諸生時所未聞也西江皆先哲鴻訓具在士諸生時紹聞已久臣復何言無已青田以其鄉先哲之言言之朱陸同異左右祖迄今未合而鵲朝義利之辨即紫陽亦俯而折焉夫義利者君

子小人之門戶而文章則其門戶之標題令人望而識焉者也以蘇張之人行伊周之文必不肯循以伊周之人行蘇張之文必不肯諸士爲義不爲利臣茲披其文悉其概矣雖然義與利之分淄澠也名與利之分而不爲小雖且沱潛也士臨文附時流喜標榜之心卽臨事其詞舉避文網之心 國家歌鹿鳴以饗士 上求賢下報主之義皆有之而僅畏諱譽避文網保一日之名而止是卽義之參乎利者也故臣于文理取其衆著而韻必取其孤行法取其從先而語必取其達性曰不如

是而遠信士之爲義不爲利譬諸望鳥華登飛樂以爲南山之百堵亦攸芋君子所聞而竊笑也杜甫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夫事未有不斷諸寸心而可遺大投艱于天下者諸士旦暮起家事 聖主其推誠任下俾無縈心于諱譽文網 聖主之意也其竭誠事 上無縈諱譽文網于心蓋臣之事也故臣願諸士終以臨文自知之寸心知之也昔周禮大司徒施十二教以迪民于六德六行六藝三千大比鄉大夫乃禮賓其賢能而材諸官今 制科所取者藝耳 高皇帝若謂藝而

德行具焉故以成周里選之法而借其名于藝亦借標題以識門戶之意也且 國朝從祀四人爾邠居其一而文成傳習之于江西則亦周子之南安朱子之南康也士艸而習焉比于齊人之莊嶽而推以爲文藝與德行之必不可分猶義與利之必不可合也諸士而不能信心因令臣不能信士至或疑爲葉公之龍甚而嘗爲叔子之鶴是非惟負鄉先哲且負 皇上負 高皇帝幸三復于械櫟之五章也臣少受庭訓惟澹泊寧靜兩言而丁丑爲諸士祝輟惟不變塞一言塞之義近實遠

名固明志致遠之本而士品所從出也夫衡士以品如治師以律武之誓牧野步伐止齊而已禽父之誓費勿敢越逐寇攘而已正誼明道士之步伐止齊也正誼而謀利明道而計功卽士之越逐寇攘也師不以律不能制敵士不以品不能事君今之弊正坐此然臣竊合之以文有無範而忽于川者曰是野戰之軍乎有言大而無當者曰是馬謖之談兵乎有語纏綿不可了者曰是樊伯之爲侏儒乎有用物于古而未化者曰是趙括之讀父書而不知變乎已覆之什恒驗六七故繼自今近

賈遠名律身許 固願諸士終以臨文自知之寸心知  
之也諸士生際 中興 皇上披雲霧而見聰與 高  
皇帝應雷雨而御天同功開之大則閔之深而 明良  
作合愈亦不易適 采廷臣言自十二年爲始千嶺棘  
後試其騎射兼優者御史列名以 聞所望士以武  
吉甫意甚隆且渥卽頃者西江方在亢賜臣與臣洗將  
命甫入境而甘雨四澍欲動黍苗意 皇上夢卜精誠  
格于 皇天富有起而嗣商霖之賚者諸士勿謂今徵  
兵兵緇微餉餉絀而悚然慮其難爲臣所慮獨微才而

才縉耳西江人才陸海 高皇帝時一少年上庖西封  
事萬言至感 聖神之至爲與才難之歎諸士如不欲  
令專美粉榆茲亦其淬而發礪之日也先臣 大夏云  
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士而恥  
斯意則籌兵足餉猶諸藜燈芸火間濡毫吮墨之經營  
云爾臣故願諸士終以臨文自知之寸心知之也臣世  
荷國恩遠巡吏局未效涓埃嘗展書 講殿親見 聖  
明興學遜志遠逾訪落而焦勞集蓼爾游爾休尚如有  
待臣將奉諸上之爲雖階先響以薦之諸士其人思報

轉胸臆而奉之者又不啻奉其制舉義時也先生鉛槧  
摘次如道元注水經無不貫穿周匝所云甘泉遺侯南  
宮舊事盡地成圖抵掌可述今日實惟一人而造詞變  
化又非止步前詰之高衢者曩余州白題以大海颶風  
而服膺於鱗至推爲峨眉天半然識者猶以其草古而  
棘未免侵孟之譏先生時與吾輩談及意得處莞然曰  
吾輩端濺沫飛流不自知紫淵滄起若濟南奇絕姑舍  
是而已蓋十餘年來古文家襃積餽飭甚於萬曆中葉  
制義之綺靡先生意或有所諷也先生天才颯豎往在

京川引復進幾于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而諸  
誼善不妨締思每見其鴻章鉅構於治安天人可攀提  
季孟間或游戲赫曉正似柵欄發藻於張生枯樹敷華  
於更子妄意蒼壁小璣借宗工三寸皆堪照前後十二  
乘而或遂謂先生垂條結繁所擷取規晉六朝之勝居  
知先生包括宏富總覽人物固以賦家之心行自  
文典冊之手而非建安黃初以下可探其芝蘭之根源  
也相長與目潘安仁云拙于用多先生則准陰多多益  
善矣王仲淹歷論江左文士其云纖人之文碎玄人之

主之義而無但一日之名是念卽臣亦可稍違素餐以謝神聽不然猶所云鳳鳴而鸚鵡言也明發不昧義利耿如諸士其終以臨文自知之寸心知之也哉是役也內外克威保釐則巡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臣解學龍督撫南贛右僉都御史王之良分勞共襄則授宗使臣王庭梅右叅政臣吳麟瑞右叅政兼僉事臣林一桂右叅議臣貢脩齡都指揮僉事臣丘上儀臣王貽杰臣何其賢南贛叅將臣何其明而右叅議臣田用坤以督運行右布政使臣葉有聲右叅政兼僉事臣何

萬化臣和逢吉以遷秩行右布政使臣周應期右叅政臣汪元標副使臣吳簡思新命未任戶部主事臣汪桂以舊權關未行主事臣朱帝煌以新權關至兵科給事中臣李煥臣耿始然禮部主事臣黃熙胤行人司行人臣吳泰來臣劉天慶後先以使事至例得並書謹序

姚現周等玉集題詞

常萬曆中葉制義綺靡姚孟長先生起而振以沉博絕麗之文都人士翬鞠脰而具槃匱者咸以古文詞奉之已先生讀書中秘爲國家典大制作都人士所翬

文苑後人之文捷詭人之文虛對先生如婢見大家形慙心死矣夫先生而藉魏晉六朝人爲林府者乎先生前刻清閨脩梵諸集前者已作多寶游茲特彙其所爲古今文敘暨諸善頌善禱之言刻而題曰響玉昔文通雜體所擬袁太尉從駕有吐謠響玉律句意取諸此先生以真品正骨不容於時而養素丘園台階虛位竊比田人歌頌之義也然今聖明和渥方當頌土笏浹下筵卽祈年肅駕非先生誰爲底巡河觀雒之績者伐木首章言友聲而極諸神聽之和平古君子居恒所燕勞

其父兄誠勉其賓朋其登朝事主舉可誦之宗廟而鐫之尊彝者也先生今之司馬文正都人士翬鞠脰以奉其文第以其文哉且晚入司機要而本此以拜手殿言雖蒼璧小璣爲天子英瓊瑤青玉案有餘矣若曰是往復酬應之所爲作無與于二雅三頌則請俟先生鼎鉉業就戢穀磬宜與天保諸什共奏諸靈臺辟雍之上將有如季子觀樂審玉律而定爲治世之音者終和且平其自此始

廣仁品二集題辭

吾友李小有氏主盟詞牘且三十年少時以開府之清  
新參軍之俊逸爲宇內處附幾如叔賓在雒陽市上時  
已漸詣深微似輔嗣譚易子玄註莊妙氣來宅機鋒欲  
沉經生拾其墨藩後先拾高第去而小有尚俛首成均  
博諸生乃一意以度世勸人爲事南至吳越北極幽燕  
凡郵亭旅館拈先民格言淋漓盈四壁初刻仁品取大  
慈氏好生戒殺之旨而廣之又廣之自達官貴人逮三  
家村嫗稍知行其德者無不載自鉅忠至孝逮尺帛一  
錢活及蚍蜉生命者無不登小有曰但令刀林劍樹立

澹寧居文集

序

七

卷四

時解脫卽如吾身上青蓮不自知其疲于津梁也小有  
熱腸俠骨於古今經濟貫穿周匝皆有成書卽仁義變  
化何殊雷動風行屈伸指端而但具低眉相爲衆生慈  
悲地所謂大豪傑用世八面之鋒安在余曰此乃小有  
所以爲深於用世之豪傑也方今機槍盡見含譽不光  
止錄世盡殺機人無生意衣食窮而相尋於租擾矜戕  
耳尚三事大老暨臺省諸賢時念苞稂獲薪而毋繁文  
法以傷民力撫按監司時念賦蛇政虎而毋崇繭絲以  
列上考郡邑之長時念吏呼婦啼而毋取刻急以起能

聲大小鎮將時念折首瘞兒而毋貪殺濫數以冒庸功  
鄉士大夫時念推帑指困而毋多積厚藏以毒梓里卽  
望屋橫行之輩可賣刀賣劍爲聖世良民並享太平  
之樂矣夫盜有不化而民民有復化而盜者哉然則小  
有非止度人亦以救時也且夫古之仁人未有無降伏  
萬魔之手能行其慈悲六道之心者每見二三同志聞  
仁品一言無不歡喜讚歎而其狠心鷹眼中懷叵測之  
人讀之五體墮地僂焉若不能終日所云長歌悲於痛  
哭冷水澆背逾於熱棒以爲低眉則具低眉相以爲努

澹寧居文集

序

六

卷四

目則又具努目相矣故曰小有深于用世之豪傑也昔  
上蔡先生論仁以桃李仁擬之謂其中含生意甫種卽  
生小有今方借茲編爲下種耳有能認取小有婆心雖  
結習深重自可直證光明當不至若所云三千年一着  
花三千年一着子者吾願與五濁界人共勉之若小有  
功行滿矣少文世臣兩氏俱先小有着鞭小有須後來  
居上禪家應以居士身得度卽現居士身爲說法應以  
宰官身得度卽現宰官身爲說法小有固將兼之他日  
管領十年宰相幸無忘今俛首諸生一意度人時也

萬紫函詩集題辭

詩至唐李杜十二家觀止矣然於諸體罕有兼長者少陵之沉渾而短於絕青蓮之高妙而短於律少伯絕句與青蓮爭勝毫釐而律體亦復淺劣幾於才盡江上萬歲樓一篇濟南以其少伯也存之然累少伯多矣右丞篇什不知李杜之富而諸體差稱具美其詩以清微爲韻以雋遠爲神標致近陶詮意近禪吾讀其與裴秀才書至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村墟夜春與疎鐘相間以爲是摩詰自寫詩境卽

唐寧居文集

序

十

卷四

其應制若帝城春樹之句味宮禁物色仍不妨烟霞如鄴侯有宰相仙骨猶珊珊欲屏風上行也嗟乎詩至此難言之矣吾友荆溪萬紫函氏平生固性癖耽佳句者遇境得意不得意無所不詩詩無所不工吾挹其清微雋遠之況疑與摩詰把臂入林而間借有韻語說無生法又無殊身在摩詰石床香案間也紫函有小築在西溪鶴鶴澹地林澗周環終年玄對筆底淪漣正藉輞川月夜之致以發之獨至燕邸風塵淮濱執掌所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而又手賦成不減步云徑臨清流之時

天生勝情亦何必盡須勝具乎紫函高文典冊已稍見於臨雍一賦方當入侍顧問爲國家襄二雅三頌之盛知帝城春樹與幽篁琴嘯原無兩手意固一集卽以當埤好之風亦可但他日宦成而賦遂初梁溪不遠至輕齋出水白鷗矯翼之候未知許我爲裴十秀才一從竹里館唱酬否也

洗心齋文品序

辛未與溫陽成玄升同籍讀其文當篝聲熱燄時冷然露靜者之色甚異之挹其人方長安看花裘馬與春山

唐寧居文集

序

十

卷四

角豔而玄升僻處東偏時策蹇同余輩一再論心而已又甚異之已謁選令瑕丘一時能吏人人束濕翦治其哭而玄升獨寬然與爲夏屋之渠渠又甚異之甲戌夏余蒙恩子沐便道晤玄升余方舉瑕丘口碑爲玄升賡樂只而玄升謝不有仍與余言文字且手所訂定文品授余商之余乃益有異乎玄升也日來月旦家多取撫缶呼鳴求歡里耳折楊皇琴則噓然笑矣顧玄升言必稱風雅以進之偶三四識者痛削時趨聚我則亦一二虛字虛語之乎者也以爲宣城之金鉞構李會稽

之徒寶鍊耳顧玄升又言必稱性靈以進之曰文非是無品也玄升每共余論世局陰陽人倫臧否談覆谷波如意幾碎而是編于忠貞名碩抒豪託素之言時借丹鉛添三毛類上所云味供奉詩飄颻欲仙味工部詩歛歛欲絕者一經玄升遂覺生面躍然蓋非獨品文雖品人不以此矣古今文自梁昭明唐姚鉉以下所輯無慮數十種然國朝功令特崇真氏正宗一書論者謂其選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而指不本于古體不近于經者無取焉故美而傳傳而久也玄升是編卽不必盡如

其嚴核意亦中郎之虎賁乎玄升云是編當藏之家塾以訓子弟所謂嶺上多白雲祇堪自怡悅余曰君今欲歌政成嶺上之雲業時雨化之矣聖朝雅意釐正將有尊爲舉業正宗此于真氏書者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君姑藏以俟之玄升笑曰子厚不云乎韓子既自以爲蜀之日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今吾子持論久已爲時指目而吾鼓歌以儻之吾方虞爲蜀之日越之雪而子乃以爲岱之雲也子毋道其溢言姑質言之存吾所爲品者

端友齋序

言友吳巒稚端人也黃口孺子則巒稚已儼然祭酒人望其壇坫如在珠盤玉敦之下而巒稚雅弁余兄弟似特以爲端而許之者已巒稚別去居毘陵教席之外風靡雲附而巒稚向吾黨津津必首李仲達氏方仲達弱冠取高第天下艷稱仲達以及巒稚而巒稚自若迨仲達罹瑞禍人齒仲達姓名如觸其父祖之諱而巒稚亦自若瑤事敗仲達姓名縣於日月因人熱者又人入以不與黨人爲恥而巒稚仍自若巒稚先致書仲達

言仲達水竹吟嘯時視公車高第如天上今謫筆得之不過如是而已仲達極服膺斯語以爲深獲我心然當仲達就緹騎巒稚自改衣授粲外絕不屑效所謂燕趙悲歌者以示慷慨卽三四同心尚疑巒稚爲落落乃知不過如是一語亦有索解人不得者往余與朋輩參中庸兩不變義謂有道減一分光彩是變必欲加一分光彩亦亦變無道減一分意氣是變必欲加一分意氣亦變意惟巒稚當不河漢吾言巒稚用明經對大廷兩擢第一長安士大夫頗得附一名金蘭簿爲快而巒稚仍亦

自若繼雅今且分教茲國所獎掖後進當倍於居昆陵時卽旦晚奏天人三策而茲國人士各理其師說以應天子之對知天下艷稱繼雅又當倍於仲達取高第時然繼雅仍亦自若也繼雅之爲繼雅不過如是而已噫此繼雅所以爲端人也

皇明大題文韻題辭

文之未可綜今昔以衡也吾欲陳先輩文于今人之前如以赤刀弘璧投三家村嫗之目胡盧不知爲何物然高會規矩在焉毋敢廢也吾欲以今人文躡而躋之先

輩之堂廡如童子佩觿垂帶于老成有道之側人盡哂其不倫然子孫數世必有一人肖其祖者毋敢置也每見今日文人嚶嚶桓文自命而深文者或摘之爲懿操是未容置左右祖也大質子質經誠所痛恨然時旣變而子史則猶近古之漸也子史變而經術則猶近雅之漸也故今日而必以先輩之文收今人之文者篤於時者也或以我明制舉比於三唐詩賦夫唐貞觀神龍之爲景雲天寶也景雲天寶之爲大曆貞元也大曆貞元之爲開成元和也如昆明伯梁之類廟堂固有導之

者元和而下人主無復稱詩而藝西崑玉臺自爲綺靡無怪乎文情之淫而文格之下也我高皇帝聰明天且灑筆成文動根理要初場之限以三百言也二三之限以千言也蓋于立法之始已爲濫觴之懼聖嗣服代有釐飭一歸雅宗卽頃者子丑以來風氣小變賴天子文明御時申嚴功令提士于濃陰襲霧之中而賜之以斗杓先民一燈幾熄復著故曰盛與中可以分唐之詩而不可以分明之文也然則編之析而三也何居曰襲松陵沈道立先生嘗用高氏選唐詩

別爲正始正宗大家名家四種出入甚嚴推敲良苦欲仿其意爲刪繁補漏勒成一代之業然念文心微以潛澠易別水乳難分有始而疑於正宗而疑於始大率而疑於名家名家而疑於大家者况六十年來增華巨厲源流漸廣而冀以一人手眼遂定金湯之固雖震澤龜陵復生有以知其不能也吾姑假編年之例徵寓分處之思自洪永至嘉隆渾成澹漠如元氣方含鋒鏑上露則均之乎初也自萬曆甲戌至崇禎戊辰高華精



其者晉雅之有正變二集正多而變少三集正少而變多然均之乎雅也故曰盛與中可以分唐之詩而不可以分明之文也雖然其分而不分者聖明砥柱之功其不分而分今駸駸見其端矣則士子與主司之過也吳越之人論丹一言可喻羌胡之人終日談不得其知不知之辨也今搖管瀾汎累紙兼牘非其才多其短耳蓋自士務紉綴而失本領頌經書大全于學宮而不必讀也頌舉業正式於禮曹而不必守也佻巧愈繁典刑愈遠士子之過也人不畏父師之誠而畏朋輩

之褒譏官府之旌別爲榮名也今京朝官奉命衡文與憲臣奉專敕司學政士耽耽注萬目射之而雅意憐才不嫌軼格或投其故好而割愛之難也或喜其所略而心謂置之且失士望也一言道合五色幾迷此主司之過也二者非必盡文之弊而文之所以弊也語云絢繡不絕蔓蔓奈何吾深引歧于剔弊者而取是集爲先非敢以先輩之文攻今人也聊以今人之文合先云爾若夫綜衡今昔何可易言唐姚武功高渤海諸家頓假月旦之重而李杜篇什罕見選本李猶寥寥琴

上星杜則無一人格者矣其于昌黎所云光談萬丈乃判謬如是是品藻之無憑在一時者也字內傳誦八大家幾如金書鐵簡顧以南豐之萎弱而爲之殿吾覆其集母論未可肩隨韓柳正亦不堪鴈行介甫而位置一定至今不祧是品藻之無憑在千古者也夫綜衡今昔何可易言吾姑聽之而用我法曰準曰式則吾豈敢仍題曰韻亦猶存雅意也

大題文韻一集題辭

吾讀先輩小題義如游多寶三月聚恨惟恐其盡至

題則宿春糧以爲多矣其時士子讀書窮理百倍今人顧其爲制舉文寥寥乃爾何也曰今人之病在游先之病在拘蓋不惟墨守訓詁幾於膏肓卽所謂文家格套如言學之必以明行也言政之必以教養也一唱百諾似羣聲駢肩無敢同異間有一二慧人高悟冥悟其後復沒然象外之意繫表之言憂憂乎其難之矣吾見以人說文章大家必曰王唐瞿薛父訓其子師誠其弟相吟誦以爲高會規矩在焉然鑒其神理大題自三義而外正不知下管何處邇來奇服之士又好稱慕

崑山德清崑山之大而不必勝其精也德清之奇而不  
必勝其法也欲以祧四大家之主而變置其組豆吾未  
敢以爲然也至于薛文清之理學于忠肅之點名王端  
敏之氣節解大紳李獻吉諸公之古文祠何須解虫臂  
鼠肝爲不朽而必引遁時價鼎尸而祝之于帖括之林  
吾尤不知其解也楊子曰食其實不養其根今鮮華少  
年鹵莽而獲所食於制舉文之實已多而叩以先民典  
刑貿然如愚子之不辨菽麥是亦子雲所謂食實而忘  
根者也吾自洪永以下嘉隆以上取其心靈手別不墮

腔設者標舉一二詩諸詞苑亦以先輩存先輩而已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夫與其讀今人改曲變度諸紛紜不  
雅馴之文也毋寧讀先輩文也

大題文韻二集題辭

唐殷丹陽之敘英靈集曰文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  
紀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論其取捨草瓶之流  
聖則不足言則有餘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中微波  
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  
後聲骨風律備矣寶祿主上惡華好朴去僞從真使海

內詞場翕然尊古吾較文韻至二集欣然有味其言  
國朝制舉文自成弘以前近貞觀之草初自成弘以後  
近景雲之藻悅嘉靖末年浩衍已極隆萬初申就簡之  
條浮靡盡削大雅蔚興上不至尋先民之紅腐下不至  
逐時賢之繆悠聲骨風律幾遍開元而推厥所繇則  
廟堂惡華好朴去僞從真之力也吾綜三十年風氣論  
之無如癸未己丑壬辰辛丑四科爲盛而如丁丑楊貞  
復之析理乙未湯嘉賓之切脉又所謂一不爲少百不  
爲多者丙戌元神稍薄然如錢季梁黃畸人之標致亦

飄飄羽化而仙矣取以參英靈集中二十四公雖文體  
不同要于有雅體無襍體一也然則以甲辰殷何歟曰  
文至庚戌而盛始極雅亦始變然丁未兆其端矣甲辰  
雖風調差弱于辛丑猶有隨之昔江左殷太常父子並  
能言理有辨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剡太常輒云汝更思  
吾論夫今之文劇矣然令人轉思甲辰也

大題文韻三集題辭

往較十科文自甲辰而丁未駸駸有雅變之思焉今則  
幾以丁未爲貞元曲矣子丑以來文心日轉持衡之家

佐開得傷賴 聖明御極清茂草而歸之周道然謂少  
年夢人洗肝濯腑以稟功令識者猶未敢信也玄黃  
之戰曩在輩上今且移之書生八股矣程伯子曰天下  
事非一家私議當平氣以聽之文章之道何莫不然吾  
之于三集也視一二集稍溢而寬性素不喜因人熱者  
然矯枉之過亦復病之間綜數科論其長短丁未標格  
高峻微傷于削而一二宗工爲政點鐵成金皆藏典則  
與戊漱滌萬物牢籠百態無所不有然朱紋綠色寶開  
斑駁之漸癸丑空靈解脫卽巧或累理所謂元瑜書記

翩翩致足樂也丙辰羣龍無首氣色小減風骨尚存已  
未諸名家多有弓燥手柔之妙時見超逸更自絕羣壬  
戌奇理獨闢欲與庚戌爭勝其朱綠斑駁兼亦相似乙  
丑變而增華才人游戲或爲效顰株累戊辰因之守常  
之上轉多反唇然尋源鑿空伐山開異亦誰能奪其千  
秋者至三四雅流素心孤往固依然中郎之虎賁也黃  
魯直題畫云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爲予作李廣  
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  
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歎曰使俗子爲之當何

如是觀歟

小題丹素序

余之有事於房選而分大小題也自己未始也其分而  
復合也自己丑始也曷爲乎其分而復合也曰房裁其  
五額裁其百同門牘亦裁其千削劇氏利集之簡不如  
其贖也故合也而家仲與碩所止氏有丹素選周公西  
氏有大匡選如王石圖富乃更極小題之勝余披襟對  
之不知筆之歌而墨之舞也所止才鋒秀逸紙落如飛  
意所不可一筆勾之家仲尋味義根持格矜慎搜同辨

異重複咨盡余爲戲語君兩人于品鑒家可當丙魏房  
杜第今楷先生子墨客卿引考功法定麒麟凌烟兩敷  
臣位次未知誰居首座耳所止及家仲莞然久之江文  
通云世之諸賢各帶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  
素豈所謂通方廣恕者哉僕以爲玄黃經緯之辨金碧  
沉浮之殊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余每諷斯語疑文通夢  
中彩筆千秋尚在不謂所止家仲先獲我心雖然文章  
道變展轉難詰有不止文通所云關西鄴下之罕同河  
小江南之異法者余識淺且固妄意今日之所謂丹非

如二室朱也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是則文  
之所謂丹而已矣其所謂素非素也宴人之敗絮也  
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是則文通之所謂素而已矣  
其仲與所止校讎五閱月而竣業披沙揀寶既已積有  
苦心倘文通復起自當沉湎濡首即余不佞且藉手省  
此一段公案但語公西三尺珊瑚樹好共護之勿謂經  
生游戲之業未可參入楚諸漢風間也

題吳虎侯書義

騷奇於靈均文奇於漆園龍門詩奇於青蓮少陵此皆

奇於窮者也虎侯之為騷擬靈均其古文詞擬漆園龍  
門其長短歌近體擬青蓮少陵而以餘力肆之制舉義  
有淋漓感慨似其騷者有汪洋陸離似其古文詞者有  
沈雄跌宕似其長短歌近體者然而虎侯窮益甚居恒  
二三知己流觴白眼詠文章憎命達隨魅喜人過之  
句以為下物余特笑謂虎侯造物者厚奉子子何以報  
之客大詫虎侯窮不勝而何厚為余笑曰誤矣世所稱  
達人吾知之矣造物者不過奉之一進賢冠耳即頭頭  
第一不過奉之碧玉堂咫尺地耳未有奉之以靈均以

漆園龍門以青蓮少陵者而皆以虎侯造物者意良  
厚虎侯何以報之虎侯目瞠不答余則又笑曰世豈有  
才如虎侯而長貧賤者虎侯眼如箕手如橡矜然與造  
物為戲造物者肅虎侯無狀聊亦以么麼戲虎侯耳  
虎侯才且老造物者氣且平矣豔色天下重西施寧  
微虎侯此其時哉虎侯每遇人問升沈事輒捉鼻云  
何以一日驕吾千秋顧造物者奉虎侯以進賢冠以  
玉堂而不奪其千秋也奉虎侯以靈均以漆園龍門以  
青蓮少陵而不奪其一日也陽陵並街隴蜀驛收為虎

侯之造物不亦厚乎虎侯何以報之虎侯謹且應曰  
操豚蹄而祝哉吾始藉手東人特吾文請之造物觀  
物所以報吾者何若若吾落落措大何以報造物乃  
以三寸管而已

題顧所止後百二草

嘗涇陽先生領南解額士人誦說其百二草但得吉光  
片羽皆摩天去茲所止魁本房木之用後百二類其篇  
曰吾不敢忘先君子聊以志也梁溪故文章陳國符後  
上使然三世以科名顯且以文名顯者自涇里顧氏始

一時目論謂造物者實厚施於木之父予而不知其於報也說有二一曰報其世涇陽先生高節完名砥柱千古木之席其澤而光大焉以逮所止兄弟視中原獻不啻過之卽一第再第如河初出崑崙而朝噴始升於扶桑是所謂世報也一曰報其身文士才高矣識不沈沈識沈矣思不必若所止兄弟天授固奇髮未燥卽沈涵濡首於文章自戊午從余遊三年共一篝燈凝塵滿榻酬對都廢他人流連風月之夕徘徊花酒之辰一切以筆墨代之語云巧不過習之門况巧與習聯至右

乎是所謂身報也雖然報者天與人交相爲者也涇陽先生與木之之世澤造物者以所止兄弟報之所止兄弟之湛思力學造物者次第以春秋開報之而造物者之鍾靈挺秀於所止兄弟所止報將安出也吾聞涇陽先生未第時夢緋衣神語曰爲若天上取一字地下取一字先生寤而恍然曰命之矣天取經地取緯也筆者奇其事爲先生名世之識而位不配德未竟之業尚以疎所止父子兄弟是其所以報乎茲所止文具在有眼共見有胸共賞百二勝跡涇陽先生不誤爲先所止不

愧爲後安止卽差池其羽仍無妨鴈行也但文品之極當於平淡中造絢爛人品之極當於絢爛中持平淡所止且出而仕矣於絢爛近於平淡遠矣白衣蒼狗瞬息萬端寧直聲色貨利間無英雄豪傑哉吾讀所止文知所止之爲涇陽先生後者有在也昔漢諸儒召對輒稱師說余落落名場愧無片言以益所止獨三年一歷素心耿耿願所止終無忘涇陽先生以副木之後百二之意所止之報造物有餘矣時安止在坐笑曰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并識之作簡末一轉語

題王曼脩稿

文章兩大家唐推退之宋推永叔然皆由孤兒起讀二公所自敘凄然痛心舉家庭間尋常提命之事如三神山之不可至如蓬萊安期生之不可見而一則學者仰如太山北斗一則文章名冠天下始信筆精墨妙自有神焉以傳之也曼脩爲吾友凝明子凝明清妙高峙里中兒望其風氣如元龍卧百尺樓不復堪嚮邇而特隨就余兄弟與訂忘年交酒國文壇予唱女和昔賢三十一命僕凡日一共筵不啻過之凝明常語余丈夫一人

知已足以不恨寧能向曹涂李志邑邑論肝膽哉時曼  
脩纔露頭角灼然玉舉精神已大於身既疑明見背每  
味少陵吾意獨憐才之句爲淫淫不已而曼脩方湛思  
好古盡發先世所藏書讀之槁藻管筆俱作鸞龍余對  
之輒破涕一笑呼疑明不死今曼脩雋南國余未暇爲  
余之鍛羽悲而爲疑明九原喜也曼脩曠心巡韻無減  
疑明而稍劑其傲骨所爲文巧運於理雋傳其道視一  
切帖括面孔如曹涂李志奄奄泉下便欲作阿翁一人  
知已之况而樂古切今於我法中可絃可歌於彼法中

亦不至欲殺欲割名山國門殆兩擅之嘗語家仲曼脩  
於疑明延祖之於叔夜季倫之於巨源也家仲絕歎爲  
知言茲曼脩馬首北矣長安日近砥礪千秋卽向之仰  
如山斗與名冠天下者直王家青緇故業未足以盡曼  
脩余獨念疑明去吾黨十餘年屋梁明月顏色渺茫而  
頃讀曼脩文淋漓低仰似西王母與穆天子話瑤池舊  
事覺命僕共筵猶是意氣間長物噫此所謂有神焉以  
出之者也

張參將暨配趙淑人誌銘

余流覽往牘知燕趙間多慷慨壯修異之士如李贊皇之勁節劉中山之憂時李左車之籌兵千載下猶凜有生氣已從吾鄉端文忠憲諸公悉趙儕鶴先生事則疑涉水清漣遂通洙泗恨不得親席間函丈承其德音辛未通籍獲交先生子計部公甫爲縷縷言先生生平宛如先生書策琴瑟在前也乃公甫又爲余言張公是先生皆而子畜之者以余所聞諸公甫合於公子崇周之狀公抑亦可無愧爲先生所也已矣記稱儒行曰遽

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余于公安得而終數之雖然請數其略公家世系其徒自山右者遠不可遯其徵于恒山之栢鄉則有光祿恒華先生以進士授職方當神廟時上書爭國本奪職歸編伍後贈光祿勳獲卹典如制而公其一索也公生而穎脫無梨栗兒態蚤歲卽從儕鶴先生受心齋之學疏蒙竹筍淇思理窟曰姚江滴水尚在世自無問津人耳居恒傲曾氏三省置日課一冊纖悉必書雅不喜說無善無惡法蓋公于姚江徹悟言外真堪砭世之買憤忘珠者

時或煎液素鼎烹砂藥曰非妄觀海上三神亦謂餐屑飛丹之論可以引年恍如圮橋夜晤時邀二三赤松與共語耳至於道風欲絕塵懷盡洗誅茅山曲有小草終焉之志求公者庶幾在枯禪靜女畸人高士間所云林卧觀無始將爲公誦之而忠孝天性終不似谿刻自處儕鶴先生一繩以大義卽幡然回雲水就子舍念光祿公位不配德修文長逝恨不以鷄骨殉痴床又轉念李太孺人晨羞夕膳未可庶浮雲之志癸丑應武功試舉進士期一破慈顏併爲先生荅十年教訓耳而意則夷

然有所不屑卽後捧檄赴戎行馳驅大同保定之間定操法立教師諸軍令約束錚錚焉亦非徒爲轅門數雁華鼓聽江濤已也其所心期而欲效者則有岳武穆報國情忠在每撫膺自誓曰嗟乎使專閫外者人人以文臣不愛財武臣不惜死兩言勒銘座右寧虞匪茹哉萬曆季年遼事孔棘當事壯公才調廣寧左翼營而公薨柱性不因人熱中直指白簡無何事尋白含沙者返噴爲悔願得終借公長城公思李太孺人在堂有羸老之疾輒歸侍湯藥稍閒則焚香自課仍從先生掣性命

理學之輩間似春雲淡又似秋水有引麒麟閣位置問者輒高咏北山移文一通謝之而張大中丞果疏列公將才復起公忝將鎮龍固二關其治一如治廣寧與大同保定時壁壘旌旗煥然李太尉之入河陽云會先生忤璫蒙禍詞將波及公以救得免論者謂不幸而爲蔡元定幸而爲公均無忝名賢絳帳乃先生歿而公義憤激發亦尋崇二監其又如醫問之事白沙非耶公好研究六壬奇門星曆諸書手錄至盈箱篋前後涉歷塞上幾二十年自當呼龍泉太阿爲知我而潛心克治垂老

不忘惟恐一念負先生是豈但具施仗下形者丙寅李太孺人捐館公年且踰艾至擗踊仆地不欲生其于古功名之士所稱絕裾宦游者復何如也噫公洵無愧先生壻也矣乃余于公益以徵光祿公之世澤焉光祿初令長治清身愛民去後有懸魚買犢之思而公盟書官署膝顏自額則安見廉吏之子孫不可爲也光祿官駕部時倭躡朝鮮則議撤兵播首叛則議剿而公老在行間撫戢之下祇祇威威軍士無譁則安見芝艸之無其根也光祿用真言去國至今讀其追憶夢吟有狂風

吹白水淡日走黃沙之句想見當年而公以援遼故不事交際竟得明珠慈苒謗書一篋而歸則安見骨鯁之無其家風也昔有美萬石君父子者云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如公又何愧其言公配趙淑人卽儕鶴先生女幼而稔先生庭訓其謹嚴亦絕類先生事光祿公事李太孺人皆亟稱新婦賢公旣多四方游委家棣淑人婚嫁喪塋一切取辦淑人善病不親操作然常卧治之勝所謂健婦持家者于閨範女誠諸集手持口誦旁及經史輒能說其大義崇周兄弟未就塾師時先以

淑人爲師至言道必主中庸卽先生講座高言寧以易之然則淑人其亦無愧爲先生女無愧爲公配也已矣公生萬曆三年十月卒崇禎五年四月淑人生萬曆三年十月卒天啓二年八月子二長庸周娶白次卽崇周娶成女二一適魏栢岸一適魏朝陞崇周將以甲戌月啟淑人兆與公合而介公甫來屬余勒其麗牲之石余點筆次之如見公生氣凜然并如見儕鶴先生生氣凜然也爲系之以銘銘曰 孰稟浩氣形朽名馥正學不死大勲不感其屯爲膏其沛爲霖公也虎拜鳳毛麟



足公也鸞翔龍首魚服神清如蘭慮淡若菊道直則行  
道污則伏生男爲字留香掛竹功溢邊庭玉藏山麓有  
美女士佐其式穀巾幘鬚眉以愧碌碌穹碑門峙等比  
翼鵠千秋者誰與公昭穆

周翁少蘭暨配周孺人墓誌銘

周子公西州而從余游且二十年所閱風會文章之變  
幾如浮雲白衣倏忽蒼狗而公西猶猶爾一日也余嘗  
謂公西文心之靜可與入道道心之靜可與論文每見  
時俗工巧相競追曲者必以公西救之茲讀公西尊人  
所爲其王父少蘭翁狀乃知公西芝醴之有所自也翁  
諱如經字爾典別號少蘭先世故廬陵人宋建炎徙於  
吳其家錫陸墅則自進二公純始九傳至蘭汀公璧是  
爲公父或有按譜牒言系出宋益國公者公志曰益國

在人耳寧在譜哉蘭汀公負奇節里無賢愚少長率亭  
疑焉方吳太孺人娠翁翁寤生遲之三月夜家惴惴巨  
測而族巨室燬於火翁顧獨身走烈燄中完其貲歸之  
然不自名德也族有大役倩者君爲奇貨有猾胥某手  
壽二十金祈翁爲之地翁笑且謝休矣吾不能瘠人以  
自肥蓋二事者里中人戶能說之翁自少蘭志不敢近  
吾蘭汀遠希益國云爾翁生汀公具殊慧  
生蘭汀公亦能誦詩問爲蘭汀公詩夜來  
嬰蘭汀公大喜謂是子可儒翁亦喜自負吾不儒誰儒  
者然以吳太孺人病且貧遂不能竟儒也而翁之好爲

儒益甚蘭汀公舉少子屬翁子之翁謝弗敢而所以子之者甚於蘭汀公稍長就郡邑試請名季如綸字以君言曰庶其用儒顯而徵君言允吾宗乎然亦復不能竟儒也而翁之好爲儒愈益其則日夜以儒督其子公會龐大削窮不能具十挺諸蔡公証者人頗致碎耳勿以一簞器煩翁而時方東濕操儒生聲青者矜如上跽道難亦復不能竟儒也翁則支頤自慰曰嗟乎吾家不儒誰儒者丁酉歲生公西翁始一開口笑曰是子也可以竟儒吾其免爲北山愚也夫然而翁又不能待

也翁之好爲儒而終以儒困如此乃翁所謂儒故非如世俗飾虛功托空文安坐取富貴者翁生平所誦說儒之可師顧端文陳奉常兩先生而已其言曰顧叔時學不阿世陳志行能無負其官隱吾于是乃愈視翁之志也翁赴人阨因存亡死生義不旋踵然任氣易動爲德不見恩時更見隙方蘭汀公垂沒女侄以儉裝失舅始心轉徙僮監家蘭汀公不勝憤屬群從鳩財屬翁挺而訟于官久之事得直翁所舉子錢逾百緡群從各鳥獸散顧更挾債家恫喝翁以取壁上觀爲快者族叔之

備以盜見跡跡且及主人翁先事爲之地宛轉以脫諸葛藟而家得無破然翁橐中藏幾與心計俱殫矣叔中譏人言更疑翁爲跡者之導也翁默不自明而其領身立然諾爲窮窮委命如故蓋翁儒而行其俠取利濟於世近所謂有道仁人故翁之言儒吾愈以視翁之志爾乃公西又爲余述翁軼事翁故多菰能尤長音律少試小賈從巨賈過所幸娼家有豔姝揚蛾發聲一座傾絕翁特摘繆處爲歌一丹行豔者驚屬目翁周郎乃復能顧曲顧得窈窕託終身焉公笑不應卒以計脫去曰吾

不忍以蠅矢沐佩玉也姻顧生以潘河事受蜚語不懌于陳奉常先生殤且棘公祭其寃盛暑趨先生所跪而行道失一襪尋得一襪紫澗不同色翁互繫之衣故青衣直入據上坐坐客及左右皆目笑已窺先生色益紫翁侃侃無所諉則又皆目攝之事竟得解一時以爲信陵夷門之風云嗟乎今少年溺聲色如沉淵布衣望樞要如謁帝如翁之孤立行一意卽儒者中有幾人哉配朱儒人雅具丈夫概甫于歸卽傾筐佐蘭汀公于貧而身自操作至衣不給帷布食不給糠覈夏浹汗冬裂膚

無怠色翁或墮人機殺甚之遇人譙呵輒私語孺人孺人輒用好言解之每陰誡其妯娌曰兄弟即反唇譬以冰稜水亡何仍融然冰耳吾與若異宗而同室譬木有附枝斧斯離矣聞者謂其言可參顏柳諸訓故非獨翁不愧儒孺人亦婦而儒者也翁生于嘉靖庚寅卒于萬曆庚申得年九十有一孺人生于嘉靖壬辰卒于萬曆辛丑得年七十子二長服殷卽死而猶能狀翁者娶顧次事殷娶徐女三一適陳冷川一適孫篴一適盧世英孫男二夢華卽公西拔貢生服殷出夢白天事殷

出女孫四 出曾孫男三夢華出崇禎戊寅夢華將葬翁及孺人于 之原而偶余志其略余綜翁懿行參諸近時工巧追曲之人心逾增浮雲蒼狗之感也爲志而系以銘銘曰 修儒之實不耀其名豐儒之積不遺其成終身鵲結賢於三旌先民有言知雄守雌與其給人寧爲人給銅山金穴長視者誰翁之生九十年其伉儷偕宅于斯者且千百年吾勸之珉以俟爾孫京兆之阡

六息徐公誌銘

余於六息徐公之歿而不勝知己之痛也公故不屑作熟面向人而肺腸冷然欲親眉睫歲已未携爾贊問字於余余謬諸子爲文素不喜循牆學步之論或疑非時人所服而爾贊亦迎縷解特稱蘭蕙每一蒞落公視余卅銘之疎密以喜愠焉爾贊傷兩闕公對余輒推功出藍當徹憲前數日所郵爾贊黃岡書猶謬引余爲人師余自惟阻澀之性不知何當於公而契之若此公今已矣江籬辟芷間時想公神情而未能似也屬筆志公軼

事聊寄吾掌根貫藥之感於勿諼云爾公諱之鵬字徙南六息共號系出南州高士孺子後自汴徙澄江者爲宋開封守銅自澄江徙邑尤塘者爲成一公成一公五傳至最樂公以義俠著聲又四傳至斗塘公工詩詞有香山維社風生子容愚公是爲公父大節載江上志配俞孺人生丈夫子四公其叔也公生而端凝如成人讀書日數十行下 豪殖中落而俞孺人又蚤世公顧領饑寒中且讀且慟淚痕時熒熒紙上已娶華孺人容不能具裝短衣操作顏色腫噲以佐公學

容愚公所授既脫二十歲至爾贊稍長就傳脯養之費或妨其餽粥時有日上春未舉烟者公唔呼朗朗不減一歌商而聲出金石時也公既自負其才所師友盡一時名勝戊戌彥會補子矜者十人而九公褒然最之意且旦暮問中原之曲而邑邑未得志於有司公懷抱利器淬以薪膽嘗下帷里之陸氏半月輒一歸庀觴具奉容愚公爲家人歡語恒達丙夜甫辨色起問寢安否尋往矣兒時有老蒼頭呼謂公曰主人日怵怵刀俎孺子不學吾見其終爲魚肉也公憮然謝其言每至宵深

燭跋輒諷以當警枕卽遲暮行間時歎老蒼頭之忠不去口然命之不猶公安之無廢嘯歌也公固能節齋治生華孺人匪勉肯蓄家用中起而公飯必稱其先曰今一絲一粒皆祖父燕蓼所餘也居恒自奉不過菜畦每語爾贊孺子卽他年肉食勿忘此味爾贊貴逾敦素風恣其舍中兒如恣辛螫有投林夜金者拒之如拒塗豕爾贊黃岡報至余適以使命自楚歸爲公言黃人流寓之苦公曰吾固知之誓不累孺子以官物余曰恐更煩君載米之官耳相與莞然而罷憶自己未與公交時

爾贊尚試童子科已爾贊爲名諸生取上第人世涼燠寒谷春叢而公猶故面目詢之公里黨親知車鄰寂如茶樗無改亦猶故門庭也令人人如公世常無怪進賢之無灼者矣公于忠孝出自至性侑孺人病不解衣而侍者三閱月瘦而雞骨支床幾于死孝容愚公既失偶委柄側室時不免意表行事公夫婦積誠感之卒歸於好容愚公以無疾終公念困諸生不得一慰釋書之泣痛如喪俞孺人因形家言少淹奄至引三月而葬之義搏頽自責既卜兆朔望必泣拜墓前攀枝執條法然

餘涕遇春秋霜露或兩尊人生沒之思爲子侄輩追叙言微語未嘗不繼以咽也爾贊初習爲聲偶卽舉王文成逸事與爾贊交集中諸疏牘相教勉曰孺子後日立身立朝之本也爾贊赴黃岡人有戒心公正色曰今以前父之子今以後君之臣致身許國此正其時而作兒女子態乎爾贊受命慨然危疆累卵卒以手口代之金湯蓋孫公不有其子然後爾贊敢不有其身也嗟乎公所爲者難矣公以戊午喪其伯兄癸酉喪其弟乙亥從喪其仲兄公周旋臂餌甚有身與卧起時飲食衣褥

以進之者伯兄先朝侄國藩已議嗣公仲子當析箸時  
皆取隘田取疏仍與嗣產益其二女曰吾兄遺體惟此  
而已弟幾遺孤甫四齡尋病瘕且殆值公季子之婚公  
不顧疾馳營喪三晝夜始愈論者謂公之子猶子在第  
五倫上云仲兄有六子歿而始授產公爲苦心絮而衷  
之曰吾兄故無愧在桑非惟終事亦以志也族叔友梅  
早世有塋其孤春岩者容愚公郭翼之得全已春岩晚  
而喪子從兄弟垂誼其家將瓜分焉春岩憤甚薙髮以  
見公爲直而歸之尋娶婦二子春岩每向人泣吾兄使

吾無家而有家無子而有子公曰吾何能太史公無墮  
先人所欲論著吾亦猶是爾公生平恩不責報義不求  
知諸如邱人孤婦完人伉儷視人含穢事更僕未易終  
而余所心折公德言者里陸翁故善公負公金歿而其  
子欲償之公笑謝曰如必取償身後何貴相知生前嗟  
乎今世俗生時相慕悅託寄妻子肉未寒而積錐刀之  
息一網而傾其橐者寧可勝道聞公之誼不其有泚哉  
余每遇公譚利濟事齒津津流芬邑故有同善會公所  
助金必先且必多然猶向余咨嗟以人浮於金不得賢

貧人一飽爲恨公室西有巨浸行旅苦之公爲堤而翼  
以梁利涉者今歌公不衰惜乎若下而施於人者不流  
有如韓子之所云也然爾贊流之矣門人龔伯輿不妄  
語人也處公賓客及公之存者僅三月而於公似有終  
身之感者酒間爲余調沘絮語幾欲呼平原而豎子之  
嗟乎余於公所以彌深知己之痛也夫公生萬曆丙子  
八月卒崇禎己卯四月得年六十有四配華孺人貞吾  
公女子三長調元卽爾贊丁丑進士湖廣黃岡縣知縣  
娶張次調鼎庠生嗣伯後先卒娶黃次調律先卒娶湯

女三一適黃餘蔭一適原生唐德亮一適顧永賢孫男  
四調元出者三調鼎出者一允孚娶張先卒允懷聘湯  
允支聘秦允建嗣調律後聘施孫女五一適劉龍藩一  
字錢尚賢一適存字胡永祉一字張起一字顧榮爾贊  
自扶服歸卽爲公謀棄事周歷原隰餘一年而始得吉  
筮余謂地者聽於人非人所聽也如公父子之好行其  
德而不得吉地無以勸爲善者矣如公父子之好行其  
德而必若形家言所爲吉地無以解夫不爲善而終日  
營吉地者矣故余與爾贊終不筮地筮人也爲銘其石

以信之銘曰 齒不必及耆而壽於彭聃曰惟德之貞  
貴不必及封而重於公卿曰惟德之馨身也儒而名子  
也吏而清厥有七十二峰之崢嶸與三萬六千頃之滄  
澄以貌其生以同其形不驚不崩以穀其孫子者億千  
齡嗚呼心爲岡陵人斯係而地斯靈繫其公之所式憑

狼山汝敬江公墓誌銘

白狼江公汝敬諱師程別號明宇吾恩選同籍契此之  
父也凡推擇爲鄉祭酒者七故稱鄉祭酒云江裔出梁  
昭明有德祿公者爲唐八葉宰相長子唐末耻事二姓  
指江爲誓因更姓江傳八世景仁公遷新安人名其所  
居潯爲江潯又傳十八世仲祥公遷崇川人名其所居  
場爲江場亦猶叔牙之鮑城中散之稽山以寓南國甘  
棠之意也仲祥子克用克用子彥通譜牒失其字號彥  
此兄弟時負諱名之恨嗟乎身隱無文何論名字哉彥

通生子七六爲志學公饒饒生子六三爲伯恩公潤潤  
生子二長爲宗餘公饒饒生子二爲北源公模世臣公  
柱皆娶於盧而盧居呂四有東西場北源娶西盧世臣  
娶東盧妯娌而姑姪也北源公子二長霽宇公師周次  
卽公世臣公誦於書以天歿東盧夫人哀號得踊長聽  
請公於西盧夫人撫爲子時生八月耳東盧夫人苦無  
乳以枯乳乳公至腫血從一孔中出迄公周晬能茹粥  
糜而後止見者憐且異之然公卒以是患重聽不竟儒  
年十一東盧夫人卽命游成均長而砥礪名誼爲世作

範然卒以重聽老布衣公每自飲泣謂養我恩倍生我而力薄未能爲東盧夫人白上殊節乞赤文綵字之旌恨恨無以比人子乃郡邑長吏雅重公輒云老丞廉吏重聽何傷戊寅齒八袞猶有拈小詞引清修未暮爲祝者而公未幾厥世矣公家薄有先疇世臣公旣夭折大刃者踞產以千計先世文薄故貯北源公笥中北源公歿家人火其籍所沒歲入以萬計里閭之黠張嬭繳以弋公而掩有其田宅囊篋以百計族黨親知執券而望公爲國或編戶之氓乘公利濟借于虛亡是以市義於

公者又以千百計然公知爲德而已餘無知也公所緩急人者卽傾產或破產無憾客人所負公者卽爲爲齒或爲叢棘無悔心東盧夫人用十指持家簡髮數米翼以紡績而公又善引土性因人力縮入浮出歲月以息之家以中起然猶不逮霽宇公之十三有怨愆公別爲世臣公立後歸而與伯氏爭方幅者公泣曰吾忍忘吾拊枯乳乳吾時乎拒弗應霽宇公旣內慙公謀抱矜此爲子稍佐索焉公配崔夫人曰吾兒豈寄人籬下者且伯二子泉也泉鳳何能爲群亦拒弗應公每周一甲輒

焚子錢家券而契此方以不能齷齪廢箸愛公者勸公少爲子孫地公笑曰貴而能散此吾貴也卒亦拒弗應或聞之疑公矯或美公讓公笑曰吾讓誰爲爭者意夷然無有也公幼輟讀然於忠孝格言特有間解東盧夫人性故剛多悲少喜公與崔夫人竟日羹立伺食甘否爲欣戚所奉東盧之族與女弟之適尤者如奉東盧夫人霽宇公宦南粵西盧夫人子處公爲合宅而居朝于東盧夕于西盧而兩夫人一忘其子之後於人一忘其後者之非吾子也霽宇公出納故不貴公爲代總筭鑰

一錢尺帛皆如弘微故事而霽宇公忘其宦且忘昔之曾以去籍乾沒公者也霽宇二子以交齋頌其家惡而相予並推徽繼公爲歸其觀字其孤而人忘乎霽宇公之無子且忘乎公家之爲南北阮也公宗人錯處海上紫魚塩其婦女或藍縷而至公必命拂席遲之崔夫人必飲之食之春秋墓祭必徧於祖父行之爲若放者而人忘乎屬疏戚單之非同氣孔懷也公家所輸歲課視州之人必先所爲官府佐脩築賑饑乏視州之人必勤壬申詔下郡縣理魚鱉冊公謂此王政之本人經田緯

一出手書諸老猾善五里霧者爲氣沮偶讀忠經至兆人章祇承君之法度行孝弟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掩卷慨然曰嗟乎此余志也假令公獲領彈丸小自表暨何至如今四事頻奉明諭而本職空羨尚同兒戲者然而公所居擬庚桑之畏壘辛酉海寇過其門見屋角金甲神長亘天悸而去已卯饑民之噪相戒無南行驚江八十翁卽年來調鼎徧野而江城案堵公之仁義實金湯之矣公三世祖墓瀕於江族耆長議改遷公庀貲獨任之所遷主穴一昭穆穴五而置其旁一穴之疑

者忽枯骨烏烏作孽公祝以偕遷而息或謀建祠祠火星祈數金於公而陰屬浮書十金以倡公曰吾不欺人敢欺神乎如數次第予之夜夢火神至如拱揖者萬曆戊子江南北幾赤地公甌脫所登較他人膏腴者輒倍余嘗論公之德非惟人歌舞之鬼若神亦尸祝之吾黨頗許爲知言公所延師友盡一時之勝契此兄弟蚤歲周旋彥會珠盤玉敦人以白琅爲葵丘而九試未得一第或疑鬼若神之醅公未盡驗然公居恒好言柳氏家訓謂富貴而敗羣不如圭簞之貽安然則邦此兄弟束

身養志以視儼然朱紫而輟翰者公不且莞爾自慰青瑣固榮於三旌哉公幼命名取師法明道夫子之意伊川之叙明道曰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內主敬而行以恕而紫陽則論之曰先生之學以誠爲本吾綜公一生持六字訣曰忍曰方便曰守本分自爲子孫而奉其先爲父母而訓其子孫爲幼而事長爲長而下幼爲鄉之格人而循牆處鎔以爲之師拯危解紛含垢藏疾以爲之保於寬和敬恕四言已恒似是神而爲德之準如饑遇餐垂革前三日猶喃喃云速糶義米公於誠益生死以

之矣然則公幾全體明道而邦此兄弟必欲分體以肖之豈所謂掇皮皆真者耶公量不盈二合然喜人劇飲雅得浩落之趣奕不敵國手三四行然喜與人對壘勝負俱欣然一觴一咏遠希蘭亭每想明聖湖頭恨帶水爲壑時卧游之此又公之爲河南不妨眉山者吾往追維蜀之事謂明道而在必與東坡把臂入林今逾以思公也已公生嘉靖己未六月五日卒崇禎己卯四月十八日得年八十有一娶崔夫人光祿少洲公女少宗伯東洲公孫女生長世閨屏絕綺縠布糠覈終其身是



無愧公偕隱者先公三十二年卒于五中道州庠生娶  
祁中立州庠生娶成中岳國子生娶高中岩即契此選  
貢生娶姜中岷州庠生娶朱女一適海門庠生成夢周  
孫男十五人中道出者大來日靖日軌中立出者日新  
日躋中岳出者日耀日衡日省日高中岩出者日宣日  
文日學中岷出者日裕日彩日知孫女四人曾孫男十  
四人曾孫女十一人嫁娶詳狀中公孫曾統膝三十餘  
人椒聊蕃衍當非可升勿量者江場之爲江也甘棠之  
報其未有艾也契此兄弟卜以辛巳十一月葬公世臣

公墓之昭墓在范公堤廣尋四十畝故霽宇公田田故  
斥鹵東盧夫人以上腴倍易之乃可先墓崔夫人或議  
改營兆域公念東盧夫人易田時而泣曰吾百年後魂  
魄固無忘吾母今諸公亦猶公之念東盧夫人也  
爲誌而系以銘曰 其身則隱爲山水友其德則崇爲  
鄉祭酒正其誼不謀其利以爲人後明其道不計其功  
以爲天壽母我負人寧人負我高貴者以修德爲石田  
而公之家是藁是葵十千維耦穀於爾平詒禾於爾平  
善且有江之水海之廣以旌 爾夫婦公侯之後必復其  
始其以遲爾子孫之終歟

江上黃錫余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當萬曆季年文章家以振拾恆何爲工因陋守舊格卑  
氣弱江上黃介子錫余兄弟始以通經學古之業摧陷  
而廓清之所爲文必稱先輩於先輩必稱守溪鶴灘一  
時陳性載書人如稟三尺而介子兄弟高簡自遠意所  
可傾身與交流言及之不反兵以鬪所不可幾欲設版  
以拒焉於是見者或以爲仙或以爲狂然而二黃無有  
也介子每語錫余江東無我卿當獨秀錫余則時引詩  
人求友之旨以諷介子與人論古今得失成敗興亡治

亂所縣感慨辛切涕或沾襟偶遇事發憤目直上視錫  
余每自歎默雖在激盪無傷夷粹世又疑介子神鋒太  
傳不如錫余落落穆穆然而二黃亦無有也介子言錫  
余無心以介子之心爲心介子所然然之所否否之所  
然而忽否否而忽然又忽然而忽否之昔王太尉兄弟  
每四海人士已經平子則不復措意嗟乎此介子之神  
鋒乃以成錫余之落穆而二黃所以爲二黃也錫余名  
毓初錫余其字曾大父宗周公捐金二萬粟稱之築城  
脩倭事載邑乘大父海南公工詩任俠父彙所公以純

孝特聞三世並紀於人倫錫余生八歲卽能口占小詩  
十八游鄉較與介子稱兩壁人壬子以歲試第一廩學  
官自是凡試第一者七人謂黃氏有世德篤生介子兄  
弟江上地靈且望其家爲尾閭一時同志心擬錫余骨  
法尤貴或當弟先兄舉而年未三十賁志以天乙邪落  
第東歸道句曲雲陽間爲逆旅主人所侮撫心悲惋咯  
血殷紫尋病病而哭其友郭明卿尋劇劇而尋不起文  
章憎命達是耶非耶然而錫余亦無有也吾讀嚴印持  
所爲錫余臨終紀實去來之際了如觀果或以慧業生

天理固有之然靈運學佛中散好道迄於無成亦豈盡  
慧業文人可及者錫余事彙所公及母張孺人年近三  
十尚有嬰兒可憐之色既娶尚與介子同卧起家園彙  
所公爲咏共被如寒燠之句自幼至長無私財而時空  
冀以急友生與後輩片言若驚同志切憊至引繩批  
根無少假然雅不喜羣翹爲直居恒謂朋友相規寧以  
舌母以筆自飯依雲棲卽傲功過格一日敬肆勤惰必  
書畫所持戒夢亦同趣津梁衆生機虱無倦當病危彙  
所公固彊食肉不可許以閨門戒殺放生充類至盡然

後可又命學養生家言曰一念妄觀長生卽墮外道凡  
此皆錫余至性深識佛家獅乳醍醐而錫余所以爲錫  
余也邇來文人狂慧乃至借六朝爲膏沐聚五燈爲資  
振異見尋人慘於矜戰嗟乎其可令錫余見耶錫余配  
陳孺人父泉副沅洲公母王恭人生七歲恭人歿服勤  
事父盛憂執扇驅蚊侍立竟日聞沅洲公譚忠孝節  
義事輒喜沅洲公每病輒先知若神者告之十九歸錫  
余曲盡婦順錫余沒擊心爵踊方焚衣舉身擲火中左  
右力挽而出彙所公夫婦挈五歲孤泣曰如此稚子何

兩小姑指彙所公夫婦泣曰如此老人何則又曰萬一  
稚子歿老人傷如此逝者何孺人頷之亦泣曰吾死爲  
死者死生爲死者生嘔血悶絕久而蘇趾未嘗及舛聲  
未嘗及柩奉彙所公夫婦必與介子方幅平時視色喜  
愠病視候增減爲安否而家之人忘乎錫余之不終  
子課其孤大澳嚴倍於師淚時與杖偕下幼卽勉以讀  
書立志無忝前徽而家之人忘乎錫余之不終爲父晚  
年精思內典跌坐小榻一日忽悟如見心地法門垂革  
間以家政曰吾心曠無一事時方秋暑及飲色如生蓋

依然錫余當年吉祥殊相也錫余生歿處內室嘗爲太  
虛禪師言吾卽旦夕離火宅必不令眷屬圍繞號泣嗟  
乎如孺人者又何不可向雪山雙樹與錫余稱無姻夫  
婦也哉錫余生萬曆己丑十一月十九日卒萬曆丁巳  
八月二十三日得年二十九孺人生萬曆戊子十一月  
二十九日卒崇禎庚寅七月十六日得年五十三子一  
卽大澳諸生娶繆孫二智魁殤智榜未聘錫余所著阿  
堵經曲覺然諸篇藏于家大澳以卒巳八月合葬錫余  
夫婦蔡村之新阡而手介子狀屬余志其墓余讀未竟

如錫余在焉呼之而出因念歐陽廬陵之紀君山子漸  
子野而欣然於兄弟朋友之際也君山年二十八以死  
廬陵痛惜爲天下奇才子漸弟師魯見枉子漸爲歎息  
憂悲至謂生可散歟可樂子野同廬陵官兩京幕府一  
時賢豪所聚肩逐惟呼而子野退然不動聲氣無何相  
繼淹沒卽數年間維人追思以爲無復嚮時之盛錫余  
固當世材使蚤富貴當有所表見卒困諸生欲如君山  
用小吏自發舒亦不可得沒時齒僅浮君山一歲耳錫  
余兄弟負重名錫余沒二十餘載介子猶周旋行間施

不出鄉里其枉視師魯孰甚錫余而在歎息憂悲當何  
如者壬子余與錫余兄弟待試長干時句曲張寅王方  
鳩宙合大社賢豪之聚盛於西京對錫余輒令人想子  
野退然不動時而不數年錫余沒江上遂以介子爲碩  
果如子將印持閑孟季和輩墓草亦且宿矣誦廬陵所  
云交游難得而賢豪不常聚者正使長干人亦當低徊  
追嚮時之盛嗟乎錫余之死之可悲何止關錫余一人  
已也錫余共贈余方舟送王坦山先生於毘陵自謂極尊  
酒細論之樂爲生平最勝余每自惟負墮愧茲素心而

介子爲錫余錯舉友生云孟長孟旋章玉君嘗皆蘭簿  
中人思雲泥虎鼠不知者見詎未敢相引噫余愈以爲  
錫余悲然而錫余終無有也爲志而系以銘曰 文印  
未庸起衰者尊其功道卽未通誦誼者懷其風天既生  
才云胡忌才世皆哀君君又何哀有兄法門並稱龍象  
婦也後死亦示殊相維君之年視喬樸久父不哭子也  
不哭幼在世則然君終無有西來之意不立文字君墓  
余銘聊以爲似尚有典刑以傳爾孫子

羅質齋先生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辛未與羅子小遜同譜又同館且同志余視羅子一年以長而羅子尊人質齋先生視先君子一年以長每比舍論心交述西尊人懿行私以有賢父兄爲樂已憶兩尊人杖屨又相對淚數行下丁丑羅子分較南宮出闈聞質齋先生訃余過唁羅子哽咽不能出一言已卯余較士江右出闈聞先君子訃羅子過唁余亦復哽咽不能出一言而羅子手先生狀屬余志其墓余五內如盲未忍讀讀亦未忍竟也既營先君子馬鬣畢痛小定乃

得按狀次之先生諱文炳字質齋其號系出晉泰軍金生唐宋間多顯者經元亂譜軼不可考至景煥公始居豐城之京華八傳爲欽殷公生丈夫子六人先生行居四配陳孺人爲高安陳隱君女先生奇穎亦奇寔娶孺人兩月卽析箸而欽殷公故無箸可析僅數椽容膝一缺盜貯水耳先生力不辦膏油則時向諸從分壁光以代然藜顧特好誦龍川推倒一世智勇開拓萬古心胸二語謂爲人爲文當如是家既無藏書假借鈔誦幾如所云日課五十紙者於是學殖日起淹博更勝青

稚子弟而迺遭諸生不逢年輒携敝屨備經三泐取十

脰給兩尊人薪水孺人茹荼佐之期盡兩尊人驩先生忘其客兩尊人忘先生之客也兩尊人病先生方踰躅千里外親舍白雲勞勞夢寐孺人手調衣食謹視增減以迎先生歸先生因試事卒得先期歸奉含殮如禮人謂先生與孺人孝感云先生有二弟皆蚤歿先生宗孺人簪栉治喪具孺人傾筐予之無郤色曰勿重傷兩尊人心也小遜負夙慧先生用薦褻委之而孺人內輔以嗃嗃譙讓不已或繼之憂楚曰吾家視田蕪矣小子不

昏作勞而望有秋乎族故有上吏爲要人垂涎日久惛先生不敢發已陰購藪諸孤而設版塢先生輒感語小遜曰小子志之他日得志毋如某以進賢冠爲封豕也小遜兒時偶瞞一貴人于門孺人咄然曰何美彼爲有志者竟成耳小遜試參利鈍問孺人輒引義命相慰藉曰儒家母獲長有菽水幸矣識者始知先生夫婦諧達共遠識沾沾我穉子珮爲富貴容非先生意也孺人見背垂十年小遜始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先生寄言曰食貧吾素吾幸無渝以憂汝汝亦幸無渝以憂我已小遜

選讀中秘先生寄言曰讀書汝素汝幸以閒局無憂我  
我亦仍以拙守無憂汝余每過小邇邸中見其圖書數  
卷兩平頭執爰兼以應門意况閒寂不類燕市詫曰子  
何必臧元魯山小邇笑曰吾視吾翁在家爲喧矣壬申  
先生卧病趣小邇歸里所寄長安書聞者爲雪涕小邇  
甫得請則趣歸里而先生眠食已適亡何又趣小邇還  
朝曰汝身獻矣中外多故忍視至尊獨愛社稷乎且老  
人以餘年望國恩晨昏小孝吾無所事也小邇則又趣  
還朝而不兩年先生遂厭世識者始知先生與小邇敦

勉以忠孝大節但取息偃棲遲聚首爲家人歡非先生  
意也先生生平以膽氣自許有虎而翼以噬其伯氏者  
伯氏辱不敵先生代直之卒以見睨里人坐睚眦或至  
茲蔑先生片言亭疑焉爲解率意息去然先生故夷  
粹自將不能踈人人亦樂親之量僅勝數合而清尊細  
論眉山所謂浩浩落落深得酒人之趣者顧無以逾先  
生每朔望鳩族衆申明 高皇帝六諭綱類引伸諷厲  
良苦晚用月旦推擇爲鄉祭酒望者以爲尊嚴氣盛德  
氣先生兼有之無愧其典云先生生嘉靖丁巳正月十

三日卒崇禎丙子十二月二十日孺人生嘉靖辛酉五  
月二十三日卒天啓壬戌九月十六日子男三人長卽  
小邇名大任翰林院簡討娶盛次大儀娶熊次大俊郡  
諸生娶陳繼熊孫男五人拱垣郡諸生娶陳拱奎邑諸  
生娶盛繼吳拱璧聘史拱辰聘劉大任出拱台未聘大  
俊出孫女二一適諸生田先春大任出一未字大俊出  
曾孫一秉仁未聘拱奎出曾孫女一字程拱垣出小邇  
奉遺命塋先生仇儼鳳山之原而余叙其軼事半得之  
小邇北舍論心時所述者乃余於先生特有深感也念

先君子少食貧筆耕奉母刻自洒濯如徐偉長所稱聲  
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頗不下先生余  
兄弟自知對偶卽受先君子辟野長而負笈東西未能  
時定省先君子不爲嫌晚始通籍又以驅馳原隰不及  
視先君子含殮亦雅與小邇之于先生類至先生生未  
膺一命先君子僅膺一命而差池數十日不能待兩家  
好行其德同所低徊而負憾於食報同然余讀太丘家  
傳至公慙卿卿慚長未始不咨天爵之貴而先生之享  
其全也夫世之因終窶隱忍嗟來與父兄子弟交相席

以熱饑而天人並厭其燼者豈少哉先生貧不質節貴不增華登於大耋爲時完人卽一經而外未免是室不愈堪自怡悅乎余析薪之荷遠愧小遜然得藉先君子偕先生方幅齒遇今之銘先生與小遜相悲抑又相慰也銘曰諸身膏而後則豐天道譬諸張弓實蘊而名則墜人事譬諸鼓鐘厥有女士以匹儒宗如鳳與凰和鳴肅雝亦旣象只楊橋之峰相彼鬱芊永作爾宮望者以爲俗之松嶧之桐而先生視之亦猶淮南之桂叢與少陵滾水之西東

虛字張公墓誌銘

吾讀張子天如所爲其尊人虛字公狀惻焉傷之曰嗟乎此公所深痛而不忍言也雖然公不忍言而天如言之爲人弟與爲人子亦各以其義也昔屈子作離騷高自譽以餐英飲露攬漣紉蘭而于人則目之曰茝菰曰蕭艾一篇中凡數見焉然龍門史以爲近小雅之怨誹而不亂蓋孤憤之言一本乎忠孝之摯故其見義遠而稱物芳也嗟乎吾乃以覩天如且以徵公矣公諱翼之字一虛字其號父贈尚書筠泉公母方太夫人生三

子公爲季公具至性善爲婉轉以娛其兩尊人幾如樂正子春所云減一衣則脫然愈增一衣則脫然愈者而又善推兩尊人好行其德之意婉轉以及于里中兒里中兒藉藉頌兩尊人兩尊人長者憐之筠泉公晚耽山水公爲大治園沼名花殊卉葱青相糾筠泉公摩娑觴咏手題燕憩水竹二額以志樂旣筠泉公沒公偕大司空周旋其間猶優然慨然低徊留之不忍去也事二兄愛而共仲兄衰字公天婦相繼歿無子有三女穉而婢公撫愛極哀傾身任共喪先後爲諸女擇嘉耦豐資裝

造之于大司空每事充讓嘗從彤家室得善地每當  
裘矣聞大司空心欲之則讓同里張某田稱上腴公業  
予價二百金聞大司空心欲之則又讓有大司空近某  
田五十餘畝近宅地值千緡聞大司空有意方幅而不  
言則又讓蓋公百計祈適大司空意而于大司空氣勢  
實無有也當司空任兵垣諸附熱者延頸媒致公公聞  
聲引匿去妻故多武功子弟歲時餉遺雖一算器必却  
之曰恐其居我為奇貨耳公意于司空兄弟間可無愧  
小宛即司空初亦謂吾兄弟當白首欲也而說波交沸

憂思如結至病中猶時悸曰司空怒我嗟乎吾愈見公  
兄弟之性矣公元配陸孺人嚴苦治生佐公于壽尋以  
中道天公痛絕誓不娶迨方太夫人命續今潘孺人而  
厚陸氏宗黨有加曰吾以存吾故劍之思也公當司空  
未舉孝廉業起家比素封而公不務為殖事務慷慨拯  
人阨困其以舌拯人者為兩富人許某姜某許某坐壘  
誤得延法公因所知屢茂才一語立為白於縉紳某公  
出之姜某扶公家園丁奴顯而贅者相爭為之主公晒  
曰奴固自有主勿暴骨足矣爭者亟而解姜卒以完其

以索拯人者如贖隣人朱某於傭脫歌者雷某於訟許  
人某於碎費多不費公悉呼床頭咄嗟應之有葉某所  
居為公家舊地願推還公公感其義不受益多予之金  
曰聊助君息也其有受公恩終負公而公終拯之無倦  
者如玉峰周某某知公與先達某公善願介公奉固粟為  
某公壽幸得補博士弟子事後寒盟公代償之不責一  
錢姻親武舉某貧無立錫公假百金俾治生立耗於酒  
人博徒之手而悍不受責至舉几上硯擲公幾破額公  
一晒置之外戚陸某資公千金游青齊間息數倍更匿

其資公呼某子為裂券而飲以酒市人杜某餽公舍以  
居負饒直凡二百金公聞厲聲色某故衣敝衣携破簞  
挾魚兩頭悲數本來見公怒然如不安坐更用好言慰  
之去大都公為德而甘人欺且侮類若此萬曆十六七  
年歲大歉公具糜活餓者無筭有資金而見竊者慟欲  
死公倍贈之不問其姓名性雅不喜浮屠說偶游西郊  
一僧以蘭若請立捐二百金界之至今行者蔭居者施  
皆公遺惠也公身後遺券書盈篋計徵債可千餘金諸  
子體公意悉焚券書無所問論者謂公有世德云所恨

公存亡生歿爲窮窘委命而昧心者更朋起而畔之有門下客某能星家言兼爲秦聲公哀其露處室之稍處家已引而進于司空司空喜收諸下坐爲暇客公又與司空各資五百金爲治生產客既次第完司空負心冀獨負公之半而究不能無內愧公日夜短公于司空司空意動一二司空親信僕從從中文致其事于是諸與公隙者相與利爪牙鼓而前而公終歲困葛藟矣然所爲與公隙者如曹某韓某陸某非公故人子負公金則以疏瘠罔公獲倍值者也而耽耽魚肉公陰購大猾陽

持司空所判赫蹏書便意擠公萬仞之壑賴州大夫王公剛明燭其誣則又厚集徒黨連牘誑大中丞以下事皆下王公王公擬按律以其罪罪之公至爲搏頰請減比而羣猾意猶未釋公謀益寢益陰一訟株連幾十年諸宦家有絀而自悔者公召羣猾語君毒我深矣于諸君亦有絲毫利益否乃解裝代爲輸罪名而察其窘失業者周之羣猾大愧服訟始解公而公之家事破疾亦遂不可起矣一生樹德不望樹桃李乃轉樹荆棘嗟乎爲善者惡哉然吾聞公沒時友屬親故與生平一面

交多相視飲泣有族子某某仰公爲生者有族兄某以嗜利背負公不敢見者有族甥湯某梁某戚屬陸某方某夙衣食於公者或哭失明或慙不欲生或生計窘蹙遂邑邑死昔公甫文伯之喪內人皆行哭失聲而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敬姜爲據床不哭如妻人于公不惟哭之而又爲之哢嗟乎其亦可以勸天下之爲善者矣公少警悟善讀書苦靡疾棄經生言而尚讀史二十一史及綱目通鑑手冊鉛成錄間與人策事得勝以爲快今去公十餘年而天如遽入史館稱名史臣公爲諸子

擇師如龐君方君並篤行君子病而醫歿而殯殯而月致較帛卹其家甚有無子者爲置宜子之勝以延其似續晚年椒聊既繁分宅授館公往來周視惟恐養廢之不飭以開戾于賓塾卽丙夜諸子吾伊聲未息公不敢入內時也蓋一時妻上言能禮師者必歸公今有子十人相次爲名諸生而天如執日月羽而先之公所令讀書敬士報則已粲然無借矣嗟乎誰謂善終不可爲也公生嘉靖丙辰四月三日卒萬曆丁巳四月四日得年六十有二元配陸孺人里中陸公女繼潘孺人茂才潘



公女側室三爲葉孺人汪孺人金孺人子姓嫁娶皆名族天如兄弟以乙亥九月塋公于新阡而屬余記其麗牲片石計詎丁巳十七年矣諸子實痛公易簀之言而隱忍需一命以至此久也吾少則聞吳門士大夫多稱大司空既登朝讀其兵垣諸疏勲績故表表人耳目者豈其兄弟不綽綽有裕而交相爲瘡乎人之無良間其好而益之尤司空或亦以爲予季之他山而不知公之顛連佗僚乃極于斯也愆靈脩之浩蕩終不察夫人心公能無憾哉天如兄弟能無憾哉茲者天如兄弟疊跡

摩天而大司空與公相遇九京悉公至行把臂雖如巧言所爲致歎於孔非巷伯所爲興嗟於太甚知不獨天如兄弟之齒切也嗟乎念及此卽天如亦且爲公深痛而不忍言矣吾特志公事而系之銘以慰公銘曰爲司空弟未保厥歡然孰推波而助之瀾爲太史父未振厥徽然孰蘊玉而含之暉公生而死者生何必布衣不重於公卿公歿而生者歿何必口碑不尊於廟祀吾欽素風泐其玄宮亦永以爲之鼓鍾

吳振錫墓誌銘

憶歲戊申余兄弟就學使者試友生輩擊節賞家仲試牘謂迥出余上而家仲竟落弟子藉案發時余方同家君子游武林學使者又遠駐句曲家仲將謁而請之呼諸蒼頭從行無應者吳君振錫扼腕不平攜一襖被偕家仲往危磴萎祁寒驢欲蹶振錫身掖家仲崎嶇叢棘中幾於兩人影相弔也余嘗謂振錫他日爲君作傳當書此爲佳話第一而振錫今果爲泉下人矣余不誌振錫其誰知振錫之誼且何以勸世之爲誼者振錫名國

仕字君用高祖崇登弘治戊午南賢書曾祖江邑諸生再傳至錫州翁繼道是爲振錫之父振錫幼而見背依王父左橋翁隱於市長而慕悅賢豪雅游于高門縣簿諸高門縣簿亦爭易衣改席迎之然君絕不借以輟輟人而借以卵翼人臨海越崎何公令吾錫今許中丞定于方爲吏部郎令公因君得締交中丞相得雖甚願分俸百金爲君母壽君固引匿竟不肯見邑觀察方堯賈公遇君特厚南北宦游多以家棣託君當觀察兩浙時嘗一邀致君虎林官署白譚風月外未嘗恩片言也觀

察後語余爲翻覆嗟重久之君聞人阨困不愛其軀有貧交以緩急叩雖囊罄必婉轉以應應而或負負而又叩且有親下石君而仍倚君外府者君又輒婉轉應之甲戌夏余歸沐里門值米價翔貴縣胥挾微文責平價民洵欲變市幾罷余亟呼君謀曰得一二富家好行其德者吾邑貼席矣君褰襪走赤日中遍顧所知舌與足俱繭卒賴以濟亡何值童子科試吾邑所登額視毘陵縮十之三余擬爲諸寒士請得方幅齒遇則又以屬君君又一日夜遍顧所知獲削牘以往坐差池未得請

然君所爲趨人之急甚已之私亦既足暴於閭里矣君脩軀儲腹鬚眉戟張而奉母高孺人恒作孺子嬉孺人周六妻君多從名人致侑觴之詞懸於四筵門外時麟麟聞長者車至孺人爲破顏一笑則君亦一笑私念生竄貧幸藉諸公光寵其母心怦怦恐不得當也君夙多枵腹博塞之娛余每爲厲聲規切君心憚余直則佯向余矢禁嚴甚而性所好終不能易純綯子朋爲穀以齎君君墮其穀數負博進窘不自脫者屢矣而怡然置之自若曰明知鼠輩見賣然與賣人寧賣于人耳至王壺

金滕諸戲君不深會率僮閭解余爨見富貴家客多爭遑遜道以媚其主人者君獨侃侃無少讓甚或爭得一子爲快樂余數日不見輒諱君曰此老倔彊猶昔否君聞之更莞爾自喜君故不善經營生產會有天幸兼以交游之藉稍稍具田宅間不免蓬心規致機利必以金注而婚且有蒙惡聲者里中人或因此詬訾君然詎可掩君生平吾夫子聞人一善忘其百非而况蠟節殊行堪更僕而數如君者乎鮑梅山之傳於北地也查八十之傳於新安也皆市廛而爲賢豪間游卽以其賢豪間

游顯也君所可稱述多於兩生而余苦無北地新安之筆以發之然如余前所列君事卽不必北地新安者傳之亦傳矣吾邑少年之雋有黃子漢臣是後之能爲北地新安者其目君曰振錫多貴交然每受人欺而未始欺一人多富交然每受人負而未始負一人嗟乎此亦君論定之日哉君生萬曆癸未三月七日卒崇禎甲戌閏八月十八日得年僅五十二娶高繼張子一邑庠生爾友娶滕繼季女一幼未字爾友少負慧振錫奇愛之不厭嘻嘻至延師課讀語與淚偕不厭嗃嗃嘗署其坐

室云現在福積自祖宗不可不惜將來福貽之子孫不可不培嗟乎吾逾以觀君之志也爾友將以乙亥十月癸卯葬君而手高遠度氏之狀屬余誌且銘乃余誌君多狀所未詳者亦以徵余兄弟知君實深非無見于章子而爲解通國之嘲者爾銘曰 有幸汝必有惜汝死其瑜可指其瑕亦可指誰始橘而終枳錦其外而絮其裏人之所喜汝之所鄙彼悠悠者其何有于汝百年之里

華母秦太安人墓誌銘

吾邑華氏世以名聞著於人倫明德幽光殊難璧合而一時兄弟並起弘開正學爲後進標表者有燕超龍超鳳超三君子三十年來鶩湖片席同於閭雒然所以成之者母秦太安人教也龍超兄弟之推功太安人也曰自吾父癸卯歿於金陵吾母痛絕不欲生勉存一息以教吾兄弟吾兄弟甘苦燥濕至出入言動無不繫吾母之懷也亟亟乎勗之善如饑如渴惟恐不前稟稟乎惕之不善如勑如焚惟恐不免欲令親善人如引之芝蘭

之室而畏其芬也戒無或卽匪人如置之枳棘之叢而去其刺也吾兄弟或他出必問何往往而返問所與賢卽頻不厭不者雖不形請讓恒竟日無歡容居恒詢書中某忠某孝某潔廉而寬厚可風世礪物者閭閻一二側耳忘倦其以逆節悖行著者語次意色靦然恨不卽斧加之好善嫉惡至於老不衰吾兄弟擇地而蹈得無失足者吾母母之而父且師之也余聞而慨然太息君子小人之品蒼素也其於世則茶薺也喜軟美嫌苦勁曲江不免况陶陶見聞而有如太安人之了了者乎昔

秦嬖教四子二女動有矩法子白母請客客至無賢者  
怒責之兄弟卒爲名士其教流於三世廬陵之志南陽  
縣君也曰聖俞與士大夫語君多從戶屏竊聽能辨其  
人賢否賢則悅否則嘆自昔賢媛之相其夫子與教其  
子未有不惓惓於善不善之間者也嗟乎若太安人其  
無秦敬音矣太安人系出淮海先生十二傳至逖軒公  
始徙玄文里其子孫如脩敬養恬樂易諸先生皆鄉先  
生沒而祭於社者樂易生漱泉公漳漱泉生虹濱公木  
官陝西死馬寺監正配贈安人錢氏實生太安人太安

人生而靜好肅不聞聲虹濱公私自慶曰是無愧吾家  
女矣十六歸配望公姑居安人已見背事其翁觀察豫  
庵公惟謹豫庵公清畏人知富貴家女難爲婦而太安  
人能爲婦配望公砥節如伯鸞衣綺縞傳粉墨者難爲  
偶而太安人能爲偶豫庵公晚病痰多謝客屏居太安  
人時所欲而敬進之幾以一匕箸增損爲命扁配望公  
性伉爽不耐欵曲太安人又時時以婉言霽色爲韋弦  
於是豫庵公父子交相慶曰是無愧吾家婦矣尊行若  
豫庵公者數十人兄弟行若配望公與其爲姑姊妹妯

嫗者又數十人太安人一以承順承之悃悃將之人人  
謂得太安人歡交相慶曰是無愧吾家女師矣虹濱公  
產中削晚又失聰配望公爲營菟裘於室西偏太安人  
奉之無異其奉豫庵公而虹濱公忘貧且復忘耄弟芥  
舟公少太安人三歲暮年逾深嬰孺之好一味不分甘  
輒爲輟箸見饑寒者老而婢獨無依者惻然與分痛求  
必應求而數亦必數應御臧獲未嘗盡其力勞則倍賜  
之曰吾念彼亦人子耳於是宗內外無論大小上下頌  
如一口曰是真無愧吾淮海家女貞固家婦矣太安人

以鳳超官工部主事拜覃恩封退抑乃逾於未封時平  
日持滿而思其樂爲諸子惜力惜費又逾於配望公在  
時事或可已不已必諄諄引不節之嗟以戒曰尊酌者  
衆則速盡若革煢之自奉簋不過貳曰願兒曹以志養  
也衣敝至縣結末忍棄曰愧夫喜新而厭其故也蓋太  
安人貴不忘儉如此然性好義禮樂施賑聞同善有會  
則喜聞掩一幣起一瘠則喜聞旱蝗相踵能率先倡濟  
則又喜曰此清白家金錫圭璧也至於歲時之祀潔脩  
祭膳卽筐筥不以其虔不敢安或嘉賓時至暨師友擁

臯比其家者適館授粲卽寒煥不以其宜不敢安其太  
安人儉不忘德又如此太安人曰吾向正慮兒曹以有  
限委無益耳見善必爲傾筐無吝而致力與費之是惜  
乎嗟乎太安人於是遠矣吾每見一二素封多積厚亡  
其毳之供不逮於室以外有無之共不逮於堂以外其  
者宴食不能分醉飽之餘昆友不能分歌舞之餘懷煖  
自毒名敗而實隨之旋視向所得失孰多也嗟乎太安  
人於是遠矣太安人黽勉爲善身有之以示無言之教  
於諸子而諸子奉之立身立朝以受無形聲之視聽於

太安人往燕超用孝廉司諭安平慕劉靜之先生賢而  
及其尊人爲推擇鄉祭酒者五至貧人敗類鋤之不遺  
餘力迄今安平士思其教俎豆之比畏壘之庚桑當逆  
璫肆虐於高忠憲公鳳超初第官京師毅然請休沐不  
俟終日策蹇相隨而南方是時無論一進賢冠卽共胸  
中寧存此七尺哉今宇內讀其建白諸疏望其人以爲  
高岡之鳳名縣諸日月不朽也太安人之教寧止流於  
三世而南陽縣君之所賢否又何足當太安人之識鑒  
乎嗟乎太安人於是遠矣太安人自喪岷望公已一喪

介婦再喪冢子又再喪冢孫悼往休來懷抱爲傷或猶  
以疑太安人善報然三十年間二子著聲宦路而龍超  
以第五之名逡巡謝明經之對以娛太安人膝下從事  
未老與處子無營太安人固已兼有其樂假令鳳超靡  
監終羈望雲子舍太安人時北向以思游子欲如今日  
白華絳跣兄弟自相磨錯而太安人時聆忠孝廉潔寬  
厚之談怡然如餐至再歿仍不失德星之聚又可得耶  
然則天所虧於太安人者少而所以成太安人者多矣  
太安人生嘉靖戊午八月卒崇禎庚辰十一月配岷望

公諱復吉字无妄晚更號二庵贈承德郎工部主事子  
三允謀卽燕超娶鄭允誼卽龍超娶顧允誠卽鳳超娶  
談女四人孫男十四人孫女十人曾孫男二十三人曾  
孫女十七人太安人一身而椒聊蕃實孫曾繞前姻聯  
之盛萃於甲族此亦近時所罕儷者龍超兄弟卜庚辰  
十二月癸酉奉太安人與岷望公合墓於觀察公之右  
穆雖處時事叵測然三月而墓亦猶行古之道也余冒  
龍超兄弟深且久知太安人隱德爲志其大以勸天下  
之好善如太安人者而系之銘曰 好賢如緇衣惡惡

如巷伯清評寄一綫而乃在中輟家世雖華冑雅意敦  
潔白庭有三玉壺冰心總堪摘服膺佩慈規陳義同書  
冊鬱葱望嶢峣是惟千秋宅嚴霜夷荆榛和風茂松栢  
長與善氣偕於以瑞窻窻繼今後之人聲聳斯男百避  
俗恒若緇寶身恒若璧遺訓不可磨視此麗牲石

振峯曹公誌銘

吾邑鄧亭之有曹亦猶鵲湖之有華而華氏世多顯閥  
曹氏代著幽光譬諸華氏則河流之出積石而下龍門  
也曹氏如沈水發源王屋時隱時現自宋晉陵簿雲軒  
公傳至肥齋公符生晴峯公察登嘉靖己丑進士以戶  
部郎出守汀州清脩介節爲宦林砥柱三十年而仲子  
晉庵公復舉孝廉有聲其沈之自河而溢爲榮乎至吾  
父元宰登崇禎戊辰進士爲南刑部郎停疑釋寃南中  
人歌思之已捧表入 賀發憤言時事多皂囊白簡所

潘寧居文集

曹振峯志

一

卷六

不敢道者一時直殷震天下士大夫無間識不識願得  
附金蘭傳爲幸歸而樹德于里諸窮鄉下賤偶有覆盆  
輒附膏恨不一見曹公也則沈水東出陶丘之日矣而  
身當見復隱隱復見之交實行濟源作潤岱宗者無若  
振峯公公名景豫字道和振峯其別號父異庵公爲晴  
峯公長子隨晴峯公之長汀因生公于長汀官舍少負  
奇慧能吐驚人語驚其四座而茹苦讀詩幾于食以當  
飴怠以當枕會晴峯公卽世家日落去而治耕較晴  
岳雨中猶時爲人傾倒腹筒口津津欲流涎不共諸孫

陳說經史及古人忠孝大誼似知己對譚不斗轉參橫  
不止也元宰之言曰兒時聞大父殷則一家肅然無穀  
聞塾師殷則大父肅然無穀嗟乎今徵歌角伎式號式  
呼于賓塾之旁者視公何如乎吾于公乃知書之有種  
也公六歲喪母捫捫顙觸地哀感旁人不知爲前亂者十  
七喪其繼母時方娶于朱戚容深墨心日瞿瞿不知爲  
安爾者哭庵公窮于訟貧不能具菟裘公從所居唐庄  
徙故土之西庄燕蓼豐年業用漸拓時奉哭庵公杖屨  
步紆徑臨清流看輕鷗白鷗飄然疑登輞水淪漣之上

潘寧居文集

曹振峯誌

二

卷六

已哭庵公歿公諸弟及朱孺人相繼歿凡一日而舉九  
喪西庄數椽尋歸之子錢家而豐碑穹峙馬鬣呼然人  
擬諸京兆之阡不知爲中落者蓋公至性篤行以身殉  
養以家殉喪于經史忠孝事非惟讀之抑踐之矣吾所  
最異者當晴峯公歿而析箸公年甫十四耳哭庵公故  
克讓公力懲愆之畝取碗室取庫曰此吾先人清白一  
綫取此勝取肥田廣宅也夫賴財敦友昔賢所難盡如  
公者何至令風人刺交瘡哉公椒聊既繁蘭馨環膝自  
萬曆辛卯至壬子必有一與棘院試者公眼幾幾望欲

穿而晚年意特鍾于元宰一日元宰侍側公輟食清然曰傷哉祖業之替也女勉旃蓋典門之識留視之期公固已意示之迄於今元宰奮起爲時名臣公言卒驗于十餘年之後而束脩砥礪靡脫數頃以佐其尸饗猶脩然故貧諸生時語云學之所入淺軀之所安深夫孰非公十四歲時之一念三世而必復其始者乎吾于公乃益知人之有種也公于晴峯公不愧爲孫而未嘗席棠陰之留憩于元宰不愧爲祖而未及視桐枝之發榮正如沈水伏流卽含雲吐豐誰知之者然而有德之後必

昌有功之後必大吾知御亭之曹其猶河流出積石而下龍門方自茲始而陶丘一派見不復隱者尚未足爲公瞻洪波以懷澤也公蓄仁積義雖待元宰而酬然吾必以公爲崑崙矣公生嘉靖乙巳二月念九日卒萬曆甲寅十二月念七日得年七十配朱孀人先公三十二年卒子姓嫁娶皆名族元宰將以乙亥八月初七日葬公讓里祖塋之昭而屬余紀其麗牲片石時距公歿二十有一年矣卽元宰所慨然聞優然見者不必足盡公卽余所稱述又不必足盡元宰之間見然公所爲脩巖

處奇士之行其類上三毛固在也公生平如奉老叔養婦姊撫孤侄皆藉甚人口碑余意于公猶河濟之寸流故不具論論其鉅者而銘之銘曰前于後喁公處其中于者貽燕喁者亢宗公兩有之而不居功聊用書淫託跡明農御亭之隈以擬牆東昔也三徑於焉尋蹤今也千秋于焉作宮喁呼從若斧者爲馬荒封是惟循吏之孫直臣之祖而豈惟布衣一世之雄



雲衢李太翁暨配孔宜人墓誌銘

吾讀李聖卿散尹先生文而筆墨之儒色起自檀心館始也已識先生之人而眉宇之儒色起自家君子分訓斐然始也已習先生之官而進賢冠之儒色起自辛未與先生晨夕長安始也友人華鳳超杜素浣與先生共事中樞每爲余言宦途習套人極意留心者先生多夷然置之而曹務中委折纖瑣人夷然置之者先生又極意留心以爲之討論日前真品先生而已余心志其語茲讀所爲太翁雲衢公狀乃知先生弓冶之有在也公

潘寧居文集

李雲衢誌

五

卷六

先世吳興人始祖士傑公以詩游至婁半涇悅而家焉再傳至秋閣公用幹略爲里豪少年所憚又再傳爲懷齋文輝公兄弟懷齋公子和齋公孫誠齋公皆雋賢書存仕版有聲文輝公子惟源公其至性以孺子慕終其身生東嶼公修業而息之家累巨萬爲里豪少年所憚如秋園公州大夫至倚爲元龜貳以下分庭與杭禮印公大父也東嶼公生二子長半村公次南塘公半村公寬然長者士大夫坐無公不歡顧東嶼公心弗善也而獨奇愛南塘公南塘公明敏有心計然性好從傳人游

敗負傳進不能自聊或勸半村公析箸無俱盡者半村公默弗應至傾其產及于半村公亦弗怨第與公有加時撫以自慰曰兒在卽家四壁立可也乃公母金孺人課公特嚴讀至丙夜稍交曉手批而起歲時受東嶼公鮮衣一御輒裝之曰而父蕩且貧矣而復悠悠者而尚得保其四壁哉語已泣公亦泣無何孺人歿公處于繼母陸祿傭保操作學中廢半村公自京運歸擁之慟絕復婉轉令就荆湖劉先生學先生弟子數百人于公特有康成之日而六試童子科輒見落公乃去爲人師

潘寧居文集

李雲衢誌

六

卷六

粗積研田自活會南塘公歿連賦數百金繼母與其子謀借以葬公盡匿南塘公遺貲而訟公于官獄大起半村公則挈公跳而他辟之深夜危橋嘶衣旬旬周旋萬死一生中賴州大夫吳公雅悉公家事得無虞雖罹然公自此幾無家非半村公且幾無身矣公每叙述生平歎曰吾母嚴父而伯慈母歲時上酒至半村公坐咽不能起因繪一小像倚古柏而立示勿敢譏半村公也公爲師不喜從訓詰問渡亦不喜飾虛功廢人館穀以救饑雖佻子弟望公願欬率肅然股戰而鈍子弟經公指

授又無不莞然心開一時延師家爭羅致之會坐南塘公累邑邑不得志則去皋比操奇贏既璽卿就小學無師則又去奇贏擁皋比先後所教諸生多露頭角即璽卿改從數師無出公范圍者公亦侃侃以師自負嘗言今之師如彈缺客如伴食相奚以師爲嗟乎公言寧獨師訓也師而不肯誤人子豈官而肯誤人國璽卿持誼守正奉節官下公之爲師有所受之矣公故寡嗜好遠聲華方貧窶時甌脫數畝悉并于豪豪挾逋稅速訟操斧斤而誅其舍公露立大風雪間頭璽卿泫然曰令若

一博士弟子寧至此耶蓋爾時父子且不得相托爲室家而璽卿因是益發憤錄名諸生登上第筮仕大名父子乃更相砥爲冰炭聞璽卿清操通下大喜貽書誡曰吾知若非取脂膏自潤者清非難清而倨清而刻清亦病耳聞者歎爲格言已璽卿從宦耶馳請迎養公謝吾老不耐舟車不願以口腹累安邑妻守趙公咸熙璽卿同年生每虛賓筵待公無已爲一勉赴曰奈何因兒曹居鄉祭酒名也獨至璽卿奏大名績拜恩封具章服堂下差爲破顏微笑曰憶吾教子時至以絮絮爲隣父

版苦重見擲榆今日恨不令一見而念及半村公深夜危橋啣衣匍匐之景輒又瀾汎久之嗟乎人當炙手熱時盡具此冷致何至使人唾高明爲鬼瞰哉公于金蘭簿雅所矜慎所交或先悴後榮抗跡自引而身處沓盛存諸故人恒恐不徧平生莫逆交有族兄蘭田公處士桂林陸公文學文川羅公竹臺愛川兩吳公號五君子桂林公方不可近公微諷以員桂林公作色曰方者處高員者走澤公遜謝爲心形增肅蓋蓋桂之合逾於水乳云性伉直不能容人過或繼以唾罵然尋復自悔每

好誦一介之士存心濟物語繼母第二人卽向謀以通賦穿公者公收諸流離頽尼吻沫之而及其子竟感悟爲悌弟有館人營其族而令兩僕僞爲盜盜之事浸露擬殺僕滅口公聞排闥入曰以若意盜而又殺之如天何且誰訟師爲若謀者若命自此懸其手矣館人思問計公令厚資而逸之卒以兩全公雅意利世極人死法中率此類也公好讀書側身懷古多以死青自發墨守爲快詩隨景輒咏不存禁亦不竟篇微雲疎雨取自怡悅而止晚癖山水城西幽築樂之將營菟裘焉而遽以

小疾示化臨終大書清素二字黏牀中去來之際還焉  
無皇故知公爲拂衣雙樹脫屣金沙者公初封文林郎  
大名府推官再用覃恩贈承德郎工部屯田司主事後  
坐璽卿忤璫追奪至今上登極璽卿起補兵部復用覃  
恩贈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元配孔宜人其父孔  
隱君系自曲阜生止一女幼奇慧悉通孝經小學列女  
傳諸書擇對得公母張媼意期期不可孔公曰安之李  
氏子非終處錚者無何孔公暴疾卒其所權子母錢盡  
沒子狙僧之手宜人貧不克具裝甫結璽卿與公相携

通跡至一月九徙無謫言而蓄旨御冬甘茶如薺竟一  
日夜辭縑可得布一經人驚爲神子公勢如燕巢林木  
不及顛覆者出則半村公之蔭入則宜人之肆耳宜人  
靜好自將綈綦白首見公猶不敢以褒薦視錢氏如  
婦至痛其殤女以頌嗟乎似宜人誰歎命不猶者待璽  
卿有喜無怒當就外傳宜人爲課夜學指畫書法塾師  
見大稱賞以爲夙惠璽卿則栩栩動眉睫更擁膝前索  
漿栗自喜與金穠人丙夜手批公時一門寬嚴填異蓋  
儒人承南塘公之弛而宜人劑公之猛東海京陵亦各

以其地也綿綿石葛孰爲之根夫二母之造于今氏豈  
其微哉公生嘉靖庚子十一月二十日卒萬曆戊午六  
月二十四日得年七十九宜人人生嘉靖乙巳七月初九  
日卒萬曆庚子十月十一日得年五十六子一即璽卿  
諱經貞宜人出娶王冢封宜人女一錢出適顧珽孫男  
二庠州學生娶王庠州學生娶劉曾孫男二俱庠出曾  
孫女五庠出者三庠出者二璽卿以乙亥冬十一月始  
克葬公楊林之新阡余於璽卿心傷爲人臣子之艱而  
因歎賢父母之與賢子孫以相成也璽卿因直言忤璫

盡奪其再錫之綸不忍闕焉馬鬣封以夷西尊人于編  
戶幸聖明肇造光賁幽深而醜夷匪茹從事獨賢雖有  
子情囁嚅未敢及私公至十餘年而後葬宜人至三十  
餘年而後葬璽卿固無時不咏蓼蓼者我也嗟乎爲人  
臣子難言哉吾獨念公生東嶠公盛時歸然負門楣之  
貴宜人亦故素封而處葛藟窮蹙如其夙習宜人沒  
齒不識明璫金錯爲何物公親見璽卿通籍顯矣然彌  
折節脩簞簋自奉等布衣時璽卿因得無營無欲安意  
爲清白吏卽日三復白華君子以爲猶公志也今豐碑

穹峙第爲重卿稱先德而曰臣父清畏人知公何愧聖  
卿何愧吾志公以愧世之挾其子爲談而妄意貌榮名  
身後者銘曰 富而貧公際其屯而公勿墮死而榮公  
際其亨而公勿驚公之爲德如學思殖公之爲節如拭  
思潔我負子誨宜人無愧我報子珮宜人不得一鴻一  
光千百年偕藏其以後之人永康

太學秦公蕃墓誌銘

萬曆甲辰秦君公蕃與其伯氏公安執經先君子門下  
始與余兄弟訂交君甫一莖落紙先君子輒相賞得每  
爲余輩言是其筆能建瓴水者已君兄弟相繼病君中  
庸醫毒幾廢賴繆仲淳先生得起然精消亡且半矣君  
往來金沙武丘西湖間掩關養病不知人世何物美好  
惟山水詩文取歡寄暢白雲自怡沉疴漸脫君兄弟輒  
虛席間兩丈邀余下帷理故業而吳子虎侯時來旗鼓  
相對君雖病餘猶未肯安肩隨之讓自念藥餌耗人居

諸荏苒既不能逐隊爭少年伎倆又不能坐甘丘壑以  
江東布衣老會公安已隸成均弟子君遂繼之兩壁人  
並驅金陵道上訪烏衣之巷尋邀遂之步莞然曰吾二  
豎餘生駿駁守丈室爲繭窩今一出而向二水三山挹  
六朝才人眉宇雖志不盡酬然勝昔賢白綾半臂多矣  
語竟爲澗汎久之時以都試同人雲集剝啄及余兼及  
君兄弟君拂席易衣清尊促坐曰吾乃得從長者游固  
快至桃葉渡頭揚蛾提袂君卽周旋其間而神泊然如  
弗涉也余私自嘆世家子有脫然裘馬聲色如君者君

其具通才於古人文字率多開解其始翁于襄甫擅徐  
吏之雋喜楊屹風雅君則亦從之揚屹風雅與甫所輯  
漢魏六朝諸集錄束華麗珍于鴻寶君假借鈔寫日登  
數十紙亡何遂盡其枕中之秘所為詩清綺絕倫有閒  
情五十絕讀者擬之比紅百首之流余與席侯曾叙而  
傳之而君終以病就不耐鏤心腎為苦吟之瘦時孤坐  
牢騷輒叩囊底智游戲子母家以用其所未盡余時微  
颯君韻人乃未能免俗君笑曰吾豈局趣持籌者吾與  
之為嬰兒而已君故立然諾能取信人人亦不忍倍君

業用大起君曰休矣為德當及時耳于是取所負千餘  
金悉焚其券而問斥其贏以資好施修白業如邑陳司  
徒廟毀余弟經始復之輪奐就矣而中唐未甞以語君  
君獨身捐貲不日而工竣余復私自款昭文氏之鼓琴  
昭文氏之不鼓琴也吾之不足以盡君有如此矣君性  
孤介不喜為豪舉或一言之寃一履之錯徬徨輟餐如  
慚俯仰偶以事負疑不即白椎心自明涕隨言下而意  
尤服人瞬瞬作附耳語每見輒怒引去曰夫夫鬚眉而  
中惴乎然至事兩尊人則婉愉柔戀兩尊人亦奇愛之

知及弘之長豫吾曾酒間微察君為太清翁品說鰾豆  
情話姁姁不減兒女子索栗栗時也與公安終始相友  
如舞象憐諸侄如子課諸子如師嘗庭立太息吾曩一  
病幾殆吾父視形察色一食一衣增減必親以迄于今  
而吾愧此荷荷士子未有報也且吾家舊德名氏吾獨  
以病軀不克采中原之菽明發有懷時為恨恨式穀似  
之是在兒曹哉語竟復為瀾汎久之君易贊前數日兩  
子甫青其矜太清翁將以來歲稱七袞觴而君不及待  
聞君養病武丘危樓丙夜為風雨所驚駭尋不起余則

又私自嘆君故善攝生即渠渠夏屋何至受陰陽之患  
而孤棲蘭若見危漂搖嗟乎君視朱門而長年者又何  
如也憶幸未余官京師君時寄言子幸鳳舉吾終鴻矣  
所謂體玄識遠出處同致願交勉之甲戌余以恩賜沐  
歸里而君旋病猶時聲相聞且分甘食我曰較蓬池鱸  
味何如而未幾君逝矣君且華屈其子是必君嘗銘我  
於是其子以時手狀謁余余泣而諾之無何以時亦歿  
不六年哭其父子兩世念之肝腸慘沮苦無寫生筆可  
壽君以不死已思退之云人欲久不歿而觀居此世者

何也嗟乎君可以瞑矣君爲宋龍圖學士少游先生之裔累傳至瑞五公始徙吾邑瑞五公以下如修敬永平樂易存赤諸先生世以名德紀史乘而太守文橋公大中丞舜峯公更用宦績著中丞爲屬吏其所評賞恨沒身君每以不得走闕下上書訟寃爲憤癸酉夏某緣里居不法坐辟君乃手一卮酌中丞曰嗟乎吾乃今而知天所以謝舍沙也中丞生太清翁月旦推祭酒與先君子相驩如兄弟是爲君父母施孺人太僕卿勵庵先生女君名仲錫公蕃其字別號我法生萬曆戊子六月

十七日卒崇禎甲戌九月初四日得年四十有七配于子三長德澄卽以時邑庠生繼君卒聘吳又聘顧娶王次德藻邑庠生娶侯次德湛郡庠生娶顧女二孫男孫女墓在馬鞍塢之陽塋以庚辰仲冬壬辰日余惟吾邑之有秦猶晉太原之有王也王氏以汝南之賢武子爲之侄猶云家有名士三十年不知君簡遠鮮交與病又未竟其才名不出門而垂歿屬余以知已之一人君志亦可悲已雖然史所傳汝南妙言奇趣今又何所聞于世哉楓落吳江一語亦傳至唐山人球投飄蜀水

而千古但聞山人瓢不見山人詩瓢亦自傳也讀公蕃五十絕者以傳君不旣侈乎余兄弟蚤歲卽與君締人外交三十年來衡舉績飛翔覆萬端而寒無渝色炎不加容如君父子兄弟數人而已古詩云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君之真不必適人之贗而於人之贗者愈思君之真君又不獨以五十絕傳嗟乎君可銘也銘曰爾才則豐爾齒則窮惟無命者文章爾算則短爾神則衍惟有季者古康爾貌則冰爾氣則蒸不以礙其和光爾實則積爾市則義不以晦其孤芳山幽幽者青泉冷

冷者清是宜爾千秋之藏

張母華太恭人誌銘

憶兒時先君子爲語帖望張先生之賢心型之癸卯從先君子試留都獲親先生風範賢者也壬戌入長安與先生子靜涵始訂交賢如先生每對之雖驚砂飛撲中清氣欲縈人睫乃茲讀華太恭人狀知太恭人所以成其夫子與其子之賢也太恭人故出南齊孝子後其孫隆亭徙興道者始德昌公越五世而西溪公儼於楊實生太恭人太恭人生而具丈夫概西溪公奇之每惜此女不爲男十八歸先生先生方以名諸生食貧父子分

濬寧居文集

張母華恭人誌

七

卷六

函丈爲經師而范太恭人尸饗十指猶時時嗟有鞠自太恭人來歸短衣操作飭婦事以襄脩脰之闕萬曆戊巳間歲連稔太恭人身嗽糠覈一孟而上祀宗祏中奉尊章外造請諸姻親下以飼其小叔與小姑如不知有旱潦者先生家得太恭人而忘貧也辛卯壬辰先生連上第去當試春明先生念其父澄源公未放棘輒馳歸已得報父子食貧授經如諸生太恭人安之戊戌廷對已亥謁選繇學博士爲廷評計部郎出守廣信一袞澄源公太恭人佐之稱盡禮再爲范太恭人舉七奏八

衰觴太恭人佐之稱盡歡既賦遂徬香山耆英故事觴咏清娛濬以忘歸已又爲靜涵兄弟締彥會苦吟呼酒燭時見跋太恭人佐之稱盡情盡文已娶三婦嫁一女先生門風故不具筐篚亦不得盡用人外之禮太恭人佐之稱盡心盡力然而太恭人每飯必思其御窮時蔬食簞布恒以卒歲章服僅一謝上恩隨襲之晨興帥先諸婢僕浣紵紉紵下逮灑掃滌除瑣屑繁重之務諸婢僕時濃睡中驚起則諸務已井井辦或微諷太恭人自苦者笑曰性樂此非疲耳先生家得太恭人而忘

濬寧居文集

張母華恭人誌

六

卷六

貴也嗟嗟富貴貧賤笑涕無端貧或曠其蘋蘩富至懷其鴆毒夫太恭人不亦丈夫之達觀乎乃吾所心折太恭人尤有爲奇節士大夫所不可及者方先生已亥謁選太恭人從先生疏請改教當得順天學授太恭人南向泣曰奈何舍老母官闕下乎先生心動立懇主爵者易而南自後晉秩無不南者范太恭人有颶江上板輿覽鍾陵冶城之勝卽歸不十日輒相報平安字意甚樂之壬子春范太恭人偶病瘵先生趣具文乞休時治信已四載兩奏卓異且暮且內召或憇憇少需太恭人

力決之不埃報輒行范太恭人一見爲加餐王成靜滿  
廷對當得北部郎太恭人囑曰南都風景不惡爾父故  
多猶在也靜滿拜受命太恭人板輿凡三往來意亦甚  
樂之夫 神廟時南北涼燠如夏屋之於陶穴誰能舍  
彼就此者至殊擢在前去如敝屣而子令白雲始貴於  
長安之日噫絕裾者愿矣太恭人卽家整從先生治信  
悲其舍中兒母得私一語通外人母得私一錢市外物  
宗黨省視至者母得私一千請涉外事貧者立資而遣  
之吾每歎官之失德投童以爲市游客以爲歸至攢眉

無如人何若太恭人者人又如之何哉靜滿守饒六載  
太恭人遠不願就養寄言一心許 國母老人是念已  
督江右儲已同清儲歲什九於舟舟又什九於輿太恭  
人念之甚然雅不欲作兒女子率衣之戀當靜滿過京  
口太恭人必輒勸先期至曰慎勿迂道歸藉王程已就  
省瓜署聚首不半月輒別曰無以吾遲若行也蓋太恭  
人爲婦則贊先生以孝爲母則最靜滿以忠亦各從其  
云凡此皆吾所心折太恭人而以爲奇節士大夫不  
可及者太恭人雖疊拜 璽封而茹荼居半已未先生

初范太恭人尚在堂太恭人曰傷哉子不續母而母殯  
子乎則痛絕庚申范太恭人亦歿太恭人曰傷哉子不  
續母而婦殯母乎則益痛絕先後三子婦俱蚤世遺孤  
穉孳孳以煩太恭人太恭人曰傷哉婦不終母而始代  
之母乎則又益痛絕太恭人自稱未亡卽長齋繡佛時  
爲諸子女烹鮮刺肥取家人歡然神者傷矣戊寅病脾  
數月遂不起靜滿每言及淚借語下曰太恭人生不盡  
蕙境沒幸可無墜苦趣耳則爲悉太恭人內美所以感  
格天人者具詳且至如先生仲弟同居四十年無隙言

嫂也而母之西溪公晚依太恭人食甘於家食女也而  
子之婢僕數十人食饑衣寒如方幅主母也而怙恃之  
宗黨姻婭當阨飲德蔑孳也而肺附之居恒吝捨幾於  
布金龜禮大士寒暑惟虔信州官署至爲雨甘露於經  
兩以瑞之撒帳之日所訓子女皆立身持家之要有夢  
太恭人坐高座容顏甚怡手持金鍾自言得多生好施  
報者此亦其妙氣來宅天根畢見之時嗟嗟太恭人又  
豈止爲奇節士大夫所不可及乎先生與靜滿兄弟雖  
賢太恭人笙簧而黼黻之矣太恭人生嘉靖辛酉正月



初二日卒學禎戊寅九月十七日子三有成邑庠生娶  
徐有譽卽靜涵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娶謝有恒郡庠生  
娶顧餘詳狀中太恭人遺命速葬得蚤從先生九京諸  
子卜戊寅冬十月二十六日附先生馬鞍塢之新阡而  
屬余問其幽懿以泐墓石余惟此先君子之志而兒時  
心型先生迄今餘三十年獲執管爲太恭人典記亦猶  
弟子之職也爰志而系以銘 銘曰古稱儒宗亦有女  
師彼美恭人伉儷兼之於以佐家曰謝五恭於以佐官  
曰畏四知甘荼如薺去榮如遺寧水旌心毋潤處脂受

其餘清爲孫子儀忠孝世守尊於典藝誰謂恭人僅表  
於舊賢哉先生平慈無倦晚依淨業匪用祈禱如浣煩  
暑而以涼颼器清肯綮中虛或歛虛既無動清亦不移  
恭人湛然庶悟及斯澄江之游濠湖之湄人思德音齋  
咨涕洟恭人如生視此豐碑吾爲操管以愧鬚眉

秦水庵夫婦合葬墓表

吾黨嗜學真而嚮道蚤者無若秦彦熙氏彦熙之荒經  
而北面於故少司空葉開翁先生年僅勝冠耳先生業  
針水契之已武塘吳子往玉峯歸季思兩先生先後擁  
皋比梁溪之上彦熙則又從兩先生問字兩先生亦復  
針水契之已又因兩先生介而游於忠憲高先生休仲  
胡先生之門析疑問難時及性命兩先生又復針水契  
之或謂彦熙生秦氏自淮海先生至修敬諸君子而下  
世以德望著於人倫芝根醴源固有所自而彦熙生四

歲喪其大父方伯公十七歲喪其生父上林公其妻故  
恭不絕如綫雖遲遲華胄乎然無減孤生矣乃彦熙卒  
自歟爲時勝流其教行孝弟頂踵與偕事所生母吳  
孀公嗣父文學公至方伯公而上又極盡悲與昆季過從  
油油然幾於兒無嘗父衣無嘗主者曾諱祠先世贊孝  
子力未逮至蹴踏引慚曰吾重負諸先生教也齋中錄  
先儒格言幾遍四座所刻朱子節要近思錄功過格諸  
書皆確然如面印前賢而受其省身克己之旨者曰吾

聊爲諸先生廣教思也於二氏書不至沉湎濡首然如西歸津梁高峯語錄感應篇勸善錄諸書並爲易善板行世曰其不出吾儒範圍而可爲吾儒外護者亦諸先生所勿禁也性耿介不善隨俗然又不屑爲孤忍自了婢之中落者族叔之無立錐者族弟之貧不能讀者塾師之寡者寢處士之傭書者衣之食之壓之歲月資給之而推以逮其宗又推以逮其邑之人又推以逮諸禽蠃蠕動之族日每捐一金行一善事喜氣津津滿大宅曰吾庶可以見諸先生也億丁未與彥熙同研席余時

少季率爾好面折友朋小過多以此見目攝彥熙獨欣然引爲知心曰吾奉教諸先生所訂蘭簿率去軟熟而就苦勁然能運肺腸爲我藥石子與峻伯耳峻伯者吾友吳壽雅舊字與余皆孤立行一意者也益彥熙立身取人如是故曰吾黨之嗜學真而耦道蚤者無若彥熙也彥熙配施儒人爲太僕卿勵庵先生女從先生南北宦游先生絕憐愛之余館于彥熙竟日無一婦人聲咳聲及棚外彥熙潤達不問家人產而家計井井日益起彥熙好客客不時至其無不咄嗟辦者余每語彥熙可

以觀子內政彥熙歿伯子鑄甫十一歲幼子鏐五閱月耳而相繼稱名諸生今伯子且蔚起爲名進士謁選得令江右江右士大夫欣欣喜相告爲得父母余又以觀孺人之母教矣伯子在京邸過余纒述孺人事烏烏伏地泣曰先君子御吾兄弟嚴間遇譙呵毋甘言解之甚至苦口諍之已先君子沒吾母更以嚴掩其慈偶一不得當杖未始不與淚俱下也吾差池十餘年逐隊一第而毋先三年背矣無論承歡卽求少小時一杖寧可得哉語已又烏烏伏地泣余聞而重傷伯子之意然愈以

視彥熙與孺人之有子也彥熙名爾載爲吳諸生名二宜別號水庵生三十三年而夭較顏子差浮一歲耳論者謂顏子事事歛藏常春憂而偏得秋冬之氣彥熙家世華腴葛巾芒屨不修膏沐室後一楹雜樹蘭菊署以歲寒氣亦微有近焉是其於法俱不宜壽然吾觀彥熙仁心爲質少陵所云大厦萬間盡庇寒士皆歛顏者彥熙直欲庇盡一世顛踣無告而後止夫其胸中有一非春夏發生之氣者耶天於布衣明德焉其本必豐其枝顏氏苗裔今且擬礪帶矣彥熙諸子率以英絕領袖

時吾以卜爲善之必昌也

贈寧居文集

秦水巷表

孟

卷六

秦母錢太宜人墓表

當今上登極覃恩中外秦母錢太宜人用長子福寧州知州貴受今封越十三年庚辰八月太宜人春秋七十有五以好德考終墓有日矣世奇於太宜人爲諸甥行受儼海兄弟命爲題其石曰嗚呼是惟秦賢母錢太宜人之墓而太宜人之稱太宜人初命耳不曰自此再命三命以上乎稱太宜人何也曰從其已貴者也抑太宜人之賢不專母也太宜人父爲真定守少虛公母爲周恭人翁爲蘭陽佐令玄洲公姑爲華孺人而配爲贈知

澹寧居文集

秦母錢宜人表

三

卷六

州上生公其稱女者二十一年而嫁嫁十餘年而蘭陽公夫婦相繼沒又二十餘年而上生公見背太宜人爲未亡人而稱母者十八年耳且夫太宜人之賢於婦若女非猶夫爲婦若女者也方太宜人來歸適笄中落華孺人操扇鏹以觀太宜人已見太宜人約束悉中程度喜曰新婦能吾無憂矣太宜人身節縮扶其家而時賢簪珥市甘鮮以娛蘭陽公及華孺人已先後哭華孺人及蘭陽公盡哀所傾筐篋經營喪葬盡禮歲時蘋藻手滌而薦之盡恪念華孺人一言至垂毫猶雨涕也上生

公性澗遠不能爲家人治生顧門外多長者車太宜人  
晝并春夜機杼以佐文酒而上生公學殖日益進因調  
高不得酬太宜人又時爲引掌上雙珠以慰之至晚歲  
全依淨業相莊如師卽十八年來每行一事必援引上  
生公爲津梁蓋超然凌少苦德耀章而逼襄陽居士家  
風矣故太宜人之爲婦非猶夫爲婦者也太宜人幼嫻  
內則姪姪得真定公夫婦款真定公宦轍所至必以偕  
既嫁苦式微真定公家方鼎盛太宜人褐素蔬食不一  
言以傷真定公夫婦心周恭人病至刲股以進卽不起

里中稱奇孝故太宜人之爲女非猶夫爲女者也太宜  
人於婦爲介婦與娣娣相得如璫瑜娣娣先後歿亡何  
伯蘿石公歿伯之長子亦歿太宜人爲殯之殯之且葬  
之叔歿可公多男而貧時衣且食之曰此皆吾夫子一  
體也宗婦廢者毫者貧無炊者引與並室而處比豆而  
食曰此皆吾翁若祖宗一體也周恭人沒而親其叔母  
陸孺人如恭人視其妹如恭人之視女妹不幸歿視其  
女如妹每伏臘祀先必并祀父母而及陸孺人與其妹  
曰此皆吾父母一體也故太宜人之爲婦若女非猶夫

爲婦若女者也然則太宜人之賢而專於母何也曰若  
其遠且大也秦自淮海先生以下名德如林至封通祭  
從川公而長子虹洲公用官聲陟方岳顯矣乃玄洲公  
再世而嚴海始起家一經疊跡登朝雖上生公之教然  
太宜人成之也辟諸珠藏玉韞而爲發其輝媚者太宜  
人也嚴海兄弟少爲名諸生太宜人勉之曰青紫長物  
耳忠孝亦何可以假人嚴海守福寧太宜人板輿就養  
者五年官物未嘗及於堂以內福寧人歌舞之稱衆母  
母壬申嚴海以計部郎請沐歸太宜人迎謂曰休矣粉

榆可爲德也於是悉出十指之餘拯人於阨困冬月煮  
糜活獄之餒者以百計歲發南北諸利米飯僧以千計  
而嚴海兄弟廣之平慨以卹佃捐租以卹族中同善會  
以卹貧太宜人聞輒喜見顏色辟諸零雨自天旣優旣  
渥而爲四岳之興雲者太宜人也太宜人性嚴冷無時  
俗好閭以外罕覲其面屏以外罕聞其聲水舟山乘秋  
月春花宵歌晝觀一切以梵音咀語謝之自嚴海貴益  
務爲歿抑嫁時章飾有御之五十年不易者衣有絮累  
縣鵲結者但時蓄菓餌聚子姓觀嚴海兄弟引鴈盡歡

共說無生語以爲樂日耨晦未登而息曰老人無所用  
焚香留充薰脩之費耳每謂人非勤苦不生遇有手無  
名錢者必唾之次君儼坐鍵閣寂居蕭焉人外欣欣以  
素風相賞辟諸河出兗魯所活千八百國而爲宰長焚  
沉美玉以禁之宣房者太宜人也嗟乎太宜人之爲太  
宜人者難哉前乎儼海之末第而貧能致其情如儼海  
所誦爲孝爲敬爲誠爲睦爲慈爲仁者難後乎儼海之  
既第而貴能率其素如儼海所誦爲勤爲儉爲正爲介  
者又難語云多陰無美草多陽無美木物理且然況於

人乎嗟乎太宜人之爲太宜人者難哉然而太宜人之  
爲德於婦若女者家也爲母而施及鄉國矣太宜人之  
爲德而傳於婦若女者一再世也爲母而施及十百世  
故以婦若女若太宜人賢也不如其以母若也吾先君  
子之好於玄湖公未成爲耦也而先君子之德玄湖公  
與其偕上生公游暨世奇兄弟之偕儼海兄弟游甚於  
其成爲耦者也上生公父子之能世其好太宜人婦德  
亦與有助焉然世奇不敢以私頌而盛稱太宜人之爲  
母何也曰著其遠且大也太宜人素無病病三月而卒

撒帳時以歡喜二字示化神觀炯然或謂太宜人禪力  
既深而儼海推本至德歸諸曾氏殺寧之志嗟乎是母  
是子哉余故表之且詳著之以慰太宜人子孫食母德  
而咨嗟涕洟於梧捲之澤者且以風天下所謂京陵東  
海而進之爲德喪幾太宜人之積厚流長者儼海名州  
儼廬名坊餘子姓嫁娶詳誌狀不具述

施母黃太宜人墓表

當穆神西廟時吾邑同卿勵庵施先生以碩德儀刑如渾金璞玉皆欽其寶每念之有古甫作頌之思至天啟崇禎間先生之孫泰先用閒曹奮起慷慨言天下事又如龍泉太阿截蛟斷犀一時望風采者以爲元禮子方復出而贈職方雲陽公殁光潛物恂恂田禾將軍子寅守先生之渾璞以陰啟泰先之風采乃其稱內助成公義方且卓犖知大節不愧爲泰先母者則黃太宜人也太宜人父曰光甫公母徐孺人大父曰龍城翁光

甫暨徐孺人蚤世且無嗣龍城翁痛之甚太宜人泗淚交橫歲時潔蠲供祀人謂光甫公無子有子龍城翁每對太宜人亦輒爲破涕黃故邑門族而同卿方宦遊兩都稱顯融太宜人于歸則布裙蔬食澹泊自將如不知爲貴家女貴家婦者事同卿暨盛宜人曲意成歡三十年一日凡同卿屢杖所及花茵月夕山巔水涯太宜人必沍滌灑以俟同卿對客輒舉新婦賢時高歌將進酒以自快盛宜人滯末疾十餘歲太宜人搏頰顙天寢不怡食不甘者亦十餘歲沒而一慟幾於滅性贈公產故

弟一日不戒於火室盡燬太宜人持茶蓄租內支生計而外以寬贈公于憂贈公病則願以身代贈公歿則願以身殉至已巳覃冊儲恩繇孺人晉封太宜人念贈公弗及被再錫之寵淚簌數行下無減牛衣對泣時也其誨泰先不以愛廢勞不以朱紫先名義當爲南宮則曰人重科第科第何足重人立身報主孺子母自菲薄已就養京邸城下旦暮虞叵測則曰本朝豐功厚德今上明聖君父在舍此安之已泰先副楚泉楚氛方熾爲正色趣行曰荷國寵榮時當多事正須馳

驅盡瘁以報萬一旦經有云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戰陳無勇非孝也若誠念我無以我故懷退避心同卿家世清白留視之期于泰先獨切太宜人每以繩武相勗曰汝祖門如水得昔人四知之義家雖貧貧固自佳若輩正慮不能貧耳嗟乎人涉世末流孰能不波利不盈咫雀躍而爭害不盈眸鼠思而窺彼寧復顧綱常名教爲何物哉太宜人以閨閣女子而家庭敦勉並依忠孝直達心繞指之輩聞之怒焉慚悚焉汗下此吾所謂卓知大節能成公義方而不愧爲泰先母者也家君子

游固卿父子間最稔與贈公兄海陽翁稱異姓兄弟余  
又少從家君子讀書海陽翁家習其內外名德如睦妯  
娣悌族戚董治家棟太宜人與諸姒均藉甚人口然而  
太宜人具丈夫槩矣易坤之含章無成有終爲臣道妻  
道夫令而章則非止以隱默當靜好者也臣以終乎君  
婦以終乎夫則非沾沾酒食筐篚之是議者也泰先奉  
太宜人教侃侃盡節官下其備兵楚黃經畫戰守至有  
數萬甲兵之號然則太宜人引陳大誼以趣泰先豈惟  
終乎贈公之義方蓋泰先所以終乎王事者受之太宜

游寧居文集

施母黃宜人表

三

卷六

三

人數言裕如爾余故次而表諸石以見坤德之關於名  
教且以愧夫世之丈夫而巾幗者

王次公暨配徐孺人合傳

吾識次公自吾友凝明始凝明負骨骸鬚于曹輩軒所許可顧心折次公長者已凝明中道天吾黨一二金蘭之契馮棺慟之次公亦哭極悲如其親昆季也余則益心折次公長者已與次公壻張朗星氏甥侯伯遠氏游啣林接席率爾欣暢次公量不勝數合而浩落之致過於酒人語未嘗臧否一人物而清言雅謔皆可登陽秋之部予則益心折次公非直長者已聞次公飯心淨土與配徐孺人焚修一室之內以梵唄爲瑟琴子則益心

清寧居士集

王次公傳

卷七

折次公長者身又轉而現居士身矣噫其人何可無傳也作王次公夫婦傳次公名學一字千古別號時海托海上時人以見志也王氏自庶常九嶷公起家清華奕葉纓冕而公外王父爲泰方伯虹州公兩家子姓譙集燭光香霧經月不歇公處其間泊如也獨矻矻手一編與泰漢上人相對方伯負人論鑒奇愛之有聖小兒之目而肉眼謂是何爲者將使庖犧蒼頡典文章耶公笑不答亦竟蹢躅一諸生以老然嗜古愈甚所爲詩歌古文辭秘不以示人曰祇可自怡悅而已而悠悠之論卒

無知王次公文者蓋今人不喜彈古調如此至誠德懿行藉甚口碑則無問識不識又無不知王次公人者曰是終身孺子慕每過兩尊人影堂而泣然者也是白首窮經不忘先志至從子曼脩大對彤墀而後棄去鉛槧者也是玉昆金友固無常廩衣無常主不似曰輝許武以矯激爲名高者也是代亡弟字其孤嫁其女償其逋成其家所謂死復生而生不愧者也是門無雜賓傾蓋之契沒齒以之者也是爲當世大廈不足贈財有餘贈言肝膽照人老而靡貳者也是太和爲表誠心爲裏平

清寧居士集

王次公傳

二

卷七

生不作青白眼翻覆手者也是澹漠自好一半臂三十年未嘗錯寸趾歌舞筵頭者也而公從子後先來問字者則又盛述徐孺人之美曰孺人生江上節義家讀書知大體其治圃也詣平頭奴不敢以情見婢子輩不敢以飾見卽吾伯父不敢以褻見也嫁四女又嫁一從女而皆出自十指咄嗟取辦井井如也子永祐則又泣且語曰吾父五十而舉吾吾父以爲掌上珠吾母則亦爲掌上珠也語已復泣嗟乎其亦足以見孺人也已孺人偕公學佛先公而非公之卒也後孺人三年病中遣去



僮僕獨坐有得繹床藥曰相對寂然至于撒瑟不改常  
席若是者謂學佛功耶吾謂公一生積行無憾于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卽不學佛而死死固安也然公精  
心禪觀似于懸崖撒手有進焉者而孺人亦共證無生  
旃檀終歲至東謁南海西禱玄嶽迴洄涉險健丈夫所  
難而孺人銳然從之或謂雪山雙樹間定不可無兩人  
倘從西來問青蓮花有並蒂開者是必公與孺人矣然  
吾不盡論論其事之信而可據者馬生曰吾邑王氏  
之有東里猶晉之有瑯琊也瑯琊諸王如茂弘之功武

子之致逸少之風藻一時幾不可兩而論古者別有奇  
賞於汝南之闇解藍田之真樸豈非所謂空谷幽蘭者  
耶夫次公亦猶是矣吾每遇邑中推擇鄉祭酒輒笑且  
訝何不及次公迨吾友何非鳴至而次公始與閒適棄  
先生並推爲鄉祭酒然次公病不能起也無何先生塲  
次公繼之矣歲在蛇賢人嗟是耶非耶抑次公不欲自  
發其幽而天亦并不欲發次公之幽耶孺人棖家用喘  
喘聞夫次公之洪麗非濟以孺人之明敏其殖之不落  
者幾希然則天生孺人以成次公固相得而章矣方諸

瑯琊亦鍾郝之嗣音歟噫若次公夫婦者又何必登青  
蓮座而後傳也

王凝明狀

凝明去余二十年矣而余之不能去凝明於懷者二十  
季一日也蓋凝明沒十四季而其子曼修始爲諸生有  
聲又四年而曼修成進士始詮次軼事屬余爲狀余追  
惟子寅歲同凝明補諸生爾時凝明已儼然祭酒余黃  
口孺子耳而凝明忘年進之時有過善之譚三日不命  
索不自覺紙之飛也五日不握袂不自覺趾之前也凝  
明每損衣長嘯撫几向余曰吾生而疏節骨體不媚無  
論後世卽今誰相知定吾文與人者意蓋以知已一人

屬余也二十年來言猶在耳嗟乎非余狀凝明而誰狀  
哉惟是余之不忍狀凝明者有五王氏之在梁溪比於  
晉琅邪凝明曾大父禮部九嶷公與伯子編脩堯衢公  
並以才藻入翰林爲古士九巖公生鴻臚梁川公梁川  
公生郡庠彥麟郊公才而無年論者以方琅邪之長豫  
云凝明旣蚤失怙又終鮮兄弟念青鹽一綫侵尋中替  
計欲奮起孤身手還舊物所爲砥礪新膽者幾於晝劑  
荆而夜然松而齒垂壯始青其衿且隸脩文之錄矣凝  
明年十五六讀左傳至秦百里孟明事畧曰此一孟明

者始累囚而終佐伯豈非古稱拂亂而動忍三折肱成

良醫者乎蓋其中所自矢已情見乎詞而竟抱此恨恨  
此余不忍狀凝明一也凝明幼具殊慧麟郊公奇愛之  
與毋秦太孺人遞弄之掌上甫就塾師卽有倍年之課  
已從時師學爲舉子業厭棄時模銳欲成一家言于今  
文不好所爲駢麗明暢而好其險僻窈窕者所手鈔管  
韓鴻烈數家用自欣賞朱墨淋漓摩娑不去故揮毫落  
紙多拔新義於向郭之外嘗一下帷檣李之祥符寺再  
與吾黨尋盟九龍二三兄弟片言道合意氣千雲然無

不推凝明龍象者吾黨社中約法嚴于三尺或迫則用  
率爾語得寬政爲幸凝明獨矜貴不輕下隻字曰吾奈  
何以數縉之責易吾一日之千秋哉蓋子美所謂性僻  
耽佳句于鱗所謂勿讀唐以後書於凝明見之而中道  
賁志國門之毅旣已寂寂名山之價亦復寥寥此余不  
忍狀凝明二也凝明歲歲清峙雙眸如電方在襁褓乳  
母試令啼終不啼試令笑終不笑四五歲時與羣兒夜  
嬉或爲鬼嘯以怖之羣兒賦走凝明恬不動識者謂此

子

精神大於身矣已稍與世作緣益孤立行一意遇不平  
事涉如大在臬遇不如意人刻如鐵在肩遇一切折腰  
鵠齒柔而善蹙者杌如芒在背偃蹇不足譙訶繼之日  
謂如物着喉不狂嘔則不快仰櫻當世顯盛或虞禍巨  
測凝明掉頭去不顧也吾黨品藻凝明謂於聖門當列  
季路之林令得席寸柄小兒頭角定不似今首鼠兩端  
容容微福者而蘭摧玉折卒爲蕭艾所擲榆此余不忍  
狀凝明三也凝明旣不得志於制舉則旁肆其力於詩  
詞又不足則託之書禪醫奕詩詞匠心獨妙有襄陽之

風書則翩然睨松雪而上之禪理霏霏可攀提黃柏臨  
濟間臂不執方奕不按局而一特國手並惶恐謝不如  
或舉以似凝明凝明曰是能名凝明非能名凝明者也  
步兵之屐中版之鍛爲足盡步兵中散乎哉蓋凝明所  
謂無聊遣寄不欲自名者類如此甚或流連瓢杓醉後  
耳熱搔首問天曰世又將以吾爲酒人耶嗟乎其意遠  
而悲矣此余不忍狀凝明四也凝明風格近晉人甲辰  
歲與余弟息開邑西華藏寺寺枕山就湖爲宋張脩王  
賜葬地凝明愛其幽敞有終焉之志每馳書相詡以爲

遊仙行不可無賦性好客清言雅會諧謔間作古體嘉  
殺咄嗟取辨問杖頭錢不給則秦太孺人脫簪珥佐之  
又不給則子母家錢佐之謂吾寧囊空毋鉗壁一日同  
吾黨飲友人許意期期不嫌謂余兄弟明與振公偕來  
振公者同社黃子麟趾亦豪爽潤達士也時迫除夕  
矣已如期往則凝明方佇立庭柯下迎余三人笑而入  
罔鐘快飲飲半聞外氏家變踉蹌別去戒平頭疋酒以  
送余三人自爲主賓酬復無已凝明歸則漏已下四十  
刻見余三人訝且喜復命太白徹晨鍾而散于時覺竹

林金谷諸人可夷然不屑而觀此雖近藐若山河此余  
不忍狀凝明五也雖然余之不忍不狀凝明者亦有五  
凝明率情自往多直少支而特婉孌有至性乙酉喪麟  
郊公甫十齡耳哀感悲號擗搥備禮人嘖嘖麟郊公有  
子居平偶及麟郊公卽吾黨酒等茗椀間意色怡然晤  
言頃廢奉泰太孺人晨昏膝下或出外作宿春糧游則  
寒輿陰晴往來縈臆每自傷不能致青雲而煩太孺人  
十指輒泣涕下沾襟方病劇時思以身故刺太孺人心  
猶強起臨飾爲好言慰太孺人已太漸拊膺嘆曰傷哉

吾母以草年失壯子也吾年來多躁多怒此皆病誣吾  
自知之不能自療乃用兩孤累吾母吾不得比人子哉  
輒又泣涕下沾襟久之或勸以處分家事則應曰誰然  
竟無所處分示太孺人在不敢專也而太孺人痛念凝  
明亦亦卽世余始悉其母子間事知凝明孺子慕益生  
死以之矣所不忍不狀凝明者一凝明標持峻整乍而  
對恍惚百尺樓上稍習之更寬然長者披端微委款曲  
倍至所訂金蘭薄落落不數人歡情休暢逾于律夢急  
難相怪亦不戒鵠領之誼間有茂孝遠屬坐困葛藟爲

非時之叩卽解衣授餐曾無德色口偶然爾何足道或  
知交一小誤至投袂而起面發赤而靜未幾解頤批之  
矣于少年場軒輊車上解者痛嫉之幾欲嚙其面然提  
獎後進孜孜如渴又幾欲垂脩綆立引之天門蓋世乎  
平生不解藏人善者自吾識凝明視凝明所與交或旋  
真爲喜或釋憾爲德亦或終其身喻喻訾訾于凝明卽  
吾黨不能開其口而凝明城府豁然第人負凝明無  
疑明負人也所不忍不狀凝明者二凝明苦爲讎案語  
僻單環坐偶發一論動心駭聽至聞責互起旁欲抵牾

則必援今古申之暢其說而後止或向儒拾人牙慧傳  
合義根則搔首提鼻示不可暫忍之色不得則漫謝之  
曰若卽語諄諄如吾聽藐藐何于是一時不同調者咸  
目凝明狂生狂生而凝明堅義送難悉根理要至論忠  
孝大節一字不肯借人暇與吾黨評騭諸葛武侯韓魏  
公文信國及國朝于忠肅諸君子悲歌慷慨卓然有  
尚友百代之想稍及榮貴勢利中事卽寂如挑便土偶  
矣古有放言憤世不詭六道者凝明其人乎所不忍不  
狀凝明者三凝明簡斤俗務生既華胄時用阮仲容猶

鼻布慚自擬于持籌握筭非惟情不諧性亦不諧而揣  
摩當世大計多鑿鑿可承金石壽丹青吾黨間有疑事  
就凝明射覆不兩言撥雲覩日矣所最厭者踴行纖步  
隨人腳踪然檢抑仍不爽咫尺自昔年前材于此偶隊  
中丙申至庚子三戰三負而未嘗一走間道取勝曰吾  
不知世有所謂陽鱉魚也余曾論凝明是大事不問塗  
言嚶嚶行則蹙蹙者而耳食者不盡解也嗟乎凝明豈  
耳食者之所解哉所不忍不狀凝明者四凝明高恬冥  
曠不斤斤向來人問渡或與同人講究說故紙云何云

何則大呼何來此鑿鑿語而分肌擘理若然可玄  
程子毛氏詩尤沉潛而得之風雨鷗鳴之變沙臣  
遷客之思政從幽寂頓折中恍見生面疑明亦雅自負  
吾卽不偶于時然將次風雅自足揚扆千古但以質字  
筌句擇者未免河漢耳憶吾嘗樽酒細論有深於詩學  
者舉詩名家某某第一流某某第二流疑明意視之瘦  
如也時疑明爲大耳誰知其苦心自得于要妙之際  
哉所不忍不狀疑明者五嗟乎余所不忍狀疑明者淚  
與楮俱卽余亦不能自卒其亂而余所不忍不狀疑明

者冀以枯腸秃管追韻人夢寐於二十年之前恐屋梁  
顏色亦杳乎不可問也然則余終無以狀疑明哉是無  
若曼脩狀疑明之真也口體似弱而志則壯膚近清而  
神則腴于世法不甚嬰心而中藏經緯處家近脫畧而  
實不以小者近者妨遠大之圖布袍敝屣簞簞如老儒  
而振掌今古談笑風生則令人驚其神駿而酒焉心折  
名不出鄉閭身不都通顯而意之所旗必在照汗青而  
銘姓氏于尚呂斯言也曼脩自謂得其似余以爲寫其  
生矣則又無若疑明自狀之真也疑明之言曰失今人

起古人吾卽不恨失古人遇今人吾深羞之又曰文章  
者取以模勢古初描畫臆臆若借他人之鬚眉署自己  
之部位卽生韻已盡而神貌胡以得昂斯言也疑明蓋  
以文自況乎或又疑疑明達生似漆園叟何不齊榮辱  
寔得喪區區玉臂鼠肝胡有于疑明而觸物惆悵顧影  
自憐龍性未馴爲翔已鍛得無小損疑明之曠遠嗟乎  
士薄進賢冠易耳其先世風流文采照耀人倫而又自  
負其才氣推排不偶至與憤於積薪增悲于伏檻上不  
得振高曾之貽裘下不得抒胸懷之視壘乃欲其隱默

自寬忍人熏灼視人眉宇豈易言哉豈易言哉語云貧  
賤驕人爲一身易爲君父難噫亦可以觀疑明之志矣  
前是疑明秋山夜坐嶽氣見侵病旋作旋止已集友人  
齋頭值拂意事歸歸途風雨驟劇疑明挾一小奚蹣蹣  
行雨中暴風滅燈徬徨抵舍疾大作遂不起余時讀書  
涇里比歸趨往訊疑明疑明傳語珍重且馳赫蹏相示  
曰已矣吾道義肝胆唯君家兄弟極欲一見畧抒悶懷  
正恐見時腸寸寸裂不復堪措一語耳余得之凄然哽  
咽比再往涇里歸則疑明瑟撤矣嗟乎疑明一生以山

水朋友爲性命而爲德不辭反殞其身天之報施是耶  
非耶余所爲扼腕椎心淚竭而繼之以血也疑明家故  
饒藏書經子百家外率多異本縹囊玉軸楚楚几案垂  
絕時躬自封識手一鎗昇尤孺人曰此吾一生心血也  
見解讀此則善矣不然慎無輕授已尤孺人攜曼脩兄  
弟泣而前至此號咷者何地疑明默不應第微吁曰吾  
生平恨此事未了復何言曼脩感其語與弟平倩發憤  
讀父書飛鸞絕跡遂以領袖詞苑然則天之報施其在  
有而無無而有之間哉疑明先見夢曼脩愁服瘁容似

怨別狀曼脩將弟時再見夢常服藥容似欣慰狀故知  
疑明神理綿綿不與形骸俱盡然疑明非專以一第望  
後人者曼脩清心澄澤定興之治最於輩下馭龍長途  
馳騁千里方自此始嗟乎此疑明之所以喜也疑明諱  
某生萬曆乙亥卒萬曆乙巳得年僅三十有一配尤孺  
人子二長某卽曼脩壬戌進士今任南京禮部儀制司  
主事娶華次某卽平倩郡諸生娶疑明以萬曆葬  
時曼脩兄弟尚幼未皇剛揚先懿微賁鸞龍茲特  
藉手余不佞轉乞不朽於立言大君子以完二十年

未完之事坡公曰傳神者得其意思之所在而已凡余  
所爲狀疑明者有漏無溢要皆其意思之所在也伏惟  
椽筆賜之頰上三毛則豈惟曼脩兄弟世世嘉賴卽余  
不佞得無負疑明一人知己之盟而稍寬二十年一日  
之懷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先父廣西平樂府儒學教授 勅封翰林院編修

文林郎涵虛府君行狀

嗚呼不肖而忍狀吾父哉人知吾父之備福而不知實未享一日之福也吾父於先大父稱令子而吾季見背萬里決視間闕叢棘中是爲令子未享令子之福於不肖兄弟稱賢父而不肖輩垂翅有幸晚始釋褐顧迂疎不諳時務則又皆吾父代以屢薄臨深之日也是爲賢父未享賢父之福獨冠有聲詞苑稱名士而七試南北闕俱抱璞歸是爲名士未享名士之福分訓東安人欽

蕭宇居文集

涵虛行狀

七

卷七

模範稱明師而當萬曆末年巡方薦剡數歲一上吾父又性不習資緣雖當事者雅重吾父僅循資遷西粵一覽是爲明師未享明師之福平生被服仁義至老不怠稱古人而食餼無幾茹荼半之仰頃微縣之期但得延以數月無論不肖星馳歸里可再奉德音而提書自南恩章自北亦堪佐吾父開懷進一卮矣然竟不能待也是爲古人未享古人之福嗟乎此不肖兄弟所爲心絕志悲淚枯而繼以血也已又忍痛思之吾父所生不能盡得於天者或藉立言大君子爲錫千秋之筆以補之

叩不肖兄弟獲免於有善弗知知而弗傳之議是吾父失之咫而得之尋也用是敢偷殘喘據不肖兄弟所記憶合之吾母所提命稍爲詮次備採擇焉吾父馬姓諱希尹字惟任別號涵虛先世爲楚王殷後南唐時遷其族於金陵數傳至廷鸞仕宋爲翰林侍讀元末有真一者自金陵避亂錫之延祥鄉後塘里家焉子孫世有隱德五傳至怡開公諱珮力田工詩書號長者怡開公生東畦公諱鈍博學能文動必古處六應京兆試不售所教授弟子多顯名詩率爾落句有蘇州香山之風東畦

蕭宇居文集

涵虛行狀

六

卷七

公生竹崖公諱濂是爲先大父以嘉靖丙午魁其經庚戌第進士一生清介耿直筮仕仙居令終桂林守並祀名宦生吾父兄弟五人吾父行居四與叔太虛公俱生祖毋陸孺人出吾父生而奇慧成童時操筆數千言皆入其玄中先大父絕憐之以爲類已先大父官粵西吾父與叔從之粵西已先大父病歸歿於武昌之鯨洲吾父時年十四先大父執手囑曰歐陽文忠公四歲而孤卒爲宋名臣汝年過其十矣勉自豎立以成吾志吾父聞言慟絕而甦後每追述斯語輒流涕沾裳或譚楚山

川至武昌者西望哽咽無異春秋霜露之感也先大父薄具中人產吾父所受不及十分之一吾父置弗問但取圖書數卷時對之摩娑而泣曰先人手澤惟此而已一二老僕微有知識私語以爲此當繼家聲特吾輩難待炊熟爾餘且有陰笑爲驥者吾父亦置弗問邑先達少司寇嚴公偶見不肖章猶娓娓引爲佳話也當先大父守粵西值征古田拮据軍興或傳首章銀豹已獲者制府欲據以報功先大父心知其廣持不可已卒獲銀豹制府慚且悲叙功獨遺先大父坐是止量移轉

運兩浙而先大父病矣吾父時舉遺事及此泣數行下曰三年之舉而鬱鬱沉諸宿草子孫之責也夫不肖兄弟聞之則亦泣數行下已從大政記諸編覆銀豹事悉合然念誰如吾父以十四歲幼孤而了其情形顛末似曾爲壁上觀者先大父令仙居時吾父尚未生不能詳其治蹟獨手所爲衡德亭去思碑記恒烏烏終日適玉峰顧台室先生嗣爲令友人王仲至從先生所馳示邑志始知先大父爲本朝名宦第二人且載其去時有民送兩行淚官行一擔書之謠吾父悲喜聯集如起先

大父九京而啓咳之也曰微仲至子孫不知祖父之有甘棠矣客歲金沙友人蔣楚珍司理天台請祀先大父學宮而哀其碑碣諸刻縈縈新之吾父見之泣曰嗟乎今日孰有披陳根縣諸日月者吾世世子孫毋忘蔣公也先大父既歿事嫡祖母金宜人生祖母陸孺人皆盡孝陸孺人督吾父嚴金宜人特劑以寬一日偶嬉于宜人側墜器及宜人趾宜人思孺人之見嗔也爲誠而隱之吾父頻以語不肖輩且泣曰如宜人之德寧愧在桑吾諸兄式微矣後宜有興者陸孺人明達具丈夫氣先

大父宦輒所至必偕如考較則力主寒門訊讞則力求生道以至監督鳳陽倉儲而却庫羨萬餘金所得孺人內助居多既携吾父及叔從粵西歸日惴惴如魚肉之在刀俎幸吾父爲諸生事小定而吾父痛定思痛低徊孺慕猶孺人相依爲命之時曰吾父所以獲有其千秋吾兄弟所以獲有其一日者毋也語已輒泣不止吾前母吾母相嗣盡孝養絮修簪儻拳搆而進惟恐失孺人指稍不當則吾父踟躕移日或偕吾母繼以長跽孺人有一胞弟老且貧來就養吾父吾父朝饔夕飧無饒色



且時所館穀周之有兩從侄虛亭虛閣賈於楚而虛亭  
翁尤負俊游諸賢豪間孺人鍾愛之猶子吾父於締好  
亦同璫篋孺人壽六袞虛亭翁卽選蜀材以備百季從  
吾父之志也孺人歿吾父齒逾家杖矣槐塊歆粥悉合  
古禮泣謂不肯兄弟口嗟乎汝祖母幾幾望吾以及汝  
兄弟而無以瞑其目也則手次孺人遺事數十條將爲  
牋牘片石地而事有難顯言者終緘而秘之旣曰吾姑  
指指先生留此潯潯者痕以示子若孫設權厝之日憑  
修長成矣動行路迄二十季梧捲偶觸未始不淚零如

雨也先世墓道有二一龍吟一鵝湖相距六十餘里祭  
掃必以其時分至伏臘祇祀家廟愛慈致幾几珍羞鮮  
味未經薦新弗敢嘗雖廣坐中親朋強之舉箸終托他  
詞以謝逢大姑母忌辰則縞衣蔬食真有持以終身之  
喪者叔少吾父六歲艱險共嘗在原之誼老而彌篤生  
大姊歿盡推室中藏予叔而附身附棺什任其入猶噴  
石語不肯兄弟曰區區解衣授粲無能爲汝叔療饑奈  
何或家庭良會酒後輒用少時事相慰藉裝自粵西歸  
叔適鑄一所弄紙球其同或疑其藏金也競跡之跡之

急得之愈堅吾父叱令擲去各輟哈而散一日偶語及  
此相笑也已而相悲思之景猶昨也而吾父與叔俱已  
矣諸伯初權上吏不久廢箸非時之叩雖窮鄉必宛轉  
應之兄馮閩與吾父偕飯於庠三伯父坐壁懸諸庠師  
請兄之飯而并及吾父晤時墨墨見色吾父笑曰何害  
吾金卽兄金也徑可以將孝吾不可以將弟乎二伯父  
鬻田某氏價小輕吾父爲直之歸其膏腴數畝囑曰謹  
守之兄菟裘計盡是矣而亡何又他轡吾父末如之何  
一太息而已生大姊初于諸伯或不能忍已憫其中落

來則飲之食之見其子弟更教誨之吾父喜而致頌曰  
非毋固無能作此意表行事或援先大父初歿時爲言  
吾父感頌曰吾知好耳惡知尤且田宅身外物而以間  
吾先人一氣哉吾前毋賢而天吾父爲之祔妻入肝脾  
對徐氏外大父母始終執半子禮不衰或親明星有爛  
秋歿頃涕至忌辰吾母肅而薦諸寢室吾父戒勿令男  
僕近前曰是生平未聞相外聲者而吾前母亦時著靈  
爽自不肯兄弟病痿疾痛旁及中饋米鹽醢醬之屬無  
不示之夢夢中與吾母歡若姊妹行也吾父精誠感之

深矣吾母丁歸時吾父焚焉屏諸生而外大父家姻屬  
貴顯駭異交錯吾父岸視不爲下外大父陰識之吾母  
裝遺頗感半入債家吾母操十指爲生身啖糠衣麤而  
節腹以飽不肖兄弟外大父好語謂吾母安之婚必非  
謂終者外大父分訓太平吾父不遺餘力介知交齒  
乎爲持揚効而會葬業執紼送之葬畢幸不肖徒步十  
餘里臨其穴曰吾心感其知己之言以示勿緩也吾父  
天性真率于倫理間有記思無記過寧從厚無從薄類  
如此莫先生純卿故詞壇名碩生大母脫簪珥爲吾父

具贊延之家塾一時傳稱職舉而先生亦雅好吾父爲  
針水引之韻頰彥會聲用大起顧先生<sup>中</sup>天無子配某  
夫人依斯以君吾父每念之泫然曰吾得無肖吾父箕  
裘者先生力也歲時問候某夫人如先生存時猶默以  
未報先生恩爲歉古記心喪不啻過之家受旣寡僅二  
頃墮溺之未能給而稅則必完且必先至不肖通藉尤  
諄諄以諭饒鎬者曰林下人君臣之義止此一綫吾雖  
貧不忍後也當分訓妻東過春秋兩仲丁暨三大節嵩  
呼之且執玉捧盃屏息竟夜幸無實墜則喜動眉宇戊

寅不肖奉使諸藩取道里門吾父盛衣冠送之門  
曰汝爲朝廷馳驅萬里俾三省父老扶杖頌聖天  
子德意吾敢作尋常河梁分手耶不肖躬履將事歸拜  
吾父堂下撫摩慰勞如欲加諸膝者所云民生於三事  
之如一吾父庶幾無愧使得立朝端小見丰采忠孝  
大節必當屹然中流之砥而僅以鄉祭酒老嗚呼此不  
肖兄弟所爲心絕志悲淚簪以血而不能已也吾父少  
稟異才前後奉先大父母諱不得試輒爲諸生冠軍  
學仕者李公擊節奇賞已接<sup>口</sup>及前茅邑先達爭虛席

間函丈奉之監司郡邑大夫亦多爲易衣改席者如太  
守潛江歐陽公邑令豐城李公漳浦林公並當世大賢  
獎識尤踰恒等而吾父寶身如璧耻挾赫蹏之贖以思  
清燕諸公每舉以風諸生曰如馬君何至世有陽鱉魚  
也矣卯不肖以童子試第一隨吾父入長干吾父尚勃  
勃作封狼豕背意而割前不一月輒病病小愈歎曰吾  
几棘試無不病者此戰爲背城矣又如有物焉敗之命  
也其將食報於小子乎而不肖率意縱筆幾雋復落吾  
父則時味少壯不努力二語自責意實爲不肖兄弟警

舉也丁卯張子九服寓吾錫提書夜至九服固亦吾父  
倚今日之而且晚請增綴者時猶岌岌未免七人之  
吾父聞而任喜無減二彥與不肖兄弟之偕舉也曹子  
克宗尊人周翰先生爲鳳谷石交亢宗兄弟誠在得失  
周吾父日夜望其舉則又無減於望不肖兄弟之舉也  
吾父撫事人士如子弟喪人士過錫必問馬先生安否  
停舟請謁亦復似親子弟見其父兄嗟乎使吾父得遂  
其志用一同自異所謂後世子孫祠我不如桐鄉祠我  
寧遠多讓而僅以博士師老此又不肖兄弟所爲心絕

志悲淚繼以血而不能已也吾父一生不妄交交必各  
勝少受知顧端文公兄弟暨奉常陳先生呼以小友已  
與高忠憲公暨少司空聞適葉先生輩同補辛巳博士  
弟子又與周文簡公暨尚寶玄臺薛先生俱所下先生  
如處于先生親宗方堯賈先生輩同社道義切磋無間  
展文然落落落落交即諸先生尊顯擁皋比仍敦布衣風  
雅不屑爲操以盛折之態意所獨得侃侃發舒無一語  
依側諸先生彌重之葉先生赴南太嘗念吾父食貧手  
五十金相贈吾父襲之簡中歸時手而還之封識宛然

先生固清德絕世則驚歎謂君殆清畏人知者而辛巳  
同譜如弦所張先生蠡陽華先生輩尤稱碩果蠡陽先  
生故延吾父于研席其尊人及泉翁深器重吾父締忘  
年交吾父心佩之以季妹字先生長子毀玉逮先生及  
毀玉俱謝世而念及泉翁猶惻然不禁人琴之慟也弦  
所先生晚從濟上歸兩皆養重時聞聲見思顧先生餉  
一箬器輒謝去曰老人不耐以長物爲煩朋友來而不  
往非禮也與還葉先生贈金事雖大小不同逾以徵吾  
父介性云至濟川張先生養泰王先生冲凡稽先生海

陽施先生皆同譜同社濟川先生守桂林周旋先大父  
俎豆徽音復振吾父於其身後怡懷特深曾以更孫見  
苦立趣不肖解之曰廉吏子餒矣其能支乎冲凡先生  
故貴公子一見不肖於孩抱即訂婚媾時吾父家四壁  
立也無何女嚮吾父每提不肖曰是能爲歲寒交者兒  
他日即貴母相忘海陽先生少與吾父出入必共而養  
泰先生則吾父夙兄事之不肖女字海陽先生子女孫  
字養泰先生曾孫吾父喜爲加一餐曰兒能念吾金蘭  
甚善雖然配女法不外是矣兒識之不肖謹勸其言因

憶吾父生死交情更僕數未易終但自所觀一二勝集  
鴻軒鳳舉論文而不肖兄弟挾書策以從引酌而不肖  
兄弟執盃俎以待真覺形骸盡脫神爽爲開而今如庚  
系畏蠱之不可卽矣不肖兄弟蚤歲亦多四方交二三  
友鼓遠或命駕近而攜履栢庭賞奇吾父愛敬之浮於  
不肖兄弟之愛敬吾父執以至及門問字之彥片言合  
道撫几稱快率然邂逅款語移晷憶客秋徐子爾贊赴  
黃岡吾父宵分聚首參橫斗轉猶飛觴趣飲而後別也  
嗚呼吾父沒後向誰論平原肝胆哉吾父夙厲風節壯

年爲不肖兄弟朗誦出師陳情諸表正氣歌音吐如雷  
聞幽貞未顯恨不卽表章之萬曆間折檻伏蒲名賢林  
立每道其姓字遞流於類自食餼後里中推舉節烈孝  
行鄉先賢鄉飲賓介等以得吾父領袖爲榮有持寸紙  
請門者面發願拒之曰吾緇衣之好而爲市歎仲妹嫁  
何甫月而寢矢節甚苦兒媳鄭氏未字堅從一之志吾  
父於諸子女中特加欽重語不肖兄弟曰朱紫易得此  
不易也天厚吾家多矣若輩阻勉忠孝以報之邇冠  
父託憂之至廢餐寢間有規避處鐸者憤然舉先大父

事謂不肖兄弟曰昔 入宜大遼報方棘廷議贊餉者  
衆皆心慄爾祖時初第慷慨請往卒賴以濟燃眉噫此  
道今人棄如土乎爲汎瀾久之餘或觸事感衷則寄之  
詩歌曰聊存野議以愧容容者讀者謂忠愛之思彷彿  
子美夔州諸什也平時恂恂修謹逢宴會皆必講均  
禮間一失色於人儼焉如不終朝而公義激發鼻端拂  
拂不自知其音容俱變萬曆間臺檄下郡邑采諸名臣  
事蹟邑有欲抑邵文莊公第二者吾父向學師諍甚力  
曰今日之事不過爲文莊無子孫耳若少知讀書明理

義誰非文莊子孫乎學師知不可奪卒首文莊公丙午  
丁未間邑父母林公鼎新營舍邑多思乘爲與府者吾  
父手草祝 先師文稿經始之日出袖中大聲誦之聽  
者色動其人遂辟易去澄江鏡軒金翁廉而善心計衆  
議舉以視工吾父命吾弟親往敦趣之至而隆禮優之  
翁故耻岐岐自污纖悉並登文簿吾父則握管代之典  
記翁又負骨不受人陵踐吾父則戒童子謹伺顏色無  
失長者歛工裝特爲七言四律贈其行翁以吾父故亦  
惟力是視一如夷門監之願爲信陵死也或謂吾父公

事何獨相累曰惡是何言不曰宮牆水木本原乎癸亥  
邑父母劉公議築塘懇吾父與葉先生董其成工未半  
葉先生赴甯都屬吾父專任之經費出入不一假手於  
僮指今冊在敝篋竹頭木屑吾父手筆猶與口碑俱新  
也吾父暮夜四知凜逾杲日自垂簾至大耋誓勿受無  
名一錢斗室之內空囊蓋澁酒如白蟻或諷其稍從達  
節笑曰休矣安有白頭婦而更節者晚年益遵儉約  
月持十齋甚嚴曰老人非祈福以惜福耳然至子侄輩  
延師則傳論中饋視昔加益焉而友朋過從務傾筐倒

篋爲快倘供具稍薄未能令嘉賓盡驩悻悻如負芒刺  
曰清白家縱不敢具品奈何以爲節而儉其師若友乎  
性又好施子卽有僞爲枯魚之狀以弓升斗者必不令  
徒手去不肯見弟或逆詐以自笑曰君子可欺以方不  
顧汝曹察見淵魚也宗人多寡不能治生見之則咨嗟  
頻顧時津津文正義田事笑曰吾今言此何異夷齊而  
譚京砥然了吾志在兒曹矣遇諸佃率用寬政冬夏之  
輸必親蒞之曰萬一諸僕漁及額外豈刻肉醫瘡者所  
堪哉一日午出僕有擒遁佃而繫之者詢知其家病疫

幾盡瘳且駭之爲飯而縱去獨其租七石餘勿問吾母  
魯夢神語云待佃克後當大獲善慶乃知吾父之心爲  
良田也自費東還林居近二十年先後六舉鄉飲賓止  
一再赴之餘輒匿影謝去卽郡邑多年講風好自公事  
外無私謁其持斧至者若世培祁公雲翼王公推如蘭  
之雅式廬致敬終未能一視其面而至於出者負覆  
盆不得明輒命不肯見弟爲婉悉白其事曰吾將待此  
而後下食不肯官京師每家訊至及東南民力愀乎如  
有餘恫甲戌不肯歸沐兩值流氛震鄰隨諸先達拮据

守禦吾父輒懲過之曰曲突徙薪真吾輩事蓋所謂病  
瘵乃身又非止經子白全者門下從游者于戶或負  
笈不遠數百里東或掃榻期吾父不遠數百里兄之指  
其高第去者若賀中冷司馬王砥中臬副執誼逾肺附  
且並著重名然未嘗借一爲聲價卽宦游之地未嘗先  
通一竿牘但相見則勉以立身報國無負期許夙心而  
有行隨之齒受業最先班白未第如方樵周先生卽渚  
丁先生輩爲追時昔而傷遲暮雖雲樹阻修時欲望衡  
對宇也家人產雅所不問巨賸或乘間給以通財而積

子母錢相窘至歲除猶苦嗟惜中夜未得一貼枕睡然對其人仍坦然海鷗鳥狎之嘗爲嫗友鳩入義盟因二三其德者局未終而寒人負吾父悉聽之子虛亡是吾父負人則循環胸臆寤寐引慚如戊寅歲手十金付不肖曰此負草所張翁會銀未還者亟致之時翁沒已十餘年去結盟時且四十餘年卽張氏昆季亦愕不測所從來也不肖兄弟時私論吾父體和而氣加勁性約而情加豐度寬而守加嚴骨冷而腸加熱所云渾金璞玉人欽其寶莫能名其器而不得一登球壁之林顧僅以

山輝澤媚老此又不肖兄弟所謂心絕志悲淚繼以血而不能已也不肖兄弟六七歲始知學隻字皆吾父指授晨寢雖酣促呼就塾夜還內猶未許覓聚栗責令詳誦畫所習者曾寒夜命題五易蔡弗善抽毫手瘁幾作苦吟詩瘦吾父召而語曰吾非不欲姑息恐誤汝曹耳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此汝曾大父所以訓汝大父也不肖兄弟幼無他嗜十餘歲猶日服一布袍不知羅綺纂組爲何物吾父謂吾母曰統綳之子少成若性兒曹欲振衣千仞須自此立足耳辛未得不肖庶嘗報以

吾母所製布衣數種珍重寄勉謂兒卽紫履青綾顧慈母手中線應無改日服布袍時也戊寅吾弟以薦試州守吾父所寄勉者一如不肖侄瑞童而能文兒壬玉筆亦負異吾父深致留視之期然微涉世法卽用顏色代譙讓矣幼兒丙玉甫知言笑繞吾父膝前移刻不見傳命呼之而衣飾稍華艷形於面曰教兒當如是耶意尤不容容祿賓見輕客卽所往來夙游或假穀勢小爲不法于里立時謝却語不肖兄弟此輩工於借端口惠而實不至宜謹防之又語兒輩云近緇得黑汝輩識未定

尤不可不慎也少壯時見有貴而爲契輪于鄉者切齒痛之自不肖兄弟獲雋後嚴城家僕雖與人勃谿之舉必加重創曰此輩何知明吸百姓脂膏正陰削吾家元氣耳識者歎爲格言癸亥春不肖在都吾弟在山有鄉民投控一揭卽手函示弟云吾自汝兄弟微茫祖宗並登賢書謹循故步罔敢屑越及汝兄叨甲榜列秘署吾與汝倍凜冰淵如果有捏借欺鄉愚者豈惟損汝兄弟名節我祖宗九原亦深痛憤倘坐視厥罪安歸其嚴諭速峻以保身家繇是宗黨聞之人人如負霜然不知其

雨露之者遠矣邇者百事簡却賦六絕句見志一勿與  
公書名曰嗟我林泉一腐儒有何品望重當塗漫從諸  
老投公札寧笑石邊松性孤二勿爲詞訟囑曰百訟都  
緣意不平持平全在吏公明徇私干請徒撓法肺石沉  
冤何處鳴三勿處親友事曰至親誼友戚休同渡海豈  
忘舟遇風年朽蕪張非我事因人鼓舌愧梁鴻四勿發  
薦引啓曰術家禍福總玄虛一悞主人難再祛薦牘從  
來無半字請君他處覓吹噓五勿赴特設宴曰每恨五  
侯競作鯖素心殊厭鼎中烹溫公舊會何真率欲挽顏

風蚤傲行六勿諾題主請曰仁孝相招未忍辭惜余筋  
骨謝髮時步趨拜跪俱艱澁勉諾應供達者咄讀之想  
見吾父高致飄焉物外真丈夫擊壤之遺也莊生稱天  
之君子人之小人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固憤世之語然  
而天之君子與人之君子合者難言之矣吾父光霽心  
期可質神明當赴婁東夢 關帝揖之曰君忠義士也  
而婁父老童穉亦無不慕說吾父者肩輿所過爭指曰  
曰吾州此好官耳里中月旦咸推吾父爲彥方太丘一  
流至漕軍之橫亦手額頌威德曾有一艘遇吾弟河西

務疾呼詢吾父福履再三致感荷然後去嗟乎此不亦  
天之君子與人之君子合者耶吾父素健杖屨足可支  
竟日立口可支竟日譚客座送迎不肖兄弟甚極引避  
而吾父與酣不輟卽抑所云夙興夜寐灑掃廷內於吾  
父直餘事耳不肖兄弟願謂吾父卽未望百歲然春秋  
當不下濟南生也丁丑抱微疴不數日尋勿藥戊寅抱  
微疴不數日尋又勿藥念不肖考績在邇屢咨進止曰  
吾幸身荷章服無藉兒曹汝前母汝前婦遲此責玄扁  
久矣奈何重負夫御窮者初憂聞 覃恩詔書出呼兒

壬玉前相欣慰且曰 國恩難報勉旃秀才以天下爲  
已任是汝師也嗚呼誰謂不半載而吾父遽棄不肖兄  
弟而逝哉不肖奉 命典豫章試因江上石郵馳傳三  
衢聞吾父病時愈時發且聞先後同差多便道歸省者  
亦抵家一省 吾父聞不肖歸語吾母欲巾櫛而出母力  
止之已詢不肖曰江西遠乎已又曰可行矣時不肖覆  
吾父脉尚王適怒一童子欲掌之舌端尚作鴻鐘響也  
嗚呼誰謂不半月而吾父遽棄不肖兄弟而逝哉吾父  
於理學不言躬行時書片紙曰某生平嚮善但願無疾

而亡兩年來雖神思小減而善氣不衰春正上元不肯兄弟張燈吾父之前堂酒盃情話凡三卜夜日數四扶筇出坐燈下與諸孫握手爲笑秋孟之朔微苦痰旋就平至易簣猶頻呼吾母脩焉如蛻不聞一呻吟聲也意吾父道力固足以赴其願乎吾父齒既高朋輩晨星特與嚴雲翁先生爲邑魯靈光每互得聞問互相怡悅不殊撫塵之游其沒也差池僅十餘日正人厭世抑亦有攜手同歸者耶太清泰翁吾父先下惟其家交莫逆而如雲戴翁則吾父素矜其孝友而磁景往還之最稔者

一率子餽藥于生前一率子誦經於歿後悲號叙故咀不可止雖兩翁誼至高然實吾父金石之忱有以動之清翁又爲吾弟言髮二子執經吾父門下吾父辟呬迴絕時師翁特加脩脯什之二以旌心吾父謝曰初議所未及也固請之終不可嗟乎非翁言孰爲言者然則吾父清畏人知獨還葉先生贈金一事哉吾父持論謂君子學狂不如學狷曾大父詩示大父云有歎不須頻仰尾有笑不須頻露齒稠人廣衆清議多貞靜端莊慎容止吾父時拈以參顏柳之訓卽與不肖兄弟課藝必主

傳註依法脉不肖兄弟或儻焉恣其筆者輒呵謂孺子乃敢謬言問語諸壻及甥亦勗之謹循惘惘以持門業曰吾自十四歲失怙徬徨絕險者六十七年而終免顛頓以有今日所恃小心兩字而已則又時厲聲自省曰一失足時千古恨再回頭時百年身蓋戰戰慄慄操之皓首吾父終始不敢忘先大父輝洲執手之囑也吾父故協夢於箴而得之者遵吾母命擇十二月十五日丁酉啟而奉吾父合焉大夫士三月而葬禮文有之然不肖畏此簡書含殮未親出闕聞訃晝夜疾趨歸而達

跪哀呼吾父已不可作方望望以有從弗及爲恨而又重以日遠之痛蓋馬鬣未封而腸寸裂矣倘微惠宗工下筆間之生面豈惟補吾父生前未脩之福庶所謂見乎其位聞乎其容聲者一展卷而愜然肅然也吾父沒不朽不肖兄弟沒亦不朽敢忍死九頻以請



秦太清七十壽序

余之知太清秦翁也自公安兄弟甲辰執經家君子門下而余兄弟亦以通家猶子事翁距今滄桑幾一更矣二十年老諸生遲徊名場萊牀欲穿卽司馬長卿見枚叔誰敢仍以璠璣相品者而翁意未嘗加京也已余兄弟相繼附賢書余又幸入直承明疇昔對面九疑者人記疇疇稱縞紵之好而翁意未嘗加熱也每父子兄弟庭除私語謂若翁者差不愧吾金蘭簿內乘車戴笠之盟登時中心藏之因念翁生平涉歷衰感亦如滄桑

滄寧居文集

秦太清序

卷八

中丞公握海內衡柄海內望影星奔以及於翁稍沾威囑如涉龍門而翁恂恂田禾將軍子自如也已中丞公中姜斐賞志以老翁內懷小旻之警而身支叢鏑於外延焉不爲飛鳥依人態自如也已公安兄弟漸多四方交諸孫瑤環瑜珥列於四席一時謂王氏門中優者龍次者虎而翁掩關持老氏之戒自如也故知翁胸中無人間涼熱不獨與余父子兄弟游然也然則翁自此卽見諸孫累笏重戟冠蓋日相望於典寧之里而翁循唐以走自如也翁卽爲國黃耆鄉飲之豆自五而加六

天子就見之問所欲言而翁不釋其恭自如也今年與配施孺人偕壽七袞孺人爲同卿懋楊先生女於翁惟不忝德曜諸率縈者屬余一言侑之余欲旁引諸史如所謂羨門赤喬之屬既非翁所樂聞若如抑所云慎重出語敬覆威儀無不嘉則翁生平已在不懼星淵之章矣安所取金錫圭璧而益諸切磋者無已有一言壽翁曰福在人顯其惜在翁願其享而已夫自來閭閻蟬聯之家列鼎鳴鐘而其主人儉焉如不終朝卽坎坎鼓我踴躍舞我而天下寒士不敢望之爲大厦是皆未

滄寧居文集

秦太清序

二

卷八

能享者也翁素服高曾之矩矱畢尚平之負公理所云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者翁有之樂天所云有水有竹有栗廩有書庫有琴亭者翁又有之翁弟於露夕花晨良朋萃止繹仲長樂志之論廢香山池上之篇風雪詠歸白堪偕二公視咲于千秋上下至翁傾身赴人阨困餒而餐寒而絮宵啼而棟宇者以百千計矣翁黽勉以進之繇宗黨逮其交好繇交好逮其鄉閭而濕沫與江湖翁可無分多寡觀也總之翁生於世百年則取世百年之樂而世有翁百年則食翁百

年之德翁之爲壽不亦大乎翁先世自兩孝子以下宗風門肖苑於人倫而其後人稱能守東海京陵遺范者必首以推翁是翁已振秦氏累世之全氣而爲之扶乘且翁生值 肅皇壽考之後而沐浴於 顯皇四十八年深仁厚澤之中今者諸孫蔚起影纓疊跡又適當明聖中興日月載期翁與孺人含飴以需三命正所謂天下有道我蔽子服之日是翁又承 盛明累朝之全氣而爲之尾間然則天所以福翁與借翁以造福者如置萬石歸於中衢而酌之未有既也故曰福在人願其惜

而在翁願其享也余與翁且觀甲辰至今三十年間其凝凝簡髮數米爲惜福者今幾人歸然稱魯靈光哉而風流賢達誦義無窮如前所引公理樂天諸君榮名金石獨起焉翁桑更易之外夫惜之與享其爲春秋孰多余故卽翁與孺人賜杖之歲爲十屋一壽之始而觀其所以終享之者翁如曰子多祝少規將無以老而舍我則抑之六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夫余之祝翁其亦猶抑志也

壽余荆楚七十序

德可見者陽也不可見者陰也周西伯之德至擬于日月照臨而史記之曰陰行善蓋德未有不積諸陰而麗諸陽者也落文正謂陰德如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然如漢于公宋王普國之券其後也陳文惠富文忠輩之壽考也不惟已知之天知之而人亦知之蓋德未有積諸陰而不麗諸陽者也甲子秋余掄士三楚得令司計誕北余君其人不鳴不躍類闇修有道者已詢知爲荆楚公子公筮令吾浙之吳興爲政清美民思之比于

荆鄉而以蘆簋見忌中含沙之蜚蕭然番索歸公默不自明一言也已改令廩丘席未溫值蓮妖變起雖未免爲地方受過然終賴公力收効系榆廩丘民至今勒石矢勿後而後令掩公功爲功且下石焉公遂以江離辟芷老矣公亦默不自明一言也誕北弱冠令金谿治績最百同以考功治常調誕北亦默不自明一言調得余邑山城彈丸於君折箠可理君理之一如金谿時有豪右爲刀俎於一方者引三尺繩之不少假君去未幾而豪右者食人尋爲人食矣於是余邑人人歸曲突之功

於君而君亦仍默不自明一言余乃知公父子之世爲  
德而不欲有其名也乃誕北之同年生米君頃齋章則  
又爲余言當公射覆旅壺時一往不磨之雋氣冷則棲  
於上書則棲於腕上幾令石竹遭之以香墨滿遭之  
以脫矣而霜蹄予于頻殿秋風未嘗一露才人唾壺之  
色卽公束脩自好去諱絕嫌奇昔供養之外蕭森若寒  
蟻吏其邑者咸椒蘭薦之而發光挫趾未嘗墮人蕭艾  
以自爲芳已午之空垂鐸漢東玄亭奇字絡繹奔赴無  
何分較滇南碧雞金馬之神望公水鏡且不禱而至而

公厭薄春華敦尚秋實未嘗沾沾私桃李而旌其門公  
既上第在曲江香騎間一時有美說公而願爲營食糲  
者公掉頭去不顧然默不言所以第曰吾未忍負三十  
年糟糠而已蓋公爲德而不有其名類如此余聞諸君  
言則益歎知公未盡因念今英流逕慕于鄉評朝論無  
不爭赫其名者至欲援彥方太丘少卿次翁輩顏頤而  
吹填飽於千載之上寥寥無一有先哲云望重朝紳不  
若信於寒微之友生交游滿天下不若使閭門之內與  
我同心如公復何愧斯語公今年當賜安車矣方坐擁

大小二酉說巫陽之遺蹟問柏庭之仙踪人世寒暄業  
飄風置之而一二同人如米君輩將借公以徵報於天  
借公七十年前之積修累行以徵公七十年後之硯履  
考祥而屬余一言中其說余惟歐陽廬陵有言爲善之  
堅堅於金石而眉山推命以爲夏商之季三仁退而飛  
廉進天人之道悖堯舜之世元愷用而四凶殛天人之  
道合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天人之道悖令相半  
夫公自廻翔諸生至登仕版寒矣而公爲德無倦王戎  
之等彌衡之刺阮藉之佗係途窮公總聞如也公所爲

堅於金石者固無俟覲齒鯨背而得之公家五子四孫  
衣冠統膝不減當年十六族而又生逢堯舜值天人之  
合知高岡鳴鳳誕北特爲之先耳公且從詩簡翅社中  
悠游以聽雖階而膺聖朝日秩就見之隆典卽前引于  
王諸公故事猶漢魏而下天人悖合參半寧足與公分  
路楊鑣乎哉余請遲公登百歲稱萬石君家泚筆記公  
事手一觴爲公侑曰德未有積諸陰而不飛諸陽者也  
復手一觴爲公告世之操蹄望歲者曰德未有積諸  
陰而麗諸陽者也此章無日吾父請與人知避席謝

唐母張太安人六十壽序

子之賢必以母著難乎其爲子母之賢必以子著難乎其爲母然未有不相合益章者也余向猶及見孝廉麗襄唐公如玉在璞莫能名其器公之子損占則品如玉虛之有冰心矣張太安人於麗襄公德耀也麗襄公早世太安人方盛年持節甚厲聲不出稠懷清景行之儔也是子即不必如損占而太安人之賢千古也唐族甲昆陵至襄文公逾大損占其烏衣子弟也於麗襄公茂弘之長豫也鍵戶讀書食貧自得又南阮之仲容也是

母即不必如太安人而損占之賢千古也然而太安人與損占其賢有相合益章者也方麗襄公之背損占也先業未竟素業蕭然駁有漂搖風雨之虞太安人子遺苦以課損占而身爲之桑土至損占錄名諸生成進士而太安人猶時相誡爾無忘吾吾無忘泮池流也令太安人稍涉世喧者損占不得安其冰鑒矣士既奉大廷無不願躡級要津即賢者低徊抱膝時亦念非是不能發抒所欲爲而損占情深將母遠巡廣文冷署告不忍一日離太安人膝下太安人樂之逾於世世父母之

願其子以要津也令損占稍因人熱者太安人不得安其菽水矣當損占在南容臺聖天子以臺省缺人詔改諸曹即聲實茂著者補之長安士大夫爭推轂損占而一麾出守乃得睢陽奉太安人驅馳蠲贍之地視之板輿輶軒遠覽近周者或疑天非所以爲損占慰太安人已損占用功高報最人望繼文白旆以爲元戎而飭勞誓息芄芑黍苗尚遲膏雨或疑天非所以爲太安人慰損占而余謂天正所以成太安人與損占之子母也記之言孝也先以事君之忠蒞官之敬而終以戰陳之勇

明乎孝不專於晨昏定省也睢陽當江淮要害北控大河南扼徐邳寓內推重鎮焉損占拜命適往繕城郭撫饑黎峙糗糧練軍實一孱書生屹然賢於百萬之師忠敬勇固足暴於天下矣有子如此此天所以慰太安人也蒙莊之志庖丁也非獨養生夫用世亦猶是也自西北苦寇郡邑之長幾於族庖月更刀矣其文無害者良庖之歲更刀耳損占治睢陽兩載睢陽人如不知有兵荒損占亦如無難乎睢陽之兵荒者聖明錫類朝陳情而文拜俞旨而又適值乎太安人過甲之年善刀藏之

以信太安人一觴經自今皆損占十九年而新發於禍之日也爲子如此此天所以慰損占也假使損占向在南曹用長安士大夫推轂爲臺省侃侃言天下事然隔垣而語義黃召杜安得如身爲龔黃召杜者之快抑太安人又安所親與只之歌而聞之也且夫損占卽爲臺省委蛇京華善飯無病而畏此簡書尸喪終憾又安所得請歸上太安人壽乎故知太安人者可無羨叔與軒也如損占者可無羨織文白旆也余所謂幸與子之賢相合益章者也余表兄秦華玉氏於損占爲總親且

姻好令長君子弢謁余一言爲壽余惟余之交於損占也繇執友唐三緘先生先生每向先君子輒譽損占爲難弟先君子每一接損占輒屬余兄弟時以素絲附近朱藍余因獲悉太安人內美輒向余母稱絕爲中壺之同心今得吮筆而佐賓筵亦猶先君子之志也若損占旦晚勿藥磨追鋒之召當依日光月華分輝愛五色以代爛采而詞人亦自有虞聖主賢臣之頌以壽太安人者其埃太安人百歲時天子做宋晉國太夫人故事賜手詔存問太安人北向手額老婦幸有子忠於朝廷損

占亦北向歸聖明幸念臣勞以施及其母然後知太安人與損占母子之賢果相合益章也

賀靖江陳寒山父母考最兼太夫人七十壽

漢制吏治循良入爲三公以示民牧之重漢興以來  
今天子勞心求莫復古典制縣令奏最晉入館局修  
屏妙選蓋亦求相才於循良之意而官僚風氣動與廟  
堂意旨相應故名令尹輩出卓然多公輔之器如江沙  
邑侯寒山陳公其應運而起者也余夙以聲氣晤知於  
公先從行讀習公之文已從燕邸習公之人已從江沙  
習公之治竊歎人與天之難兼也文無兼才政無兼美  
家無兼慶如公者其兼之矣昔黃初作者人握靈蛇孔

唐寧居文集

陳寒山序

十一

卷八

璋之章表元瑜之書記仲宣之詞賦公幹之五言子建  
猶以爲未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而公自經生帖括以  
及騷人韻士之章高文典冊飛書馳檄之言無不賅及  
人口李杜程朱晁賈班馬疑合并爲一人而成誦在心  
借書於手也今有之乎東西京兩循吏傳落落不數人  
但云奉職循理謹身帥先遂可爲治而後之論者至譏  
以爲唐虞三代之餽羊乃公宰江沙三載羣萃若處子  
疏渠若郭令禦盜若蔡俱師課士士起理賦清轉而  
而雨隨車驅蝗而蝗出界九江沙百姓所磨至郵集以

請於公者公談笑以慰之而烏啼吏散實明暗味未始  
以執掌廢也所云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  
酬應今有之乎公家世故雲霄之閭尊太翁功在嶺表  
組豆比于夷桑公受其治諸小試江城且奏三年最而  
太夫人適壽古稀樂只之歌載道以祝南山太夫人稱  
衆母之母方北向舉觴謝老婦無恙而公子又用茂才  
異等入對天子之廷矣一堂内外言樹之聲言蔽之棠  
言植之蔭而滋之蘭德音作範書帶爲香今有之乎余  
故曰人與天之難兼至公而無不兼也公政成矣旦暮

唐寧居文集

陳寒山序

三

卷八

入直承明海登三事以亭疑之管而兼視草以製錦之  
手而兼補袞以戴星問夜之心而兼擎天捧日余知公  
取諸江沙之治裕如矣夫宰相者總綱紀號令兼六曹  
庶政之務効諸國家者也一事理未敢居功一事不理  
無所辭罪故不惟聖天子以股肱心膂兼責之卽宇內  
士大夫頤頤傾慕風采亦以文武兢錄兼望之韓魏公  
曰才器須周四面今皆一百才爾斯言也余以次之公  
宰江沙時而願以進之公宰天下時也江沙諸縉紳先  
生懷公體澤徵言于余以爲嚆矢余惟世廟中先王父

今仙居仙居民思之不減仲卿之桐鄉百年寢蹟微公  
驚龍之藻披陳根以縣諸日月而今幸藉手効與人之  
誦顧見夷光歸情其貌愧公實多矣乃益自哂才之有  
限而歎公之兼至爲不可及也雖然余亦有微嘆於公  
者公能爲兼而不肯爲兼則公於我梁溪是也公治江  
沙旣處破竹數節之勢風美所扇如吳門雲間人冀得  
公而怙恃之然公不許也至梁溪與江沙同隸毘陵朝  
奉檄而夕可至凡虛令者再士若民翹蹇惟而怨後子  
者亦再然公終不許也公於江沙厚而梁溪薄乎江沙

諸寧居文集

陳寒山序

十三

卷八

諸縉紳先生則相與莞爾應曰吾江城何敢私公公宰  
天下提譚皆宇下也何有乎梁溪且夫河之潤九里入  
之照千里公兼梁溪而被以清襟久矣何必令梁溪哉  
余聞之乃益自哂其識之淺而公之兼至爲不可及也  
俟公他日奏綸扉大業太夫人膺寵命如采手詔問晉  
國太夫人故事公諸子聯鑣嗣起對筦華近尚當紀其  
顛末俾天下知民牧之重真與宰相等而姑言公今日  
之應選者以先之

贈周撫亭提河道中丞序

國家定鼎燕京而所倚腹心之地則在留都留都  
皇帝櫛沐處也其西新安池陽諸馳左瞰淮潤右接豫  
華號天下要害其東始蘇昆陵諸郡粟米金錢甲寓內  
寓內仰之爲尾閭故當事者論鎖鑰重臣必屈指南畿  
向云今天子御極三十一載臨川周公定奉璽書來撫  
之先是公以進士高第令嚴邑稱甘棠守烏臺稱羔裘  
視學政稱棧櫟歷開寺及西省稱碩膚天子冒知公  
生平嘉公丕績輒以鎖鑰重臣推擇公公都門轍未發

諸寧居文集

周撫堂序

十四

卷八

而墨吏債帥逆折于數千里之外雖江以南山川草木  
亦若陰公之名而色飛者公至則益髡髯白酒濯首廉  
海濱一巨懸冥諸法除有狐而斥斥而翼號號作不典  
者次第釣得其黨與重創之公勵精堂皇而民凡諸聞  
爭井井能數其毛髮江以南則又人人不寒而栗也公  
于是延諸賢士大夫商吳利弊狀暇則相與南窗澹  
洛間爲問諸先賢撫吳橫絳之處而丹望之延諸孝廉  
俾以時進其業而日強其志間有斤斤飭篋懷巖處  
奇行者則亟爲獎借以風厲之延諸博士弟子甲乙其

側理之課而給其膏薪間出俸錢爲佐諸膠庠之頽而  
圯者腐而歆者以輸與之監司二千石以下奉行公德  
意無不羔羊其節而軫中澤鴻也江以南則又人大  
喜加額謂主上念我予我公而公且奉新命往治河矣  
時三吳淫雨傷稼力田者至不能徹半菽飽公方具  
疏闕下願賜恩借甦東南民力尋移文麗邑庀銀貯穀  
起枵腹而饘粥之而河事孔迫戒輻有期江以南則又  
人謀叩天子之九關以借公且交口更僕公德政也曰  
吳始罷于劇賦田之利不什一而害甚於無田者什伯

時則有若文襄周公忠介海公後先蒞茲土多方規畫  
吳乃稍稍霍然有起色邇者商羊爲虐夫婦男女辛苦  
流離惟是望我公如望歲焉倚我公如倚慈父母焉庶  
幾若文襄忠介之爲惠于南服者以終惠我而又改命  
而治河縣官不東南顧耶某乃盱衡進曰否否吳即苦  
水然聖天子寵惠元元有意蠲租籍以減其額是在大  
司農尺一之微耳諸君獨不爲河渠慮乎哉夫明興以  
來勿論在二祖時運籌決勝者炳炳烺烺與邠鄔之  
胥同不朽卽列聖遞起英杰輩出當變則有忠肅

當藩變則有文成麟閣之勲青史爲膾獨崑崙一杯水  
歲費少府水衡錢巨萬萬淇園竹日樵矣而歌瓠子如  
故卒未有徵長菱美玉之露爲國家一問馮夷之不仁  
而奏河清頌者天子誠藉知公生平嘉公丕績恃公爲  
河渠長城公亦洒沉滯災臻厥成而天下晏如焉則忠  
肅文成之烈猶將方駕而駟之如所稱說二公之爲惠  
于南服者又何啻超乘以據其前也卽余不佞僻處梁  
鴻溪西偏地最下懼水害最酷然不暇以公之去我吳  
爲憂而以河之得公爲喜夫諸君獨不慮乎哉則相與

應曰唯唯鄙人何知嚮其利者爲有德河渠誠恃公長  
城矣江以南恃誰而帖枕某則又盱衡進曰否否唐之  
時有司空宅百揆者誰歟以公之才大事斧斷小事  
理解三吳千里几可卧而治之崑崙一杯水又安足爲  
公難者公一日錫玄圭告成功天子念無以酬公勞尚  
虛鈞衡第一席而待焉公且上應四七下乘五百之運  
委蛇脩耆庸故事恩澤當世而波及吳安知我吳不終  
始荷公之庇以爲二天也夫此門鎖重矣視入相中朝  
而邇人戒邇者何若哉果爾卽忠肅文成之烈吾猶未



敢取嚙矢以進而張楚也則相與應曰善乃爲之謳咏  
感徽與公棹歌聲相應以祖公行

賀竹孫徐公加鄜畱任序

國家倚江南四郡爲陸海而常鎮上臨天塹下帶海門  
中包五湖視蘇松尤三面要害之地其需彈壓憲臣論  
者以擬北門鎖鑰云我竹孫徐公之來也時荆溪民變  
方如蝟蟥公實用手濠卓異推擇建旆諸蠶蠶者望公  
六察逾于神扶電擊當事所惶怖色沮意爲且暮潰離  
而不可收者公寧帷帶冕以靖之會主爵以南撫臣請  
廷議用才望屬目公緣俸未及格則以推今大中丞張  
公玉筍張公胸有水鏡于三吳利弊井井能數其毫髮

顧特心服膺公仗公如左右手乙亥春流寇竊窺濠泗  
長淮左右鹿駭狼顧而江南安於覆孟曰恃公與張公  
在耳公所爲守禦法甚具然咄嗟指麾如不知有警者  
民則益恃以無恐而天子亦重念茲一方晉公參政  
斯久其任民則益式歌且舞曰吾乃今得永有其長城  
矣江陰令馮公固斯夕於公而稔知公所以綏輯民與  
民所以歌舞公者屬余一言紀其事曰此亦風人所爲  
賦南山有臺也余曰有之是我吳士大夫之志也然而  
未足以信公也夫吾嘗低徊翻覆于吳事矣有若豪有

力之憑勢而凌其卑門也奸民好持大姓之長短而配其訖也一二銅墨之長時或虛號獨而畏高明也自公下車謹身率先奪百姓于魚肉刀俎中而予以卵翼其頭弗俊則稍輔以三尺芒亦十八釜斤十二安間閭之志以重國家之權而匹夫與上爭衡其勢乃漸殺矣迄今聞石森如貴賤交帖此公兩年已効之績也若夫吳兵之辱也軍需器械之稍匿且卑也不逞子弟之三三五爲羣而喜語亂也屬者震隣之警公一申飭而旌旗壁壁遂不減太尉入河陽時雖翩彼飛鴻未必盡懷好音

然藉公固爾猶而食以桑黹亦且爲泮林之集矣此則金湯之業公數月間試之而可效者也至于吳俗之靡物力絀於前而倍舉靡也吳民之相沿爲機利而黠胥悍僕與市魁比周以罔其上也吳習之溺于娼而里井移請駸駸遍于矜也蓋無亂形而亂本在焉秦越人所謂膏肓之疾也公至而民翕然咏羔羊又翕然咏羔裘業囑囑嚶風矣使更得借公一二年俾我吳之人濯肺腸壹視聽以從公夫膏肓者庶其脫然以愈乎此則公行之垂效而幸天子久任之以竟其效者也且公參政

秩卽滿矣公亦當積願肅召還日月之際而公嗣撫茲土襲則周文襄王端毅海忠介今則張公與公耳文襄諸公所挈定章程比於丹書人思之如南國之思召伯而文襄獨留江南二十二年余兒時見父老道其逸事猶有感泣者今合公備兵與爲中丞歲月計之約可得文襄之半而公時勢特處其難日以當前人之月月以當前人之歲然則公留一年而以當前人數十年也豈惟長城益于百姓不啻保抱扶持之矣故曰是我吳士大夫之志也雖然錄前之言吾猶私公于兩郡也錄後

之言吾猶私公於江南也夫聖明饑渴求人黃扉盡省間其急功百倍江南古固有三入冢司兩升台座十拜相詔四登帥壇者今日舍公其誰卽我吳要寧寧敢久以鎖鑰煩公哉故曰是未足以侈公也余友黃介子在公賓塾爲余言公論文譚藝恂恂儒生而臨事決機乃不測其囊底何在嗟乎此其所以爲公也祭征虜投壺雅歌孟忠肅焚香掃地王文成擒酋斬賊不廢講學經濟名人每視無事如有事而後能視有事如無事公第決此以往治天下猶諸二郡耳余愧夫世之口管樂

而紙孫吳者比比也故樂于公觀厥成焉尚將爲公褒  
崇高烝民續南山有臺之什而并次第其語以質之張  
公

賀邑侯夢鳳劉公覃恩序

當天啓紀元聖天子覃登極恩自監司而下迄郡邑之  
長治行高等刻於薦剡者概得拜璽書褒封如令邑而  
我邑侯夢鳳劉公衷然爲之最蓋侯治我邑僅半載卽  
合其治廬江僅兩載云諸縉紳先生爲邑喜得侯爲侯  
喜得殊恩于天子而謀一言代蒿矢余肝衡進曰諸君  
知侯之治我邑僅半載而邀殊恩於天子矣亦知我邑  
之邀殊恩于侯者一日而百年乎哉我邑當子午交繁  
刺倍他處邑侯隸籍錦江相距八千里而遙且以妙年

高第卽簪筆鸞龍慮不無手重五斤之恐而侯于民凡  
席間事井井能數其毫髮似先三月以微服至者方下  
車奉檄校士吾邑故人文冀北間有統袴子不工爲羔  
雉而工爲陽鶩輒媒諸旁郡邑津要貴人以進士之  
而落者挾以譁當事者無如何則曰悖俗悖俗侯曰悖  
有是哉爲謝一切竿牘勅車門日下鍵卽銓曹郎至事  
爲通竟榜出去郡試匝月餘士寂無譁者蓋向者請投  
之恨與躍冶之羞不終朝而侯一洒之是吾邑之試者  
邀殊恩于侯伯年也邑壑且下城西北偏尤甚春水時

至魚與民爭道負而行者舟而挽者惴惴有及溺憂侯  
惻然曰噫當事者過哉則鳩諸三老子弟計工而隄之  
首割旅俸爲一邑先未浹旬而兩涯渚涘間歡聲與奮  
鍾並集是吾邑之行邀殊恩于侯百年也邑賦故繁  
弊端蠭起諸豪有力者因之爲窟而窶人或不保其立  
錐侯爲定均輸法于故額制徵其八分有奇而力稽諸  
豪家之遺而積者以絮之爲定間架法于故額制蠲其  
八分有奇而力裁諸貴家之影而詭者以絮之一時奸  
民股栗疲民色喜撫字寬而催科簡是吾邑之居者邀

殊恩於侯百年也東都軍興齊巒騷動三吳襟江枕海  
所在洶洶侯曰毋思牧馬者去其害馬而已于是首廉  
悍少年之虎而視者寔諸法而次第申保甲謹斥候繕  
器械咄嗟指顧聲色不張邑蓋人人幸有長城云是吾  
邑之守者邀殊恩于侯百年也邑故東僻戶好偶一二  
編戶儼焉成風侯曰嘻非讓里之人哉漸不可長也則  
諄諄下明訓與更始且約諸衿紳以下相與加意防微  
以終維至德之俗幾欲追古之道不拾遺男女別于途  
者是吾邑之教且率者邀殊恩于侯百年也夫侯自蒞

任來嚴正吏廉正屬羨之入不至于門外餽之入不至  
于門內計侯所得于我邑者芙蓉湖勺水耳而我邑所  
得于侯者如九龍之高如二泉之深仰一日者天子起  
侯爲九卿三事未足酬侯殊恩之萬一而亦視他郡邑  
沾沾兩載三載之是計乎諸縉紳先生曰唯唯二三子  
惟爲我邑之邀殊恩于侯喜也故爲侯之邀殊恩於天  
子賀也聞之侯恩綸將至士歌于庠民歌于野式井且  
舞若非侯非常之政不足光天子非常之典則我邑之  
邀殊恩于侯者一日爲百年而侯之得殊喜于我邑者

百年而一日也是兩者皆可賀也余則又吁衡進曰諸  
君知侯之效于我邑者一日而百年矣亦知侯之效于  
宗社者一日而萬年乎哉方今冲聖在御遺賢蔚興鷄  
鷺之塔摩肩疊跡而當宁拊髀如故未聞出半臂分宵  
旰之憂者百鷺一鷺是在我侯侯于我邑則一面之重  
也于天下則八面之重也天子行不次用侯擢侯日月  
之際爾時金甌無恙玉燭就調侯且奏平胡之頌舞被  
陳之樂奉一觴而上之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余不佞  
猶能附裨官樵史吮筆以紀其盛而聊以今日之言爲

壽房師翼翁葉先生序

甲子秋吾師莆陽葉翼翁先生分校南閩得士王夢錫及世奇輩八人而九月之杪適當先生覽揆之辰夢錫輩謀所以爲先生壽者曰午之役先生先分校正右所得士李矣傳鼎臣輩率孤立行一意不屑屑折腰齟齬望人肩項而其爲人似其文今得吾輩亦如之意它日紙上覆而得之然豈徒射覆紙上者哉語有云植桃李以其華也植芝蘭以其馨也植松栢以其節也先生

壽寧居文集

葉翼翁序

三

卷八

辨而有焉可以壽矣曰有之雖然此一日之合耳而何以壽先生曰先生先令臨汝次令涇其操寒水也其澤春陽也其稜秋霜也其照咸陽銅也其剗割并們之刀也其所定賦法與所榜十覈五禁六勸諸約束金石而册青也其所賜新與所脩築端然魯靈光而屹然西門之渠也蓋總先生所得於兩邑者自連樊琴溪一勾水以外無有而兩邑所得於先生者與龍會俱高與青戈俱遠卽兩邑之胥若繼其足吏若枯其手而單門寒習若解色飛又無不人人自發舒者夫一桐鄉耆夫祖

豆數百年先生脉之不管桔槔而時雨也語有云德百人食百人之報德千人食千人之報德萬人食萬人之報先生又可以壽矣曰有之雖然此一方之業耳而何以壽先生曰先生十年華上落拓一官當事者且晉先生三銓之署用其清通簡要疏天下滯才以分布嚴劇造福窮黎又上之則建牙專閫司柱後惠文令墨吏望風解印千里內外戟手而倚更生又上之則委蛇金甌玉筍間脩迂衡故事以張二祖十宗之烈宗社萬年天子萬年而先生亦萬年先生可以壽矣曰有之雖然先

壽寧居文集

葉翼翁序

三

卷八

生所謂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者也五雲三台世法所誕而爲先生頌先生將捉鼻去之何以壽先生曰先生爲清陽名閥自曾大父方伯公以來四世第進士食祿於朝者百餘年戟加列笏加盈而簾不加殖吾一再侍先生折轅布被泊如也昔史稱王藍田六世德德亦風流文采照耀江左耳未有以清白傳者其以清白傳者如胡氏父子所言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迄今標爲佳話然後光兩葉而已至楊太尉清德四世噴噴於孔文舉之日乃伯起四知而外何寥寥也然則若先

生者寧惟于明興爲吉光之羽哉先生又可以壽矣曰有之雖然方伯公以下實造基焉先生藻稅而已而何以壽先生曰吾聞先生至性過人當太夫人病浼且一載先生侍湯餌夜分不解卽去焚香籲天長跼徹旦不得則封股和藥以進而太夫人卒以勿藥已令臨汝聞太翁之戚撫心絕叫悲感途人旣歸里鷄骨支床久而後甦嗟乎今日士大夫樹幟登壇聞聖賢豪傑字涎流色動亦知忠孝字爲何物哉夫卷阿思賢之詩也而言引與者歸於有孝有德旣醉祈福之詩也而言錫類者

歸於孝子不置吾以知先聖賢之意之所在也繼自今先生雖雖喈喈以媚於天子以光贊聖朝爾康爾常之盛而世德作求鳳毛踵起有若詩所咏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者計先生之慶且如河流下龍門逾積石而先生孝思其崑崙星宿之墟也是可以壽先生矣于是世奇輩躍而起合而致其詞於先生先生烏烏作孺子涕曰言念劬勞方用愴然而敢以頌二三子于是世奇手一觴前曰是乃先生之所以壽也因又爲先生手一觴謝夢錫輩曰二三子母徒以孤立行一意自喜而益砥礪

東脩於忠孝二字是乃二三子之所以壽先生也

詩蕭太翁麗寰八十序

閣中得蕭子韓若卷心擬其人必清剛沉厚能洗統指而功百鍊于國家者同年楊伯祥聳憑余以第一人彪顧余力薄未能也已撤閣碑若就見夔立請益余曰子之鄉豫章先生不云乎士人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而不忠厚其失也刻忠厚而不正直其失也懦吾所擬子清剛沉厚則正直忠厚具是矣抑吾又聞諸子瞻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而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夫今之下按題理樞管千言者此亦學書而好費其紙者也

吾讀子文竊喜子能無以紙費矣子爲政庶其能無以人費乎韓若頌余言而去無何從韓若稔其大父麗寰翁隱德知韓若正直忠厚夫有所受之也翁同氣六人而南陔白華翁別見孝弟之性于兩尊人存沒不以煩其昆若季也兄之艱子者勝而子之弟之子不克乳者乳之其有部運而困於飢貧無償者代償之卽惡聲加遭相怨一方者謹避之夫翁於忠厚則既身有之矣翁大父方伯公父仁和公家世稱華胄翁力謝裘馬保有水蘂祖墓等於豪翁日叢鐫爭而歸之世僕叛者擊其

罪重創之所至推祭酒人不敢以褻見夫翁于正直則

又身有之矣翁以身率先而及其子弟韓若稟翁身教而肖之爲文而余幸捷得韓若于篝燈射覆之片晷故韓若之過非余目之爲也天與人參焉者也韓若又言翁生平得全於酒兀然而醉不問世法卽露雨而醒不存世械高岸深谷倏忽變於前而無能易翁以先民之遺則夫韓若之爲文而無以紙費與翁之爲遠而無以神費也其又有所受之也然則韓若爲政而無以人費抑稟諸翁身教祿如矣韓若則又頌余言而去會歲戊

寅翁壽登八袞韓若同門其子子紆輩皆與聞余言者屬爲之侑觴余曰豫章固言之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韓若持以爲翁壽壽英大乎是矣吾嘗徵諸五行水甘多竭木美多伐而金石之見寶者恒千百歲以爲春秋無他其所受清剛沉厚之氣爾古之人老而彌進其德無若衛武公淇澳頌之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夫亦取喻於金石也抑之詩武以自警詠廷內洒掃及于車馬矜矜內之以惠朋友庶民外之以戒蠻方遠之以聞于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益其用大且

久如此今翁所以教韓若與韓若所受翁教以靖共其  
官方自粵始凡抑詩之云固今所延佇而需于韓若者  
也韓若適當零雨自天之會而翁實爲雲興四嶽之祖  
戶有祝路有碑所式歌且舞而不可終謏者夫孰非翁  
之壽乎且夫人之不德非特費人也抑以自費色繁費  
目聲繁費耳機智繁費心思並養生家所忌也繼自今  
翁壹意積功累仁而無慮得失於家其教韓若也俾壹  
意尊主福民而無慮得失於官翁之爲費愈寡而于養  
生也愈全矣故吾所以壽翁始終不出清剛沉厚之一

言也夫今天下事因統拈余誤者寧少哉出百鍊以爲  
時金石是在韓若雖自此次第晉三事而翁亦次第登  
百歲拜天子寵命一而偃二而僂三而俯然心益恭而  
節加勁不願韓若分正直與忠厚親也韓若卽一時未  
得爲一人夫其于千秋第一矣余尚擬偕伯祥中豫章  
之說以進翁百歲觴翁其含飴俟之

星源嚴君六十壽序

余讀子厚所傳宋清事而歎古君子之多隱於市也清  
故長安藥市人凡就清者雖不持錢皆與善藥其負者  
歲終輒焚其券居四十年所焚券至數十百人而不害  
爲清之富或謂清蚩妄人或曰清其有道者清更自喜  
曰吾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之剪剪者乎余於清  
益歎天道爲張弓而誼之無妨於利也門人嚴子佩之  
每爲余稱述其尊人星源公之賢公四世祖月槎故登  
南賢書宦不甚達其子孫三世隱於市公幼喜儉樸無

甘食美衣奇麗華靡之好業用中起而公好爲德特其  
父觀樓公而嗣少樓公處兩父間務交得其歡心雖逐  
錙銖日擊鮮肥采蘭捕鯉居然南陔孝子之風早失母  
事外母唐左右就養二十年無訖容姻黨貧無依者或  
有女不能字者率倚公外府卽徒手來告咄嗟應之不  
則婉轉經營之圯梁窪路力未能甃輒潛焉傷之中道  
視瓦礫慮妨替及暮行者必舉踵決去之平生每以利  
不及物而市義聲爲耻曰是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吾弗  
爲之矣而公顧以好德故落其殖瓶罄耻豪興欲減



時望酒市半騷自醉憶古名人傳奇心閒耳熱披註而  
歌聲出金石不知身在五都之衢也人或嘲公君心計  
故巧何不自生產而落拓如是君第笑吾第何如天第  
吾命定之矣余以是知君幾於達者然而清之德不害  
其富公乃更以之貧豈取利遠且大者亦有時不勝其  
剪剪者乎非也清所爲遠且大者取諸人公所爲遠且  
大者取諸天取諸人卽其爲大官或連受數州之俸餽  
遺清相屬於戶利可什伯計也卽其黜棄沉廢一旦復  
相用可歲月俟也故報似遠而近者清是也取諸天則

或不於身而於其子孫卽其所報之子孫者造物欲伸  
故細欲予故奪或時顛倒之以愚世眼雖有智者不能  
不疑也其窘迫無聊慘切肌膚非若黜棄沉廢之在他  
人可冷眼壁上觀雖有修者不能不怠也嗟乎今之人  
亦有宜報未報而終不急急於責報如公者乎公每念  
口嗟公弓冶不傳心悲其式微之緒身造請賢豪以課  
佩之於讀承筐將之式燕樂之恨不見素絲之卽爲朱  
葛而天猶似遲佩之之遇合以顛倒其間此亦子厚所  
云而怒再而仇之日而公怡然無言第笑曰果爾何

以異乎豚蹄而望歲者今佩之且東修圭璽持其人俗  
計旦晚處深嚴之地而公市隱三十年里閭慕公之誼  
以亭疑賢成至者比於官長人無不視公書百歲曰是  
卽不有佩之之富貴而可永有其令聞者也是能伴鄉  
之人薰德善良而且以佩之爲矜式於邑諸大夫者也  
是能冒知我蚩蚩者之艱難將借佩之需我以雪前之  
陰雨者也嗟乎人情之於天意磁鍼也滑爲德不責人  
報而人厚報之公爲德不責天報而天厚報之祿位壽  
考之趨而歸公猶諸焚券者之餽遺相屬於清也然則

天爵公於六十以前其有爲公六十以後地者矣余自  
與佩之論文至於今帖括家炎而附寒而棄者甚於市  
道交而佩之稟先民遺則澹漠行一意自如余每謂佩  
之文心可以入道今乃知陽燧方諸公實爲之日月也  
然則公卽進而稱百歲翁於上而佩之簪纓綬冕以承  
於其下公之視六十以後不猶之六十以前乎嗟嗟天  
道張弓至人處錚古今赫赫負義問而一念責報仍不  
免小市人之剪剪者寧少哉余於公父子始見其真遠  
且大而古君子之隱於市如清

猶未爲有道之至也子厚可起吾將以是語之

贈毘陵邑侯馬培元 內台序

守令至江南四郡天下所言龍門懸水處也暴隱雷耳  
所在皆然其得上爲龍者什伯之一耳而毘陵邑侯馬  
公培元特用最開公始第進士來爲令一尋書生耳言  
訥訥不出口體瘠不勝衣然而治毘陵則毘陵治已梁  
溪令缺攝梁溪則梁溪又治已荆溪令缺攝荆溪則荆  
溪又治當公之攝兩邑也以其十日之六治毘陵而以  
其四治兩邑然兩邑之人如日奉公于堂皇而警咳其  
上也卽以其十之四去毘陵而治兩邑也毘陵之人又

潘寧居文集

馬培元序

三

卷八

如公日處其秘室而毫髮能畢數也大中丞直指使者  
每行部問江南清真循卓之吏輒首公已中外蠡午聖  
明附彈思禁廷之頗收采風者旁指以應輒又首公已  
中朝六七君子涉川而咏叩須曰當得如田表聖者爲  
諫官胡邦衡者佐吏部范淳夫者侍講廷陸敬輿者司  
典諱則又無不首公宇內恨不旦暮卽躋公揆地而毘  
陵乃獨淹公七年此所以公之遇益歎公之才然余  
謂公所難非才也心也公治毘陵值時之棘其交煽爲  
虐而與公爭此百姓者多矣豪有力炙手熱人者爭之

潘寧居文集

馬培元序

三

卷八

三五北周伏莽升陵者爭之河上軍馳虎視傳漕爲  
翼者爭之蘓陸蟲蟲挾歲而驕者爭之而終不能勝公  
劬勞求莫之一念每見公於繭絲保幢之際鐫俸奪級  
甘之如飴而問語及國步艱難時情翻覆茹荼自苦中  
心幾咽或呼田夫騶卒咨度痼瘼片言有當俯躬若驚  
而貴人累札輒阻鐵面以返偶善良在難傾身營救坐  
爲負芒而芟除民蠹雷動風行誼不旋踵蓋公於百姓  
非獨無有官兼無有身矣故曰公所難非才也心也今  
宵旰滋勤靖共逾薄工或至於躍冶而拙更類於跼轅

臂門多病百症紛然無他心不足而已公茲以內召行  
中朝六七君子咏叩須以埃公者將與公聯手而偕招  
招之涉矣公何以應之夫西北難治無如兵東南難治  
無如賦今治兵者多召募以張其聲多經制以嚴其伍  
多隲稟以糜其志治之無餘法矣然而兵卒以不治公  
之治賦也鞭笞寂於庭追呼寂於里懸赫蹠蹠邑門而  
輸者不絕賦獨辦又獨先向也公之心足以信之也夫  
心之集事寧在多乎治天下又何以異是公今望日益  
遠決日益崇則事日益鉅其交煽而與公爭此百姓者

日益繁且重然如公之無有其官而孤蒼墨則以何鈍  
焚其是非者無之矣如公之無有其身而朝弗野荒以  
愉瘁易其安危者無之矣天子壹意爲百姓用公公豈  
意爲天子惠百姓公治天下循其治毘陵也卽其自卿  
表而宰輔而手裁口答耳聽日送如魏公所言才周四  
百經細皆入循其治毘陵而兼治兩邑也卽使南壽冠  
帶借帷幄一席萃中外之葛藟以試公猶其治毘  
陵之賦也非公才獨有餘公之心足以信之也公夙稱  
人倫水鏡江南名碩皆其夾袋中人而於諸生之文附

其質者尤圭璧寶之如梁溪諸生唐德亮輩荆溪諸生  
陳貞慈輩咸公國士知拊肌誓骨於公之行也如離弟  
子於明師之函丈而屬余一言志勿讓且傳公指顧規  
無頌余聞而頌之曰嗟乎吾於兩邑之諸生知百姓吾  
於兩邑之百姓知毘陵吾於毘陵暨兩邑諸生百姓之  
心知公心矣公之頌更僕未易終而何規無已則以余  
與公所心慨於時者私質之夫今之以貌嘗事成而居  
功不必成而居名者慨之乎一官一身之見也有道者  
無論宅平在陰澹如漠如而已須臾慰滿三農望歛却

成功寂若無豈復有一功名之意於其間哉今天下溪  
公爲僭宗之雨而雲興膏寸自毘陵始于公總濬如漠  
如而已碑史載李衛公龍宮行雨事甚異然余謂可以  
悟道可以悟治其言曰無漏衙勒隨馬所行慎勿多公  
之治毘陵是也若今之繁文急奏以名救時者則衛公  
之青驄二十滴也然而難乎爲人矣余故願公始終以  
毘陵之治行之俾守若令見暴腮垂耳中不無得上爲  
龍如公者庶免於江南畏途之誠而又知心之集事如  
龍之行雨果不在多也相與壹意以惠百姓中朝印須

之望其愈有慰乎

送相國芝嶽何公南歸序

代

歲已已余與芝翁何公偕登揆席而公前正秩宗余僻  
負佐禮今季復奉詔同會試天下士駟勒追隨疑有夙  
契而未幾公以引年請矣 聖天子篤念寅弼章十數  
上鈔兼金鑒鑒遣行人衛從馳傳去并勅撫按非時奏  
病瘥以需召用一時都人士艷其事謂聖朝恩渥百倍  
漢二疏東門祖帳而高公之誼者又引宋錢淡成故事  
以美之乃余獨眷眷三不能忘情於公也憶曩與公先  
後三日同受簡命時烽火微甘泉公與余入商禁幄出

清寧居文集

何芝嶽序

无

卷八

問干城拮据卒瘁幾忘宵晝已疆事粗安賜音未革余  
如巨海望洋方倚公披雲而賜之杓卽頃者鎖閉較士  
稽附古明俊民至誼冀得與公親械櫟之薪想欣卷阿  
之葵萃而公諷焉遂初遽讓後人於至時正色師言千  
里日隔此余爲余惜公之去而不能忘情者一也余既  
用謫才時虞陽陳徵公餘照獲參玉鉉之吉平臺造膝  
詩猶密陳國朝明良魚水自 章皇之於三陽 敬皇  
之於劉謝 肅皇之於永嘉百年贍典距今復見而  
三元老持素心白意芟荆棘偕之周行卿士大夫飲和

而化庶幾藉手仰報平康之命傾平格天壽如公者失  
欲謝稽謀以尋耆英之社此余爲 聖天子惜公之去  
而不能忘情者二也公慷慨大節著於人倫值璫璫初  
歲緣黨籍鐫職歸虎而翼者眈眈目側公藎桂性自若  
也蓋士習茅靡若藉公疾風之勁以持之聖明中興起  
典三禮豫建大策定國本所采用古今斟酌潤色情文  
俱盡尋入直綸扉與余輩綜核名法一洗懲獎吹鑿之  
陋論者擬公諸經盡功皆在宗社非公悠悠者無祇矣  
此余爲天下惜公之去而不能忘情者三也門人陳子

清寧居文集

何芝嶽序

聖

卷八

吳子革是公與余同試士而得之者聞余言進曰無庸  
爲公惜也天實生公爲 聖人佐而隆其遇且婉其用  
以傳之不朽者也夫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  
實無不安者公弱冠通籍蔚爲儒宗連附接莖並稱國  
華卽 聖天子神靈變化交戟之下惴惴救過而公一  
念樸忠簡在帝心麟之爲瑞仁而不歸玉之爲寶廉而  
不劇當宁寶洞鑒之頃溫綸慰留似家人情語捧者欲  
涕雖古聖主得賢臣未足爲頌然則名之榮無如公也  
公於物澹然無好需次金華常存退遠兩載論思頃盟

雖薛宇內想慕風采跂足太平而公如千仞德輝可望不復可攀數十年來災理之地有完身名以去與公媲美者乎且公以冬之仲降嶽而計公歸程適與之合中台之曜真人之星孤南之宿駢映一堂公再拜引上尊而呼萬歲者三然則實之安無如公也故曰公者天爲之隆其遇以傳不朽者也昔韓忠獻定策元勳特傳其苦雨一詩望滿三農收功寂若讀之不知雲臺麟閣爲何事司馬文正再入爲僕射遼人柏戒毋開邊隙而先以誠心自然陝洛變化其德至兒童走卒皆知之識者

謂用忠獻之終局合文正之始局然後可以爲名相公擎天巨手暫斂而歸龍眠石樓間忠獻所云神功寂若者似于公揭其生面而公愈以養文正陝洛變化之德望知公初相者兩載而繼相者二十四考且未有艾二三子將更咏忠獻黃花晚節之句以劖公卽區區遠人戒逸恐未堪當熙朝王會一圖也故曰公者天爲之婉其用以傳不朽者也無庸爲公惜也余聞諸子言異之因與公申臨岐之約吾往從皖人悉公里居事娓娓如共夷桑畏壘人語故無減文正已在朝覩公勞謙不伐

故無減忠獻公行矣其益勿藥自愛聖天子方宵旰傍徨開延英之殿給天章之札而吾輩百爾臣工不薪膽以應之無論懇君父思且奚貴讀聖賢書者余不能忘情於公料公心不能忘情於聖天子且慕佇病瘥之奏龍眠石樓間何得長有公松屨余終未敢援漢二疏朱錢淡成古事以相擬也公其益勿藥自愛

壽王翁六十序

襲錫公王子偕裴臣盧子問余于梁鴻溪也。昔年夜  
隱然有不可犯之色。余心重且愛之。已受知學使。者臨  
侯袁公拔而貢於天子之廷。會臨侯坐蜚語在司寇。錫  
公爲上書直其冤。雖尼弗果。行一時義聲震都下。余還  
朝聞其事。則心益重。且愛之。無何錫公策蹇請余言別  
曰。袁夫子逾等拔我而悠悠者之未卽雪也。吾無以謝  
吾師。吾父某翁春秋六十高矣。吾幸脫諸生而差池未  
有遇。猶用書生菽水薦也。吾無以謝吾父。吾願借一言

以觴也。余聞錫公言。則心愈益重。且愛之。夫事父母能  
自知不足者。錫公其庶幾乎。雖然。士固有一畝之宮。易  
衣并食而承歡子舍。如饗萬鍾者。誰謂書生無可以壽  
其親哉。且與錫公側身懷古如弘之於睨璋之子。色調  
之於固收之於叔至。貫箭負鑽。鉗自辱而其甘如飴。  
也是爲砥者也。如吳章弟子之更名他師。與長之畔大  
防。恕之畔伯醇。君實諸賢也。毫髮利害。遠焉厭散。而或  
更下之石焉。是爲波者也。子以爲爲砥者。足以壽其親。  
乎。爲波者。足以壽其親乎。則必爲砥者。足以壽其親矣。

且吾聞諸晉中士大夫翁平生立誼不使爲然諾。雖以  
醴筴游淮揚間。未嘗僂拾仰取。工織耆治生之術。意每  
以廢私急公。節盈均之爲主。里黨遇醜。解不可解。翁片  
言亭疑。人人意折去。以故翁布衣而名重於祭酒。語云  
璇源員折玉。水方流。今日錫公之事。臨侯君子以爲循  
翁志也。昔景侍御子。顧受業李元禮之門。方鈞黨事起。  
未有錄牒。侍御曰。本謂庸賢。遺子師之。豈可以漏簪苟  
安。因自表免。歸迄今。傳其軼事。意氣猶雄。如翁父子者。  
寧今斯人。孤有千載。哉翁所生。固範姑射神人之地。而

志云。虞夏治跡之所經行。夷齊清風之所漸染。亦卽在  
焉。今必似世俗之祝翁。餐芝飲泉。挾冰雪。脂膚。御飛龍。  
而游四海之外。知翁且掉頭去。不屑若欲砥礪束脩。無  
愧爲虞夏之留餘夷齊之遙集。則晉山汾水。臨卽月。更  
汝南之品題。當無加于翁父子也。翁父子亦可乎。兒觥  
而交相壽。以千秋矣。錫公之友某某輩。皆與錫公同受  
知臨侯者。聞余言而快之。謂曰。此爲六十以前之翁言。  
也。夫六十以後之翁。錫公且膺天子簡命。爲世用。翁亦  
拜重書。次第稱固老領目。秩之聯金。錫圭璧光采。皆自

以見於天下岱宗之雲不崇朝而澍其眚膚寸也則有  
間矣願更進一言以觴也余曰有之昔有一諸生折某  
僉事於羣譚而其後戡亂定變載造天步者何人哉夫  
錫公以明經入對且方燕市風塵悲歌未偶而能儼不  
及餐以救善人之難所謂君不負臨賀其背負國錫公  
他年用世大業祿此矣翁宋代著循良蔽帝甘棠百年  
勿伐而翁特修巖處竒行以發之錫公吾每見書生疆  
項一入宦途旋爲統指雖蕭數艾榮秋風敗之去朝茵  
幾何錫公第以孳根貫葉之骨懷明發而益起其家聲

卽立致華近侃侃爭天下是非與今日書生上書時何  
異諸君姑俟翁稱百歲觴持此當抑詩之誦吾自梁鴻  
溪上心愛重錫公始終信其爲砥而不爲波願藉盧子  
爲息壤也

壽袁太翁七十雙壽序

余先從周子仲馭稔袁子臨侯之賢慕之不減晉唐上  
人已得交臨侯賢有過於仲馭所言者仲馭以言事落  
職歸臨侯申救甚力或曰仲馭名固高袁子載斗去矣  
余曰惡是何言臣子而名是樹置君父何地吾知袁子  
名非袁子所忍聞也則又曰袁子二尊人年皆臻七袞  
袁子卽念不忘聖明以親之身試乎哉余曰經不云乎  
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其言卿大夫之孝也  
至言滑天下無口過行滑天下無怨惡而究系之烝民

之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袁子儀曹也而以諄顯  
可稱匪懈矣如是而言言可無過矣故袁子之不有其  
身所以立身事君而事其親也如袁子乃可爲二尊人  
壽也余嘗疑世人言長生必歸之神仙家於所云見背  
始背幾爲渺茫不可必得之物而湯之告伊尹曰壽可  
爲耶曰王欲之則可爲不欲之則不可也文之語武曰  
吾百汝九十吾與汝三焉君臣父子間視百年之算等  
諸朝菌之晦朔聽跼之春秋而操券以問諸造物且又  
以造物之既交相予而不爲貪天功者余因而推之臣

可予之君則君亦可予之臣父可與之子則子亦可予之父袁子爲余言其太翁家世清白析箸時僅受租三十石至與周太孺人躬執爨以修采蘭之養租不足則用所食諸生餼佐之又不足則太孺人緝緝洗佐之計餼于諸生四十年未嘗一需陽鱗之潤而晨羞夕膳潔聲比素封兄大鴻臚公固蚤達自分俸外不敢以一算器相累曰吾得爲清卿弟幸矣先後貢幾及有欲齟人自爲地者邀翁與俱翁掉頭去不屑已需次貢赴廷對謝弗往曰鷄肋不堪入少年場聊結五十年諸生局

耳無何以單恩受袁子大行封勅門庭長如諸生時上食勿得過二簋敝衣芒屨如不知爲貴人者蓋翁與太孺人身爲德而不欲有其殖類如此然則翁與太孺人之筭不啻九十七而餘三也故曰父有可予之子者翁與太孺人是也袁子弱冠登第上以大節自砥礪錄大行爲侍御復錄侍御爲大行或憤袁子以無妄受過愆恩袁子爲之辭袁子默不應携一書簞而南與南中名士大夫上下其議論手金蘭之簿欣欣然若一日而九遷者既又晉爲儀曹郎風采似其爲御史時曰赤芾一

朝耳吾有吾千古在終不以一朝易也然則袁子之筭不必乞諸翁與太孺人而宛然有餘且能以其餘爲翁與太孺人逮乎無窮者也故曰子有可予之父者袁子是也袁子每共吾輩論事至理亂安危之際慨然太息時引願天生好人願人行好事二語以見志袁子小臣卽未敢當補袞然國家景福千秋以袁子言當金鏡可也主上神明度越三代一日思袁子言不次用袁子袁子大業富有而令天下歸先河之功於翁與太孺人視今日知必有進焉者昔劉忠宣在耶署渾然冷金璞玉

耳晚遇 敬皇盡發其光吾于袁子幾幾望之然則袁子所效于聖明與聖明所錫于袁子通爲升恒而未艾也故臣有可予之君君有可予之臣者今聖天子之於袁子是也余雅不敢擬袁子而余兩尊人隱德彷彿袁子之太翁與太孺人余父食先王父素絲之遺貧不具中人產同爲諸生三十年無一捷足之步以自失其賜又同貢垂及而讓之不忍阨人以資功名又同十脰之脯以充先王母甘旨而余母辛勤繼以十指又同首帶一官敝屣脫去退而以行義祭酒於鄉又同家門之內



嚴若朝典斷斷爲余兄弟申儉德之誠又同德袁子第  
身顯揚人倫之誦景附慶飛而余鹿鹿書生故我荷荷  
未能守株滋愧此余所爲深有美于袁子君臣父子之  
間而重爲翁與太孺人壽也翁與太孺人子孫林立賢  
人人如袁子璇源玉水方折員流將來受天遐福自不  
須善頌禱者復市其美言以進卽翁今在乘安車之年  
矣而與太孺人敬慎柔嘉德隅之飭無忌屋漏亦不須  
咏抑十二章以自警惟余幸與袁子莫逆稱肝胆交而  
余兩尊人隱德又彷彿類翁與太孺人願從袁子後時

卷八

袁嘉美序

四

卷八

三復烝民所言夙夜匪懈者爲兩人勗且因以勗周子  
也俟聖明久道化成翁與太孺人稱百歲時袁子其更  
以余所推君臣父子之指覆之

壽澄江梁所黃翁六十暨姜大衛人八十序

肅皇帝時海南黃公用異才奇俠著江上宇內賢士大  
大爭得附蘭簿爲光寵方倭黠三吳佐其父宗周公捐  
資築城又輸國粟數千石活城中饑民萬萬數專開封  
宗周公爲指揮使賜特祠春秋祀不絕而梁所公世其  
家風其內行醇至有加焉生介子兄弟一時稱天才絕  
見者以爲古詞曲之流然以詠梁所公如明允所詞中  
峯魁岸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者庚午春梁所公  
周一甲子矣而公母姜太夫人亦以是歲十二月登八

壽寧右文集

黃彙所序

半

卷八

表知交奇其事者布武接武錯於堂之上下吾友徐元  
以余附介子同籍而公之雅愛余也謀一言侑其饌  
出當海南公棄世時公生甫十二年耳且以南海公任  
國故家稍稍落矣太夫人一孀女子手提範諸孤而起  
之相影聽譽以至今日五十年間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歌之地勒爲烟草者凡幾而公家獨踞然玄獻之靈  
光高明顯融擬于彌帶是公母子之爲壽者一也聞閭  
子弟幸帝先榮方幅齒遇然或木彊少文夷爲喻伍猶  
之讀其家牒耳而公詩各出入開元大曆間介子縱橫

今古斐然空作者之壇墠起者瑤環瑜珥文章之光又照十二乘矣三寸青篋代爲斑斕以娛太夫人于七箸是公母子之爲壽者二也今世不乏文人躍治而出明并世罔雖青黃而白璧酬識者將泚頰去之而公以孝行旌于當道介子簞簋之舉藉甚人倫天際真人星幾與狐南並麗卽一日介子崢嶸輦上而公優游鄉祭酒于所云公慚卿卿慚長者無有也是公母子之爲壽者三也 肅 顯之交正明興川至日升之運而太夫人與公適稟其完氣壬癸以來駸駸有下泉之慮矣然

英主更新雪消見睨竟得保太平風景而享十四朝全盛之福太夫人致膳于前公宿肉于後太平交酌以歌聖貺是公母子之爲壽者四也宋張文定既拜相母晉國夫人至以福壽煩人主手詔存問縉紳榮之今太夫人與公壽母壽子數既奇合而又當聖天子鄉比筮事之期介子挾鳳毛而雙飛南國一歲之中公家紀熙朝瑞事者再自此聯鑣木天公就養京邸板輿奉太夫人覽金臺玉河之勝百官廻班候起居而當宇動色喜歎其艷耀何止什倍文定是公母子之爲壽者五也如是

可以爲太夫人與公壽矣余曰有之是天所以壽太夫人與公也而未盡太夫人與公所以自爲壽也吾往過江上其父老猶能道宗周海南公事令人口津津流涎然私念爲海南公易爲太夫人與公難海南公處共盈者也卽不愛其家赴士之阨佐縣官之急警諸登高順風而呼耳太夫人與公處共虛者也多出傷刀多入傷德益徬徨維谷矣而捋荼蓄租内外拮据卒振海南公之業而不失海南公賢豪間聲吾每以通家子待公見公布袍蔬食宛如蓬戶介子長齋繡佛宛如枯禪而窮

窘委命身與分痛公正發憤鼻端欲沸又不徒設取子然諾爲問巷之俠而已吾詢諸介子所親暱者曰太夫人教也嗟乎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吾綜論之海南公以上黃氏之爲德泰山之雲也太夫人膚寸而合之彙所公不崇朝而而之者也介子以下黃氏之爲德崑崙之流也太夫人五城十二樓以累之彙所公百里一小折千里一大折以導之者也二者非獨太夫人與公之壽而皆太夫人與公之所以壽也元脩聞之欣然曰子善頌善禱哉夫宗周海南公事列在邑乘他日太夫

人與公微三錫之命必有字內賢士大夫爲傳而公之者姑次第吾兩人語爲之嚆矢且登于賓筵而侑太夫人與公各一觴

壽劉湛陸宮允癸未初度序

崇禎癸未秋八月中州湛陸劉公以尚書分較鎮關得士二十有一人並一時英絕領袖而余邑龔子廷祥黃子鍾諧皆束髮從余游夙所僑盼目之者每見公輒詫吾兩人人倫之鑒乃亦有針水而公適以冬仲日爲嶽降之辰黃子介其共同門諸君屬余一言侑公觴曰吾師之訓諸弟子文而必矯時以僞爲古也甚於其爲時也人而必矯俗以僞爲高也甚於其爲俗也聞諸解大紳先生有古文之實不宜矜古文之名與時文相背病

有道學之實不宜立道學之名與俗學相謗嗤如吾師者其無愧矣余聞諸君言則益心折公以文與人之真知公人倫鑒亦以其真者遇之云爾夫淮南反側不憚發蒙振落之弘而憚守城深堅之長孺何者真也可馬文正學從不妄語入而兒童婦女皆知姓名至爰立而遯人戒勿生事開邊隙何者真也薛文清公爲學從政一本諸篤實嘗言讀書窮理須實見得是驗於身心體而行之當在山左人呼爲薛夫子明儒從祀四人北方學者公一人而已何者真也余少與寓內賢士大夫議

論相上下其真與否率能心識之真者雖寒寒爲忠而昭質未虧九天終自否則以盈要之艾欲擬擊根貫葉之馨未終朝而敗且露矣余以是信真之難渝而僞必不可久也自甲戌與公訂交初見之循牆處錦幾於一而僞再而僞者已遇大誼激發壁立巖峙稜稜有不可犯之色往武陵初入揆地詞林謁之置隅席公平視良久不爲揖讓武陵覺而正之始就坐或謂此細不足爭余曰亦先師之儼羊也已卯公當典省試聞楚先後未決當事持兩可以問公公艷然曰安有典試而自擇地

者乎歲印時定余時心識公事以爲古名大臣之量公九載長安門庭蕭寂無殊寒士龔子黃子間語余自吾稱劉師弟子僅以八股贊耳餘卽一縷之絲一筭之器而遠邇未敢薦也余每謂士子始進宜自嚴其簠簋而爲之師者宜寬其羔雉水流火就以類相從人品吏治無不悉悉皇皇者公於諸君寧獨以言教乎公守城深堅招不來麾不去似汲內史誠心自然入化其德似司馬端明讀書窮理期實見得是辭受取舍操義甚嚴似薛夫子公今尚需次宮寮乃他日受知柄用所爲寢

反側之謀彌邊陲之隙而一酒筐餅壘之風者吾輩已同心而信其能爲三君子何者真也崧高之誦申伯曰柔惠且直夫柔惠而歸諸直君子所爲不吐不茹之真也後二千餘載而公嗣鍾駿極之神爲明時柔此萬邦聞於四國其以真者與前人相遇於千秋也猶共以真者與諸君相遇於一日云爾今時事紛紜聖明宵旰百爾有位持祿易隨持正易激或萃精神于亡是子虛而不必真有匪躬之心以報君父故浮議多成功日益少公第存公之真而壹意以柔惠且直者將之利盡而

國之真禍福見名盡而國之真是非見公於決幾定策如其論文也卽事變絡繹經權錯綜至於手展口誦目送耳節如其論二十一人之文也故曰公以其真者遇前人於千秋猶共以真者遇諸君於一日也余辱公知最深愧不能庶吉甫肆好之詩以頌公顧念裝所上下之賢士大夫零落幾盡晚而得奉公以蘭芷擊根貫葉藉公實多心謂必如公而後無忝嶽降之生也姑與諸君言其真以質世之能爲崧高者昔唐淮西不庭有二老人倚天津橋柱相語以爲憂見裴晉國愕然曰適憂

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相無何其言果驗夫豪傑之關  
治亂生而定之言固自幻而無礙於真者敢引爲公祝  
兼爲時祝諸君五運公十拜相詔四登帥壇時舉此進  
公一觴以參維嶽降神之案若夫繁稱月旦高援龍門  
駘陽秋爲不朽鄙期願爲小年此正大紳先生所謂古  
文與時文相替病道學與俗學相謗者詞雖侈而不  
必真故非公所樂聞不敢以恩公秩秩之筵也

賀邵伯玉峽曾公恩封序

代

今天子御極之癸亥玉峽曾公奉命來守毘陵毘陵  
天下子午交其繁劇什伯他郡而東都軍興賦額滋重  
早涉相沿人呼縣罄今日之毘陵又什伯昔日之毘陵  
公下車慨然曰守何苦毘陵知守所以治毘陵者而已  
則爲之定章程申約束蕩掃宿蠹而以羔羊素絲率先  
堂皇之上保障什八彈壓什二撫字什八催科什二和  
風甘露什八嚴霜震霆什二居三載口碑滿道薦章滿  
公車人人望公五雲多處而會天子覃錫斯之慶錫璽

書褒封如令甲吾郡矜紳以下式忤且舞若以公他日  
二十四考茲爲之先也吾友強馬諸孝廉千里郵書縷  
悉其事屬余一言頌之略曰公于吾郡無以有家無以  
有官無以有身而吾郡于公無所不有也蓋郡故東南  
奧區第脩故例取文無害而止縱不望稱載可勿至垂  
索而公賦却其美訟却其錢歲時却其餽問布袍蔬食  
蕭然貧諸生本色卽郡之人欲以寸絲御公以一筭器  
亨公而遂巡未可得所云身處脂膏不能自潤故曰公  
于吾郡無以有家也郡旣英俊之域綏冕雲興城社傳

之稍稍自珍其進賢冠百鍊爲統指矣而公屹然衛三尺如金湯理稅則先豪右後卑寒理贖則先卑寒後豪右諸狐冠帟翼者望公影潛匿去而窮氓負抑無告輒曰一面曾使君雖斃無憾甚至津要貴人上可操監司下可操令佐赫蹏之格遂成鐵案而公片言破之無怙色故曰公於吾郡無以有官也公體弱不勝衣而郡務旁午酬應能廢其執掌執掌能廢其櫛沐公晨起呼抱牒者前受訊治事至漏下數時刻明星煌煌未嘗問寢曰百姓枕未貼吾夢不寧也偶驕陽爲虐葛巾芒屨暴

行赤日中或以重篋進者却弗視曰百姓半哺絕矣何忍獨飽哉屬時事孔棘三四不逞乘間眈眈公先機摘發大慈就擒餘各鳥獸散或語公急而走險如何曰苟利百姓吾身當之無恤蓋公拮据民艱義不旋踵類如此故曰公于吾郡無以有身也而有紉蘭蕙蔥之士耻與槐柳齊列與蒿藻譬筆鸞龍自齊者于公有其師帥矣有一邑而晨令夕更類嬰兒之盡餅與五邑而此肘彼挈類道旁之築舍者于公有其金石矣有含辛茹荼沉淪幽谷積歲不得一伸眉宇與金錢出內墮雀鼠窟

穴中積歲不得一鈎稽者于公有其天日矣有下戶羸弱爲勢家齟齬首垂垂氣欲盡與椎不解事爲奸胥猾吏所持呼天搶地恐緩須臾者于公其有怙恃矣有摧殘於商羊旱魃之乎如桃梗土偶飄浮不定與驚擾于加派之紛追呼之厲如爰居聞鉦鼓則駭走者于公有其衽席矣故曰吾郡于公無所不有也子爲毘陵言毘陵不可無頌也則又曰公于吾郡膏雨也而于吾邑又早苗之膏也吾邑自亥至丑三歲虛綰符之席郡大夫以署篆至者坐未及煖輒又報代舞文者乘之爲欺弊

蠲而興民無所控公綜持綱領于百里之外而井井能數其毫髮如旦晚几案間而調之者則無令之鈴轄而有其鈴轄惟公子之歲淫霖傷稼吾邑以勘報後期焦舌請贖蕩不得督漕之卒猛于銳師駿駛虞脫中矣公多方擘畫設借之法以甦之而軍民之訖息則無令之調劑而共有調劑惟公常借支議起奉行者不善推公雅意而一二富且黠者從中高下手至閭閻洵有貧代富償之嘆吾黨幸得請于公爲按額清田刻期徵負不啻見瓊雪消而貧且孱者始免於富且黠者之一筮

則無今之撫脩而有其撫脩惟公故曰公于吾邑又早苗之膏也子爲梁溪言梁溪不可無頌也余曰嘻公亦天下之有耳卽毘陵安得獨有公况梁溪也吾爰讀公嶺南試士錄淵雲之精妙賈董之經綸駢集百端則心異之已一再待公見公談經義如長桑君談人肺腑而深識長慮于中外因革人倫臧否又洞中肯綮遇事輒譁談笑以解則心益異之已通仕版聞京師人言公佐將作時事所有建白皆堪壽琬琰而永丹青意公胸中淵泓淳注乃非一端則心益異之夫今天下需人惡矣

一切談兵說劍趾高氣揚聞虎色動者不必有其才卽有其才矣而成敗填膺譽譏繁臆跋前疐後不必有其心有其才有其心如公者寧正聖明輔車之倚哉匪久而卿寺而台衡計公之無以有其家有其官有其身者益自發舒于旂常竹帛之際而國家于公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抑亦何所不有也故曰公者天下之有卽毘陵不得而私無論梁溪也雖然公所以治天下者亦如其所以治毘陵者而已然則吾卽爲毘陵頌且爲梁溪頌可也

金少司空稠原三品考滿序

崇禎壬申左司空稠原金公滿三品考天子錫璽書褒美普其三代官如令甲諸屬僚之在鳴鳩署者以余知公請一言紀其盛且曰績如公而後可以歲計也公爲吏部則真吏部爲廷尉則真廷尉爲司空則真司空如今之容容爲福矯矯爲名者皆傳舍其官而人與官不相儷官與歲不相儷者也故曰績如公而後可以歲計也余笑曰績如公而何可以歲計也司銓之難也彊有力者廢櫛沐奉其官憊憊思不給蓋苞苴竿牘與諸舞

文之手纔與銓政終始焉而不可破而入公瀟湘鏡中隨所品藻俱爲衡石卽所云嗔而與人官笑而不與人官者公以爲猶之左右袒也是公爲吏部一年而百年也公晉秩廷尉當冲聖初御百廢具張固維陽所云遇衆輒解非斤則斧之日而公時用芒屨佐之所全活人無筭論者謂公據法似張釋之持平似于曼倩明以佐聖天子率作之功而陰以開其惇大之裕卽晉禘式敬以長王國公無多讓焉是公爲廷尉一年而百年也公辛未夏貳水衡水衡帑蕭然番矣值軍國多故工作冊

與主計者駁有鉗鑿疊耻之慮自公以一片冰心爲之謹出納劑悉緩集竹頭木屑之補苴以衰朽梁之鴻業而國不虞匱民不虞擾也余嘗謂數年前以虛冒爲費無費之利而害甚於節數年來以減縮爲節無節之利而害又或甚於費如公庶幾以節之利兼費之利者是公爲司空一年而百年也故曰績如公不可以歲計也且夫績可以歲計者其翹然喜以績見者也績不可以歲計者其闡然不喜以績見者也猶憶公官中翰時荆扉晝掩擁書自適疑忘其身在京華者方需次銓衡人

摩肩以爭枌榆荆棘而公用物望特以清兵寡欲之素得之微窺公恬如度外爾已因迂璫傳城旦書公家僅四壁至懸坐二千金爲公吏部郎事里好誼者業爲公竭而危諸官矣而雪消見現璫事尋敗或有愆愆公以爲言者公莞然曰旣危諸官則朝廷物還歸諸耳夫何言已庚之變法司以論獻失上意上震怒切責而獨原公無他公意在崇主恩全國體亦竟無一言自明也頃者專遣內臣董兩曹事一時外廷深侃引諍三鼓氣竭或蛟螭怖之而公夷然與爲海鷗堯夫云法嚴正賢

者所當盡力之時如公差可無愧然公匡救深衷雅不顧人知人亦罕有知公者故曰公之心不喜以績見而公之績不可以歲計也昔新淦金文靖與三楊對莞樞軸郊端簡稱建安果而能容謀而善斷新淦周旋其間藉以完名余才地不能擬東楊而公與新淦實同譜系其才地又倍蓰過之且周旋余最久余望公旦晚統均膺疇庸之眷以左右提挈余公于余則輿之輓也于聖明則跽之金玉鉉也計所爲定傾保泰以光輔中興者又何啻一日萬年而公凡几之度視之仍無有也故曰

公之績終不可以歲計也雖然唐郭汾陽之以中書二十四考也史不言其某考有某績可書而至德乾元永泰大曆之宗社生靈無之非其績也夫如公之績不可以歲計者然後可以歲計余與諸君且泚筆需公一品考而以今日之言爲之先亦循唐史書汾陽二十四考意也



澹寧居文集 卷九

梁谿馬世奇素修甫著

同邑秦伯欽公安甫閱

後學周原溥重校

後學

秦德藻以新甫較

上張玉笥撫臺

頃者流氛南向爪儀戒嚴三吳不獨震隣幾致剝膚而人情較前猶未甚蜩沸者非特江流爲天塹正恃老公祖爲長城而已今日我兵處處單匱要須愚之以無形

澹寧居文集

書

卷九

又須愚之以形虞詡之增竈齊賢之列幟不必勝敵法未始非退敵法也前所添孤貧米業蒙電燭鼠輩且瞻寒矣但會計已頒卽經憲裁亦當中飽奇意九百餘石之米恰可供百餘名之兵一邪移間不必加餉而夜加兵之用此亦目前救急一着得邑父母核實行之鼠輩自無所上下其手耳劉閣老報言附覽所謂上殿相爭下堂和氣正大君子同舟心事也膚功之奏翹引侯之又

最於吳慎老處附一函正擬草十郡公疏爲地方請命

而應安六郡諸公先之四郡遂不果上矣頃接報知賊躍六合竟逼廣陵數日前曾言之政府以爲先慮而政府謂賊必不能至廣陵也至據賊口所供張胖子已往茅山且云攻揚州是不受蒭蘆子等語賊意豈止廣陵者東南兵單餉匱所恃祖臺一人凡金陵上下蕪湖句容金壇溧陽等處一切偵詰倍宜加嚴祖臺八面之照無俟奇輩之效其口適朝議分禁營夷漢丁六千以資征勦用毒攻毒目前不得不出於此然此輩聚則易譁勝亦易驕聲勢旣重節制頗難所謂平吳之後其憂方

澹寧居文集

書

三

卷九

大出突徙薪要須豫爲之策耳三吳不逞實繁有徒延頸以望流氛幾如飢鷹之望秋風而思颺奇意無如添兵一議借官府召募之名開諸好勇疾貧者衣食之路避其魁則黨自弱齊以法則悍自平向再三論訂而至今築舍也急則須斷其在祖臺乎

又

日走吳門過蒙推分元戎小隊俯臨於一葉之間皆心折祖臺之雅節然愈以重奇之厚顏矣祖臺虛懷下詢奇輩亦傾心上達嚮鐸鐸所採形骸可忘獨於潤州一案

匆芒未悉如物在口頗慙知已然聞祖臺業洞然獨照  
力持寬政此真一郡人民三吳賢士大夫手額頌刻印  
銷印之無我者總之此事在去守爲已破之旣在無知  
保留之百姓則爲方輿之憂若必從輿論更增罪案將  
來出負累實不可言思至此知祖臺一念所造福地  
方逾於二天也恃道義深知輟敢進其衷言惟祖臺鑒  
之

上王孺初撫臺

頃得報知寇復自商突六維揚一帶爲憂頗巨奇謂治

兵急於治寇撫民急於撫兵而用奸細功更深於詰奸  
細用守令力更大於用將今日制勝之策似宜熟審於  
此祖臺或亦有當其言乎

上祁世培按臺

三吳在今日幾如奉漏甕沃焦釜幸藉 聖主惠以福  
星老祖臺繡斧以臨之者一年於茲而所爲保善勦奸  
興利剔蠹動山嶽而靜金湯者不啻數百年矣第奇本  
無短長猥附聲氣當此脂車將返無緣念與情旣  
如赤子去慈親之抱感知已愈覺高山縈仰止之懷而

台臺不遺菲莠遠垂瓊玖拊肌鑠骨何能爲報惟共里

父老子弟勒石歌功濡毫詠德而已所懇南少司空葉

閒翁先生易名事天如當已悉之先生品望與端文忠

憲鼎峙一時固不待言甲子秋姚現老入都先生臨岐

執手扼腕時事曰公行矣好語諸公思其大者請信郎

出閣講學今日根本事也無何璫禍大烈賴 神聖中

興宗社晏如而先生片言實其嚆矢此段幽忠非台臺

誰爲拈出至錫邑崇正書院舊祀七賢嗣奉台檄又祀

高忠憲矣不知當時具呈者何以舉忠憲而遺端文及

閒翁先生其於端文則殊矢先河後海之義於閒翁則  
幾同臭味之草木而使之差池度亦非忠憲之靈所安  
也今諸生仰體台臺縑衣雅好業具呈求署篆繆公祖  
轉申此事月旦久定輿情飢渴俟之倘得卽賜櫟行無  
論通邑矜紳手額卽台臺曲終之奏洋洋金聲玉振間  
矣

又

南天有幸借福星蒞之命下之日士大夫歡聲雷動自  
長安不脛而走吳會頃聞前驅入境民間樂只歌又自

吳會不脛而走長安矣伏讀九詢十四申了然如刺繡於吳民之几席而數其毫髮舞文者見之幾於眩迨禹禹而蚩蚩者則不啻奉明師慈父之訓勉感而欲流無論某輩生長四郡此中尚多未悉即令台臺先數月以若此也聞之先達云天下事微行至亦何能詳且其之但得有實心不患無明眼今於台臺益信獨惜科積蠹尚有出台論之外如豫徵一節與帶徵同屬庫收以朝廷隔歲之征閭閻急公之誼而恣此輩長鯨吸川之飲詰之則曰糧長不便夫糧長可以收現徵何不可收豫

澹寧居文集

書

五

卷九

徵且如台論所云兌銀看櫃一拆封而事畢糧長安有不欣然樂佐下風者至役田弊端錫與松又稍異其隸籍錫南延區世廟時華鴻山學士與先大父草共倡役田請於朝而行之百年歌仁人之澤而貧富變遷不無滄桑諸失業者第既以役去而執言先世之田其一二富家爲役田掌記者又不能以揭日告天心事而盡折衆多之口至舊歲之掠租而法大壞矣是在台臺一言申誠便爲三尺而紛紛者輒主議於散此非其所敢知也華鳳超樞部當能爲台臺悉此事大約使失業者

安受義米之助而無徒奢望於瓜分掌記者一做前人之故而無徒寄出入于不肖族人與不解事蒼頭之高下手正使滄桑可易此法仍可無變耳荆溪民變得台臺以給巾羽扇定之平情執法戢亂安良此八字逾十部役事矣豪奴勢極而櫻衆怒悍民勢極而辟國典台臺予之以平所謂處置得宜人心自服某輩在三千里外亦將貼枕而卧豈止東南半壁之有長城哉特恐事定之後復有借亂民以持辱民之短者台臺得無豫防其漸乎新郡尊王公祖清標勁骨有循良之心兼有循

澹寧居文集

書

六

卷九

良之才雅不愧台臺屬吏知台臺聞之爲氣滿大宅也率爾勒報幸鑒其真而略其慙

與劉闇然侍御

京邸荷台臺道義深知芝蘭之合薑桂之投蓋兼有之嗣後台臺策伐天中而弟旋卧病溪上每咏子美至尊憂社稷語未嘗不爲台臺羨北山之獨賢也頃者寇警震隣人情風鶴賴台臺繡衣持斧鎮其上游而三吳獲恃以無恐東南半壁天台一柱擎之矣張玉翁公祖曾過晤談台臺實心妙略津津芬人齒牙誰謂儒者中

無顧牧哉弟所進善後于台臺者留都係高皇湯沐而  
兵衛單虛不能爲皖城效卡臂至借同仇于吳淞乃吳  
淞一經抽調又輒有捉衿露肘之虞甚者四郡士大夫  
日後廢杖杜以望征夫之遑止且環而大聲疾呼于張  
公祖之前此安所得常山蛇勢也目前海上鯨鯢陰窺  
消息澤中鴻雁時聽哀鳴亂聒之鷹眼終存罟梟之狼  
心巨測國家根本重地百萬財賦出焉四郡亦非可舍  
已而芸人者必使吳不分兵皖不借兵而戰守並裕呼  
吸自通願于台臺聞金城之方略也張公祖一片血誠

不特地方拮据于台臺雅託同舟卽吾黨聲氣于台臺  
亦夙稱合調而保障苦心或載道之口碑不必盡爲中  
朝之功狀所藉正論持之深衷護之此則三吳士大夫  
喁喁跂台臺以九鼎者耳昔人云得一賢守令足當勝  
兵十萬今日之事究竟以此爲先着台臺行部將遺亦  
可徵蕩海虞朝歌之一二其人者乎分祈勿惜來  
紫示之

上王玄冲按臺

適聆南音知青騷入界載道歡歌震騰之聲且恃以無

悉然奇則自都門飲承諄誨已信三吳之有二天矣日  
前征徭既重加額滋煩物力苦貧人心喜亂牌票之徵  
呼郵館之供億但能裁節一分亦寬地方一分之騷騷  
神奸之牙角豪右之魚肉但能釐戢一分亦還地方一  
分之休息所謂牧馬去其害馬已在祖臺洞鑒中者奇  
稍列其概則事無逾於人命強盜二項其指誣攀陷害  
民爲最多而人無逾於罟梟衙役宦僕三項其聲勢相  
倚呼吸相合害民又爲最熾要之後三項之人無不借  
前二事以起雷于冬造冰于夏者吳民覆盆無訴大約

坐此今遇祖臺正其見日時也至以佐貳而擅拘禁多  
張宦僕之災以捕快而擅拷掠多飽罟梟衙役之橐下  
既習爲故嘗上復置爲瑣務須祖臺時嚴申令方可永  
息厲階所關民命安危頗非淺鮮諒無俟奇言而悉矣  
錫邑新任廖父母質行誠心可與古處祖臺嘉與提誨  
示以周行當無愧循良之品奇實爲扮綸引領幾之而  
陳郡尊公祖方以通解奉嚴旨地方積玩致累賢郡伯  
奇輩皆爲負芒祖臺亦有以慰輿情之縈切者乎若漕  
軍叅橫新承嚴戢之明綸私訂紛紜已破明謀之伏莽

所藉柱後惠文弘宣聖德知非但尋常觀聽之快也率爾報命書生饕餮慙無可副清問者統祈鑒宥

### 與盧德水漕臺

江南苦漕十餘年于今自老公祖繡斧臨之而軍畏其威民懷其德自此遂可去火宅就清涼矣惟是苦漕者各省所同而苦白甚于苦漕者蕪松常嘉湖五郡所獨其爲內員之恫喝保識之奸婪京役之奇橫與車船盤剝之陰盜此苦之在內者也而其爲漕計之凌壓船戶之勒索撐夫之刁詐與衙門使費之繁加此苦之在外

者也在內者聽諸天監之有光而在外者則但得老公祖片言嚴諭便爲浩蕩計輶軒采風已先得之不孝弟所不禁其娓娓者適見諸糧解每當輪役入京輕者如不保其家重者如不保其命蔽簾之狀不忍見哀籲之聲不忍聞卽無錫一邑而十一年分賠補且萬金以上矣將來不至富者貧貧者盡寧可得乎今幸遇菩薩心禪靈手如老公祖者此黍苗陰雨之時也富民國之元氣而東南百萬財賦尤朝廷輿區所在爲國爲民原無二義知老公祖念之惻然不俟第言之畢矣

### 上張觀濤侍御

宣雲爲今日第一要害借祖臺繡斧臨之亦所謂北門鎖鑰非準不可也邊長二千里間多據山爲險其瑕隙須補葺者數十處耳今必欲盡爲修舉恐時絀未能舉羸祖臺第審其形勝權其緩急請諸廟堂次第圖之并勿以迫促歲月爲期要使費不取省而取實工不取速而取堅未必非萬年之利也至于才遺之氓生計盡自來未有人心不固而可言戰守者保障繭絲前人明誠此殊大費祖臺苦心耳若吏才將才二者皆目前神

樓之七祖臺須閒時以冷眼密識之韜畧在夾袋中已思過半也冗勒附報遙跂霜嚴肅然心滌

### 上王雲翼按臺

兩挹台光雖未盡欲語然心謂冬日之日夏日之日從來不必能兼惟台臺乃可兼之頃聞常鎮二郡于旄所至奸人屏跡虫虫之氓歌呼載道一時與祁世翁公祖掩映前後遂疑福星獨照斗牛卽頃者潦泗沸塘江南屬在唇齒所恃無恐者台臺實爲之長城矣茲承清問愧腐儒無可佐前籌謹條別楮以備台裁至于旌節孝

寧先寒胃而後高門理訊勝寧伸孤焚而抑豪右此自  
台臺素心無煩饒舌獨見近來地方一二大事經舞文  
之手人命則賈者俱真盜情則真者俱廣覆盆終難見  
日出柙更多養癰所望台臺加意留神并爲多方論戢  
者若傾端文葉司空兩先生入祀崇正祠表章先賢激  
勵後進所關風教不淺此尤宮墻之士所跂足而懷好  
音者也附言申懇臨楮主臣

上任文水按臺

祖臺於三吳長城也於三吳之百姓甘霖也於第奇則

杲日也聖明重念天中借元戎之畧以靖之每遙望松  
高輒深駭極之思適歸德守唐損占旋里具知德威初  
布賊膽爲寒伊雉處江南上游計得旦暮廓清卽吳中  
梟聲鷹眼聞風自戢第輩依然祖臺繡斧之下矣損占  
做鄉賢者與二十年紉蘭緝蕙之盟堅於息壤聞豫士  
士大夫言其守禦功非獨嗣召杜之徽而劬勞致疾未  
竟其猷譚及祖臺破格垂矜相愛以德至感泣謂病廢  
餘生不知矢報何日昔有見面不必知心者損占與祖  
臺米一面而得之於是益知人倫之有水鏡也若第向

在震風凌雨中聞損占語逾懷厦底貫心鏤骨如同之  
矣羽便率勒附布悃款宗社蒼生方倚文武之靈萬惟  
自玉以奏膚公

又

自青驪蒞錫歌舞載途平糶之舉不孝第輩若有心無  
力而祖年臺損貨先之金錢之愧人人雨汗矣昨仰承  
德意從諸紳酌定數款期於分界而任合志而營要使  
邑無虛里里無虛戶戶無虛惠而佐諸下者士紳之議  
持諸上者祖年臺之法如米當之賤而救貴而閉此理

之不可平者也素封家以窮黎續命之膏居爲奇貨而  
倍蓰望什伯什伯望千萬此情之不可厭者也駟僧與  
胥棍相比婪厚利而導蓄米以出疆事發者一二其不  
發者尚更僕未易數此奸之不可縱者也十日以前米  
價止一兩三錢今且溢而一兩四錢五分矣長此安窮  
乎計惟廣糶一說可速平之而士紳之議終不如祖年  
臺之法下令於流水不孝第竊有望也祖年臺所發銀  
二百兩適商之司李陳公祖可得米二百石在士紳有  
里閉相恤之雅而在祖年臺又有發政施仁先斯四者

之義或分給四關擇極貧無告先爲之所則人不擾而  
澤不濫此尤執要之術也率爾具陳伏候台裁

上陳具茨按臺

恭惟捧日丹心回天鉅手東吳有幸借繡斧臨之間命  
之日手額爲粉榆稱慶而兩通典謁未獲一挹清光適  
拜台函知福星已照四郡入河陽壁壘旌旗  
煥然一變時也所諭地方凋弊江海隱憂捧誦及此想  
見大仁人肺腸因念日前淫淹害稼之餘兼之三征交  
逼之會能於催科中用一分撫字不但爲地方造一分

之福亦爲朝廷留一分之益而台臺業然犀照之矣某  
復何言憶某未出里門時良民所最苦者田糧之賠累  
人命之誣告強盜之攀連而奸民所最爲苦於良民者  
衙役之蔓豪奴之橫暴然之悍勇立爲聲又交營爲窟  
頃道府縣公祖父母皆極一時循良卓異之選如袁金  
鑄陶繼潛踪更徵老公祖柱後惠文彈壓其上定已  
翕然懷我好音亦無俟奇言也獨有一言之似緩而實  
急者錫邑西北地形窪下暑雨時至一望渺然無論往  
來戴負幾於及溺而隄防既闕蓄洩非時膏腴之壤俱

成歐脫自向年劉父母雅意經始迄今猶爲未就之工  
十年遺蹟萬口咨嗟老公祖鵠首所臨自當見之倘得  
藉手成此勝果不必上煩公帑但遇一二豪有力輩能  
於法而情可疑者計應辦之有餘第須處置得宜官不  
煩而民不擾此固台臺百世之德地方百世之利而非  
奇一人所敢請也惟老公祖留意焉至吳俗之靡聞於  
四方邇物力漸虛民風如故誠有如南大冢宰謝青老  
所言者然某意舟輿歌舞之費十二金珠瑤翠之費十  
五游僧妖道之費十三風行草偃台臺尺檄之諭足賢

於十部從事而最可異者馬吊一途沉湎濡首營序不  
已浸及縉紳以狙貽陋習市井穢戲而公行之衣冠閭  
閻之家此益非聖明之世禮義之邦所宜有者伏望老  
公祖中以厲禁直使膏肓宿疾腸胃一洗未必非轉移  
薄俗鼓吹休明之大端也某新進書生未諳世法幸其  
胸懷不覺娓娓台臺或略其慙而一得采之可乎臨風  
瞻溯曷任主臣

上倪百宜漕臺

自平臺駐節江干卽約天如年兄趨候列柏之下因冬

杪春初百端蟬集頃又聞流寇震隣從枌榆諸老稍佐  
綢繆之畫數日以來蜩蟬小定正擬鼓舫而前而北來  
者傳年臺已渡邦江弟亦尋痛發於臂垂垂欲墮矣漕  
父幸賴齔比軍民相安得無向年婁東故事年臺固入  
省福呈然江南式歌且舞竊喜爲近水之臺矣獨白糧  
被塗伊始將事孔艱水次之一牽一挽部運之一舉一  
動上臺之一票一檄誰非裨載之氓所殫脂膏以從事  
者而總理衙門添設以後每舟費約浮百金東南民力  
竭矣沈泉獲薪豈特憚人之哀吾輩於此調劑一分上

可爲國家養一分元氣下可爲閭閻留一分生命知年  
臺聞之惻然無俟弟言之竟也

上周梓山按臺公啟  
日以署篆郭公祖卽真之事首懇於老祖臺仰荷老祖  
臺軫念地方許卽咨請具題永惠茲土且札勉郭公祖  
益勵精任事俟會請實授以慰士民借寇之意一時聞  
者感泣如枯金湯而總漕史老公祖又趣赴臨臺任矣  
某等竊惟地方關係有輕重事勢有緩急錫邑則賦重  
地南北襟喉城社伏奸萑苻時發兩載旱蝗幾成災沸

其弊繁實百倍于睢此關係之輕重宜審者也向奴氛  
漸逼所虞在淮今寇警方深所虞在錫適聞偵報賊將  
舍金陵而間道窺蘇常衆心洶洶日數十驚訛傳不已  
流徙繼之其危迫又實百倍於睢此事勢之緩急宜審  
者也郭公祖長才實心修繕訓練寢不帖席真所謂一  
令勝十萬師者若復奪而予睢譬猶奪赤子慈母之懷  
而絕其乳恐寇警未臨人情先亂某等之憂不在外潰  
而在內潰矣通邑安危生死之關不得不疾聲大呼于  
老祖臺之前知老祖臺必不視爲尋常保留者比伏乞  
速賜會題俾邑士民長依免胄之葉公而郭公祖不至  
慮五日之京兆刻印銷印自聖朝盛事老祖臺回天之  
力當辦此有餘矣情切剝膚用敢合詞申請臨啟曷勝  
顙禱之至

與吳石匏道臺

師臺於兩郡駕輕就熟不肖復何從贊一詞而微察民  
風較曩時似有異者在奸民則衙役之冗豪奴之橫置  
然之悍幾成鼎立而呈然之三窟衙役與豪奴又實主  
之師臺褰帷廣聽自當盡革鴟音然得無稍借霹靂手



懲一儆百者乎在良民則錢糧之賠累人命之誣告強盜之株連爲最苦錢糧自青縣不發而省里之報實食其間甚有實戶藉鬼戶之庇而貧民償富民之逋者見快扶牌票爲重構揚揚飽其囊橐而里長代奸頑爲嚴比繫累困於桁楊者百孔子端慨難縶達而人命申無風之波無天之日更不可言往聞告人命者幾止數詞今且日見告矣告者不必有葭莩之戚彼害者不必有口舌之爭亡是子虛盡成奇貨中人薄產立致冰消而推究原繇大約置煞爲舍沙之蟻術役與豪奴爲壽異

之虎耳若攀盜出于盜口非屬捕役之指唆卽係仇家之發縱玉因石焚者不小李代桃僵者亦多客歲一紳家妄疑村民禦盜者爲盜同時逮獄且數十人輒以老公祖洞鑒竟從寬釋非然又幾爲黑獄矣此不肖所日擊而心傷者也師臺愷悌神明應無須不肖說而亦不肖感慨積蠱不覺其言之娓娓或猶慮解網之遲而漏吞舟則有師臺咸陽鏡在可無作此意外想矣至如疆圉多故荏苒時警保障地方無如保甲一法向年陽明先生行之江右者最核最便載在集中惜未真寶舉

行其若懸壁擊柝徒爲巡徼者需索之端又所謂塵飯塗羹無益有損者也并祈師臺留意焉新郡伯洪老祖清心絕俗喜氣迎人不愧師臺如蘭之聲京邸晤談略商利病欣然許可得師臺主持其上而左提右挈之匪獨毘陵全郡之福也若寒家世守清規室無長物門無雜賓惟有常州府學生員馬瑞係舍弟世名嫡子武進縣學生員毛念特係家慈嫡姪無錫縣學生員施召徵係不肖嫡姪又有常州府學生員華天章無錫縣學生員華彥章華奇章係先妻華氏嫡弟諸生少年嗜學文

又

家訊至傳示台教倦倦地方防守事宜而首及保甲鄉

兵積儲期集議酌委使事不整而法不挽此甚盛心亦甚苦心也保甲則某先略悉之矣小民一身懸繫安往不得貧賤正爲富貴人守耳古名將身操版鐻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况嫗族臧獲輩乎乃今縉紳之廉家儉指如林屋居相錯晝則袖手游閒夜則擁枕高卧而出蚩者偏任守望之勞萬一有警又偏受失事之罰人心不平莫此爲甚其謂鄉紳及舉貢生監除本戶門面外盡應編入保甲而懸牌傳柝諸費或就附近官大戶家量爲捐助以卹貧民之未逮此非獨急公亦

以急其私也細繹台教隱然口舌斧鉞一紙書知賢十部從事矣鄉兵屢奉明旨頗類搏沙言之終年行之或不終日而積穀一事倣漢宋常平杜倉法昔以爲利今以爲害甚有雀鼠之徒因之滿貫而窮民不沾涓滴微潤者其謂嚴約束于上而下或滋其奉行之擾不若聽便宜于下而上時操其鼓舞之權如台教可以義勸難以法行言哉其言也頃聞三吳亢旱人心搖搖與其動之毋寧靜之某意莫如先稽水陸兩營官兵之虛冒使實可訓習而後徐及於鄉兵莫如先核歷年贖錢穀

之支消使實有歸着而後徐及于積米亦必得一二士大夫公正有執持者爲之主而三五富民誠實有才幹者爲之輔不煩官府一人一檄方可行之而不驚然以某所見正亦談何容易也從來應變原無成法近東萊大凌集數萬之師雲翔而不敢前而萊陽持白挺以撻叛兵撫州集村農以當流寇率于倉猝取勝平日團練者視之何如哉至救荒妙手似何敬叔趙清獻令孤充州革其積儲亦非必盡在公庾某固知權宜之看不可爲典要但目前民力空虛正如治痿症舉步惟恐其傷

卽生聚教訓亦須按候而圖之諺云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此言未敢爲他人語惟可向老師道耳常鎮八邑自無錫而外如丹徒金壇皆才品卓然真實留心地方可佐老師旬宣之畫者而無錫十年來畏途之誠長安相集至資談柄某用三寸舌與解嘲釋難亦微矣每聆楊父母政聲不啻身有其美一事作數日喜填得詳述于陸鳳翁更覺齒欲流津但新礪初試思其易折且如昔人所謂居官似入暗室須久而漸明者不特望老師爲師抑兼爲保耳枌榆閑切忘其娓娓想老師自能心

照其臨政易勝翹企之至

爲荒糧及存留事上曾二雲郡侯公書

通邑荒冊仰藉台臺與民分痛俯采芻蕘嚴督糧衙刻期報命林誦鈞票體恤之思神明之鑑令人并舞兼爲感涕而署糧衙張父母祇奉德音董率諸役廢寢廢餐放於不日應收應補一覽瞭然非惟小民賠累復得觀天而奸豪富戶詭熟作荒者亦可參伍而知當無逃台臺之電驅矣最辱台諭積何地幾何人衆議屬之高景翁先生然猶以鄉城不齊馴黠互異悉心清算者鄉紳

澹寧居文集

書

三

卷九

之責嚴法畫一者官府之權懇乞台臺卽行批發仍委糧衙協同催督使豪強無梗纖悉必清庶良民不致與嘆於偏枯奸民無敢垂涎於混沌有如曩台諭所云者而事關國課更乞申聞撫臺以重事柄以釐敝端則景翁之意諸紳紳謀之會同者也乃某輩又有陳者如存留一事先經縣票例給官戶嗣奉鈞批准給糧長此真台臺嘉惠閭閻無虐災獨無畏高明至意鄉紳以下欣欣樂承而縣總尤顏串同奸吏馬臺奸書張士修陡生婪心彼此影射遇官戶則引言於鈞批遇糧長又借口

於縣票欲壑既滿輒捏孤老之先領以爲辭錢神未靈

一任糧長之籲呼而不應有貴郎而冒紳紳以存留者有青衿而冒貢生以存留者甚有一家而存留至二三百石者當均難議起荒額未充議移存留暫爲抵補而諸役復因燦規避飛派典棧無風生波指一作十道路怨嗟不可言殫某輩切齒痛恨方擬合詞上聞豈諸役自知戾重朋謀虛誑致干明諭頒示通衢鄉紳輩傳語相問謂同出詩書之族且叨簪組之遺更張之墨蹟未乾石米之贈耗有幾忍爭民間之升合以置公憲於弁髦正不甘坐視窮黎之脂盡飽奸胥之腹耳而反唇相誣冀掩衆口害民未已更欲欺官不但三言投杼之謀直爲一手障天之計所關鄉紳之名檢大所關通邑之利害尤大伏懇台臺嚴鞫正法永清巨蠹但問諸役官戶既從裁革糧長仍未蒙恩此存留歸之何所悉諸役亦無辭置對也

爲二泉書院與陳白庵郡侯公書

日叩台輝未瞻鴻範燕寢清香彌深耿耿所論文莊書院事具悉老公祖嘉惠先賢至情因屬華鳳超丈草議

澹寧居文集

書

三

卷九

久稽報命今議已脫蔡矣方候台裁未敢另誌謹卽以  
其原呈覽總之此事顛委載於邑乘旁見於頤端文  
公重修之記原自洞然無可容左右袒既已分理豈有  
專屬今當年邵氏子孫不歸并於秦誰得而專之且專  
亦愈乎其弁之也公祠一說設田既難其終設人并  
難其始台臺試觀祠宇之屬於公者數十年以後歸然  
魯靈光有幾卽學租乾沒今強半不可問而况祠田乎  
至於人則舍兩姓子孫而外求焉非其人可爲文許之  
徒者未可以文莊手澤授也奇革再四翻覆蓋受受可

其難之矣天下事與其紛更而轉滋蠱懷不如仍舊而  
稍爲變通若奪兩姓典守而委之無所定屬之鄉恐日  
後圯頽未必有人思甘棠而還其蔽芾而目前陵幾工  
有置尊中衢一酌遂盡之勢今日之公祠或爲他年子  
虛亡是未可知也萬祈台臺詳審長便以永先賢之香  
火以聯先賢中外子孫之瓜葛凝庵于個中委曲似猶  
未悉奇項曾與東云事聞先賢宜從先賢起見如待論  
一失衷而令嘆黍離茂草者追咎吾輩爲罪首第所不  
敢聞也台臺當亦然其言否恃道義風愛下垂清同報

據實以奏惟鑒其懇而有之

爲葉閒翁嗣廕上各公祖書

故少司空閒翁葉老先生清風正氣著於朝廷無俟  
生革之縷悉矣天啟四年閒翁繇太常卿晉南少司空  
會覃皇長子思京官三品例得贈廕而閒翁出山時  
當談已熾時局漸紛閒翁慨然乞身不復陳請識者高  
之今遇維新之日啟事未登遽爾捐館質之公論稽  
之往例當得補贈補廕有次房次子生員葉光輔所謂  
同宗昭穆相當之侄也光輔嗣定則廕定所謂無子者

許應合承繼之人襲廕也乃其侄孫孝基者且捏祖母  
之名以歸光輔突出而揭矣又突而朦朧具呈臺下矣  
孝基之父繼文身故十餘年並未議嗣於閒翁之生前  
而孝基忽欲越嗣於閒翁之身後則律所謂等平失序  
與收養異姓同罪者也且欲借以垂涎恩廕則律所謂  
不依次序攙越襲者也據所引大宗無子小宗不得有  
其子考之宋曾氏曰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  
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  
使非傳重者後大宗此小宗嗣大宗之正也程子曰禮

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  
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此小宗嗣大宗之權也今開翁無  
子而次房有子三人非無兄弟之比矣孝基以姪孫而  
繼伯祖非繼祖之比矣又云廢典所設者嫡庶夫祖父  
之子孫則承廢先嫡後庶如孫萬兩家之例是也伯  
祖父之於子子孫但論應繼不應繼而已律令會典器  
器可考並無嫡庶之論也事關大典且廢之有無尚候  
聖裁生輩無所容其左右祖至於應合承繼緣繇謹錄  
公同議稿及宗支家譜上呈電覽伏乞斷以立嫡子之

法參以立宗子之法誰應嗣卽誰應廢可一言而決者  
惟速賜斧裁以便光輔之請 卹幸甚

與陳白庵郡公公書

祖臺以大宗匠具正法眼一時能文之士手額鼓舞如  
復見陸忠宣之得昌黎歐陽文忠之得眉山矣奇輩仰  
體祖臺甄拔孤寒至意卽素交密戚皆不敢薦一名以  
累大典而獨有不以私請以公請者錫邑人才與武宜  
原相頤頤二百年來郡邑之乘鑒鑒可考頤祖臺所收  
童子試武額武宜俱溢於二千五百以外而錫邑竟

能得於一千六百以內陳父母遵行台諭至諸童搶地  
呼號未敢引舊例以請蓋意欲省祖臺較閭之煩而不  
免重虛祖臺網羅之雅若卽以縣額爲府額則陳父母  
幾無辭於諸童矣奇輩慮深桑梓謂此後進功名所係  
實先達體面所關誼不得默默聽之且夫同隸人文之  
隕區而頓失雁行之舊同稱薪樵之鴻植而偏興鳬鷺  
之悲不特奇輩念之惻然想祖臺念之亦惻然若是用  
合詞上懇萬祈俯鑒商以方幅卽道尊徐老公祖先亦  
垂憐錫士首肯奇輩之言許爲轉達學臺矣明鏡不疲

於屢照奇輩竊以諒祖臺并以諒學臺也臨臧激切九  
頤俟命

又爲葉問老鄉賢事與陳白庵郡公

南少司空葉問老先生清風正學著於口碑須奉按臺  
知會撫學二院檄祀崇正祠而鄉賢呈詞爲學臺批發  
者尚在老公祖臺下邑人士顙顙望之今特錄按學二  
臺批詞呈覽學臺既有誨吉送入賢祠之語倘得老公  
祖卽爲申詳徑行檄祀免其轉查不特以慰邑人士跂  
足之望其以嘉惠清鄉子孫亦非淺也事關激勸冒昧

上請伏候台裁

與繆三府

錫邑人才與武宜原相頡頏而童子科取領忽遠出武  
宜以下第奇數載長安不知低昂懸絕起自何時至錫  
邑諸童素安義命既不敢效他邑紛紛以恩官府而諸  
紳身居局外亦默然未有申一言者昨歲試時弟奇章  
曾向祖臺爲不平之鳴仰藉九鼎稍得方輒而今則縣  
收之數視武進幾相去以倍矣若必引縣額爲府額毋  
論弟奇章不能心折卽先達如邵文莊顧端文高忠憲

卷九

書

卷九

卷九

諸公恐俱不能心折也弟奇章合詞請於太尊陳老公  
祖當戒嚴敢祈露封轉達并乞憐憫勿致差池以祖  
臺昔錫篆言錫事必爲陳老公祖所取信而諸童向藉  
德造亦不能無復望於大賢之發棠也

又

昨言府學生員厲世揚事想已洞悉一孱書生而奸人  
挾仇得臚列惡款假手學役以中之天下爲諸生者寧  
復能自保乎此事通邑皆知其冤兩日以來道路欲沸  
而弟獨爲老公祖言之蓋以家徒壁立之士四顧無援

坐受桁楊既不忍不言且方上臺公明執法之日而  
青子衿覆盆無控更不忍不言豈惟不忍不言抑不忍  
不逆言恐言之不速有索此生於枯魚之肆耳萬惟轉  
致吳老公祖知秦鏡當空定不使麼終得見形而舞  
也露函申懇老公祖至江上可卽出此與錫人士共質  
之

又

平糶一法老公祖苦心樞宇爲窮黎代剝肉醫瘡之痛  
而爲大戶存分餐指園之仁數日以來誠意感孚天人

卷九

書

卷九

卷九

協應鄉紳既鼓舞樂從客米亦漸次鱗集霖雨四降萬  
寶垂登蚩蚩者氓老公祖實再生之矣惟是勢有先急  
而後緩事有因利以滋弊方米價頗平之日當審批適  
下之時貧者可無虞乎枵腹富者或更患其難也  
公祖念念福民而外之奸棍內之黠胥則念念欲蠹民  
頃衆論譁然至傳各皂快聚六十金而謀肆於戶房者  
知老公祖清聽必不爲惑然弟奇章榆慮切且承老公  
祖虛懷下問重惜上臺之盛心翻於下役以奇貨不得  
不爲老公祖列款陳之總之前日恤小戶原陰以安大

戶而今日安大戶亦長以留恤小戶之地也 一按臺  
初意原以千畝爲率恐田之登千畝者少故推之五百  
畝三百畝以上大約千畝至糶米二十石止耳今議千  
畝糶米八十石五百畝以上糶米四十石三百畝以上  
糶米二十石則在小戶將米餘於人而大戶或入窘於  
出蓋容冬歲收既歉今春 國課相仍千畝以上可免  
勉其困乏若五百畝三百畝者未免瓶罄而罄之耻  
矣披讀明示千畝者先糶米二十石五百畝以上者十  
石三百畝以上者六石稍出權宜遂成浩蕩倘自此客

米堪以接濟舖價不至涌騰卽當申知上臺暫爲停止  
庶幾舞文者不敢因未完之 更思翻無限之波此在  
老公祖實心自有妙運然或明諭各大戶以息就就者  
惜影生形之焚心可乎伏惟台裁 一勸糶與治賦不  
同奇前所謂上好仁下好義不用督責而用鼓舞數言  
盡之倘行以牌票繼以差役則貧黎沾實惠者少而大  
戶苦騷騷者多矣將來恐有室棟茨梁而無粒米入飢  
民之腹家惟數石而以閉粟資悍胥之口者此輩何知  
嚮利爲德大約憑賄之有無輕重陰陽其詞耳頃聞縣

役與各大戶紛紛私構出銀若干免糶若干且令多藏  
厚蓄爲富不仁之輩暗通隸胥朋抗官府而笑領諸  
誼者之愚此在老公祖泰鏡高懸知己洞悉或卽曉諭  
各大戶自領所應糶之冊糶完卽行自繳而不應則稍  
用法佐之庶免微少推人心益勸民其有濟乎伏惟台  
裁 一典有典役棧有棧役棧本積米責以糶米夫復  
何辭若典則銀典與米典不同矣錢典與銀典不同矣  
數萬之錢典與數千之錢典又不同矣倘一槩責以糶  
米譬之責南人以騎責北人以舟無論彼決不能相應

且今上典捐重賞以與各役爲媾雖名糶未必實糶而  
小典則本固無多息亦有幾正使傾筐倒篋猶不免吏  
呼之怒耳第意米價既平商艘四集但令一千畝以上  
之大戶必無詭漏於奸胥之手數百石以上之棧米盡  
能給發爲小戶之餐則一邑米自足供一邑人似不必  
舍棧而更問諸典也頃聞縣役至各典未傳平糶之諭  
先爭免糶之金四五成羣坐徵酒食各典噴有逸口且  
謀控諸按臺矣老公祖片言可定其亦亟爲之計乎伏  
惟台裁 已上三款非奇之言也通邑之言也而奇愛

知最深特爲老公祖娓娓言之語云一法立一聲生今欲法行無弊而目前盡爲老公祖好義終事之民日後長爲老公祖歌功頌德之民不致苦心笑意翻爲一二狐鼠所掩諒老公祖見之必欣然以爲先獲我心矣自知狂慙統惟鑒宥

與吳幼民司理

京邸荷老公祖年台臺子民之愛類奉清光初挹之水也再披之王也已就之明鏡也憶童子時先爲林平翁老師所知昨歲入春明復從黃石老及平人黃如諸君

子游澹然淵清則骨爲沁而台臺更似備有衆妙十二蓮花峰冠蓋異人一時駢聚乃不佞弟並得拂席易衣承其微烈漳南地靈固有夙緣耶韓忠獻理開封識者便以爲真宰相器弟意正屬之台臺耳昆陵素稱易治邇來輒指爲太行九折第方在里見諸虎而異者實繁有徒私語所知謂此輩不戢將自焚昨歲乃激而成荆溪之變雖小民一時快其風憤然與魏羽林虎貴事何異漸亦安可令長也昔賈大傅有芒刃斧斤之喻弟謂當明用斧斤以殺豪強之醜而陰用芒刃以惜奸究之

思要於錫根莠養嘉禾心事人人洞曉仰觀彼飛鵲俱懷好音矣不然是梅南昌所謂國家權輕匹夫爭衡之勢也台臺品望自可令蔡萱不採弟言倘亦堪稍備曲突徙薪之一助乎至錫中塘所爲十年未了之局弟曾言之按臺陳其翁公祖道尊吳石翁老師并望台臺一爲留神渠成百世之利台臺功德當不止載半去矣比風偶便肅勒奉候別有一二問字之彥列名上聞子瞻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此意正須憐才同志如台臺者共之

與倪伯屏司李

日走吳門晤言殊快賢公祖清標勁骨正識真品不佞夙所心折自此政聲益當日茂語云太上因之其次整齊之不佞謂因正所以妙於整齊也此議似在民尤爲對症高明亦然其言乎印公祖二案公論在人究竟不可泯滅大約今日葛藤緣氣質之過而致政事之過緣不能獲上不能信友之累而致不能治民之累參劾者固無成心保留者亦非私意潤州萬口實有同辭二日罷市豈能家喻而戶說之不佞客冬歸途值此事初



起詢之輿情參之賢士大夫見聞最悉但即公祖末後一省不善處分耳今事在賢公祖宜以淵州閩鄉人心爲主和平調解永靜羣囂不但以自爲亦以爲理刑雷公祖撫臺張公祖也不佞生平不敢作一違心語於知己休戚相關尤不敢作一徇情語賢公祖試思野議旣隣之朝論又惜之吾輩身處其中可復悠悠付之不枕之舟哉張公祖虛公持鏡賢公祖弟披瀝心腹以對定無稍鑿之嫌不佞晤時恨匆匆未悉底裏正藉賢公祖爲補此段缺畧耳冗次率爾肝鬲之言不覺饒舌

又

前以知己之誼効其狂夫之言捧誦來翰自慙冒昧慙者之取戾如此雖然胸有真見真聞不罄底裏以告此終形骸之論也不佞未敢以形骸相待輒又僭妄陳之即公祖心性之抗傲氣質之忿厲不善調停至滋決裂亦復何能爲解然必舉其數年治狀概行抹殺夷於踏踞彼蒼蒼者非天乎賢公祖但思所見兩郡之鄉紳兩郡之士民與不佞孰多孰少所得兩郡之輿情兩郡之口碑與不佞孰近孰遠若必自信爲千百人之公而罪

不佞爲一二人之私自信爲深悉愛憎之實而罪不佞爲誤聽道傍之語願更平心一參之虛心一訪之也嗟乎名義非輕鬼神亦邇一筆之下甚易然須合乎出蚩者之口一棒之下亦甚易然須服乎蚩蚩者之心必欲以恐嚇嚇壓盡禁不平之鳴而因三四反噬成莫須有之案去一微罪之二千石又波及無識無辜紛紛保留之百姓恐出柙者未必傷人而冥冥中所傷實多他日水落石出天根畢見悔無及矣聞撫按兩臺於此事業洞如燭照俯順公心仰承德意似亦仁人大開天日永

斷葛藤之一時也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不佞則幾於瞽矣然誼關休戚狂不敢辭即瞽亦不敢辭心知賢公祖明鏡自在也其厭爲瞽而終弃之惟命其不厭爲瞽而終照之亦惟命

又

台役去後尚未至一報章久襲笥中以待而手札復已見存讀竟具悉肺腑之雅然不孝經性迂見又期期以爲不可也念昔爲諸生十年辱當事逾等之知時憐之擬資其膏火而捍頭不一應今入仕版又十年齒逾艾

矣每憶先君子語豈有白頭婦婦而更節者冀共其表  
奉之他日得以完身謝先君子已復自想目前知交相  
贈登受頗多無論如昔賢清畏人知未能卽清畏人不  
知亦未能台教清苦二字正是汾陽一喝管敬仲云金  
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書生福分無幾譬之飲  
河之鼠易於滿腹自當未滿而防其概在得之戒時乎  
時乎且不孝髫而試童子科利鈍得失實備嘗之痛定  
思痛宛猶昨日曩倪三蘭公祖視學政曾囑攝令者授  
意不孝不孝謝曰某與以私請也寧以公請三蘭公祖

潘寧居文集

三

卷九

爲廣錫額十五人不孝深佩之欲勒肌骨今卽無敢望  
廣額奈何更妨孤寒者路也無已則祇續之愛仰藉九  
鼎兒子不落人後足矣至吾輩痾瘵別有闊切但令弱  
者無肉强者無食向隅者無啼憑城者無笑此卽知已  
相體實心如今吳門所傳頌德碑不孝拜觀已重百城  
他非所望也不孝嘗謂官評當以細民之口爲鐵案毀  
譽恩怨總可勿論若此心果堪自信卽地老天荒自有  
水窮雲起之妙高明應肯肯於斯言鋤乙近事無所聞  
聞之陳白翁公祖云此亦含沙者爲之然乎否也如此

才作如此局人寧復可料爲徬徨增慨

又

日聆治聲知地方歌舞之樂已拜手札知地方調停之  
苦吾輩不爲其難誰當爲之者事愈難則造福愈多愈  
遠此嚶民子孫百世福亦賢公祖子孫百世福也萬惟  
努力聞舊令出缺尚遲得賢公祖數月經綸爲革弊釐  
奸揚清激濯海濱可以大治切勿傳舍視之前有裏言  
寄雍瞻令於廷謁時一面陳大約願少厲客禁以間執  
讒口曾進而悉之乎此時令甲甚嚴民脂垂盡知交固

潘寧居文集

三

卷九

應避集羶之跡門士亦宜體茹藥之心但於理法不問  
親疎自無異同可分恩怨未知爲間并留幾多膏血門  
庭省幾多葛藤賢公祖夙念固爾幸始終無嫌冷面矣

又

先嚴分訓婁庠六年諸友相與如骨肉至今去後之思  
二十年全一日公議俎豆學宮業具呈自州中府矣昨  
婁庠諸友至言道尊凌老公祖洞悉婁中尸祝之雅欲  
了此一事而後行而囑不孝一函達之陳太公祖不孝  
細思之此公舉也若以私請恐反涉子孫陳乞之條特

敢與老公祖密商之首藉冷曹人夙以桑榆暮景相親先嚴矢心似水激濁揚清望風采者更逾朝氣以爲二百年來未有詢之與評當無異口記云無美而稱之誣也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或藉傳言一達之陳太公祖俾不孝獲免於知而弗傳之議可乎如曰以隸夢之情而及其先是先嚴懿德更以不孝掩也不孝滋思矣統惟老公祖具白陳太公祖以情婁人士實引領俟之

又

錫邑遂致揭竿之變定變緝奸非速卽緩然太綏恐合萃疑之慮更滋叵測之謀須及時殲其一二以解散之渠魁既剝反側自安約宜行之有意無意閒若止惡尺檄諸克或合黨而抗若太露聲色大怒又聞風而遁張公祖深心妙用當自辨此非難事闢地方但爭呼吸司至此已不容遲萬惟留意

又

別後傳諭台雅諸生人人感泣然以抱頭鼠竄竟不敢傳願青雀觴前以謝龐父母先有數行見示正勒一函

擬俟其至錫時報命而聞已取道莫妻敢煩於郵筒中致之此事在龐父母自宜全體而在上臺自宜有紀綱然今免脫雉羅而體面可得全紀綱可得存乎辟之有人見辰於怨家固子弟先進一二逆耳之言厲聲色治之以洩其忿忿則洩矣子弟之向隅不足言如怨家之竊笑何也龐父母不知乎聽何人似信吾輩未如其信左右留此一段公論冀終不負龐父母及諸上臺而已

與楊漣漪邑侯

台臺清心擬水定力爲山梁溪積弛之後幾如敗繒一

經鉅手蔚成美錦第某去家鄉三千里每聆口碑近於几席頃拜台函累紙兼牘又復見京華促膝論心時也倪錢一案此間久悉之錢族悍而譁一二無良強稱瓜葛愈滋葛藤錢年兄未能一刀割斷正須神武斬藤手如台臺者了之第某嘗謂朝廷三尺如秤不爲貪富人作輕重引嫌故入與徇情故出者等台臺知持秤耳何容心哉錢年兄曉人自當佩台臺相成之德台臺第坦懷待之可也道尊處曾再爲台臺延譽其眼光當非終不識台臺者頃晤陸鳳翁并令訊至知已帖然作令如

以下原缺

壁寧復堪此芄芑黍苗知復需台臺爲音而矣方今民  
力幾於涸泉之浸穫耕適古路諸公噴噴以江南火耗  
爲言第輒舉台臺折之而錢糧一經庫役弊端更如紛  
絲非台臺又誰爲之齊神武者第意徵征係朝廷權宜  
之法不得復落輓乾之手此斷宜屬之概收者也帶徵  
之不能不屬庫收例也亦勢也而羨視概收常不啻倍  
焉如往年加一加一二之例斷宜懲也所謂寬一分民  
受一分之賜者也第向在里中見此輩以百姓醫瘡剝  
肉之痛佐其朝歌暮舞之歡至今言之猶爲髮指台臺

定先獲我心矣至於國家功令既嚴上官吹索滋甚戎  
片陰而生積霧或微風而起危波第意事關保障者不  
可省而關催呼者不可不省總之牌票數則民情易蠹  
詞訟簡則官聲自起正在办游餘地者尤須存善刀而  
藏之意若夫治豪奴非惟爲百姓亦以安豪奴則衙役  
非惟爲地方亦以安衙役却鄉紳之請託非惟爲三尺  
亦以安鄉紳嚴置棍之刁誣非惟爲善良亦以安置棍  
貧民天之弱症所鍾宜扶之使旺富民國之元氣所係  
宜護之使長此皆有見於荆溪近事而不覺爲知已媿

媿吐之者然實皆台臺意中語耳祁公祖處已再三爲  
悉台臺治行高等知其眼中有鏡當一見恨相知晚尼  
錫邑行止所宜與無良之爲齒於鄉閭者台臺不訪盡  
言之時哉勿可失也遠承台翰率爾附報因明高之深  
微嫌面目之蕙統惟台臺鑒而宥以寬收

澹寧居文集 卷十

梁谿馬世奇素修甫著

同邑秦伯欽公安甫閱

後學周原溥重校

後學

秦德藻以新甫較

與陳補思父母

東南之事與西北稍異西北倚重兵東南倚重民今日之議禦外侮爲後防內變爲先語不云乎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斟酌行之使法與情相宜官與民相習地方奉

澹寧居文集 書

卷十

画一之令而吏胥不敢萌需索之奸大戶藉保障之安而小戶不致受方役之困是在當事者謹按舊規條列數款以備採擇

一申團保

團保所謂寓兵於民之法也然其弊有三一曰分派不均夫小民一身何往不得所守者上則朝廷之城池下則巨室之身家耳乃有縉紳孝廉家僅指如林壓居相錯畫則袖手閒遊夜則擁枕高卧而笑榮者獨任守望之勞萬一有警又偏受失事之罰人心不平莫此爲甚

澹寧居文集

書

今議鄉紳及舉貢生監止除本身門面一間餘有家人沿街住屋盡行納入保甲一體巡邏而點燈傳食諸費民家貧乏不堪者就附近官大戶捐貲協助且時爲臨視慰藉以分官府之所未逮庶勞心勞力各盡其職而人人樂從法亦易行矣一日文具無益夫朽戟嗜戈森列通衢毋論奸宄日笑而百姓完稅爲糜飯塗炭可有可無之物今議或鎗刀或木棍或噴筒烏銃俱以指良堪用爲主亦須附近官大戶與民家生計優裕者協力公辦一甲有警諸甲器械齊出相救而門首張設則或

以朔望或以逢五十餘若保長點明甲長收藏蓋先年曾有小民借兵忿鬪以致捫傷又不可不防也一日暨擾多端每編派之始總甲兵房串合爲私貧者入富者出民已欲訴無門而各衙巡視以一更餘三更前爲率此後卽甚巨湖付之不問一二點名不至者或罰五錢或罰三錢奸胥復就中上下其手于是禦暴爲暴民噴有繁言矣今議城之東西南北自城內及附郭居民分編仁義禮智字號中路編信字號十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團團爲一號書牌夜燈各書某字第幾號第幾

保第幾甲自通衢劇市至窮巷僻里人無漏戶戶無漏人某營何業某藉何區某客戶原貫何方某單戶親屬何人與圖內庵觀寺院僧道幾何客寓幾何合之共一冊以聽上官之簡閱分之各一冊以便團長之稽查而團保長則於諸甲中擇公正謹厚有身家之人爲之每夜十五家點一燈按候鳴鑼晚鐘始晨鐘止其巡視者二更始五更止或一夜一巡或間夜一巡或夜巡東南或夜巡西北出入無常示以不測如遇缺點當加責治免其科罰或有原係衣冠夙著才略爲鄉里推服者或

澹庵居文集

一二號或三四號量舉一人委以訓練總率之任此又當徐加採訪破格優禮以任上官一臂者也

一嚴冊禁

冊禁與保甲相輔而行城外之水冊嚴則盜之出入難而緝盜者易矣城內之陸冊嚴則賊之出入難而捕賊者易矣今議水冊自南關至望亭責之望亭巡司自北關至五牧責之高橋巡司或容盜闖入入而逸出者罰無赦而河道險遠如大小渲陽溪四河口等處尤宜加意提防丁林墟等諸費地方好義者亦當量力協助

在官府一激勸聞耳至陸冊則無者立之有者修之縣治前後左右及頭門一帶庫藏所係更爲緊要其守冊除縣治外似不必別立冊夫卽責之保甲輪番巡警之人或二鼓以後三五成羣叫呼開冊者聽保甲拿獲稟官蓋啓閉以時所當與留城留關一體嚴禁者也

一選兵壯

東南兵壯難言之矣然強兵有上中下三等也弱兵亦有上中下三等也昔楊文襄以選鋒爲兵家第一義推之一方何獨不然今議兵壯中弩力過人略嫻弓馬者

澹庵居文集

爲第一等收爲親兵責練兵官加意訓習厚賞勸之弩力稍優未嫻弓馬者爲第二等使隨第一等訓習其弩力已減而未衰者爲第三等分隸各城窩舖巡更傳號至於豪奴賤役名冒食顧替應點者嚴行查革補以召募卽罪然顧皮果有長技不妨收用許其自新而腰牌一事以防顧替之弊又似微而實嚴者若夫老弱當汰人能言之噫不選而遽言汰吾慎老弱之不能禦變而更能爲變也

一豫糧儲

教場之在城內而倉之在城外也此法之必宜變而通者百年之計未易言也然不可不爲一時之計也西舍居人寥落水次堪虞今議大戶糧長之城居者與鄰居而有寓於城者即無寓而有親戚家可託者令等米過倉未開寫實數盡運入城其未完者亦於城內收而六戶家米止許平糶零糶本地居民不許過倉厚值私糶出境地方知而故縱者罪總甲衙役婪賄挾制而客地方舉首者重創之此亦積貯急務所以甦民困而安士著者也

澤居文集

已上數條皆卑之無甚高論然地方切要似無逾此至賭博之宜懲也置棍之宜禁也以清盜源也窩藏之宜詰也民捕之宜創也以清盜藪也此可繇保甲而推者也水陸門缺壞之宜修也城牆草木可緣而上宜周視削去也此可繇柵禁而推者也水兵之巡哨弓兵之詰獲宜一一嚴覈之而舉其實也此可繇兵壯而推者也柴薪之宜多積也硝磺硫黃等件不宜以爲花炮之靡費而宜以備火藥之用也此可繇糧儲而推者也若夫鄉兵之宜練也或擇親丁或選健僕三五團演百十比

試此士大夫及富民之有才魄者饒爲之聽焉可也

又

載德而北地方綢繆缺焉未効萬一然有老父母酌人情權土俗而行之弟奇亦可無饒舌矣大抵當物力方絀吏道多端之候動民不如靜民興事不如省事扼要則牌票自簡畫一則催呼自寡點冊但令不得闢其說則弊自清奸民但令不得潛其踪則膽自奪老父母以置腹之誠行懲辱之照亦何慮應眼之終留梟聲之難徒者適曹履垣兄柬至言及吏收官解事官解造福無

澤寧居文集

窮仰藉鼎持漸已有緒吏收一法第最業已詳言之老父母問按臺亦無意必行老父母定不吝筆舌代此氓之蚩蚩趣刻印爲銷印也

又

童案一發孤寒手額歡呼載道老父母台臺薪樵之澤真不減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時矣獨錫邑閭閻詩書舊例錄至千五六百有奇望台臺稍爲寬額使一字一句堪以引進者皆不至爲仁父母之棄子弟歸可以見父兄其屢不具體踴者出亦可借爲一覽之地也惟台

念之

與趙、父母

佩德而北涉江之永渡河之廣皆奉揚仁風之日也晤  
潛臺已爲老父母申國士之感錫邑人情固難割然主  
之以實心持之以定力出之以沉幾當無不可爲者但  
令吏胥不敢參其獨裁強禦不敢阻其美法百姓既歌  
舞載途雖有疑謗任之而已老父母潔已乎氓定不厭  
鄙言爲河漢

又

潘寧居文集

三吳之賦甲於天下年來新舊并催征餉疊疊而民不  
擾者以時和歲豐租額畢登也頃因華王二家之累各  
佃遂以負嵎爲得計幸藉老父母與各上臺曉示且次  
弟擔輸而長至以後寂然如故或至歸於於奇暮夜匿  
名之帖不一而足語云人可欺天不可欺無論知者不  
信卽信而立身自有本末亦何須辨惟是人言所三至  
於奇者蓋以生平極執之守夙見諒於公祖父母而猶  
默無一言且往時事關迫邕不憚任勞任怨以爭之而  
今獨默無一言望生疑疑生謗固其宜也然事勢未至

迫切奇亦靜聽公祖父母之處分雖激之使言仍未敢  
言今事迫矣潛舟鱗集開兌屆期而租有未及一分者  
旗軍挾功令爲星火之追而兌戶不能應則軍譁矣兌  
戶徒手以當旗軍之暴而不能應又不能堪則民譁矣  
軍譁於前民譁於後其不胥錫邑而爲變者幾希老父  
母何以策之也夫天時亢旱庠救爲勞各佃之苦誠所  
宜恤然全熟者八分減而七分矣其看定分數者又過  
減矣各家又仰體上臺德意更寬以一分之限矣其看  
二分者每畝止收米九升而一分及無徵者賠累不知

潘寧居文集

幾何矣業主之體各佃愈深各佃之負業主愈甚錙銖  
之錫免旣無能得之於朝廷而涓滴之輸納又無能得  
之于祖戶然則爲各佃者將立而視業主之稿而止令  
目通賦之名以同跡於不義也此豈盛世之張所宜有  
哉伏乞卽行嚴示明諭以目前之情理詳曉以將來之  
利害業主旣設身相體各佃自宜子來恐後昔王土  
率土王臣 聖明在上綱紀森然恐未能聽出者之  
怖終也老父母如以積逋未易驟醒卽將此書懸之縣  
壁與各佃公質之良佃當見而淚下卽頑佃亦當有聞



而心動者奇非敢避謗而聒憤於老父母之側正以事至此而終默無一言是重誤老父母重誤地方亦重誤諸個也惟鑒之宥之

與馬培原明府

驕陽爲虐米貴如珠聞老父母爲饑民虔誠請命直廢眠食真令人感而欲淚弟奇不豐綿弱竊勸一二親知各從本圖本里設法平糶爲乘章之先冀至邑無虛里里無虛人人無虛惠則價自平民自甦而同志寥寥更滋後言大約有心者無力有力者無心目前事類如此

蕭寧居文集

正覺旅對而舌本欲枯獨坐而鼻火如沸遠辱台教苦無能佐一籌惟恨不縮地與老父母一抒其悶悶耳天監有光老父母隨車之雨知常不遠若慮救民或以擾民則過糴不如勸糶抑價不如增價但使素封各發慈腸奸民無生他隙老父母仁義並行非特恤災亦以弭亂計長才實心辦此有餘矣揮汗率復憂思之切非筆可宣

又

聞省垣之報爲善類喜爲世運喜已讀諸大疏并召對

延今有頌牧矣聖主虛懷遠追堯舜此真大君子而見月陽遂見日之候也至合宮之聽藉因繁復見弟意當廟堂飢渴求言宜爲留餘地以引轉圜止輦之意於不倦而在諸君子雖皆齊齋亦宜自留餘地以養胸邪指佞之力於不窮若一人上十疏英主必不嫌其數或十人爭一事慈主未免疑其比矣易言射隼而斤斤自愛惜其器非自爲乃以爲君父也老父憂國深心經國巨手其亦有躊躇四顧於斯者乎吾輩致身報主毀譽利鈍復何足論要於事必出之至公念必本

蕭寧居文集

之至誠實可夕對獨聞獨見畫對萬耳萬目而母予黎丘之鬼以隙毋借暮夜之戒以口所賴唱予和女誨車道之不能不首望於老父臺耳江南民力已盡至於患民之廢紀綱隨之破義妨貴漸滋亂階痛定思痛凡可痛并州者知今老父臺之不愛齒牙齒髮之不受膚髮也弟因老母多病雖蒙恩叙轉未得絕裾而出有君如此尚稽丘壑真覺慚負清時冀老父臺爲我白此耿耿者於二四同志之前而已伯屏攝篆練川三月大治家戶尸祝以爲二百年來所無老父臺聞之定破顏微

笑彼何人斯或不能勝南山有臺乎

與王蔡吉明府

京邸觀台光如對周公瑾器心競氣不覺頻寂生平恨  
未得讀華亭賦今中江有台臺梧岡二鳳爲不必見矣  
未方多幸藉台臺斐其弗而清之每聞治績輒解調飢  
而台臺三千里惠我德者又似愀然以地瘠民頑爲告  
者史遷云人富而仁義附民之頑正坐瘠耳鎮賦額未  
及常十分之五雖年來加派頻仍而催科故輕調停亦  
易獨衙胥積蠹白日濃陰如台臺所謂奸深三窟者則

滄寧居文集

鎮自不減於常此輩肺肝似幻人作術無所不有而要  
以彼用我之法兩言盡之曰順曰倒我治彼之法兩言  
盡之曰深曰簡蓋此輩固無不伺上人之意以行意假  
上人之事以生事者邇練湖一議得無此輩或歎且舞  
而從之乎第詳觀形勢或於漕政尚在可有可無之間  
而於地方將開一擾百擾之漸建白者偶視其利奉行  
而須兼參其害當更煩台臺之主持耳聞雲陽七大夫  
意亦多與弟同適拜瓊瑤敬藉以代木桃之報

與姜明府

恭惟老年翁擎天作柱製錦爲文每遙聆神期之頌於

今時真寥寥如廣陵散覺渡頭五馬嶺上雙銅皆足以  
引愷悌之波而識不貪之氣矣日前疆圉多故大江南北  
差安覆盂然聞三吳九賜國家百萬財賦幾欲爭於  
早魃之手而汜光覺社之交一望爲壑羣不逞者三五  
行剽赤白走遂不復避噫嚙之照長此又將安窮第謂  
俟其爲大盜而禦之不如當其爲飢民而撫之此亦間不容髮  
盜而散之又不如當其爲飢民而撫之此亦間不容髮  
之機當事者未可悠悠作度外觀也且淮右諸邑接壤

滄寧居文集

奇萊風高楊帆瞬息可渡今恐不宜復言未陰正是予  
羽譙譙予尾脩脩之時耳真州曩稱沿江要害年翁八  
面才故足長城然爲一邑易爲一邑以及諸郡邑難弟  
願以此爲年翁效七襄之報也

與石景雲明府

客歲荆溪民變幾於滋蔓自台臺以菩薩心行露靈手  
旬日之間蝸蟬頑謐擾粗者自悟佩牛帶犢之非冠裳  
者仍享食稅衣租之樂昔張肖甫司馬咄嗟而定浙亂  
至今瞻子人口台臺正後來居上矣弟所更有請者一

日之發難豪奴似不勝悍民百年之積威悍民終不勝  
豪奴即荆溪往局令當事稍存無害我獨畏高明之意  
而三四薦紳先生禁戒僮指閭門養重以承之寧遂披  
留至此寒灰勿熄還爲燎原雖台臺在事萬無此意然  
不可不防其漸也

與龐再玉邑侯

有留一項原不敢異同因平時經信頗見諒於孤貧爭  
執任便之說以得先領爲喜不孝奇不忍逆其意唯唯  
應之頃聞法當小變孤貧未悉仁父母德心環聚哀懇

澧寧居文集

至於雪涕不孝奇復不忍逆其意令小童具揭聞之臺  
下乃荷垂簪破格招減捧誦台諭感愧交集仰惟老父  
母道義之雅至爲不孝兄弟屈法伸情此心終有慚忤  
者奇意利貴因民事須盡一上年掛欠之多總歸總  
高下其手以致溢於額外虧於額內今宜爲今之項甲  
存若干科存若干貢存若干上不得懸懸免以累漕  
兌下不得刀勒少發以累孤貧則官戶既奉成規而  
窮民亦遍沾實惠似亦法之便而易行者若必俟兌運  
完後始給孤貧則孤貧領過之米勢不能復還官戶將

悍僕豪奴徵索益不可勝言而官戶已盡從發也縣總  
多捏子虛亡是姓名以冒存留孤貧且日叩縣總之門  
而嘆調者之如鬼矣卽如當年在留同一官戶而少不  
得數十石或多或至二百石以外實則入孤貧之腹者未  
登其半也漕安得不誤而孤貧亦安得不嗷嗷於上臺  
之前乎老父母嚴整風弊方當見覲么麼倭僮知無逃  
於禹鼎當不俟奇言而悉之也兩揭如命繳上尚祈老  
父母情均一視勿予異同者以口感佩高深更無窮矣  
狂夫末議統候台裁

澧寧居文集

又

日以兌事重藉老父母苦心鉅力過漕卒方長之微而  
撲其燎原萬口頌德逾於旁碑錫故號巖巖劇然卽已  
被竹數節矣目前軍需孔急明旨方嚴如豫應則夜  
項老父母所多方鼓舞以厲百姓同仇之說則夜  
焦皇而奇博采輿論有一二可佐催科之理者則款  
上聞非特通邑之心亦老父母之心也特道義深知不  
敢慙然作局外而觀惟老父母勿罪其狂謬賜之財擇  
一糧福之收於庫例皆舊欠也豫應則歷年來多附收

於現年糧長而次年糧長稍貼役銀酬其勞費頗稱官民兩便之法今之改而屬庫吏也念現年糧長之苦不忍重累之也然而邑中微有後言矣不孝竊思官民一體老父母方痼疾以視百姓百姓亦自繼輸以報老父母而此輩上不爲官下不爲民惟知雀鼠自飽耳雖老父母日鑒懸空當卽見睨而此輩并不暇思其後也奇意或仍歸糧長以從民便在一邑如分投膠之惠而在一二貧民尤如拜續命之膏矣伏惟台裁

蕭寧居文集

一則今不撓羨寬則民樂輸項聞庫吏收銀每配五分明索贈費一分而僥頭不與焉是朝廷正課收其三而此輩私索收其一矣又聞有應稅銀十兩而以其半私購於粮戶房輒匿不以報者如是則奸民兔脫良民難罹其能堪乎且此輩以身律法五里霧伎倆知不得終遁於秋陽之炤將來徹底清查水落石出恐奸民之半仍委諸壑而不可問耳奇意宜責成各區總彼此泰稽從實開報而老父母收其冊於內衙并曉示通邑以奉行明占毋溢分毫之意庫吏不如法者聽人指告重創

之時幾成稱戈比干之景奇謂子弟不率父母之遺令吾輩而如王彥方司馬君實者寧至決裂如是念及此方負罪引慝之不假復何敢有所緩頰於老父母然又有不得不爲老父母以白言之者其說有三一人有邪正議有是非事有虛實老父母於錫人士之品行歲月而習之矣學所開劣生姚鉦中者老父母亦既向奇列其事而擯之矣然則顧煜輩之爲正而鉦中之爲邪也此邪正之萬萬不容混者也鉦中事發先皇皇求拔於鄉紳鄉紳不應則又假鄉紳以誑諸孝廉而諸孝廉應

蕭寧居文集

之華芬生孝廉曾爲奇詳其顛末且致書龍學師以此匪自辨矣所捏庠友公呈止一呈首劉蕙滋係自中兒女姻隱忍不敢置詞餘盡屬子虛亡是雖小兒小婦輩亦引而傳諸黎丘之列矣老父母但思具呈百餘人而廷議時何以寂無一人也然則諸生之爲老父母之言與鉦中之巧朦老父母也此是非之萬萬不容混者也學臺水鑑當空所批鉦中讞詞言言疑案明示不能爲敗羣者祝網而彼何人斯忽易之以眩衆聽至謂摘奸之學師口暮挂白簡邑人士始同各紳集議謂備堂約

各紳具書諸生具呈請於老父母大明彰障之公以破  
狡謀以澄士習時尚不欲老父母置此事爲五日言地  
未了之局而謂其有意連老父母之去乎然則初二日  
學官公議之人其必非初三日圍與辱罵之人也此事  
之虛實萬萬不容混者也且當時變雖起於倉猝而自  
豈通衢觀面攘臂老父母當猶能憶其笑貌聲音今試  
呼王延禧秦元始顧煜章於前而細認之亦有彷彿類  
似者乎不然兩年薪樵之弟子何遽忍承聽舍沙而懸  
坐以犯上作亂之名目也適拜台教擬暫視毛羽俟老

澹寧居文集

父母之心少白而諸生之矜仍可青其悉老父母婉曲  
周旋至意然必責風影無涉之諸生今不惜毛羽以保  
老父母千仞之德輝在諸生或猶祈見覲於將來在老  
父母未免留覆盆於去後恐老父母心事有欲白而金  
不得白者矣若云學臺髮指之極一時難解所據老父  
母申報片紙耳老父母怒甲而遷乙因致上臺引白而  
附緇以明憲飭罰之柄屬之何蛇弓影之問或亦非學  
臺所樂聞於老父母也往讀于忠肅傳當忠肅爲諸生  
按察某行學督諸生過峻爭噪之按察墮泮池諸生驚

視網之慈舍垢之量然於奇進言本意似歸河漢若  
生果係朋辱老父母之人而奇猶爲求寬政老父母又  
視顏以從之天下寧有此紀綱吾輩亦寧容此朋黨乎  
彼論訛者誤老父母實甚計見現有時終知狂瞽之不  
忍相負耳

與李載陽明府

挑燈夜語百未吐一奴子婦知又隔宿始抵胥江故人  
意真不如石尤風矣聞與一事必望釋然今日寧有瞞  
而自乾者然此事根因昭昭於通邑之耳目而必引一

澹寧居文集

二攻劣之輩今代坐犯上之條恐此後犯上者更揚揚  
接踵以起矣如是而謂人曰吾以正紀綱紀綱其可正  
乎三日夜造謀來自何人如係劣生密黨得無長安在  
東且不佞亦同諸紳集議明倫堂者安得因學師處一  
再聚首而遂定竊鉄爲鐵案也名義至重見紳難其斷  
不敢作違心附和之語厝厝父母可更一詳之吾存吾

罪聽焉而已小兒重承台貺謹用伯屏公祖例勉

三金雛鳩學飛方虞控地祇此已逾檣榆之量若如  
無辭以解於厯父母矣揮汗率謝撫字方勞願言

白玉

為何天土與庠友許訟致學博何非鳴公書

邇有何天老與諸友構鄰年兄屹然危樁即浪中而鎮以九陽公論不消大獄不起合邑自有口彈無俟第輩之說舌矣獨天老求勝無已既盟復背此事風波一日未息則年兄食寢一日未安第輩不能為桑梓解紛而但累賢師長此又第輩所怒然疚心者也夫諸生少不更事以阿堵之微嘔嘔上書相爭諸生誠妄且陋然業經處分可虛舟付之矣而以胸中之柴欄為照底之弓

亭居文集

蛇甚而為舌端之刀戟天老謂諸生能甘之乎匾額之毀事出暮夜天老先坐其同堂第何樂如矣渠如身非木石受責不言羈縻不言良久而出片紙移其獄于三生遂欲勒為南山之判何始者翻案之易而後者持局之堅也秦始皇以虎狼之威博浪一椎大索十日不得則亦已耳天老以暮夜莫須有之事懸坐三子吟且因而旁及其素所不悅之十一人是縉紳匾額重於萬乘之軀而天老之醜過於祖龍也且聖明在上徧彼飛鷁俱懷好音乃渠溪文明之地理學之邦而突發為大

頭目次頭目以水許不經之號行一網打盡之謀即賢

師長誨士之苦思賢公祖父母作人之雅意不必言矣

將視聖天子為何如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通

邑人心最不服者曰錫士之橫夫天老太僕之衙當

哲皇帝時奉旨削去矣覃恩詔書所赦者戊耳天

老儼然金章黃蓋橫行閭里車服不命於朝廷而官階

可假於私室諸生而敢與天老抗也此足持其短矣鄭

氏者鄭璘親妹天老同祖第婦而蜀方伯華雍老嫡甥

女也婦居食貧幾且十載而忽陷以兄妹相奸之辟至

澹寧居文集

方伯之族羣起執言而忽又自認為誣夫律兄妹相奸

何罪誣告兄妹相奸又何罪諸生而敢與天老抗也此

又足持其短矣然而諸生不敢也則諸生之氣亦柔心

亦平矣而又曰橫嗟乎冤哉士也但未有入焉為上臺

縷悉言之耳言之而不洒然色變憐諸生之覆盆問天

老之肯受也耶天老曾確白簡所臚列金錢且數十萬

回恩寬大概從昭雪爾時天老實繁有言矣今天老所

捏坐諸生凌遲也斬也最輕則亦徒也杖也而獨責以

毋辯當剝膚之慘仍令修守口之禁不順施不忍一

至於此恐亦未可聞於上臺也查得大明會典內所載  
歷朝勅諭其懲戒不肖之條至嚴且密而後私中傳誤  
及善類之禁未嘗不森然垂今據天老揭門諸生有  
終歲經傭足不入市者有生稟弱體不勝衣者共其則  
以酒得罪以舌得過耳而羅織多端子虛亡是皆為葛  
藤至用駭聞聳聽之言徵致上臺密拿鎖解之論夫使  
世中先達人人如天老是使覺官無子衿之趣而往來  
之傷小見頭角者盡蒙三木也豈 聖朝愛惜人才之  
意而 二祖 烈宗之靈不赫然震怒於在天也哉

卷一百一十五 書

爾友爾先賢所戒亦非天老所以自為計與愛天老者  
所以為天老計也年兄侃侃正義問天老實應且惜以  
非之然名義至重鬼神難欺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昔周  
左儒於宣王君臣也而爭杜伯之死曰君道友道則順  
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況年兄與天老今  
日乎願年兄益自信也適見天老諸詞引合邑諸紳李  
廉等為証則弟輩固非局外之人而忝附諸末元方為  
錫急難之誼故特申公論聞於左右惟勿厭其冗冗竟  
覽之

與翁學博

適白懷劬侍御按宣雲曾以師臺相託并令寄問好音  
而司銓者尋中師臺以考功法奇時在長安每懷紆邑  
卽望不封何以勸循良吏乎虞山拂水杖月晨烟正是  
報安養百姓者以清閒之福耳

與楊元采學博

只郎頻奉色笑覺長安塵囂中猶有清涼界適家訊至  
知噦噦聲已臨溪水想見年臺所為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者益令我思長安握袂時也錫邑士風向年幾於

卷一百一十六 書

鄉魯邇一二匪類稍稍敗羣而豪有力者遂借以發憤  
其素所側目之人至今當事指關里為互鄉第每欲  
髮當之然諸士子亦有可議者向閉戶下帷而今招搖  
往市矣向深衣幅巾而今羽冠僧履矣向文字之社  
而今呼盧飲博剪燈徹曙矣至馬弔一說不列  
而何人開端何年父訓其子兄呼其弟朋聚於紳流  
卑邪聖膏肓錮疾莫此為甚昔安定弟子望其語言  
而知之第二十年經傭從游問字采芹且近百人而  
此中墮落亦復不少思之殊愧見彥方願年兄為

定也令君出都第已極推年兄高品如蘭氣直自不敢  
愛齒牙令兄先生錦旋在卽當更爲年兄順風加音耳  
學租事久供縣胥窟穴賴何年兄小爲斬其蓬蒿年兄  
卽不耐俗仍移之縣然須令文冊了然線索在手不然  
他年雀鼠之輩惡其害已而去之籍恐反以年兄爲口  
也幸與其若諸年兄酌之



馬文肅公

詩集

附山香集

蝶園詩

澹寧居詩集題辭

子髮未燥遊素翁馬夫子之門每一義出未嘗  
不擊節稱快若風雨細論則析疑問難每至言  
詞盡絕而始得慊於心回首程門三十年一日  
也吾師弱冠卽領袖詞壇試牘窓牘選牘不脛  
而走者凡若干年後乃得讀書天祿獲盡力於  
古文辭綜百家以成家著述之富誰能望其

澹寧居詩集題辭

項背至詩歌近體特偶一爲之要亦自寫性靈  
自運機軸不襲晉魏不擬三唐惟率其興會之  
所至真所爲溫厚和平最得風人遺意又皆風  
行水上自然成文不求工而自工者吾師徇難  
時罡風浩氣往來上下早已一切都捐獨自訂  
詩文共十二冊不忍釋手緘寄長君壬玉名山  
國門聽後人自爲之乃天不可問長君復以壯

采盛年負奇淪落早赴修文之召則遺文剝蝕  
豈非後死之責予因謀之貞庵徐子所止顧子  
共肩其任先將詩稿互相較閱釐爲十二部分  
爲上中下三卷卽壽之梓以永其傳而文稿浩  
漫尚與同人參酌行續出焉吾師文章亘宇宙  
節義滿天壤僅此瓊霏玉屑何能窺見一斑然  
而短咏長吟寄托深遠忠孝至意時溢毫端手

澹寧居詩集題辭

是編也風雅一燈於是乎在凡天下有眼人各  
能相遇於意言之外固非游夏所能贊一詞也

甲午季春同邑門人王永積敬題於蠡湖

別墅



澹寧居詩集叙

鈞勒虞歌規矩雅頌上追姬孔下訖文謝此吾黨素修馬文忠公之詩也素修文章忠孝爲千古一人詩文乃其餘事豈足以重素修而門下士王崇巖等皇皇全梓且沾沾先以詩行予不禁仰跂而俯喏矣數十年士習之敗敗于中無主而隨衆變易歷下公安逋主魔權至景陵哢落致後生氣盡始欲矯而趨厚此何足當素修之一哂乎騷前無騷雅前無雅澹寧居老屋恍浣花大雅堂素修在焉呼之或出耳近因二豎纏綿榜門焚筆

叙

忽崇巖扎至力鼓予憊予於荒頓中有二則公案不忍不爲素修拈出昨夕噬魔隱隱聞鵲曉起思之鵲者帝魄也殆崇禎故主下顧衰臣再結蓮胎來果不意茲集儼臨意者鵲啼帶血之吟神者先告又予餘疴兀坐手錄先尚寶集中間春容大篇則國本銓政三疏婁東一書酒杯謔咏亦不離母提兄命師箴友誡素修係尚寶高弟風流文藻五十年如一夕此二案者針砭互引安得不爲澹寧居詩集越格作序乎昔丙申夏五同榜通家子薛宋今衲米謹序

澹寧居詩集目錄 卷上

○恭紀部

七言律

午門賜麥餅宴 十首

皇極門賜重陽糕宴 十首

壬申頒曆 一首

西郊夕月 一首

武試傳臚 一首

求雨應期 二首

早朝應制 一首

麥秋喜雨 一首

東省勅諭諸藩 一首

江右勅諭諸藩 二首

三楚勅諭諸藩 二首

澹寧居詩集目錄

卷上

七言排律

南郊步禱 一首

五言排律

東郊朝夕 一首

燕邸喜雨 一首

○題贈部

七言律

須諭華陽郡藩 三首

林平華父母應召北上 八首

姚現聞太史掌南院 三首

姜燕翁座師少宗伯 三首

劉半舫總河 二首

賀中冷鎮津門 二首

張玉荷撫南畿 三首

陶聖洋督閩學政 一首

莊素鶴督閩學政 二首

徐竹孫擢閩憲使 二首

施贍如擢楚泉憲 二首

王紹儀守真定 三首

范乘六守真定 一首

郭葵一守嘉州 二首

徐爾贊令黃岡 二首

李文伯令儀隴 二首

徐令長洲 二首

曹默雷令莆田 二首

張玉衡米翁崇祀膺封 四首

袁藩左史唐宜之 一首

華五卿遊庠 一首

施麗青遊庠 一首

楊太母旌節 二首

石叩須太夫人節孝 二首

澹寧居詩集目錄

二

卷上

翟母周太夫人旌節 一首

牛節母陶太夫人 三首

歌行

顏同蘭給諫王夫人割股 一首

劉以升雙節 一首

曾喬雲教子圖 一首

七言排律

陸孟皃燕邸話舊 一首

七言絕句

姚孟長吉士 八首

吳司理擢北水部 八首

吳石袍司理擢南儀部 六首

袁臨侯督學三晉 五首

陳平人督學粵西 六首

陳世涇守南陽 四首

顧安彥守濟南 四首

李儼思守金華 七首

周認為守建寧 六首

曹元宰守漳州 八首

李又青守廣州 六首

項仲展守雅州 八首

趙襄陽贈朱念祖 四首

周叔柱令建平 六首

鄭少府之任 四首

楊元采司教本學 六首

李學博湖口之任 四首

胡仁常搞教賜平 八首

廣陵訪顧所建 二首

寶應訪劉清之 二首

何叶華歸娶 八首

顧所建過訪 二首

胡茂花尊人七十 六首

程端伯尊公伉儷五袞 四首

荆溪周節母 三首

劉近思母夫人旌節 三首

五言排律

何相國座師 一首

○詩言部

七言律

方書翁房師初度 二首

賀中冷中丞初度 二首

王炳黎太史初度 一首

劉閣然侍御封翁 二首

龔君端封翁 一首

任文水侍御雙壽 四首

王方壺太翁 一首

李次庵金吾 一首

劉青海太史尊堂 一首

黃若鏡考功太夫人 二首

姚母六十一 一首

夏中梅計部太夫人 一首

陳蝶庵父母尊堂 二首

馬母王太恭人 一首

三原房太夫人 一首

汪太夫人 一首

七言排律

母族王太安人初度 有引小

黃石齋題赤松圖 一首

七言絕句

羅小遜尊人 四首

任文水侍御雙壽 四首

李太生尊公 六首

錢受之太夫人 四首

夏庸公太夫人 五首

富順楊太母 四首

涇陽馬太母 二首

王石鯨尊堂七十 六首

興化顧夫人六袞 三首

五言律

房師方太史初度 四首

五言排律

荆溪徐位甫尊公 一首

滄寧居詩集 卷上

梁谿馬世奇素修甫著

門人王永積崇嚴甫較 後學周原溥重校

恭紀部

七言律

壬申四月初五日 上御午門 賜麥餅宴 十首

賜食方當飲耐時喜傳得歲荷天慈駕鳴似欲磨銅雀  
所拜儼如御寶岐禹甸貢來金作種湯盤捧入露爲飴  
已知 聖主書無逸尚進思文后稷詩

滄寧居詩集

恭紀部

一

卷上

二

聖世恩光共日長向人有獻佐新嘗薦餘寢廟思  
帝賚自 先朝親 肅皇葵藿欲傾腸倍熱崆峒初熟  
粒皆香幾多畫餅堪深省更笑吳均說未詳

三

寵賚偃官次第承金莖露映玉壺冰日方在畢先微雨  
歲未逢心已兆登闕近人同游碧落恩深宴擬續紅綾  
宋家亦有金華賜那得分霑酒似漚

四

帝座遙瞻赤王允千官星列頌於皇正統秀出三芝殿  
俄覺瑤來七寶床樂國幸無愁碩鼠康平猶自念耕辛  
秋風華黍知堪咏并補縣吏作樂章

五

百季曠典會簪裾列鼎還陳非食餘漢魏兩岐方並秀  
堯羹五莢正初舒分甘未許珠相易推膳疑酬錦作書  
闕下聚呼聲萬歲環觀已見衆維魚

六

萬壽觴傳尺五天降康凝自 聖朝偏陽當初夏宜剛

滄寧居詩集

恭紀部

二

卷上

日物咏維嘉應有季禁苑繞逢觀刈後寢園猶及薦櫻  
先自緹祖武貽來許非按周家月令篇

七

聊因祈實慰求寧更藉椒馨頌德馨借箸自慙謀血食  
書季還擬瑞麟經風傳田畯燕皆舞露下湯官潯正零  
願得銷兵姑婦喜民謠長息麥青青

八

殿閣風清日轉溫舊儀新舉自 文孫禮從戴記仍登  
簾身在堯衢更設尊鵲序似陪朱路列鳳輝欲借赤烏

竊丘中尚動君王念其道實延是特恩

九

新序周官忝屬行相隨脯晏報明康百廩加養餐逾素  
三爵承恩德可將特薦敢云同茲食徧嘗時復帶粳香  
方傳大軫來殊種重譯何須數越裳

十

端門燕罷語初酣欲問朝儀半未諳四野脂膏民力苦  
三嵎飲養生想計天開憂屋雲當五澤借商霖日已三  
自覺遺蹤轉劫還憐春秀火江南

洛寧居詩集

卷紀部

一

卷上

壬申九日朝畢賜重陽糕宴

十首

醕成猶憶頌於皇又拜仙厨祝爾康對菊敢同花競節  
佩更幾遍體生香風清天似傳珠玉斗近人疑挹酒漿  
最是明眸欣應候重允今正值當陽

本年先賜麥宴

二

天門真氣接星旄令節兼逢送喜勞恩借有秋分露掌  
樂傳無射入雲散共知外肝憂時苦更祝巨麟食祿高  
自作一經成贖典則郎何必不題糕

時東百奏

五

長壽杯傳萬品歡頌聲逸出五雲端正宜秋葉丹同醉  
分覺寒花秀可餐登至最高天欲近捧來餘寶露猶圓  
聖朝恩自光尊渥英記西京說佩蘭

四

玉盤分得大官供漢殿初傳酒啓封鳴自朝陽誰比鳳  
昔當用九盡從龍宜長額進千秋鏡却厄還依百福宗  
天意源來憑帝澤肅霜氣候露逾霽

五

天語親傳賜絳囊百年盛典自文皇鐘烟初散香仍

洛寧居詩集

卷紀部

四

卷上

滿酒史雖嚴衍不妨物具巧逢糕正好時清恰應節當  
商詞壇幾許悲秋意今日鳴春盡載陽

六

長久偏傳此日宜八千秋引菊爲厄自從仙掌飛瓊屑  
却考方言記粉齋登稻禮猶遲廟鵬嘗新歡蚤動  
朝儀應知旱潦頌宸慮未賜豐年多慶詩

七

門實頻傳出帝家時標重九得名嘉日迎朝氣星猶  
共天淡秋容菊自花聖德濃如底湛露臣心清似飲

流露方當屈軼生庭日雅意應非爲辟邪

八

殿下揭呼蓋整冠却因北菊賜加餐寵分弗祿盤匱貴  
恩通簪紳禮敦寬將食自今登月令籩人曠古復同官  
負賸猶覺餘陽在不信商飈九日寒

九

地天交意託萸觴 聖主賢臣頌未央  
近人皆懷獻 驟脫深威豈爲迎涼龍文盡接還餘采  
鴈序秋清不亂行自是前朝漸帝德漫將風雨記重陽

潘寧居詩集

恭紀都

五

卷上

十

御苑秋先萬寶成分甘恍惚似餐英方期人事君臣合  
正值天文日月并雲霽五城皆鳳舞霜寒百堵有鴻鳴  
治安愧未酬前席敢擬登高作賦名

壬申十月初 上御殿頒曆一首

銅龍曉啟篆烟清軒架初從寶鼎成十二鳳鳴傳月令  
三千虎拜奉王正霞當氣轉灰將動冀值指平蕪又生  
共祀振繩同疊合嘉年卜曆自崇禎

卷 駕西郊陪祀夕月一首

下第禁秋出總章音傳南呂下金商從星風雨先清道  
配日旌旗自向陽親傍宸輝輪欲滿遙瞻貝影壁爲  
蒼英言西嶽平分夜歸路猶聞報景光

武試傳臚一首

聖爲師貞借寵靈許從仙掌接充榮金羈蹕蹕香千道  
玉陛臚臚劔七星排列先看成鴈字報恩終欲取龍庭  
大風歌罷雲飛後猛士今承 御墨馨

求雨應期一首

萬呼一夕遍東苗齋室初當避殿時御月恰逢星飛畢

潘寧居詩集

恭紀都

六

卷上

王言正合雨成絲雲從岱至靈皆應漢自天迴帝亦慈  
願借匪陽廣湛露滂沱滿引萬年卮

二

一念明輝杲可回依引引得醴泉來石能舞鶴先知潤  
雲自從龍不用媒 帝澤溥零豈是殺 天顏喜動豫  
爲雷應知六事桑林外湯經今方次第開

早朝應制一首

長樂鐘傳玉輦臨求衣欣納侍臣儀天清欲接凌雲氣  
夜永先趨捧日心闕借燦光呈鳳舞池因臚唱靜龍吟



星亦似尊辰極次第銀河未敢沉

麥秋喜雨一首

聖德如霖澤正流一肯欣景轉平時遠山不厭青難了  
禁苑新看綠已稠屋有鵲鳴知更喜雲從龍至倡相求  
縣來四月歌維夏今日真成是麥秋

東省勅諭三籙一首

皇華節共大風傳帶礪初盟似載宣四至履周祥甸牛  
十行札在漢書前星霜雖告臣何力雷電方章聖是天  
但得諸宗皆念亂不令人咏二東篇

洛寧居詩集

泰紀部

七

卷上

江右勅諭諸籙二首

六傳遙馳札十行藁蕭零露寓嚴霜斗懸辰告星同麗  
江入天潢派共長客路聽鶯初出谷臣心擬雁獨隨陽  
官貧到處欣番索不向諸王領辦裝

二

簡書萬里下燕臺深禁求寧日幾迴語勅臣虛舉作礪  
恩滿彭蠡澤爲杯金湯宗子三方重帶劍高車百戰  
聞若木新枝應未替豫章那數漢家材

三楚勅諭諸籙二首

風入蒸時六轡輕捧來鼎呂重維城正當江漢宗王日  
大慰雲霓望雨情帝念河山申舊誓人從豸虎起餘  
生誰云野哭千家後扶杖歌呼盡楚聲

二

周室諸姬盡漢藩衛巫西極洞庭陰聞音並上中山對  
念亂誰虞汚水吟民命今幾輕似葉王言古自式如金  
維垣終有雄風在高帝翁斯慶正深

七言排律

夏五朔日扈駕步禱南郊一首

洛寧居詩集

泰紀部

八

卷上

闔闔宮開對啟明千官星共出崇城十分札盡天人秘  
五時祠通夙夜清湯網方寬三面湖堯階又見一奠生  
月常雲祀傳周禮歲爲乾封陋漢京尚食久聞裁六膳  
齋居猶恐蔽連雲布衣暫霽山龍色馳道先停警蹕聲  
醉移有容膳步穩瘡痍分痛覺身輕仗依漢倬心如灼  
策引香升意倍縈回內華仍縣御路奉先儀發  
報嚴防百季祖烈欣緇武半壁天工符補傾水火  
偶然憂未濟君臣總自信無羸白茅何罪彌彰聖蒼  
壁可聽愈表誠風動微涼飄羽扇日收初杲避霓旌杖

扶野外竹飛鶴澗池前石舞鯨咫尺四郊雲欲合太  
平天子是龍行

五言排律

朝日東郊一首

義馭輝黃道壘興肅紫宸欄離先視夜山震恰當春蒼  
壁王宮近玄端帝座親雨零知夙駕雲爛欲扶輪軒此  
迎初紀湯盤叶又新大明今正耀不獨報寅賓

燕邸喜雨一首

六事湯林祝千莖禹甸榮雷原因豫動雲自爲軌行旱

蕭寧居詩集

泰紀部

九

卷上

虐偏憂聖霖甘適表誠欣看魚在藻疑降稼如京物共  
山容潤人同暑氣清滂沱皆帝澤萬歲聽呼聲

題贈部

七言律

領諭華陽郡藩延宴函三園志謝三首

皇華喜得奉瓊瑤與誦聽傳萬口餘縞紵渾忘分社賁  
尊羹猶見錫圭初同心濟對淇園竹興種幽探壁府書  
感極深情無可似緇衣咏罷咏嘉魚

二

六轡名藩慰渴思銀潢繡水共逶迤話深鄴花論文意  
坐久淮王載酒時頻向桐封徵舊典謬從蘭譜附心知  
素心別後還晨夕麗句誰當付雪兒

三

天懸萬里使臣星特爲名園竟日停一榦層扶梅作蕊  
四環巧題柏爲亭瑟傳湘曲人如見珮引蘭波酒亦馨  
海上三神何足問相隨已似泛重溟

贈林平華父母應召北上八首

鳳送徵書下未央漢家高第重循良鸞臺北去星還座

蕭寧居詩集

題贈部

十

卷上

雀舫南開日在張前箸欲移明主席御鑑初接令君  
香祇今裁就梁溪錦好向天途補舜裳

二

衣冠江左並逶迤今見天恩霽冕時百粵秋霜迎玉  
佩三吳晴旭送金羈袖中傳令傳家譜溪上崔公頌德  
碑此去掖垣焚諫藁由來清節畏人知

三

六載銅章曲帝居吳天烟景似華胥庭前日照秦臺鏡  
檻外風開鄴冷渠九道山峯青入索一溪泉水碧沉書

長安騁從今何若脫落先聲第

四

漢庭經術借才賢此日名從水鏡傳  
爲集愛官揮紫綬  
帟橫講座視青天  
雄文初識西山氣  
薦廣還辭北海篇  
自有菁莪歌小雅不妨三疊賤登仙

五

一道清光第二泉  
山頭平出九龍懸  
烏啼簾影如窺吏  
蒲長谿流好代鞭  
才大未須愁雀鼠  
名高元不借鷹鷂  
卽今秋色芙蓉綠  
相送持書捧御筵

卷上

題贈部

卷上

卷上

六

芝顏乍接不勝衣  
回首雄風萬里飛  
筆指城頭山作判  
紙甯堂上月同輝  
肯教投鼠終疑器  
獨有除狐不假威  
此日彈章開北極  
好推疆項舊光輝

七

棘省當年借列星  
天垣今引使君旂  
朱絃舊入紗帷終  
白簡新催瑣闥青  
日麗雙龍隨轡轡  
秋橫一鶚傍楊舲  
朔翰亦有拾榆翮  
還自搏風愧北溟

聖主新綸動紫氛  
學轅無計借神君  
裝惟秋水浮雙日  
帆有青山出五雲  
諫艸人看推白紙  
筆花我愧薦雄文

一般國士平生遇  
尚擬清光北斗分

贈姚現聞少詹事南院事

三首

治運欣逢日再中  
一身去住信孤忠  
官仍東壁隣卿月  
人自南方領國風  
敢爲君恩吟羽扇  
却畱士論望紗籠  
應知說命三篇在  
講座終思啟沃功

時孫正詹第  
二教得補

二

廿載心期感後凋  
樽前別意逼寒宵  
鷄琴是處能容鶴

卷上

題贈部

卷上

卷上

鳳質從來不近泉  
雅語正難龍貴沈  
高名猶似妬尊堯  
胸中未着玄黃想  
壘塊何須用酒澆

三

南北文昌等國均  
宗工何處不扶輪  
士霑咳唾生珠玉  
天借光儀作鳳麟  
六代地靈方有傑  
千秋人熱總無因  
浮雲未碍長安道  
咫尺三台卽帝宸

呈姜少宗伯座師

三首

靈秘初探石匣封  
聲名江左起儒宗  
地因人傑千秋秀  
才自天生八面鋒  
日照書籤頻喚鶴  
雲橫講帳獨從龍

官清似水無長物坐席偏高五十重

三

高名早共日星懸曳履聲來第九天山借變挂成五尺  
家傳三戟引金蓮已知夢卜人情合竹聽經綸帝座宜  
新建壯猶公相紫粉榆應不讓前賢

三

入直朝曦近五華公餘嘯咏自悠然閒摹真蹟蘭亭本  
快讀奇書定委編紫火烟分香作策玉山光並掌爲仙  
及門愧謝侯芭字猶得惜昔問草玄

潘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三

卷上

贈劉半舫總河三首

天官親對下重閣膽毒馮夷不敢喧三策至今推賢讓  
一身難得比王尊桃垂板渚應迴浪竹老洪園漸長孫  
莫道河源遙萬里望君咫尺是崑崙

二

帝廷敷治屬冬卿獨坐今當任國城民咏齊風猶舊德  
八恩禹績是更生帶如環冀川俱至貢自浮淮聲並輕  
聖代不須煩壁馬黃河先爲聖人清

一

那爲宜房借濟川玄衣親引夜明前總蘭飾領河堤使  
茹藥濟餘少府錢胸有水經時自註名看天柱欲同懸  
平成不碍兼吟嘯留得青蓮浣筆泉

贈司馬賀中冷鎮津門二首

元戎節向大東橫一面天當八柱擎早涉風波知勝者  
遙傳薪膽卽先聲幕開析木星分野令出扶桑日共明  
但得壯猶方叔在應環滄海作金城

三

帝京咫尺海爲門社稷憂分自至尊水上魏駝驅電下

潘寧居詩集

題贈部

十四

卷上

胸中兵甲作雲屯莫云驕子關天意須令波臣識聖恩  
綽紵甘季同許國此心猶擬對床論

贈張玉筍中丞撫南畿三首

龍蟠虎踞向南條獨坐天看半壁遙八面鋒原宜地刺  
一泓清已靜民驚江依鎖鑰長爲整海近庖墮不警潮  
目前多少苞糧懷特爲公行賦黍苗

二

歲星始向斗間移一道南薰六傳馳正值豐垣初築地  
况兼漢日再中時官方須似清駟路民力應當念商絲

天子倚公分陝重不妨頻進大東詩

三

帝因豐芑借膚功一日吳欽徧百同治有譜傳身是範  
諫留草在筆皆風人間孝友歌張仲天下安危繫令公  
何必啟行煩十乘綸巾羽扇自元戎

贈陶聖洋督閩學政

十年壇坫奉榮臨閩海今方見若時公在定知淵未倒  
朝清敢住路多岐臺前鏡似懸湘水門下人皆讀楚辭  
何必春風偏絳帳反欽叔度是吾師

澹寧居詩集

題贈部

卷上

贈莊素鶴督閩學政

聞天風引過高軒雲漢章分日正肅交花芙蓉洞秀  
詞壘旗鼓共山尊傳衣恰好稱師說謂閩諸公公爽先生所舉士  
袋還留報主恩千古考亭龍舌在諸生同異正須論

二

聖朝棧模借中儀萬里星隨使節馳閩海川歸芳見若  
吳天雨到蚤爲池文尋佳境偕甘蔗語帶香必察荔枝  
知道莊生多著述奇篇還屬大宗師  
天不贈徐竹邦公祖機問惠使

鎖鑰江門借旌旌寒帷又向越王城山分旗鼓排牙列

海湧風濤落筆生百隊兒童爲後乘一簾水藻是先聲  
月明東壁胡床夜申浦秋光水正清

二

三載籌兵在羽綸肯艱仵政惜勞新獨當風鶴神逾定  
不改旌旗墨自新手已擎天還澤國身仍求瘼到波臣  
懸知聖主東漸意閩海猶能借甫申

三

金甌初惡擁輶車保障功高半葬餘使節遠傳唐漢曆

澹寧居詩集

題贈部

卷上

輿圖坐鎮漢無諸亭并荔聽爲官物海外鯨看避簡書

知道歲星方照斗吳天應復建麾旗

贈施曠如擢楚臬

帝分玉節出長安漢使星從翼軫看北極天遙仍捧日  
南條江靜不驚濤坐無尺物惟携筆體有珠香拾近蘭  
應爲中臺推妙選湖名猶得借郎官

二

萬里金湯借盛名寒帷行久楚生威風茹祖勳著傳芳  
心似江清對帷帳曾讀諫書驚史跡胸襟衆共略定興情

誰云郭調高難和頌德皆成白雪聲

贈王儀部紹怡幽守真定 三首

三輔金湯推上游劍魚初領古諸侯  
天連昂畢臨卿月地帶幽并接帝州  
秀峙恒山爲鎮嶽迴漳水盡清流  
尋常悵悌何須問聖代今方倚壯猶

二

一麾猶自近長安日下遙瞻色可餐  
匣有新硯迎劍秀囊餘清句逼臺寒  
仙人館傍車帷移天女花依綬帶看  
君自救世推國手交龍分得石棋盤

蕭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七

卷上

四十亭城在朔東符分五服甸侯中  
辰當北向隨燕拱風自南薰得楚雄  
治績半參騷作案擁裝偏帶素爲總  
春明莫道天涯別河潤方資九里功

贈范乘六守真定 一首

大茂山從露冕看依然鎖鑰在長安  
四郊初洗玄黃血三輔猶驚赤白丸  
抗疏裂開傳痛哭分憂今見起凋殘  
莫云盡戰虛兵衛一范能令賊膽寒

贈同季郭葵一守嘉州 一首

碧雞見處紫駟嘶特借才名到竹溪  
山色案前峨大小江流門外水東西  
半輪秋對唐人句萬井春迴蜀帝啼  
傳得南峰亭額在清音先已爲君題

贈徐爾贊令黃岡 二首

廿季欣賞共奇文翼軫星從此日分  
求爽意仍同問字感昔心總未離群  
舟携故里泉爲志堂繪先賢雪作芬  
誰道楚風今不競遲君千里奏南薰

二

小雅南山入楚歌郎官宿正照銀河  
花迎綬色飛寒碧

蕭寧居詩集

題贈部

十八

卷上

玉領冰心漾月波地險民還憑撫字  
官清天自悔干戈鳴絃莫謂妨韜略  
綸羽兵機本不多

贈李文伯令儀隴 二首

何來蜀道上青天參井依依手板前  
江漢路通家未遠蓬萊閣近吏仍仙  
機聲不敢侵琴響山堞無妨似斗懸  
莫爲寧親嫌俸薄孝思應在白華篇

二

國手詞場倦折肱彈丸聊復試廉能  
一帆水渡浮楊子萬口碑傳御李膺  
地在蜀偏清更適途經峽險叱還登

使君自有明如燭不向蓬山借聖灯

贈全季涂令長洲二首

百花洲忽見優曇菡井齊分露水甘衙靜宵翻林屋秘  
門清秋却洞庭柑正因報國祈蠲賦非俟居官讀醒食  
半壁誰當根本地聖明應自念東南

二

石鏡清光望未遠似隨君照綬花飄春長茂苑頻吟句  
夜寂胥江不警潮物力千家添杼柚民風幾部減笙簫  
梁谿咫尺膏堪潤願借吳飲續黍苗

潘寧居詩集

題贈部

九

卷上

贈曹默雷令蕭陽二首

萬里仙臺令亦仙兒童呼語欲呼天喜留壺在長疑玉  
幸有蒲生可廢鞭嘗藥香逾烏石荔飲冰清對虎亭泉  
正當聖主憂民日如爾應無愧俸錢

二

分手依然是壺簪金蘭譜總字人心膏添雨潤甜田熟  
牽引泉流聯井深山鳩花飛時向綬海潮聲靜獨聞琴  
燕臺莫道悲歌地遙爲君廣樂只吟

贈張玉筍太翁崇祀賢祠榮膺重誥四首

四首

列戟門疑尺五縣百季隱德實開先清如胡質仍傳後  
拜似周公尚在并星麗少微當越分而行甘澤通吳天  
誰能孝友兼文武并爲歌詩六月篇

二

四壁圖書一畝宮冷然善氣御清風人偕赤石孤峰絕  
家受青箱累葉通明德馨多留泮水嘉賓脫重比彤弓  
莫云膚寸非零雨今日方知岱嶽功

三

悠然真性澹無華隱羽藏鱗意更遐太雅文章縣日月

潘寧居詩集

題贈部

十

卷上

小山水石領烟霞貧惟義士爲傳業學以儒宗特起家  
不負一生稱古處六經今見賜黃麻

四

屢道家風坦可師幽人貞共吉爲期世傳遺誠全周索  
身奉先民擬漢儀通德門題人在斗銘功典勒誥如  
絲二天我亦棠餘花遙集彌深仰止思

贈襄藩左史唐宜之一首

王門喜復見鄒枚彥會曾同舊鳳臺針水快投千古拜  
金蘭細話廿季來書綠吏隱逾堪貴樽爲民勞未忍開

拓落一官玄尚白誰知君是臥龍才

贈華五卿游庠 一首

入自孤生迥不羣一經家閱本青雲未收血淚中河柏  
聊解慈顏泮水芹繩祖應思留硯意酬親肯誦誠兒文  
我慚坐側明珠在佳話猶將似舅分

贈施麗清游庠 一首

石渠經學舊門風季少詞場已亢宗律細居然陵晚節  
才高未肯讓中峯弟兄分路皆扶雅南北同時待約從  
千古巨竊懸水處看君上卽爲龍

洛寧居詩集

題贈部

王

卷上

題濮陽楊太母旌節 二首

百世靜好蚤差池已分無生幸有兒十指持家還似父  
一經課讀自兼師老看食蕡甘爲節貧憶茹荼苦是飴  
誰道陵虛終失翼上林分得樹全枝

二

明星無復問翱翔泣指中河濮水陽心比石堅貞欲老  
家因書起節逾香天生令子原酬母國藉孤嫗爲砥柱  
絲字題來瓠子靜懷清臺正近宜房

題淇中石印須母夫人節孝冊 二首

日星光借女真箇矢志非關慕柏舟節苦翻因貧受劬  
天高直至晚方酬人疑紺碧霜同潔恩似金莖露正浮  
無限懷清臺上意齊虹橋跨鹿滄流

二

一誓靡他五十季孤心清欲照龍泉未亡身幸餘雙壁  
有子家還起一編血爲捋茶痕尚在病當食蕡涕猶漣  
先朝節孝留題處絲字千煠好並傳

翟年兄疏旌祖母周太夫人節 一首

絲字新旌映碧紗黃金子午地增華節當晚貴天原定

洛寧居詩集

題贈部

王

卷上

枝到孫榮蔭愈賒十指老還持戶健一經貧更起家奢  
卽今傳說陳情疏瀝血成丹盡筆花

贈牛節母陶太夫人 三首

泣向忠魂念共牢風雷時復助悲號身甘偕鍛隨鸞翻  
兒幸孤生起鳳毛通德舊題同漢著懷清新築似秦高  
應知列女家傳在真鳩當季本姓陶

二

風高喬木在周南題遍名賢筆欲酬人向九京同比翼  
天憐萬死賜宜男和成熊膽茶偕苦貽有棠陰蔭共甘



三世一門雙女士獨清應不羨江潭

三

恩勤聊用謝糟糠尚恐存孤愧未亡兒命一絲懸虎口  
母心九折到羊腸日允未及孫枝起帝聽猶聞宿草香  
啼斷城烏霜不老餘清今正消吳閭

歌行

寶山行

贈同甫給諫時給諫未外諱其夫人王  
氏奉封翁於家至封股和藥而卒不勝然  
孝矣

閩山突兀尊天寶諸峯環作兒孫抱有美一人揚其輝

潘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三

卷上

紫芝西頭日杲杲朝色如丹晚色霞不待春風開筆花  
大海瀾迴墨生壘含吐九龍比魚鰕龍珠夜游逢漁叟  
千季仍入才人手一朝飛采上天庭十二乘爭照前後  
却向九龍討璇源甘棠笏舊應猶存君家本是龍圖裔  
古今爾美均祖孫三戰萬石何須羨美君世在名臣傳  
一縷素條誰得知今補舜裳五色線聖朝止犂方受言  
修君雙管領紫垣孤鳳一鳴衆鵠廢居要安用盈庭喧  
君獨育心獨苦欲轉珣璣成桴鼓天子宵旰臣忘家  
南漢未敢稱將父誰爲代之求其蘭中閨系色寬加餐

采蘭幾肯尋采木深夜額天摧肺肝額天天高天莫傾

爲君三致白粲省手封血縷薦股糜萬一長生續短綬  
天乎無語終悠悠婦血已枯翁不甯那似長安天尺五  
報章一一七哀酬讀君諫艸血滿帙披心願療三空疾  
臣忠婦孝同淋漓伯仲懸筦在琴瑟吁嗟後福推容容  
君父深恩等飄蓬多君大誼縣日月女士儷之亦匪躬  
君今相對涕如雨歌殘陟岵歌陟岵我且爲君歌寶山  
寶山與君共萬古

餘不行

爲同年劉以升題雙節冊雙節者  
祖母胡太夫人母丘太孺人也

潘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三

卷上

西吳之流餘不溪餘溪清徹無與齊源來天目落天平  
龍翔鳳舞雲霞低薄俗悠悠樸化枳狂瀾誰向中河砥  
地靈有傑在女貞郊並天目峰雙起姑也捋茶婦蓄租  
一經兩世存遺孤雞鳴嚶嚶烏夜語血痕強半流黃枯  
鬚眉巾幘未堪擬四壁依然當百雉赤手能褒馬鬣封  
苦心甫自能九始丹誠額得九開開虎豹退郊鶴龍來  
上帝賜之群玉府君王爲築懷清臺臺下餘清清照骨  
疑從露泉分半月文辭既逐青雲飛官聲又共驚塵發  
人世榮華盡小季欲同山水紛爭妍亦有戶藏烟作浦

事關家其高為報 如雙節凌天目千萬春秋無岸谷  
內庭蕭寂名士將 一節節為松竹此中灼見天地心  
柏舟詩并自筆 看停水落石方出 宋功歸兩册深  
呼嗟仰止誰之 節不規矩 得一清萬古塵  
餘溪清盡如餘不

為魯齋雲師題其太夫人

宣文絳綬成 成 比彷彿 除母氏聖善于令質  
不煩雕琢 瑤瑤斷機九庭何為者縹緲纔展心神舒  
從口無珍牙無懸縣解舒羞章句儒江左青箱半廢紙

蕭寧居詩集

題贈部

五

卷上

西陽 典終子虛曼僂携來數萬言茂先載去三十車  
無兩 李說鈴耳證從大海尋尾問吾師登岸捨其笈  
行 秘 名 起 石 舉 然 燄 照 火 一 縷 化 作 紅 雲 擁 帝 居  
衣 衣 人 辟 塵 垂 欲 下 不 下 來 躊 躇 吾 聞 姬 公 朝 百 篇  
今 見 士 七 十 餘 孰 云 人 事 隔 今 古 吾 師 乘 銓 差 相 如  
王 明 受 福 日 丹 中 宵 衣 寤 寐 百 愛 初 鳴 耳 知 當 用 玉 鉉  
泰 茅 正 待 征 連 茹 魯 論 半 部 空 頗 厚 要 須 隻 手 扶 皇 輿  
功 成 雙 美 鳳 麟 書 教 子 今 亦 是 讀 書

七言排律

與陸孟龜燕邸話舊時以明經應廷試

乍別重逢二十季素心燕市語留連應知骨重難投世  
每為才高欲問天各封頭爐憐姓字翻嫌筆墨誤林泉  
登壇驚說文龍盾接席間評酒聖賢香老尚餘蘭竟體  
瑤青誰覺字堪鐫千秋風雅存強項一日聲名咲着鞭  
莫道晚成終浪語如君豈得滯寒瓊

七言絕句

寄贈姚孟長吉士八首

白鳳飛來十指端吐成五采炤長安題名莫恨君王後

蕭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三

卷上

自作頭頭第一看

二

鈴索風清下直廬一編依舊伴三餘誰將中秘推高選  
君是人間行秘書

三

廿載青雲捧日心夜分蓮燭對沉吟治安策就還流涕  
不為君王賦上林

四

百季實錄半浮夸誤認杯弓當筆花史局舊聞時政記

應知傳鉢在她家

五

紅螭香殘禁漏遲尚方珍饌賜恩時不知誰侶九熊苦  
無寐應吟陟岵詩

六

金鸞供奉許同遊滿目玄黃戰甫收君自著書懸日月  
不須更著晉楊秋

七

樽酒襟期伐木篇先成六翮爾摩天青綾錦襖尋常事

澹寧居詩集

題贈部

毛

卷上

路到瀛洲未是仙

八

慷慨談昔氣不羣長纓欲向綵毫分卽今竹上平胡頌  
典冊高文正屬君

贈吳司理赴北水部

八首

一榻圖書五兩輕玉壺涼共白雲生水曹莫道非高第  
正爲臣心似水清

二

瘦站千秋舊主盟官聲三尺起崢嶸清真自應山公敬

誓爲詩傳水部名

三

貫索星經列宿光治平高等尚書郎上林何限烏桕樹  
不似雲間一樹棠

四

閭闔風催八月槎絳雲猶似映窓紗祇今吳苑多荒草  
半是臨川筆底花

五

白苧溪邊郭翰移頌聲新按棹歌詞誰言曲是民間譜

澹寧居詩集

題贈部

天

卷上

公論於今在口碑

六

一片冰心兩地分閭閻城下騎如雲攀留未論兒童意  
燕語鶯啼總使君

七

江左風流江右才金爐香引玉人來素心更擬浮清獻  
不借華亭一鶴迴

八

國士深恩欲報難高山隱隱水漫漫臨岐不折河橋柳

松栢由來耐歲寒

贈吳石袍司理權南儀曹 六首

紫雲山際見秋霜高第聲名吏部郎豈爲陪京尊典禮  
誓資寅直侍 高皇

二

五季強項領清班公事書籤半軸閒簾外客稀啼鳥寂  
翠屏飛出是鍾山

三

宦路崎嶇主澤寬懷香猶賜漢肯蘭臣心似水原無兩

潘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三五

卷上

郎選何妨第一官

四

俯仰千秋意氣勞紙間生面出賢豪應知報國丹心焚  
不厭新移是冷曹

五

金粟清香白下看浮雲猶自隔長安祇今戰盡玄黃血  
誰識忠肝一片丹

六

清朝風望在中台天子金銓八回開此口德輝千仞下

五雲應擁鳳凰臺

贈袁臨侯督學晉中 五首

千尋丹氣共霞舒論士方當抗疏餘多少絳帷高坐在  
幾人傳得滄庵書

二

文心遙攬太行青大雅還須本六經正爲聲存疑操變  
對君頻欲問汾亭

三

飛鶚乍息好音非色咲今知德可依閒共諸生徵晉問

潘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三

卷上

愧令聖主羨垂衣

四

一種憐才意倍殊朱衣到處佐清娛不知寶氣汾陰鼎  
何似南方九品珠

五

天章分得到堯封初領薪煙自秋宗莫道河津多駿額  
公門有士總爲龍

贈陳平人督學粵西 六首

天分翼軫地棲霞銅柱西頭髮絳紗到處山名傳獨秀

一峰可得似蓮花

二

大宗師近出南華詩  
帥流傳久作詭勾滿  
自今歸屬邑知君先  
已得卅砂

三

圖書携向舜山青  
一路前驅叱六丁  
雲漢聖朝天正遠  
特令萬里見文星

四

五色毫飛嶺奇陰  
湘灘百派印文心  
應知妙手能脩月

潘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三

卷上

今日真成是桂林

五

百粵天荒借錦遊  
何殊委巷着風流  
朱衣自解承寬政  
一字堪憐亦點頭

六

雲霧晴看畫欲迷  
千秋大雅不堪題  
文人儘自煩重譯  
何必蠻烟獨嶺西

贈陳世涇出守南陽

四首

尺五天分嶺青楊  
光彷彿照清冷  
千季白水真人思

今日還能借福星

二

三季執掌度支郎  
竹使符分清水陽  
咫尺布文罔蹟在  
春風堂下滿紅香

三

風物京南異昔昔  
滿鞭猶作漢人思  
莫嫌撫字聲難起  
聖代何嘗貴繭絲

四

天池水比帝臺漿  
君比天池澤更長  
自是循良推第一

潘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三

卷上

不從召杜說南陽

贈同年顧安彥出守濟南

四首

一麾三錫總君恩  
長孺淮陽未可論  
十二河山誰領袖  
看君千騎上頭尊

二

誰引秦官隸四封  
千季猶得大夫松  
待君頌德碑成後  
始識人間有岱宗

三

雙旌初向白雲趨  
雨到隨車澤自殊  
郊咲舜祠臨下水

二 升止得廿三錄

四

五馬爭嘶向大風  
榴花新照錦衣紅  
平臺亦是股肱郡  
聖主方今念二東

贈李儋思刑部罷守金華 七首

風流漢署舊名家  
判事猶疑筆帶花  
自得使君今更秀  
肯容賁叅復爭華

二

四野薰風韻五絃  
郡齋夜靜句初傳  
縱令八咏成孤唱

澹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三

卷上

未似南山樂只篇

三

洞天分得竹爲符  
人比僊真姓字呼  
清骨不教塵氣染  
一塵猶自向冰壺

四

仁風一扇滿雙溪  
捧擁如隨紫馬嘶  
收得名山稱屬籍  
福民今正爲君題

五

寒帷行處共條清  
千古州亭聽野聲  
誰道人情頑似石

知君一叱比初平

六

同心每自寄憂時  
吏治當今半繭絲  
花果東陽應似舊  
爲君停和道州詩

七

百季詞塲問前修  
五子名先自爽鳩  
今日長山天欲半  
便疑君是李邢州

贈周詵爲權守建寧 六首

萬里春隨露冕生  
溫如日永復冰清  
詩成樂只吟相若

澹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三

卷上

試聽響山空洞聲

二

紫騎遙從白鶴行  
洞天佳處賜專城  
新硯今正逢初試  
不放梅仙劍氣橫

三

一縷清香對紫霞  
郡齋夜靜句飛花  
御泉烹得龍圖片  
不信能過陽羨茶

四

雙旛南向地初分  
六幅輕綃掛碧雲  
仙骨冷然清似水

一 麾猶近武夷君

五

五馬行兼九曲游兒童爭指建安侯呼君萬口如呼父  
先有慈聲在奏鳩

六

錦綉山川入建溪烏歌誰復問民啼 聖明宵旰言難  
盡莫待親書座右題

贈曹元宰守漳州 八首

震槎秋泛海天涼五夜心懸燕寢香總爲至尊憂社稷

唐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三

卷上

漢廷何必薄淮陽

二

雙節行當露未晞兼葭清欲照朱衣碧江分得冰心冷  
雖有珠光不敢飛

三

十載高岡鳳獨鳴德輝初下領專城諫書早已傳東海  
孤鼠應知避姓名

四

東方騎鶴紫雲間政靜肯餘撫字閒長覺二泉清似對

郡齋亦傍九龍山

五

長日清風靜閣鈴應傳佳句燦華星紫陽舊是寒帷地  
待爾重登君子亭

六

客路秋香桂着花兩朱幡公望丹霞百季祖笏畱清烈  
循吏今當有世家

七

清徹底自春波樂只詩成載道歌正使湖山人盡得

唐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三

卷上

蒲鞭猶覺昔賢多

八

五馬漳臺近素絲直聲早動 聖明知當季周召魯分  
陝珍重功名治郡時

贈李又青守廣州 六首

海蜃樓邊賜竹符文當南斗一星孤少陵佳句千季在  
今日重逢李大夫

二

大庾山過轡似濡風清過邨日南珠弄花不是先季路

添得崇陰數萬株

三

高軒過處紫駟嘶山色平看越秀低自有使君分世澤  
不須蒲澗亦甘溪

四

洞口華陽第八天一庵疑借片雲傳五羊空自稱仙跡  
五馬今來始欲仙

五

亭疑真覺片言煩千古南能案未翻若解禪宗應訊磔

洛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三

卷上

人情總只似風旂

六

清香近出白雲端綬帶花連海氣看說到炎州霜欲盡  
聖朝猶自畏民寒

贈項仲展守雅州

八首

捫參歷井莫遑巡  
遲爾銅符換玉麟  
誰道岷高長有雪  
須令氷穴盡知春

二

路向鷺蹤盡處分  
携來賦筆欲凌雲  
遙知懷德同蕃漢

縣道無煩喻蜀文

三

雙旌遙望劍爲門萬里方州自主恩  
裝薄不嫌山九折  
非因此馭學王尊

四

分得銅魚萬里懸  
黎風雅雨舊謠傳  
借君五色螭皇石  
爲補梁州小漏天

五

河臨大渡近羌渾  
一面依然鎖鎗尊  
藉爾禁廷頗牧在

洛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三

卷上

西南夷傳正須論

六

十載千戈苦踐更  
山靈何地可聊生  
蔡蒙未敢誇神跡  
今日須君爲旅平

七

一道清香入漢巴  
綬迎丹氣照爲霞  
知君舊德多名氏  
循吏今應作世家

八

天末光儀想蜀雲  
口碑聲比子規聞  
暫啻兩穴嘉魚味



留得蓮池鰲俟君

贈襄陽朱念祖明府 四首

一泓清照漢江隄不廢鳴絃在鼓聲自有新詞歌樂只何須更唱白銅鞮

二

一縷南薰萬井和江清月近自生波峴亭在昔思明德未似棠陰兩地多

三

慈恩一別歲頻移聊藉星輶慰夢思鷹眼猶疑鴻未集

潘寧居詩集

題贈部

三

卷上

清尊忍對習家池

四

星馳萬里愁征驂八載離情話正酣莫爲積薪頻自歎君才豈久滯周南

贈麻城周叔柱令建平 六首

偶逢燕市和歌頻肝膽猶疑見古人一樣清樽添惜別莫言今是宰官身

二

梅嶺茶烹不老泉清芬初爲令君傳何須論到雙鳬鷁

只此鬚眉已欲仙

三

正馬蕭然促曉裝清卿家世復清郎知君去李城頭色帶得春風嶺上香

四

杯中明月幾過從淡淡交情別更濃君向南天我在北酒醒重聽薊門鐘

五

列宿初明照楚雲風吹綬帶正南薰金牛舊蹟成虛幻

潘寧居詩集

題贈部

四

卷上

此日神燈屬使君

六

一從蘭簿訂同心雅謔都堪嗣好音我有無絃陶令譜與君千里聽鳴琴

贈鄭少府之任 四首

理盡紛絲獨感肯祿貧自歎亦民脂二泉雖復清堪咏不敢頻題金灝詩

二

宦將無妨吏隱尊清風一拂百季存泥移滿目誰堪繪

念爾監門舊子孫

三

溪上花隨綬帶懸  
民勞頻咏大東篇  
一官自爲憂時苦  
不顧人稱尉是仙

四

祖笏猶傳舊德星  
清香未散在門庭  
莫因家學嫌卑宦  
邑有鳴絃自一經

贈楊元采同季司教本學

六首

詞賦聲名重二京  
春風暫領魯諸生  
知君絳帳論文夜

嘉寧居詩集

題贈部

里

卷上

竹火茶盞水正清

二

龍峰九道接官衙  
望太朱明日正華  
別有江南桃李色  
不將離緒薦榴花

三

一片冰心寄冷官  
幾腸偏許布衣看  
祇今滿目金銀氣  
未似先生苜蓿盤

四

客邸過從日欲遲  
脩然澹味通清卮  
相看不淺憐才意

握別頻頻說項斯

五

江左風光薊北臺  
別心鄉思一時開  
枌榆子弟情鍾處  
喜得關西夫子來

六

來青分色在文腸  
多士欣沾翰墨香  
天爲寒瓊留勝蹟  
先鞭今已着何郎

贈李學博擢湖口諭之任

四首

莫爲寒瓊嘆陸沉  
春風兩地總槐陰  
不知九派浮江水

嘉寧居詩集

題贈部

里

卷上

得似先生教澤深

二

雙闕千尋入座開  
傳經携得二泉來  
清餘苜蓿盤中影  
仍照陶家望月臺

三

江繞園橋半壁甍  
人欣御李是登龍  
知君有叩皆成響  
不必山前記石鐘

四

絳帳聊當鶴一枝  
耻將章句附經師  
儒冠誰道無頗牧

憶爾宵談說劍時

寄贈胡仁常明府謫教陽平

八首

空薄誰歌行路難世情翻覆任波瀾  
胡公塘上清秋月長照冰心一片寒

二

仙令聲名在漢家  
譚經猶白帶  
炯霞絳帷南北三千里  
一樣春深桃李花

三

研朱滴盡鳥初飛  
沙麓秋風上客衣  
不是先生甘獨冷

潘寧居詩集

題贈部

聖

卷上

從來官舍吏人稀

四

誰識清時做吏尊  
盤中苜蓿坐中樽  
君王應爲憐冰  
葉暫借傳經示國恩

五

正馬蕭蕭也及瓜  
風流何處不垂簷  
吳家洲上王家塢  
兩度君恩賜百花

長洲有百花洲  
大有百花塢

六

尺五青天近帝京  
不嫌官冷喜官清  
懸知聖主尊高

第異教先傳魏大名

七

一樹棠陰兩地歡  
去思長傍五雲端  
如今列宿應還坐  
未許人從東壁看

八

風塵荏苒歲華移  
青眼多慚國士期  
樽酒江干三疊後  
嘶花橋燕到今思

小至日過廣陵訪顧所建留贈

二首

甘季蘭味勝金莖  
杯酒江正清  
對爾不知身在客

潘寧居詩集

題贈部

聖

卷上

喜心早共一陽生

二

客中春意動吹葭  
夜語情深月欲華  
浪說蕪城多勝跡  
樽前霏屑是瓊花

過寶應訪劉清之留贈

二首

詞沾江分北與南  
相逢青眼和歌酣  
嗟君被褐猶懷玉  
漫說當年寶十三

三

聚散三秋一  
日情誰嫌別  
更貪程但看明月長淮畔

騷馬呼群亦友聲

贈何叶華歸娶赤城

叶華令公越時子也

一片冰心照絲毫雲烟飛上木蘭初頽川枉自誇神爵  
不似梁谿有鳳毛

二

金粟前身仙令家耻將清白闢豪華奚囊歸去無長物  
惟有河陽三縣花

三

桃李溪邊爛似霞誰知玉樹更生花逢人若問雲霄閣

善寧居詩集

題贈部

聖

卷上

循吏儒林第一家

四

萬口碑傳四世清二泉飛瀑送君行片帆莫道歸程遠  
松上丹霞是赤城

五

雙鳧分島渡鳴桡正踏西興八月潮年少風流推作賦  
此行應上界欄櫺

五湖嵐滯送曉旌迢迢春湖上棹歌聲新詞製得驚鶯譜

不唱當年舊渭城

七

洞天秋色滿金庭銀燭光中隱翠屏久傍郎官看列宿  
不知咫尺是三星

八

雷門一曲奏吳趨窮忝通家禮數殊贈別吾慚雙玉案  
知君原自有明珠

顧所建過訪賦贈二首

夜半論心酒未殘劒痕依舊燭痕蘭如今世眼看人小

善寧居詩集

題贈部

聖

卷上

邂逅休歌行路難

二

短榻蕭然對雪花不烹濁酒但烹茶政言高士風流在  
誰謂君侯有世家

贈廣濟胡太公李孺人先後七十

六首令嗣為茂苑令

吳水冷冷楚嶺青南天雙指老人星共來洞口桃千歲  
贏得劉郎更二齡

三

玉璽新恩感漢儀百年伉儷正齊眉誰言九老香山社

得似梁家舉案時

三

五采文成擁白雲湖山佳興板輿分不知滿縣花迎綬  
錯認斑衣看使君

四

疎簾晝靜對流霞一勺吳泉冷熱麻莫道白華詩未補  
由來清節是胡家

五

天上春歸愷悌多兩行鶴節領鳴珂開筵莫奏吳趨曲

滄寧君詩集

題贈部

三

卷上

自有南山樂只歌

六

兩邑春深日未遲漢庭玉杖賜鳩時官貧料得無長物  
惟有冰心佐壽卮

贈程端伯尊公伉儷偕登五臺

四首

御食非同治小鮮高皇英爽在几筵明禋未敢分南  
北特借冰心對奉先

二

携得清漳拂綬花八甄分影起金華誰嫌職碎妨高節

應紀和羹作世家

三

文章家擅楚爲辭晉秩剛逢命爵時南國亦應頻荐綸  
珍甘可得似蓬池

四

相將叛珮照江洲丹采吳天帶楚浮臺上一題供奉句  
於今真得鳳凰游

題荆溪周節母詩

三首

冰濺窗冷已無春生氣長留百鍊身八月孤今成皓首

滄寧君詩集

題贈部

吳

卷上

當季苦節尚如新

二

通德高門綠字旌閒題遺事淚猶橫應知有子爲丹穴  
到處人懷寡婦清

三

幾番陵谷換年華何意陳根起筆花女節較難男節易  
千秋人說孝侯家

寶應劉近思母夫人旌節

三首

門米玉照淮陽巾幘聲名亦自香佳話千秋誰得似

懷清臺是德星堂

二

何意人倫頌女師傳家清本畏人知未須論到中河句  
賜斷當季雜佩詩

三

十載官聲一水清漢廷人物孰司衡可憐婦德猶稱節  
地下于今未易名

五言排律

送何相國座師一首

潛字居詩集

題贈部

四九

卷上

聖主中興日元臣爰立時生携水作骨官署鼎爲司獨  
力當天柱孤忠在帝咨憂真分社稷痛欲共瘡痍謗譽  
皆身外塩梅只自知焚香五夜語理結百重絲朝靜玄  
黃戰囊消赤白馳封曾還內降草總避人窺金礪欽敷  
命車攻佩賜詩臨沙蹊盡絕下直斗頻移玄鏡羣嫵萃  
鴻均萬彙熙文章仍相略門地亦朝儀古色餘三代清  
名走四夷恩方銘熟釜慮敢釋危基有意潛龍德無心  
惜鳳姿黑頭偏引歲白墜任求疵樂聖縈懷遠成功謝  
寵宜光原依北極

其安得樓臺地翻然湖海

期王言彌鄭重姬寫更委蛇宮樹低徊戀燕雲去住思  
隆文廣相也雅好託餘醺士正詢安否天還卜盛衰追  
鋒看召恩擁傳祀端遲擬續賢臣頌難申祖道辭中書  
應屢入綠野是前師

壽言部

七言律

壽方書翁房師癸酉初度二首

初度欣當景正長飲中河朔引清觴塵霏玉屑涼先至  
燭賜金蓮夜未央匡辟三篇尊講座擎天一柱領詞場

壽字居詩集

壽言部

五十

卷上

禁廷亦有膚功在燕喜還賡六月章

二

元老名高著作庭壯猶此日托橫經沙堤路近看卿月  
海屋籌添記歲星書受秘圖皆五嶽編成藏室已千齡  
及門未敢申私祝自有功登熟釜銘

壽賀中冷中丞五十初度二首

臣心清比水冷冷初度欣當鶴綠簾客座香凝分佛火  
天堦瑞正滿堯煥身同伊陟原傳祖拜見魯公又在廷  
觴算未須論甲子蓂莢此夜露方零

二

維嶽生申恰遇申蓮光陸地上燈輪星因德聚依南極  
月爲卿輝近北辰清似鶴栖千歲樹勁還龍性百年身  
世情無限滄桑在君記籌今第幾巡

壽王炳黎太史初度 一首

承明久直禁爲廬初度餽傳邊暑餘清咏唐風官正冷  
文翻晉問坐皆虛新登士盡稱時秀早有兒能讀父書  
何必行厨移六甲嘉肴方進石花魚

壽劉開然侍御封翁 二首

潘寧居詩集

壽言部

五

卷上

曾從姑射託仙根歲月聊將甲子論扶老未須承漢杖  
飲醇偏得近堯樽千年召伯棠還茂三徑陶家菊尚存  
卽日安車需賜對回看白筆定誰尊

二

帝里兼逢帝澤長素衣朱繡自歌唐經明猶設諸生  
席望重仍題君子鄉仙有真丹非化鶴家傳瑞種是神  
羊枕中鴻寶知還秘留謝天厨百歲觴

壽龔君端封翁 一首

一經教就起家聲三徑猶存薛荔盟時擁書籤招客話

閒尋湯社品泉清坐看室聚其人氣喜爲兄傳小令名  
何必少微妨盛世太平今正屬耆英

任文木侍御年伯年伯母雙壽 四首

板輿雙引駕車轡秋色清飛列柏繁天子德方昭日  
域老人星並見雲門詩裏有杞南山雅酒進如澠北海  
尊多少勞臣歌陟岵瓜期應識是君恩

二

風輕一舫渡江冷樂只歌還子舍聽望近階衙官在斗  
福如海岱地當青門惟永共秋容淡臺有蘭偕夕膳馨

潘寧居詩集

壽言部

五

卷上

帝座今方需執法狐南暫許侍雙星

三

雲峰霜炤鏡爲嵐家慶初旋御史驟多福自詒如柏茂  
大年勿剪有棠甘酬恩誼已兼忠孝誦德穀方合朔南  
正是冰心堪上壽何妨清氣逼寒潭

四

兩載馳驅畏簡書歸依華髮並當間少微星早照偕隱  
大國風今表慶餘百歲人初逢食蔗一堂清自對縣魚  
德心猶可孚願敢知道天應賜樂胥

壽丘令王方壺太翁

其在九月之望

平丘涼色動秋寒南極星來四座歡衆父爲天仍有父  
官似水不知官鳴琴響遍神山近把酒籌飛海屋寬  
莫向黃花稱晚節童顏猶作少季看

壽李次庵金吾

其少子二人皆習文

曾分瑤島聚如瓜偶向宸階署押衙天上珠璣生咳唾  
尊前山水闢烟霞劍逢仙骨常爲俠筆似春林已作花  
絳灌論文隨陸武萬年樂事屬君家

壽魯青海太史尊堂沈太夫人一首

壽寧居詩集

壽言部

至

卷上

儒宗世借壺儀傳東壁星依南極偏節老未忘歌鵲歲  
恩深方值杖鳩年書餘石匱猶藏越名在金臺自起燕  
遲日板輿周覽處從行應賜綉花鞵

壽黃考功若鏡夫人九十二首

寶婺光生在斗墟卅畱三十二峰餘深閨煉佛偏依鶴  
老境長齋不羨魚水鑑清同紗幔徹玉山照並綠衣舒  
且遲百歲慈恩宴朝謝班廻候起居

南極星躔正向吳真人魯此間清醕門前桃自千年種

架上書兼五嶽圖人似景長當憂律心同紫淨是水壺  
國恩錫類深難報遙聽賓筵萬歲呼

壽姚母六十一首

天爲儒宗毓女師百年依舊佩篋時齊眉久入高人傳  
錫嘏方歌壽母詩身比靈筇成九節庭留珠樹起三枝  
伯鯨莫待龍璫奏自有埤笺次第吹

壽爰中梅計部太夫人

中梅籍京師故吾郡荆溪人

百年暢筭萃殊榮久借單飛鶴作盟家自江南敦舊譜  
人從蜀北起孤生懷清老更嘔膏潤蓄旨貧猶念舌耕

壽寧居詩集

壽言部

至

卷上

分得夢蕭零露液絳趺方映白華明

壽陳蝶庵尊堂王太夫人

二首

吳楚歌同蔽帝留

蝶庵先令吾錫後令潛山臨武今司李雲中

百年護樹正

忘憂人鄰霄漢輝千仞家近蓬萊第六籌慈案芝殮分  
帝食宮簪花勝映孤裘嘉陵江引春觴滿銀燭清烟夜  
夜浮

二

南山頌欲應鳴絃治諸家今屬再傳帝座星初臨北嶽  
詞壇錦並昭新川致身誰豈妨將毋似父清逾喜象賢



多少漢廷榮宦者幾人堪補白華篇

壽馬母王太恭人六十

恭人配馬公故昆陵守長子編修次子戶部郎推稅

許墅甲寅冬各用使事還里稱賜

仙山遂近鳳飛霞  
叠拜泥書龍六珈  
父子傳經紗隔座  
弟兄許國綵還家  
案來燕市携青玉  
詩帶吳歛度白華  
政憶毘陵遺愛在  
錯看椿樹是棠花

壽三原房太夫人春秋八十有四

仙都會飯熟胡麻  
偶借中條護碧紗  
風物六朝人瑞國  
冠裳千里錦還家  
玉田分種庭皆壁  
金粟浮觴酒亦花

卷上

壽言部

五

卷上

八十四回秋未老百年今夜月初華

夫人既望

壽汪太夫人六十一

恩勤何限寄綢繆  
十七年當海一籌  
婦節自堪開閨閱  
兒榮仍得度驕驕  
祇傷 珮違偕隱却  
喜文章起素流  
莫向嶺雲吟舊蹟  
君家母子是千秋

七言排律

壽母姨王太安人六十初度

有小引

太安人年二十賦柏舟閱四十年今  
紀元為崇禎戊辰于十二垣係壽星之次  
祇中表  
凡分若張秋分野亦屬辰太安人以秋仲設說又  
天子幸老人星于南郊之月也太安人疑是聖期

六表未足稱壽然而其事奇矣天其念太安人  
殊節而用是旌之哉咏得七言長休二十七韻

黃門舊重汝南評  
彤史仍懷巴國清  
學海疏源泉是醴  
文園分植種為蓂  
祇緣天意憐時態  
故挈人倫屬女貞  
同調三年鳳得友  
偏棲千古燕尋盟  
浮光晦朔輕朝菌  
苦節寒暄寄夕擎  
半偈欲忝居士座  
一經兼擅大家名  
敢云健婦能持戶  
但指孤兒笑滿簾  
身借牛衣當息壤  
家畱熊膽作長城  
跂追先閼雲霄迥  
泣課遺書日月并  
痛絕在陰聞鶴和  
喜來出谷聽鸞鳴  
龍文五色酬綵抱  
麟閣雙嶽起墨兵  
洞應玉華閣嶠遠  
河清瓠子漢山平

卷上

壽言部

五

卷上

珠璣光錯尚書筆  
冰蘂寒生水部聲  
蘭號國香從子貴  
竹臨仙石見孫榮  
承明殿賜縹囊誥  
通德門高綠宇  
旌多祉錫公傳魯  
頌初元咨岳紀虞  
正振興行拂薰風  
過紗幔開依景宿  
明報國漸隣青玉  
案循陔新度紫鸞  
笙恰逢歲會星經  
壽况值秋橫斗指  
庚濟北亭池供劍  
草江南品物進香  
航官貧不腆銀絲  
膾客至無文錦帶  
焚栢葉露凝添戲  
綵豆花雨泛引飛  
觥卅和雪拉原難  
老翠吐霜株倍著  
英欣接連俯情似  
母愧同相宅例稱  
甥八千未盡春秋  
祝六十何知甲子  
更却看慈恩承宴

日朝班迴候滿公卿

黃石齋太史爲吳淡人年兄圖赤松壽其伯母太夫人賦題短句

松可赤草可玄飾可壽才可仙名人一筆成千尋雲來  
疑色風疑音高枝恨不棲雙鶴有聲今方和在陰赤帝  
之赤如松深赤帝千秋何足貴傳得堅貞是赤心  
七言絕句

壽羅小遜尊人 四首

龍門高節逾難攀有子新登玉笏班傳得文家丹訣在

壽寧居詩集

壽言部

五

卷上

仙宗一派自羅山

二

初來福地記生遭五色雲中月正妍自有白華堪上壽  
何須更度羽衣篇

三

山手千秋接豫章縹緗兼受授詞場家傳舊著遵堯錄  
不借黃衣杖底光

四

萬年丹井壽春鄉白裕青藤樂未央卽日大官應致膳

不知可似禹餘糧

壽李大生尊公光祿 六首

豈是孤南霧是香閒吟聊復度清觴已知光祿能詩久  
不借聲名吏部郎

二

百年春事問溪邊先世菟裘業宛然莫訝賜緋仍野服  
生承真誥地行仙

三

玉杖新承賜漢京當年小戴舊知名賓筵別有千秋祝

壽寧居詩集

壽言部

五

卷上

傳得家聲是父清

四

酒上南山近絳紗座中玉筍盡名家種成桃樹公門色  
還向朱顏映作花

五

千仞清輝擁鳳毛德星平照海門高憑教遐福如川至  
木似君家八月濤

六

滿室蘭蕙繞膝間東南風雅坐間分舉頭未覺龍門峻

更令人呼萬石君

壽錢受之母夫人六十 四首

火炤青藜太乙精 主恩三錫在承明從來富貴仍朝  
暮受爾千秋令子名

二

雲和一曲綵初斑金石殿中識珮環異數舊傳嚴相國  
應知佳話在虞山

三

鳳影差池血未收開逢初換感春秋懷清自合傳千古

壽寧居詩集 壽言部 五九 卷上

不賦靈椿賦栢舟

四

彈絲吹竹薄吳趨乞得金蓮炤掌珠猶有九熊餘意在  
不須麟脯借麻姑

壽憂肅公太夫人 誕辰在七夕

佳節巧當燕喜時賓筵分味出蓬池天街此夜原無夜  
欲喚銀河作壽卮

二

家近淮南桂樹居百年觴借一經餘玉堂不爲青綾煖

曝腹依然自晒書

三

懷清臺下德星堂新賜芙蓉鏡裏光六十四年籌未換  
莫言今筭是滄桑

四

觴底雙星映九霞月明天界正高華瑤池不比慈恩宴  
探得千年結子花

五

天宇涼生露未晞七襄光忽照朱衣恰逢南極星臨日

壽寧居詩集 壽言部 六 卷上

青鳥初來漢殿飛 時太夫人初至京邸

壽富順楊太母 太母三子皆從宦時季子司訓崑山

寶婺星臨東壁來錦江春色九霞開冰心自映崑山玉  
一片猶能佐壽杯

二

江漢精靈蜀道除儒宗門第女師家庭前但得三珠樹  
萱草仍爲不老花

三

萬里斑斕炤絳紗靜姑回首听仙家種來桃核三千歲

更發公門一樹花

四

金母筵開歲正華四知名德簡傳家懷清臺上秦時月  
今日依然照漢巴

壽涇陽馬太母

太母爲學博公繼配孫爲孝廉君御筆孝廉子垂髫亦補弟子員矣

綦綰三番護緯紗

學博君扶風經學舊名家眼看桃李

公門雨重發新枝兩葉花

二

百年茶蓼一鵲多樂只今聽萬壽歌天借地靈成女士

壽寧居詩集

壽言部

空

卷上

名山久已號慈峨

涇陽有慈峨山

壽王石鯨尊堂張太恭八七十

六首

家隣丹石夜生光綠字新題孝婦坊憶得遍身飛電處

依然五色照浮岡

太恭人割股救姑隕絕忽有電光五色環繞其身而蘇

二

錦旋十乘舊元戎暢穀文茵想像中堂上方當扶漢杖

建前還似秦秦風

時石鯨方平秦冠

三

杯分萬壽自呼嵩燕喜新婦第一功知道白華詩已仙

聖明更擬賦彤弓

時石鯨以賀萬壽入都便道歸里

四

臣心如木逼厄深既醉歌將陟岵心刀尺聲留絲管廢  
燈前猶似伴沉吟

太恭人每課石鯨讀刀尺聲常與書聲相聞

五

五年子舍寄遼亭誓掃挽搶見德星瀝血一般剖股意  
閨門忠孝共千齡

六

宦路青瑣似昔寒百年長對碩人窺種來慧業應無艾

壽寧居詩集

壽言部

空

卷上

欲向珊瑚樹下看

壽興化顧夫人六袞

母爲親少司馬賓吾公妹

長擁綸綦號女宗清心玉映顧家風一經教就逢明主

漢運方當日再中

二

南極星依寶婺明滕前文藻照西京應知似舅賢甥在

宅相今成魏大名

三

南山歌罷酒初清客座才名盡爾聲人應素商秋欲洗

清風疑拂濯纓亭

五言律

寄房師方太史初度

四首

遙見巖飛瀑誰知嶽降精設弧當夏大鳴玉應階平天  
付青錢管山供白石英送安有白石上英唐時充貢台光正耀不放  
客星明

二

久望丹爲岫今依絳作紗星時看北斗人欲入南華歲  
月深書帶風霜寄筆花繇來詞牘內不老名家

潘寧居詩集

壽言部

空

卷上

三

甲子開炎節簪裾集帝鄉鵲分青杖火鶴送碧筒觴夏  
詒千秋永清譚六月涼一般桃李色別自見門墻

四

自有簷莖露聊當千歲苓著書忘髮綠相士驗瞳青風  
近頻呼艸楓高欲墜應知南極見咫尺紫微星

五言排律

寄荆溪徐位甫尊公

偶來天上跡陽羨亦崑崙俠以無名貴儒因不用尊時

炎存獨冷禮率教人繁傲性龍仍在閒情鶴勿諉花看

須誤徑竹長已成村詩社著脩戰文心酒共論攤書欣

示子植樹又期孫自覺貧堪慰翻驚秀可殣世傳麟作

種家擅德爲門坐喜真人聚車從長者喧才高聊混俗

學至待承恩樂事鷗盟露浮榮處禪何知仙與隱甲

子總晨昏

潘寧居詩集上卷終

潘寧居詩集

壽言部

空

卷上

洛寧居詩集目錄

○送行部

七言律

黃石齋太史建言刑籍三首張天如太史給假南歸二首

徐九一太史給假南歸二首羅小邇太史給假南歸一首

王東里副院抗疏削籍二首陳益吾銀臺考績一首

同門葉唱于南歸一首馮鄴仙給諫奉差南歸三首

許允尊給諫南歸二首周仲馭曹元宰賚表二首

周仲馭出都一首曹元宰出都一首

洛寧居詩集目錄

華鳳超予潯南歸三首王璇觀吳南陸南歸三首

章羽侯給諫冊封一首陶聖洋屠幼繩冊封二首

祁虎子侍御按江南三首王玄冲侍御按江南一首

周玄應侍御按真定二首劉振賢侍御按淮南二首

王彥里侍御視馬政二首張觀濤侍御按粵西二首

劉吉候侍御按貴州三首王咈玄猷獄江南二首

錢其石之南樞曹二首石軫餘公祖言別二首

陳若夫父母謫閩泉幕二首繆信吾別駕入燕一首

周麟亭學師致政一首姜及生世兄歸山陰一首

姚瑞初南歸二首孫孟樸南歸二首

王惠常南還一首

七言排律

秦儼海計部予告南歸一首

七言古風

龔瞻鳳之南璽卿一首

七言絕句

章羽侯南歸六首楊方壺太史南歸四首

李豫石太史歸養三首文正之歸晉絳三首

洛寧居詩集目錄

李大生銓部告歸二首楊念爾太史歸滇南四首

王錫侯工部桂藩造第七首林祖冊中翰冊封五首

馮五王侍御按三晉四首葉慶繩侍御按東粵六首

劉聞然侍御按中州四首白懷劬侍御按宣大四首

朱子美大行賁武錄二首王曉仲猷獄淮南二首

于瀛長工部分司南河二首路靜因推開九江二首

何玄子推關許堅七首許平遠推關許堅三首

馬寶應入覲四首劉夢鳳父壺歸蜀八首

曹元宰謁選北上六首雲陽韓令公應召二首

唐元綬出都 四首

金少府代觀南婦 二首

馬駿如通請 四首

葉仲耿赴京請卹 四首

吳鼎疾遊白下 三首

方昌祚還閩 三首

顧所建天竺進香 四首

友人端秋浦 三首

唐君實赴陸中丞記室 二首

薛以實南婦 二首

五言律

吳熙識水史還武林 四首

別弟君閣 一首

顧所建題因注上人受戒 二首

○記遊都

唐寧居詩集目錄

三

卷中

七言律

寶應有感 一首

淮陰板閘 一首

謁金龍廟 一首

桃源有感 一首

淮浦口占 一首

雪宮舊址 一首

西山道中 一首

西山卧佛寺 二首

嚴江道中 一首

登滕玉閣 一首

黃川別業 一首

比官絕

枚叔將宅 一首

學道還縣 二首

徐陽道中 一首

烏衣鎮見垂柳 一首

烏衣公館見燕巢 一首

過虞姬墓 二首

許州道中 二首

高唐道中 一首

孟嘗君養士處 二首

莊子觀魚處 二首

過白溝河 一首

登庖丘山 四首

吳王試劍石 三首

夜登庖丘 一首

九日登高 一首

嚴子陵祠 十首

三衢道中 四首

泛水黃川 十首

松陵道中 二首

遊西湖 一首

唐寧居詩集目錄

四

卷中

別西湖 一首

龍興蘭若 三首

五言律

玉峰一線天 一首

新嘉驛 一首

留家濟南至青州 一首

長山早發 一首

五言排律

北上雜記 二首

西山爽氣 一首

○詠古部

七言律

平韓淮陰 四首

三義廟 一首

七言絕句

昭明太子讀書臺 七首

金龍四大王廟 有序四首

東漢三龍 一首

千古憐 十一首 虞美人 文姬 楊貴妃 綠珠

千古快 十二首 西施 紅拂 古押衙 柳姬

昭君怨 四首 班婕妤怨 一首

七言長短句

太祖崇祀董仲舒熙楊雄 一首

七言古風

唐寧居詩集目錄

五

卷中

雪夜入蔡城 一首

五言律

讀易履霜堅氷有感 一首

五言古風

擬左太冲咏史

○酬和邵

七言律

王右丞勅賜櫻桃餉 一首 華陽郡簿贈詩餉和 二首

吳興稱言懷餉和 六首 陸放翁遺興餉和 四首

七言絕句

次王仲初中秋餉 二首

新城次壁韻 一首

龍山驛次壁韻 一首

○卽席部

七言律

聞子將齋頭 二首

燕邸友人話別 一首

淮陰舟中 一首

七言絕句

春夜山中友人小飲 一首 偶成 一首

唐寧居詩集目錄

六

卷中

小飲戲呈公安兄 一首

七言排律

上元夜 一首

五言律

唐巨卿過訪山房 五首 聽雨惠山 一首

耿克勵過訪山齋 一首 中秋夜招飲虎丘 一首



落寧居詩集 卷中

梁谿馬世奇素修甫著

門人徐調元貞庵甫較 後學華繼文學校  
送行部

七言律

送黃石齋太史以建言削籍 三首

萬里蕭然襖被行無官敢建說身輕正疑憂世心如醉  
猶覺聞人善若驚抗疏千秋存補衮著書一字足迂衡  
不須紫氣傳關尹自有兒童識姓名

落寧居詩集

送行部

卷中

二

何意歸歟問考槃 主恩暫賜碩人寬不妨似鶴形同  
瘦特恐爲龍卧未安日月百季明建白雪霜此際露心  
肝誰言貧宦裴如洗掌上新珠照乘看 時太史初舉子

三

天高近遠總相依偶隱台星入少微已分信心成獨往  
祇憐携手賦同歸肯清何必俱焚艸 主聖仍甘自樂  
饑旦晚太平需潤色應知止道遜乖衣

送張天如給假南歸

十載聞殷託契頻素心晨夕在風塵才名須至真方貴  
肝胆偏宜少更親捷徑遇人爭利涉迷途有爾尚知津  
臨歧耻賦消魂句三復終軍是小旻

二

落地情親託友昆千年蘭蕙幾同論玄心不借青藜照  
傲骨非緣白眼尊聚似晨星存道契歸方寒節見天根  
有懷客路當明發此日親恩總國恩

送徐九一給假南歸 二首

五載承明上直餘新恩賜沐暑初除清疑在水葭同遠

落寧居詩集

送行部

二

卷中

歸及餐英菊正舒憂國敢云安獨寐娛親聊復賦閒居  
靈威舊跡無須問忠孝今當是秘書

二

千尋直節厭清班落漠何心乞錦還暫借風塵稱小隱  
細參今古是真閒誦翻一字猶堪快靜得分陰亦自慙  
閉戶好成名相業此中仙境足三山

送羅小遜給假南歸 一首

同籍情深擬脊令兩年聚共一燈青心當似水交偏淡  
語到如蘭坐亦馨官寂尚嫌妨嗜古旅貧時復念傭經

期君努力崇明德南北依然是聚星

送王東里副院抗疏削籍 二首

惠文換却切雲冠愛國無心更愛官敢借投閒明節苦  
還因賜對識恩宥 時召九卿科道引名高自恨批鱗淺

主聖翻憐補袞難誰謂少季偏痛哭老臣今日血皆丹

二

官清到處欲畱馨兩疏雙縣重漢廷齒馬無嫌終是誤  
回天有力驟難靈身還初服玄仍白事在千秋汗正青  
此去寸心長捧日未應看向少微星

澹寧居詩集

送行部

三

卷中

南銀臺陳益吾以考績入都賦別 一首

南北樽前幾細論班荆猶見古人存芝蘭韵淡香彌貴  
松栢羣孤節更尊但得瀾迴皆道力縱令薪積亦君恩  
歸肯知已如相訊明德叮嚀總勿諼

送同門葉唱于南歸 一首

青眼纔逢別思催黃金宛是昔年臺細論無意酬譚塵  
偶醉仍非借酒杯正爲憂時甘節苦聞因懷古一心開  
知君抱膝吟如舊耻向溪山說錦迴

送馮鄴仙給諫奉差至南都因便歸里 二首

雖昔久已著鳴岡臺上今真見鳳凰念國無心頻聽選  
論交有侶暫浮觴三山翠共綸言遠六代名從諫草香  
霄漢幾人思捧日鍾陵應得問高皇

二

暫借皇華賜錦旋更緣戀闕感回天朝清敢擬思玄賦  
恩重肯吟勵志篇調合難兄欣我貴名因似父畏人傳  
遙看香草相迎處未到蓬萊已是仙

送許允尊給諫南歸 二首

聊存知己向清博宦路滄桑不敢論捧日心猶疑闕近

澹寧居詩集

送行部

四

卷中

擎天手雙聽雲翻鳳鳴無意空時調龍卧應知亦主恩  
多少尊鱸歸未得如君豈獨餽書尊

二

天際星看斗是家姓名傳說滿京華但知齒在難爲舌  
豈道蓬多欲比麻旌直不須金作筴著書長得筆生花  
青山未許還初服此日籠中已着紗

周仲馭曹元宰賁長至表入都送別 二首

兩季相憶寄加餐良晤依然尺素看分手共憐醒是獨  
因人肯笑熟爲官話當卜夜偏難了骨欲凌冬不覺寒

莫向春明嗟遠別 聖朝南北總長安

二

喫鳴偶得在金臺聚樂還嫌別思催萬歲聲同聞岳語  
三秋句共選詩材微商國是天堪補間襟鄉音客不猜  
坐到懷開雲霧盡疑君真捧一陽來

又贈周仲馭一首

燕市歌寒雪正零心逢丹處眼逾青萬言書奏皆登史  
一字疑亭亦作經義重欲呼天並語感多不奈世難醒  
叮嚀夙夜期無忝與爾情深倍存令

澹寧居詩集

送行部

五

卷中

又贈曹元宰一首

酒杯幾典鸛鷀裘此日重看接塵游南國人從天外到  
西山爽並坐間收論心語盡逢三益感事詩還擬四愁  
家近二泉亭畔住與君應不負清流

送華鳳超予幹南歸 三首

偶洽朋尊在帝京細論彼此共生平君留真意奈今古  
我訂清心託弟兄情爲感時原易苦韻當賦別漸難虞  
非關求友憐嚶嚶正望高岡想鳳鳴

二

分手誰嫌腸沫遲素心今已付青驪玄黃局外看皆了  
冷煖難前飲自知擁卷暫尋南面樂論文終咲北山移  
難馴未許稱龍性初九潛爻正可思

三

細庭南首幾情牽同訂還期爾已先諫直猶遲題殿筆  
官清偏苦辦裝錢歸方及晝班爲錦客正逢寒臘又平  
三省終畏寧有情如今無愧白華篇

王璇觀吳南陸兩侍御建言奉譴南歸

三首時偕行者又有

吳勇公給諫

澹寧居詩集

送行部

六

卷中

無限深心託帝閣憂時甘作罪言論風雷一日原非怒  
山斗千秋總是恩簪筆字傳囊草貴訟冤書借口碑喧  
同歸猶得離階應知比孤鳴鳳更尊

二

莫謂靈脩未易明皇仁浩蕩賜南征朋逢聖世知無黨  
嚶在深林亦自鳴但恨回天終力淺敢云去國便身輕  
竿頭正得明夷益不必偏傳抗疏名

三

誰道忠良得路難孤貞原不受摧殘驄當遠去人猶避

豈卽南冠佞尚寒天際三星方在蜀山中九畹自滋蘭  
昔艱今正煩宵旰應識伊人碩未寬

送章羽侯給諫冊封襄藩一首

王國雄風擁使車鸞臺初值賜璫餘廷中詔似聞天語  
江表人皆誦諫書叱馭不辭封豕窟分圭偏到卧龍墟  
無窮感慨還今古待爾周咨爲起予

送陶聖洋儀部屠勿繩大行冊封韓藩二首

天語親將下赤墀萬幸高帝見螽斯水浮涇渭仍分  
派人叶鳩筮合並吹百二秦關河似帶三千周道轡如

卷中居詩集

送行部

七

卷中

絲爰咨莫問南亭序今日應非宴樂時

二

伊人恰得采秦風兩兩皇華使節同突兀當山誰卧帟  
劬勞中野半飛鴻正逢避暑亭宜柳郊藉維城葉是桐  
知道傳言多獻替君王方欲問崆峒

送祁希子侍御巡按江南三首

四月霜飛驛路繁天南一柱借崑崙官清時復看鳥集  
政肅非關爲身尊囊有諫書隨漢繡家留治譜在吳門  
兒童未解聽應避共認甘棠舊子孫

二

天近高皇舊日畿斗間執法一星飛豺雖當路猶寒膽  
狐敢馮城不避威江靜山看青未了臺香柏引綠初肥  
欣承綈帶交情渥一得聊當獻紵衣

三

大江東盡屬周咨正是鋒當八面時白筆飛成霜作路  
赤珪攜共日爲馳天慈未許憎膺眼俗獷猶能識鳳儀  
補衮久曾稱妙手目并何處有紛紜

送王玄冲侍御按江南一首

卷中居詩集

送行部

八

卷中

青驄驛道挾飛霜千里朱明夏正長星有斗牛迎繡斧  
地環江海借金湯求深民莫烏皆集清盡官方相夏香  
次第皇華歌小雅吳歆又和黍苗章

送周玄應侍御按真定二首

三輔金湯借惠文名從射隼舊知聞一泓水自能寒膽  
百結絲還藉理紛心共諫書縣日月胸餘兵略在風雲  
長安咫尺天方近聽鑰無忘到夜分

二

臺端霜氣薄秋空節領冬巡北嶽雄分察正疑通帝座

采詩偏得隸王風烏鵲繞樹還憐鴈螳卽常車自避驄  
六轡皇華何足問遲君鐘鼓賦彤弓

送劉振賢侍御按淮南二首

一葉秋隨使節行單車聲已靖鯢鯨江湖合海波仍寂  
河水經淮浪不驚帝有枌榆還盛日民傳歌舞到蕪城  
毘陵勿剪甘棠蔭郊向皇華處處生

二

澤國人瞻柱後冠舉頭日似近長安地連四百襟喉重  
昔值三征杼軸殘抗疏忠猶餘血熱回天力總自心丹

澹寧居詩集

送行部

九

卷中

聖明雅意憐饑溺已得流民入御看

送王秀里侍御視關中馬政二首

牙節乘春日載陽家傳聲久重青箱平看蜀道當車穩  
清引秦川入座涼十八盤疑雲作御三千錦映繡爲裳  
聖朝無事歌天馬魯頌今虞駒四章

二

西去皇華勝概偏行行止處半疑仙馬分御史青驄色  
書受神人黑玉篇地帶雍梁隨柱後天連蕃漢在床笄  
兄高試聽胡琴弄應有南薰韵五絃

送河津張觀濤侍御按粵西二首

鐵簡新臨百粵封路懸天末桂千重隼飛舜嶺仍疑鳳  
驄出禹門欲作龍翼軫星還光向極湘灘江遠水朝宗  
炎方莫道須冰雪聖世從今露正濃

二

同心萬里惜分飛坐上香猶襲綉衣蠻語謹疑呼帝力  
嶺烟清似避霜威民醇敢借埋輪重日遠還憐補袞非  
聽鑰憶君曾問夜祇今應歎諫書稀

送萬安劉吉侯侍御按貴州三首

澹寧居詩集

送行部

十

卷中

廿年論得布衣交一夕清尊萬里輶世態冷疑隨筑寂  
文心瘡欲共燈挑天分參井星仍聚地盡荆梁日未遙  
莫爲遐荒頻戀闕如今帝德在三苗

二

銅鼓聲中聽報衙孤携仙骨對棲霞霜清荒服看封事  
天靜長官有世家喻到盡知文是漢頌成遙擬曲爲巴  
遲君尚訂三秋約未敢尋常數及瓜

三

西南壁望繡衣遙一線容光識斗杓驛路七盤當地險

鄉雲五色到天橋萬安有雲州曾山環羅甸峰皆拱江

引泮河水正朝但得尺書賢十部漢家誰許夜郎驕

送王比部耕玄謝獄江南二首

春明執手暫躊躇情話方當卜夜餘筆妙偏難成別賦  
賜慈更好治爰書星躔斗作郎官座月令秋隨使者車  
聖主明刑終尚德漢廷誰是路溫舒

二

露下江南八月槎清心一派望兼葭眼能翻案方如鏡  
筆到亭疑亦作花帝世但留生是德儒宗不狀汾名家

澹寧居詩集

送行部

十一

卷中

長山喜氣迎歸路今日真逢五色華

送錢其若之南樞曹二首

客邸那堪計客程風流遙映柳絲行人爭六代烏衣秀  
官擬孤洲白鷺清南斗自來原拱北儒臣何必不論兵  
秦淮未是笙歌地太息還應念賈生

二

江左才名借五兵鄉風喜近二泉清三山翠發心爲錦  
半鮮天依管作城望氣尚餘龍帟在登臺真見鳳凰行  
德馨今正思商帝知爾仍當賦兩京

石軫餘郡侯言別二首

天分軫宿自長沙行遍蘭陵五邑花訊牘已憑青作案  
論經猶借絳爲紗三季雁澤依冬日千里龍光望曉霞  
莫訝燕臺頻惜別紫陰深處是吾家

二

偏尋蘭若在神京兩袖風清五馬輕宦味一泓泉獨冷  
禪心半偈月同明御屏初記毘陵蹟輿誦先傳白嶽  
聲總是現身應說法無心留取宰官名

送舊父母陳石夫謫閩臬幕二首

澹寧居詩集

送行部

十二

卷中

乍逢燕邸語躊躇更向風塵畏簡書燭爲去思遲見跋  
觴傳清意故畱餘路難自在傷弓後宦薄方當食蔗初  
飄飄繇來憑物論聖朝原不棄前魚

二

悠悠月旦任相疑薄謫依然似量移細話折腰猶作苦  
聊存強項自啣卮一肯登廟誰文錦千古知心獨素絲  
聽盡悲歌燕市裏吳歎樂只倍堪思

送繆信吾別駕督運入燕一首

驛路初乘舫趁風遙將玉食奏民功時當聖主宵衣日

貢出高皇旬服中再熟未能回地力一帆猶復望神工  
京華若問吳都賦爲道東南軸半空

送學師周麟亭致政 一首

絳帳情深解綬時關河行色潯秋姿九龍桃李分清蔭  
雙鷗芙蓉渡碧漪宵榻歸吟幽士賦寒壘留和廣文詩  
從來潁水多高躅回首濠梁有所思

秋暮送姜及生世兄歸山陰 一首

尊清聊借菊爲餐話到歸程逼歲寒庭有含飴還代子  
床餘積笏不知官文奇自應雷門響笈秘多從石匱看

澹寧居詩集

送行部

十三

卷中

莫爲親闈頻北首五雲咫尺是長安

送姚瑞初南歸 二首

幾度探奇入絳紗每從人外見通家觴緣話久頻寬政  
燈爲情深數着蒼交譜歲寒存棣萼客程秋老望兼葭  
可憐燕市誰彈筑日九迴腸消眼沙

二

無端離緒寄清商惜別何堪更望鄉茗社魯分花底榻  
文心猶襲坐間香舉帆千里江南遠握手三季蒨北長  
最是消城風雨夜憶君驛路正重陽

送孫孟樸南歸 一首

素心聊自託清暉擊筑聲中送客歸劍合薊門誰遇俠  
夢回江渚欲逢妃人當話別同花瘦樽爲憐秋倩蟹肥  
千里名山仍不遠願將著述慰調饑

王惠常送張天如內人至還南送別 一首

兩旬秋色去來間分袂翻憐聚首慳偶向風塵尋白社  
肯令筆墨負青山淡畱交意人如菊清對冰心月滿環  
蕭瑟不須煩客恨君今名已動江關

七言排律

澹寧居詩集

送行部

十四

卷中

送秦計部儼海得告南歸

三臺初署度支郎未是歸時歸更忙南國獨憐人似水  
東華何處土偏香祇因骨勁翻多病却喜官清不辦裝  
宦況道旁存若李客程江上試新楊時艱敢遂忘前箸  
游倦無心乞禁方差保鬚眉還故我特留肝膽事君王  
閒尋進社朋應在貧理菟裘業未妨舊壑古今饒唱和  
一樽醒醉亦滄桑暇餘孤冷聊觀局身去中流自砥狂  
清聽欲呼泉作枕初衣仍帶蕙爲褰小山莫便歌招隱  
經濟林間意正長

七言古風

代送龔瞻鳳之南尚寶卿

長安春光綠春艸望君卿月金陵道青谿谿流爲君停  
鍾山山色爲君好玉璫虎紐紫泥封高皇精靈想像  
中此際鸞鶴齊向鳳翼昔豺狼曾避驄秦淮歌舞稱濃  
醉飲君清風爲鼓吹囊紙猶思問夜時先驅仍識埋輪  
地憶君家近樓賢山胸吞彭蠡天一灣汝南政聲月旦  
起謁帝遂登供奉班幾年簪筆推如矢胡不主銓暫  
主璽天子知君若有遲中台上台自茲始我聞西京

潘罕居詩集

送行部

十五

卷上

傳國珍乃與斬蛇劍俱陳聖朝創業高赤帝千年龍

虎長嘯响君今官清身八柱擎天願勿忘豐芑我訂君

心視芷蘭君念我門視桃李

七言絕句

送章羽侯南歸

六首

九鼎清評一葉身謫歸猶傍鑑湖濱卽今南去米方泮  
明主恩深正似春

二

五岳胸中自不平陡來筆下血縱橫彈文未敢居先見

水鏡今方屬聖明

三

閒身暫乞慰寧親猶畏人傳是諍臣曾拜讜言蒙手答  
聖朝原不怒搜鱗

四

同在承明獨起予佩來隻字盡瓊琚相傳諫草無多句  
已勝三季中秘書

五

三載青藜問夜心稽山風雨聽龍吟贈君多愧田陽翟

潘罕居詩集

送行部

十六

卷中

知道竿頭力已深

六

天生直節比朱絲感事翻將痛哭疑霜雪難承還易負  
未應相和北風詩

送楊方壺太史南歸

四首

兩葉詞壇起大家高文典冊在金華宮梅未敢衝寒發  
歸騎先看照筆花

二

官傳清秘一條冰折歷輕裝翠幾層長路不愁明月盡



金蓮攜得院中燈

三

紅燭香中視草頻初承賜沐主恩新相思欲寄流霞酌  
君到江南正立春

四

暫辭鑾直息三餘中秘書原行秘書尚念 聖明前席  
夜故園應不戀鱸魚

送同館李豫石歸養 三首

天聽時聞陟屺歌懷清臺畔賜鳴珂百年飽歷風霜老

澹寧居詩集

送行部

十七

卷中

今日方知雨露多

二

青鳥音傳碧玉堂携歸藜火座生光誰言中秘書千軸  
補得南陔只四章

三

絳帳依然著作庭山開十二画屏青舌端亦有蓮花瓣  
長對中峰護壽星

送文正之歸晉絳 三首

春色江南草正青樽前鶯語渡頭聽濁醪可以葡萄味

偏醉離人不易醒

二

夜半論文惜別時一歌伐木一啣卮歲寒自有青松約  
不向河橋折柳枝

三

晉水吳山一短蓬靈樁斗酒語匆匆潯名久已干時忌  
莫更逢人說馬融

送李大生吏部余告歸如臬 二首

暫携明月向刊溝小西名山足卧游誰道林間無改字

澹寧居詩集

送行部

十六

卷中

拔人一字在千秋

二

一水連珠馥遠池新花總似上林枝春明再召須臾事  
莫咏劉郎去後詩 如皋有蓮珠池

送同館楊念爾省覲歸滇南 四首

萬里慈顏陟屺看蕭然襆被出長安滇南自古無冰雪  
君去携將玉署寒

二

長日雙眉黯未開崎嶇六詔一輪催幸思自得君王鑒

將毋飛傳天語來

三

寒風浙瀝下金臺一道盤江百折迴猶及采蘭春未盡  
六詩先爲補南陔

四

兵戈喜得舞衣存相見猶疑拭血痕君自動人多至性  
夜郎今識漢家尊

送王錫侯工部往楚衡爲桂藩造第

七首

帝爲維城念闕宮勅馳金箭下司空誰修同姓諸王表

澹寧居詩集

送行部

十九

卷中

當與君書第一功

二

天分寶勢在烝陽秘殿弘開配帝閭君自詞壇稱俊手  
落成還賦魯靈光

三

翼軫星開赤土封附庸七十二高峰先季桐葉幾成戲  
磐石今方固大宗

四

望岳亭追帝子居有無山色映離裾千年玉牒知猶在

願借君傳蝌蚪書

五

長路風濤白鼻驕山形九向盡南條莫因戀關嫌天遠  
江漢方當萬里朝

六

驛道初登暑乍涼一宵燕市隔三湘鄴湖飛綠知應美  
可似燈前話舊觴

七

偶聯同籍在他鄉聚苦無多別更長誰道雁回書欲斷

澹寧居詩集

送行部

二十

卷中

爲君應得過衡陽

送林祖冊中翰冊封益藩

五首

同依景福萬斯年夙被儒風益更賢今日鳳池分玉節  
恩光應似見甘泉

二

天書捧得袖餘香一字堪當寶玉將似爲豫章人傑地  
紫微忙處借君房

三

肝毋江頭小有天剪成桐葉五花傳眼看紅藥翻階久

又有仙壇化碧蓮

四

千年帝子在蓬萊仙境河山帶礪開上到芙蓉最高處  
湧泉疑爲舍人來

五

莫以皇華比曳裾才名仙掖草綸餘鄒枚自是王門客  
未領丹霞洞內書

送馮五玉按三晉 四首

聖朝鎖鑰寄西巡壁壘如隨使節新三晉雲山原北向

滄寧居詩集

送行部

王

卷中

知君舉首正瞻辰

二

千里瘡痍望繡裳纔傳諫草覺眉揚繭絲正恐妨民力  
行部今應到晉陽

三

誰將十乘記元戎今日威行御史聰采俗暫須徵晉問  
歌功終擬續唐風

四

路向并州挽轡登風飛片察試霜鷹兒童竹馬應無恙

部下何人郭茂陵

送葉慶繩按東粵 六首

萬里澄清挽轡雄  
今見五羊亦避聰

二

廿載才名擬子虛彩毫今見皂囊書應知山岳俱提處  
無事移文祭鱣魚

三

銅柱雙標豸節新長安天遠自瞻辰誰云炎島風常燠

滄寧居詩集

送行部

王

卷中

君到還須別有春

四

夜分聽鑰署如秋長對霜條列柏幽携去清香誰得似  
月明花發滿羅浮

五

天書捧向日南趨百粵諸侯負弩驅知爾自能輕寶玉  
須令炎海盡還珠

六

六察分行自楚亭姓名先得諫書聲曲江雙闕經過地

風度君應似九齡

送劉闢然按中州 四首

宵旰親分自赤墀  
國恩中外總驅馳  
誰知都下埋輪望  
正在單車論賊時

二

白簡方當射隼餘  
敢容螳臂更當車  
大梁武士如雲列  
未似劉公一紙書

三

驚車行正向朝歌  
利器當年竟若何  
名士軍機綸扇在

潘寧居詩集

送行部

五

卷中

世間盤錯本無多

四

二室山開御史床  
臯羣今始識鸞鳳  
相期未盡皇華句  
更賦崧高第八章

送白懷幼按宣大 四首

旌旆靜處聽鳴騶  
千里金湯借上游  
莫向桑乾憐遠渡  
東南咫尺是蘆溝

二

鎖鑰還從豸節分  
神宗肩背重三雲  
聖朝已邈和戎

議一意籌邊正屬君

三

八面鋒從鐵面開  
風來列柏白登臺  
禁廷舊已推頗牧  
不數雲中魏尚才

四

天書親捧作兵符  
百萬貔貅聽指呼  
但得汾行人不擾  
依然御史府中烏

送朱大行子美賁武錄至南都 二首

玉節新隨斗柄東  
豫欣共武兆膚公  
太冠白簪推江左

潘寧居詩集

送行部

五

卷中

今日始知有大風

二

上苑香初拂劍花  
遙傳臚唱入皇華  
千季遺澤千城在  
願爲高皇咏兕苴

送王晚仲謝獄淮南 二首

驛路初傳斗指庚  
登山臨水到蕪城  
誰言秋氣偏蕭瑟  
聖德如春露正橫

一

行當素節應金商  
宦味清生白露涼  
知道淮南叢桂在

采風幾處有甘棠

送于瀛長工部分司南河 二首

携來仙嶺片雲高使節依然見紫旄  
須令民間歌聖澤長如八月廣陵濤

二

以心如水見清郎仍得伊人水一方  
甓社舊傳珠似日爲君收却碧銀光

送路靜因推關九江 二首

長日風輕看放舟月明時上庾公樓  
情心一水誰堪寫

潘寧居詩集

送行部

五

卷中

分作潯江九派流

二

八月槎輕澤正滿一杯甘露下匡廬  
須知國計關民力平準原非聖代書

何玄子權關潯墅以立春日行 七首

驛路條風歲始華叮嚀樽酒是流霞  
送君不盡相期意百道宜春貼綵花

二

曾分遶尾玉爲譚少日周旋亦可貪  
無奈鄉心兼惜別

對君頻咏望江南

三

携得蘭芳竟體浮金錢何必碍風流  
公餘試問談經石當爲清郎一點頭

四

一派文心印水清才名久已遍西京  
莫因玄艸耽公事無限星霜夜計程

五

關門緩帶吏爲仙萬口呼君作二天  
須令民間知浩蕩

潘寧居詩集

送行部

五

卷中

聖朝無意算緡錢

六

千里帆檣自蔽空風濤何處不驚弓  
知君草就明光奏可爲君王進大東

七

一泓水際盡南天長日風清看放船  
月旦有評碑是口吳歛應作榜聲傳

送許平遠權關潯墅 三首

冰心不散筭車船碑在關門萬口傳  
知道使君清第一

永容人說第三泉

二

誰念三吳杆欲空如絲轡自向春風有懷未盡皇華句  
爲爾臨岐咏大東

三

不妨權務在詞場山面遙開白石長正是秦皇求劍處  
須君緩筆更生銘

送馬寶應入觀 四首

携得冰心向紫宸蕭門寒色正侵人莫愁驛路多風雪

瀟寧居詩集

送行部

三

卷中

一部絃歌到處春

二

明月峰高天柱深携來桃李已成陰此行自有南薰奏  
不必當年正字琴

三

天子屏風記姓名新加丈蓋寵專城歸來黃浦隄邊過  
春色桃花水正清

四

金門待詔折轅車前席傳宣夜半餘寶有十三誰第一

袖中先出治安書

送劉夢鳳父母歸蜀 八首

兩地携歸樂只詞布帆無恙度寒漪悠悠莫問如黃口  
盡是民間德政碑

二

炙手何人勢絕倫乍賢乍佞一尊身非關聖主嫌疆項  
不賜蒼生有脚春

三

誰爲生靈不愛官拂衣猶自勝彈冠一肯翹首峨眉嶺

瀟寧居詩集

送行部

三

卷中

咫尺先爲天半看

四

甫從百結理琴絲萋菲翻成貝錦詞豈爲名高來衆忌

臣清原自畏人知

五

兩袖清風發樞歌灘聲怒向虎鬚過等閒人面波千尺  
三峽西陵險未多

六

家慶初逢賜鑒時暫隨鵲節魯公池但留百鍊剛腸在

白簡仍堪佐壽卮

七

偶借清光焰二泉手中八柱自擎天相遲十乘元戎隊  
未敢臨行贈大錢

八

青眼論心膽欲披攀轅無柰惜臨岐江南不種棠梨樹  
手指青松記去思

送曹元宰年兄謁選北上 六首

千里侵星暑未殘樽前河朔是江干莫愁驛路炎于火

滄寧居詩集

送行部

元

卷中

一片冰心六月寒

二

雲送奇峰佐倣裝清華初試尚書郎文章久擬旃檀貴  
不借西京鷄舌香

三

簡書無奈戀昏晨欲去還留子舍頻明發不須歌陟屺  
應知報國是寧親

四

明光視草鳳凰毛綵筆今分赤管勞正值聖明宵肝日

京華何處有閒曹

五

蓮花香發水程清薊北方當報洗兵知爾未能忘厝火  
治安千古屬書生

六

曾爲時分數舉杯宵分共爾細論來但留捧日心常赤  
便是擎天八柱才

送雲陽韓令公應召北上 二首

霜催白簡近皇都夾岬青山一玉壺獨有曲阿秋似鑑

滄寧居詩集

送行部

三

卷中

半帆江影渡殘鳬

二

綠槐如市柳如烟春滿華陽一洞天誰道長安遠似日  
垂陰祇在五雲邊

送詹元綬 四首

路近仙巖向玉龍來時春色別時容一樽濁酒論文意  
明日寒山夜半鍾

二

塞上綈袍月上鉉鍾情我輩醉還醒樽前黃葉飛千片

奈有河橋柳獨青

三

家傳仙吏復仙郎  
驛路風輕五兩裝  
莫道此行無寶玉  
千金一字在咸陽

四

詞壇社稷黍離離  
誰爲千秋問漢儀  
君自天才堪亦幟  
莫將事業付偏師

送金少府代覲南歸

二首

新膺上考是清貞  
不愧旌心第二泉  
莫慮當途無款接

潘宰居詩集

送行部

三

卷中

君今名已過張玄

二

闕下嵩呼逐隊過  
歸聽德遍吳歌時  
艱猶恐丞多負  
縱對靈松不敢哦

送嘉善令馬駿如駿如籍潁陽與余通宗

四首

斗引郎官柄向東  
雪霜安向領春風  
鶴湖清映門如水

千里萼英味正同

鶴湖在嘉善千里  
湖在潁陽俱產萼

二

經術扶風舊見推  
筆花長帶綬花垂  
應須頌德碑成後

方許題君是白眉

三

一樣清門譜未分  
敢因詩酒惜離羣  
他年訪遇如相過  
應聽人呼馬使君

四

欲訴徵求漸到吳  
貧黎幾處待君蘇  
臨行擬贈詩人句  
未說甘棠說杼荼

送葉仲耿赴京爲先司空請卹

四首

殷雲縹緲望京華  
晴采三山照筆花  
珍重此行裘馬隊

潘宰居詩集

送行部

三

卷中

素心應不愧傳家

二

一樽聊數酒如澠  
相送河梁氣拂塵  
臺上黃金空舊蹟  
君家傳有玉壺冰

三

廿載清卿四壁存  
悠悠行路不堪論  
如蘭尚有同心者  
常念甘棠舊子孫

四

風色依然兩袖清  
碧雲江上去來迎  
莫言廉吏終無援



冰鏡于今屬 聖明

送吳虎侯遊白下 三首

疋馬江干驛路長  
風塵初入少季場  
青山自古憐才子  
不贈綈袍贈錦囊

二

杯酒清香塵尾分  
當筵玉屑落紛紛  
渡頭此去逢桃葉  
江左何人得似君

三

樽酒論文日暮雲  
秦淮明月掌中分  
莫逢世眼愁高調

唐寧居詩集

送行部

聖

卷中

六代風流總使君

送方昌祚將還閩兼懷宋比玉 二首

吳江楓落雪花愁  
爭奈相如賦倦遊  
惜別更兼論世講  
魂銷不獨爲西樓

二

疋馬匆匆去住難  
樽前離恨碎現玕  
金貂誰復憐才子  
漫說綈袍范叔寒

送顧侯所建往天竺爲太夫人貢元日香 四首

十季香火願初還  
一片雲飛天竺山  
乞得摩尼珠五色

更過綈袖戲斑斕

二

江上寒梅湖上花  
舊飛霞鷺問僧家  
初季初日逢初地  
不轉曇華轉法華

三

玉映高堂說顧家  
貂裘典卻施袈裟  
春風未放西湖柳  
先爲君開貝葉花

四

千載蓮花社未孤  
老僧烹茗勝屠蘇  
歸來落筆題三笑

唐寧居詩集

送行部

聖

卷中

好續南山上壽圖

送友歸秋浦 三首

風送歌聲一棹還  
石榴花發焰離顏  
可堪樽酒論文夜  
月色蒼茫九子山

二

香清亭午送微醺  
一劍逢人斫地歌  
滿目奇峰生綈筆  
江天處處夏雲多

三

千古文章似積薪  
悠悠大雅向誰陳  
名山莫負藏書約

世眼于今總妬人

送唐君實赴浙江陸中丞記室 二首

西風客棹囑加餐  
翰墨場中策治安  
莫道官衙妨勝趣  
六橋烟色在毫端

二

誰將青眼向人開  
嗟爾還稱書記才  
明月夜深詩思湧  
一峰何處忽飛來

送薛以實南歸 一首

幾從京邸費招尋  
萬葉秋風正暮吟  
誰訝揚鞭爭去鳥

潘寧居詩集 送行部

三

卷中

與君兒女共情深

二

先世譚經舊絳紗  
文章昭代四名家  
卽今畫錦言旋日  
餘馥猶能照綬花

五言律

送同館吳默冥子假還武林 四首

客暫燕游倦山還  
泰望青世情閒對  
澹真意靜觀醒正  
可探雙酉無妨下  
六丁思得尊酒夜  
清夢到西冷

二

三生餘夙契兩載共深期  
正值鶯呼友翻從鷺問師  
官

貧裝易辨客慣路皆夷  
畫錦無須羨心空及第時

三

旅懷因宦苦歸思入鄉深  
冷喜泉堪記清如湖有心  
蔡

四

君頻吟陟岵我每囑加餐  
程與明俱發心憐碩獨寬  
骨

別弟君閣 一首

潘寧居詩集

送行部

五

卷中

道親時望斗憶弟又思燕  
頻借知交餞翻爲骨肉緣  
話

深忘通午別苦恨經季分  
手無堪贈長吟小宛篇

顧小侯所建大會昭慶方  
丈送因生上人受戒雲

棲 二首

千古拈花會青蓮始出泥  
智珠懸鐵網法藥施金匱  
湖

二

說法蓮爲社投機箭接人  
醉鄉開淨土幻海返家珍  
栢

樹庭前舊桃花湖上新卽  
今緣已熟何必再來身

記遊部

七言律

過寶應有感 一首

一瓊曾寄古安平擁傳重過涕欲橫客路清依秋共況  
人家低住水爲城地餘甌脫憐郵苦裝止圖書幸舫輕  
物力眼看今咎異幾回愴嘆念周京

淮陰板閘 一首

千里丹楓廿日程望雲猶近舊淮城軍驕方借漕爲翼  
水怒雖當秋未平敢恃囊清輕地險轉因國困念民生

潘寧居詩集

記遊部

三

卷中

堪憐邪許呼相續過客惟聽作榜聲

謁金龍廟 一首

夙仰高山在水程同瞻廟貌別開情心丹似旭香猶杲  
血碧成河酒共傾今日陰功扶一統當季大義出諸生  
馮夷尚自欽英烈銀管何人竟逆名

桃源有感

過桃源見綠樹參差與向來一望無青  
者風景迥殊念舊令龔惜庵怡撫之功

咏以  
紀之

猶憶先年嘆下泉苞根今日故依然堤多新綠樹添色  
水繞餘青人有烟雖幸 聖朝無罪歲所欣良吏實回

天流亡幾許歌明德似此應無愧俸錢

繇淮浦迴洞至鍾吳凡二百四十里程五日未至

悶坐口占

不堪孤宦况驚波每念浮名喚奈何烹茗苦携泉漸竭  
翻書愧擁卷無多檣欹肯恐移風信鼓襍番嫌聽擢歌  
一水郵程過五日眼并歲月幾蹉跎

青州公署額云雪宮舊址 一首

一宿蓬廬古雪宮此間樂意竟誰同萬香海岱形全勝  
四野春秋軸半空帝德方當徵夏諺霸圖猶自想齊風

潘寧居詩集

記遊部

三

卷中

瘡痍極目堪傷處更覺牛山涕未窮

西山道中 一首

寒帷坐攬秀芙蓉初炤晴光日上春天濶猶然容大兕  
地深仍自護真龍一山澗淡如分色千嶂高低似合峰  
王氣久知歸 聖主不論川嶽總朝宗

秋暮游西山卧佛寺 二首

偶尋清梵叩維摩古剎淒風半綠莎霜老寒根看柿落  
石通小徑聽泉過無端夢覺山俱遣不斷津梁卧更多  
悟到拈花誰可證時將微笑對安羅 寺有安羅  
鉢二鉢

二

林深寺繞薜蘿行老柏高凌古塔平游到懸崖知盡處  
坐逢孤石恆秋清泉流欲轉鐘皆響葉落無聲磬自鳴  
禪意不關雙樹在山根盡處白雲生

嚴江道中一首

千盤脩翠隱層城兩岬天開一線行逆浪帆高爭水力  
初晴雨漲聞溪聲路逢轉處疑留山至深時亦避名  
性癖耽詩頻弔古停撓又恐誤王程

春暮登滕王閣一首

洛寧居詩集

記遊部

卷中

春深六轡出洪州聊與前賢續勝游清壁詩誰騷客在  
千季間爲賦才留風收帆影頻當座雨洗山容欲上樓  
一眠塵襟霜共冷直疑江水四時秋

春日賀西伯邀遊黃川別業

春色遙侵翰墨林霞柑斗酒此登臨笛聲三弄分溪語  
琴響千山起樹陰鶴破苔封殘綠淺鶯催花信落紅深  
莫言嵇阮風流盡一醉相看萬古心

七言絕句

叔叔舊宅

七發文成筆已仙還留里井在寒烟淮陰秋老兼葭盡  
仍似潯生八月天

過宿遷縣

縣有伍員里今鄉賢祠焉奇孫永中一人

風檣四面水縈城入口如飛出口遲故是宋人遷宿處  
辦香偏爲子胥祠

二

夜泊鍾吳月欲昏一聲角沸濁流喧客心無限愁如簇  
特喜鷗夷有裔孫

滁陽道中一首

洛寧居詩集

記遊部

早

卷中

澗道輿程百折中纔逢徑絕曲仍通環滁山色如攢翠  
千古人偏說醉翁

過烏衣鎮見垂柳一首

紅塵欲盡綠初浮春曳長條拂地柔爲是烏衣存舊蹟  
至今楊柳亦風流

烏衣公館見燕巢有感一首

春草花殘六代香烏衣去後燕凄涼未甘飛向尋常處  
孤館脩然自夕陽

過虞姬墓二首

主恩珍重不堪論半壁山河殉妾身芳艸千年荒艸夜  
還應長笑戚夫人

二

天爲炎精啟漢晉彭城王氣總模糊香魂甘逐芳塵碎  
不學西施去沼吳

青州道中有懷 二首

三齊生計總蕭然滿眼哀鳴望二天猶有口碑傳舊德  
留公亭子范公泉

二

潘寧居詩集

記遊部

望

卷中

寒逼霜鈞共客濟郵亭孤坐月光明不知北海尊空後  
那得青州從事君

高唐道中 一首

獨對清樽拂劍霜孤吟徐度月微茫當季齊右歌安在  
一夜西風亦繞梁

孟嘗君養士處 三首

俠氣千季大海東猶將鄉俗薄齊風卽今飽食官廚者  
幾似鷄鳴狗盜雄

二

誰識當季養士功巧施腐糲在秋風于今鷄狗爭雄者  
半入潢池盜弄中

三

桓威舊業半成虛客座風猶霸國餘門下三千人盡飽  
馮生彈缺嘆無魚

莊子觀魚處 二首

翳然林水會心餘誰識無言是五車堪笑莊生饒舌在  
濠梁有客盡知魚

二

潘寧居詩集

記遊部

望

卷中

九派虹飛瀉石泉風塵小愁卽悠然莫云濠上觀魚樂  
定在南華秋水篇

過白溝河 一首

四面金甌八葉春銅駝荆棘竟何因溝并流水千季白  
不洗南朝二帝塵

登虎丘 四首

萬里烟花落日愁吳王歌舞暗滄洲祇餘一片生公石  
仍向人間欲點頭

吳苑繁華尚未空，綺羅成隊鬪春風。  
佯羞故碎花茵去，品說行人曲檻中。

三

古剎參差半倚樓，遙看畫舫似鱗浮。  
霸圖何處還爲虎，猶聽游人說虎丘。

四

一上千人坐欲平，倦扶石磴解餘醒。  
第三泉水渾如墨，携得龍團未敢烹。

吳王試劍石

三首

潘寶臣詩集

記遊部

望

卷中

香徑生塵茂苑虛，金精猶想霸圖餘。  
可憐說劍終無術，不賜夷光賜子胥。

二

震壁空懸虎已藏，斗邊紫氣竟茫茫。  
臨池欲喚西江月，試取當年寶劍光。

三

寶氣曾經太乙觀，琉璃匣透雪霜寒。  
湛虛去後惟留石，長使人當碑碣看。

夜登虎丘

吳宮春去夕陽多，宛轉唯聞子夜歌。  
響入繁聲溪欲語，漫疑蕭鼓落藤蘿。

九日登高一首

空山楓落雁飛迴，不數當年戲馬臺。  
獨有長天舊秋水，至今猶屬子安才。

謁嚴子陵先生祠十首

突元雙臺峙翠屏，一綸千古見清冷。  
少微何限推高士，未許人稱是客星。

王與山

潘寶臣詩集

記遊部

望

卷中

偶借羊裘愧曳裾，磯頭片石亦蘧廬。  
知心聊托山霞在，終日臨淵不羨魚。

三

龍準重興漢始東，高山開闢領清風。  
雲臺圖畫今猶昨，終讓先生第一功。

四

一自星躔動玉京，主恩士節總崢嶸。  
誰知白水真人座，更藉桐江釣叟名。

主聖難將傲骨除何須更卜屈平居  
閒從莊史知魚樂鳳翼龍鱗總不如

六

石隱無心問漢儀青山黃屋自墟危  
故人交意同流水冷眼嘗思風浪時

七

偶然鳳隱在鷗群呼吸仍從帝座分  
何俟卧深加廢後方知草澤動天文

八

烟深一水嶺千重人外風期物外蹤  
豈爲避新兼避漢應知不見是神龍

九

幽澗垂竿意倍長炎精王處一絲涼  
東京大義逾周武高節應非慕首陽

十

清時何意見孤芳浪說狂奴態故狂  
風盡千秋仍獨醒人今痴總似君房

自三衢至廣信道中見鵬花遍地感賦

四首

青山疑借錦爲叢兩岸繁花接地紅  
不似江南春色貴一枝珍比蕊珠宮

二

紅粧百隊闌朱霞顧盼光明似漢家  
色艷誰云天下重此間祇作道旁花

三

春麗山花百萬枝行人起睇惜芳姿  
江邊一樹寧嫌小更憶疎梅獨咲時

四

風塵不與淡妝宜直以濃朱媚路岐  
縱使芳容猶未悴豈堪重和比紅詩

雨後同賀函伯周孝修泛水黃川詩以紀事

十首

飛鷗漠漠柳陰陰把臂相看漫入林  
一曲棹歌新雨後不知何處白雲深

二

十里桐陰萬里蒼兩行落照一齊開  
堦前積溜難容展童子褰裳渡水來

三

習家池上木蘭初急水新添百尺篙不是枚生工七發  
卽今誰教廣陵濤

四

天際浮雲一水西溪聲如吼鳥如啼不堪回首平橋上  
落日千家烟火低

五

一望滄洲盡綠蘋溜痕新濺石鱗鱗橋通逆水魚爭渡  
飛入沙棠不避人

六

十丈花屏枕翠茵野橋經雨不通津惟來杯酒供狂醉  
祇道人家還姓秦

七

雨餘青嶂露朝暎幽墅雲來尚閉門回首忽疑飛瀑布  
樓頭千尺下潺湲

八

花飛殘雨鳥啼晴三逕無人兩岬平岸下絳垂溪一色  
翻訝松陰有泉聲

九

澹寧居詩集

記遊部

望

卷中

雨裏薔薇倍有香接羅倒着似襄陽流鶯葉底聲千弄  
亂入回風過小廊

十

千斛屠蘇一錦囊醒時高嘯醉時狂雨餘新笋分茶舊  
烹盡百園萬樹香

松陵道中 二首

雲雲雨雨夾兼葭江上孤帆八月槎莫慮水深無汜處  
鳴蟬聲裏是人家

二

澹寧居詩集

記遊部

望

卷中

秋色輕梳試一凭長橋水落長新藤誰知此夜楓林火  
獨有漁舟三兩燈

遊西湖 一首

弱柳排行隱輒鴉山川盡日學天邪已教號國顏無粉  
不怕文通筆有花

別西湖 一首

蓮子秋風欲墮肯淡妝濃抹別西施躊躇此地空搔首  
解得瓊琚好贈誰

九日同賀函伯沈元音集龍興蘭若 三首



秋色如從鏡裏開登高賦就大風來異鄉此日多兄弟  
爲醉茱萸第幾杯

二

天空一雁踏飛霞斗酒相逢開士家芳菊半籬憔悴盡  
獨留禪意對溪花

三

蘆花雪白掠波狂野外鐘聲出上方自有祇陀開善果  
絳囊何事問長房

五言律

潘寧居詩集

記遊部

四

卷中

初秋遊玉峰一線天賦贈諸友一首

短棹雜荷香秋光此地長烟霞朝帶雨風雨夜連床酒  
熱留人緩茶清引扇涼誰言天一線指顧落霓裳

雨後飯兗州新嘉驛一首

征塵初得雨客路適過中小憇憐驛力微涼慰酒簡官  
亭幽自好驛樹午還風飯罷一林眺淒然念二東

留家濟南至青州一首

客途偏聚散驛館又漂搖孤被眠頻起寒尊醉易消馬  
衝霜徑破鷄難鼓聲驚真覺懷靡及前賢意未遥

初二日五鼓發長山初三日二鼓至青州一首

郵程兼夜度使命與風行燈火悲民力河山念主情柝  
喧頻報客角遠不聞更坐聽排衙散晨光又啟明

五言排律

北上雜紀

庚午冬季與家仲北上同行者爲吾邑  
唐孟晉江朱念祖雜紀途中成三十  
四韻以一東  
二冬分次之

每爲長途苦幾疑壯志空曉與頻帶月晚榻半衝風下  
簞炊先冷披衣夢未終烟塵牛馬聚骨肉友朋同壁老  
留題滿碑殘索句窮鄉闢天各異萍梗地相逢世盡爭

潘寧居詩集

記遊部

五

卷中

蕉鹿人誰悟塞翁飛雲數來往回首大江東

二

京華三問道蹇騎復隆冬覓酒愁樽短煮茶敲水濃興  
程參醒睡鄉語別倦懷筆墨名腸冷衣冠病骨慵平安  
金作宇道里雪爲封裝薄嫌聞柝燈寒倦聽鍾千家新  
土著百雉尚軍容數下哀鴻淚誰尋大兕蹤所欣驚涕  
後江漢自朝宗

西山爽氣一首

誰別芙蓉碧飛來說帝鄉地靈環冀合王氣入燕長北

向尊辰極西迴度夕陽連堯開聖代積翠迴軒皇瑞欲  
浮堯彩丹如接舜裳雲攀靈鳳舞烟引六龍翔三鎮鈞  
陳列諸陵絳節傍風塵猶辨色日月自爲光登轉幽營  
見天高殿閣涼百神方候蹕五岳盡宗王乍覩金精涌  
還疑玉笥藏時清嵐吐秀花近樹聞香定鼎勞堪念留  
弓澤未央萬幸應在德莫但獻長揚

詠古部

七言律

弔韓淮陰四首

卷中

詠古部

至

卷中

路向英雄舊里行重翻青史氣難平功高長擬分龍采  
義薄何甘喻狗烹家有沉寃存宿草人留公論託芳誠  
此充誰肯同推亦應識蕭何國士情

二

欲從千古問王孫誰識藏弓是覆盆楚爲故封城未滅  
淮因積憤水皆渾臣忠寧愧真王貴主誼終慚獄吏尊  
一飯猶難忘漂母豈能輕負漢家恩

三

元勳百戰竟摧殘悲氣如秋恨未聞得禍那須緣蹶足

忌才蚤已自登壇英雄正苦功名累臣主終安富貴難  
獨幸河流長似帶至今亭廟尚歸韓

四

古廟淮陰枕急流獨餘舊恨去還流丹心幸已扶炎昴  
赤族徒然中婦謀雉自深機思代漢高猶長慮託安劉  
假當祿產公無恙左袒何須俟終侯

三義廟

桃源有劉關張三義廟蓋誤以縣北古城爲三國古城也此古城是石崇所築亦有

崇河以

蜀昴分炎自大橫瓣香却寄石崇城與情遙向英雄集

卷中

詠古部

至

卷中

美事偏因傳會名龍種有靈猶作主雁行無地不從兄  
何如銅雀高臺上轉眼淒涼竹肉聲

七言絕句

秋日登昭明太子讀書臺

七首

秋艸西風一逕開荒祠無主雁飛來霸圖誰更思梁武  
猶上昭明太子臺

二

四肯清供野花香金博山依古佛塲莫道陳編無大業  
至今此地屬蕭梁

三

山水清音燕自收素心千古別添愁不堪此夜臺城月  
一樣淒涼蔓艸秋

四

風流江左異時才山鳥頻呼恨不迴惟有秋聲長似舊  
梁臺曾和讀書來

五

一望平林隱六朝文章香火更蕭條行人不解千秋事  
但記郵程說土橋

潘寧居詩集

咏古部

五

卷中

六

千季翰藻尚飛花淒絕金蟬滿面沙望苑華池俱涕淚  
獨尋衰艸問僧家

七

風欺古廟泣流鈴一瓣名香寄殺青聞說梁宮三萬卷  
不知遺恨是蘭亭

金龍四大王廟

四首有小序

王姓謝薛諸君為故宋諸生當宋式微隱居浙之金  
龍山以詩著自娛宋亡不勝憤投水死時水高  
數十丈先與其弟約曰他日貴河水北流吾報仇  
之日也

高皇帝幸舟師與蠻子海牙戰元兵據上流直衝我師

我師不敵忽見有儒衣冠擁流而北數十里者元

高皇帝道其詳

兵遂大敗是夕王見夢

高皇帝與之錫今封二百年來展者雲跡香火之盛巨

于河上余瞻拜祠下偶成數絕未盡高山之仰或

不覺王知

心云爾

天遙嶺海恨長封誰為中華念趙宗青史祇傳文信國

路碑今更屬金龍

四壁金湯肉食謀書生那肯賦同仇二般熱血千秋憤

樹發南枝水北流

潘寧居詩集

咏古部

五

卷中

三

丹衷甘向汨羅沉遺淚平添越水深偶借陰功扶聖代  
子房終始為韓心

四

千古英靈義烈多上為星日下江河紛紛莫奏迎神曲  
但咏廬陵正氣歌

閱史至東漢三龍華歆為龍頭不覺齒冷

百季文物竟何留名士甘從國賊謀清議東京明似火

却題狗尾作龍頭

千古憐

袁隆侯有千古憐千古  
快各五絕辛酉和之

赤帝爲龍白帝蛇片時興廢百季嗟楚歌未散佳人恨  
一死身猶屬項家

二

一劍鴻溝帝業荒誰將巾幗殉君王唐山亦是房中樂  
未似虞兮淚數行已上虞美  
人二首

三

琵琶淚盡恨難終長笑犁庭策未工正使和戎同魏絳  
中朝誰錄婦人功

潘寧居詩集

咏古都

至

卷中

四

玉關番出意還停惆悵金多画亦靈知是君恩原不薄  
千年塚爲漢家青已上王  
嬌二首

五

同生難得百季娛同死聊酬一斛珠慚恨主恩終有負  
秋風早未勸尊罍

六

金谷香殘宴未收飄聲長得在前頭無端杯酒三人死  
今日人偏痛盛樓已上蘇  
珠二首

七

一望旄頭夜欲驚左賢帳底淚如縈胡笳豈是中郎業  
腸絕枯桐爨後聲

八

飄蓬薄命痛生離千騎羽林自漢儀眼底元戎誰吉甫  
祇將金壁贖蛾眉已上文  
二首

九

六軍同口罪嬋娟生委芳容在御前不恨兵驕忘忌器  
當季悔受洗兒錢

潘寧居詩集

咏古都

至

卷中

十

宮闕咸陽望欲昏胡雛負義妾孤思捐軀譬似當熊死  
但恐驚危及至尊

十一

玉碎坡頭未可尋却傳長恨在仙岑馬前旋轉猶難救  
那保長生殿裏心已上楊貴  
妃三首

千古快

承恩咳吐九天移正功成雪耻時踏徧蘇臺留響屨  
五湖仍舊伴鷗夷

二

雨雲翻覆館娃宮香水還流朝紫空  
君子六千人盡錦不知歌舞是奇功

已上西施二首

三

風塵半面定元熙王氣翻從窈窕分  
一樣憐才情更別琴心休擬是文君

四

不甘俠骨老香奩正使無媒未是嫌  
世眼人人楊越國一杯海外醉虬髯

澹寧居詩集

咏古部

五七

卷中

五

龍虎輻中締鳳鸞紅顏聊復借衣冠  
英雄似寶燕難識那待凌烟閣上看

已上紅拂三首

六

天上承恩及柳枝章臺仍見舊青時  
君王原自憐才子御筆親題寒食詩

七

長條幸未折秋風玉合香回一騎中  
不有淄青侯僕射中丞那得奏奇功

已上蒲羅二首

八

閨閣偏將虎穴探徃迴飄忽似驚駭  
星弁一道烏蠻營絕勝三千外宅男

九

一劍橫空共月飛鍾仍記室舊青衣  
仙機未許詞人識漫擬凌波是雒妃

已上紅線二首

十

紫綈腰書淚未乾百身贖得百季歡  
漢皇震草空懷夢可以茅山藥一丸

澹寧居詩集

咏古部

五八

卷中

十一

恩重丘山托萬金傾城携出漢宮深  
誰云神鬼陰謀秘俠骨惟憑一片心

十二

平生不肯負人恩直借枯枝發合昏  
一死并携鴻灰去非關有意學夷門

已上古押衙三首

昭君怨

四首

昔日黃金買顏色今朝顏色擲黃塵  
三千羅綺昭陽殿不信蛾眉終誤人

二

莫道胡天異漢宮  
琵琶悲怨總無窮  
冷容自分風沙老  
誰紀和戎第一功

三

夢裏還疑到漢家  
醒來腸斷舊琵琶  
苧蘿村下如花女  
莫向春風更浣沙

四

四面笳聲淚欲枯  
紅顏曾買盡工夫  
一般公道丹青在  
不見麒麟閣上圖

潘寧居詩集

咏古部

五

卷中

班婕妤怨 一首

歌酣風起小瀛洲  
窈得君王擊玉旒  
不道無情長信月  
獨餘團扇伴鶯愁

七言長短句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九年從楊砥言崇祀董仲

舒黜楊雄

日月光開正雷雨  
真儒表章遇真主  
汎掃初塵六宇  
清圖書東壁同星  
聚源探泗水初無  
多廣川之流衍其  
波太玄浩渺十萬  
語刺秦笑新夫如  
何千古悠悠空月

且步舒或咄桓譚歎 聖神淵鏡破小儒手定群疑如

定亂出入袞鉞爲麟經大詛凜如番丹青行人一言

制曰可言者何功功在聽西京文物傳更老正學黍離

終茂艸今知忠義是周行尼山社稷真載造吾聞之修

吾書董仲舒載在丹青與壁俱甕中秘笈成丘墟幸逢

帝代甫論定火傳薪盡千季餘又聞之惟寂寞自投閣

爰清靜作符命當日謠言猶藉籍後人射覆意轉隔紫

陽書法昭天章莽大夫仍玷環壁不有 聖人鋤而去

之誰洗辟雍流水依然碧

潘寧居詩集

咏古部

六

卷中

七言古風

雪夜入蔡城

十月淮西雪片繁  
黑雲欲掣紅旗翻  
五花陳法六花點  
一肯攪向淮流渾  
懸瓠池邊夜當丙  
鵝鶩鼓喧刁斗靜  
丞相猶慚共賊生  
三軍敢自憐軀命  
進誠殿後祐登先  
百雉城高如馮肩  
城頭四鼓雪未曉  
行過九地復九天  
正訝兵形同脫兔  
故人依然仍開戶  
天子恩深挾纊溫  
墮指還餘勇堪賈  
狂童帳下夢乍醒  
常侍一聲驚雷霆  
洄曲投戈外門毀  
須臾箭落掩槍星  
累季連寇一夕掃

四面金湯還國寶西平有子我有臣殺人何必曾如草  
却笑監軍巾幗流泣痕在頰賊已收朝恩尚能潰郭李  
軍國可與中涓謀

五言律

讀易履霜堅氷有感一首

金鏡頻懷古韋編更感時天心藏變態物候動微思誰  
謂柔堪狎應知戰始疑未陰猶可迨努力事重離

五言古風

擬左太冲咏史

潘宰居詩集

咏古部

空

卷中

漢室推蕭曹園綺終所欽雲臺自千古客星照至今周  
士雖孔多結想在中林讀書朝百篇吐握有餘音浮雲  
歸太岱膚寸皆爲霖寶光出玄圃小璣亦國琛山亦不  
狀高水亦不狀深願與蒹蒹曲韻此南薰琴

酬和部

七言律

麥宴詩和王右丞勅賜櫻桃韻一首

兩掖天門盡漢官雨餘晨氣潤朱欄曉知新鴈秋先到  
人在初陽露未殘青玉報猶懸贈錦黃羅更欲銘盤

聖明肝食誰分念正製南薰已覺寒

華陽郡潘贈詩依韵奉和二首

澄南久已託騷人一接芳馨味特真坐冷逾知譚是韻  
地遙仍許德爲隣凉開亭館皆銷憂清滿圖書自辟塵  
但得遠猶頻放鑰周咨應不愧駟駟

二

宸居自北配乾元江漢南條重价藩風采楚歌來珮浦  
星馳漢節槐輜軒已知聖主絲綸貴夏荷賢王禮數尊  
願借龍光祈壽考萬年零露永承恩

潘宰居詩集

酬和部

空

卷中

吳巒釋言懷六首依韻奉和時庚辰秋日一首

風波倏忽感飄萍始識人生似寄輕時變幸留荃未化  
寒深誰共拓爲盟九疑覲面非難料五岳橫胸自不平  
參到潛龍原勿用誤人千古是浮名

二

花茵那復代金鋪世法閒看泛水鳧懸解終慚河渚傳  
卧游已入輞川圖人皆望氣爲銀闕心但如水卽玉壺  
誰道市朝多變態驚波今正起江湖

三

不妨我法聽閒評得意悠然獨舉觥錢有愚神誰定論  
局餘勝負總空枰敢因叢謗弛擔負聊學沒允簡送迎  
香老憑教風雨妬自堅晚節對秋英

四

滿目飛鴻鴈一蘆蠶叢百折總夷途柔條繞指憐時態  
急已然眉想廟謨長咲室中爭鼠穴何心身後紀龜趺  
有懷五馬懸姝子并謝干旗在浚都

五

如聞歎息在嚴親閑徧風濤愧析薪安得炎光長不夜

澹寧居詩集

舅和部

奎

卷中

但留生氣自爲春名心久已閒同鶴世路何當險似人  
石出水清天漸見依然明發是吾身

六

百季人半客塵過院滿秋香悟得麼渡世逾思嘗樂苦  
知幾終愧發崇多業當淨處蓮皆社心至安時爾亦窩  
大徹未須論早晚吾生願不逐流波

用陸放翁遺興韻寫懷和吳密樞

四首

不喜因人作熱官囊空正幸得心安偶迎喜氣皆鴻爪  
未盡名腸亦鼠肝老見秋容休散澹早聾春味已知酸

誰云屈強猶如管蓋桂生平是風歎

二

忘機聊復漫爲官滄海橫流處亦安懶况誰能尋鹿夢  
素心尚愧卻猪肝憂時偏與茶偕苦病世翻疑橘未酸  
但得太平娛子舍百季蔬藁總承歡

三

十載青綾寄冷官浮雲何必蔽長安鴻因漸更憐毛羽  
絨卽陰原見肺肝副氣難柔時近辣清心自貴或疑酸  
誰嫌我法于人忌磬折夸名未是歡

澹寧居詩集

舅和部

奎

卷中

四

莫言猿鶴怨爲官總現閒身是處安世薄尚誰存面目  
主憂肯自痛心肝蘭當爲佩頻招妬梅至和焚不改酸  
却笑宦途翻覆者薜榮朝夕浪悲歡

七言絕句

春夜望月次王仲初中秋韵

二首

風韻新篁起暮鴉洞深時送碧桃花無情春色多情月  
占却青山第一家



一曲悲歌亂曉鴉不堪春恨對春花偶呼明月松亭上  
何處青山是酒家

新城旅店次壁韻 一首

兩年驛路髮如鬢永日征塵此駐驂盡道長安天尺五  
三千里遠望江南

龍山驛和錫中前輩俞清庵壁韻 一首

暫依雲栢滌征塵月引遙山更近人永夜漏聲眠又覺  
憂深不獨爲齊民

卽席部

潘宰居詩集

卽席部

奎

卷中

七言律

武林同攜李宋羽皇信安徐子卿飲聞子將齋頭  
十季姓字往來頻此日相看意更親座折青松爲麈尾  
囊餘寶劍作龍鱗文心互荅稱兄弟觴政無言自主賓  
醉後長吟呼碧落眼非誰是謫仙人

二

偶因訪勝到菰蘆接席星分越與吳客以三人騎北海  
尊臨一水近西湖交情豈借名方合詞運猶欣雅可扶  
寂寂風塵若莫問千秋此日未爲孤

燕邸與陳冠霞小集話別 一首

湖海交游意未除相逢燕市和歌餘素心每耽論時調  
清話聊當讀異書率爾往還人盡玉偶然賓主食無餘  
卽杯試望凌雲氣君公誰能賦子虛

淮陰舟中

遊葉旋繩漚君舍黃子羽徐亦史沈長升夜集

偶集同心水一方清言時欲韻鳴榔社開蘭芷秋仍馥  
人在兼葭夜已霜豆簡不須嫺治具紅笺聊復便行觴  
醉餘我自忘爲客但記湖光是射陽

七言絕句

潘宰居詩集

卽席部

奎

卷中

春夜山中同湯玄甫何爾彬小飲 一首

山深無語夜啼鴉盃酒憐人月欲斜却咲微酡春色亂  
請君試看海棠花

偶成 一首

萬緣中間咲語溫杏羅衫焰夕陽昏莫愁嬌影分紈扇  
半面猶能斷客魂

山中小飲戲呈公安諸兄 一首

翠合春山晚欲陰酒闌分手各沉吟梅花笑客兼留客  
空負相思到夜深

七言排律

上元夜

同徐九一吳然其揚伯祥至羽侯韓張甫  
張天如陳平人集姚孟手郎中分得六魚

偶因三五集簪裾咫尺天高接禁廬客邸人從千里合  
帝鄉春借萬年餘欣逢金馬論心會正值銅龍賜沐初  
卜夜數聽長樂漏聚星仍傍廣寒居蘭疑竟體芳先動  
梅亦傾城笑乍舒話轉百輪爭佛火文携七寶麗香車  
木論逸致誰驚座但擬清音盡步虛品茗暫聯湯作社  
飛觥欲灑酒爲渠允留宮侍燃窓燭味美王京在藻魚  
共挹鳳儀知闕近俄聞鷄唱覺歸徐數來晨夕多玄草

澹寧居詩集

卽席部

卷中

卷中

翻去陽秋半秘書叙舊每容寬世法憂時頻許問皇輿  
朋情間藉傳柑引宦計還憐卜繭疎一宿膏油忙傀儡  
幾朝纓綬感蓬條笙歌向靜緣皆冷湖海依前氣未除  
小恙無妨開鐵鎖遠猶何處屬衣神不禁擊筑呼知己  
忽復彈燈叫起予宣室對應思太傅上林賦總薄相如  
政辭醉語非孤憤聊咏詩題是燕胥幸得淡交真似水  
月華今滿照方諸

五言律

唐巨卿泰交過訪山房

五言

客至尋崗徑良朋不畏煩問奇無一字紀笑有三人泉  
熟茶嫌老山空酒未貧九龍吾輩在努力事千春

二

萍踪同是客愧爾典貂裘燭短頻催月杯深又渡秋論  
心貪促膝得句喜搔頭莫和烏啼曲恐令烏夜愁

三

山霽自名勝佳節倍風流蟾影夜還曙菱歌春復秋酒  
狂供客咲茗癖爲僧留惜別終無奈叮嚀問石尤

四

澹寧居詩集

卽席部

卷中

卷中

偶爲懷人至翻因弔古留浣紗仍有月說法正當秋千  
劫悲傾國三生憶點頭素心一夕話空色總風流

五

洞天留片石與爾憶同遊鐘亂鴉迷夕山喧鶴護秋露  
垂新竹嫩月逼老松幽坐對俱忘醉隨人說虎丘

聽雨惠山

秋日本仲遊同張治生戲  
拈天留客爲韻分得留字

偶爾成三笑俄驚度九秋汀迷曾宿客樹繁欲行舟酒  
勁風敲醉燈清雨解愁翻嫌人意冷永夕爲天留

楚黃耿克勵過訪齋中夜話

吳楚多兄弟如君真賞音江流存別意燈影鑒遐心  
胆忘子汝文章辨古今醉翁不在酒玄對更情深

中秋夜新都王象斗招飲虎丘分得秋字一首

嗟君千里合此地共探幽月小偶宜夜山低不礙秋蓬  
心寬酒政絮語失更籌醉卧看天漠應知紫氣浮

澹寧居詩集中卷終

澹寧居詩集

卽席部

卷中

卷中

澹寧居詩集目錄 卷下

○雜興部

七言律

庚辰偶興 十首

庚辰限三字韵咏懷 五十首

七言絕句

燈夕山房 三首

夏日偶成 十首

少年行 五首

青溪曲 三首

秦淮曲 十四首

偶詠代倡 一首

七言古風

澹寧居詩集目錄

卷下

長履景福至萬年 一首

歌行

天閒四駿歌 一首

太平騎 玉龍媒  
古良乘 藤奎駿

五言律

山居雜興 三首

山房卽事 五首

小齋雜記 二十首

五言絕句

山行 二首

四時樂 四首

○雜詠部

七言律

題城隍尊神扇 一首

瑞雪 四首

燕邸對雪 一首

閣中牡丹 一首

七言絕句

咏筆 二首

咏硯 二首

咏墨 二首

咏紙 二首

雪坡道人戲墨 六首

館中憶家慈誕辰 二首

建陽劉龍田遺冊 五首

咏丞相燈 二首

亭中梅 二首

玉蝶梅 二首

澹寧居詩集目錄

二

卷下

雨中梅 一首

月下梅 一首

悼雨 六首

良鄉夜憶君閣 一首

五言律

良鄉署中憶弟 一首

咏庭梅 一首

五言絕句

望鄉室 一首

爨下吟 一首

水芍藥 一首

青塚 一首

靈巖松 一首

解語花 一首

巫山夢 一首

平臺 一首

黃公廬 二首

阮公白眼 一首

豐城劍 一首

仲宣樓 二首

習家池 一首

九花虬 一首

新豐 一首

細腰宮 一首

擊賊笏 一首

大夫松 一首

寄表曲 四首

橫山龍母廟 一首

惡谿 一首

○閨情部

七言律

宮詞 十首

七言絕句

春日感懷 十八首

閨怨 八首

宮怨 三首

漢宮怨 四首

長門怨 一首

唐宮怨 一首

青樓怨 八首

七夕怨 十首

代別 四首

代答 四首

閒情 二首

催粧詩 七首

五言律

美人看畫 十首

○悼亡部

七言絕句

輓徐然明 四首

寓金陵懷亡婦 六首

輓李夫人 三首

輓顧農長 八首

五言律

哭涇陽顧先生 十首

悼王凝明 一首

江右聞先君子訃 四首

五言古風

悼蘭兒 一首

澹寧居詩集 卷下

梁谿馬世奇素修甫著

門人顧樞所止甫校 後學華繼敬學校

雜興部

七言律

庚辰偶興 十首

眼底浮情似奕碁清評九叩繫微絲書畱筐筴慙經國  
人在干戈愧收時貧習素風安食晚懶懲綺語慰吟遲  
高山雅慕芝堪采可得蒼生盡療饑

澹寧居詩集

雜興部

卷下

二

閒庭咫尺費幽尋永日機忘似漢陰飽涉風霜諳物態  
冷觀雲霧諒天心傳燈宗自分南北隱凡人何辨昔今  
爲德終疑名是杓藏身千古不嫌深

三

入境誰堪靜者居地偏環堵得吾廬未忘積習拈兒課  
不盡勞心讀父書有譽應知皆是朴無藏聊復可稱餘  
生平努力崇明德悟到于今半子虛

四

一室依然生隱心白雲到處卽爲岑窓餘遠景存詩意  
客有清言入語林小几曲肱黍夢覺砌堂杯水閱浮沉  
自知亮節音難合未敢隨昔歎歲陰

五

偶然多病類相如哲學維摩丈室居好尚難爲嫌力淺  
人皆欲殺愧才疎門清頗喜頻羅雀澤小時憐未放魚  
但得一人知已在等閒忍作絕交書

六

壬子幾欲念同袍大地驚雷半繹騷集夢有懷分 主

澹寧居詩集

雜興部

二

卷下

七

恤糴薪無計起民膏史能盤礴爲真畫庖至躊躇始善  
刀此意如堪參治譜不應撫字獨心勞

攬帶徬徨未忍論百年養士幾酬恩瓦全雖處榮逾辱  
金注時緣巧得憎強半名皆通劍學無端疾更自醫門  
目前事事堪流涕社稷憂勞獨 至尊

八

點空大澤總浮家靜極何妨物自譁河伯至門終見若  
射工無影聽含沙六時未掃苔三徑一字難傳書五車

莫爲息深嫌寂寂至人有道本龍蛇

九

雅運千秋寄逝波詞壇冠蓋自肩摩交情漸較先賢少  
物譽方歸後起多吹劍頻聞爭一快佩觿誰解領三訶  
澧蘭沉芷無窮思時共清歌喚奈何

十

十載宵衣識舜裳聞雞時復憶鸞將每占天市論荒政  
間望撓槍弔戰場自答文章能徙鱷于今書冊等亡羊  
明明聖監允如漢欲報猶漸封七襄

潘寧居詩集

雜興部

三

卷下

庚辰限三字韵咏懷五十首

通見董玄宰先生三  
字韵詩做以見志逆

得五十首于先生浮共廿  
矣買茶求添爲之一笑

老未知非自覺慙元龍湖海氣逾酣天入地竊同吹萬  
君父師恩等在三國步方艱時負恨名心難化亦疑貪  
如今回首迷津處始識冥山不向南

二

風塵久已誤清談出處人誰九門擔五日國中儒服一  
千年天上客星三錦雖登廟原非貴狐以爲瓢轉自慙  
冷眼當場黍欲被青山何地不終南

三

萬戶干戈亂未戡天清半壁在東南民勞不墾耕餘九  
聖澤方欣網祝三瓜繫采薪猶歎苦鶚懷桑熈漸知甘  
聽站無事須深慮正慮粥糲築舍談

四

未論斗北共箕南杆軸猶存半不堪澤裏哀鴻成堵百  
月中驚鵲繞枝三廟謨無日忘戎索野老有心卜歲甘  
正爲憂天頻輟食閒情敢復問靈柑

五

潘寧居詩集

雜興部

四

卷下

帝座明光淑氣含挽搶欲落夜參參天驅虎去當  
星炤魚空在雷三宵肝未忘思鉅鹿陽秋時望起  
何入爲續王褒論聖德今應暨朔南

六

元戎前隊半丁男但得來思雨雪甘堂上論功  
帥中錫命已踰三時聞折首墜猶怒日計擒生  
侍從寸季慙虎拜獨虞江漢望平南

七

共道董山負未堪終踰絕險問誰許重關封有泥丸

便殿宣頻盡日三管膳幾憐句踐苦飲泉偏畏伯夷貪  
同堂胡越猶難化何必王庭在幕南

八

剪茅長傍樹盤參山水清暉向此含燈曲快扶筇節九  
門閒冷看戟枝三抱琴不礙常微醉堅壘無心禦劇談  
獨爲慈親貪永日老人星屢望孤南

九

王氣詞壇屬斗南百年俛仰復何堪文章有命曾傳九  
天地無才孰擬三匹絹未能酬隻字千觴聊用謝高談

目前不識圖書貴秘府猶從東壁參

十

中原流徙滿東南咏罷茗華淚自含歲暮人誰供脯二  
昔艱實僅見梅三無門投轄緣炊桂有母尸饗愧植藍  
天意益多民命賤兼金易得粟盈甔

十一

霜清潦盡見寒潭欲問天根向此參獨處何堪慙忍一  
同心率爾笑成三每逢難字思窺豹時有貧交愧脫驂  
綿力不忘崇令德培風猶自負圖南

十二

高名天漢復誰堪萬古開懷任吐含海水杯中浮點九  
江濤筆底似神三齊諧志怪原難盡揚子談玄亦自慙  
世眼不知金翅異春風惟唱鷓鴣南

十三

幾爲時紛念用餞行藏何處可深談吟思得句吞雲五  
憤欲麾戈返日三每厭春華能廢實偏欣暮氣更餘酣  
真人踪跡原難定未許輕傳太史儋

十四

湖山有待自情含獨秀江東似未堪學愧五經兼緯十  
人懷一日擬秋三樂餽飽廢青精飯撥悶閒臨紫石潭  
聞道清談見滋味時從詩句想餘甘

十五

左室陶庵右邵庵偶然勝事愜幽耽梅株笑得傾城六  
客坐人來不速三吟罷詩壇腸夏瘦飲餘茗社戰猶酣  
此中月旦應難定無事高名向汝南

十六

世態雖當老未諳形骸內外任人參浮名宿借蓬廬一



結習書餐脉望三觴密尚嫌中雅酷香寒肯憫小青愁  
自惟拙政慚多負何必深論七不堪

十七

心似枯禪髮欲毵茫茫苦爲勝情耽游當卧處州逾八  
書置懷中歲已三彥會未忘尋維浦玄鋒每欲破嶠函  
何時拈取無言意不盡天花一笑叅

十八

偶成小築擬書龕一面清光借蒔藍欲類維摩容笏十  
却同明允得峰三庭依瘦竹爲淇右坐對名花卽日南

未免有情誰遣此玄微畏向鏡機叅

十九

百城萬卷恣奇探物理盈虛邇漸諳人盡叱戲爭轉四  
我頻辭酌畏過三茵飛花徑聊移坐塵借松枝不廢談  
滿目浮華初日槿鉢閒何處認優曇

二十

眼除玄黃總不諳指顧時自望遙嵐裴羞猶笑錢留一  
地辭翻嫌徑啓三客有餉尊殊勝醉吟因洗硯半臨潭  
醉眠爽怪遽遽覺新奉莊生領蝶庵

二十一

宛委何季發秘函名山霧氣半疑嵐共草枚叔文爲七  
漫詫張衡賦有三詞客僅聞留片石佳人誰可贈雙南  
鴻軒鳳舉原無幾莫認彈冠是盍簪

二十二

空齋清寂禮珠龕咫尺玄門未易叅畏世時驚眠覺一  
防身勉學口絨三道心似闕終生白人意難盈類采藍  
多少高冠車上儼半將粵鐔笑燕函

二十三

百端交集竟誰堪世法應嫌我法愁語苦無嫌酬妄一  
舟時逢怒觸呼三稍存偃蹇還競桂已化參商學讓楠  
十珍門庭煩筆札今餘松下兩經函

二十四

長齋繡佛不須龕閱徧諸方只自叅安得年華嘗滿百  
偶呼月影適成三滄桑屢換鳧仍乙雲雨頻翻青出藍  
東海誰人尋意怠梁間終日問呢喃

二十五

爲愛幽偏靜似愁時逢風日助清劑興來偶補亡詩六

吟苦仍悲罰酒三貧乏青山猿副墨餘白業施名藍  
人貪敬薦思佳境回味何如攬更甘

二十六

竹里于喁和正酣嬰鳴同響自相參攷云悟法能歸一  
時復開言爲倒三座挹蘭心成九蛇窓留錦宇近千函  
孤情欲擬思玄賦每對深知未忍談

二十七

飛舂移人曝未酣眼看北陸又過南草亭已占乾坤一  
觴具何來鐘石三名利東西無並袒枯榮左右各分驂

澹寧居詩集

雜興部

九

卷下

莫云用拙偏吾道尊置中衡正可參

二十八

憂蓬無飾任垂純儒術謀身未覺愁花到開時憐七七  
字當橫處辨三三敢從趙部尊孤少願得詩壇附子男  
廿載千金懸敝帚尚餘聲價大江南

二十九

亭臺小可自烟嵐幽意長將野趣耽有約率真存蓋二  
無心因巧累九三朱馴傲骨狂垂老愧負清名謗亦堪  
留得輞川圖尚在永逢裴十與誰參

客塵觀盡許誰忝靜坐微香篆似嵐入想有根龍毒五  
安心無法象調三詭人世或猜羊叔同物我仍問李聃  
悟徹風旛非動處一燈何必定宗南

三十一

松風夢老欲成愁衡宇蕭然人外忝半臂白綾名岳五  
一泓玄理素雲三書疑問棘原無語飲怪留髡尚未酣  
若水莫嫌交意淡清流分得二泉甘

三十二

澹寧居詩集

雜興部

十

卷下

白石無多偶結庵側身懷古興初酣快書不厭篇逾十  
妙畫何妨頰益三苦乏一琴堪伴鶴時容五柳薨維驂  
非開車馬喧難謝風月清閒自可談

三十三

閒向前賢乞指南投針時似隔微參尚留仙障名居一  
未斷言筌知問三解易遠猶疑輔嗣草玄近敢望桓譚  
人間妄意論天上慧業文人半是慙

三十四

長日冰心冷碧潭憂時忽覺念如愜倦眸懶望朱衣兩

稿性羞容自撰三天豈弗勝疑夢夢虎還能視任耽耽  
誰嫌老大仍癡絕自咎名人不諱愁

三十五

二酉書同半偈叅萬緣空處思逾單偶因感事歌成七  
特爲推賢歎至三名士翻嫌平叔巧美人偏惜寶兒愁  
繇來愚智誰多累涉世應知體未甘

三十六

吾愛吾廬丈可函此中名勝半東南讀書頻獲珠船一  
采藥曾探石困三時遇素心同靖節愧無藻思發羅含

澹寧居詩集

雜興部

十一

卷下

自知落落多難合材不材間總是愁

石困在衡岳余曾以使事過之

三十七

清吟寂寂似江潭夙負玄心薄綺談博物服尋龜聚五  
論交誓歆雄壇三風流可愛看新柳雷雨猶爭歎老楠  
欲慰相思尊酒夜夢中識路更難堪

三十八

磨東研北我何堪偏側時時帶巷南類事未能分架七  
讀騷聊復引杯三謾雖似貝榮逾錦氣自爲雲勝擬庵  
正是清貧王仲祖不妨知已僅劉惔

三十九

盃酒相親倦未堪披襟清對醒逾酣勢交自貴侯鯖五  
心賞偏饒橡語三多忌每因存黑白無徒有喜近朱藍  
幾辜塵土誰當洗臨水欣然獨倚睒

四十

詞苑誰當辨好惡聊存淨業傲精藍生耽古癖書兼兩  
力洗時蠹艸易三人似玉寧終碌碌樹環居亦自潭潭  
長哦相對渾忘語絕勝中朝水鏡談

四十一

無季猶得米餘甌剪韭論心味亦甘鶴解嘲書何待六  
鳥能授語不須三早妨盥櫛耽詩債晚惜膏油記筆談  
却笑杜陵貧病後江亭風雨憶黃柑

四十二

庭閒翠篠任風含坐對娟娟懶更愁終日談天標指一  
何時悟性見身三自憐苦節猶多着欲酌狂泉奈未甘  
誰是獨醒仍混俗悠然遙想百花潭

四十三

天心月背豈能諳兀坐微吟自課庵分部書傳經庫九

澹寧居詩集

雜興部

十二

卷下

惜陰時假日餘三千季鴻寶方猶秘一水玄珠智未探  
泰到默然光焰處病摩無語坐同龕

四十四

燕妨玄覽自孤耽夕秀朝華繁未諳敢許詩成又手八  
妄思易悟絕韋三靜堪補病誰爲藥深可存身不用龕  
半世蜂鬚花蕊哀如今食蜜始知甘

四十五

卧病無心卧自酣忘機欲盡識機恐寡營微解全生六  
多累初諳用短三香縷聽隨雲出岫書籤憑帶月歸龕

澹寧居詩集

雜興部

十三

卷下

千秋長笑名人癖幾處碑沉杜鎮南

四十六

柏樹庭前儘可參懶將佛法問湖南道心已渾龍蛇一  
物論猶爭朝暮三時聽磬音當洗耳閒鋤菜甲待分甘  
此間疑義無難析風雨連床自對談

四十七

浮雲世事久相諍薄俗何從辨矢函火宅蓮花惟忍百  
酒杯空影漸迷三鳩存鷹眼雖難信鶴入鷄羣亦自甘  
注左人火參塵尾南華濟物未曾談

四十八

閉關經歲未移龕蜀人情已飽參祇痔賜車連乘五  
支離拜粟受鐘三儀尊偶借文爲貴臆腹從教消卽甘  
却晒路傍名利客長生更欲訪彭聃

四十九

搔頭髮漸不勝簪冊府猶能炳燭探十五國風夔足一  
二千年事豕訛三奇文浪共時流賞疑案難從古德泰  
幾費推敲渾未定讀書半誤斲輪甘

五十

澹寧居詩集

雜興部

十四

卷下

悲喜春華晚覺愁飄風南北亦何堪物情咫尺疑峯九  
世路須臾渡峽三門外高軒嫌客過籬邊小徑畏人諳  
幾時喚取岷峨老與作平原十日談

七言絕句

燈夕山房

三首

青山蘭若白雲僧嫩草趺跏護小乘夜半上方鳴磬寂  
月華高照涅槃燈

二

翠屏晚對隱流霞歌管城頭十萬家月靜空門遙辨曲

忽疑今夜落梅花

三

星橋千尺綠雲欹一曲霓裳火樹枝香剝自應空色相  
翻訝明月照琉璃

夏日偶成 十首

柴扉一面對牆東綠樹無陰鳥語空何必北牕堪避暑  
卧遊隨處足涼風

二

匡床晝靜火雲凋門外車鄰思寂寥客到不須題鳳字

潘寧居詩集

雜興部

十五

卷下

一枝原自托鷓鴣

三

三徑陰陰逼暑寒還疑箕踞勝衣冠醉眠并謝求羊去

一枕涼颼是故歡

四

瓜浮清水映冰綃聽罷胡琴聽洞簫疎竹似憐人在暑  
樽并相和弄鳴刁

五

三尺胡床近竹移杯中河朔度炎曦偶因肺渴思開卷

和得淵明止酒詩

六

津南渚北怯臨觴好句翻憐夏日長夢裏未知荷似葢  
猶疑春艸在池塘

七

石上眠雲午正長呼童洗盞覺泉香那知大火流金日  
更得茶烟一縷涼

八

庭竹生飈晝自摩青蠶書帶落殘柯偶逢一字風霜氣

潘寧居詩集

雜興部

十六

卷下

已勝靈犀辟暑多

九

柴門初放碧雲還豈爲迎風更啟關千古不知人意熱  
至今涼殿說米山

十

落日晴煙罩柳絲碧空雲散送涼遲脫巾露頂頻呼熱  
五月披裘是阿誰

少年行 五首

一笑相看七貴筵袖中三尺小龍泉縱令囊底空如洗

不向屠沽乞酒錢

二

平生意氣說屠蘇南定巴邛北定胡最嘆長卿成賦後  
還令少婦獨當爐

三

馬上金鞭白玉跗青天搔首碧雲孤醉時杯酒誇年少  
不信王家有嚼齏

四

萬金不惜買吳鉤報國情深耻報仇多少英雄傳劍俠

潘寧居詩集

雜興部

十七

卷下

幾人能斬郅支頭

五

擊筑高歌燕市寒劍中意氣酒中看荆卿豎子成何事  
未到秦庭已白冠

青溪曲

三首

明鏡青天夜夜懸寒芒飛射欲生烟嫦娥應解憐同病  
竊得靈丹不肯傳

二

千頃江流一帶長空堦草綠暗聞香卽今多少關山月

何處無郎更斷腸

三

日落寒潮冷碧滋不堪古廟夕陽欺殷勤尚與東風約  
莫遣青松引兔絲

秦淮曲

十四首

綠水微風荇蒂牽長季見客競開船聞郎欲向旗亭去  
且會船錢作酒錢

二

萬臺迢遞淨無塵半露紅妝笑語頻欲打鴛鴦鴛未定

潘寧居詩集

雜興部

十八

卷下

誤拋朱彈着遊人

三

飛閣浮空別有春迴廊咫尺下通津橫塘相問渾相識  
十五女郎不避人

四

瑤軒少婦爛朝霞繡譜新添並蒂花捲擲金針秋思亂  
捲簾烏語喚鄰家

五

淮水潮來不起波江天芳樹暮烟多殘花落盡盡秋色

到處西風惜菱荷

六

平康舊里夕陽秋銀燭金樽約隊遊俗殺佳人南國盡  
莫愁湖上使人愁

七

青樓斜掩大中河一葉飛秋雨色過獨典春衣沽酒去  
醉來金縷不成歌

八

旧斜風急鳥無言兩岬行人一樣喧盡機中流看漸隱

唐寧居詩集

雜興部

十九

卷下

細聽歌板是閨門

九

漢宮芳草怨秋天聞說先朝獨黯然一自北平收王  
氣何人更賦帝京篇

十

秋老江天景未闌梨園傳語試勾欄雙鬟半掩秦淮月  
渡得新聲不肯彈

十一

六朝金粉一樽愁手掩雲娥勸客留別後相思都不見

旗亭羌笛幾聲秋

十二

萬騎南巡正德年內家前隊鉞連錢白衣舞罷乘鸞去  
應有霓裳曲未傳

十三

早潮纔去暮潮過一日輕帆客到多不問桃根問桃葉  
渡頭音信近如何

十四

馬首紅塵拂帝京纔題鳳字又空行日低雲起愁將夕

唐寧居詩集

雜興部

二十

卷下

前路還聞呵殿聲

偶咏代倡二首

瓜留鴻去何妨跡繭破蠶飛不着絲欲得兩邊無負墮  
此中微義儘堪思

二

人世浮沉一指纖花香柳絮任絳結既知滴水同歸海  
何必終求苦節辭

七言古風

賦得長堤景福至萬年

天長地久誰齊季君明臣良子孫賢合體勲華離兩作  
同心莫麗光重宜日端碧雲長似葢黃河千曲呼爲帶  
小雅勿廢四夷賓天寶治內采薇外大小球共集殿庭  
東西尉候鼓不鳴雌雄各六諧鳳凰一日一葉階生莫  
公卿時進千秋鏡野人卧話羲皇盛治粟無煩孔大農  
滅賊何勞霍去病商盤從容銘又新山龍坐鎮世如春  
不用采銅登首嶺不用訪藥遲三神歲取十千將進酒  
南山一觴徧大斗吏呼婦啼總無聲薰風處處飛榆柳  
未知聞閣開何時彷彿帝社同初曦歌成九叙樂萬舞

唐寧居詩集

雜興部

三

卷下

扶桑依然馭未移我聞陽生日始永律中黃鍾應脩景  
真人呼吸帝座通視履有如度暑影繩繩振振終空王  
連珠懸壁徵輝煌天地一元十二會一會有來一線長  
歌行

天開四駿歌

太平論  
吉良乘

玉龍耕  
瑞臺駉

皇朝治紀羲皇年龍馬一畫開先天如鳳在閣麟在藪  
生爲中興瑞簡編牧人占夢今已驗疎牝三千歌塞淵  
中有四匹稱奇特嘉名遙自形埤宣紫花散作雲縹緲  
橫有驗有驗應太平渥洼一出草昧敢能令雷雨不敢

盈亦有神駒汗血同千年龍種原從龍時乘御天寧  
萬國聞閣依依在下風誰爲朱紫雙黃金八鸞嘴嘴穩  
且深言有乘者壽十歲嵩嶽三呼貢其琛瑤臺一望凌  
青雲夏后兩龍何足云理池仙跡久寂寞黃竹歌聲如  
重聞聖明肝食慾小齒手持萬幾如六轡問富原與  
數馬殊按圖亦豈垂裳意况當千羽兩階陳一怒天  
威次第申華山方接尋周鎬小戎詎復同西秦自來市  
駿喻求賢拊髀頗牧念亦然驪黃牝牡吾何有饑渴有  
懷九方歎月爲重輪日重光當今天子嗣文皇思

唐寧居詩集

雜興部

三

卷下

無疆馬斯臧詞臣且莫廢漢唐願上魯頌駟篇之四章

五言律

山居雜興  
三首

山中了山政一榻亦華胥石澗魚通道籬亭鳥卜居樹  
稀青嶂客息小白雲疎獨酌詞招隱脩然興有餘

二

翠屏凝欲咲晚對近模餽竹瘦留詩骨松孤落畫圖閒  
同僧說偈醉與客呼盧不識宗乘法還分大小無

三



聊買深山隱，羞爲長鉄彈。據梧當盡寢，敲果代朝餐。賜  
政歸綿蕞，譚資借鵬冠。不知秦世遠，猶作武陵看。

山房卽事 五首

夙有烟霞疾，翻爲蘭若淹。水遙頻倚杖，山近不除簾。詩  
思茶香逼，文心酒慾兼。興闌無一語，跏坐誦楞嚴。

二

偶然三徑裏，別有一天開。壁老衣爲薜，山深路是苔。睡  
惡驚喚覺，書倩鶴郎來。坐待僧歸盡，閒雲尚未迴。

三

澹寧居詩集

雜興部

三

卷下

言尋黃綺約，小築近山尖。攬翠雲添色，迎涼日解嚴。松  
聲歸枕角，梧影落書籤。性癖耽幽寂，僧來亦可嫌。

四

閑關非避世，聊自適吾狂。澗曲迷花逕，林深辨艸香。鳥  
窺人性熟，塵引酒杯長。清月時相映，悠然華子岡。

五

偶翻高士傳，更得養生書。吮筆臨蕉葉，烹泉摘笋蔬。不  
妨形似鶴，正喜夢爲魚。睡覺忘中夜，疎牕月半虛。

小齋雜記 二十首

聊借一拳石，高低巧作山。窓留雲氣入，徑逐薜蘿花。  
醉頻難醒書，澁更得閒誰云濠濮逸，五岳卧游閒。

二

偶然成小築，不必買山資。鳥語啾終日，花開仍四時。書  
逢翻案快，客到出關遲。痛飲非吾事，聊能讀楚辭。

三

故是棲幽性，雅惟抱膝空。秋喧懸雀網，惜樹剪蛛絲。暑  
爲衣冠病，涼先薜荔知。前身疑脉望，擁卷遂忘疲。

四

澹寧居詩集

雜興部

三

卷下

敢擬東臬適，聊存北渚心。魚游自千里，樹密亦層林。耽  
賞忘晨夕，招尋盡古今。此中堪却老，不畏二毛侵。

五

燕意登臨美，稍修嶮壑容。泉清秋界片，山亂夏雲峰。貧  
自欣南阮，香肯愛小宗。所須原易足，非獨任疎慵。

六

豈忍安居息，有肯簡送迎。課兒猶筆健，愛國特心平。閒  
借譚爲壘，慚呼墨作兵。微吟梁父句，五內已難平。

七

地偏猶在郭，器遠自吾廬。艸長花堦隙，禽分客饌餘。浮名存筆硯，靜理悟樵漁。剝啄時相及，開函讀遠書。

八

百端芒未了三徑，自徜徉禪聽兒。參僞醫憑意簡方，曠吟天更寂靜坐。日加長妄擬滄桑外，白雲此一鄉。

九

西里鳴珂地，依然處士家。懶無妨定省，冗不廢烟霞。墨點枝間露，毫飛石上華。牙籤抽未盡，明月在窓紗。

十

大隱吾何敢，清娛似獨偏。懷人三代上，索句六朝前。石未堪呼丈，梅應好字仙。摩娑時自叙，甲子已成編。

十一

正爲蓬心短，因知拙政宜。物情憐伏莽，時局感紛絲。名致嫌鷄肋，風還慕鹿皮。閒居應可賦，桑土苦縈思。

十二

爲因休沐暇，乞得嘯歌身。自覺琴尊好，彌知骨肉真。石扶高下磴，花坐淺深茵。何必池塘句，無言意亦親。

十三

人生紛有累，吾意泊無求。書偶臨釵脚，錢頻下杖頭。微風分酒冽，好月助花幽。保此居然勝，長卿况倦遊。

十四

幽情時一往，野趣忽然深。蓄水承簷溜，携書借樹陰。樂饑憎夢食，忍躁欲師瘖。特爲思量久，頻頻擬嗣音。

十五

平生風雨意，聊此息漂搖。句自挑燈落，朋多折簡招。未能忘主恤，屢爲訪民謠。微調中原盡，清入念在消。

十六

聞地逾函丈，諸生屢過從。偶然逢獵喜，不自厭龍鍾。暗古存祀主，嘲時薄附庸。登壇多姓字，羸呂漸移宗。

十七

吾腸非不熱，託寄在秋霜。賦爲憐鷄鵲，裘頻典鵲鷄。鑒清交自重，金盡氣彌剛。一榻無多地，悠然千仞岡。

十八

方欣蘭竟體，俄歎艾盈腰。性已成孤往，心微感後凋。憤呼騷共飲，愁見睨仍消。欲擬思玄賦，還虞負聖朝。

十九

久以名通累仍從詞坵償膏油還繼暑竿水輒逢場腕  
病因文劇身閒爲筆忙是間饒碎錦差勝午橋坊

二十

本具容身地兼爲自課庵奇聞參海錄佳句入叢談義  
有疑相析文餘癖共耽推敲逢苦處時味古人慙

五言絕句

山行 二首

巖棹向幽林捉月嫌月小酒醒月漸低鳥聲喚人曉

二

澹寧居詩集

雜興部

三

卷下

偶尋麋鹿游欲就烟霞語路轉一峰迴忽焉迷去處

四時樂 四首

攜琴聽鶯聲鶯與琴相續琴亦自無絃鶯亦自有曲

二

石泉薄微暑移床傍疎林茗戰幸得勝冷然清客心

三

坐看天漢清不覺山光暮時呼酒作渠月向杯中度

四

坐客顏微酡佳人嬌不語呼童取水條聊將比玉筍

雜詠部

七言律

題城隍尊神扇 一首

開國明禪自帝庭一泓正氣九峰青舉頭天網長疑密  
滿目錢神不敢震願引甫申皆降嶽喜調風雨總從星  
誰言百里陰功近無錫繇來天下寧

瑞雪 四首

天借同雲爲報祥縱橫點點爰餘振騷壇授簡辭皆韻  
茗社飄烟味亦香翠嶺夜明千里照碧枝朝擁萬年長

澹寧居詩集

雜詠部

三

卷下

玉堂相對清如水此日真疑玉滯堂

二

月幌當風屢欲寒乍翔忽舞自姍姍君王未覺狐裘煖  
臣子敢誇鶴氅仙瑤島合來霜是藥寒林飛去雨爲錢  
時清不喜稱祥瑞黃竹還歌第幾篇

三

一色遙峯碧幾盤萬方瑞氣自長安膏苗應雨歌周雅  
解溫隨風入舜彈雲暗不妨箋闕曉霽開仍映五甄看  
無煩掃徑頻迎客自有皇仁爲煖寒

四

忽傾玄圃下寒潭一片雲衣舞正酣德應坤元花是六年方大有白當三縈空似欲清詩骨霏屑還堪佐塵談此日金臺歡未極尚分餘澤到東南

燕邸對雪有感一首

誰碎冰條是處飛遲遲行道正霏霏劍花拂薊添霜皎弓影橫遼映月微將肯乘宵終破敵士知挾纊不思歸鄧中高調非難和千古無人續采徽

詠閣中牡丹一首

澹寧居詩集

雜詠部

三

卷下

零露初分太液長綵綸閑借錦爲章地深欲護風雲氣

天近疑承日月光色映舜裳非在艷瑞同堯莢不爭香

一般携得姚黃種未許人稱是雒陽

七言絕句

咏筆二首

一落長空風雨驚斗邊紫氣共縱橫泰庭莫更誇和璧赤手能償十五城

二

金羈犀甲鳳凰池單騎文場斬月氏不學玉門班定遠

奉季芳草問歸期

咏硯二首

一泓清水亦滄洲勾曲龍蛇十萬頭誰向玉關誇燕領論功先拜石卿侯

二

瑤池初滴露涓涓對面能移三峽泉一棒金鑾妃子咲何人更似李青蓮

咏墨二首

一賦長楊署客卿風流佳話憶西京至今御案承仙掌

澹寧居詩集

雜詠部

三

卷下

猶自嵩呼萬歲聲

二

天峰烟氣近崔嵬十二龍賓一道開莫歎艸玄今尚白喻糜早晚漢宮來

咏紙二首

一般飛燕在春華字裏風霜自漢家人世但知憐月露沉香亭北賜金花

二

華落詞場藻欲曄朝華夕秀幾春秋不知誰似靈光殿

但說能脩五鳳樓

題雪坡道人戲墨

道人畫荆棘口絕是小人都無君子時為正統乙丑故云

萬騎家塵泣翠華  
滿前荆棘帶胡沙  
政留殘墨添雙淚  
莫認侯家是畫家

二

百戰山河憶  
孝陵漢家何事紀  
中興南枝不逐蠻興  
北長恨行人說紫藤

三

杯酒飄零月一梁  
獨留詩思付佯狂  
不堪醒眼多荆棘

卷下

千古芝蘭在醉鄉

四

狂醉稱侯雪作宮  
聊將墨妙領清風  
此中亦有丹青在  
遜得劉伶第一功

道人故嘗襲劉伶侯封讓其弟玘

五

兩兩三三墨未枯  
太平往事寄模糊  
祇今着筆紛題語  
可識高皇拂沐圖

六

華子岡頭輞水春  
閑題摩詰再來身  
亦知世眼無相識

不倩旁人為寫真

館中憶家慈誕辰二首

回首龍峰隔翠微  
歸心長傍白雲飛  
况逢此日萱初發  
飄泊天涯獨掩扉

二

別路無冬別夢長  
薔薇花發滿籬香  
可憐陟屺空明月  
不止南山壽一觴

題建陽劉龍田先生遺冊五首

先生為計部洪策之父

地勝天鍾闕里偏  
家祇前代起三賢  
公家借應知美德有三賢

卷下

難更僕戴記傳來儒行篇

二

五緯兼通號十經  
圖書看向少微星  
為尋一脉傳衣處  
玉枕峰前望考亭

三

門非五柳亦長關  
今古儒林一手刪  
似引硯山供著述  
溪流九曲盡為環

四

風高遙擬鄭公鄉  
月旦猶餘姓字香  
未論溪橋耿利涉

度人何處不津梁

五

理窟千秋面欲生傳經心事託玄成誰知三錫恩章貴  
更映園橋一水清

咏丞相燈

天啟癸亥正月有感

偶因人熱在春宵紙作衣冠金束腰多少中書稱伴食  
翰君終日度長楊

二

誰爲頰上着三毛兩袖頻低忽又高尚少人間紗帽相

澹寧居詩集

雜詠部

三

卷下

腹中長劍口中刀

梅花

亭中疏梅二枝相對情添輒賦二絕酬之偶客在坐日却一足怕妬梅花一是不怕妬梅

花也落筆自咲

碧袖香飄舞未殘漢宮春早耐輕寒當先不管蛾眉妬  
長得佳人獨立看

二

萬種春情但有香風前微笑送斜陽玉顏恐惹梁園妬  
瘦骨年年對沈郎

玉蝶梅花

樓前老梅二株俗呼爲玉蝶花春極爛漫紅點點與碧相錯覺費良久亦用二

絕酬之却又一足醉梅花一足醒梅花也笑而自記

夜寂朱欄待素娥不禁冷艷帶微酡一般愁緒牽春色  
醒處何如醉處多

二

雨暮雲朝不洗妝微調朱粉試寒方舞迴袖香魂醒  
贏得西施白玉床

雨中梅一首

浮雲四塞似長門待曙亭亭影欲昏真覺咲啼俱是態  
不妨破粉更成痕

澹寧居詩集

雜詠部

三

卷下

月下梅一首

清光一道出明離吹氣如蘭人未知縱使傾城渾不語  
多情自對影娥池

悼雨

初夏積雨匝旬田家泣聲烏矣已得見朝暉不啻喜滿大宅也而雨伯不仁輒復以

盡夜繼之披衣聽床頭簫溜如百丈飛泉下衛嶺

爲之凄然扼腕占遂得六絕末二章正不免代向食之

長憂枝頭翠染衣霏微青嶂弄朝暉無端水在中門限  
日日千家靜掩扉

二

長日行人半濕衣溪流新浚釣魚磯卽今雞犬穿籬熟  
盡向茅簷避雨歸

三

柳嘶千尋一水齊村家茅舍屋梁低憐他巢燕翻泥去  
對對高樓帶雨棲

四

千頃平疇浸綠蕪寒蛙窺底自相呼厨中二八蒸葵婦  
泣斷朝烟問老姑

五

天邊千尺下銀河縱目東南半壁多一道哭殿雲霧裏  
村春野火斷吳歌

六

雲柏山頭浪柏廬蕭條野景似淮徐但教望得長安日  
回首汗邪已滿車

良鄉夜懷君闇一首

漏永翻憐燭易灰曉光寒共月光催倦憑古驛仍無夢  
亦得池塘佳句來

五言律

良鄉署中憶弟一首

自食情話好特良簡書嚴逕路行偏促離尊醉亦嫌夜  
馳星到驛寒對月當簾坐卧終無寐烏啼在樹尖

咏庭梅一首

小築非三徑孤標自一林未容鶯作友况許蝶相尋粉  
咲何郎俗香留荀令深誰憐春色早原帶歲寒心

五言絕句

望鄉臺一首

語君莫望鄉君是單于臣不知君父德何知骨肉親

磨寧居詩集

雜詠部

三

卷下

雙下琴一首

與向侯門彈琴在厨中死悞恨山水音悞識中郎子

木芍藥一首

一片沉香亭都將國色驕不作海棠嬌何必是花妖

青塚一首

死是單于婦生是漢家女可憐塚上枝不作合歡樹

靈巖松一首

何物靈巖松分出東西路爲語佛菩提不來亦不去

解語花一首

喚妾解語花是花何用語畏他東風吹花容不堪御

巫山夢 一首

曾從巫山來還從巫山去千古巫山中幾曾見雲雨

平臺 一首

突兀梁王臺長據睢陽城只因惠連賦易却舊時名

黃公廬 二首

欲移黃公廬署作酒泉郡游戲稱醉侯非關戀良醞

二

結契偏人外鍾情濁酒多何須念嵇阮醒醉卽山河

唐寧居詩集

雜詠部

三七

卷下

阮公白眼 一首

阮公眼何在青白徒紛紛典午符受禪曾爲九錫文

豐城劍 一首

若令匣中死何似手間雄華陰一舫土翻恨張司空

仲宣樓 二首

登樓聊極目何處坐消憂爰止瞻烏日依人總自羞

二

未解登樓意空懷作賦才景升徒墜子那得識鄒枚

習家池

襄水爭雄地山公出鎮時安危俱度外日日醉臨池

九花虬 一首

虎竹天恩重微勞未可酬敢將百戰力更博九花虬

新豐 一首

驢山亦何重鴻門亦何輕爲問新豐市怎似一杯羹

細腰宮 一首

一種細腰宮強半無顏色自開薄命人何必忘朝食

擊賊笏 一首

寧俱此賊死不俱此賊生一死復何恨日月定西京

唐寧居詩集

雜詠部

三八

卷下

大夫松 一首

乍因秦焰熱終傍白雲孤愧爾千春下猶稱五大夫

寄衣曲 四首

隣子刊龍堆寒衣却寄來只愁歸路遠幾日此衣迴

二

寒衣裁未就妾心先自寒淚痕千萬點倩共上征鞍

三

月下裁寒衣月寒徹骨送君千里行總是關山月

四



血淚和衣擣恨衣還羨衣東風得相送日月向金微

橫山龍母廟一首

雲浮山外白風入閣邊清龍種今何在空留龍母名

惡谿一首

前有王逸少後有李長康惡谿故不惡千古揚奇轍

閨情部

七言律

宮詞十首

翠幌深沉日似季幾番回首御屏前銅龍有水俱成淚

潘寧居詩集

閨情部

三

卷下

寶鴨無香更起烟怨逐月明繞是扇恨隨流去葉爲箋  
多情欲撥還難撥理得雲和第一絃

二

咫尺朝雲近御床一程複道隔高唐怕看寶氣釵爲燕  
還憶琴心曲有風簾靜玉欄人倚影漏長金鎖篆添香  
傷情最是三通鼓次第鐘聲報束粧

三

蟬髻蛾眉簇隊聯御階隨劍聽傳宣飛牙雙押花亭小  
檀板三催玉笛偏羞捧酒卮呼上舞強裁裙幅學西颺

詞臣多少含香侍不進長門賦一篇

四

獨擁蛟綃半裏涼御爐前殿暗通香含情自對鴛鴦瓦  
望幸頻看璚瑋章曲斷纏頭新樂府詞悲薄命古歌行  
如今美殺蓬姬草伴得君王夢亦長

五

簾外晴暉御苑殘風高殿和玉珊珊平陽侍宴春承寵  
昭應祈禱夜宿壇淚鑲蟻紅空懸鳳塵封鏡黛不開鸞  
只餘繫臂紗如舊檢向床頭獨自攤

潘寧居詩集

閨情部

四

卷下

六

兩九日月百番催暮暮朝朝相伴哀歡館輦稀生薜荔  
液池水弱隱蓬萊繡成並蒂花難折解盡連環結未開  
倦倚熏籠還自慙偷摩雙頂禮如來

七

雕梁綵繞閉嬋娟空帶靈犀掠翠鈿含貝擬供才子賦  
披圖羞送畫工錢心隨銅柱高擎掌戲學金鈎獨解拳  
祇笑深宮無限恨君王猶自祝甘泉

五音聽斷立躊躇。獨望珊瑚碧樹株。秋思風飄隨馬子。  
暮心水漲托鳬雛。兩愁欲碎。舊田。離滴恨真成。合浦珠。  
別殷促。觴頻度。曲會傳。相怨一戰無。

九  
嚴角風簾落枕遲。夢回花宴半闌時。祇疑扇鎖琉璃暗。  
翻怪鶯鳴琥珀癡。日近似教憐遠別。天高未敢說相思。  
何如錦字流黃恨。織得迴文尚寄詩。

連理風殘折短柯。無情紅粉誤青娥。虬壺欲歇聽頻亂。

唐李居詩集

閨情部

望

卷下

鳳聲將來信。又訛翡翠近。巢金屋。少葡萄。新賜玉環多。  
亦知傾國終迴盼。少壯幾時奈老何。

七言絕句

春日感懷 十八首

香閨何處落朱華。愁絕翻教恨有家。不奈春風人去後。  
桃枝重放舊年花。

二

半炷爐香月未斜。空閨無事獨吁嗟。尋常第一傷心處。  
穉女床前喚阿爺。

三  
孤鶴理琴愁未收。身將穉女理寒綢。銀缸欲暗人無語。  
獨自含啼下帳鉤。

四

香墮朱顏蚤已摧。玉梳和淚下泉臺。況堪更讀唐人句。  
貧賤夫妻百事哀。

五

一室香殘燕自來。平生遺恨鎖妝臺。封題如故人何處。  
欲檢春衣不忍開。

唐李居詩集

閨情部

望

卷下

六

錦花長濕淚珠重。啓篋還疑別恨封。剪刀自存衣自敝。  
千金不易舊裁縫。

七

一別雙棲願已違。不堪夢裏淚頻揮。情知兩女關心甚。  
猶逐春風夜夜歸。

八

鈿朵飄零寶髻傾。去年哭爾正清明。今宵風雨逢寒食。  
怕到清明又五更。

九

空闌風急冷簾鉤滿目淒涼草色秋愁殺荒山雲雨夜  
幾燈燐火對孤楸

十

已絕知音怯鼓琴高山猶在水流深眼前多少傷情處  
不獨當年結髮心

十一

十載備書質夙期曾將柔翰寄遙思至今灑盡千行淚  
不忍重提贈婦詩

潘寧居詩集

閨情部

四

卷下

十二

漏鼓聽盡月朦朧桂帳空垂怯曉風不是邇來春睡少  
夢魂強半悼亡中

十三

孤身無伴泣飄飄雀鼠欺人婢僕驕最是黃昏腸欲絕  
枕邊和淚聽鳴刁

十四

明月如丸兩歲春又看王母顰惟新采繁初薦香烟碧  
孫婦行中少一八

十五

萬恨千愁寄斷絲強將好語慰書癡如今縱展漚池翼  
終恨牛衣對泣時

十六

月夕花辰媚景遲不將弱線廢論詩琴心一斷音徽冷  
纔到論詩便鎖眉

十七

長夜清樽病酒狂叮嚀絮語繫君腸不知君去狂何在  
未飲先愁第一觴

潘寧居詩集

閨情部

四

卷下

十八

春愁渺渺寸陰除寶燭無光泣絳紗孤枕自憐如蕩子  
歸家猶恐見楊花

閨怨  
八首

漢家白羽募征羌夫婿從戎事朔方解去吳鉤無一物  
獨餘明月照流黃

二

銀床水簾不勝情欲向遼西夢未成自是關山行路絕  
休教枝上打黃鸝

千重雲樹萬重山  
望斷西風縹緲間  
只恨沙平天盡色  
不知何處玉門開

按罷攜筐獨上堤兩行清淚伴鶯啼東風不解深閨恨  
猶拂垂楊葉向西

借得西隣問卜錢欲將問卜更流連兒夫一去千餘里  
恐道歸期又隔年

卷下

孤眠長自數更籌夜半鴻聲樓上頭起向北書歸未得  
開簾空見月如鉤

紅顏消盡  
青雲鬢淚滴  
楊花兩袖斑  
不信相思終化  
秋千秋那得  
望夫山

梅花帳冷碧紗秋夜夜烏樓曲裏愁多少月明砂磧淚  
狂夫猶自說封侯

月影寒侵牖未安淚珠如霞濕箇彈非關夢見君王面  
正見君王夢亦難

一輪殘月伴迴廊百寶流蘇五色粧理盡陽臺神女夢  
未知何處覓襄王

臂峰手結懶塗鴉  
春色長看繫臂紗  
彈罷雲和知薄命  
何須更妬石榴花

卷下

碧樹層層護寂寥。獨携明月卧鮫綃。君王未解顏如玉，  
只說黃金貯阿嬌。

風來絲管自昭陽暗地薰人珠翠香不信君恩終似水  
尋思還在白雲鄉

夜靜珠簾月亦愁  
蛩來清簾影還幽  
何須更鳴向風曲  
翻落花香已若秋

四

臉帶芙蓉錦作霞  
新聲教得度琵琶  
無媒空自憐傾國  
願入陽和公主家

長門怨 一首

鶴唳猿吟伴翠鉤  
夜懸明月影孤眠  
千金買得相如賦  
不及高唐宋玉篇

唐宮怨 一首

重疊封章夜數籌  
海棠酣睡正悠悠  
却訝垂手歌中月  
焰入宮泉亦不流

唐寧居詩集

閨情部

七

卷下

青樓怨 八首

千日盤桓一日別  
攀桃攀李殷如咽  
阿儂家住大堤頭  
日日金鞭去不絕

二

大絃小絃次第陳  
一彈三歎意難申  
悠悠誰是知音者  
慷慨新聲妙入神

三

子夜清歌促羽觴  
臨行含睇出河梁  
本將瓊佩留晨照  
豈道金爐換夕香

四

行塵陌上迷蒼蒼  
何以贈之淚一行  
換得明珠明似月  
夜深寒色斷人腸

五

驚鴻綠綺勝琅玕  
自把金刀剪歡悵  
殺一鞭樽酒冷  
淚痕漬斷不曾乾

六

郎寄加餐惜舜華  
妾心脉脉度琵琶  
傷情最是相思子  
却見辛夷又放花

唐寧居詩集

閨情部

七

卷下

七

南箕北斗酒初醒  
沆瀣蘭付短亭枕  
臂自憐空掩抑  
非關河畔草青青

八

比翼烏啼連理枝  
流蘇百寶斷腸時  
清暉恰得橫塘月  
點點春心寄與誰

七夕怨 十首

銀漢依稀辨月光  
笑開星曆待仙郎  
不嗟天上經年別  
翻恨人間秋夜長

三

三

卷一

潤情部

四十九

卷

五

六

星影雙月影亦不聽喜鵲啼爲夜幾擣素砧聲  
曾到支機石上無

八

九

十

寧居詩集

閨情部

五十

卷下

七夕樂十首

1. **Introduction**  
 2. **Methodology**  
 3. **Results**  
 4. **Discussion**  
 5. **Conclusion**  
 6. **References**  
 7. **Appendix**  
 8. **Index**  
 9. **Glossary**  
 10. **Notes**  
 11. **Footnotes**  
 12. **Endnotes**  
 13. **Supplementary Material**  
 14. **Tables**  
 15. **Figures**  
 16. **Equations**  
 17. **Formulas**  
 18. **Diagrams**  
 19. **Charts**  
 20. **Graphs**  
 21. **Tables**  
 22. **Figures**  
 23. **Equations**  
 24. **Formulas**  
 25. **Diagrams**  
 26. **Charts**  
 27. **Graphs**  
 28. **Tables**  
 29. **Figures**  
 30. **Equations**  
 31. **Formulas**  
 32. **Diagrams**  
 33. **Charts**  
 34. **Graphs**  
 35. **Tables**  
 36. **Figures**  
 37. **Equations**  
 38. **Formulas**  
 39. **Diagrams**  
 40. **Charts**  
 41. **Graphs**  
 42. **Tables**  
 43. **Figures**  
 44. **Equations**  
 45. **Formulas**  
 46. **Diagrams**  
 47. **Charts**  
 48. **Graphs**  
 49. **Tables**  
 50. **Figures**  
 51. **Equations**  
 52. **Formulas**  
 53. **Diagrams**  
 54. **Charts**  
 55. **Graphs**  
 56. **Tables**  
 57. **Figures**  
 58. **Equations**  
 59. **Formulas**  
 60. **Diagrams**  
 61. **Charts**  
 62. **Graphs**  
 63. **Tables**  
 64. **Figures**  
 65. **Equations**  
 66. **Formulas**  
 67. **Diagrams**  
 68. **Charts**  
 69. **Graphs**  
 70. **Tables**  
 71. **Figures**  
 72. **Equations**  
 73. **Formulas**  
 74. **Diagrams**  
 75. **Charts**  
 76. **Graphs**  
 77. **Tables**  
 78. **Figures**  
 79. **Equations**  
 80. **Formulas**  
 81. **Diagrams**  
 82. **Charts**  
 83. **Graphs**  
 84. **Tables**  
 85. **Figures**  
 86. **Equations**  
 87. **Formulas**  
 88. **Diagrams**  
 89. **Charts**  
 90. **Graphs**  
 91. **Tables**  
 92. **Figures**  
 93. **Equations**  
 94. **Formulas**  
 95. **Diagrams**  
 96. **Charts**  
 97. **Graphs**  
 98. **Tables**  
 99. **Figures**  
 100. **Equations**  
 101. **Formulas**  
 102. **Diagrams**  
 103. **Charts**  
 104. **Graphs**  
 105. **Tables**  
 106. **Figures**  
 107. **Equations**  
 108. **Formulas**  
 109. **Diagrams**  
 110. **Charts**  
 111. **Graphs**  
 112. **Tables**  
 113. **Figures**  
 114. **Equations**  
 115. **Formulas**  
 116. **Diagrams**  
 117. **Charts**  
 118. **Graphs**  
 119. **Tables**  
 120. **Figures**  
 121. **Equations**  
 122. **Formulas**  
 123. **Diagrams**  
 124. **Charts**  
 125. **Graphs**  
 126. **Tables**  
 127. **Figures**  
 128. **Equations**  
 129. **Formulas**  
 130. **Diagrams**  
 131. **Charts**  
 132. **Graphs**  
 133. **Tables**  
 134. **Figures**  
 135. **Equations**  
 136. **Formulas**  
 137. **Diagrams**  
 138. **Charts**  
 139. **Graphs**  
 140. **Tables**  
 141. **Figures**  
 142. **Equations**  
 143. **Formulas**  
 144. **Diagrams**  
 145. **Charts**  
 146. **Graphs**  
 147. **Tables**  
 148. **Figures**  
 149. **Equations**  
 150. **Formulas**  
 151. **Diagrams**  
 152. **Charts**  
 153. **Graphs**  
 154. **Tables**  
 155. **Figures**  
 156. **Equations**  
 157. **Formulas**  
 158. **Diagrams**  
 159. **Charts**  
 160. **Graphs**  
 161. **Tables**  
 162. **Figures**  
 163. **Equations**  
 164. **Formulas**  
 165. **Diagrams**  
 166. **Charts**  
 167. **Graphs**  
 168. **Tables**  
 169. **Figures**  
 170. **Equations**  
 171. **Formulas**  
 172. **Diagrams**  
 173. **Charts**  
 174. **Graphs**  
 175. **Tables**  
 176. **Figures**  
 177. **Equations**  
 178. **Formulas**  
 179. **Diagrams**  
 180. **Charts**  
 181. **Graphs**  
 182. **Tables**  
 183. **Figures**  
 184. **Equations**  
 185. **Formulas**  
 186. **Diagrams**  
 187. **Charts**  
 188. **Graphs**  
 189. **Tables**  
 190. **Figures**  
 191. **Equations**  
 192. **Formulas**  
 193. **Diagrams**  
 194. **Charts**  
 195. **Graphs**  
 196. **Tables**  
 197. **Figures**  
 198. **Equations**  
 199. **Formulas**  
 200. **Diagrams**  
 201. **Charts**  
 202. **Graphs**  
 203. **Tables**  
 204. **Figures**  
 205. **Equations**  
 206. **Formulas**  
 207. **Diagrams**  
 208. **Charts**  
 209. **Graphs**  
 210. **Tables**  
 211. **Figures**  
 212. **Equations**  
 213. **Formulas**  
 214. **Diagrams**  
 215. **Charts**  
 216. **Graphs**  
 217. **Tables**  
 218. **Figures**  
 219. **Equations**  
 220. **Formulas**  
 221. **Diagrams**  
 222. **Charts**  
 223. **Graphs**  
 224. **Tables**  
 225. **Figures**  
 226. **Equations**  
 227. **Formulas**  
 228. **Diagrams**  
 229. **Charts**  
 230. **Graphs**  
 231. **Tables**  
 232. **Figures**  
 233. **Equations**  
 234. **Formulas**  
 235. **Diagrams**  
 236. **Charts**  
 237. **Graphs**  
 238. **Tables**  
 239. **Figures**  
 240. **Equations**  
 241. **Formulas**  
 242. **Diagrams**  
 243. **Charts**  
 244. **Graphs**  
 245. **Tables**  
 246. **Figures**  
 247. **Equations**  
 248. **Formulas**  
 249. **Diagrams**  
 250. **Charts**  
 251. **Graphs**  
 252.

三

月下凭肩望月華半嗔半笑問仙家終年織得情千縷  
不織人間並蒂花

四

漢渚暹光一縷開  
花前花後送郎迴  
見儂針線憐儂巧  
帶笑殷殷喚夜來

五

鏡臺光裏九華開  
七寶妝成不待催  
誰信天街今夜月  
銀河深似合歡杯

六

風吹帝子珮環聲  
賦罷催粧斗欲橫  
約道詩成先得巧  
故停纖手待卿卿

潘寧居詩集

閨情部

五

卷下

七

夜靜流蘇惜寶薰  
語深嘗恐侍兒聞  
但留一幅烏絲字  
賽取天孫五色雲

八

錦幕風吹香氣和  
碧瓊綃薄夜涼多  
金蓮本是凌波步  
催結星橋學渡河

九

翠帳芙蓉露正濃  
天津佳信聽疎鐘  
西園青鳥翼於鵲  
不報黃姑只報儂

十

燈前兒女半嬌痴  
坐待中宵乞巧時  
一咲拾將瓜果去  
齊封金合闔珠絲

代別 四首

寒葉中庭夜有霜  
癡情那便付離觴  
東方柱自誇夫婿  
試聽羅敷陌上桑

二

淚滴征裘血未乾  
酒闌低語送餘歡  
知卿不賣長門賦  
好把黃金莫浪看

潘寧居詩集

閨情部

五

卷下

三

歌眉初展淚珠凝  
腸斷西風恨不勝  
贈得一枝殘柳去  
目今誰是許中丞

四

唱罷離歌日已曛  
亂來秋思劇紛紛  
惟餘一片橫塘月  
留向明年好待君

代荅 四首

風引相思曲入雲  
匆匆只許兩人聞  
羅敷不是尋常婦  
且向他年看使君

二

江干離色帶秋陰  
抱得琴心怕理琴  
一曲放歌將進酒  
狂來元不問黃金

三

香飛雙袖入清簾  
眼擲春心送客行  
但保長條青似舊  
莫教憔悴爲君平

四

綠酒千杯惱夜長  
癡情無奈惜餘香  
橫塘月色知應好  
只恐寒光欲斷腸

唐寧居詩集

閨情部

五

卷下

閒情 二首

酒杯初入舞衣多  
記得當時子夜歌  
香氣只今猶在臂  
可憐無棹渡天河

二

燭下雲鬟映綺筵  
相逢疑是玉嬋娟  
長思欲作高唐賦  
何處風塵問楚天

催妝詩爲聞子將賦

七首

妝閣初分建鄴秋  
烏絲裁就與郎收  
倩郎爲寫唐人句  
南國佳人字莫愁

二

花容半掩未全開  
却扇還疑玉鏡臺  
偷眼覩郎郎不見  
隔簾低語喚郎來

子將近觀

三

曉起新妝怯大娘  
鵲橋初過碧天涼  
與君咫尺分河漢  
幾度臨窓錯認郎

四

明鏡頻將炤玉顏  
嬌情強半托雲鬟  
郎君未解修眉史  
不盡遠山盡近山

唐寧居詩集

閨情部

五

卷下

五

銀缸初炤綺筵遲  
政是湘靈鼓瑟時  
莫和鳳將雛一曲  
爲郎先和鹿鳴詩

六

江天秋水不生波  
桃葉風流渡口多  
長橫塘殊未識  
聽郎且唱采蓮歌

七

香滿妝臺鏡是鸞  
故開嬌面與郎看  
不妨共說休文瘦  
才子風流別樣歡



五言律

美人看盡唐詩有美人看盡詩云欲知盡處巧安奴等疎密着領俱正又云轉手亦稀亂橫替歷發番數語頗賸時口要是泥塑木偶耳止得一結不分他相識惟聽使若知差強人意余所最喜者簡文帝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偽真二語絕得箇中佳趣然如分明淨眉眼一種細腰身所可特爲異長有好精神恰父而孔今人欲嘔也暇與友輩商榷及此率爾揮毫輒得十二首論曰作詩必此詩便知非詩人耶爲存此一段公案  
忽忽難爲似依依別有真青蓮雙照夜穠李競驕春共  
好修眉史翻憐作影身傾城誰獨立猶說漢佳人

二

潘寧居詩集

閨情部

五

卷下

一種蛾眉恨千秋總未磨竹斑如爲泣花笑不聞歌着  
黛嫌香少凝朱惜粉多並看嬌欲亂比妾定如何

三

不帶忘憂草相看思轉繁尹姬愁對伴裴女恨離魂鏡  
匣光猶照簾垂影未昏何堪滿眼淚爾我共無言

四

莫論人共妬正覺我猶憐理緒疑傳講調箏待比絃如  
逢聞草隊並上采蓮船試奏歸風曲看誰屢欲仙

五

誰道琉璃暗盈盈兩面光楚江初結伴漢殿復分行虹  
起橋難渡雲飛舞不妨只憐今夜月彼此總無郎

六

一般圖畫裏絕世定誰誇未試凌波襪安知解語花眉  
均山際黛嚙並石間華坐對渾忘妬終須勝趙家

七

兩兩人如主依微映綺牕題名爭第一品貌妬無雙愁  
劇神恒似情癡意未降尚嫌難識別呼剪剔殘釭

八

潘寧居詩集

閨情部

五

卷下

未問鴛鴦偶雙看似鴛鴦含情餘夢寐寫照在丹青愁  
絕仍難語嬌深只自醒數峰江上遠還向曲中聽

九

我家桃葉渡君住葦蘿村靚面非交臂傷心各斷魂帶  
寬誰獨瘦尊媛欲同論相喚不相答月明白閉門

十

無心裁尺素有恨託生綃念我身爲畫看郎影亦嬌何  
須雲作袖況與柳分腰未得周郎顧空憐大小喬

十一

乍出啼春開疑登弄影池淡應空世艷秀自療人饒獨  
至神傳處偏開淚盡時憑教心似髮未比血如絲

十二

本是條風館如添合德香祇將縑比素未見鳳求凰佳  
艷真雙絕溫柔自一鄉何須煩棘刺相對已神傷  
悼亡部

七言絕句

輓徐然明 四首

江左風流第一群雅知健筆氣凌雲文章有種傳人世

唐寧居詩集

悼亡部

五七

卷下

不把無兒更恨君

二

誰是桃源好避秦武陵去處總迷津從今摩頂歸天上  
莫向人間作石麟

三

詞林久已誦餘芬天帝何心亦好文佳句恐教長吉妬  
玉樓未必敢邀君

四

標韻如君亦太奇悠悠世眼總相宜衆香國裏額來往

游戲人間知未知

寓金陵懷亡婦 六首

每向粧臺憶畫眉遊簪墜屐總堪悲客中漫說音徽邈  
偶聽簫鼓淚已垂

二

兩女呼爺爺客居呼娘娘去竟何如卽今有信空相寄  
腸斷平安一紙書

三

八月秋寒客邸身閨中誰是寄衣人不須論到情深處

唐寧居詩集

悼亡部

五

卷下

一度西風一淚痕

四

秋風江上布帆遲回首慈親淚若絲此日總惟相對罷  
一番痛煩一思兒

五

客舍銷魂月半庭分明夢裏語叮嚀淚珠一夜飛千點  
依舊殘燈睡未醒

六

曾憶當年赴帝京幾番買卜問秋聲如今秋色依然在

別作重泉一段情

輓李夫人蒲州太史印渚之毋 三首

色養方當奉板輿俄驚風馭引霞裾特留絳帳文宣業  
史筆重修司馬書

二

白華詩共夢我廢想像枯捲淚欲橫遺範首陽山色裏  
秋霜依舊對清卿

三

一聽金母白雲謠靜好音容謝絳綃林下風猶餘彷彿

潘寧居詩集

悼亡部

五元

卷下

清泉飛瀑滿中條

輓顧農長八首

農長所建子也

十載篝燈伴絳紗暫跌嫩草點空花再來仙骨原無恙

應認南湘外史家 所建別號南湘外史

二

浮雲不繫去來蹤秋入淮南月正濃二十四橋行未遍  
便尋仙逕到三峰

三

玉塵翩翩下白袍

農長臨近見白袍老人携玉塵引之

香車引上聞風高

賦才應爲枚生妬不及維揚八月濤

四

點綴乾坤一錦囊商飈夜促玉京裝青泥不露蓮花色  
故示芳蘭十日香 農長逝後作十日香似蘭氣

五

雪案芸窗總黯然已成六翮未摩天文章自是千秋業  
不爲浮生結小年

六

不御冰綃御色絲千年生面在浮黎三編自北雙南重

潘寧居詩集

悼亡部

五元

卷下

莫道傳經已不違

農長讀書浮黎館著冠子三編

七

一代編年兩世才何緣玉樹忽先摧雖然暫領脩文局  
終了班家漢史來

八

雨泣風愁思子臺九關消息幾時迴一枝想自憐瑤艸  
將包三珠海上來

五音律

細水與壺勝顧先生

苦道今爲惜先生真士夫邵文莊公云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著書宗

易簡定性闢虛無地喜官墻近天驚雷電呼朝聞何所

憾泉下印程朱

三時方爲先生請謚

名豈人間老風爲天下師鼻比尊舊講梁木上新祠國

葉山公啟輿評有道碑百年今論定地首易名時

三

白髮膺新命青山老故園已專天爵貴不羨上公尊

今古興碑字春秋孔廟樽萬年喬木在莫道是陳根

清寧居詩集

悼亡部

空

卷下

四先生詩冊立詩並封凡數疏終近相厚以去

一代元良疏千年社稷臣天王元自聖丞相不

妨嗔人已商山老名還漢殿新但留後凋節長發歲寒

春

五

龍山空氣象涇水尚精靈雅量欣無我高風耻獨醒河

流不擇細蘭臭有餘馨只咏緇衣句教人淚自零

六

三黜非長往千秋是大還名仍司馬重道竟卧龍閒捧

日心猶壯憂時淚未刪蒼生應罷市更爲望東山

七

小心方証聖先生有浩氣忽歸天不夜泉臺月長春

龍道年文雄秦百二先生舊刻業起魯三千後死誰傳

鉢臨風一黯然

八

南斗收靈宿東林失主盟離羣先泣雁求友並悲鶯先生以丁未歲逝先生與寶應劉靜之先生里陵薛玄臺師同以壬子歲逝

驚爲國楨所欣家學在不愧父齊名

清寧居詩集

悼亡部

空

卷下

九

點首三生事通家兩代盟已知時盡儻終覺寶難名世

道看憂樂人情失喜驚惟留郭子歎含涕望瑤京

十先生題余稿有夾護桑榆之句

聖朝悲一老國士淚千秋吾道仍龍象浮名自鶯鳩擎

天疑向岱渡世惟藏舟慙愧南金贈桑榆望未酬

悼王凝明一首

一自金刀掩空令望十牛斷腸華屋處回首竹林遊塵

尾千行淚琴瑟一曲愁鍾情偏我輩不獨爲風流

江右聞 先君子訃 四首

江館乘潮夜親聞徹瑟時王程當暑惡鄉信到秋遲將  
父慟多士終天痛獨知憑教如雨淚辨踊已愆期

二

病骨方如醉驚魂倍似迷恨嫌僮僕慰痛畏友朋題天  
斷飛雲北江流落日西淚枯雙眼盡哽絕不成啼

三

親舍驚長逝孤兒尚遠程歸心爭縮地客淚半吞聲添  
七安慈母支床謝友生一官真是累忠孝竟何名

澹寧居詩集

悼亡部

空

卷下

四

正苦勞兼夕加之痛斷腸人留雞骨瘦驛共鳥飛忙杖  
每扶愁起書多倩淚裝采蘭空致薦未可補詩亡

五言古

悼蘭兒

懷汝近兩年去汝已廿日俯仰一生閒瞠目時自此三  
十得汝兄少小稟弱質次兄頗崢嶸汝更露奇逸吾本  
寡世福有汝萬願畢眉宇豁人懷雙瞳墨似漆憐汝幼  
而慧意可繼吾筆吾行汝在手吾坐汝在膝啖汝栗與

澹寧居詩集下卷終

澹寧居詩集

悼亡部

空

卷下

東教汝六與七吾酒汝舉杯賓筵勸無失吾讀汝尋聲  
琅琅韻鐘律見者稱璧人百衆口如一錫汝嘉名蘭痛  
矣芽初茁豈汝清淨根早謁維摩詰或吾生不辰汝代  
斯其恤汝病方禁火卜八罔知吉憫悅吾自愚迴腸亂  
于禱汝魂不可招哭聲紛內室聽之淒肝脾風雨添惻  
慄吾亦咽西河不禁淚珠溢



浮山文集前編十卷後編二卷別集二  
卷

〔清〕方以智撰

清初方氏此藏軒刻本

湖北省圖書館藏

浮山文集前編總目

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

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卷之四

曼寓艸上

卷之五

浮山文集前編總目

曼寓艸中

卷之六

曼寓艸下

卷之七

嶺外稿上

卷之八

嶺外稿中

卷之九

嶺外稿下

卷之十



此藏軒

後尚廣稿

不肖子中德

中通

中履編次

從子中發

孫正璫

正璫

正琇

正璫

正璫較

浮山文集前編總目

二 此藏軒



稽古堂初集序

天生才不易以吾所見妙年博洽深通古今者未有也今見皖江方密之是其人矣余讀所著作詩古文辭已累數百萬言志在經史言論古雅誠廊廟之重器乎及語當世之務則又慷慨激烈切于事情其年方若而何以至是也皖江之學自魯岳先生倡之而仁植公紹之其業益顯密之之所懷抱稱引豈非得于家訓深厚哉為人復恂恂自下好問請益詳天下之故余以爲荷薪寧澹澹性命之原尊君向在司馬以經濟爲任禦強邊立法足用之策區畫甚備子當歸而求之耳余業已老雖鉛槧不廢亦無所補專望子之侍承明言政事爲國家用也史氏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序 一 此藏軒

陳仁錫明卿題

癸酉夏方璽卿公仁植命其子密之以詩賦古文辭來示密之年甫弱冠也偶儻雅駿負大才著書好古志在千秋豈積德果仁之致與夫何長發其祥也密之曾王父明善先生修濂洛之教講學桐川大江南北無不嚮德而問業者廷尉公績緒其業而彰明其教凡刑于家訓于後皆以篤行文學爲兢兢故仁植丕承克艱垣墉而塗蕤茨罔不獲考紹聞衣德言固淵淵矣余固久聞密之籍甚而其人恂恂如不自勝一切才士之習鮮衣飾容皆所不屑也度量過人豈不遠與余雅愛重之今吾孫從之遊恒與言當世務而經濟嘒嘒所陳說皆深悉一時之故誠

不下漢室賈生也夫世所謂賢豪者何限密之之志行如此詭詭詭可忽哉近見璽卿公執親之喪寢苫枕塊不卽內不茹葷廬於墓側日且讀古人書寒暑不易密之博學好古良有以也方今國家需才以密之所懷經濟詔金馬陳治安可且暮遇之矣璽卿公職方當官而行不畏強禦來聖明天子之夢寐爲一時名臣密之洵當不負家訓哉然吾不爲其一家慶而更爲天下慶也西疇老人何如龍題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序

二 此藏軒

稽古堂初集

擬求賢良詔

詔曰。知人官人。典謨著之。明於求賢。帝王繇此其選也。國家明訓。設爵祿以待士。公卿有司。以廣教化。可不謂意甚盛哉。今百姓重困。經費不贍。侵犯歲比。不為若稽古至治。風雨時刑。罰措天下。晏如四裔。徠服。果何施以臻此。朕用興寐。憫然嘉與天下之士。更化善治。乃者澤不下究。士罔積行。進者苟以圖榮。居官為奸。將法有未善與。抑世無人。而求賢之道未備與。何紛然治之難也。二祖列宗。皆徵賢良在左右。使時時有補益。豈徒以曼詞進哉。今天下惟制舉是工。先王法言。一未之聞。何尤乎寡廉鮮恥也。用是特修徵士之典。以風天下。爾公卿有司。務虛公。毋蔽賢。與廉舉孝廉。幾紹休其令所任官。下郡縣舉賢良文學之士。洽聞經術。明當世之務者。遣詣京師。年有無所著。勿遣朕將親策焉。其毋有隱。

擬上求治書

州野士愚昧無算。不知遷延。敬上書執政先生。先生膺股肱之位。四方是具。宜德澤。安帖危。為國家賴。聖天子在上。資並廣運。首剪羣奸。莫宗廟。更始厲治。一復祖宗之舊。數年以來。躬自節儉。減膳浣衣。尊天敬祖。振古于茲。刻辟所未聞也。日召對諸臣。問以國家之事。數下詔求得人。重廉恤民。責有司。蚤夜未遑。有聖明之君。如此委任。請執政先生崇休令聞。躬逢曠代。何天之龍。豈非千載一日哉。今天下執若此。而莫之省。憂竊為先生不取也。愚管一得。敢不畢議。願知幸。賜清燕之間。少加熟察焉。嘗目今天下之執兵革。繁興西北烽火。猖獗叛將負固。瑯琊未滅。中州趙竟。平原荒薦。關中阻深。皆為流賊所搜。生南方自越東。臨距全閩。兩粵浸及章貢。舛竊蟠突。其瀕海者。海賊出沒。為患。演憂未已。蜀為土司所制。僅僅南畿。尚未告變耳。其郡縣據坑塹。為盜藪。它不可勝計。一二指摘。身慮無聊。此豈特病哉。嘗費一方。輒數百萬緡。無已加賦。繇役衆息。民愁流庸。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浚其膏脂。赭衣半道。閭里旬旬。歲一嘆。竊起耳。在上者既或聞耳矣。未聞耶。是豈大臣擁貴居。攬權執。以指使人。唯其所欲為時耶。世之佩纆拖紫者。慮無不以苟且得尊位為能。一日九遷。激印要路。雍美好之奉。極聲色之欲。達者貴。適意無庸立功名。稱後世也。前歲一薄畿內。赤白

囊星急押至臥堅被鏡門九門薰隆不通金鼓夜恐則惛而抱妻孥泣耳及載金帛稍歸遂永間即喜曰還矣真酒張設也可數持刺逢迎人也中貴人貴用事可多金通問好也破不破且勿問焉此其卑卑內駭可鄙孰甚然豈願爲大逆不道亦不過受爵不讓爲身家而已夫立功名忠於國則坐籌廟堂出行戎邊均之不爲身家然後可以有爲彼爲者閉密事盡失期內顧爲仇嫉者所媒藥及至名毀身辱即賢者未嘗不悔如委蛇時事者明哲也不肖者業欲矢志樹事則何所爲極欲縱樂不得不少損矣而又有患與夫錄錄而位尊孰智計乎是其間安可容先豫焉嗚呼朝廷之事日壞不支大率坐此議者皆

三山文集前編卷之一 隋古堂初集 三 此處斷

曰人獨勉夫事且掣肘不可爲也毋動便噫朝廷之事豈遂坐視不可爲耶要之無人知人誠重矣天下豈遂若無人耶人非不知之而卒以不知愚以爲由於是非不一是非不一則賞罰不信名寔不當是非不一賞罰不信名寔不當愚以爲由於寵賂不禁傳曰國家之敗無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今夫輔撥汗號司文武銓除典謔籍六垣十三臺之諸諫度支水衡之會計三司之議決巡方之糾舉學政之錄俊監司之報最最郡邑之領導皆皆賂所出入也誠見當今之世未有非多財者起遷廉潔者伏處賈生曰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誠然哉大計論功罪何錢財不可勝

也彼正人抗俗寡合又不能以利自帶豈可撻缺麟藉之也賄賂不禁而欲賞罰信名寔當是非一得乎初爲其利而故亂其是非究且怙氣執以爲見其當然非必當然也往往假朝廷之法以意行之法者朝廷所以生殺予奪宰制天下也乃爲臣子之意竊源惟之適可悼痛意之爲私誰曰不然既以私意爲是非亦祇與我之情厚薄爾已身問法情比昵事我所非是之不相能所是非之又惡其自私出也競至尊之意重疆場即可以疆場中之至尊之意責效迫促而獎重難卒治米鹽煩苦可因而去之可以意中之去之亦可以恩市之論意風指使人以微故彈簡受忤于此而發毒於彼背察纖繞令當之者無所自解

三山文集前編卷之一 隋古堂初集 四 此處斷

是故逃將喪師可慰舊職也反書遺書可勿伏機寃也貪污受賂可減等也且可應仕也而獨木強坐不稱意不善承奉者斷斷乎致以文深抵冒殊托于是朴愿方正杜口齟舌重足而立而貪婪競進之夫伺主者意多方中詞設羅網罹所怨惡者殺人以媚之冀以得當其快苟得當其快而見寵雖所比于烹炙齊庸何長安道中裴斐往往朝參罷抱膝馬坐下即商所以刺人者寡寡惠於我若爲我報仇若有我爲若亦如之易七首以刺人何其忍乎則前所謂卑卑鄙夫尚得爲賢矣哀哉本以其私意也而儼然天子之公法雖有辨士之舌亦烏能竊其議邪悲夫一朝之上各樹私人各懷私怨此急報之彼又報之八

材摧折。曾幾何矣。日相尋之未已。遺毒所爲控。秋。祿財用哉。子丑之交。瑞禍之虞。言之使人至今病瘳。執政先生。宜以此時。漸瀝前郵。轉弱治化。急所當務。擇人共職。振紀綱。核薦舉。公銓。責守令。廣諫議。屬久任。勉將士。蓋所以防。何策也。議戰守。何術也。兵何以不騷。盜何以弭也。屯田馬政鹽法。何經也。風役。財欽何法也。參前代之制。法祖宗之訓。使今日之弊。重廉讓以。禁賄賂。釋私意以正是非。則賞罰名寔。自不渾散。奸宄顧化。賢。良氣奮。而朝廷之事無成功。未之有也。雖未必幾畫象之治。日。月不蝕。山谷不震。麟鳳在郊。祥瑞日見。然訟獄衰息。國用富強。四裔畏威。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則荀子所謂法後王。固不可。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 五 此藏軒

文論 文固未可以三二論也。雖屬文家衆矣。何其不古耶。豈世漸使。然不可復哉。抑作者安於下乎。特達之士。以爲當急應時。立功。名。區區甚鮮。壯夫不爲。何益。又有以爲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正。欲反朴。見諸行事。何徒美其文詞。以曉曉于世爲。是二者皆是。乎。更相笑也。豈可謂無見。雖然。已甚。未見其大。亦作者過耳。嘗。試論之。古之儒者。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通天人。觀古今。不。能身通。則專師通二經。然後著作成一。家言。夫憲義造書契以。後。六經尚矣。易以明陰陽。書以導政事。詩以和性情。禮以別等。威。樂以美風俗。春秋以正是非。其言皆至德要道。不可以文辭。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 六 此藏軒

耳。執政先生。播揚洪業。銘功鼎鑊。其爲身家。豈不亦猗與盛哉。歟。後唯。兵所欲爲。無不可也。執政豈無意乎。古者匹夫。得接見。天子。而今公卿閭閻。蒼頭廬兒。出入傳呼。蕭警于建章。愚生。公。廢。不足。以當履屐。度。觸忌諱。然猥以當有災異。舉直言極諫。以。聞。猶之博士具官。采萬一焉。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若不見。忤。當具艸野之策。條對急故。畧見施行。天下福矣。幸辱候人之。進之。主臣主臣。

大約今所列十三經。不可廢也。漢興陸生稱說詩書。而世本戰。國策間出。司馬談遷父子。乃論纂前籍。罔羅逸文。作史記。班彪。固父子作漢書。昔稱遷有良史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而固書洽通典重議論。頗不詭於聖人。于遷何多讓焉。故六經下有左國。而史漢遂爲高古絕倫。下此。

自不遠矣。古未嘗以集名書。漢藝文志所具亦多不存。因劉歆輯後。東京乃有撰集。古昔若當代人所爲文。類編之曰類集。辭令論叙。本垂著作。導揚詠咏。達乎比興。先王遺澤未泯。士習深厚。風論論議。婉而章。舉而隱。曲而中。從容而意獨至。其陳制申典。忠而不阿。直而有禮。億中時獲。知類通達。可謂賢諍之文矣。如戰國魯連之射聊城。樂生之報燕惠。李斯之諫逐客。豈非近代書疏之首哉。屈平放逐而作離騷。宋唐景差之徒效之。大風房中猶楚聲也。錄別十九首詩。有三百風。子虛甘泉諸賦。寔麗以則。洋洋乎武帝好儒雅。選言弘典。制策典則。多兩雅之文。卽賜侍臣嚴助。吾丘等書。又何雄厚也。故漢儒雅踵生。賈晁董平山文集前編卷之一 舊古堂初集 七 此處輯相鄰枚長卿以迄更生父子。子雲之倫。格王正事。固非經義。舉據溫文。各爛如也。當是時。史有儒林。未列文苑。鴻采大篇。獨斑斑見之漢書中。故漢之無文苑也。非無文也。夫人而能爲文也。後漢書實始傳文苑。觀新濫而文益衰。然所載書議。尚爲可觀。殷運至於六朝。屬文家一以連類比辭。其文靡靡。唐承其弊。習併識陋。麗很不振。獨有詩。然蘇李之遺。建安之氣。殆盡不可復。惟其律及七言。古絕句。爲得致耳。元和而後。漸以靡麗施。及有宋。終以不返。無此觀之。韓修武之一支。前賢陳理。辭然豈不亦傳與。徐州盧陵。繼以益恣。蘇氏父子。多以危言劇上。古爭臣難之。其策論可謂善指事意。至稱其直軼秦漢。恐燕郢也。後此時

也。吾身能禁之。而又易用昂之哉。其時儒者多明聖人之指。微矣。然於出詞氣。頗不雅馴。安見不可以秦漢之法。達其辭也。自梁昭明爲文選。選始分諸類。自是文體益繁備。爲文者乃各爲之賦者。古詩之流。詩體最不一。頌。誦。勸。德也。王言曰策書。策簡也。曰制。制裁也。曰詔。詔告也。曰勅。勅正也。其事重。封以璽。曰璽書。唐宋曰批答。臣下陳言曰章奏。表疏章者明也。奏進也。曰奏。劉曰奏狀。表標也。謂標著表白之也。疏。疏通其故也。議。宜也。其陳便宜。慮有宣泄。囊封以進。曰封事。其應詔陳政獻說曰對策。曰射策。而糾罪有按劾曰彈文。其書志記序論說解辨。原七問對。連珠之類。更爲悉書者。舒也。記之言志也。志識其實事也。序。序以又集前編卷之一 舊古堂初集 八 此處輯者緒也。叙其事緒也。論者倫也。綜厚言而倫次出之也。說者述也。悅也。解釋也。辨以決其難原以探其本。誠以警其違。贊以稱其職。引題辭以倡其端。題跋識以標其尾。曰七日對曰答問。皆極其往復。以盡其辭。曰連珠曰雜著。皆隨文以發其指也。其用之公府。則有啓有奏。記奏。啓用之衆庶。則有請籍簿錄。徵信百官。則有關有移文。軍旅則有符檄。有露布。啓陳也。啓表也。諸書也。籍籍也。簿圖也。錄領也。移易也。關關白也。檄軍書急也。師有功。書之露板不封。曰露布。其大者。敘事之辭曰傳。傳者傳也。以傳承久也。碑誌記之石。以不朽也。謚議行狀狀貌也。貌其行事議。定其迹也。誄果也。累其行誅之。亦曰祭文。曰哀辭。是諸體者

立文人益泛鶩難贖其爲愈多其文愈卑。要之能不離雅馴者近是。惡難言也。世之學者業欲治一經得富貴安得廣微事此其所爲名高號能屬文家。又甚苦原本經傳博學強識慮發其聰明小有才。能持說辨以達世。亦取其易爲者爲耳。何必左國史漢訓辭深厚。令人詰屈哉。既以如是則不類者必且詆之。非恐其勝之也。見穴之也。是故薦紳役簿書樂其便近而稱焉。流俗之士欲以其求田宅逐什一。乘堅策肥。恩有司之心。爲文顧不望風而靡乎。其賢者急于合時。不遑洽聞。亦甚喜夫一日而至者也。相以易曉。忘其鄙倍。束髮時誦一制舉義長而苟協平反。觀一二近代集爲詩古文辭。卽以向所爲制義者充之耳。它浮以文集前編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 九 此藏軒

能者逸書小記綴其奇字。則洞心駭耳矣。已悔之道無繇至。則又有辭曰。世漸使然。不已較與。生今反古。有識者所譏。詩必則三百。三百而前誰爲者。文卽則六經。其如六經而前何。丈夫貴自我作古耳。楚越之謠。楚離之語。皆可並典墳。齊風雅焉。藉第令有志古道。然不可卒致。其所爲鄙倍者。天下又且稱之不衰。欲其舍所學。就不可卒致之門。是猶以鞭御狸也。猶披之惡。可勝歎哉。以是求修武以後諸家。亦已萬一矣。何言秦漢。何言六經邪。夫然能爲涉獵。如以辭而已者。已美矣。國家文治甚昌。雖端以經義飾士。而古學加修。蓋令深于義理之文。且以親博約之致。王體國法。經世之畧。苟若是者。固已儒也。豈謂以今之鄙

倍然哉。高皇帝時。佐命之臣。宋文憲劉文成以文著。他如高劉黃王諸公。皆風調諧美邦之彥也。至孝皇之世。李北海何信陽。懸學者之不逮其意。而師諱乃稍稍爲秦漢之說。迄于嘉隆。濟南江東。拔茅而前。而歸唐。又以平衍達之。雖曰經學尚淹。可歎才難矣。此數家者。皆能舉見。有不稱。亦所不免。石渠白虎故事。卒鮮所尚。潛谷本清。其所著書。於言經無異。然敘述編史。緣飾國家之事。爲獨近雅。諸言道者。又出詞鄙倍。糟粕典籍。置之不論矣。嗚呼。世無仲尼。遂無所折中。與治世之文古以厚。其指遠亂世之文靡以薄。其義倍。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以昭治世之文。意在斯乎。學士可不勉諸。士自念欲通天人。觀古今。以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 十 此藏軒

其餘爲詞賦。莫若多誦法古昔。然百家浮稱。未可一揆。要其至德要道。統乎六經。擴而十三經。文辭爾雅。敘事達義。則左國史漢大家畢矣。學者務爲省覽。誰差采之。以訂雜注之批繆。剪章句之蕪穢。辭義之同穴。正衆流之乖析。一遠鄙倍。返諸大雅。以繹先王之則。明當世之務。豈不庶幾儒者哉。卽曰壯夫不爲破碎大道。吾不信也。故吾嘗曰。縛本於經。練要於史。修辭於漢析理於宋。文從古法。詩從正始。而好學在予定志。詞達在乎辨雅。雅辨也。雖仲尼亦引之升堂矣。願就將何如耳。文固未可一二爲時人論也。

結客賦 有序

古之結客者。意欲以有爲也。風既下。天下慮皆舞。知以相御。上者能獲虛采名。則豪俠稱矣。同已者黨之。異已者排之。此即所謂引義已然諾乎。如其如是。則如絕交。交絕也難。又及之矣。莫誰何也。嗟乎。天下若迷。無知我者。與以今之俗。求一折節好客者。已不數數然。然或有之。欲其無求於我。不可得也。已不能貴寵。而獨以古處責天下士。豈特古之人不幸耶。聊作結客賦。以况其辭曰。

有游俠公子者。爲人雄駿。多知自將。文采韞藉。言笑儻蕩。編貝縣珠。意常嘽謔。喜弋獵鼓琴。酒後擊劍賦詩。又何壯也。嘗慕四

浮以文集前編卷之一

此藏軒

君之風。門下食客近三千人。擁囊命棹。南招乎吳。楚閭。越駕轅約結。北暨乎燕趙齊秦。而公子亦好遊天下。跋閱九域。浮宅五湖。方內琦行。瑰異之士。以迄鼓刀販繒之徒。莫不折節致我。枉道而顧。其廬間有東郭先生。賢欲往謁之。先生索居東郭。故以東郭名。寡交不盜虛聲。性厭往來。獨嘯歌而學躬耕。公子乃乘雲輅。騁飛鸞。建蜺旂。昭紫電。拂霄堦而雲流。經墳垠而潦收。歷

且。頽首皇皇而已。先生徐欠伸。梅梅蘭蘭而言曰。僕病犬馬齒載。隱處於此。已數十年矣。生平無所底。獨畏見貴人顏色。有賢豪長者來。必踰垣而辟之。私竊自得也。今公子不我遐棄。儼然辱臨。以風知公子愛客過數。故敢勉而修蓬畢之容。發質礪之心。公子得毋有所謂乎。公子乃榮辟不敏。再拜而前曰。下走小子。無所遠覽。然嘗惟古人之風。引義懷懷。藉交報仇。令天下誦之無寢。如戰國孟嘗信陵平原春申。皆養客以乘會立功。可不謂傑與。今幸得見先生。先生假以益我。先生迫然笑曰。吁。賢哉公子也。然今非其時矣。僕自度狂謔。無以益公子。而不敢不陳其情。伏念公子秉青游之質。毓隋和之英。佩蘭茝之芳。翳龍虎之榮。砥行孫志。何患乎無名。而徒處今之世。爲四君之豪。僕恐公子之無所成也。嗟斯世之式微。何罔極而無良。心之憂矣。肺腸卒狂。公子獨不盱衡天下乎。天下奔走維執而已矣。天下熙攘。維利而已矣。竊見夫鼎盛高閭。抗爽帝京。父祖三公。身膺九卿。孫子姻婭。持橐承明。虞魏顧陸之昆。金張許史之門。累疊駸駸。丹戟朱軒。并軌而出。則彩旆匪曜。比落闕。噓列兵而旋。則蘭錦排梁。啤闕內設。於是賓客雜沓。冠蓋挂堂。摩拳擊轡。五萬轟轟。雲合風集。塵驚電驚。果其權壓肺附。中外倚傾。業欲譁衆而取寵。固必叛衍以相爭。與其懷材而坐困。毋寧喬詰以獵聲。苟願通細旂之呼吸。何妨拜董石爲父兄。是故五侯之閭。胥七貴

浮以文集前編卷之一

三

此藏軒

之僮僕。皆影藏。屬客款奉。緣持奏。廣守閭閻之沈沈。縣願  
肅於王宮。乏肉好之嘉珂。肅嘉客而弗與通。值其揮叱。莫顧。惟  
敖左盼。徒撫膺以死結。魂憚殃之貧賤。輕眇之輩。遭逐之夫。乃  
益小蛇大附。葉拱僮僕。雖假辭於掃門。寔內權於子都。寒暑造  
請。衷奇貨而慙求索。算燈行露。要醉齒而偏於塗。展軫郵勿。攘  
臂前驅。睇睇則從其目之所眴。咳唾則慮其臆之所指。將捐腦  
而威施。甘飭瘵而紙瘡。成貝錦以涵譏。羅厓眈以得喜。當此之  
時。自謂捐頂踵以瀝血。質父母以相矢。殺身不足以報。顧爲知  
已者歟。及至執袁權。說上印罷歸。閉門不仕。三徑神腴。昔日今  
繁華。今日今落拓。望車馬兮風從。從裴遲遲於長薄。乃始効鄭

子之慨中廢尉翟公之傷羅雀

不亦所見之既晚而人生復何

樂乎

或有躬辭北闕猶居武昌

金帛於章臺聯音問於未來  
夜馳數行於傳置勝縣尺一於嚴廊使者旁午絡繹任攘結軼  
連轡載道炫煌能使隨夷酒而羅從趾躋廉而獲臧用是閭里  
傾誠躡景投契微爐重脰反首虞至隱民厭私寓衆將事憑離  
黃於唇吻逞捷幡爲遊說藉微榮於有司畫入幕之陰計囊橐  
魁宿以奸蘭分判築心而苛細贊聚唆佞以熱服固奪掌距以  
頌繁乃用氣食其鄉人使酒放恣而睥睨而姪姪廉謹長厚好  
施者益歎歎其遁跡無聞曾不若彼之陪諫何則重失執也即  
不然而隱賑盈萬卓鄭擅蕩辜權粉庶節馴巨商振規廢居賺

賄溢箱。繡栢雲楣。齊乎發越披香。與騎蹀躞。盛乎長壽吉陽。咨  
冒銅切。琳珉夜光。練日供具。謠寶置消。肴核體薦。金玉半倡。  
優紛莞絃。叩宮徵導。於瑤席之右。妖麗雜崔蔡。飄粉袂。列於  
帳之後。箇中白越。綸絮方空。草薦畫網。錦棚擊鐘。試弁戲車。噪  
諠爲雄。迭倡更和。主人入又促柱。翹厲客前。爲壽時則巧饌細  
繆。劇咽承炙。滿管作棋。通蕩脫幘。漿酒霍肉。嘔炙膠頤。沈渥其  
餘。汙貿易連仍。灑削脯胃。乾沒其餘澤。相繇之九山。難以快其  
偏嗜。歛尼之辛羶。難以充其耽視。何則。重得利也。今夫髻亂束  
髮。同研細席。抵掌寤寐。絢繹載籍。自謂退則蹈鴻冥。進則爛金  
冊。追步羊左之芳躅。遠軼陳雷之膠漆。洎乎騁轡千里。高舉六

子之慨中廢尉翟公之傷羅雀

不亦所見之既晚而人生復何

樂乎

或有躬辭北闕猶居武昌

金帛於章臺聯音問於未來  
夜馳數行於傳置勝縣尺一於嚴廊使者旁午絡繹任攘結軼  
連轡載道炫煌能使隨夷酒而羅從趾躋廉而獲臧用是閭里  
傾誠躡景投契微爐重脰反首虞至隱民厭私寓衆將事憑離  
黃於唇吻逞捷幡爲遊說藉微榮於有司畫入幕之陰計囊橐  
魁宿以奸蘭分判築心而苛細贊聚唆佞以熱服固奪掌距以  
頌繁乃用氣食其鄉人使酒放恣而睥睨而姪姪廉謹長厚好  
施者益歎歎其遁跡無聞曾不若彼之陪諫何則重失執也即  
不然而隱賑盈萬卓鄭擅蕩辜權粉庶節馴巨商振規廢居賺



肉而寢處其皮。然而父母之仇。猶可締恩同儕。小利未獲。則更添於不共戴天。苟貪憚而競進。昆與弟其相戕毀。念骨肉之殘。又何有乎知己。是以方正骨鯁。坐而待斃。往往因此。而奸宄之自相齟齬。抑又不可勝紀矣。蘇是觀之。豈特陳勝於子元憐。伴於泚水也哉。彼夫杜霸魁岸。閭閻剝悍。背公成黨。椎埋武斷。徵榷車爲公命。擅藏匿而畔換。犬者鞠牛脫尾。千乘喪車。卽能遮殺尹公。舌斷軀僵。投李需醢。柳市豪居。劍雙髮指。駭裂捐軀。終杆殊死。伏鎖受誅。然振窮周急。頗有國士風。雖陷於刑辟。則亦結客之雄者也。豈可語於世之相軋相攻耶。爾乃魏其武安之報。淮南八公之故。固番之夷滅。膚瀉之黨。雖委頓於時窮。若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 十五 此蘇軾

子蓋悲其自誤。若夫操觚濡翰。摘藻屬文。騁雄辨於臧耳。齊墨妙於淵雲。斯固宜明智之所爲。美談而諛聞也。然何爲負力。怙氣。復言詆訶。忿鸞暗噤。謫議孔多。好遠其所非是。辨者亦無如之何。或一字之齟齬。遂沒身而辭齒。修詢吳以中入。謫毫端爲朋比。倚銀艾而墜其稱。又何價慚乎魚目。既諸詠而妬之。恨不剗刃於其腹。以言爲工巧。何胃春而旦饒。須搖而受毒。蓋相稍而真知爲謬。迨夫大謬未還。其私怨乃嫁禍而造蜚語。結市井而匿主名。相與奮聲而射聲。管汝當其鞠躬舟旋。磨折肺腑。促尊行觴。倥傯惟謹。然而噂沓夸毗。貌調相善。茹吐侮張。刻於巧詆。欲識攫網援簌。慘於哀甲敵戰。漉瀝不足以喻其險。雷震

不足以窮其變。若斯之態。何可令人見也。是以朱公叔著書而示絕。劉孝標廣論而窮流。五交三棄。蓋有繇矣。故高尚之士。避世長嘯。匿軌市藥。淪形織屨。東臯臯可以滅名。馬牧可以勿號。章福至。謂恐無以報。并丹卻信陽之饌。荀恁公東平之暴。睹鬼域之禍。乃上容而閉關。惡者書以怡老。據石函而藏名山。與其苦惱億而梓胡。內布渠答而貌疆顏。何如庖江離而佩蘭茝。聽飛泉。今潺湲歎。歷歷之難全。勿沾沾以自喜。寧絕跡而不交。非果有不得已者歟。至於遨遊典籍之圃。揖讓德義之林。輔佐而樹懿。積解后而播徽音。解縛之相。釋褐之傳。漁濱而爲尚父。版築而作霖雨。此之謂交。寔因乎其相遇。他若荆聶之義。曹專之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 十六 此蘇軾

勇。卿恩恩查擇。夙自重夷門之老處囊之客。奪晉鄙之軍。周魏齊之厄。誠唯古之人爲能蹈其迹矣。以今索刀錐之能。類豺虎之殘。殊利。是徇其心孔。艱而望爲古人。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先生之辭未畢。公子澳墨道。巡下帶而視。已自膝席墨墨抵几。曰小子。墨墨。徒以爲散黃金。多結客。庶可以有見於天下。何乃知流俗之儂薄。人情之螫毒。今遂至此也。請謝諸客。獨從先生遊。聞天下之變。服古人之修。重布衣之所厚。終身而無它求。擇而後交。毋爲明詁之所羞。但恥夫富厚之家。日夜持簪。交不出於里閭。名不聞於諸侯。徒徵厚祿。竊高位。美田宅。侈千駟。飲淳熬。被珠翠。老歿而臨屬。續晚妻。孥而屑淚。雖翰檜題漢。無益於銘

誌誠欲以小子生平所爲愧之耳。嗚呼。世已如此。將謂之何。就視今太息。乃與先生鼓掌而作歌。歌曰。秋風發兮。木葉衰。人生結客兮。少年時。黃金盡兮。故人去。世無知己兮。將安歸。

九將序

予讀方密詩至對酒從軍。變庚午春日諸作。暨覽擬上求治書文論等篇。則慨然曰。異乎。密其才奇。其言激切。其懷磊落。而不羈殆處。遲暮貧賤者乎。予知密則卿大夫之孫子也。皖桐之間。山水峭潔。風俗侈麗。英髦衡連。密從祖父庭訓之餘。容與適志。寧有憾耶。夫何而擬離騷也。史記曰。離騷猶離憂也。作者不得于君。續者又託古之。不得於君者。以發憤其志。密乎曾有此乎。間卽盱衡當世。有所感激。以不世出之才。行起爲之功。名未有望。則密之擬騷。示志似非所宜。然士負奇才。砥行好古。冀卽見用當世。鼓其盛氣。立功名以爲宗族交游光寵。乃數上書而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一。稽古堂初集。六。此藏軒。不一遇。退處艸野。感嘆今昔。而放其抑鬱不平之氣于聲詩者。固比比是。密特進其詞意于離騷之間。以自勗焉已矣。今其所著播在通都讀者。考其名義。玩詠其詞。則亦可惻然而悲矣。嗟乎。密幸負其才氣爲卿大夫之孫子也。今世尚毀譽士。苟高志大言。動稱古昔。則衆嫉之。善乎孫登之言曰。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此子龍切安之徒。絕迹高蹈。良有以爾。予按密擬上求治書云。今天下賄賂不禁。而欲賞信罰。必名實當。是非一得乎。初爲其利而放亂。其是非究且怙氣執。以爲見其當。然文論則曰。士自念欲通天人。觀古今。以其餘爲詞賦。莫若多誦法古昔。然百家浮稱。未可一揆。要其至

德要道統乎六經擴而十三經文辭爾雅敘事達義則左國史  
漢卑矣推其志則蓋天下已任者而或以爲宋景以降續離騷  
者凡七人其文迄今列楚詞中若是則密所著固足傳矣且皖  
桐於春秋屬楚其地撫居梁控荆襄帶樞陽出廬江此昔漢武  
魏掾周呂所嘗發憤而起登封戰鬪之處游其地者慨然而賦  
往往有楚聲況密生長其地負才不卽遇欲不擬騷示志其得  
乎哉予亦楚人予里有萬石先徐巨源諸子皆深湛好書抱道  
艸野又年長於密其感時賦怨不密若則豈別有自寬者哉夫  
密或亦退求之矣崇禎昭靈新建弟蘇桓序

余讀密之九將輒歎其才追往古情絕來今也夫密之生清華

浮口又集前編卷之一 清古堂初集 二 此藏軒

之族資鼎盛之年驚才宏覽含玉吐勒卽矣疑焉顧所謂九將  
者蓋有不得志於世者矣猶離憂也夫平也怨在宗戚也是故  
辭尚隱複義取譎怪不忍巷伯之斥言蘇公之顯絕已爾密之  
之所爲不得志者奚在以其以是將之手余欲推斯志也余讀九  
將纏綿往復情理無極意當擇取雋妙節畧議之私爲已有如  
昔人所稱拾其香艸者卒棘棟無所庸吾取舍矣因思之誰爲  
文選乎九歌割其六九辨振其五九章取一焉使讀九將又奚  
以云也密之酒酣每指笑昭明疎狀余無以難余讀九將益歎  
密之論有據也癸酉冬九華弟劉城書

九將并序篇首

屈平作九歌九章以傷悼反復長言之至於數也宋大  
夫作九辨東方曼倩作七諫王子淵作九懷劉子政作  
九歎王叔師作九思大抵皆悲三閭放逐而沈汨羅爲  
述當時之意懷思歎息廣摭其文而爲之所謂讀賢以  
輔志豈非然與余素好其辭間作九將以攄吾所死結  
耳遠古如茲欲發憤其不得志往往然也豈必顯怒椒  
蘭之譜哀南郢之靈修乎憂心京京亦孔之將且因此  
以將之矣

終永懷

浮山又集前編卷之一 清古堂初集

終永懷懷允不致忘其終也

三 此藏軒

騶馬中以頓連石兮薄下春而景西陸撫嘉時之長逝兮哀民  
生之何能穀錫飛隼之翔翔兮將載止於何所鵲巢於棧檠  
兮又焉知其匪茹人生各有所欲兮恍邑鬱處乎淪鋪罽羅彌  
于嶠危兮已于罹而何辜愍衆人之或或兮莫不夸毘而馬生  
獨然食糲而罔知其究兮攫網深爪以相爭何堅肥之足采頤  
兮齏圭組以升行利愴囊以錢刀兮迫齒莖而忽忘休居徒之  
徇賄兮豈惟僕僕而致也規令名之鮮終兮烈士飢來而是也  
已疾痼木之無枝兮又翻然頽而集之放齡皇而解緯維兮正  
絕流其誰及之余惜不測其所終兮方自如以恣睢迄縱橫之

至於已兮。通齋嗟而涕洟。蘭以薰而自難兮。膏以明而自滅。達者審而蟬蛻兮。務猶循以怡說。何所不得吾情兮。斯役役者爲誰。歌吾純絮之既終兮。請肆爾長歌以永懷。

念誰昔

念誰昔惜往日也惜誦時不可失也

念誰昔之聖聖不察兮。徒以羣爲信芳。索揭車以爲紫矜兮。緝薜荔以爲翠裳。既畦蘅蘭之必弗兮。又畜胡繩之軋芴。慎澆滋以薶歛兮。艾蒿蔽與伊蔚時已邁而不采兮。條孳歛而落莠。前夜櫟而萌蓂兮。茲荒穢其漸蕪。衆盈脊以謂陸離兮。孰云蕭艾之不可佩。彼蕙芷徒棄如遺兮。何爲博塞之修能。忽不淹其西。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 三 此藏軒

思兮。泣前修之行迷曠歲月而猶未有所抵兮。又安貴夫臨景與馭駟云。駕鸞皇以啓先驅兮。衆固輟欬拍張而晒之。策驚台追逐而旋淳兮。衆又紛孳藉藉以窘之。將欲效突梯滑稽以詭適逢還兮。中顧渙忍而不忍。寧於邑輒軻以侘傺兮。焉得不多瘠而觀閱。感鸛鵲之先鳴兮。疾伯勞之西飛。猶發越以薊蒞兮。慘搖落以具腓。歲冉冉其忽曼兮。毋騁少壯以爲早。水東流而不可還兮。人骭體焉以老。老兮人所常兮。胡然而徬徨兮。遠兮賤兮。勞我心而不得見兮。

忝自鞠

忝自鞠自怨且艾也怨怨其窮也艾艾其無忝所生也

台幼服此好兮。思憂沒以無忝。紛詩書以簡畢兮。治古昔而常。噉噉意乘騁駟以遠觀兮。驂駟驥以爲厲行。饒虎藪而登腹軫兮。飾明月以鍊玄纁。固將穆流以采問兮。擔簦叩柅而復言返。世涸濁而譁衆取寵兮。夫安知燉我之尚博塞。進余不足以拖。榮於巖廊兮。退余反見詆訶于閑里。惟耿介遂以離尤兮。比落

易敢以臧否。審周道之浩渺兮。孟晉不憚而難至。豈先王之不可學兮。何喑噤誓言之並詭。累惠珩而陰鶴蓋兮。孰愈強繩樞而婆娑。基塢誣而財多兮。甚恥夫踣躄而蹉跎。陸魚目以爲奇珍兮。何必周璞而後珣。斲幹康瓠之足寶兮。又何歎隋珠之拓落。應龍之蟠潛淵兮。豈類鮀鰓之穴污泥。鴻鵠翔於厓展之表。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 三 此藏軒

今。豈鶴鵠之騰捨于莢藜。緊知者之難難兮。歷千紀而慨遇。莫困辱於好修兮。嘿嘿猶未免於嫉妬。孰灌灌以方濟兮。顧脰脰而揚匪葵。知謠詠之誣以善謠兮。何自矜其蛾眉。懷攸好而靡敢發兮。念所生而靡敢它傷。汨汨之竟無人兮。心忡忡其云何。

陰女赫

陰女赫極反側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極之也者罔極也

悲回風之羣飈兮。霍陰雨之霑露。逞飛廉以發發兮。縱屏翳以苦滄伊。白日之昭昭兮。欲睹之而既蔽。匿長夜之攸攸兮。又以余睥睨而見。志饑厲厲吻而搏維兮。熊羆奔騰而啖食。賢者擊

搔而索處兮。斯復何時而敢聞歎息。腐鼠之唧。數兮何扶而不可奪。卽與羊謀其羞兮。何威而不可作。苟抵蟻而計得當兮。蛾行剝而焉問所親。彼骨肉之相戕兮。又何有乎它人。羅笙鼓曲。旂于陝。樹兮。揚阿錫金。華於後房。極膏腴以享權會兮。擁蘭綺。嗔而供張。僮僕。餅盪而橫兮。賓客。驚歎而不敢叩。毗吳睚眦而刺人之頸兮。寧肆殺而奉其意。指憑言。夫而漁食兮。互掌距而侮張。豈肺腸之自有兮。俾小大之卒狂。夫赤帝而乘華軒兮。孰非人之所恒欲。顧叱咤傾軋以排陷兮。又何加於其祿。謂榮心其宜快。慙兮。吾見其煩。或而慙也。中謂而肆弄。真兮。吾竊以夫人之太忍也。薨。於。葵。之。榮。專兮。沾商。露其夕。隆。盛。華。浮。以。又。集。前。編。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 三三 此。藏。軒

勞作所

勞作所其無逸也。人雖欲不勞不可得也。

陟長薄兮。望前陂。紛車馬兮。何斐斐。歲云莫兮。今日已施。路修遠兮。不得歸。驅輻輳以鴻網兮。塵離蔽空以安極。雖展軔策豎以

郵勿兮。衆殷殷軫軫其誰息。頽余漂漂以振遐。關兮。孤好我之已寒。駕出遊以寫心兮。能勿重珍。奔于車馬。車轡將折兮。我馬應墮。被褐褴褛兮。寒且饑。睚眦故鄉兮。豈不欲還。顧貧賤兮。獨難。荷彼富人之子兮。曳綸褰而廁霧縠。飾珠瑛以偏諸緣兮。金塗銅鍍而鳴。丹轂靚莊的。嚙嬾嬾以雙屑兮。麗靡玩好萃蔡而閒都。煥曼延而啖淳厚兮。守華屋而自娛。讓露零兮。沾蒨葛。繁霜降兮。殺蕪蕪。歡樂極而哀情多兮。就不嗟富貴之何益。余憚墊。莫慘礪而悞憶兮。疾姍姍輕媚而荷違。寧局室而蘆簾兮。儻葛上容而遲遲。逢俚怒不微。而是杯兮。敢效我友之自逸。感日月之方除兮。引職兄而索息。少年兮。白髮生。皓首兮。猶在遠行。浮。以。又。集。前。編。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 三四 此。藏。軒

勞勞兮。曷其有已。歌者苦兮。多悲聲。

告台顛

告台顛悲反覆也已。反覆矣。若之何其。告將誰告乎。曰

告台告台也者。不敢告于人也。

凜浮雲之奄忽兮。謁。以。互。相。踰。觸。石。膚。寸。以。暮。天。兮。有。風。遇。迫。而。前。驅。昧。冥。冥。以。倒。行。兮。卽。霹。靂。吐。火。而。盪。懼。落。醢。輸。樂。而。既。中。於。寒。寒。兮。又。何。慮。捷。徑。以。窘。步。龍。胆。之。沸。鳴。兮。安。得。壯。鞠。而。揚。其。灰。城。有。狐。而。叢。棘。兮。哺。怪。鴟。而。畜。燕。來。伊。管。管。而。卒。痺。兮。跂。踣。狼。顧。以。犯。科。顛。隤。而。日。蹙。兮。豈。民。言。之。太。譎。豬。衍。溢。而。無。坻。兮。困。窮。閼。而。惜。莫。知。其。故。候。我。美。人。之。聖。瞻。兮。惜。無。騏。

驥以先路下並舉而虛鳴兮揚沸而不滅炊耿亦癡而不潭兮  
迄癡疽其又奚治猖披兒猥而自滅兮薰胥好朋以相訛魑  
隆而賴蕭枯兮松柏安能以榮其枝彼以懲前而職尊者兮朝  
頽頽而莫陷以連坐苟得逞私憤以獻寵兮滿調誣天乎亦何  
不可昔子爭而被狙誣兮員諫而浮鴟夷賢固不必受報兮忠  
臣繫不可爲微太而箕狂兮蠡遊而爲富翁夫孰非知者之先  
幾兮雖濫歟流亡亦何庸方正逆曳而倒植兮自前代而莫不  
然詰王何嘗弗寤兮誠不如相時遁邇之獨全迴流端以徑度  
兮亟揚舲以鼓枻施五采匪色於短後袪裙兮何不可以鑲袂  
醫肱既已九折兮雖成良而晦服其藥目疑不能自鑒其唾兮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 三三 此藏軒

矢神聽

矢神聽神之聽之中心告之也

倬有昊之弔靈兮何參差以界不均縣誠陵以昭眚兮孰若否  
之當春倫炳管蕭而合羶蕕兮懷椒糈以爲鬱鬱相放悲而震  
濤兮彌送靈旂而在上徵昌辭以祇告兮開軼視視而降茲日  
維聰明正直而一分厥言恒信于蒼龜五帝六宗其俸續兮鑒  
岱泰其戾止俊命時司執衡兮帝咨咎繇以爲李豈九天之愈

絕兮孰察下土之中情耿惝惝以諒直兮指招搖大角以爲正  
賢者偃蹇而無祿兮讒夫螻螻而有慶淵愚而終以妖兮跼橫  
而壽彌昌玄鳥何降而假祈兮赤燕何吞而宜男舟白魚而何  
卒兮屋流身而何瞻天厲欲殄癸受兮何假手而藉資履發謫  
繫弧而箕服兮何不宜誠而使不蹶雷開之阿邑兮封金玉而  
肆弗頌薪城之雉經兮受讒惡而曾弗憫常羊之前旣樞斧兮  
何能乳目而舞千戚相繇遂以九山兮浣臂不歿而安適荅莽  
蜂之者毒兮又給螫蠆而助殃疾魑魍之耽耽兮又使倂爲之  
前行闔何爲以冬萎兮棘何爲以實楸若華羅生乎砥堦兮苗  
桂鬱乎山之後意天軌之貪亂兮余惡乎痛斯世而哭之百神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 三六 此藏軒

伏而無主兮雖至咸其安卜之。

強消搖

強消搖悲失志也志既不得不可爲也又焉悲之然已

悲矣消搖焉夫安得不強也

茂彼亭皋之馮焉兮有難高平之終葵濬從風而倚枕兮天沃  
沃其無知我胡爲以懷懷兮紛娉節而無歌暇彼九暑而蒙羔  
裘兮何不變而絺綌容旬未有室家兮鼠思安可以戶傳既不  
克喋喋而咕咕兮又不克諸諸而便便俗已倏倏而見謫兮甲  
之辰余言行邁量余涉乎具區兮夕余濟乎江介舍楫遵陸兮  
薰隧維塵策驚馬兮胡與秦歷橫街之廣廣兮遙望山中之無

人山無人兮木葉下。羌噫噫兮風以雨。蔭三桀之梗椅兮鬱通  
谷之宿莽。習夷猶其言旋兮。耽虞谷而勿追。珥脂牽于道周兮。  
振蓬飛而尚隔。岬成英礪磨而艸叢兮。水涇闊過辨而歲流森。  
潺湲而絕梁兮。厲盈盈而莫餘。愬願吏之收潦兮。鄙部婁之無  
木。何不歸采蘭兮。盈筲陟山椒兮。歌此曲少歌曰。有鳥東飛兮  
翔彼故林。泄泄羽毛兮。遺以好音。山阿之人兮。晏晏披帷。芳桂  
爲棟兮。杜若爲楹。屈有豫章兮。隰有畱夷。索處難老兮。欲控其  
誰。常羊消搖兮。不知是非。白日已肝兮。惡可以爲。

抽亂曲

抽亂曲中心且抽長言之也

洋口文集前編卷之一 猶古堂初集

三七

此藏軒

桂酒兮蘭湯。玉液兮瓊漿。列大離兮獨彈。陳瓊篴兮浩倡。考鐘  
鼓兮繁會。紛變珮兮鏘鏘。疏越兮緩節。激徵兮變商。五音飭兮  
良工。悉索曲木。關兮心不慊。屬兒。蘇兮如噎。張華帝兮云夕。縣  
韓琰兮劍將。序大侯兮矢不可射。愴鄭陽兮起舞。勞矜。茫兮  
今昔。顧謂四座兮。且相和。儀儀。佳兮交鳥。我不樂兮。復何時。曠  
目。忼懷兮如遠。行客。鞠茂。艸兮周道。再三歎兮。用老交。不長兮  
日以新。所好不謀兮。誰爲平生親。志不得兮。寢以危。渥白。管兮  
爲繩。徘徊劇。變兮自失。太行。崩兮將安之。航單。亟而幹。既斷  
兮。陳。揭。春而康。已。災。山。將。頽而木。安。植兮。空。無。雲而殷。其。雷。天  
蒼蒼兮。壁。靡。靡。黃。鵠。遠。舉兮。不。集。苞。杞。要。領。且。不。獲。切兮。安。能

狝愛乎妻子。貢索噤噤兮。卷舌煌煌。閣道流亭兮。且于桃機。焚  
或守舍而生角兮。太白經天而逆行。糾屑髮兮。不可言。撫膺  
兮。不敢望。蕭蕭兮。悲。落。漸。瀝兮。多。枯。桑。衣。穿。空兮。被。以。霜。讓。諄  
嗚咽兮。聲不能長。欲有所如兮。誰從。不得至兮。山中。既醉兮。泣  
下。魂。綿。邈而飄搖兮。一何苦。倡曰。悅兮。忽兮。鬱不發兮。心既變  
兮。方弗見兮。野雀無巢。東西飛兮。信宿誰舍。竭而歸兮。采采芳  
艸。遺所思兮。佩而棄之。狀且疑兮。服彼夜光。毋垂投兮。維今之  
人。曷能周兮。之有岸兮。石則研兮。餐不敢飽。春白粲兮。臬炙不  
薦。惡求彈兮。林木何簫簫兮。長路何漫漫兮。抽我心曲。已爲亂  
兮。亂曰。已矣兮。怒如何。世無知音兮。又焉歌。江水深兮。風揚波  
日莫千里兮。傷心多。

洋口文集前編卷之一

猶古堂初集

三八

此藏軒

稽古堂二集序

國家數百年而大文人不數出東南自余州後寥寥矣天生密之兼才博學豈尋常哉自角卯能古文詩賦其著於時者不待言獨箇中所存亦不下數千萬言古今之故斷斷如也今年江上遇風沉於江矣豈天不滅人英華見哉抑欲密之再發憤耶余服其才難惜其心苦因從友人及他處四搜索之選其最者得若干篇亦欲以慰密之亦欲以勉密之也嗟乎今天下人事制義其善者千不得百十善此者生平所作稱善亦千不得百十乃爲古文辭動卽稱善卽宋水以傳通都亦誣乎密之嘗欲以古道勉天下天下試讀其文觀密之所以自勉者卽可以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序

此藏新

勉矣勿徒歎密之才六不可及也已非夏同學農父周岐題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獻上求讀書見人疏

臣見艸莽之士伏闕上書甚數數也。大者微顯秩次者蒙承納最下亦見容。不抵於死。誠我聖明能受諫矣。然臣不敢謂聖明能受諫也。今之上書。皆未敢有直言及左右者。况責難於君乎。上書之弊。莫甚於今日。臣在艸莽。復何敢踵其弊。然竊見天子之聖求賢之急。天下之大。卒未有一言得治天下之要。而冒死爲君直陳者也。夫古之犯顏敢諫之士。言切君身。直指左右自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一 此藏新

分必死。而聖主往往容之聽之。誠以至聖則臣直。故樂求直言以治天下。天下所以不治者。上下之情不通也。求直言則上之情通矣。敢直言則下之情通矣。而其要在於讀書多見人讀書則知求言之當急矣。多見讀書之人。則知聽言之甚樂矣。上下之情一通。則宮中府中事爲一體。壅蔽不生。奸邪之計無所施矣。夫聖主亦何樂於壅蔽。以成其尊嚴如神哉。其間有利於尊嚴者。厥後乃使上下間隔。上下間隔。乃其倖英敏之必用耳目。用耳目以爲察察。而彼乃得從中竊其權焉。千萬金之家。其僮僕左右。卽利其主人。翁作使貴倨。不輕接見賓客。然後得蔽之以爲乾沒。或借勢以氣食人。况君門迫於萬里者乎。我皇上聰



明天縱。法祖無欺。古之盛典。無往不行。而卒未得一效。求治而亂不止。除弊而弊日生。此何故哉。徒見羣下日以堯舜誦祝耳。主誠堯舜矣。而欲效唐虞之治。不可得也。時異事殊。太古甚遠。三代之事。且不相及。高皇帝嘗從容問宋學士濂。而濂僅以漢高祖唐太宗爲對。夫豈不欲誇張其主哉。誠以治貴切實。卽起堯舜於今。亦不樂有臣下之誇張也。臣欲直言。請從此始。惟願陛下勿以漢唐宋爲昇。而反復其利害。則咨命關門之治。幾何而不庶幾焉。前代亂國。多出於勛舊貴戚。后妃。公主。宰相。宦官。而本朝憂勤。法度甚善。六者之患。已弭其四。豈非熟察於漢唐宋之利害哉。誠以漢唐宋之事。日熟察之。前鑑不遠。其害安在。洪曰。又其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二 此義新用宰相何以治。何以亂。用宦官何以治。何以亂。其間賢與不肖。孰多孰少。受諫之朝。何以治。拒諫之朝。何以亂。此甚較然。不待智者而決也。又况經聖人之省覽乎。故一讀書。則法古可以興利而除其弊。一讀書。則賢者易以合。而奸人不得以欺隱。一讀書。則天下之士。風鼓舞而爭求實學以濟時。一讀書。則漸與士君子親。而天下之事。得以上聞。至于日與士君子親。而天下之事。得上聞。則堯舜治天下之要道。不越此矣。如今者。武英。平臺之間。未嘗不召對終日。然召對諸大臣。或老病。或驢淺不學。而九重黃屋。尊嚴不測。俯伏頓首。上視天威。已失其生平。及一問而無以自對。則流汗已爾。又安能悉心畢議於前乎。則以國家

之制特尊。而君臣之情。不相決也。唐虞之室。都俞謨謨。遂成隆古。卽三代以後。如漢武帝時。侍從執戟。日親羣臣。柏梁燕食。至今爲美談。唐太宗時。五品以上。皆更宿中書省。數延見。問豈非天下事。非如此。上下洽通。不得上聞乎。又見夫妃嬪宦寺。誠不若士大夫相對之足樂也。太祖成祖時。時與諸臣議事。宴侍不輟。莫非可傳可法者。臣請得從今以往。自乾清宮外。乘輿衛從。皆用士人。使時有所誨諭。蓋小臣懷忠。可以犯顏。若大臣則自有其體耳。其大者。無過於經筵。近習先期上講章。有所忌諱。則皆漸之。翼日御前。尋章一誦而已。豈所稱日講意耶。日者天祐聖心。慨然一問。而懷忠諸臣。亦得以少悉時弊。非明效與。奏讀洪曰。又其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三 此義新之煩。能不厭而忽之。何如親面剖陳也。庸詎無關白副封者乎。果其大臣。日被晉接。而小臣亦得親侍從。上下洽通。知無不言。人材長短。可以習而知之。天下之故。可以商榷而講求之。取鑑前代。則有資治綱目。遵奉本朝。則祖訓在前。而丘濬衍義。補可謂詳備。欲更何政。欲與何典。卽與諸臣講其源委。而後行焉。豈必藉刑餘爲顧問。考典故哉。獨太息者。今之大臣。本不讀書。一柄國政。則高峻其門。不復見客。又安望其開導聖心。以讀書見人耶。朝廷奏疏。半如爭訟。半爲文移。以不讀書故也。故紳野人。俚之奸猾。擯斥不遂之腐儒。皆得上書而亂日戾之聽。又安在不令九重輕薄士大夫乎。此臣所以願陛下讀書。而天下之臣

予不敢不讀書也。臣子莫不讀書而陛下日見之亦甚樂也。多讀書多見人。而上下之情不通者。未之有矣。皇上如欲效堯舜之治。則請聽臣之直言。始臣乃敢言治兵理財之事。以備采擇焉。

洋口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四

此疏

史漢釋詁序

爾雅一卷曰釋詁。詁古也。訓古今異言也。自始作籍。迄於今。數變易不一。其言頗譌。泰斯作蒼頡六章。高作爰歷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楊雄作訓纂。班固續之。爲百有三篇。字無複。許慎作說文十五篇。皆以明六書。詁其義也。漢尉律學僅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不正。輒舉劾之。章句雖小學。然不能章句。達於古訓。而號能屬文。文乎。吾嘗謂文下十三經。而史漢爲可觀。下此不逮矣。龍門扶風。父子鑽業。觀盛見衰。協異傳。齊百家。善序事理。上下洽通。固不具論。獨卽其章句。慮皆洋口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五 此義新爾雅爲近古。洽聞者旣或聞耳。不可勝用也。今所謂學自治一經外。不遠它矣。能誦歐蘇家數文。侈謂成一家言。諷書如是足也。何爲其九千字。與其推贖博者。謂其涉獵諸子。襲取逸記。及它小籍也。西京之言。或用聞知。夫然屬辭成章。欲其近爾雅遠鄙倍乎。安怪其美齊東野人之語也。前見有身爲天子大臣。不能對三物六德者矣。使如杜業爰禮。秦近說字未央庭中。能無恣邪。余故憚憚難者。其者讀書。然不能強記。嘗以爲古文簡多通。今益附會。其義逾支。人苦不洽聞。其用之數以批繆。宜也。余因彙史漢章句而編之曰史漢釋詁。其義近古者釋之。家隱諸家。亦多雜厝不當。則以意定其非。是卽不鈎撫毛舉。庶指大意。

矣。嗚呼。是賢於博奕耳。鄙事。烏敢自頌。爾雅。釋詁。哉。或當諷者。  
爲尚書史云。崇祿戊辰冬。方以智書于澤社。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積古堂二集上

六

此後新

五言古詩序

五言古詩。言者考三百篇。無不爾或永。祐啓我後人。俾爾熾而昌。胡然我念之。以爲類然。什中十二。章未嘗備也。備之自漢始。四言以降。作者言其志所之。考比興之遺意。發人深思。咏嘆之不足。大都善五言者近是。清涼以爲唐無之。誠然哉。唐以律盛。用錄士。然予嘗以爲其律七言。孫其五言。其古七言爲最盛。其絕句爲殊尤。獨卽其可觀者。天寶以後。不必盡漸也。六朝於諸體雖漸以興。然一時稱能詩者。率以五言。然屬辭比類。務崇浮華。其詞已盡。故難爲咏嘆耳。論者未嘗不嗟比興之失也。建安中。吾亦謂惟曹氏父子。猶可稱善。嗣宗詠懷。思深哉。學元亮。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積古堂二集上 此後新  
者不免自放矣。謝陸輩諸人。惟履是工。卽追琢盡金玉乎。吾謂甚無謂也。明遠文通。皆得才士風。然佳者爲唐人戶牖矣。河梁十九首。不亦希聲也與。夫古五言原於三百。韞籍于楚騷。其指故遠。其興微。其言爾雅。壯士之悲憤。離人之憂感。至矣。好色怨謠。毋亦有遺意乎。以後之人。采獲奇字。錯之成章。文而不情。其舛者則又以市井之言爲美耳。然苟有能優孟其辭者。起能不稱乎。余間爲之編之。叙其自出。集諸古歌行樂府。若章五言。備者。彙爲一帙。以當好古者之咏嘆不足焉。

清芬閣集跋

智仲姑母適姚公前市氏再期不夭乃請大歸守清芬閣中此清芬閣之所以有集也姑少好詩書善白續古先生不事諸娣傾笑有丈夫志常自恨不為男子得樹事業于世又不幸罹此窮苦膚心居矜天安敢以女子著書名哉自丙午歲與余母朝夕織紵以下俱共事殷勤之餘時或倡咏伯姑間歸而和之閨門之中雍雍也爾智未束髮夢夢不知所奉暨稍長離經小學克共侍命而吾母卽世嬖嬖體肉莫適與歸問我諸姑仲氏任之蓋撫余若子者八歷年所無間色矣嘗曰吾不幸不獲從地正長累父姑父母故罔極吾姊妹皆安榮備福月朔歸寧屢辱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辭古堂二集上 八 此跋新

顧問我何言哉宜人知吾心亦復番逝嗟夫家事大小一莫敢問禮曰內言不踰閭詩曰無非無儀况寡婦乎自感宜人意諸子女飲食常治衣裳當澣俱身先操作間命婢必慰諭遠之其淑慎如此於乎自智不得逮事吾母以不得不于於姑敢不母事吾姑以不敢久其親乎其所著述每從憚下紀諸箴至今以帙積錄存之偶執吾母教佩居遺稿示余曰叩無若弗與言也已所與言惟淑人淑人又傷無子女子慷慨而有所發憤獨非歟耶然所為輒棄存者十半以為女子不以才貴故其刪官閣詩史也斷斷乎必以邪正別之嗟乎女子能著書若吾姑者豈非大丈夫哉今年伯姑自任中選其生平篇什以書屬余壽諸

木以不朽余亦因以盡所逮事北堂之意庶其受而崇禎已已冬以智書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辭古堂二集上

八

此跋新

曾子序

仲尼以子與爲能通孝道授之業作孝經。然在身通中參獨魯夫參之不可及者魯也。萬里之感遊越而泣。迄於知免行不必盡已。非端木以下所能已。余友周農父。篤行君子也。然其人博學好古。善著文辭。又兼言與卜焉。願自以爲問。嘗考禮記家語論語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及它逸記子與之語。凡而次之。極詳備爲之注。以示將來其志何居。農父家貧。少喪父母。寡兄弟。長而好學。不苟爲世俗浮夸。立身以爲事。每誦孝經。未嘗不泣也。嘗以爲世之傑出。處取暇皆翹明。以知自將。事輕俠通王侯。索其能。何所不可以逞乎。幸富且貴。卽若德於其親。事親之道畢。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諸古堂二集上 此觀軒

矣。夙夜之養。居廬之節。斯固鄙之不足數也。嗟乎。卽立名稱卓犖方內。爲豪傑之士。其本焉可問哉。豈仲尼之徒之所與與。無他。不安於魯耳。農父之自以爲魯。不敢忘其親也。不敢忘其親。故志在曾子也。誦曾子者。夫人而猶有忘其親者乎。

廬墓考序

古者喪居倚廬。不塗。既虞。弱屏。在櫛塗不於顯。練居聖室。無餘之室。宮之禮之。制皆中門外北面東牆下。白虎通以爲不欲聞人之聲。天不欲居故處。卽墓而不反焉。孝子之情。無所於已也。戰兢夙夜。未始有方。然固所自盡。喪其著者。自執近。變遷。士大夫未習。燕樂旅行。不及踰月。蒲葦精絞。十有九稱。徒具文。而苦肉。辟踊。非喪事不言。誰思維則。猥云適太順也。中乏叔。驚毀客之寔。痛高登本託音之度。夫竹林曠佚。談老莊。步兵嘔血數升。臨訣骨立。巨源以六十負土成墳。手植松柏。夫安知夫其情耶。禮教寢矣。風世倫俗。卓行尚焉。漢晉以降。往往顯者。滅性毀先。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諸古堂二集上 二 此觀軒

王之節。號伏冢側。哀終其身。甘露赤芝。連理烏兔之祥。卒用數見。蓋亦至誠感云。歲已巳。智曾王母卽世。時年八十有六。大父明年七十。哀墓喪次。不異孺子。禮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枉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曰。雖然。爲人子者。焉敢安也。旣而殯于天馬。乃爲茅舍於其側。曰墓亭。日哭臨焉。謂智曰。而曾王父沒。葬於遼山。北堂奉養。不獲朝夕。歲自元旦往。嗣月繼之。往來日。悲號奔走。中心是悼。茲不可以遠與。三月卒。哭弗敢過也。乃旣祥。猶未間。傷故之以。蓋中月而禪。而永訣矣。嗚呼。養學杖國之老。終于廬墓。方宋支資陽。元郭亳州。未能磨也。固凡古孝子行廬墓者。次之。奚以述吾祖德焉。寡觀。抄聞故多疎畧。謹

能操持所知。身漢豐今。以代相叙。及煩更撰。少悉它嫌。務取諸  
賢。以俟補闕而已。若敬孫允。懷龜勉。孝弟者。亦所不隱也。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士

此藏新

盧墓考論贊

亮陰三祀。書嘉弗言。三代以前。居喪未嘗多著。聖門子。子與  
子源。嘆之。顏丁高柴。樂正子春。練冠垂嘆。比御不入。蓋其彰者。  
經春秋。逮戰國。乘舟之恩。新城之恭。尚不數數見。齊晏桓子卒。  
晏嬰。乘直杖。宵食。露居。倚廬。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  
大夫。傳焉。爲乎附之。記其鮮也。端木反。築公亦公於禮者之禮。  
邪。抑秦惡孝德。然書後。莫悉耶。霸陵遺詔。服大紅十五日。小紅  
十四日。識七日。釋服。夫三年不行久矣。自此詔後。始得引爲漢  
制。又聞爲薄太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必於禮。至以發大病。知  
後子不能行。更制三十六日。而應邵辨其非是。據薄太后以孝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十三 此藏新  
景二年崩。最賞建武政多趨簡。大臣不得告寧。至元初。始詔  
行三年喪。服闋還職。陳忠所疏良切矣。余讀漢書。累見察舉孝  
廉。而宛罕可稱述者。翟子威以織履給資之母。既葬三十六日  
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制。薛修送歿太官持服。而  
讀君相駁不和。其時可知也。恬侯白首躬潯。席廬執喪甚悼。杖  
屨能起。雖躡躡而實駟行。固議之何哉。巨先庶幾獨行寡二矣。  
樂安民趙宣。葬親不閉埧。隨行服二十餘年。仲舉以五子罪之。  
惡其顯也。若汝南安平陳留臨潁。孺慕致毀。出於天性。豈以爲  
名與。

爲楊雄與桓譚書 辛未澤社課

余嘗悲以雄之好古遂無知者徒慨千載下有子雲耳當時獨桓譚以爲絕倫想其對王邑嚴尤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嗟乎書遂以祿位容貌重乎

雄再拜君山足下雄不佞僣且老自惟終世無知我者顧足下不以爲謗勞而好之遂以爲絕倫僕何修而得此時以足下好我欲與足下一述生平闕然未有報請畧言之輒自謂何其遇之寵又未嘗不自笑其爲人也雄少故魯家貧世世業農桑雄又不喜事事顧獨者書囊殫不贖斗酒彈琴自歌而和之頗

洋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雜古堂二集上

此藏軒

以爲此樂它人不如長復佚蕩無備不好握矐以故無鄉里之譽惟志博覽古今明聖詰之指歸求所自見有所得默而湛思之亦不爲章句小儒微名當世年四十自蜀來游京師奏羽獵甘泉河東長楊諸賦除給事黃門得不乏齎殫足矣嗟乎世之所爲尊寵者說世取容獨務以自通蒲服幕府悅首咸里下車趨門傳呼寵甚苟得所賞卽爲人庸使以求簪屨何惜焉是故鄉里樸樸邀扶養索能皆縮印軟論說不根之士慧有口皆得冠遷犬者起徒步至宰相封侯而徙倚私門肺腑阿邑薦擢以顯者比比爲卿大夫享厚祿不可勝數然且鄙攻苦食淡者何乃不肯錄錄爲也斯吾固顯受其黜耳所拳拳者體天地之撰明

聖人之中道此必不容自己者也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大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而其所自得者在太玄法言法言以時有問者用法應之易藏參天於兩地而人無會通者故特闢其參焉此太玄之所以作也夫聲之耿者不可聞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琴而高張急徽追超逐者則生者不期而附矣試爲施咸池掄六莖發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者也嗚乎當今之世舍足下誰歸與此固難爲俗人陳解也卽懷材之士范君劉君亦嘗見禮然子駿觀玄曰空自苦恐後人用

洋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雜古堂二集上

一五

此藏軒

真謹再拜

梅朗三詩序

以予觀言詩家至今日未嘗不作而歎也詩其公乎。至宛見梅子朗三氏讀其詩詩不凶矣。謂余其言余言難言也。苟事操觚無論業一編即以服青編行道中區區協平反末耳。何所於此即所以爲上主者得一語相爲名高一時勉明又苦務贈博何如自爲其所爲夫爲之者固已如此其美矣。言之何難。有言之誰然之哉。詩以言志情動於中故形於言。古之人典於學既深發其修爲聲歌大率據俳側託於比興。上下其觀無慮皆仰古俯今有所發憤伸指極等不觀其深身能知之飲食宴樂之什。草木之易耳。其之原蓋其感也作者之志大矣。豈爲若是已耶。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雜古堂二集上 十六 此蘇軾

乃學者學新聲靡靡字句間務爲婦人之姿。吾淺之爲丈夫也以今言之何兄馳騁沈謝趙齊梁。汴晉魏。至於漢元衡蘇李枚叔問哉。即唐天寶前諸家已寂如絕響。且曰不足道也。然其能爲天寶以後者猶可言也。古今殊風何所宋與元不得侔三百與尤而效之。不但井里知之鄙倍而美以爲韶謔耳。夫然而謂律聲之譜初盛最古源於比興宜則漢魏是由於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悲乎。朗三爲人魁岸與論天下事何其宏覽博物君子也。騷之聲歌其情深其指遠律體諸篇音鏗鏗出金石古詩雖建安諸子不逮也。曩者禹金先生倡東南信陽北地壓下諸君子藉以益振朗三其善述祖德者乎。至今誦先生集猶

能惟作者之志。著述筆然。即如古樂苑紀來諸書其木鐸天下者卷卷如也。朗三又振之天下其與與余故模邈不敏不敢高言。然辱與朗三言志其言同。獨汲汲者好古下惟相勉耳。年皆二十以上。日月甚長。後當自述。且記于此。



朱貞吉王孫絕命帖題辭

絕命帖。宗侯朱貞吉先生所書也。先生工時賦。多著作。旁及臨池。莫不盡善。時爭購其字千金。先生之以爲傳久矣於世矣。其孫仲韶又手持絕命帖。遊四方。豈惟欲以傳其書法耶。手澤存焉。焉敢忘乎。余觀其帖。先生易簀時。書以示子若孫者。夫人多通負材。豈無所以發憤於世。稍稍自矜。乃先生則皆溫溫仁孝言也。遺戒後人。古訓是式。蓋其厚與。天下之傳絕命帖者。又豈惟傳其書法邪。余從有生聞仲韶其人。又多通。如其王父。余雖未嘗見。然手持先人之手澤。不敢忘。毋念爾祖。其有焉。有孫如此。益以想見先生之風。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隋古堂二集上

六

此藏軒

龍唐山題辭

余往遊台宅。括蒼石門諸勝。自以爲天下名山之峭拔者。無如此方。今年來越州。遇一唐昌僧。手龍唐山圖志。余覽之。是固余祖居之宸。率山南七枝之一也。率山卽大鄣山。水經所稱三天子都。而萊石林不知者也。自大鄣起。龍巖南七十里。爲開政山。山南爲大明。自都亭度昱嶺。起二峰。爲鹽官齊安國師道場。唐宣宗潛隱處。南出秀峰銅坑。抵睦州。山之東。爲笠嶺度龍池。北抵宣州。正東一峰。爲無著楚南諸祖道場。東出天目山之中。爲星巖。佛頂清涼三大峰。是爲龍唐山。寶掌和上憩其巖。而三祖燦亦嘗發先入此。宋咸淳四年。度宗以母后乳癰。得明瞻禪師。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隋古堂二集上 元 此藏軒

法水灑之立應。度宗大悅。賜龍唐四十里。營建梵刹。五沐宸章。真此山之遇乎。亦猶雁宕之至宋始顯也。此山在萬峰之中。大有十八面。分有三十六曲。巖洞怪石。林立劍擁。幽窟如宛蜒踞者。如獅象。千湫百澗。瀾注其間。巨木蒼深。人跡罕至。攷其寺。距昌化七十里。余歸路當繇此。入新安。登三天子都。分游諸勝地。因先爲之題。其概如此。當造其峰。乃可作記。詎當如孫興公未至天台。而以一賦塞責云爾乎。許叔玄遠逸少。書稱此方金堂玉室。仙人芝艸。若余能果此遊。則較叔玄所稱必多多矣。

將歸賦

秋八月兮多西風。余獨何爲兮江之東。漕弭節兮在渚。寧辭止兮洲中。紛陸離兮余珮。錯寶璐兮垂長璚。被石蘭兮齊蕭艾。嗟衆芳兮何以異。超余車兮葦薄。繫余馬兮亭皋。往復來兮遲遲。顧適邇兮勞勞。羗製衣兮芙蓉。殘念遊子兮天無寒。百爾所思兮在長夜。風雨至兮山之下。雨冥冥兮風悄悄。山無人兮木秋。所思兮不得見。遠遊兮難久。望故鄉兮浮雲馳。君不歸兮歸何時。白露降兮沾人。歲將晏兮安所之。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二十 此蘇軾

瞻陰雨賦

瞻陰雨兮蕭蕭。西風發兮颼颼。林乳咲。肝以天殞兮。涼膠盞而長沈。寥余紆軫以瑟居兮。罔勿冥冥其何極。路幽拂以長鞠兮。獨煙霽乎山之北。山中人兮鳴玉琴。瑤錯石蘭兮。珮參參風雨。膠兮不已。罔無人兮傷我心。望所思而畔換兮。米三秀而莫與。嗟芬弗之匿。檻薄兮。齊莽莽於在渚。側啁嘶之鳴雞兮。響山椒之淅旦。礪石歲。瘳以隱。麟兮。振谿蹇。產以漫。德。鬼目。藹華。靡靡而不可忝兮。髦夫商棘參差而不見天。號。獼。狴。騁於步。欄兮。卽且蛇虺連蜷而蜿蜒。頰怵怵其焉敢眠兮。覽塊圯而虛自咤。歎斯世之難處兮。又吳之而可適。夜耿耿兮。難不鳴。睇東方兮。何時明。獨儲與兮。不寐。長太息兮。人生。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三 此蘇軾

蘇武子薊西雜咏序

余與豫章蘇武子同客秣陵酒後賦詩已自誦其薊西雜咏歌  
余九將而和之遂相與爲不能已嗟乎薊西雜咏武子已已處  
郡城作也當是時薄城下兵微重迹公卿股弁計不知所出  
士有相對泣耳武子方色不變談笑而賦詩何壯也夫豈無謂  
而若是者其詩也蓋歎也觀其所作多指當時之事然又不上  
書明言其故或者爲策畧獨作詩以紀之詞隱而風是何所不  
可與余反復至此竊伏自悲以爲士讀書有意天下豈不欲登  
明堂條對急故乃困於艸莽上容不得志苟如古者布衣見天  
子今無其法矣無以則上書公卿執政間以爲嫚易徒見疏遠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續古堂二集上 三 此蘇新  
退而賦詩庶幾免詬病焉士傳言安得明也等諸商旅於市又  
何以上聞乎憶圍城布衣亦嘗得見天子矣然才不勝任事以  
潰敗後之待徵者又誰衆取寵也徒塞賢者之路耳嗟乎悲歌  
者自負其材必不能終委溝壑況天下多事耶東西告者數矣  
卽麗邑桑夜呼而起城郭爲墟者數矣當此憂亂悲憤益甚士  
且不得歸鄉里守田園以咏歌晏如也雖欲不遠遊將安之乎  
武子爲人偶儻且異能好遊四方自言少生長安嘗馳馬漁  
陽古北平觀險易習兵考錢穀之數遊長者析時事詳其利害  
隱然有指掌急國家之意以余聞其言實有所本酒後縱談猶  
之處圍城色不變也然其與世俗處絕未嘗明言之知之者以

爲有懷也不知者以爲能賦詩耳余亦不欲居鄉里雖愚劣有  
意天下好切指當時之事而又言之惟恐其明讀武子薊西雜  
咏悲矣誰忘我者於是艸書其篇首而武子亦爲余敘九將云

陳百史詩序

今天下方工博士家言。急爲世資耳。它詩古文辭。何必事。事之者不乏。然吾不能不慨雅道之喪也。豈風不可復興。何知者之寡耶。余少童。然知好古。不善流俗人之言。以故雖欲遊方內。未嘗爲人論說。乃者何幸得百史與長言之也。百史采獲羣言。博綜來古。所著述不可悉數。詩則其一。以喻志也。邸舍相遇。百史酒不過數行。而好激難。終亦歸於忘言。余不揆以爲能知百史。而先論次其詩。詩風風乎。皆雅南之音。黃初大曆。哀然進之。然竊不欲以詩論百史。百史爲人魁岸傑出。多知自將。古所稱。偶儔英駿之士。方之蔑如。自繁辟得拜。驩同細席。傾心期。每無不浮以文集前編卷之二。稽古堂二集上。三言。此藏新得至夜半。酒後起舞。往往述其所歷。俯仰當世。已爲泣下。古處凌遲。良可契契。宜其詩之鄭重。而又淋漓也。以百史其才。遊遊燕齊間。所與交。皆天下賢士。顧獨與余言而好之。余曷敢不以古之人爲望哉。夫士上者能好立名稱。然於古今實無所當。僅挾浮說。一再不遇。又焉慨耶。退而不孰何。徒發憤於當時。咏歌消搖。無益。雖然。攻苦寡效。既無所指陳。以爲足多者。相見諷諭。又不肯一永言。果其蘊藹艾而不辨也耶。百史今出矣。天下多事。國家求得人。且莫應詔。其將以誰昔抵掌當世者。一觀其要難。務務上意。百史勉旃。余雖無所事事。亦欲歸田園。紬書史考成敗。或者猶足以奉大人之采擇。嗟乎。又非其時矣。猶是咏

歌無間。爲足遣耳。百史最沉寘于昌黎。其將自許。奏郊廟。頌明堂。以華國乎。然百史之詩。如下太行。羊腸阪。驅之緩之。兼取其意。未嘗不切天下之急故。又未嘗不慕煙霞之曠覽。百史才裕力勤。其致福當相讓矣。誠恐忽於迫起。安石撞車。煙霞既不能。急故又不勝任。余則早知安于廢人。相與鳴鳴而已。

小山詩十九首序

余來自下。偶同瀨上。驅車游市中。瀨上顧我曰。此間有人能詩。不與世俗事。不務立名稱。不好客。然獨好我。好我當好君矣。於是入其家。飲我酒。誦其山詩十九首。又何其超然遠舉也。余顧謂瀨上曰。余數不欲與世俗處。然不能不好世俗之客。復日遊市中。豈有所不可哉。觀小山遠舉之志如此。又咏歌處秦淮間。何也。小山曰。飲酒而已。何遠何近。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三六

此藏前

孫武公集序

余往與義父克咸處澤國。好悲歌。蓋數年所。無不得歌至夜半也。義父長余克咸少。余皆同少年。所志同。言之又同。往往酒醉夜入深山。或歌市中。旁若無人。人人以我等狂生。我等亦相謂天下狂生。也。余有叔爾止。舅氏子遠。雖非同輩。而年相若。且引繩排根。不知何故。風若惟老父嘗戒之。然感於中。形於聲。不能禁也。後此多為遠遊。見天下士稍稍知世俗之故。見人多不高談。獨歸來呼二三人歌而和之。耳年以來。變亂狎至。不自我先。故鄉為州。痛殘。遇又益之。暴冠旁午。流離於外。其悲愈甚。克咸改號武公。出入危城。親當矢石。振控之餘。狂歌不廢。豈惟察悲。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三六 此藏前

而後作耶。方今何何。所可憐者。非一事。勿謂州野生無與也。故每好言當世之務。言之輒慷慨。不能自止。又自怪其處末世。非所宜矣。有勝三尺。安所不得吾鳴。嗚乎。今年余與義父多病。而克咸所作最實。余適無所事。得盡讀之。錄其生平為楚雅集。自樂府以下。反覆咏歎。指遠思深。若收中吾。若吾唱耶。余知其意而歌之。亦可以不自嘔血矣。然克咸豈欲人知其意哉。我等雖困賤。不過常流。離後亦無不得酒醉至夜半。猶澤國時也。然或相視大笑。或已而泣數行。此其意又非人所知也。則豈不欲以詩風天下者乎。天下其誰可以風乎。古之人望有知我者。至於後世。蓋非過也。後世有讀其詩者。同其改號武公。何意。意已

倉見矣左張弓右濡毫眉上磨墨下馬露布膏臂以當車轍亦非詩人之幸又况不然誰是用汝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二 隋古堂二集上

三八

此藏南

陳臥子詩序

余東髮時爲詩。卽與天下言詩者不合。年二十。乃交雲間陳子臥子。志相得也。嗟乎。博聞者寡矣。孟時取寵惡事於此。彼其中無所繫憤。俯仰於古今。苟有所作。能免於時趨乎。何責其韞藉雅雅。存比興也。臥子負天下材。欲有所爲於天下。然厘退而著書稱說。稱說之不足。又呻吟之。是以其音沈壯多慷慨。余亦素慷慨。欲言天下事。而不敢。但能悲歌。歌臥子詩。抑又自悲其志矣。或曰。詩以溫柔敦厚爲主。近日變風。頹放已甚。毋乃嚙殺。余曰。是余之過也。然非無病而呻吟。各有其不得已而不自知者。子長過大梁。嗣宗登廣武。退之祭田橫。吊望諸君墓。永叔出牛。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二 隋古堂二集上 三九 此藏南

欲求暉鳳就擒之處。子瞻所至登臺有長楊五柝之感。淮陰不終之恨。其曾次發吳鉤于礪。切割古今。且得一駘盪以暢其致。不覺爲人所目。曰。此無病而呻吟。今之歌。實不敢自欺。歌而悲。實不敢自欺。既已無病而呻吟矣。又謝而不受。是自欺也。必曰。吾求所爲溫柔敦厚者。以自諱。必曰。吾以無所諱而溫柔敦厚。是愈文過而自欺矣。日當流離。故鄉已爲戰場。困苦之餘。蒿目所擊。握粟出。自何能毅。此果不敢自欺於鳴鳩之淵冰者。江南全盛。臥子生長其地。家擁萬卷。負不世之才。左顧右盼。聲聲黃鐘。行且奏樂府於清廟。歌辟雍之石鼓。備一代之黼黻。以競逝波於中和。豈不偉哉。然歌臥子沉壯之音。亦終不能自欺其

慨慷也。余少臥子五歲，而觀狀貌，似予長，同志既寡，撫時擊節，終歸不欺其志而已。豈特騷雅比興之指，不可以與世人曉哉。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三 此藏新

陳昌箕詩序

余往讀昌箕詩，如登華頂黃海，披襟當風，高視一世。然後有所指點，以爲此曠觀不羈人也。今見之，又恂恂長者，已握手道故，則慷慨不能勝，四顧無人，談天下事，遂至哽噎，且置之沽斗酒，相視而歌，擊節和之，卽以此歌爲逍遙遊。乘雲氣，騎日月，曠矣哉曠矣。又安知有是之非之者。然再三歌之，作詩之意與序作詩者之意，皆往往在彼不在此。古人遨遊名山大川，其所涉歷，與兄開所得，大抵作詩者之志。又豈獨在此耶。昌箕歸語我，自得奇山在鰲峰下，卜築其中，可以嘯歌。然又豈我所以望昌箕者。江干喪亂，流寓苟全，一丘壑竟不可得，欲望如君之坐而嘯歌，抑何幸乎。余每幸此一曠，以自紛其志，然一歌則悲，其苦更甚，故嘗忍而不作。大白陶然，雖居金陵，遊覽絕少，昌箕旬日而有金陵艸人，率以敏多之，不則稱豪爽也。我正見其悲苦耳。天下士好慷慨，而又能自曠者，自符之厚不厚，非衆人之所知。惟其非衆人之所知，故願君之寧曠以自厚也。然則好慷慨者，豈自待甚薄者耶。余別昌箕而齒酸及此，又何以望嘯歌鰲峰下者，忍而不爲慷慨也。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三 此藏新

麻孟璿古逸詩載序

詩何以逸也。仲尼刪之也。仲達漁仲。又以爲夫子無意於刪也。考季子觀魯莊襄二十九年。至哀十一年。夫子反魯。以所陳無所遺。則謂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豈不信然。然詩上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止三百五篇。又况上兼隆古。則龍門氏稱三千。不爲多也。取其可施於禮義。遂與聖人之意悖乎哉。以余觀孔子正樂。雅頌各得其所。說者以爲雅詩歸雅。頌詩歸頌。此一常人能事耳。曷聖人爲。詩皆樂也。刪其不合於音者也。正其音。因正其義。後世不知審音而音以辨義。而又不知所爲義。義又亡。嗟乎。相沿湮失。音既不可考矣。況曰天集前編卷之二。補古堂二集上。三。此藏新溫柔敦厚。垂爲詩教。其義不可以與乎。吾友麻子孟璿之載古逸詩也。義存焉耳。自經傳外。旁及佚記斷簡。靡不畢載。又勤討之。訓釋其故。使咏嘆之士。知所從來。以今觀之。大義較如。其有聖人之遺意乎。帝王箴銘諸類。亦詳其聲協。動人戒謹。中間貞女義士。感時諷諷。往往獨多。豈非聞之者。足以戒與。諸如樂章笙歌。無其詩。存其名。欲後之人毋忘音。因以忘義也。迄於里巷諸謠。必兼采之。亦所以觀風俗。稽得失焉。雖以秦焚書後。多所漏畧。卽傳者當殘壁購獻之餘。豈無舛失。或譌僞作。然此一切載之。取其粹然成備。學者得以大觀而考也。有裨好古。功豈不盛哉。三百止商周。上古之詩未備。得此遠近義皇。可稱極則。終

於西楚猶風之剽秦也。使仲尼起而正之。亦所不廢。班孟堅所云。誦不獨在竹帛故者。正此義也。知孟璿載逸詩之義。詩之義可以不亡矣。余素好誦詩。以爲咏歌之中。可以移人性情。且小子之學。在是。故嘗間取古今詩刪之。今讀孟璿所載。又殊自失。抑又自樂而序其義如此。



血書孝經題辭

讀魏子一血書孝經。未有不泣下者也。余嘗夜過忠節公之里門。展拜坊碣。子一慟。余亦不能仰視。忠節公可謂有子矣。當刺血上疏時。聖天子爲之咨悼。辨折廷尉。眦裂面顰。氣上薄天。公卿以下。鮮不動色。諸白父冤者。皆因以揚名請謚。子一何如人也。哉。居恒哭泣。無已時。又血書孝經數本。自以泣盡而繼之以血也。視虞氏所紀孝經集靈諸行爲尤至矣。子一居陋巷。衣粗衣。食糲茹苦。若將終身然。不獨與不戚戚於貧賤埒也。嘗自以爲不孝不弟。無以爲人。書血以自贖耳。嗟乎。世之爲人後者。無慮皆侈車駟。園田宅。或藉先人之名。干澤恩。有司家於是矣。是何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三言 此藏軒

不一誦孝經乎哉。忠節公素耿介。家故貧。子一有父風。不務爲世俗事。閉門讀書。靡所不究。將出有爲於天下。以報國家。子二者可無愧孝經矣。子敬從于前。子一白於後。此所以有魏氏父子也。千古下傳血書孝經。將以爲幸耶。不幸耶。魏氏父子之血。豈好名者所能出耶。余讀竟爲泣下而題之。

稽古堂雜錄敘

吾與周農父處稽古堂。息焉遊焉。則以其所聞錄之。或語客客謝太。錄之。孫志典於學。既聞耳矣。其於諸氏尚猶頗有存者。則豈不得以其聞爲非是乎。本閱此論。非邪。比誼會意。家各爲分。漢以後然矣。俗故以之習所見。學於古訓者鮮。其拘儒又未觀其會通。無慮有今世之沾沾也。文章得聞。本詩書禮樂。別有以識其大者。茲則小者爾。所謂躐小節也。客爲齊王畫者曰。且暮狂人之前。不類不類。類之故難。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吾將以與釋常談。並也得無其難者乎。吾寔無異夫爲難也。有以當其用。有有之用。故錄之。錄之殆爲無用者。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三言

此藏軒

泊軒記

越中吳子以泊名軒。又走千里求入記之。余未見吳子。未嘗至所爲泊軒。或負山。或臨河。皆不得而論也。讀其書曰。獨念世之苟爲榮祿者。冀之豪傑自命。以天下爲己任。稱大經濟。卒也無慮。欲富貴耳。獨計迹或不業。何以自便。蕩然。乃曰。丈夫貴作用。何爲拘拘必於儒者哉。銀艾高蓋。何不可。自揚揚也。黃金百鎰。何不可。攫而取也。特以用於當世耳。當其廣施予。任機智。可以揮數萬金而不顧。至用所不繼。必挾勢力以啗之。何知仁義以嚮其利者。爲有德。躁而求勝。與挺而走險。何以異耶。當世亦既景慕。嚮從傳爲美談矣。有澹泊自好者。相與笑之。以爲無所取。浮口又矣。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三六 此藏軒用也。吾處此世。而不能自勝。又不能逃。故築此軒而居之。予笑武侯生今日。又豈見尚於世耶。此所以臥隆中長嘯也。今日泊軒將開門自居。不使人見乎。抑開門邀賓客飲酒。縱樂其中乎。曾知老子之泊兮。卽尼山之浮雲乎。泊軒之意。不在開門。不在閉門也。倘欲使出入此門者。不嫌此門耶。倘欲使天下之開門夸馳與閉門嚙舌者。皆思其不能淡泊之故也耶。如其不能。魏牟重生。是一莖蠶。猶且不勝。則退之所云。一室之中。有以自娛。亦一桑薪也。澹漠入吾之池。五岳入吾之牖。古今圖藉入吾之榻。何內何外。何開何閉。天地在此軒矣。何不可與天地間之人共泊而共樂之。

靜深堂記

樹必怒風。江必捲濤。然實靜也。實深也。以言乎通。則靜而正。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載在易傳。人罕有知其幾者。大微余子告余以所居在靜山下。卜築一室。自顏之曰靜深。屬予記之。處此堂者。會心遠矣。世士母論多浮慕。卽號傑立者。慮皆好動。期有所表暴於世。或廣撫受詞。或卓樹瑰行。辨口快耳。可以取寵。天下相從以爲名高。又動卽左而效辱。雖自謂所蓄積至深。與示人以深不測也。羣目其爲丈夫。吾淺之。先王父廷尉公書武侯之語而戒我曰。非寧靜無以致遠。而本於澹泊明志。誠以澹泊乃能深耳。才須學也。學須靜也。誰觀其深。乃得其靜。人情大浮山文矣。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三七 此藏軒抵欲富貴。稍貪賤。卽欲爲豪俠。親豪者。以自居。豪固可以比富貴耶。抑將以傲富貴耶。秩秩廉隅。鄉里自好。則世所不足取矣。本鄉里。走通都遊大人。何莫非賢者也。吾見有閉門居一室者。卽可謂靜深矣。然太史二十游江淮。過汶泗。探禹穴。豈可以不靜不深病之乎。卽澹泊寧靜者。亦以流寓抱膝。自比管樂。稱爲名士。想見其氣。又何嘗不豪哉。故余又論其志也。志靜深者。動亦靜也。沒亦深也。百原之家學曰。天地之心。不可以動靜言。未嘗動靜。而又未嘗離乎動靜者也。知此者深幾矣。知神於深幾者。不落深淺矣。大微之築此堂也。附名山以傳耶。將以此自怡悅耶。以其效明志以致遠乎。寧靜在乎澹泊。澹泊在乎學。學卽

不落動靜者也。學固超於富貴貧賤之外，而不碍乎富貴貧賤者也。余故未登此堂，或入通谷，臨絕壑，多深林豐州，乃望而懷之。知此堂中之人，沉篤好學，圖書載籍，琴瑟區鼎，左右秩如也。朝於斯，夕於斯。市井之囂，不敢思矣。方自歎家有艸堂，不獲寧處，而流寓市上，猶欲幸一日閉關，即樂一日之志，可以自資。差考其學業，今朝夕處此堂，仰而視之，曰：靜曰深，未有不自見其天地者。愚者嘗以未能過此，則老子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固處室之切語也。取藉口本自不動，而忽此靜深堂，爲偏高哉。故述其所聞，以爲大微記。

祭馬太僕文

嗚呼！先生上下六十年所，其篤於家，佑於國，作人鄉邑，悉數之更僕，雖狀與人之誦，蓋有辭矣。吾黨夙昔所爲，雖樸遠，然欲其澤於儒術，褒然復古，聞之者，見之者，希呼相告，論說訛訛，所可道也。言之長也。先生喟然謂情，若曰：是甚盛不朽事，百餘年，我未之前聞。大江南北，蔚如矣。今割席分坐，如膠維耳。職涼善背，固哉！朋洛匪變，寒廉鮮耻，胡可勝撫也。乃者既相以文爲倡，遊必慎擇，將爲國家文學方正之士，居官服政，又安忍詭權執阿，邑所好以滅，我不見節乎。不然，不寧惟異時，即今何爲理於里中人。若幸有初，從諸名賢遊，其無負旂智等，是以得介左右於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三五 此藏書

先生明德名節，歷能識其大者。先生爲人公廉，以義自將，所任清直見稱。今分宜時，治無文深，已責稍入，或且被督，幾不測。然至士民顧化爲之勸，輪將積進，且數歷年。令下三日，足共具牛車擔負，千乘焉過乎。夫喬詰鬱，斷交米鹽，何所不得聲譽，稍有所求，以通好獵高等也。先生悃悃無華耳。未嘗一介行李。聲長安問，諸貴焉卒覲署南部，問問亦弗及，其得入西臺也。即豫章萬鄒諸君子引之也。中間視離持斧，三輔齊魯，頗號難治。然砥清直，較爲分宜爲尤者。大氏好直言，不畏強禦，素蓄積爲狀，故所激揚威稜，懼難管，以爲侵牟其下。願比其上，此矯虔罪瑋耳。深疾之耽耽者，側目不敢，固關說治矣。何願其爲中訶，思所

以中之已爲行取者易部。白其任重。不稱當事者指遂誣以潛  
管內察竟左遷。廷於外。先生辭不拜。歸子舍乃老。概不以峭畧  
廷執政爲行能。足侭教人也。後以他薦起光祿勳。尋晉太僕。先  
生又適內艱。可謂不遇。然先生何嘗重自失志悲哉。子丑之歲  
瑞禍鑫起。君子重足二迹矣。洪惟作威相。輒動以殊死。銳身激  
昂其間者。孰我仇。何故不風意。賣我以市寵。天尤鄉不相能  
彈註之邪。何尤乎其免也。今聖天子給諫命除故職。言者交章  
多之。蓋其時與會執政。又先時所抗簡者。撻缺之極之。擠其啓  
事。不果。竟贊於大用。以卽世。能毋擊盪乎。惡世之君子。苟富貴  
卽慮權執之一旦。惟貨賂以爲要質。交驩執政受爵不讓。何以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四 此藏軒

德雖未嘗柄國。然跡行事。溢於家國鄉邑間。若是其盛。乃今倩  
若昆季。皆材知深美。爲宗廟器。已斤斤文學方正之士。卽奮志  
於朝。繩先生所行事。先生九京其拭目待之矣。

崇禎十年秋九月。皇帝遣禁旅萬有二千人。會剿流賊於楚。太監劉元斌等將之。取道徐鳳而過焉。徐州兵備徐標。稱其秋毫無犯。市者不變。立野而營。餽餉全仰。而漕撫朱大典特疏頌之。曰親臣美之曰心贊形容之曰玄黃于篋。軍食壺漿猶覺多事。所以護款之。鋪敘之。無所不至矣。江淮散民。謫而駭。然曰治莫大於正名。法莫嚴於定分。親臣之頌。胡爲陳于堯舜之前哉。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三集下 一 此議新

禮重展親傳。爲懿親中庸曰。親親之殺。禮所生也。天子之下。封建一字王。名曰親藩。二字王以下。不敢與焉。府部之上。置宗人府。以貴之。歷代嫌於逼尊。每虛親。簪不居府治事。自后妃駙馬諸戚。肺腑皇親。輒不與以事。禮坐而食。祿防其僭。且專也。特奉一璽曰親親之寶。所以重天潢。明本支也。若是乎親之一字。不以假人。天經地義。昭若日星。乃大典遽取而媚寺人曰。親臣親臣云爾。國制大臣小臣及民皆稱臣。惟宦官近在左右。乃不常稱臣。相沿諱遞。王疏自稱奴。婢上呼萬歲。命其恭謹如此。往者賢。嗜張永曰。老奴何惜一命。以除逆瑾。至今傳爲美談。遺芳史冊。自遭惡。魏忠賢擅政以來。李魯生諂附之。倡爲內相外相

之說。云其爲宰相也。王珙更阿奉之曰。厥臣而不名。於是滿朝一聲。卽票旨亦曰。厥臣。後其兒男尊號不已。則曰上公。曰元輔。而擁戴日加。楊景辰且請居攝矣。斯時也。皇祚不絕如髮。豈非名不正而分不定。至此極耶。今皇帝龍興。潛邸不大聲色。巨逆以藏。惟時左右中貴人。豈無明哲忠順。志在社稷者。外廷士大夫公論。誰不歸之。然律嚴結交之科。人懷頌德之耻。寧可褒之於既往。而難改獻諛於當構。且也先聲名賢如劉大夏王瓊李承勛王邦瑞丘濬等。屢著嘉謨。常懷遠慮。懼宦官之典兵馬典錢穀。如唐宋往轍可鑒也。今者明主間一遣行。乃其安輯小心。職分所應。恪者得免彈劾。不掛清議。卽爲和平。于璫有尤矣。何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三集下 二 此議新

至節鉞重臣。異與不能減賊。拱手頌璫。誇其師。猶未已也。乃曰親臣親臣云爾。此言一出。更加厥臣之上。反令中貴有大不安者。是驅中貴狂驕日滿。終獲罪于天朝也。非所以善成中貴也。同時會剿諸臣。如洪承疇。熊文燦。史可法。常道立。余應桂。諸公。將比而頌璫。是不能也。將勿頌而形迹低微。百凡卑附。軍功何繇而立。如有其功。必首歸璫。如其用效。而璫不認罪。天下大事廢矣。噫。獨不見西市之中。霸州之穴。頭血尸橫。媚于名聲。竟何如也。可不寒心哉。

貨殖論

論貨殖者。悲斯世之不可以不貨殖也。太史公作貨殖傳。悲之耳。扶風可勿議乎。

有貨殖子。家數不貲。擅會之利。往來吳越荆楚。巴蜀燕秦之郡。以賤徵貴。取其奇美。懷上辛文子所謂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陰持計之甚熟也。故累至數百萬。然爲人實謹飭。意隱厚。身衣布。未嘗寧處。不過以乘時富。安於鄉曲。非有所豪恣作姦也。又善施予。磊落急義。雖未嘗如古者動以千金稅人。然緩急無所辭矣。嘗善事澹泊先生。知其賢。深敬禮之。澹泊先生處於東山。有田數頃。築室其中。不戚戚於貧賤。以爲天下無可與與浮口又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 此藏軒

不立名稱。無所著於當時。獨號澹泊先生云。貨殖子時過先生。曰。僕役役事事。甚卑賤。先生秉高義。懷道德。顧下與僕交。僕幸溫飽。願奉此區區爲先生家。先生又毅不內。獨竊以爲先生行已亢。何不稍治生產。爲子孫業。顧自病乃爾也。先生良久喟然而嘆曰。惡是何吾之足病與。吾曩者至今。以爲子賢。非夫世俗之所謂貨殖也。故與子交。今子進我以貨殖之術。我將學子之所爲貨殖乎。抑亦效世俗之所爲貨殖乎。請得而試論之。今日王侯公卿。以迄士庶人。鮮有不惟貨殖是視者。其流雖各殊。所以好之則一也。夫商賈之事。逐什一之利。載金錫珠玉。旃裘筋角。魚鹽漆枲。果隋黍稷。枏梓馬牛之屬。趨俗之好。察地之宜。因

翔貴得過直。資舟車。乘機假。致富數十倍。從車服。游華貴。大者僅千人。過千乘之家。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論後。郅氏以澆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此之爲富。毋足怪者。閭里之間。錢虜自守。操業數千百金。爲廢居。墾財役食。權子母。擇隱賑者。與錢通計。日而責償。肉好龜冉。察其善窺其利。再期而三倍之。此爲術甚鄙。然自冠裳中。苟一治生。卽或爲人起責受謝。坐旗亭。離券焉。王公大人且親行之。較錙銖爲尤甚。又况鄉人而戲者哉。若乃輟鞍縣艾。僮圭爵。自令長以上。得第不一二歲。蒞任還。兼兩擊轡。其家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四 此藏軒

已巨萬矣。斯何所自出之速乎。卽爲其昆若族交游者。無慮且橫以飽也。又吳愨平胥吏數輩。舞文弄法。侵牟小民耶。今長安道中。輦黃金入者。歲不下數萬石。無論激昂要津間。載輸其舌。可以無欲而不得。卽游手姦猾。處其中者。巧刺沒之。亦以數萬計。此豈有持籌什一殖財之勞乎。吾見富貴之家。田宅遍國。竟極上腴。治宮室高嚴。離館曲榭。駘盤相繚。聖牆丹楹。錯以雕瑣。前堂羅筵。設綺席。供具畢備。漿酒膏肉。後房妖麗。陽文段干之倫。以百數。便媒雜約。嫖服而御。僮僕雜戲。羅掄秦穆。奉指使車馬都也。走犬良也。從游者如市。鵲葢蔽門。所好無不聚。志無不樂。斯固富貴之極。奉世俗所爲至媮快者也。然自角州習父

兄之訓。蠅營狗苟。卽已夢寐。何幸得一致此。願足矣。語曰。何知仁義。已向其利者。爲有德。賈生曰。非貴有威。不與婚姻。非富大家。不與出入。財力相君。固人情也。雖爲僕虜。何有慍色。故鄉里嘗有喜多事者。隨歟以挑之。中分以啗之。使兩家媾御。而上下其手。處人骨肉。因以爲利。又冒善排難解紛之名。泉以爲能。此亦卑卑矣。它如翹明圖智之士。恩有司累長上。度資緣爲干澤。使令有重客。所以阿之者百端。又何惜以身爲溝壑也。小有才能。持說辨以請出。口給喋喋。善從豪長者遊。以爲名。卽不特可氣食其鄉人矣。諛人所欲。取已所便。求諛而報仲。持一札。可又之。它朱門焉。是故末技事方。下至彈碁探筆。格五意錢。日者隱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雜古堂二集下 五 此藏南語之餘。求食於外。朝披須捷。而莫享厚福者。皆是也。其尤者遂以此實。夸昆選條。揖讓黼黻之庭。與人布武拾級。橫肱而駘坐。噉應滿視。則皆揚其與孰權執者交善。惟恐人之不知。當其掃門求引見。稍見賓禮。蒲服至地。葉拱牆負。冀倖得一竭大馬。其狀曷可令人見乎。今守令初治簿書。未數月。過所之中。踵相錯焉。莫夜叩門。稱故交。固其常耳。通都大邑。銀文之門。賄謁者長史。透蛇相屬於道。或實寒且約。爲人所厭惡。乃故爲豪華。側冠注振。褸褸數易服。連車騎。從廬見以呼。以示所游。無不奉意得志者。藉彼以憫此。妄指朝廷論時事。張虛疑以嚇人。孰習官常。籍察郵傳書。卽爲其業。經者。必夫所可至矧者。已困無所得。何

貸而歸。猶修於人。多者至數千金。曰。吾向者以能廣結納。通輕俠。睥睨可動王侯。乃者遊而遂困。恐爲人所笑。然里人浮夸。慮無不慕。肥其所行爲有用也。至於郡邑大豪。爲關說當事。而貨取盈焉。同類相爭。甚無異捃利刃而奪之。力大者勝耳。往往收魁宿爲之囊橐。互率權以取贏。閉中有田舍翁。或千百金之家。無辜而捺牢之。少以恣睢。令其饋獻。仇家曲聽則已。不殊。誣告有司。惟人以釁之。部索一至。立責因圖。其家俄頃而析矣。之生而歟之。之歟而生之。峻詆而治實。大庭讞獄之愛書。又何兩造三居之足憑哉。國家之要束。誠不若一帑書之報直也。嗟乎。權之所集。人爭附之。豪而無忌。人爭畏之。附與畏均之。安敢不聽。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雜古堂二集下 六 此藏新耶。今夫貴幸招權。權愈大。賂愈重。其來輻輳。如水之趨下。終不可返。斯又曷可以盡論乎。是以有時既失。而猶多方自引。憶憶以動之者。仰首伸眉。視天畫地。結黨與。肆抵跪。縱訕謔。毀其所忌。譽其所非。孰起遷。以爲我力能薦樹之。孰得罪。被嚴譴。以爲我定中之。使人悞然不知所措。以故求而影響。無不如命。卽使覺知。不既已得算哉。甚矣夫權之不可失也。權者。執之本也。執者。利之歸也。當今之世。廉潔自護。見侮於世。有權執者。暴而益昌。嗟乎。不學貨殖。誠不能一朝居矣。然皆如子之貨殖。則天下又大治矣。吾意且愚。亦欲養性以自適。將求效世之貨殖。其術甚便。顧獨無此厚顏耳。將效吾子。則必待身拮据。又不勝勞勞

也。吾何病病何妨。吾病不能忍而復爲子論之耳。貨殖子亦  
謂然歟。曰。僕固知世之所爲貨殖也。竊嘗取之。是以勉而爲商  
賈之行。釋豆羹之辱。今聞緒論於先生。益感斯世之不可與與  
矣。悲夫。俗以相變。食風日滋。僕雖喜施予。又不能結交權勢。安  
能免於今之人乎。遂棄其家。與澹泊先生俱隱焉。

士習論

士庶人至衆也。風俗所歸。大半在士。士處公卿大夫與庶人之  
間。操文法。明習世術。進則爲公卿大夫。賤伴庶人。所習不善。則  
天下因之。俗流以失。國家造士。空前代錄工詩賦。習法令。數更  
無益。何啻萬一。洪武中制科舉。諸明經宏詞等科並革。存進士  
一科。與薦舉歲貢爲三。以用。三年比而賓興之。然進士科特重  
一本於制義。蓋令深於義理之文。論觀博約之致。詔誥表判。觀  
王體國法。策時務。觀經世之畧。可不謂造士慎善哉。然業經求  
仕。鮮以祗身。不俟大成。考學記之故。守曲禮之序。相沿至今。無  
論有通材。閱覽者矣。博約之致。王體國法。經世之畧。已置弗事。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八 此藏南

卽所事制義。亦非有以聞也。終年役一編。居它僂僂。無所知。書  
不同文。王者亦復錄之。易知所爲美醜也。更相笑而已耳。而目  
之。當世極崇高尊顯。鮮不繇此。此不過爲利祿資。安用是博學  
深造也。賢父兄訓其子弟。亦曰努力事此。蚤自爭達。以博富貴。  
它何計焉。有好古者。起博聞強記。推本經史。講求古今之成務。  
則羣怪之。其道甚遠。又無當於世資也。徒敝敝耳。雖有不可讀  
之語。且將安用之。父兄者。惟恐其子弟爲之友。靡歲月。不卽策  
高足。誤矣。誤矣。彼其事漁獵。頗知學者。亦以爲采獲章句。爲詭  
世逢時技耳。豈日多讀書。固有所謂儒者經術。樹道德。建功績  
乎。當佔畢時。終夜不寢。奚倖得一第。可以美田宅。驕妻妾。爲親



戚交游積也。此即大丈夫功名當如是矣。至於蓄積經濟。欲其身忠國家。則以待能者。彼亦見薦紳先生所爲。無非清潔廉謹者。見侮於世。豪侈侵凌者。謂之顯榮。士何樂而不爲耶。是故貧者。喪恥無節。富人之子。益以僭差。被執繡飾珠瑛。金華朱璫。車澤可鑑。驅僮僕呼於市。犬率然也。酒酒滿。伏好利無厭。各擇其附已者。爲黨與。終日籌興生。爲人居間。脇而刺之。成均膠庠。故址也。而郡邑之都亭。若游苑焉。歎斷何事。嚙嚙必問。投鈎箚者。則爲之謀。從酒家典負而分金。此其至卑者矣。絃管六博。斗酒好客。猶可栩栩爲文士。其號豪俠者。舞知以御人。多武譎。罔絡張設。排擠賢者。幸有事而往來。乾沒焉。亦善揮予。結交貴僞。假浮以又集前編卷之三 龍古堂二集下 九 此藏軒

稱人者。稱其奇察內深。力能抗人殺人。詐變真寢。側目蜂螫。則訢訢爲之解。願自快也。若稱其溫溫恭人。抱忠信。行長厚。無深奸。則貌雖應之。必憤怒而不樂。以爲此無用人也。居今之世。作事取寵。以有用者爲貴。雖至暴戾。亦爭慕之。徒有仁讓君子風。則曾不孰何之。且詆毀之。嗟乎。朝廷欲取士得人。而天下皆願爲惡之人。能不悲與。能不悲與。此無他。皆不肯讀書。知原本敦禮樂之實也。吾竊觀士所稍急。誦習者。督學使者來耳。自督學之官設。而里選之制。郡縣守令。以事有專職。委之不治。督學使者。數歲乃一至。事煩日寡。無裕於施教。其試也。亦以財執前耳。即試得士。若博之中呼。非有觀考之素。可賴也。徒有優行一步。浮山又集前編卷之三 龍古堂二集下 一 此藏軒

一。然見氣食鄉人者多。優而劣者必無藉。或得罪豪長者。師儒者也。其幸而賞。不過十半。此雖督學日臨。士亦何匡懼自變乎。夫易拘牽士。士所易顧化者。郡縣守令也。明旨累頒。式士入服。度今猶故也。士以管入。人賤之。弟子員之補。貢於三取士之一。皆得算。里人視以財得名。器者。儼然曲領。士益藉口不復自重。無怪乎明旨之禁其章米。而下弗禁也。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升之省。則循里選之遺也。而久棄爲具文。議者已條諷申飭。而不能行。然知其遂寢不行也。是豈非守令未加務耶。嘉靖末。毛御史愷上言。薦舉之取士也。擇而後用。其失也一二。科舉用而後擇。其失也八九。謂宜特設孝廉一科。

郡守縣令正官。取諸生秀民中。行著鄉閭。學通經史。年有成立者。薦之青。大邑三人。中二人。小一人。府倍之。同舉者聽。而守令察舉。詢之耆宿。公之賢士。大夫駑之細民。保無繆舉。以充直指御史。會藩臬官。共試其經義。主典實。無華言。而待遇恩數。並居詞科上。庶學者專經術。敦行義。人篤於自修焉。崔文敏以爲宜。歲令縣令。察舉民年十五以上。能占經行辭諱者。上之守。而登之學。其輕役者。雖才不右。督學官考較黜升之法。必本之行。責之守令。當不焉。是二議者立。雖以豪猾緣奸。祇以生獎。厥要其意。在于守令賢也。今國家育人材爲急。而士不多讀書。素不通達國體。觀古今。究得失。實職而責其忠。又責其效。得乎。夫人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十一 此藏新

稍稍開敏。何爲趣時。一制義何能舉其所能。其智必將爲非。誠皆知學古以求志。明百家而不爲所惑。上者。懼其砥行。嚆嚆古人。下者。亦被服儒術。薰于禮樂。不敢非之。好學之風行。雖有爲弄辭。必不見齒矣。今宜在上者。勸之。當建勵學宮。置五經博士。品秩生徒。各有差微。天下通知。追經古記。天文曆數。所在一封。輅傳道。諸京師。不稱者。罷太如石渠白虎故事。講同異。蔡明大典。天下煥然。所以示萬世。志明材之盛焉。如此。士鮮有不慕學。孜孜遜志者。慕學則尚廉耻。夫禮樂之化。真迂遠邪。高皇帝常臨論太學諸生。爲意深至。豈直不殊石渠白虎天子臨觀哉。正統中。北祭酒李時勉。南陳敬宗。一時士風。於斯爲美。督學郡縣。

一如其行行之。士焉有不回心鄉道者乎。類非俗吏所能爲也。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十一 此藏新

擬漢武帝罷田輪臺詔

詔曰。帝王御天下。四裔賓服。豈斤斤規富強之効。報管以明得意。亦惟是內修農功。和輯其民。外厯斥埃。俾邊塵無警而已。非不能勤遠畧。以爲不足煩百姓而罷中國也。朕實不明。不深惟宗社大計。見漢興以來。數爲邊患。邊吏曾不能以一矢相加遣。朕甚憤焉。詔求郡國異材。可爲將及使絕域者。秣馬厲兵。冀以雪白登馬邑之耻。自是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公病。數出塞。以我長技當。復首虜頗衆。而我士馬物故亦多。又通西域。置校尉欲斷。右臂。曠日持久。糜金錢鉅萬萬。豈得渥注馬數匹。又軍候宏奏。縛馬足置城下。羣臣皆曰。於占爲不祥。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 此歲軒

天公也。急擊勿失朕信之。遣貳師將軍廣利往。無何全師覆沒。廣利降。朕用是疚心疾首。怵惕惟厲。夙夜弗寧。乃按粟都尉弘羊。暨丞相御史奏遣卒西田輪臺。嗟乎。自軍興以來。丁壯困師。旅老弱罷轉餉。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窮荒大漠之外。骨白而燐青者。疇非朕之赤子。今瘡痍未起。呻吟之聲未息。又使西走數千里。而田輪臺。擇中把土。蕭然飲泣。是重困也。捷枝渠黎。雖曰饒廣水艸。其地與中國異。風烈霜慘。驚沙彌望。荷戈執殳。兼服錢鎗。士不堪命。必欲溝渠未通。荒蕪未闢。枵腹待哺。又歟。稼穡甫成。趣治亭障。騎時擾。無日休息。又歟。食不足。必輸自內地。士不足。必募自內地。展轉川途。又歟。此一役。海內益耗。外

彫竝矣。夫以高皇帝神聖。猶采其敬言。施以金縢。孝文皇帝選六郡良家之子。棘門細柳。躬自勞軍。而不輕與角。誠爲百姓也。朕繼承先緒。數十年於茲。不光昭休德。俾元元樂業。而第逞其雄心。以釋騷海內。其若祖宗與百姓何。昔苗民逆命。虞聖班師。穆公悔靖之役。而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朕縱不能仰姬舜德。成干羽之化。豈敢忘穆公之悔心。自今當務輕徭薄賦。課農桑。修武備。禁將之生事於邊者。輪臺議其罷之。

爲賈誼對漢文帝問

賈太傅自以其材不得用哭泣而死。余甚悲之。然其甚隆之。太史公稱其同外生。輕太就。又與然自失矣。嗟夫。誼之遇文帝。豈可不謂知己哉。今之爲洛陽者。欲一見天子。又安可得也。

賈誼以年少合天子意。天子將任以公卿之位。爲絳灌東陽所短。乃以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賈生徵見。文帝問鬼神之本。嘆而悅之。因問曰。賈生數年。得無有所欲言者乎。賈誼俯伏至地。免冠置對曰。臣誼材薄。少貧賤。荷洛陽守之知。聞於陛下。陛下沛不世之恩。召爲博士。一歲超遷至大中大夫。除長沙王太傅。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五 此藏軒

千載一時之遇。豈顧問哉。臣竭犬馬。不足以報陛下。願以臣之庸猥。忝厚爵祿。區區之忠。恨在鄙遠。不復常侍禁闥。伏蒙徵見。前席問之。臣死罪。死罪。何敢不言。然臣有言。臣恐陛下之今日信之。已而戮之也。然臣被聖恩。至於此。雖要斬何所惜。願陛下少加察焉。臣聞明主得賢才而用之。非不欲盡其所長。然而不然者。以左右擠之者衆也。臣固無算。陛下親擢臣於艸菅。榮以組駮。使得入承明。從九卿。更進議事。不自量當深寵。每詔令下。諸大臣不言。竊不敢不極意以對。猶懼其有未盡。不謂遂用此以見恚也。謂大臣皆國家世職。有功於先王。素自矜奉。要束至習也。臣小臣。烏敢以說之哉。然其欺持朝廷。所填撫多其計。

策。一切論具。往往專決。引故事。自除吏以下。可先分辦。天下傾仄。爭趨以求榮。大尊重也。臣不知避指。以爲對君父。宜無所隱。觸犯忌避。與人不相中。被尤而退也。又何疑。苟臣言便。一旦陛下行之。諸臣得毋有不便乎。臣愚所言。以爲漢興。大抵皆襲秦故。方今陛下卽位。天下和洽。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此所以隆至治。並三五。垂後世也。卽臣初上治安之策。太息以陳陛下。亦見察不以爲過矣。諸律令所更定。列侯皆遣就國。陛下亦稍稍聽臣矣。方艸具其儀。周章未就。遂爲諸臣所排陷。陛下聖明。亦既或省耳。臣以新進。妄欲效欬於國家。又得罪諸大臣。罪當死。長沙卑濕。固知死所。然臣願以直言極諫。前伏斧質。死且不朽。若以撻缺之言。徒見疎適。使臣不得忠於陛下。爵邑自斃。猶有餘痛。且數年。枉長沙。每北向頓首流涕。望陛下終已不察臣之愚慮。以爲先犬馬填溝壑。不意再召。復得入長安。伏見北闕。此又臣之死所也。自陛下憐臣。使得備宿衛。降位博士。從輦下。朝夕有所進言。臣願足矣。安敢尸位公卿哉。萬不得請。願放臣歸洛陽。使遊遊齊魯之墟。以老。母爲諸擠臣者所快。是陛下賜也。唯少矜之。俯伏不敢起。上爲之感曰。然欲用之。然卒猶預居頃。拜爲梁懷王太傅。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六 此藏軒

擬主爵都尉汲黯爲故魏其侯實嬰故太尉灌夫白冤奉  
嬰夫之得罪。知者莫不嗟之。其後天子亦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長孺故懸。當東朝廷辨時。長孺是魏其。託爲  
此表。亦以慨天下之稱母后族。招權殺人者。

主爵都尉臣汲黯頓首上言。前魏其侯實嬰爲灌夫事。與武安  
侯田蚡廷辨時。臣是魏其。今夫已論支屬。魏其遂棄市渭城矣。  
臣黯愚慙。不勝憤憤。敢抵冒昧。爲之白冤。嬰少慷慨有德讓。  
先帝亦嘗察無如嬰賢。吳楚反。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陳彭越  
下。令軍士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以今之人之貪。求如此。其  
可得乎。好扶義以急人。喜賓客。進賢以爲國家用。豈其有所仰  
擬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七 此表辭

視天俯盡地。辟睨幸天下有變哉。灌夫少爲其父陷。不顧首  
領。馳吳軍。身被數十創。名聞天下。此國家壯士。且其人剛直不  
好面諛。已於諸諸貴戚有執枉已之右。欲必陵之士。枉已左。愈  
貧賤。尤益鈞敬禮。薦寵下。獨病使酒。嗟乎。此其所以中厥也。  
天下權執所集。人於是趣之。魏其既失資。太后以病免。而夫家  
居失執。兩人素仇。節當此時。賓客益落。相爲引重。亦其情耳。夫  
之得罪。不過醉飽事。爭杯酒。不足以支屬。抵礪而爲文惡。又豈  
特橫恣通姦。加之辭邪。夫人負意氣。犯權執。銳身欲與其  
素交者共。斯已足多矣。不忘素交者。必不敬忘其君。即召入  
時。賜魏其食。陛下豈不漸乎。武安侯蚡。既挾丞相柄。國之威。內

此葉北圖配補

爲國戚肺腑之重。刻標以肅天下。驕恣自逞。田園膏腴。治宅甲  
第。如宮闕。金玉充庭。鐘鼓曲旂。日奏於前。美色曼靡。諸珍好狗  
馬。自四方遺之。不可勝紀。事陛下之臣。不奉陛下。而趨武安之  
門。至尊不是過也。此獨非所謂支大於幹乎。陛下未之或聞耶。  
丞相奏事。語移日。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上嘗曰。君除吏盡未。  
吾亦欲除吏。又請考工地益宅。陛下不已見之乎。即夫有罪。蚡  
安得使騎留縛置傳舍。而後請也。主於陰通淮南謀事。臣且不  
敢言矣。臣竊以武安招權侵主。布私人風。治劫彈。指陷慈服。  
搖亂國本。當大逆無道。可斬也。顧乃置弗論。而誅嬰夫。悲矣。臣  
知上獨以太后耳。夫能賞罰之謂天子。亂國政以奉太后。非孝  
也。臣以爲今當急斬蚡以告天下。庶幾賢材氣奮。爲人臣者。不  
得侵上藉執。以肆夷戮也。不然。得權執者昌。失權執者亡。爲陛  
下之臣。亦何樂不爲奸邪。阿奉取權乎。又安計國是哉。臣懼不  
知所出。謹昧死頓首上。唯陛下下財幸決之。

擬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八、 此表辭

此葉北圖配補

七解 丁丑客作

七解者爲七客以解其悲也。悲不可解而終解於故人  
之言。人生重得故人也。祖構家故有七體。而七發自仲  
宣以下。皆以繁華榮艱說高士。此雖至愚。亦知其不能  
動矣。又爲聲協比麗所掩。使人誦之。無所感發。故變傳  
記古文法。別立一體。以自解云。

抱蜀子少偶儻有大志。年九歲能賦詩。屬文十二誦六經。長益  
博學。徧覽史傳。負笈從師。下帷山中。通陰陽象數。天官望氣之  
學。窮律呂之源。講兵法之要。意欲爲古之學者。遇時以沛天下。  
而未之逮焉。性疎達。善得大意。而強記爲難。久之畧忘。猶自恨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一九 此歲軒

甚恨材知不及古人。而復身弱多病也。又善臨池。取二王之法。  
好圍棋。舞劍。少知彈琴。吳歌。雜技之末。有所見。輒欲爲之。居一  
室。周章不倦。或歌或琴。自得晏如。豈有所汲汲戚戚乎。年二十。  
自以爲龍門此時。周歷天下矣。局促里巷。老牖下。胡爲者。乃載  
書籍遊江淮吳越間云。自總角隨尊人經棧道。見峨眉。下三峽。  
又復過武夷太姥。已北入京師。馳驅齊魯之郊。頗注意名山大  
川。有所興懷。乃者東遊。浩然不足當意矣。處鄉曲時。以天下必  
有如古人者。過古人者。今見人物。猶之山川也。知已不過數人。  
斷斷名稱。大畧材知相埒耳。於是歸。擬入山。大奮其力。令古今  
俯仰著爲一書。而里中難作。繼以寇賊往來殺掠。兵火不絕。流

離金陵。豈得已哉。家世好善。而善不可爲。家世好學。而不學者。  
嫉之。雖客居屑屑。謔詬日至。有所著作。或傷時事。則焚其紳。敢  
令今之人一寓目乎。時不遇矣。求爲上客。即突梯滑稽庸詎與  
人合與。家貧不能好客。有客至。浮更三豆。好我者不罪其穢也。  
未嘗敢談先王。尚古學。況以此勸人耶。意有所至。則發嘯歌。嘯  
歌而悲。人莫之知也。間行市中。遇逢儒士。與握轡氏於道。執手  
未言。望橫世君驅塵而來。下車長揖。時有鎮栗先生垂簾於市。  
又假寓此。分牛席以賣藥者。周賈老人也。程勇公來問卜。見諸  
子立日中。呼延入坐。坐定。皆欲與抱蜀子言。見抱蜀子顏色微  
墨。心甚不懌。或曰。子何悲。苦至於此。吾黨欲有所勸子。子能聽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 此歲軒  
乎。抱蜀子曰。唯唯。否否。敬將聞命。逢儒士曰。子豈非以不遇故  
與。子母郵我之說也。我以子爲不攻苦逢時之業耳。邯鄲之步。  
可趣而至。號鍾之聲。再鼓而得。以子之材。何此爲難。乃復高務  
經史。追琢詞賦。偏身蔚氣。發爲長篇。雖千卷充棟。無取於世人  
之目也。三冬策刻。餓於侏儒。五經鐵厲。不若牧豕。人生因便以  
取青紫。其術甚易。安用博洽苦難。羈縻歲月耶。且世之人。羣以  
便近爲榮。有好古者。視之如仇。賢子弟稍嚮風慕義。而嚴父恚  
兄。卽詈而拘之塾中。則子何取焉。彼夫談制義以爲名者多矣。  
何必經史詞賦也。吾願子貶其道。閉門揣摩之何如。抱蜀子追  
歎曰。我固歛君之說也。但性各有好。斷不可強。若以今人所爲

長業者。則是鼓篋勿肆宵雅也。誦籍勿九千字也。霖雨勿假僕書也。刻燭叩鉢勿賦詩。登高勿爲大夫也。獨咕嚕一卷。誦制義數千篇。一踰年而又不通時用。則又編新得第者之章句而誦之。我以為莫若若矣。好古者計千秋。達時者計一日。斯固迂談。不敢望人信而從之。獨今天下童習白紛於此。而不得售者。尚數百倍於好古之士。彼一時高第享名者。頗未必有一日揣摩者也。則又何居吾道其果非耶。仇之晉之。又安辭耶。抑亦談此。可自贖邪。握輒氏曰。達俗士不必爲子憂多益也。聰明過於人者。事一日即可當彌月。安用朝夕苦此乎。又安知其不一朝一夕而畢此乎。抱蜀子曰。我實不能苦此。而朝夕未嘗不苦也。君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 此藏新

吾與客喙譁而使持其計出入之簿。求求左驗。批察米鹽靡密。能不慙而撫之。及覺其離悍。則又潛忍。始下急怒甚。少頃或怒矣。即欲五門譴讓。但聞豚聲。誰爲我理此哉。至若賈其所藏。則我生平無所玩好。又奮然于世人之徒。以玩好爲好古也。惟而且簡居處粗具。雖盜幣之不得。鉤金若載書三十乘而舍之。又奚載焉。且所爲羹鼎敦牟。厄區及它環玦瑋珎之屬。得之或不致金。可以稱數百金。曰。此秦漢三代器也。果其藏之。獨不十百於魚鹽耶。起而屏面笑曰。如鹽諸利而止如是。則不若于澤資緣之爲得矣。不若爲人處事受謝之爲得矣。不若莫夜游手之爲得矣。又不若負大力者。白晝攫之之爲得矣。握輒氏竊聽之。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 此藏新

聞下亦不失於糊口。彼四方貧賤讀書之士，不能爲人損益，可勿與也。必欲抱膝嘯歌，以待世有知己折節而好之。今天下誰以知人愛才爲事哉？抱蜀子曰：我固知之熟矣。輕詆之夫，服霧殺劍，亂車澤可鑿。從僮僕，呼劇驂，則與冠蓋爭馳。四市皆避之，不知其所從來也。賢者處微隘，門無車馬，輟蹻羸蓋，出遊而無招飲者，則一屋之人始鄙之。繼許之親戚易而侮之，嗟乎！風已如此，雖欲不執利，何可得耶？果其通三公，交五侯，寒暑請造燕而狎之，習遷除，論朝事，久而縉紳喜與之談，又未嘗不驚于他貴人之前也。因人成事，藉交報仇，可以使富人供我，可以使鄉人畏我，可以使不根浮慕之士影而附我，雄乎哉！然我見公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 此藏新

之止成一樊端耳。苟求進言，言雖得上進而下之情，終不得上達也。夫踰分冒昧，自扞殊殊，必以上則必發憤於當世，邪正是非，名實賞罰之故，直陳極諫，言人所不敢言者也。乃一劇切及君身而言者危矣。一指陳及君之左右而言者更危矣。其言者不過取天下不甚切膚之利病，據摭論列，若爲忠直然者，庶幾得達黃屋而柄者容之。且自許伏闕上書以來，而上書者無所不至矣。市井亾俚，未嘗一誦詩書，知咫尺之義，苟持淳愚，衆息條對，則即走長安而上書，老吏熟習科條，則上書腐儒，撥因無所復之，亦上書。董胥奸猾，掉指罔上，以私陷人，與大家情忿而角不勝，則亦上書。上書至今日，而更迹是者，君子耻之。況乎朝奏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 此藏新



長造。入山而隱。蟬蛻埃壘。儼然捧木茹皮之萌。相時而出。無不可者。乃復樸遯市中。將欲坐視江南之何何乎。吾請爲子占之。抱蜀子太息曰。遇時艱難。出既不若古人。隱亦不能如古人也。知幾當斷。我豈瞋瞋哉。然業爲世俗之人矣。病且文弱。不能躬耕。婚嫁未畢。見女沾沾似不能免。又無同志入山者。煙火不能相望。子然一廬。吾雖大布黎藿土著之好。能無疑焉。曰。好施以德之。則必一飯與之同飽。而後可。彼皆飽而我盡矣。曰。聲威以服之。則必多收。武夫壯士以聚處。是一日優遊而行軍之費也。且山中之人。盱目駭耳。而有司文法。又拘牽及之。寧可以行軍法擅殺人耶。如此則有四塞之險。而不能守。猶之處康衢也。今

江田文集前編卷之三 續古堂二集下 三十五 此藏軒

源既獲者。欲可從。玄牝之門。豈浮夸無裏哉。吾與子踴躍而坐。不決旬。黃庭紫闕。可以靜焉。周宣王如聞採薪之歌。所云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吸玄泉。正謂此也。自此以後。陽文南威。刻以百數。比御而無損。則亦至適矣。而卽繇以爛目鬚髮。卻病延年。則人間之藥。莫加於此。可隨吾壺中受之。抱蜀子曰。久已知世之有此絕術也。然家有細君善妬。庸詎使綽約靡麗。粉粉裊裊。于左右乎。日梓胡而色於室耳。且吾方謀養養之不暇。又烏能效曼倩。日以上賜取少婦於長安中耶。問賔老人曰。王陽微名。衣囊。鴟夷累致千金。豈果拮据然乎。古又有資焉不移晷而石可爲餅錄也。亦可以爲鏐盪也。人亦患貧困耳。故妻孥無所。浮田文集前編卷之三 續古堂二集下 三十六 此藏軒

孫憤而嫉之。亦其情也。果金多而厚易珠玉之飾。文綺錦繡。丹珀異珍。粲然在前。諒君家之諱語者。亦必改容焉。况丈夫不難辭見女子哉。抱蜀子曰。古有黃白之術。必仙人而後可得也。世人好此。故求之而終不至。仙人不必好此。故可致而不爲。且果有能得黃白者。何不自作富家翁。而尚出遊于世。以利告人也。問賔老人曰。此猶末技。請言其上者。則清靜之道存焉。其至也。可以白日拔宅。乘飛龍而上天。吾子豈無意乎。吾有師在太華之陰。年五百有餘歲。餐松絕粒。顏若處子。駕衛叔卿之白雲車。負李克之五嶽圖。化翠高之鰓。吹子晉之笙。當引子往求之。抱蜀子曰。吾見世之談神仙者。皆遊於富貴之門。豈富貴乃可求。

神仙乎。富貴如秦皇漢武，不能免於沙丘茂陵。而况以蓬蒿藍  
縷，求不灰之藥耶。周賓老人又大欲扶其說，說未出，忽有數輕  
婦少年，襖衣白紵，簪玉導，與錄事七香車，并驅焉。寶祿文茶養  
帷可窺也。見抱蜀子而招之曰：何爲冒塵離而儲與於此。抱蜀  
子語之故。少年曰：及時爲樂耳。須富貴何時。且世之極富貴者，  
始殫筋力，肆也，直以圖之。一日，縣金印肘後，動卽犯法下獄。盤  
水加劍，則又何樂焉。孰如得酒且歌耶。書生苦甚，吾當爲若澆  
磊塊也。遂爲抱蜀子謝續栗先生與老人而去。諸客又欲因抱  
蜀子以飲少年，相與摻祛而行。行至河干，則維青翰以俟久矣。  
榜歌發，放乎中流。顧舟中多不識者。抱蜀子不問姓名而上坐。  
其兩厓陝而修曲，倚檻與抱蜀子立拱者數數，而抱蜀子未嘗  
見也。已而張鼓吹，聲流瀨，載博山，燕沉水，老柳爲之起舞。好風  
爲之發香脫之脂之，散核維旅，座客或惡其淳厚，而抱蜀子適  
饑，舉筋大嚼，執拳畢之，未嘗不使饜屑者笑也。行酒入又卽已。  
故僕僂矣。于是揮團扇，呼六赤指隅，席能度曲者，屬其歌吹笛。  
或笙或管者，和之。更使撥鷗絃，繁聲促柱，令人心動倡優迭進。  
滄管百狀，履舄交錯，微聞薌澤，雖不能一石，然亦不三升足也。  
及醉而起，舞抱蜀子叩枻高歌，欲賦詩而無與俱者。又不自知  
其何以悲矣。聽客散相呼，明日復治博具，何所又見使酒者，不  
得意于坐中，則毆人于道。抱蜀子益以黷然，徒步而歸，夜行無

此口又長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七

此藏軒

語疾風中人，返邸舍，坐戶下。老奴良久乃起開門，至寢而臥。臥  
又不能寐，長夜展轉，憂從中來。謂之何哉。翼日有帥初故人來  
訪，而抱蜀子尚臥未起也。強起復病，披髮而出。故人知其沉湎  
也，正色而譏讓之曰：吾與汝少相期以古人，今雖不得志，則古  
人不得志之所爲可則也。何必憤激以自老耶。歎貧且賤，結納  
不爲人所重，意欲絕交，而又不閉門，處于謝客結客之間，更與  
市中酒徒，作使笑傲，以飾其慷慨，而慷慨終不能隱也。汝將謂  
人以汝爲和平乎。哉。汝又謂此可以藏其身而免爲善之誅乎。  
哉。我日斯邁，時不可追，少壯忽忽，卽爲白首，不及此時，覃精經  
史，聞風化雨，以待後世，將何待乎。况遇合有時，終非沒沒者比。  
浮以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八 此藏軒

世人所笑而後可哉。抱獨子。瞿然長跪而嘆曰。世之勸我飲酒與不飲酒者。非知我也。世之勸我讀書與不讀書者。非知我也。人生有一故人知我而我何憾乎。請與子研細席。同食啖。溫古昔。考當世。暮必稽其所得。間數日可出。尋少年一縱樂焉。又明日閉關以爲常。帥初故人從之。抱獨子於是乎不悲矣。

周農父曰。才至此絕矣。然非密之之博學如此。又不見其才矣。此篇馳騁左國史漢。蘊藉騷雅。如隸晉魏韓蘇。而自行其意。豈世人所號古文能及哉。頓折刻切。使人感動刺心。真所謂怨而不怒者乎。人無此才。無此學。而又不肯爲其難者。宜乎其請便易。淺近法門耳。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元

此藏軒

多言誠有方

言之至於多也。非不能言者矣。其次立言。言遂以病言乎。能言家聰明通辨。或卽方聞識時務。苟一以言爲名。稱言得當。欲不以其所。又焉顧世。且誦不衰焉。啞啞不出者。終沒沒耳。有三其緘。寧免於夫耶。迨夫說隙。謫謫大壞國家。下者立說爭辨。異同既毀。第之微。厓毗之間。罔非其言之辜。甚以厄於殺身。小以禍挈相尋。無已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是乃今人猶以能說入爲能。君子傷之。我友敬矣。謔言其興。又安在其不多乎哉。立誠以修。誠之所以言也。勉爲古人。曰不誠惡乎敢。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十

此藏軒

惟言無易行之實難。抑抑得隅。實虹兩開。辭費枝葉。修踐攸悔。起羞興戎。詰帝勿再。綽出有恪。遊不以倡。遂辭約結。嘉謨有章。丘願罹。父舌常折。肆虞弗持。濟圖斯。世之英傑。移名浮躬。翹知自。說論哀克。煩易溺口。庸閉於人。提給教調。惟利是陳。截截善。號爲異材。誇託銀駁。廣譽無回。聒聒儉膚。人誰信之。夸毘縣河。天蓋疾之。澹藻清源。摘華振秀。爲文召訖。靡有夷先。鴻論擅譎。辨駁亦帝。荷管連柱。斷齒造。面謀如。黃蛾以善背。詆娥。誓詞。悵憶爭。誇諸函。伎忒。其始孔甘。而邦而家。餒亂軍食。骨肉仇。警。幃。幃。爲。婦。朝。祗。其。痔。莫。寔。其。皮。雖。以。其。考。猶。將。冒。之。矧。彼。他。人。能。勿。與。之。絲。絃。儀。圖。戰。戰。未。惟。屑。播。古。訓。慎。之。爲。基。

燕聽雅頌。雍雍秩秩。諱衆何寵。師虞守默。木訥庶近。毋無母踪。  
迂合者多。謹厥攸好。迺述迺著。允爲今無。凡百君子。勿以爲愚。

許山文集

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

此藏軒

送李舒章序

六月十日。雨得舒章書。又以詩見懷。余讀竟。爲之太息。何舒  
章念我之深也。東望歌而和之。和之欲長言之。長言之又不足  
矣。於是乎序。余少知事古學。好詩歌。及長見天下作者。甚寥寥  
也。至湖上遇臥子。即已想見舒章矣。時當秋盡。追冬。客遊甚倦。  
思歸故鄉。亟又心搖搖。乃迂道之雲間。夜登舒章之堂。主人披  
衣。行子夜。談儲與沼上。倚柱而論。離騷投分之奇。豈直如古一  
見舊識哉。迄今六年餘矣。兩人相視。落莫慷慨猶故也。然余身  
經兵火。故鄉喪亂。流離徙居。無所終薄。又以鄙賤爲人所厭。故  
慷慨設舒章。更甚。今舒章問我以所著何書。所見何異人。所計  
許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 此藏軒

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而已矣。果其有志當世，通古今，識時務，則此日有倪首學南陽學公瑾者，尚不出市井僂僂舞也。彼鼓刀而屠，力抗百鈞，可以其器不忘報恩者，則時不乏耳。乃今亦有日誌於人者曰：我能收歿士得其心，是誠能得歿士者乎？哉！入山而隱，實我等荷全性命之上策。然既已爾爾，難免世俗之累。卽布衣短後，又安能躬耕隴畝邪？以是充豫於僧牛牯東下，簾市上焉慷慨悲歌，豈得已哉？舒章則可以勿慨慷矣。家在東海，烽燧不相聞，可安枕臥也。身負不世之才，而又勤敏不倦，著作日富，儻乎其後，安可望與君生平同里同生，卽得知已，今知已已得志青雲矣。然君之知已，亦我之知已也。我今春當賦信，浮以又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三 此蘇軾

告急時，猶爲之痛飲。君豈不快哉！前年臥子告曰：我與舒章居雲間，誠足樂也。有天下疑難事，不易決者，則同葵仲、義疏章句之學。原本何自，則同勒貞。考古而不批經，則同闇公。俾男我與舒章坐而屬歌，誠足樂也。然我流寓悲歌，猶不至以窮愁自病者，亦以遠望有吾子之樂爲我之樂耳。揚子雲尚俟知已於千載之下，而我當世猶有知者，何苦而悲不止哉！今見君三問無以應，又身邑矣。天下之才，屈指可知。欲倚天地萬物古今之數，明經論史，核世變之故，求名山而藏之，然後與故人飲酒，不已遲乎？故作七解以自况。末章爲故人責之，哀而勉之。舒章何以責我勉我哉？幸亦以言贈我。

字韻論

古音之亾於沈韻，猶古文之亾於秦篆也。然沈韻之功，亦猶秦篆之功。何也？羅泌謂古有倉帝，而韻乃黃帝之史。前此已有書矣。六書既出，各時增改。古文籀大小篆，波磔之筆，至周列國，緣飾俱備。如六書統所載，一字至一二百，秦一天下，始禁列國之書，專從秦篆。故漢之說文僅存，但知小篆者也。自秦篆行而古文亾矣。然使無李斯畫一，則晉漢而下，各以意造書，其紛亂可勝道哉！古音隨自然之氣，至有七音韻鑑，而叔然之反切始明。東晉謝安乃屬徐廣兄弟作音釋，因取江左之方言，而沈約增定之。陸法言陸德明孫愐，因之。宋廣韻因之，故自沈韻行而古音亾矣。然使無沈韻畫一，則唐至今，皆如漢晉之以方言讀其紛亂，又可勝道哉！音託於字，故轉假用多，同類應聲，則叶之爲韻。後人不能淹貫經史，旁攷曲證，止便習孰，而成編之易爲功也。遂守斯篆以論古聖制字之意，違沈韻以斥中原自然之聲，則使人益痛李與沈之過矣。顏之推卽歎小學，依小篆是正，爲不通古今。何況今日邪？吾故曰音有定而字無定，切等既立，隨人填入耳。漢以來有通用者，有分別者。魏王吳朱，因漁仲合溪而隨手物造，長箋守徐郭，王漢篆則泥而不通。何惟郝京山之一掃而逆之乎？然有古可借，今不必借者，自衛包改古文之後，史漢尚存舊文。石經時可徵引，惟當明其原委，乃不爲辯攷者。

之所致耳。音韻之變與籍楷同。天地推轉而人隨之。今日之變沈。卽沈之變上古也。上古之音見於古歌三百。漢晉之音見于鄭應服許之論註。至宋浙轉元周德清始起而暢之。洪武正韻依德清而增入聲者也。必如才老取宋人之叶。必如升菴徇漢讀之異。亦何貴乎。凡此數者。皆當通知。然後愚者之所折衷可得而論矣。

龍眠後遊記

余生長龍眠。歲徧徃其間。未嘗有記。記龍眠後遊者。以當兵變寇亂之後。兵焚押至。大家流離。卽欲實身丘壑。驛語優遊。其可得乎。乃者方子猶得聞歸故里。呼故人。乘春日。載酒賦詩。恣嘯傲。寓目俯仰。寫其感慨。故足記也。余公家六年矣。間歸者再。而今年歸。公向者歸。又三年矣。此三年所。賊往來。遽午無算。親戚故老。存亡十二三。八里間。圯垣荒棘。夷爲戰場。獨城堞繕修甚新。敵樓相望。女牆睥睨。一雉一廬。喜幸足以禦賊。然俯視橋下水。北望花毒諸山。悠然怵心。較向者歸。致嘆瓦礫。又大變矣。附郭山莊。薪毀殆盡。先世墳墓。松楸如故。故間歸。必欲入山。聊一展望。幸此一日。猶如昔時。幸有一日。卽當放浪山水間。其意一也。旣歸。苦霖雨不絕。里巷雞黍。泥淖過從。殊自鬱鬱。先期期客。雨霽。各策杖入山。飲我者載酒爲慰。會中春月望前一日。風道路收潦。至日果霽。天朗氣清。豈昭明所謂秋日乃有耶。諸左謂予曰。龍眠不可以一日遊也。當携布被。信宿余三都館中。明日余飯汝。頃之子遠舅氏大呼而至曰。是不可以無圖。李伯時所以重後世者。此龍眠山莊圖也。若近日工丹青。固可闕然。還伯時耶。言未畢。吾家子建。適稅駕至。自瀟天柱峰。卽招之曰。有今日龍眠圖矣。子建素工此。十倍我。同其囊中。則筆札備具。卽並駕共出北門。客或羣植從。乘馬策蹇。舉監與從者數十人。客與

於道道旁耕者釋耒相顧年來尚復睹此輩僊僊問山水者乎。入山甫數里石流嶺鄰沙渚迴曲側徑無塵下車徒步民舍處多疎蒨焚而新築者林木伐後猶有樛櫟檉柳卷曲輪囷倚澗臨壑者存春州復生萋萋山麓步少倦可以偃臥也余幼讀書處在寥一峰下有澗石急湍可以流觴顧諸客促駕從此中飯越嶺至谷口老奴已治具遲我矣遂踞石上起治飯來方子謂客曰余少以龍眠之泉無千仞石無萬仞者或不得廁三峽石門厥長遊吳越近寓白門大口水爲巨浸山多土阜曠觀平遠求一仞之泉十仞之石不可得矣人所號名山率以古剎園亭勝耳抑亦入山惟恐不深故厭之與乙亥遊東越山果稍稍勝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七 此歲軒

行碣礪以爲能不能者忌而飲余乃拂衣止之曰危甚噫人世何往非危地而獨此危與如是樂相樂者移日日已落方子自念樂無以加而歌聲爲泉所奪歌未遂乃步張鼓吹以行及河爭奪馬渡河復忘其歌暮抵三都館老僧烹笋及蒲飽不能餐相與箕踞渡頭放言高論待其饑云夜復寢酒竹林中余笑謂山中而坐階下與城市大宅中庭何以異邪既命移酌石上時既望月臨前溪皎出疎柳中摻袂大堤可勿秉燭也何必非清夜遊乎既磬石臨沈潭月逾明風不起遠流激石微聞有聲指伶人可以吹笙矣方子自擊鼓客皆雜奏爲煩促之節四顧深山益亦何年聞此管樂之聲也邪相故樸樸不知協音律此伶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八 此歲軒

似故鄉然又安能如故鄉之山可以留畬不買而隱也飯畢入舍中見先曾王父及王父生平所著壽諸木者蓋藏諸此又不爲賊所焚嗟乎使得竟返故鄉於此枕石漱泉讀先人之書豈不樂乎又不可自必矣寥一峰之右爲儼玉峽儼玉峽又余叔王父計部公窮歌地也此地爲龍眠最勝嶙峋壁立飛泉澎湃坐其下耳無留聲冷然若有所忘計部公樂之築室其上取以爲號今室已毀矣六叔爾止寓白門不得歸而樂之矣我等且以一日樂之又何恨焉亟呼酒卮坐並進倚石而醉客俱醉屬碩人歌屬于建作圖歌聲出於硃甌之間若絕若續同睨于建已扶服最高石操觚成幅矣陰崖曉巖本不可行而客醉欲爭

人者猶故家所教十餘年前與予論節奏今亦且老發聲變調令人愀然秦淮歌舞吳儂絕唱固不若此山中合奏之適也夜深矣露下衣衾與不能衣僅于焚酒談燭田園勝處夜燒火甚烈客且燦衣而田父方驚起不知何故也返竹林中猶散髮披襟或歌或吟倚庭樹高談未已日來方病又何以豪至於斯耶難且鳴客皆臥余竟不成寐曳敗絮展轉東方白矣披衣起周迴庭除梅未殘辛夷且發此皆左少保公所手植也嗟乎有子能文章好山水爲世重公亦樂矣日出客皆衣冠余猶蓬首出與溪頭漁者語問山中年來無恙耶此方雖亂後猶外戶不閉也老農炊黍進羹聚而享之遂躡屨往窮龍眠之勝循澗而

入陘。陘交蔽。不知何往。獨土人因石壁下築土成路焉。過石馬潭。徘徊拄杖。客有罷者。遂止於此。方子亦曰。安能一日而窮龍眠耶。龍眠盤桓數百里。又安有窮邪。又何必窮盡龍眠之勝。而後有得山水之間耶。頌人謂余曰。君猶憶丙子射壇之遊乎。曩者惟克咸及君耳。主人孫公甚賢。今賢主人成古人矣。西指剡山。層樓陝榭。朱檻畫舫。復何在乎。平譚在茲。小瑯琊。倪太史山房也。太史公往矣。今日者。故人皆與。又有管絃之盛。人生幾何。何當多難日耶。子厚曰。賊無滅時。此地終不與我輩囿微也。不者。我輩冠進賢冠。勞于王事。或殉封疆。安得有此。他若樸遼城市。不出里閭。持籌而歛。亦何苦哉。乃賈勇乘輿。與益發罷。洋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三六 此處新

爲憾。余以數于此來。自戚數子。不爲世俗人。不必相遇也。子直子忠曰。若以免於世俗人爲樂。與抑知兩日內。更增世俗人之譏耶。儻蕩不備。知之者鮮矣。方子方自以爲妮妮謹甚。特以感慨。遂不禁其狂放也。歸入北門。猶還望龍眠。不忍別。見投子有人羣起坐。意亦有來與若我等者乎。詰朝行市中。遇默公。果從龍眠綠山登投子。同行者亞侯子桓也。方子既樂其事。又感慨不能已。夜與諸左極援筆記之。記示成。晨起治家事。屢又滿恐。後此記終不成。遂過默公舍成之。州成而子桓忽至云。子建之圖且成。持以待記。讀余記數遍。悵悵然吁矣。昔蘭亭盛事。而右軍但敘感慨。讀後遊記者。得毋更有後之感慨者乎哉。

洋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四一 此處新



醫學序

先曾王父本菴公精醫學以爲人子須知先王父廷尉公曰三才之故身建天地靈素不可不學也中丞公遇經驗方則抄之遇醫輒問其所得又研易象數醫切此身其確徵也小子呂智少承家訓視照循牆而已壁中誦讀之餘好竊物理故彙醫爲一編丁丑老父爲南尚璽卿因食鰾飽腹悶爲醫所誤得金申之而解于是學醫老父曰運氣經絡脈理須能三性醫方皆通其常變歷症而驗之可十可萬是其變化一言而終是其要歸也張仲景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詳立齊論發揮其一端而踵事相補正欲學者集大成而知其故耳智未行醫且竊其理就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星 此藏軒靈素之條貫詳證治之準繩約而記之名曰醫學聊備遺忘將來或有所引伸而會通之固協藝濟人之一助也崇禎維單春皖桐方氏子呂智識于安山之室

四書大全辨序

國家欲使士子深於義理之文若者士子競進徒以義疏章句爲達時資勛說焉耳何暇問義理果當與否耶此吾友兩公所以有大全辨也夫深於義理者必博學君子廣見洽聞然後能覽聖人之大指士北儒林志在身通唯通斯得其全耳誦成祖之諭楊文敏亦曰諸儒論義有與傳註相發明者承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發明正欲其博也切當指大指也今之業此童習章句祇知爲制舉義博學故難亦安知所謂博學近思耶何尤乎不得大指也卽自號不屑辭章于義理獨深者亦苦少不博學切問以其眇見執一省覽釋此不能通彼自相謬轉卽曰先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星 此藏軒民是程吾豈許之哉吾觀聖人之言非可以一端論也情見乎辭書不盡言或反復得之學者當以聖人之言解聖人之言思其意之所指勿以辭病義諸子百家可令觀焉故得大指者恒不事章句小儒然章句間不得大指亦不能讀也爾雅有釋詁釋言合而釋義今但執訓詁遂謂全得聖人之指不亦迂乎先儒亦惟恐其指不得故思而釋之晚年每有所得不自以爲是乃一切拘守之襲其辭以爲制舉義若此者不惟不得聖人之指抑且不待諸儒求得大指之指自謂深於義理不屑辭章誣矣况有口程朱攘臂爲狗彘又欲行其說於天下徼天下從之他日者望其以聖賢之學上進君出政事不更誣乎爾公躬行

不苟博學著書亦既久被服天下矣嘗曰明王務學惟正已知  
人是急不沾沾章句訓詁益誦讀聖人之書內以淑身出則期  
不負國家徒以爲文章讀之已非矣至於藉此爲逢時資豈所  
以對祖宗訓士至意哉是安可不辨也定其同穴正其靡曼攬  
其要難畧其附會其不合聖人之大指者益鮮矣參考者數年  
而始成書成方子讀之曰可謂發明切當矣道德文章政事出  
於一矣士君子讀而學之理學大明人材一歸於正所學卽所  
用矣爾公之對祖宗不負國家志何深也其爲世用豈不大哉  
又豈第望其立朝之後上以此諷諭下以此廣勵乎崇禎十二  
年仲冬月訖望

激楚序

初看花開安泰園雁塔分部遊遊即昔人弗禁也吾友方君密之於其時獨寤嗟食咄咄邑邑若不終日既已上書闕下不獲請數扶服策蹇詣闕扉躬親澣澣於是乎飄風之什作焉情異反鑒義從楚原失騷所繇名離騷猶離憂也王逸注曰離別也騷愁也密之起盛年雋譽稱射策子大夫族又鼎貴所至羣趨之車騎爲滿非刈蘭紉椒比而直以家難未平國威方震庶幾借孝子履霜之操一伸其羈臣罪帥素友怨婦壹鬱無聊賴之感說狂乎女娟氏之歌河激也觀其攘袂操檣凌波浪狎蛟龍倡爲禱福恕辭之詠雖偏主未免神動矧天日赫然者乎先是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激楚序 此藏軒

密之爲諸生時輒已擬九章七發善楚聲蓋亦性近之矣予姑援先朝舊事爲密之慰無論婁東二美終憾分宜卽如雲間馮行可黃梅羅甲豈不亦括髮刺膚自縛登聞鼓下或佞歎而始一濟視密之何如哉茲且擁銀艾奉板輿歸拜家慶爲歡復以絲恩當擢爲諸侯王傳相淮南小山諸篇日益紛出蘇斯言之密之卽變其激楚之音爲虞虞周頌焉可矣或云激楚義類深意別有在噫天下事變於楚而莫滋於激楚者予何敢言之亦未知密之意果出是否也過端策拂龜其人其尚爲予質之崇禎辛巳夏江黃景昉拜書

譚冠忠至今日裂矣而故事者蓋以穀城爲胎始云夫穀城楚

地也舊理楚人也以楚人而策楚事胡爲乎至此耶原楚理之意在功撫而罪剽剽撫局分則勢不得不罪罪以功功於是乎苦心廓清八策涵血如方仁植先生者乃遂以罪聞吁嗟乎豈惟是哉邇來兵燹結連以致兵枝餉匱無已時如增兵之弊流於竭澤抽練之弊極於空伍剽練餉資飽騰也弊至以罄瓶制腹矣卽四事亦以固吾圉也弊至以控弦揭竿矣顧冠忠雖楚理胎之而兵食之變則至武陵而大備上下今昔寧無感乎密之方子殷殷忠孝至性成文欲以其言以存仁植先生之罪之蘇激楚云乎其自此遠矣歲滄弟戴明說拜言

密之弱冠負盛名今登第而卽遭其導人之厄不可謂不苦矣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激楚序 二 此藏軒

予每見其鳴咽爲之拊心天何嫉密之才而苦之若是乎此激楚所以作也中丞之寃人皆知之而激楚推於先世指信天道怨問古之人何以爲生是誠孝子之言哉是誠忠臣之志哉今一時公卿無不敬服密之惟恐後者正不獨以其才也然其才逾與日月爭光矣嗟乎天又安能嫉密之乎天蓋成之也萊陽弟宋致

穀城之難旣潰不東下而西走楚撫之功最大而八勝一敗爲法受過爲人于當此難矣讀激楚者能無歎乎比密之危苦時幾無人色而予等以爲聖明在上自然蒙恩天蓋生孝子以報忠臣乎哉昔屈平傷君之信譏而作離騷是以忠成文密之傷

父功之不成而作激楚是以孝成文然孝也而忠兼之矣以寄之之才出爲國用何功不可成今固勉之勿復以詩歌自消其烈也海陵徐燿

皖城方審之名噪海內予初以爲文章士耳庚辰榜放予獲與同門亟訪之不可得云已歸去俟望決旬而審之至至則形面悴齋神情練候皇皇莫知所措予知其爲尊人年伯事也詢之嗚咽哽噎不能出一語已而淚數行下且泣且言曰荆之役驕將違制敗家大人八戰克捷遠在千里而罹於議父寬如此子何以生於是食不肉衣不帛卻燕飲聲歌之樂出入園扉省視靡倦蕭然寒邸絕無新貴容午夜露禱拜疏辭廷對願以身代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激楚序

三 此裁制

後腸腸血哀動長安上愛其才欲用之弗許然忠臣孝子已見於方氏之一門矣予時過慰爲破萬斛塊壘因出激楚一賦示意予讀未竟而屈左徒志思辭令無一不肖其至誠惻怛之言根諸至性以婉變於君親間者尤得風雅怨誹體亡筵等囀緩之音無何上燭非辜慨從寬典長安無老稚莫不手額頌皇上之明嘉嘆方氏之忠且孝予乃服審之不獨爲文章士而已也昔寧俞脫君于深室樂恢救父於市曹流誦到今不衰豈非才足以濟變誠足以同天者乎予於審之亦云以告善讀斯賦者門年弟魏藻德題

風變而騷古人所爲發憤而作也忠良蒙屈繫服釜以祈察者

詎憚秋懷已乎稔知玉石自分臣心可白籲天呼君而告無罪矣獲光叨公道爲罔忒爾審之天性篤孝上書爲父解難義極於中感動金石今讀激楚三詞悽惋悲壯抑何學也聞言格壯其以辨哲功尤使營力封疆者不與袖手同過將勵勤有典而國憲用昭焉是猶合美信修之志也蓋發情止義而體歸不怨矣年小弟葛世振

要東王元美以才而歿其父雖時相忌之抑亦不善自養晦之過耶然晚年位躋貴顯猶修園亭之觀密之少負盛名方舉於禮部而卽遭尊人先生之誣拊心涕泣食不甘味衣不安寢卒以脫親於難人以爲孝感所致今者又飄然出國都將淡然於功名富貴之外且聞其求爲王相以著書自娛也視東爲何如哉激楚之義比亦足以觀矣同郡年弟顏渾題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激楚序

四 此裁制

方子獻策長安時都人士咸願望見之顧開戶屏跡拊膺自苦予每往返周旋泊如耳憂喜不形諸色其爲人性摯思沉君父之際多所流連間有懷抱不之詠歌如贈荅懷人諸什洋洋灑灑抑亦所志不存耶歲餘事得間方子侍尊人旋意稍稍適孟酒游晏之間得嘗奉色笑也一日簡得激楚讀之惻然方子曰此以當涕泣耳予曰嘻甚矣其傷也然余觀忠臣孝子之行明感君父幽格鬼神初未嘗不顛蹶困頓而後乃彰明顯白也曩予讀九將私心謂貴公子負不世材顧出此抑鬱無聊之詩今

其激楚殆有進焉。豈非誠有不獲已於中者而維以告哀耶。故夫可已而不可已之九將與夫不可已而不可已之激楚大氏慷慨悲憤之所爲作也。若郊廟鼎彝辟雍鐘鼓庸此陳諸樂府登之大雅又何區區雄於國風之爲美乎。是則予所快睹而樂道者耳。弟田有年。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二十一 激楚序

三 此藏軒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受寓州上

激楚唐氏秋作

智既上疏不獲請懼伏窮巷拊膺疾首百爾摧裂家君子適至入省園中。天乎天乎。謂之何哉。自任楚以殺賊爲事。遇賊必戰。戰必捷。八捷而僅一敗。遂致於理。設隨時言撫。豈有此乎。嗟乎。苟隨時矣。則賊潰必東下。東下則勢必張。豈特楚之爲厲耶。此役也。家君子言左將軍既敗之後。山不可深入。嘗具圖說陳其山川形勝。畫洋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楚辭草上

一

此藏軒

浮待糧設奇之策。而督師羽檄迫催三路合剿。又復調楚撫回守襄陽。楚將素勇。食功深入。而川沅不至。是時襄陽空戰地。且八百餘里。寧及求耶。自愧無以感腫腫之鼓。又望有谷耿之力乎。業在患難中。自分難求憐於人矣。嗟乎。人生不幸。何以遂當此哉。虛喝時起。使人立僵。病悸之餘。偃而自敘。號曰激楚當涕泣耳。其辭曰。

傷飄風之汨起兮。溯衰木以晨號。遶巢彭澤以彌天兮。擗梁中人而難逃。匿陋巷以屏息兮。激襄陽其來襲予。窺飛礮之蔽空兮。其容懼伏此窮居。彼車馬之聲互兮。策郵勿其前驅。紛淺轍以振偉章兮。爭莊廵以微呼。惟軒軒其倫此兮。安望其憐而過。

也有生各有倫。春兮願獨罹此厄也。歎杜門之不敢見天兮。又孰敢叩而籲之。賦白日非我有兮。心懔懔其誰訴之。銛刃而涉血兮。抱鼠思而口吐。候逆旅其望賓石兮。慰蒼頭之居居。夫有功而獲矣兮。自振古而恒然。况得罪於維毘兮。何一青之能全。瞻荆門與當陽兮。拂夫禱而屑涕。苟信洋洋之前畫兮。又曷慮。券空而盾敵。木蘭師姑之八勝兮。矢崇朝而剪滅之。迫險中而反其員幅兮。已深文而挈之。將卒既用命以歿兮。卽箕谷亦可。以躋足。昔議迂於敢戰兮。烏能不鋌以箭鏃。郢上剗剗其在天兮。實式馮而鑒之。寧委罪以喋喋兮。悼覆功而陷之。子幹不善左豐兮。勛已集而檻車徵。尹守憲平之失利兮。誰其羸服而問。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曼寓草上

二 此藏軒

行公謙之如薺兮。誰當送之於清澗。服勞寧真有故功曹兮。誰倖廉而自稱。候國扉而恫恐兮。對獄吏而搶地。甘觀瘡以枕格兮。徒粹少而伯儼。何叱咤之威於三木兮。欲噓囂其裂眦。搖琅當而穿須捷兮。何堪此鵠亭之灰骨相隨。中夜懷恍以椎心兮。爲人子者罪通天矣。衰藁載而進兮。固難忍夫。睂睞矣。顙舉幃而升卿出兮。安得孫張而知其忠。粉十五而動袞統兮。加髭鬚而倭僕。據蔚氣而悸兮。雖盜賊不可以爲人。見者太息亦何益兮。齟舌恨恨其焉陳。睇銀艾與故舊兮。成股弁而歔歔。矧古處之不可再兮。各善用其韋脂。罔密而克臬兮。起穢不聞而益恣。非麟趾與襄躡兮。羌但爲候人之所擄。蒙頌以膝行兮。將扶服。

而安之。素手顙顙以希引兮。信清廉之不可爲。阻處閨人何句兮。輝罔馮生其欲墮。纂纂之無因兮。誤君知其不可。思白髮之在堂兮。倩杖根而北望。屏余弟其悵悵兮。徒踟躕於容防。謂決旬其有音兮。都門之人何當歸。發伴來而不詹兮。聞瑕丘平陸其阻饑。朝采桂荇與新荳兮。夕懷荳蔻與芡與。炳骨然薰而壺。擣兮。詣首咎繇其示予。侯正直而弗夷兮。判若否其當治。帝其不可以理兮。念勞人而使知。重脣飾而來旂兮。羣窮窮而祈之。或反接以藉葉兮。猗桔萃以相持。隱閔其若有聞兮。曰女曹胡爲乎饑饉。忠蓋不得其報兮。逆曳焉能以爲非。揆諸理既已然兮。熏縣滿調斯何時。固固可以受道兮。古賢蒞之所宜。刊章以。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曼寓草上

三 此藏軒

輪作兮。此非台之所能助也。刻深希寵而翕舌兮。此非女之所容。憤怒也。勝石之寃上騰兮。卽卽填閭閻之前。故降罰以普殺兮。俾早滂疾疫而連年。豕突而賊讎午兮。橫術數千里其無煙。言及此而氏首兮。觸堦流血而思捐。靈拊咽而起兮。沾余襟之漣漣。馳西陸之沉景兮。儵莽莽其曉曉。嗟樹柵樓棚之立。橘兮。歎燕葵唐蒙之凋敗。夜轂領而不寐兮。痛警櫟之聲惡。眈濮鈔以豎視。栗兮。魂欲之而奚托。夢登天而爾彗星兮。挽弧矢而井狼沒。射屏翳之吐雲兮。爾胡蔽聖世之雙闕。駕蚪龍使南征兮。驂鸞和爲雁行。亘中原而越宛雒兮。抵漢沔而遊江湖。招靈均於洞庭兮。詢太傅於羅洋。撲羊杜之碑於岑淵兮。瞻躬耕之。

廬於南陽。今何日而捨悼兮。跡此土其茫蕩。牙節其若何兮。恐僂辱此尚方。咽渠率其耋爾兮。何不劇此而距躍。既爲天下雪冤兮。北首燕而受爵。顧乃殘生民以逞兮。使大江以北爲戰場。悲無家其此離兮。乘埃風以盼故鄉。里人爲流庸兮。田井荒而散骸。積上龍眠之塚兮。號先人而噴噴。我生何不辰兮。歷兵火而加以困厄。承松楸而頓足兮。入圯垣而反廢宅。嗟嗟曳杖者。余廷尉兮。奉明善而危坐。冠及笄而被襦。袖兮。手負劍而詔我爾。勿以詩書爲足徵兮。何爲出不得於時也。爾勿以朋友爲足信兮。緩急奚爲而辭也。吾家世有隱德。爲昭認兮。自斷事而監其忠。今披閣而茹肝兮。上帝方降而恤德。世已亂而卒瘁兮。浮曰文矣。前編卷之四。則寓其上。四 此藏軒

念爾之材宜坎珂。好從頌以加食兮。報爾父以無它。無它兮。今且奈何。驚寤兮。泣而歌。歌曰。泣已盡兮。歌不得聲。風颯颯兮。夜不得明。天道其終無信兮。吾不知古之人何以爲生。

顧瞻噫辛巳秋作

運期公過京作五噫之歌。傷之矣。本懷民之劬勞。而顧瞻帝京。有心哉。辛巳之秋。可以出都。苟獲餘生。曷與世事。然倉兄花結。有不能不感者。故爲廣其意焉。志隱也。氣稜稜以薄人兮。晨披其披衣。鄉緒風其吹肝兮。嗟百卉之奄離。迫藥簞之綢繆兮。敲塵雖而來奔。劇驂已成。整敦兮。塞市肆之衙門。宮闕胎盪以駭姿兮。環西山而嚙响。日生暈而黑雲逢淳兮。射睥睨而穿重闔。躡羈縻而吐吟兮。辟軒車而徒步。沉沛屏區之黷濁兮。矜纓障面而不堪其汗。匡局室而塞向兮。卽膚揭而驅不衣。噫素綯之化爲縞兮。心邈遐其區。霧天幾日而浮曰文矣。前編卷之四。則寓其上。五 此藏軒

不黃兮。人何日而不匡。懼殺紛紛而來此兮。惜不知其何故。既引愚而沉滯兮。所遇何其蹇也。伊嫩惡之太不相諱兮。祝我又安遁也。荃果其爲茅兮。何忍遂藉之地也。謂蘭穢而蔽可薰兮。靈且連蜷而至也。有儻列埒之葵萎兮。獨推連嚙之喬木。豈位斯而敢望兮。傷功多而詭辱。土可礎而石則長兮。孰幸繼而能齊。惡聞聲而請塞耳兮。遂啜闕而莫知。折柄而不鍛其斲斷兮。恨鑄鈍而不以爲非。病踈整而日尋斧斤兮。又將以之治瘵。疾嬋媛而羣譖詆兮。孰矜憐者其罪之梗。椅怨有材兮。彼樗駸其誰治之。維麒麟以輒棄棧兮。衆衆頌於暴厲。蒲越不祭而躡之兮。列爛臉其不享。償鬼神使巫覡兮。何弗詛亂階而汨汨。踈兢

而毀賴解兮。肩爲而不猶。彼州留之凱也。辨修兮。亦大丙之。醜陳盆簋而封。血兮。俾牽徬而縛其手。驅樂用黃兮。輕農用火。帶華藉於修。陵兮。其。導而笑可。天胡降。月而天。杯兮。生數輩。若是其心。在俗。挺捐爲所。惆。喝兮。恣。毒。整而卒。狂。倚左貝以信信兮。敷。應。橫。肱以驚人。沒利而易患兮。方藉與朱郭爲鄰。耆古而持簡畢兮。誠。嗤之以爲愚。窘急不能以句。貸兮。又何顏而坐其。龜。龜兮。率。迷。陽。勿。傷。吾。行兮。重於地而焉。如。身知其。卽。輻於棠兮。安往而用其。噉。噉。備。赴。蹈之焦。爛兮。又。繼。輈而并。耕。所。羊其將至兮。山且崩而簷其顛。民夫人各有所迷兮。惡可強而合也。寧。糝。食而泉兮。何。忝於簪。褭之雜。沓也。甘。臭。莫而客。客兮。縣。洋。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是。寓。草。上。 六 此。藏。軒。全。盤。而。應。應。門。懸。願。以。沉。沉兮。敢。噉。噉。於。建。鼓。高。眠。而。微。太。息兮。卽。觀。閑。而。受。侮。翠。明。跋。踏。而。昏。拜。謁兮。吾。甚。鄙。其。勞。苦。赤。白囊。之。押。至兮。顧。乃。祕。而。莫。宣。采。四。市。之。謗兮。胡。以。盼。未。央。而。卷卷。慕。龍。地。而。據。地兮。徒。僕。笑。余。而。追。歎。被。酒。與。人。逢。倍兮。豈。其好。詭。越。而。踰。踰。或。供。具。而。糞。肉兮。資。醢。醢。以。腹。便。不。艱。餌。而。傳食兮。鼓。或。罷。而。成。篇。篇。已。成兮。不。能。語。醉。起。舞。兮。泣。下。悲。秋兮。自。古。望。江。南。兮。風。以。雨。風。雨。作兮。江。水。波。不。能。語。兮。能。歌。歸兮。歸兮。歲。月。無。多。世。不。容。汝兮。當。如。何。

激楚顧瞻噫賦

送者左徒失意君國行吟江畔作離騷九歌其門人宋玉景差之徒通廣其意音旨日富而後如賈誼梁竦過其地者潸沅湘吊清流必悲感爲之涕泣至今傳楚辭嗟乎果何必楚地而後可騷耶客之居京師痛父冤不章拊膺百結中宵聞其嘆息之聲則激楚所由作也予聞古人之義不以一眚掩德中丞先生治兵於楚激厲弱卒所市名馬數千不莊國家之經費逆賊畏之無敢窺我東諸侯舍而西走彼其之子貪功違制以有今日是果何情邪含沙如蛟偃伏癯癯倉兄斯填未敢告苦迺日積已久而悲咽之語遂滿於廢紙敝簏中予嘗反復歎息失聲此洋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是寓草上 七 此藏軒又非楊子雲好潔潔攻苦作畔牢者比也噫嘻郢事之來實痛之矣豈其果必楚地而後可騷哉若顧瞻噫誠可以感矣何必楚乎既過邛上再讀是篇又名公巨卿贈予之文皆使人泣下不置因爲方子刻之且日毋使靈均侯光輩滋歎息也同學愚表弟吳德操鑑在顧首題



請代父罪疏 庚辰三月上

會試中式舉人臣張謹奏為楚疆一敗有因。聖朝直告無隱。小臣昧死上控願以身代父刑伏乞。天恩俯察情罪。以申國是以鼓後忠事。竊以君父一體誠可籲天。聖主當陽。情迫何避。臣父孔昭撫楚以香油坪一敗督師奏聞遂蒙逮問。夫臣父在楚年餘。九戰八捷。今獻賊從穀城走入房縣。時楚撫在荆門。州撫兵在夷陵。沉撫兵在歸州。閣部檄三路進剿。楚將楊世恩羅安邦敢戰深入。後援不至。二將陣亡。楚撫又奉調守襄陽。相去八百里。鞭長不及。二將正荷郵典。川沅尚且不問。而獨逮調守襄陽之楚撫。此臣所以仰天椎心者也。又臣父據穀城。洋口文集前編卷之四 是實草上 八 此藏新

請緩疏 甲申正月二十四日上

翰林院簡討臣張謹奏為不分亂賊披猖。微臣誓業此骨。願就河北行伍父子枕戈。以報一國恩事。臣父孔昭自戍所特起。召對授以屯撫。感激。天恩。念臣祖大鎮理學忠訓。不避忌諱。奉國家之要務。勒為芻蕘書冊。留在玉案。以為今日之勢。屯緩兵急。乞假機務入街。就便收練。奉旨下部遷延至今。今賊果出關破山西矣。其氣甚惡。意在先攻九邊。後乃入腹。或分一枝橫衝濟南。斷我南北咽喉。大可憂也。臣父早言之矣。河北山東。跳馳白跣成羣。而抱義塲主不乏。誠持尺一。招為義旅。可賴之以自為守禦。兵機得勢。而與屯在其內矣。伏乞皇上加。洋口文集前編卷之四 是實草上 九 此藏新

召對補考

翰林院簡討臣謹奏為恭奉 召對奉 命補本感謝

天恩忘其愚陋茲特隨條陳列以備廟謨事二月初三日

上御德政殿召對畢 上曰所言多有可采即補本來欽此竊

念 聖心憂勤時事孔棘小臣對越咫尺天威一時指陳語無

倫次幸蒙 天語優容令其補本謹分條上列以備采擇施行

而及農者目前決斷也按賊破潼關得西安乃出取寧夏延綏

榆林而從偏頭入太原其勢將犯同宜昌肅以強兵險路在邊

欲先取之而後分哨真係相與期會此賊似有粘罕之謀漢可

慮也各路增防禦京營練衝鋒現經申飭恐仍故事宜調吳帥

澤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是篇草上 一 此裁軒

就近統制重在居庸傳聞雲中隊伍喪氣披靡左白觀望援師

其可恃乎畿南山東以至淮口多有輕剽標馳一輩其信大義

蘊雄略者原自有人當下 詔許所在倡義結塢使朝臣通聲

氣者招之此輩聯絡實護南北喉腹之衝龍驤勞軍常山有勢

不則且為偽檄所惑而虎翼前驅矣此臣名夏臣學漁等之所

共知而朝夕講求矢以血報者也至于非常之舉定于帷幄非

小臣所敢輕言然唐有房琯分領之策祿山聞之破膽靈武之

興皇子亦領天下兵馬元帥之號宋幸遼淵王旦預請監國靖

康時孫觀會奏宗廟社稷之計驗往知來又何諱乎 皇上神

明取前史而覽之自有萬全廟謨愚昧區區謝天而已

一日督撫之權當重凡臨敵之撫勿掣其肘所屬之官應令自

選報部錢穀之數惟所適撥則郡邑皆將也從來將強皆由家

丁偏裨指臂義如骨肉銀都可以自練賞拔可以題校則權之

所在激礪十倍矣所進議者直如藩鎮乃能大有作為如秦晉

邊地已失者許其恢復即給世守齊淮楚豫先撤巡方此今日

文武合用轉弱為強之急劑乎監軍容使最宜罷遣杜黃裳裴

度有明驗矣如王允成兇掠風聞左良玉能誅逆將遣中使厚

金幣以旌之良玉中拒抗保允成之非掠成何體乎孫傳庭催

之出關諸將陽從陰背今反加廣恩總督五省遣中使犒之而

豫賊劉洪起亦緣軍容得賞高傑效尤亦議加銜矣成何體乎

澤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是篇草上 十一 此裁軒

督撫親在行間自可相機駕馭豈是九重縣揣貂珥璫所能

華面彼起狗鼠而成虎狼者反令呼吸帝座而責督撫之節制

成功安可至哉且巡撫之上有總督又有督師閣部輿議飄裂

不若歸之于撫選其人之為得也

一日衛軍與屯臣父孔炤前上劄堯云凡上林艸場諸禁地西

北山諸禁水似可先之勞之該管衙門募屯開種三春一麥便

見充盈目前城衛之軍自可任此再加贖作招應自廣勸屯多

者獎其首事授之以銜若近臣親臣勇于倡義備本別壘所壘

之利仍歸各姓行之蕃庶何愁穀粟之不饒乎近先倡之遂以

信應只在朝廷信行賞格耳去秋 御前發十四萬為和羅本

誠至計也。官府一體轉移，即能應急。十庫改折所收，不啻免稅。造之數，惟裁決而行之。

一日招商海運。夫海之衛京師也，直如腋下取物。此天助國家之大利而急，猶不肯享之乎？元朱清張瑄已有成效。先臣王宗沐丘濬早言其便矣。所慮者洋漂船費也。夫海人之不畏海，猶江人之不畏江。年來巨猾何嘗不走潮如驚耶？但倣祖宗朝中邊中京之法，招商運至天津，多者予之以官，南北之貨聽其均輸，彼任漂沒，何勞過為之慮乎？有效則計其自練船伍，足為海道一旅，可以急遞。南北神行，豈不壯哉？如是則漕可間歲一免，或可連免。海道既壯，設官統之，而外洋之均輸亦用商而推。海山文集前編卷之四，吏部草上。十二 此裁軒

問乎。

一日用人練才鼓舞之幾。今國家邊腹並棘，所望者督撫之才。使天下之能為督撫者，慷慨而願為督撫，不能為督撫者，講求而學為督撫，則督撫不勝用矣。乃主上宵衣旰食，日望天下有盡忠報國之心，富強制勝之學，而天下之竭精畢命，惟在四衙門。上時警問政府何為四衙門以衙門吏部科道詞林對上為之款善地考選，而京堂而公卿，是所謂致福者也。空談養望，統別流品，賢者建牙，便為失職。稱麟鳳則喜，稱韓范則快，是脂之為沙場戶也。封疆之役，專委之一種苦命之夫，一授危地，身先將焉，而所在廵方持轄，加以大

監軍內河，密勿之庶司，其風指而白，當督責以苛，為能不知兵難遙度，多言亂聽，而行間焦勞，百事艱難，竭內帑，局旋舌，又何暇全力辦疆事哉？少有敗衄，與行伍一律動引去，謂司敗又煅煉之，幸而誦功立，亦終身嚴疆已矣。孰能與安生至公卿者，比其福樂尊寵乎？此天下所以不肯承擔督撫之略，以兵事為諱，巧宗虛無者，方且耻言富強，于是乎天下之才，樂廢于途，迎彌縫，微俸苟偷，而邊腹兵餉制勝濟急之務，俱付故事，以虛文衍之。誰是為國家艱大講求撥亂報主者乎？嗚呼，所教非所用，所用非所學，議論支繁，督責無效，忠義無略，鼓舞不切，非不破格，非不重武，而人才不出，禍亂不止者，何也？以九

海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吏部草上

十三

此裁軒

重不知，物清而賞罰不當其實也。夫守令切切矣，兵衛邑令有功，許以錦繡，而見上可，或給京銜而領縣事，卓異竟予科道，自歎感，一則夫見祿福而備壯勇，煉民兵而無城社，鑛穴開冶，工產移商，皆地方官可以親酌而不必別差大僚矣。又今日之太守監司，甚贊，宜并監司之權，以予太守，守得辟舉下僚，握兵民之實務，不見漢之平賊立功，皆太守乎？重權久任，方可責成。時有卓舉，乃新其氣，守令皆燕將略，豈憂流賊之馳，與客兵之橫哉？以臺省鼓有司，以京堂鼓臺省，是往朝廷知其機耳。昔安石有選士料事之法，取古危疑策問之，以練其因物情轉時勢之學。目前舉動，則各封所策，以縣斷之，詩古則知其學之實矣。後

驗則愈顯其識之確矣。臺省建自不取浮託。料事料人密奏不  
夷。然後優升京堂。京堂必試督撫。乃轉部堂而考選之條。必先  
優待。艱邑能控禦者。其散秩異才。先令奏記于大臣。而難問之  
審視之。乃考選之。外則太守歲舉報國幹才。分科記之。天下明  
知朝廷所重。忠義爲本。清時爲用。三途平視。賢能畢出。獎選而  
教習之。愈礪愈精。則舉世在野。無不講求。而受任受知。又加練  
習。天子不時召對。訊之特恩。勸之使人感激刺骨。而忠良侍  
從益切。切用耐勞。不徒恃其高氣。卽已不能亦不苛于責授艱  
之才矣。如是而不得人。不定亂末之有也。

上通州魏相公書

小臣忽承 召對。激切失次。復蒙 天語優容。令其補本。此相  
公之庇也。名路調改。京營選練。見在申餒。而重督撫撤巡方。有  
司兼將。招商海運。上皆稱善。謹一一開坐奏聞。茲所懇者。前  
日請纓小疏。出于愚誠。智父加勅。原有舊議。陳百史竟兼吏兵  
科都。智止願改兵部。招諸場主。以成義旅。新鼓銳氣。須藉 勅  
印。機到勢應。或借漕米。募商海運。以還 朝廷。此輩約略。聲氣  
相通。陳百史魏子一。吳介子。皆知之。昨未及細陳也。君親一  
視父子畢命。時機岌岌。無容迴避。至于非常之策。非小臣所敢  
言。而又不能忍。故引唐宋之議。微開其端。惟老先生從旁詳陳。  
請 聖斷焉。流聞何似。似非申飭一句。所可抵敵東漢南唐。以  
及金源。以遷而亡。唐以遷而存。西晉北宋。又以不遷而亡。未可  
執一論也。昔漢周馥。賭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遷都壽春。  
宋靖康時。胡舜陟。奏乞遷都。而孫觀申之。張叔夜亦請駐蹕襄  
陽。可以紓難。而復振。若親征監國。諸王都統之議。皆爲宗廟社  
稷計。非屬駭聞。唐太宗征高麗。宋真宗幸澶淵。房玄齡王旦。直  
請太子監國。亦無所諱。天寶之亂。房琯請以諸王分領都統節  
度。祿山見分鎮詔。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此忠策之渙者也。  
東宮臨甯。二王分藩。總憲大臣。已有此議。至萬全也。粵撫方  
震儒。智之伯也。亦揭言監國分藩事。恐事變路梗。又言海道之

便疏雖未上。其愛國則誠矣。以老先生之遇殊寵。千古無兩。當此時節進退內外。舉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據古直告。決此大機。宗廟社稷幸甚。復何所瞻顧乎。此心忡忡。待老先生同門之說。素憐其愚。故敢以聞。

許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憂國草上

十六

此幾軒

帝學

天下之故理。兩勢兩情。兩端用中。而明四目。不過通上下之情。就天下用天下。而泰已無爲矣。帝王之學。豈若士子之習經義。讀詞章。爲博士官掌故哉。然而不讀書。不喜近士夫。雖天縱手。亦何由鑑古今而折衷之。明于求賢。而選于得人。秩序提綱。勸學礪事。此治平之政也。體天地之心。保育羣生。納諫勤政。不以九重九有。惟予莫違。此誠正之要也。使上下不相通。則天地不交而否矣。何因類其情而知其勢。舉大理而使盡其事乎。不就天下用天下。雖羣衆熟爛之詞。誦祝堯舜。而與今日之時勢。人情相侔。則督責程石猶閭茸也。陸贄曰。上下不相通者。九弊不去故耳。上有其六。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風慢。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詖諛。顧望。畏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耻聞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詖諛者。順旨而忠寔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詞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慢。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事而情理之議不申矣。今夫世祿之第。隱賑之家。嗣于驕倨。惟狗馬聲色是好。畏見正人。其視詩書若弁髦然。又况天子。生于深宮。長于保傅。親妃嬪宦寺之時多。見學士大夫之時少。便僻以滿佚誘其縱樂。而古今載

許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憂國草上

十二

此幾軒

籍浩然無涯其關切情事者誰提而陳之素不熏習良久欠申  
矣烏能勝彼乎其循故典而晉接者經筵日講也故事先陳訓  
詰于內閣聞及其犯忌者翼日依文宣讀而已此上下交之幾  
啓沃之本而奈何乎泄泄至此也一二腐儒嚶嚶耳不得聞鄭  
聲目不得視艷色手折花枝強顏棄去遂使黃屋厭見儒生又  
一者爲玄默虛無之說高出于經史是非之上從此不務詳其  
事之當否而柄者得以歸詞矯亂而行矣又一者浮才倖進摘  
文偶會及乎所行敗露而左右指撻南牙曰親近儒臣彼竊用  
寵靈如此而君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君心舉不信羣臣一無  
所倚仗而儉邪因其疑忌以術數中之豈不可歎哉真德秀曰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是篇草上 十八 此處新

學必求之古訓以自得爲功學必施于事乃爲有用太祖命  
以大學衍義大書西廡以備省覽誠切切也蓋用人理財因民  
好惡而挈矩焉事不歷漢唐宋之得失以徵今時之勢空以竟  
舜相都俞亦何爲耶宮中省覽尚嫌繁累講筵數演祇完常規  
上下之情未洽何以能委曲批導使九重知人情物理而因時  
勢以振發之臣子以遠古之語責備聖躬既已不受而又見腐  
儒無益國家之急其望臣子期限甚過往往以大賢之行律天  
下之庸夫繼而以不肖之心疑天下之賢者于是乎天下無一  
人可用矣此無它上下之情不通而庸相素無學識好相意  
枉蔽賢之故也但得一休休仁智之相因民好惡振綱紀申教

養通變舊例鼓以報効則百職自理天下自平矣然此一人者  
天子從何知之天子通德類情則在宥中自能決斷耳愚臣嘗  
以宮中閒適而欲廣聞見莫若與士人處莫若漢時執戟侍郎  
之切近博士具官待問之備體也小臣怙忌尚少其黨不立所  
期遠大感恩直陳且以閒適優容得曲盡其各事之情而古今  
之小謹偏長奇才巨奸皆無逃于明鑑矣又得觀古論事魚水  
之樂異時將相天子亦具夾袋焉敬大臣體羣臣道本如是選  
庶常選臺省猶古遺意也而終以格制疎遠安能及漢唐宋待  
侍從之親乎然要自人主好賢好學始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是篇草上 一八 此處新

相道

每觀開創之主，多自天授，再傳之後，格君用人，總在宰相。昭代自胡蓋之變，疑權獨重，析一相而六，各部主之。後以大學士入閣辦事，文淵閣印，止可緘上，不可下行也。豈與漢之丞相大府，唐之中書，宋之政事堂比哉？然加銜兼秩，崇至部堂，特遣宮保，則職親地秘，絲綸在手，沙堤絕班，校尉傳呼于禁闕中。近嘗召宴內苑，詢事賜坐，尊寵極矣。要以首輔為主，參知要之，雖不坐政事堂，而六部百司，承意先請，豈曰無權？正患持祿保位而怙權耳。怙權必塞言路，怙權必結近侍，外以黨嚇方鯁之士，廷杖挾威，密乃陰行時局之毒，收召羅網，事苟阿順，例爲雙擬，使中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四 吏部事上 二十 此藏軒

豈不悲哉？旁觀指手，類曰：伊周管葛，房杜韓范，合爲一人而後，可其所自望于相，則見我爲思已耳。朱子曰：惟公惟明，相道畢矣。果其身任無可指摘之地，又不與上瑣瑣辨爭，令彼不能舍我，如李泌之見喜如夷吾之言驗，然後可以舉大猷，行大政，而惟吾之所欲爲，至于入粗入細，知柔知剛，則視其時與其事也，承秦苛穢，訖曹參以清淨養之，漢武雄夸，故公孫弘以節儉挽之，魏相嚴刻之後，故丙吉以天道和之，憲宗值尾大之局，故杜黃裳裴度以決斷輔之，彭思永曰：半籠事吾所不爲，王沂公曰：思若已出，怨將誰歸？惟冠準爲能不用例，鍾仲淹以百官圖陳呂夷簡亦各互濟云爾。要必生平學問，先究其寔，留心人才，達乎古文，集前編卷之四 吏部事上 二十一 此藏軒

于事變，以此濟時，以此報主，則爲天下求此一相與相之所以化天下，始不負惟公惟明之一句也。選舉考績，兵戰河屯，錢穀漕鹽諸務，畢思其不臂使指，如星拱辰哉。

中涓議

官者四星表天市垣周官統于冢宰止供掃除不界以權得矣  
晉仲虞之曰中央之人以緩爲急而取威以急爲緩而惠民能  
易賢不肖而威黨于下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危哉王叢作  
中鑒錄非以備中官之鑒以備人主之鑒也李膺芳亦編爲志  
鐵碑不許識字高皇聖人之謨也宣皇時開之非僅此也東廠  
建于永樂矣近年復稱此典不得得于國朝典彙故建且有西  
巡廠京營侯伯戎政皆讓監軍容之座銜與廠合白領緝事重  
足一迹政府植根絲綸雙擬以美者上中書簿市德于外故驚  
心者必通一呼吸而察之一日得御覽鑑乃黃屋厭煩而令約  
浮山文集詩編卷之四 曼寓草上 三 此藏新

之臣足以生人主之敬服者哉又上者自比于漢武明皇恃我  
足以制之不過且以適其諛悅耳疑者非所疑而疑于其可託  
國之賢材信者非所信而信于其必敗度之宜豎此非獨九重  
不能闔門達聰之過蓋亦大臣不學無以導主之過也或曰不  
如用士人給事常侍如漢制然以今之大臣容祿保位如此士  
人之爲容保不相遠也已而中調其弊何異况官禁在今詎可  
改乎或曰宦者亦人耳既用之當教之而制之吾黨平視不疾  
如仇亦何亂焉勃貂管蘇功于楚晉景監繆賢著庸秦趙巷伯  
嫉惡趙整刺驪寺人被奉命曹日升解圍鄭衆辭誅橫之貨呂  
強勵直諫之忠馬存亮遣將誅張韶之逆楊復光感發伸討賊  
浮山文集詩編卷之四 曼寓草上 三 此藏新

之者不令史官爲之惡外覺也凡屬此例極力迴互尋常謂朝  
臣有門生故吏親知之恩歸鄉有阡陌田園煽動之衆若內臣  
惟子身事主而已時例二十四監掌印者沒其名下以簿聞皆  
入內庫以爲生足其用然仍歸我耳此所以十庫改折之議有  
宿艸場之議皆必不聽固以此也早于劉張見之矣張之委政  
與澄恒陳延壽等也曰羣臣皆各具家室顧子孫誰與我盡忠  
必盡忠也惟宦者可任遂委政澄恒等作刀山劍樹以明珠珎  
瑁飾殿離官數十刑酷飲重宗廟竟滅絕身爲俘澄恒等身首  
分于千秋門外夫人臣居官任職固不可謂無家室子若孫矣  
雖有家室于孫亦何害其爲忠君愛國也哉果世無國爾忘家



爲公論。稱其同類。卒縮縮不敢如所行。故曰。教忠謹微。勿溺于  
寬。養其廉恥。勿逞于頑。是在君。尤在相矣。王繹思有討蜀冠功。  
宰相欲以爲宜。徽使宋太宗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  
事。宜微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力言。帝怒深責之。  
嗟乎。毋乃比周植根者多乎。如宋文貞一路。不與言者。幾人哉。  
大臣行已光明。正大。彼自敬服。而又平心待之。不示以隙。則善  
矣。韓魏公之漸。今日果可行乎。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四 是寓草上

孟

此蘇軒

### 錢鈔議

錢法之足以裨國也。鑄百萬緡。則天地間生百萬緡之用矣。豈  
徒與商民牟贏餘之計耶。就計之。今官遣市銅于南楚。每石直  
銀一斤。正赤按廣市日本銅每石九兩。加倭鉛盧廿十劑。四六。則色正黃。而  
墮地鏗然也。肉好摩鉛。其重一錢。槩直者釐十倍于銀。是斤銅  
配加而得三百餘。以其息三分之一予商民。而官收其二分之二  
息。則轉輸行矣。南方米賤。工賤。薪炭又賤。雖京行四錄。亦可移  
式南方治之。然而不能者。工部鑄工。戶部鑄戶。官與吏各利其  
餘羨也。弊則倍加鉛廿。其色遂黝。墮且碎矣。染而輸之。其用自  
賤。賤則不行。官何利焉。又錢所以久而不行者。不能與銀爭也。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四 是寓草上 二五 此蘇軒

人自藏銀。銀無增減。而錢鑄不定。漸必偷薄。又縣官之徵入者。  
例不收錢。錢無火耗。平準積溢之數。毫無所資。此錢之所以不  
信于下也。天下之勢。率因民情。因民情而制以法。因民情而利  
其用。則君之權斯行矣。權行而民情忻然。則信其實乎。智嘗攷  
秦鑄錢。用金幣。獨禁不許用銀。漢武更鑄麟趾裏蹄。如吉字挺。  
則不許民用散用銀也。銀禁則錢重矣。然必上收徵賦之錢。其  
下乃信。信則下令流水矣。又攷洪永間。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  
貨交易。犯者准奸惡論。首捕者以其物充賞。隆慶時。亦嘗申禁  
銀之令矣。故收錢之利。并收鈔之利焉。小民所出布帛菽粟交  
易之間。惟銀爲約。銀不得用。而錢司其權。然錢亦不便遠行。經

賁也。故交于務飛楮以會若券期取。此即鈔之意矣。在今之勢。當與鹽屯通。令積鹽于場。治錢于南。而列鈔于邊。召商納粟于邊。而受鈔以支鹽。不即支錢。惟其所便。司鹽司錢。不得勒減。特示厲禁。許商之首而鈔于是乎暗行矣。大抵銀錢之源。本出于鑄。而行錢行鈔之源。本立于信。信若不立。雖嚴刑疊勑。豈有益哉。周官荒政舍禁。則鑄穴常時閉之。恐民務末而輕農也。然銅鐵之冶。原未嘗禁。而滇黔之鑄。又何嘗閉耶。但當令有司司之。勿輕遣內臣耳。前年遠臣進坤輿格致一書。而劉總憲斥之。近日蔣臣獻鈔法。而倪大司農奏而官之。然鈔造不能行者。以未先識禁銀行錢通商屯鹽之幾。信無從立。而徒以片楮令人實之。豈有此情理哉。

洋口文集前編卷之四 吏部草上

三六

此處斬

曼寓艸中

攷古通論

古今以智相積而我生其後攷古所以決今然不可泥古也。古人有讓後人者韋編殺青何如雕板聽山在令亦能長律時勢必至豈能禁而廢之河源詳于瀾瀾江源詳于緬志南極下之星唐時海中占之至太西入始為合圖補開闢所未有可畫定禹貢之石山太初之天官不必求多哉由是觀之讀書好古貴求寔徵攷定之家藉以決疑省力不在專已守殘洗洋乎

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艸中

一 此義軒

說明矣子思在魯繆時核以遷表自不得見孔子焦弱疾曰伯魚生子思而卒在孔子前猶不決耶不告而娶在底豫後孔子無誅少正卯之事三一公斷斷然也吳觀我宮論學庸貴聞禮經之心不必苦辨古文畫卦即是文字不必苦辨倉帝詩之為樂桑曲之為兔圖左傳非丘明夾漈得之後卿之論魯禮戴植之言泮宮非學戴和之論離和張東之明二十五月禘史繩祖明常儀為官升菴以修文御覽定西施之歎郝京山之言周官春秋明辨類函言老子出于管子願生微論明內經之附上此皆獨發虛舟子衍河圖為洛書王化卿先生長于漳浦公衍天方圖此父與黃石先生在西岸論易尤為絕學曠代始聞哲

常見數千年不決者輒通攷而求證之春王正月聚訟詞費明堂朝廟不悟通稱昭穆裕祿膠執其名繪繡齋斧遂成典故合止祝啟乃限六聲黍離王風豈得言降四時五行即為六宗娶妻生子辟卦周七春官庶樂無商二十八調無徵蓋必非缺一之說也生今之世承諸聖之表章經羣英之辨難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間豈不幸乎

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艸中

二 此義軒

書晉賢傳後

尉氏譙沛諸賢。一昔以下。往往自行至性儒者謂流放矣。然其可尚者。獨以晉潘然于利祿也。效之者反是。且以自便是。豈能曠達者乎。今靡靡世人。欲其一旦以禮義嚴自裁省。有不拘畏而反者。與文人才士。正當以懷曠達之意。可引之潘然于利祿。潘然于利祿。聖人許之矣。潘泊者。學之與也。功名之士。恒謂爲小節。窮理之士。又以爲拘畧。宜乎其自便耳。士誠能以潘泊爲本。則曠達與廉謹。不相悖也。老莊之學。可取其退讓以遠禍。而不必流于刻深。釋氏之學。可取其虛化以不膠生。而不可溺于福報之說。長卿不慕官爵。延之不喜見貴人。澤于文雅。度量浮口。文集前編卷之五。曼寓草中。三。此蘇軾固已遠矣。必曰分未及儒者。何其難天下之士耶。坐木榻五十年。因樹爲屋。超然知幾。猶謂其藏拙乎。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此人已知生歟矣。嗟乎。富貴貧賤之間。君子當之。多所不免。危乎危乎。小節云乎哉。懶畧云乎哉。夫奚爲而能自行至性乎哉。鹿起山人方以智書。

余作此論久矣。鄉欲以示農父。使示吾弟。忽忽十二月二十四夜。二十四夜故鄉最重。當此不能無妻歎傷懷。適馬倩若同左碩人姑丈過。予爲慰。偶見此幅。慨然命筆。遂爲記此。以智再識。

余與吳子鑑在。當風雪之夜。每引十七史相論難。因舉予向

所論者書之。遂作交論好色好貨三論。頗以爲近人情。可以顧化。後有識者。察而并觀可也。以智再識

人生易老。恐後來見此。忘其爲何年。故復記庚辰云。此紙得之友人

鄭氏處中懷記

浮口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四

此蘇軾

書鹿十一傳後

鹿十一傳者東海楊夫子所著也。命其門人方以智書之。智方厭冥冥往來薰隧中。急入局室。室故隘。匿敝巷。雖未暇灑掃。然知此地盡除無益也。既讀十一傳。乃毅然除之。拚席席揭。袂拘而退。下車帷。登冠拂衣。盥而臨池。十一君。今其如何哉。當其書時。環堵以外。車馬斐斐。未嘗絕聲。飄風忽發。驚沙壅。薄甕。雖有心者。能不動乎。然心奉吾夫子作傳之意。反覆簡畢。則固已忘此紛拏矣。吾夫子與起絕學。不染于世。將挹東海之澤。洗天下之垢。小子跬步而從之。其庶幾清明乎。嗟乎。一室塞向。不復動心。亦已苦矣。固何如絕流大江。登三山之顛。以仰止岱宗。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是寓草中 五 此藏軒也。崇禎庚辰四月二十五日書。

智故東晉。不善書法。特抱尉律書不正之懼。又有梁子初。楊子林。袁燮。自寫異書之好。故未嘗敢輟筆耳。其實無所得。晉唐人萬分之一也。既承我師之命。自忘其醜。每開侍燕坐。得聆河洛陰陽之秘。聞所未聞。思欲從傍記之。使天下之徵言不絕。又非特搏心揮毫。厘以書時不動于紛紛也。江五河購得墨蹟抄以寄我中履記

采石文昌三台閣碑記

采石上江之望地。而姑孰之水口也。形家者曰。宜水環郡城而匯于江。由巽而乾。采石山顛。當建三層高閣。奉文昌其上。則人文蔚起。家給戶足矣。曹光祿根遂先生以爲然。遂變產三千金。獨力舉之。閣成。以三台名。棟題丹樓。飛甍若翔。閣下周榮徘徊。若翼。東西各三楹。以居黃冠。登高望之。萬家煙火。風驅蘆岸。雲霞出沒。護郡治二十里外。如後屏焉。岷江從天門澹蕩洞沒其下。漱山之足。危石壁立。湍流有聲。古所稱燃犀牛渚寔爲名勝。逶迤山臂。天山慈磯。上下三山。直達甯都。此爲天門。以望東南。梁山黛色如畫。蛾眉亭。所繇名也。謫仙樓在其陽。廣濟寺廊之。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是寓草中 六 此藏軒

其麓有承天觀。于公祠。萬松星布。三台閣皆俯瞰之矣。尤祿公于家君爲丙辰同年。其嗣梁甫爲余妹夫。以書屬爲碑記。予甫落艸。而客問曰。形家傳會汨陳。所謂文昌之神。杳冥彷彿。君子曷徵而記之。予追然曰。山川之靈氣。鍾于間生之人。與人之光其山川。皆天也。天之爲天也。神不可知。而神于可知之人。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故形家以地蟠天。聖人以人事定天道。通變成文。而治教以昌。神明其中。而器度爲之表。莊子曰。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不測不二。端幾惟心。豈患其杳冥傳會。而遂蔑其徵應哉。文昌于天。在北斗之魁。東應角而起。兩兩相比。是曰三台。泰階之符。天與人也。文與質也。流與

峙也。感與應也。神與明也。無有不兩相錯而用其中者。聖人合俯仰遠近而冒其如斯。品尤莫文于天。條理其文于地。配義而昌之以名。人變中生而傳呼其中。因表其象。因而視之。人心之所吹。响流注。即神不可測者也。明堂位丙。登樓以異。圖用于畫。八一環中。乾巽爲門戶。宜無謂。識人當盡其所以光山川者。智莫能察耳。猶記家君與張二無先生。解近采石。深談天地之道。必託斯文。以垂昌明之運。生才間出。山川供其吞吐。此地毋論虞雍公之勝。常定遠之躍。足壯岳岳浩浩之氣。卽如袁虎太白端叔。以經泊登臨。一篇一詠。百世之後。其光猶在。着目間。文之不負山川如此。歎歎昌哉。根遂先生。上江之嶽望也。督學中州。浮曰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七 此藏軒

春秋發者其首六十四。前別發者無算。灼然文宗。其手筆爲世圭璧。好古不倦。寄興林泉之間。不與時競。觀與左周諸公。杜曲突徒薪。先幾辰告。是文在中者也。居鄉瞻貪。採荒施。置義地不一而足。卽如此。開爲一郡利。獨力舉之。仁風遠播。公諸人間。非山川之爲生。間出者乎。梁甫金玉。英英蔚起。怡怡好善。必有所以爲山川吐氣者。郡志采石。得此開而益昌矣。文既不負山川。故還以文記文昌之閣。其爲閣。庀材鳩工。董事者某某也。例得並書。崇禎辛巳。賜進士出身工部觀政桐山年家子方以智頓首拜題

通雅序

爾雅故。通古今。此鼓篋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藝。不能樂業。不通古今。何以協藝相傳。詎曰訓詁小學。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時其時。開而辨名。當物。未有離乎聲音文字。而可舉以正告者也。爾雅之始。于釋詁。而統當名物也。十三經從之。博而約。裁自篆而楷也。聲而韻也。義而釋也。三蒼五雅。註疏字說。金石古文。日以犁然。匪庸嗜奇。一襲一臆。兩皆不免。必加辨駁。愈成紕繆。學者紛挐。何所適從。今以經史爲槩。通覽所及。輒爲要刪。古今聚訟。爲徵攷而決之。期于通達。免徇拘鄙之誤。又免爲奇僻所惑。不揣愚陋。名曰通雅。雖挂一漏萬。然從今以往。各出所核。歲浮曰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八 此藏軒

月甚長。備物致用。採獲省力。諒亦汲古者所樂游之苑囿也。辛巳夏月。桐方以智密之題于上江小館

此藏軒音義襟說引

聲音文字小學也。然以之載道法紀事物世乃相傳。合外內格古今。稱而不越。蓋其備哉。士子協于分藝。即薪蕪火矣。其井窻要不能離乎此。時移改體。必變傳誦。株守臆造。兩皆紛舛。學者苦矣。束髮讀經史之暇。游衍升菴。元瑞諸公之辨駁而聽之。久乃知其互失。及來京邸。縱觀吳國華。羣鴻圖所藏考質金石。因而折中所疑。隨作斷論。彙從其類。以就正博雅君子。韓修或曰。爾雅注蟲魚。大非羣落人。睨而視之。膏晷隨筆。詎賢于奕。亦曰。歲月母荒。似來省力。更有所會通云爾。崇禎辛巳。浮山愚者智識。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五 更寓草中

元

此藏軒

吳鑑在北海序

名德操子  
遠之堂任

嗟乎。吾舊年不得吾鑑。在同啓處。吾其不免矣。以落落之性。親歷禍患。一迹幽處。仰天植心。吊影痛骨。苟非有故人。其何以爲生乎。鑑在勤學。善詩歌。處此踰一年。夜夜相對三鼓。猶嗚鳴也。其家故貧。每發家人書。厭歎久之。然卒爲苦人。不忍言矣。今年春。見肆赦詔。謂可蒙恩。又故邑兵荒。尤劇其家人盡病。乃從情若還。還一月在錢仲馭所。梓其北征。寄予。予讀之。失聲。鑑在豈知予尚不得歸耶。初秋。家君子得出。予乃爲鑑在序之。鑑在攻苦方聞。好深湛之思。手不釋卷。爲人雅樸。類周農父。旣游京師。其文情益肆。劉伯宗所序云云。誠然矣。昔孔北海郭有道。賈偉節輩。皆以少游京師。名震曹士。豈偉明所稱京師英雄四集。爲交結之秋耶。不則謂覽官闕。接公卿。可開鄉里握轡之習焉耳。今日者。顧瞻遼遠。繫惟親壯麗云爾。手振袵。衢路寺門。建鼓車馬。鞠鞠全紫銀文。傳呼爭道。誰其執手。稱良璞。不割泣血。相明者哉。朝宁之間。容容爲上。豪黠以趨。人爲能。詭言羣聚。瑄瑗可以恫恐。人情之變。日益伯張。寓目時事。非復昔比。以當古人游學京師者。感刺骨矣。發爲文辭。尚指其慨懷已甚。得乎。每作成見示。增我泣然。我之泣然適也。今江南諸士。歌鑑在之詩。不悵悵長嘆者。猶有詩人之情乎哉。余長鑑在五月。畏苦昂藏之什。此時再讀。固難堪也。嗟乎。吳子負才如此。而不得遇。又悲我。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五 更寓草中

十

此藏軒

之得遇猶不遇然。親見苦狀爲之傍徨。是北征本吳子壯遊也。困苦人而苦矣。辛巳相月。同學方以智題于長安僧舍。

周元亮友聲序

予既幸獲與元亮同門。嘗讀其詩歌。心折爲才士。及令灘上。治聲溢都下。嘗南還。過其境。道路輿論又過之。何才士之能吏如此也。彈琴之暇。容與吟咏。合諸舊作。號曰友聲。予讀之。音指清拔。內蘊溫厚。大抵皆追惟昔所與游。俯仰有感。超然興懷。肯哉此聲乎。何作吏而不廢文人之風期。又如此也。世之所號通才博譽者。及出爲吏。周章程石。爲胥徒舞文。尚不能屑列。不則日聲折當途。爲獵譽詒安所興懷。良友爲。且寤歌言念。亦豈暇及邪。元亮當之任時。予適送之。車馬在門。乃出章侯所圖彭澤令像。命予書歸來辭。予已歎其風期遙遠矣。再讀友聲。豈惟其才士。殆非今之人乎。元亮自金陵之大梁。卽其歲予始流寓金陵。夫金陵游治地。四方之士。多于茲締交。何吾兩人一公一來。徒聲相聞而不相值。乃者天使之爲同門友邪。詩稱求其友聲。如其同聲。豈不待求而合也。



（一）刑部主事項公傳

公諱如皋，字孟凱，南畿太平人。自號幾石。子慕介石之贊，知幾也。崇禎丙子舉于鄉。庚辰公車，留者試禮部。天子思異等材，廷試之，將不次用。執政陰陳部曹急人實抑之。公與雷介公首刻當戶曹，已改刑曹，或勸公。座師王公昆華可一關說事至無難。公曰：以青龜之分，忽蒙不次，不論何地，惟矢乃心。乃心計冷散可乎？嗟乎！年來朝廷遣大體，無所以風感人才。收實畧公忠之報，視此岌岌督責益嚴，固有逢迎刻核以固寵擅權者。有司風指刑日以峻，文內而煅煉之，罔密事叢。小則禱問，甚則廷杖，綏騎四出，中外大臣動以辟決幾何，而非不幸也哉！報聖天子第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十三 此藏軒

一事在此曹矣。受事之後，各司正郎多營資轉，公以主政兼福建山東湖廣篆，比其時重足一迹，無慮求苟免。累日月以遷，不且爰書單辭，輕重其間，可以膏潤與吏爲市。公曰：吾祖履齋公父惺吾公，以清介立教，我安得負吾祖若父，以負國家耶？自計偕及今，皆旬貸同鄉以瞻朝夕。同鄉同部雷介公與幾石趣向相礪，瞻欽方梗。京師傳介石水霜之目焉。曾問出一總戎虎大威威後出，開感殊殊，得避遣人餉金，侵無算。公卻之，其人再三公矢白日，引入僦舍，視其牀蓐如此，豈求餉謝者哉？其人歸旬月復來，伏地泣。主人戒命不受，則蟻不得歸。公大怒，將收縛之，乃乞命於嗚乎。世有冰霜至此者乎？厥衛察察，日以誦事伴功。

獄獄自北寺轉部者，日益簿格，介公多執事之乎？反其所諫，奉嚴旨，錮數級。公曰：此亦非以殺人也。嘗就事委曲爲脫人，故不直以次得寬。若朝臣之獄，胡周彝質鼎，皆得輕比。其他吏士所全固數數也。獨吝嗟者，黃石齋先生之事。物禁已甚，以黨中之者至深，故廷杖後復調錦衣獄，竝四公救之者，考訊論冬，背株指使，乃移刑曹當律擬罪。公正司其事，思所以全之。急則止觸不測，無益適天子以悼靈王之故，測然開恩，布大赦之詔，命輔臣范公復粹專理之。公喜曰：天聰君子矣。久之，范荷違其事，密揭求會審，分別揣摩，釋諸小獄，以塞責。若諸君子獄，則恐停時指遺後悔。此年來逢迎刻核之故智也。公銳身自請曰：千四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十四

此藏軒

年一日之恩，如此矣。大臣踴躍使天下幸，以爲朝廷幸。豈特自計種德之時哉？卽不能豁然縱遣，當爲積年諸滯，槩輕一等。何會審分別之有分別？歲秋審耳。范搖指曰：皇上英明特甚，若有纖隙，骸骨所係。子何慢言？公反復陳之，卽分別當以大獄爲先。語至此，范則瞠矣。公他日再見白如初，若亦如初三見，公流涕言：會審示公可也。分別之事，有司居其責。臬奮螳臂，爲朝廷廣恩，爲先生種德，卽有禍，臬身任之。范始爲之動色。長揖曰：子大德如此，再三諄諄，子當先疏老夫繼之。公竝以語本堂劉公題其事。詔下大審，十三司諸大獄，任其任者，交推公。公司本科具刑列名無避也。然范公終先與臬忌，審十餘日，長檟出鉗，欽

不過二三人。皆吏民痼病者。士夫之案。毫不敢聞。是時以大理寺爲公所。極其堂曰。皇恩大赦。實故事。秉筆畫疑而已。其後諸獄。以煙永得減。殊論者。乃部擬上。久而得允者也。于大赦何與焉。石齋先生一案。有解石帆中丞。以薦首領。同黃公廷杖者。葉潤山戶部。則告章格菴預囑後事。疏救黃公而拜杖者。涂仲吉。則以太學生控疏申理者。馬通政思理。則以封本董主政養河。則以擬罪徇情者。一年間。縣成擬上。凡數駁駁至煙瘴。一則曰。結黨亂政。一則曰。未敢厥辜。意不辟不止。至是公爲具書曰。活名釣譽之情。前兩疏已痛切最責之矣。至此惟有一歎。外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緣我皇上自御極以來。所論成諸成。非封疆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七五

此藏軒

欽傳旨停免滿城老親。舉手加額。祝頌無極。聖天子豈有贊恨於道周乎。萬一轉國動念。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所以當此主从之關。不敢不其難其慎。思威出自皇上。皇上如天之度。有非微臣渺謫所敢窺測。故躊躇冒死。仍以原擬。仰候聖裁。而非微臣之所敢必也。解學龍疏舉循例。非敢創行。涂仲吉等愚昧取咎。仍照原擬。至若某等項背相接。比肩事主。豈無臭味相關。一當利害。反面攻擊。若將虎焉。翻覆變態。薄似秋雲。縱不相干。亦非良士。亦照原擬。以示薄懲。疏具。回題。三堂視之。猶不敢上。然後卒用此得放。卒用此成。周陽葵初三月之善政。則公之苦心曲護。爲之先地也。公爲諸生。即以清介名。舊有風疾。在曹八月。茹苦不堪。驟勞疾發。發即知不可藥。乃先書戒其弟若子。奉祖父之訓。惟恨入馬不能報皇上特用之恩。命也。王公昆華。與雷介公。鍾無奇。視其喪。入室簡笥中。惟十五金。敝衣囊。書數帙而已。爲之歎賻殯之。上江館中。亦爲經營。值鍾無奇差出高郵。以其觀歸。以智曰。幾石在部時。老父以撫楚爲楚相。所中。被逮。每入鐵門。幾石提宅。與語終日。切齒時事。無秉公盡分者。方以斯世之責望之。不幸卽世。介公爲述其同事之苦。與其家世道風。屬余作傳。所稱履齊公。卽周仲仕。令仙源。聘修邑志者。敬讓好施。真理學者。舊也。惺吾公館。隱于酒。而隱德尤多。鄉人皆能言之。余故詳其所目及。而傳之以待。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七六

此藏軒

通雅又序

學惟古訓博乃能約當其博卽有約者通之博學不能觀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貴書籠乎古有博于文畫者博于象數者典制者箋註者詞章者名物者隱怪者經史既別各有專家小學原流忽爲細故上下古今數千年文字屢變音亦屢變學者相沿不考所稱音義傳訛而已上古眇矣漢承秦焚儒以臆決至鄭許輩起似爲犁然後世因以爲典故聞道者自立門庭糟魄文字不復及此其能曼詞者又以其一得管見沈洋自恣述之虛空何便于此考究根極之士乃錯錯然元本不已苦乎據寔之病固自不一屬書贈給但取漁獵訓故專已多半傳食其以

詩山文集前編 卷之五 曼寓草中 十七 此蘇軾

博自詡者汪異志怪學于橫子年且不逮豈許差肩曼倩茂先聞乎反不若君道至能艸木狀虞衡志爲足佐景純元恪有裨多識矣宋之編考夾漈頗有所見章馬次之伯厚次之金石則比輯于歐趙呂王而原父子固彥遠長庵辯考爲力朱子每慕六一而子存中泰之藤說亦無不留心也洪武初劉宋之根極瓊山荆川之編乘潛谷本清之圖纂皆冒大畧少有是正子元仁寶瓊瑣記之陸文裕于文定時有一端京山若有所窺矣支與流裔未委悉也李太泌阮霧靈可謂強記李屬方子謙補韻會其疎畧猶之直翁無大發明也新都最博而苟取僻異實未會通張東莞學新都竊取尤多嶺南之九成子行也潛園有功

于新都而驟伯元美元瑞駁之不遺餘力以今論之當駁者多不能駁駁又不盡當然因前人備列以貽後人因以起疑因以芻蕘其功豈可沒哉今日之合而辨正也固諸公之所望也壬午夏以智又記

詩山文集前編

卷之五

曼寓草中

十六

此蘇軾

字彙辨序二

聲音文字之小學。蓋道寓于器。以前用盡神者也。晉書論曰。李斯以古文沈約以古音。功過等也。羅泌謂古有蒼帝作字。韻乃黃帝史作篇。大小篆波磔之筆。至周列國緣飾具備。如楊桓所載一字至數百。秦并天下。始禁列國專從秦篆。故漢末說文僅存。率傳會秦篆。秦篆行而古文亡。然使無李斯畫一。則漢晉下各以意造。紛亂可勝道哉。古音隨自然之氣。至有七音韻鑑。叔欽之反切始起。東晉謝傳屬徐氏。廣選作音釋。而沈約增定之。陸德明孫愐因之。宋爲禮部韻。自沈韻行而古音亡。然使無沈韻畫一。則唐至今。皆如漢晉之以方言讀紛亂。又可勝道哉。六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見萬草中

一九

此藏軒

書之法。不出聲形。皆事也。則皆意也。音託于字。故轉假用多。同類應聲。故叶之爲韻。遂守李斯以論古聖制字之意。遵沈約以斥中原自然之聲。使人益痛李沈矣。顏之推即歎依小篆是正。爲不通古今。况今日耶。智故曰。音有定字無定。切等隨填。而後人沿守也。漢以來有通用者。有分別者。魏王吳朱。因漁仲合漢而臆矣。長箋守徐郭。至漢篆則泥矣。何怪郝京山一堵而通之乎。然有古可借。今不必借者。自衛包改古文之後。史漢尚存舊文。石經時可徵引。當明其原委。乃不爲辨攷者所惑耳。音韻之變。與猶楷同。天地推移而人隨之。今日之變沈。卽沈之變上古也。上古之音。見于古歌三百。漢晉之音。見于鄭應服許之論注。

至宋漸轉。元周德清始一暢之。洪武正韻。正其入聲者也。必如吳才老。取宋人之叶。升菴殉漢讀之異。亦何貴乎。審此數者可與言折衷矣。予友張芑山。宗格致之學。飭行躬躬。單思經傳。輯者四書大全。辯御史臺特題進覽。願行中有餘暇。復取字彙是正其譌。屬智序之。歎曰。世有勤劬其力。以資後學。如此者。哉。梅氏取韓道昭篇集與方子謙韻會補。及周伯溫正譌。數編而已。子謙尚多踈舛。伯溫竊合漢而譌者也。道昭因黃公紹。公紹因孟蜀。孟蜀因玉篇。字林皆以傳會秦篆之叔重爲稀祖。經籍四部并未淹洽。况知原委之所以然乎。智年來從吳恭順。華鴻圖。博稽金石。返質傳記。悟古人因沿之故。方與諸千年博攷者。參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見萬草中

二

二十

此藏軒

較古今。集成通雅。苦不能竟業。則山川詩酒放浪之累也。芑山獨攻苦食淡。無山川游聚。留連詩酒諸習。毅然起衰濟溺。爲已任手編肩室。終歲通覽。何患業不成。智滋懼矣。家三世窮理好學。智獨放浪自荒。仍是攷究古今。差勝雕蟲博奕耳。竊嘗歎芑山生平明體適用。悲世孔棘。以儉懷爲飲食。以著述爲干城。卽小學諸編。猶且需之歲月。詳爲折衷。其用心專壹。爲何如也。後先所著書不止是。智謹先序字彙辨原委于此。壬午孟夏日。

熊伯甘南榮集序

予申遇臥于西湖。一歌而合。癸酉伯甘公車過稽古堂。慰我  
傳依。力倡大雅。歸于中和。許銅盤矣。忽忽一紀。先後通籍。猶未  
復。邕邕于明堂。且有應泣。翻作好歌。何驟變與賊。躡江北。從此  
流寓。枕上蒿目。酒後鳴嗚。有父盡瘁。而以黨建。幸蒙召環。外逼  
內訌。督以疆畫。而弗采其芻蕘。柄者羣繁。夙權。上下踳盤。奚止  
乎六月民勞。變易惟焉。臥于覽余流寓。州。誠予曰。悲歌已甚。不  
祥。余雖欲更變其變。已不自知其然。非援醉車之墮。以爲解也。  
伯甘歷年令義。舉卓異。與臥子同平許都之亂。行且爲天喉  
舌。其南榮集。寓書適至。余讀而歎之。皆雅音也。簪書米鹽。劍敵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是寓草中 三十一 此藏軒

矢石之間。而猶能若是。天才遼絕。固也。觀其深哉溫柔敦厚。而  
不愚。南榮子奉官聲以轉世。有淵源矣。智嘗問中丞公曰。詩三  
百篇。大抵皆貞證孤孽感憤之所作也。于中和也已傷曰。汝信  
思無邪乎。怨卽所以興發。卽所以止。苟爲不狀。蔚氣倚之。倚則  
安能不偏。必且詆嫫以愉快。鬪騰琴太促。則入慢。鼓太嚴。則隱  
雷。貫中節耳。廷尉公不云乎。詩志也。詩時也。隨時永志。有變變  
而不變者存。與時消息。感不自欺。知此幾否。今所謂浮濁者。傷  
于不情。苛瘡者。傷于纖佻。苟而之俚。掉而之險。祇嚴詞章之雅  
未及乎聲。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有知感之所自來者耶。學爲之  
養節。乃能中。不可不自問也。我聞大司馬公之論致中和也。猶

我廷尉公也。家君在長溪。早傳提命。全琴皆音。徽指相叶。敢以  
聲無雅俗之冒論。掣極自遣。倘毋乃甚。正望熊子之入。上以感  
諭下以同風。余得以化其愚而深之。且書此以先報。癸未秋題  
于曼寓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五

是寓草中

三十一

此藏軒

送周農父還故鄉序

周子從不欲出游。冬家君子被召北上。阻二徐淮間。農父鉢  
章短後。鞭馬羽檄旁午中。卒以間道夜行。與三火相望。冒險而  
至。至京四正遇。宣督方以陽和兵屯柳巷。遣騎招之。數千里稅  
駕。可少息矣。又慨然往。往即鼓其軍。設奇逐五至牆子嶺。權樹  
之戰。若依農父布六。安得歸。惜乎將仍故習。即王者無如之  
何耳。予自束髮交農父。至文弱。當澤社咏歌。志必于儒者。目天  
下多事起而談兵。今遂能披甲馳突。親當矢石。豈非天下事無  
不可爲者乎。農父口吃而善著書。自詩詞外。所條論當世之務。  
動數十萬言。流徙攘攘。遺七失。頃酒酣。與人料成敗。輒如梓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是富華中 三三 此集新

鼓此絃。觀古今熟。非但精陰陽占驗家學也。吾邑經民變冠。警  
益易練習。農父登陣以爲常。家君子在郢周子賁左右之。八戰  
而捷。每算必中。王佐才。何必多古人耶。古人之游京師。以成名  
者多矣。賢如林宗。猶告季智曰。此智士交結之秋。趙元叔且哭  
京尹之門。要其車騎。以爲非此人無可與託名者。農父何難傲  
五侯七貴間。而顧漠然。惟二三故人往還。未嘗輕投刺。要津達  
官門也。日潞河相公聞其名。固欲見之。而農父不肯見。臨發。適  
始貽書。指陳時事。能犯忌諱。潞河相公益重之。欲薦以官。此愈  
非其志矣。天下之危言正論。不足重于當道者。以其有所求也。  
邇來伏闕。成捷徑焉。農父恥之。故太而留書耳。嗟乎。故鄉爲戰

場。余與農父同此無家之苦。而農父更苦于余。上有高堂。下有  
穉子。假市銅官。益無斗儲。止以急故舊之義而來。豈因今日。如  
百史其武。故人畧多。而竟不一還省親耶。嗟乎。余又感矣。上不  
能如陳涉江請。纓殺賊。天不能見天子。言胷中所欲言。又不能  
退身遠引。爲古高士之行。下不能交游要人。以澤其身。父子相  
依。踣促羣下。佯狂不可。避世不能。舒章此言。反復堪痛。視農父  
之飄然出京。愧且羨之。且老友如農父而太。竟無以奉菽水之  
助。而僅爲文以送其行。益愧矣。敘何足以盡之。

曹根述先生博望稿序

每歎世無言文章者矣。同部有霧霽先生，對江有博望先生。切近典型，而忽已往矣。今年梁甫以博望稿郵致次定，余卒讀而歎。歎此道在我朝凡數變，大雅久亡。卽東髮事筆硯，敢向悠悠認此哉。根述先生于余爲父執稱博望者，以山名也。重之梁父托骨肉之親，期古人之業，兩家皆淵源詩書大雅之好。然余不得親奉朝夕于此父執前，竟以不遂僅得一讀遺稿，顧瞻四方又無與言此。此能無歎乎。霧霽先生，阮公堅之也。余石塘業師師事之，霧霽猶及見。婁東故其教尚博學，而文主王李，其近青州志序者多，心猶以爲口不屑修武。然曹王碑誓牙詰屈，或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是篇草中 三三 此藏軒

尤甚焉。根述先生之文皆由修武以陶鑄龍門者，又絕不落濟南之蹊徑。世余所以徘徊而歎不奉朝夕也。世未嘗有元本而好相是非，卽有應是非者，豈受今之所是非乎。自劉宋以正大符開國之治，孝皇時腔囑起而振之，以秦漢爲倡。世廟時濟南婁東並烈，然婁東年老歸之自然。政府諸列傳其文則江漢之流也。其時方不屑歐曾，故不屑歸唐。歸唐故步趨歐曾者已而學者不能如其博學，而如其貌。故詩成浮響，不復入情。公安變而刻削竟陵變而淡薄，然已卑矣。古文辭則又有義慶之世說蘇黃之小品，目以玄遠，別成清尚，空疎扶之，荷焉以俱。故曰各有所長，各有所蔽。然徵其實于元本之間，相去萬矣。會典談諸

子。而近情盡受者，于長固大雅之壇坫也。韓蘇得力于秦漢，而議論駕之。歐曾號曰平正，未免爲平正所囿于鱗迹之已甚。元美有大體而未能盡變，猶荆川之歐曾未能盡變也。要以朴雅爲能事，入大家與秦漢雖分淺深曲折其門則同也。今之事歐曾事秦漢至相訛訛，尋事皮相。又易知其所以爲秦漢歐曾耶，而率意自便者，又祿之以俳巧藻繪，欲辨大雅將誰屬乎。能辨雅者，可以秦漢，可以唐宋，並可以六朝，可以詞曲，但不當祿厠失體耳。博望先生之詩，合取天寶大曆元和之調，而出之以性情。古文以韓合于長，時從敘事起波發論，間有題跋，則馳驟蘇黃，此其有元本之學，故能出入縱橫，可大可小。自如指揮也。祖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是篇草中 三六 此藏軒

構之士，既不能辨體，又不修辭。曰吾行吾意耳。先生嘆之，蓋已久矣。先生好古博學，工書畫，精鑒別，收藏古器法帖，過于長睿彥遠。喜客樂施，自光祿歸則徜徉青山采石，載酒咏歌，未嘗以寒暑間。方欲攷古今成著述，忽值不仁之疾，膈有淡飲，言不如其所指。小子盤辟榻前，以不獲上下質論，此所以始終爲此道嘆也。謹依梁父之請，先次其詩古文若干篇，使天下讀之，且志吾上江之典型。

史統序

經以窮理。史以徵事。設身處地。自忘其心之成見而體之。乃能  
灼然天下之幾。而見古人之心。此所謂鑑也。自馬遷做春秋。作  
史記。歷代相沿。卷帙遂繁。溫公奉詔聘賢。以局自隨。始成通鑑。  
而袁樞紀爲本末。鄭樵廣杜佑之通典。馬端臨合爲通考。學者  
便之。呂東萊許節馬維銘續纂。約載而已。荆川左編。乃以評騭  
分品類。李贄竊取。節新見奇。鉅鋒所趨。巧言偏詞。恣設無由。是  
非何能不紛紛耶。鄧濟谷函史。蓋欲隨而維之。今得莆田牧仲  
之編。一衷以聖人之道。知人論世。稱物平施。誠學古之津梁。濟  
特之指南也。沐德公言。與牧仲同事石彞先生。好學不懈。余庚  
子。日又與翁翁。卷之五。 是富草中 三 此藏朝  
之師。亦汲汲稱其淹通。條達持論和平。豈近世翹明剽竊所能  
萬一者乎。牧仲正統。例起三國。不泥涑水考亭。最爲委帖。其議  
得失。述成敗。別淑慝。賞才力。亦旁取古論大觀。論定其後。長中  
知人之短。短中知人之長。持有其宜。不設一言。漢治近古。武乃  
恢功。唐多雄姿。撥亂得力。胥流清言。而量定者。勝宋明理學。而  
國失之弱。不必冒言三代。而鄙漢後之瑣瑣也。不以後賢之守  
開敦厚。而薄漢唐之剴割。濟務也。十六國在北者。久漸華風。才  
兼文武。故士樂爲之用。北魏孝文。直以中國帝王待之矣。道自  
孔孟以後。于少保。張江陵。正堪入染。而煅煉之。隱見隨時。貴在  
求志達道。詎足以枯槁虛矯爲高哉。如論新法。宋常強幹。介甫

不達物理。空負特達之主知。而溫公所執亦偏。安得明道起而  
任之。此吾所謂知人論世。平心而見古人之心者。毛士子體道  
學古。得其大用。有此明鑑。已省十半之力矣。余雖未見牧仲。而  
獲讀其書。知其志致中和。事措時宜。白心正骨。砥礪攻苦。又習  
聞銅海之天道。成德達材。交濟時雨。其何可量。卽日出而報國。  
啓沃廟謨。豈虛言哉。故樂而爲之序。崇禎癸未。

日又與翁翁

卷之五

是富草中

三八

此藏朝



周易時論後跋

家君子自辛未廬墓白鹿三年。廣先曾王父易蠡。先王父易意而闢之。名曰時論。以六虛之歸環中者。時也。又八年。撫楚。以議勅穀城。忤楚相被逮。時石齋先生亦拜杖下。理同處白雲庫中。兩歲有八月。兩先生脩然相得。益無不講。易朝夕也。肆赦之後。家君子特蒙召對。此兩年中。又會揚京開鄧。以推見四聖。發揮旁通論諸圖說。自晉以後。右王左鄭。而李鼎祚集之。依然皮傳。鉤錄也。至康節乃明河洛之原。攷亭表之學。易家或鑿象數以言占。或察象數而言理。豈觀其通而知時義者哉。一有天地。無非象數也。大無外。細無間。以此爲徵。不者。洗洋矣。觀玩環中。原其始終古今一呼吸也。雖而不越。旁行而不流。此時論所以折衷諸家者。予家君子之于學也。不跡于壇坫。不靡于文詞。通籍數十年。職方忤璫。幾罹不測。武陵一中。幸感天恩。皆怡然處之。安往而不道。遙環中耶。余小子少受河洛于王虛舟先生。符我家學。尤恨爲詞章所廢。周章好博。且日謹守父師之說。以晚學易。樛昧而文過耳。時乎時乎。猶恐不及。崇禎癸未冬。日不肯男以智百拜謹跋于上江小館。

此書中

三九

此書中

史斷

冬未

尚論古今。貴有古今之識。攷究家或失則拘。多不能持論。論盡其變。然不攷究。何以審其時勢。以要其生平。雖咎繇操律而斷之。身能不究。身能不漏乎。讀史廢書而歎。歎莫大於此。資治書皮日休仕黃巢。綱目書莽大夫辛。說者曰。正人心也。皮猶與鄭元璠存疑于考異。子雲不幸名高。談道者惡其壇坫。而宋之文章又惡其深。故受責備獨苦。而漏者如宋弘王祥。反得褒辭。嵇紹與諸葛親同科。而視面君父之仇。塞責蕩陰。猶不足掩趙王倫之宰相。顧乃至今稱之。溫公載山濤用嵇紹之語。微詞已見。士既不讀全史。又不讀全鑑。專好循襲論斷。斷斷是非。遂使浮以文集前編卷之五。是寓草中。三十九。此書中。漏者漏而寬者寬。漏則已矣。寬何能忍。宋弘爲王莽共工。王祥可謂司馬氏殺嵇康。黨魏而紹事之。又爲趙王倫侍中。故紹自云。臣備職按察。當時侍中宰相加官也。王敦爲大將軍。侍中上表北朝。皆以侍中爲宰相。兩山墨談。據渭南集。辨義美之不仕巢。筆乘載胡正甫簡紹芳。辨于雲之不仕莽。雪其沉冤。豈非陰陽。吾于是歎攷究之不可以已也。小說載皮日休。臣黃巢。爲作議注。已辨之。陳水南按。陸放翁渭南集。以皮通吳越。吳越子光業。爲吳越相。四世孫公弼。仕宋。周宋子京。以入王史。公弼欲辨于朝。未及而卒。馬氏筆乘曰。秦和胡正甫。爲子雲。辨。郭經簡紹芳。其說尤悉。言本傳。雖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王音奇其文。薦經待詔。歲餘。奏羽獵賦。當成時。至天鳳五年。合四十餘。不抵。經益平帝時。充後世止。因投簡與美。新耳。簡公謂大家所補。或谷子雲作。蓋東漢著作。多托于雲。如連珠之類。世說文雅。因說。或言多不。楊新都言野史不可盡信。唐之河洛春秋。誣顏杲卿上。

祿山降表而郭子儀陸贄之賢皆加誣焉。宋代尤多。趙清獻奏  
姜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奔竦。識者已辨之。至于國史有難信者  
則在秉筆者之邪正也。兩朝國史貶冠準而褒丁謂。蓋蒲宗孟  
之筆也。蔡京及下誣司馬而謫宣仁太后。非楊中立與范冲執  
爲正之。嗟乎。世不生攷究之士。紀傳之所載。且不能省覽本末  
何間紀傳之所不載。而望其推而斷之乎。胸長沙之明哲似魏  
武。忠勤似孔明。此目最賞。獨以譏取故節。正論上流。而青箱累  
世與淮水同絕。故秉筆者舟旋貴盛之族。或出其親知士行傳  
中。遂謂有八翼不軌之志。其大節昭彰。無可言矣。乃搜記其指  
文又徵之以夢中之意。嗟乎。夢中之意。可得徵乎。此不同而知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三二 此處新

從幸梁洋。號爲內相。一不在。天子如失左右手。以忠宣所負人  
所望忠宣無不以爲卽幸輔者。及京都底定。乃不相忠宣。召鄴  
侯而相之。鄴侯相三年。忠宣遂無一言。至鄴侯且歎。天子問誰  
可代。相計當時之人才。宜無過忠宣。而鄴侯顧不薦。薦實參董  
晉。晉僅不久太參。遂得重罪。說者且言忠宣構之。則謂忠宣愛  
鄴侯。鄴侯愛忠宣。恐無此人情也。忠宣當時文名重天下。門下  
士皆濟濟。而鄴侯嘗有超然世外之度。不屑作儒生聲價。必以  
是不合。而又兩人皆不出諸口。爲之門人者。親見當日之迹。相  
形從而貶之。鄴侯不立黨與。以道家自得。進非科目。致位宰相。  
故右之者寡耳。必一子繁爲親故細事。下獄論死。鄴侯之功如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三三 此處新

此當時遂無出一言申救之者。人情槩可知也。司空表聖墮笏  
而歸中條。一勸于王官谷。生平大節表表。五代舊史。梁書。至謂  
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爲端士所鄙。昭宗反正。召之。謂已當宰輔。  
時人惡之。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  
稱知非子。范公偁曰。世何毀譽之相反也。以休休亭耐辱居士  
進退皎然。而不見知于當世。乃至是乎。王元之爲五代闢文。始  
力爲之辨。元之時。五代不遠。故猶有所傳聞。新唐書取之。  
傳五代史。闕文云。國河。中。虞。鄉。人。爲。終。州。刺史。王。凝。所。知。擢。爲。  
上。等。祿。出。爲。宣。州。詳。言。從。事。已。部。圖。至。察。追。之。國。威。知。已。不。忍。  
輕。許。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後。乃。知。  
新。結。集。有。文。曰。愚。思。韓。公。命。繁。洛。司。于。今。十。年。方。忝。給。閣。此。豈。  
誤。于。進。取。者。耶。當。見。改。條。中。官。用。事。棄。官。歸。中。條。及。昭。宗。播。遷。  
繁。通。乘。輿。放。一。奔。問。卽。復。歸。山。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

借勞於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耶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置致于虞鄉市中念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舍士人依重榮者甚衆昭宗更選以兵部侍郎召謝而退梁受福以禮部尚書召以老病辭辛年八十餘教翔李振杜曉楊師等嫌之故拾其瑕以成大節借虛中云道義訂直微春野人扶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有時看御札不復對朝臣言其事故存誠非嗟乎異同之間不能免於謗詠名尚為天之所忌况同輩乎加以子孫故吏各為其私亦人情也吾惟望讀史之士具卓識觀大端若欲論斷必立旁證攷究之功其可忽諸

史論二

井觀頊言曰孝經三才聖治事君章本竊左傳子太叔北宮文子士渥濁季文子之言而或者又謂傳者竊經爾雅如切如磋等本禮記大學之文而或者謂記者采爾雅之辭蓋法經天緯地曰文等云本竊左傳成鱗之言而或者反謂成鱗做謚法之體鵬冠子貪夫殉財等云本竊賈誼服賦之詞而或者反謂誼賦盡出鵬冠子子華子今世之人一則本竊韓文柳子厚墓志之意而或者反謂退之此文出于華子筆叢言升菴謂文子載老子人生而靜四語取入禮記不知文子乃偽作雜取經子之語而楊反謂漢儒取入禮記非矣歐陽永叔不信文言謂元者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是富草中 三四 此 軒四語先見於左傳穆姜愚者曰古人之書不盡傳于後世或其則古者而稱之或各達其意而偶同其辭如諸公以左傳為證是矣將謂孝經為顏芝所托乎十翼為田丁所托乎然何其信左傳之深也春秋為闕文傳皆臆說余別論之詳矣即左氏彷彿舊史然其專飾文詞穆姜老婦能作微言如是乎明是敘事者取文言之文以遺筆乃反疑秦火不焚之典而信歆遠所飾之傳蓋亦不達甚矣東坡曰史記竟本紀舜歸而言帝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古書足證西漢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竊好極惡則必誅之於堯之世不待舜

矣。屈原云：鯀倖直以亾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四族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裔之俗哉？蓋誅責也，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彥遠跋堯母碑，言漢人尚讖緯，以高祖爲雷電感大澤中以生，故追敘慶都威，赤龍生堯相配，劉焯嘗謂左氏稱在夏謂陶唐氏其處者爲劉氏，非魯史本文。乃漢儒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託左傳有明文，求重於世，而孔穎達信之。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侯望十年不獲，而羽父殺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可知傳者本皆遷就所傳之史，浮以文與前編卷之五 是富草中 三三 此處軒

傳而已。公穀襲左而加側，胡氏襲三傳而加鑿，致使聖人忠厚之作，成險刻瑣碎射覆之書，皆因信左太過耳。智推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語，必丘明在前，夫子因之，故云：若許可門人則不必如此詞氣也。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太史，亦未嘗以爲受春秋之弟子也。疏乃曰：以魯太史而受經于孔子，則傳會矣。虞臆庶長制乃在後，振孫斷之，謂非一人，蓋戰國時揚才立說之士，或更有左丘氏而出於漢儒之手，又託之丘明，觀歆移書讓博士爭立，豈不欲多方求勝乎？左氏失之誣，一語定論。太史公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然史記多采國策，而少左傳語，豈直未見耶，必出本有漢人增加明矣。元凱長曆之僻，豈待問哉。

浮以文與前編卷之五

是富草中

三六

此處軒

史論三

貞備賢者此亦學者借事自窮其所學也。尼山之門以觀過爲  
衛人要東上下千載正可因端曲證安得漫然聽舊史之取予  
乎。張釋之于定國爲古今名廷尉以無冤不冤稱然釋之時終  
侯下獄至因贖背行千金乃得免釋之何無一言與犯罪同白  
邪宣帝殺趙蓋韓楊皆定國所奏當何謂不寬意者蕭望之欲  
殺韓廷壽魏相欲殺趙廣漢廷尉不敢不承指乎蓋楊更爲天  
子所惡宜其不爭矣不則趙蓋等之崖岸凌厲卽同類之賢者  
亦心恨之邪黃龍五鳳終以此爲過舉則廷尉何說焉意者漢  
有大獄嘗令丞相御史祿治之且有黃門北寺若盧獄共工獄  
三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是寓草中 三七 此藏軒  
足以爲張子二公寬耶劉黃對策公甘露之變七年耳當時物  
論囂然稱屈諫官欲論奏執政初之問執政爲誰裴度韋處厚  
也馮宿卽無論中立德載皆大君子也李卻旌直之疏入而不  
報此毋謂文宗初立大嘗有功太阿未振不宜使之生心乎然  
劉昌平不得任于朝終於幕僚裴韋二公亦未有以待之乃爲  
牛僧孺所用豈黃之剛氣激昂素不與諸君子款洽邪李咸禧  
椒自隨以爭配食而不敢言陳賣之枉裴韋亦是意也又有說  
焉楊賜爲楊震之孫楊秉之子方正矯矯靈帝時天投蜺嘉德  
殿與蔡邕召封金商門皆極言忤宦侍邕竟徙朔方賜以師傳  
免咎厥生平絕不贊服李杜等亦不爲黨人稱冤則將以伯

伯喈爲非我輩乎賈偉節郭林宗表表人倫而范史雲獨鄙二  
子如不屑道可知賢者各有意見立志所尚引氣偏重史雲之  
鄙豈無所見哉當延熹時標榜品目天下高其道而污穢朝廷  
此本非盛世之事聖人之所貴也然末季頹流士且覲其面目  
甘作牙爪苟可諂附不難判刃其親戚故舊以合時趨矣求以  
隱忍爲正人忝聲者已寥寥矣又况挺身赴節百折不撓何得  
不拜服此天地間之正氣而猶責備之耶然以道自量則不可  
不一推其情也

○任論

子長序游俠中篇而歎曰。緩急人之所特有也。其語未卒。特自痛其情耳。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危困。既已存亡。生矣而不伐其德。此其于正義。何不軌之有。孟堅責之。故意掩前人。以自鄭重。不惟不知此情。又何嘗明此義乎。周官鄉教。教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鄉有重難。慮莫肯任。故貴其能出力擔負者。六行之教。任居一焉。俠者任之靡也。先王之政教息。上失其道。無以屬民。故游俠之徒。以任得民。慕其風聲。延頸願交者。接穀填門。其人因得藉勢作奸。毗睚殺人。殺亡匿處。擅主威而干國紀。蓋任俠之教衰。而後游俠之勢行。袁綰曰。一旦有急。扣門不以。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三五 此義軒

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此任恤之流風。而俠者所藉以成名者也。所謂不軌于正義。謂以武犯禁。梗功令。率亡命之類也。必其上之誅罰不當于三代之直。于是里巷之義。發憤犯難而任之。若所任非其義。是豈得爲俠哉。任而義也。見義不爲。孔子恥之。非直爲常人之緩急論也。古風日遠。人不好義。里曲之氓。惟計自便。無怪已。士君子高則談道德。次亦立名稱。一有不平之事。干涉禁令。則惟恐枝梢之及已。聞聲股栗。見影而伏。平素陳雷廉蔣者。患難倉卒。則閉門搖手。但不出首。卽其德矣。詩曰。惟其忍之。人豈無故而甘此。獸心人面乎哉。不過畏禍偷身而已。知有身。則不知有義。波靡至此。舉世皆肉。

而無復骨矣。謂謂自任道德名稱者。且然。而况從不以一事自任者乎。嗟乎。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嗣宗曰。繁霜被野。艸歲莫亦云已。彼但知有身矣。究安能長有其身。悲夫。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此義軒

○淮陰侯論

石塘子曰淮陰當割通之舌反復說之而卒不動者心懾於漢高之晨入趙壁即臥內奪符易置謂非所及也挈豬手從中起故爲文深自不可知然待晏駕後得毋是其心乎明仲管見責淮陰何不學子房慕赤松子遊人主宜無從介意先廷尉公曰子房貌如婦人即從定天下出帷帳之畧然往往不爲之先終書生耳淮陰起行伍指麾舉旗即使終日語辟穀事歌大風者詎信之邪當楚漢時變轍尚少士學道尚不知所以善處况千金酬漂母辱已兩中尉功名快意以豪者哉固不可以高客之閨門藝祖之梧酒論較號令三嬪之君臣也智每以情斷之信不及亦不得不不及高帝不疑高帝不得不疑惟其情有負人者豈惟其勢說者曰平齊請假王此疑本也固陵不至又疑自齊移楚陳兵出入又疑疑安得不擒陶氏惡其多多益善之對爲信所以取歟愚曰歟不在此歟在獻鍾離昧以媚漢耳嗟乎人無賢不肖皆有投分之義起徒步功百戰封侯王而不能庇一故人此豈人情嗟乎同時前一年又有不相知之朱家爲冒說滕公而釋髡緡之奴拜爲郎中楚王郎不敢言楚遂無一客邪即不能解楚邊南越何不早縱之顧乃出此賣友之下策忍乎哉高帝豁達大度之主也天下已定行此非常之格安知不爵味與季布等雲夢之縛也高帝曰此人急則自便負心如此據

形勝畜餘力事何可量即畏我我狂不動我子孫能忍之邪信自此乃歟矣帝自此疑始決信自此反始決也鍾離昧曰公非長者公亦隨手亡矣斯言也長樂鍾下鬼神憑之樓護甄邵之所爲萬世而下且爲里巷之所恥痛而謂界千金予中尉之豪

舉者爲之乎

浮山文集前編 卷二五 曼寓草中

四三

此藏軒

幼安論

東坡嘗于酒後獨歎幼安而予由爲之贊以爲三國一人而已  
彼蓋以同時之文若文舉子布子魚文休輩歎之時方大亂出  
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直已則害身枉已則喪德處亂而能全  
非幼安誰與哉歟余之歎幼安不獨在能全也幼安少卽遭亂  
渡海居塞北三十七年又封公孫之饋沉海而歸歸老田廬終  
不應命八十四而沒其于世亦良苦矣在遼語惟經典不及世  
事歸朱虛後皂帽布襦隨時單複要似自隱忍以求全而吾謂  
不在能全者全不全命也士能安之而已世士襲休明之暇文  
斷古人輒曰幼安累表謝魏朝稱臣惶恐謾頌魏德何爲乃爾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四三 此藏軒  
嗟乎此與責于客不當比新室於堯舜一也古之達人自不爲  
生歟所累而必欲取歟以自暴此非達人之情也莊子勸言齊  
得喪等歟生而漢之學者猶曰莊子其有畏歟之心乎安之若  
命者先有以遠之不爲世用與既稍左輕世肆志其受刻士之  
責備亦少殺矣幼安內省頑病日薄西山之書乃其措詞之故  
事耳而責備之猶且如是士誠難爲士乎既已輕世肆志矣彼  
又安問人之責備以不邪所悲者不爲世用與既稍左宜得全  
其天矣歟王偉元竟殉墳墓廋叔褒殞于大頭桓文林廢喪於  
合浦之獄王孝孫立稿于壞車之下此豈情哉以地落讓汲之  
賢海浪火島之險加以網羅之世刺史程喜之所察無此一表

白首蹈譙君黃劉聖之職而始免於後世之責備則又爲莊子  
所笑矣向平李敏不知所終得毋畏責備而爲此邪士不幸生  
亂世既已幸全于當時而猶不得全於後世之論吾是以讀眉  
山兄弟之所歎而重歎之



孔北海論

賈生所謂馮生謂壯士自馮其氣一往者也歟嘗易之而淡泊寔難非學道鮮有能樂其澹泊者嗟乎澹泊如勿安誠哉龍德乎而世士猶據其稱臣之表以爲口實以今推之世固有慷慨之士寧富貴以歟必不能貧賤以生者矣孔北海爲世士所最擊節而聞道者寤歎之其說何居傳稱文舉才疎志廣卒無成功悲之也圓圓委曲固不可以每其生歟文舉歟其所不必歟是足悲耳歟不足悲其所以歟蓋未當也守北海而被困得昭烈而解託身入許以文舉之智寧不知孟德之恨心猜既姑欲收人望而濟其所欲哉文若欲試其畧盱衡一世無如曹車騎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是寓草中

四十五

此蘇軾

以此時引退荒野如胡昭之陸渾以經籍自娛張璠之援琴壽至百五操本重文舉之名外相容忍何故必殺之爲卽不然容身與仲容等亦徐公沒沒之意也何乃自快座上之客樽中之酒乎復除大中大夫此豈有所不得辭邪久立朝位跌蕩放言與孫權使語如遺張紘虞翻書此亦常事而止以成路粹諸吉利之功豈不哀哉諸葛武侯曰來敏亂羣過於文舉此言必有所見吾謂北海非不灼然于世幾獨以聞道荒忽任情難禁寂寞之地一日不能居遂莽莽然馮生而歟愚者乃益歎曰士有寧富貴以歟不能貧賤以生者無他不能澹泊耳切安之木榻安得不狂泰山青雲之上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是寓草中

四十六

此蘇軾

清談論

或謂清談放曠。起于漢末。仲長統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臨卒。欲塋陶家側。爲酒壺。蓋籍伶之先鞭也。愚者曰。楊貴之裸塋。老父之弔龔。陸賈之酣越裝。平陽之醉捷。窻其肯皆達。若賈生之造化爲爐。陰陽爲炭。枚乘之如遠行客。趙壹之不如囊錢。何殊公理之詩乎。其源溢于莊列惠乘。孔子同時之原壤。卽此見也。在易之終。飲酒濡首。有孚失是。象曰。亦不知節也。知節則從容中矣。呼唯呼天也。相師取瑟也。皆冷峭之清談也。浴沂與點也。不火推琴也。皆隨緣之放曠也。信及豚魚。又曰。利貞素不出位。左觀時措。士君子以禮樂爲席。啗浮口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四七 此藏前故不墮坑塹耳。晉人刻意賣高。因以護短廢事。而詭隨造駭。愈適愈奇。壘壘千里。樊遂如此。虛舟子曰。蒙莊一生高隱。恬淡自得。阮籍媚司馬昭以達生。嵇康傲鍾會以積威。皆失蒙莊之旨者也。然阮以亂世陸沈。嵇以憤世亢激。後世太平順流。縱恣滅禮。以談莊者。又太嵇阮天壤矣。安得不以一鼓牛飲。大寂樂定。爲放曠耶。然則處此時者。如何而可。世旣目爲讀書癡矣。牛之而牛馬之而馬。老子曰。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處此時者。藏身于讀書癡。是中和之道也。李溫陵謂向秀在七賢中最可歸。沈幼宰曰。秀佐康鍛柳下。注意依附。叔夜許之。正如幼安不絕子魚耳。愚者曰。向子期頗能平心。不作詭態。肆顛倒之語。孝標

云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康傲世安適俗。而秀雅好詩書。二子以此嗤之。此乃子期之所以藏刀乎。在逕之顛曰。大壯非禮弗履。逕之咸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嚴君平以簾接人。戴安道以禮自遠。通一不用。而寓諸庸肥矣哉。崔銑謂陶靖節潔身如嵇康而安。通保如孫登而平。放志如阮籍而法。知其所以靖日月。乘雲氣乎。興懷六籍。無絃拍撫。此靖節之肥于清談也。胡昭張玘枕藉自適。玄晏借書一車。雲祿八十。細書滿篋。不與人爭高。而以老蠹魚藏其清談。又何所疑。

浮口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四八

此藏前

論虛談大道不講定務之病

子由曰晉室之敗也士夫大言無當無慷慨感激之操而畏兵革天下英雄知其所忌而乘之霜雪饑饉所勞之筋骨而以高堂不習寒暑者捍禦宜其隕越矣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于患難此其病起于自處太高不習天下之辱事子瞻判官告院上神宗議曰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可得聞而今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視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捉此豈真能然哉中人之性安于放而樂于誕憚禮義拘束之耳子瞻頗好微言而為國家立論確然如此宋之諸儒過晉遠甚然而經權實畧殊不相應邵浮口文集前編卷之五 夏寓草中 四九 此義軒

子觀化忽三幽州正以天下大關大臣實學此日時宜莫先於此而徒貌為雍容之度何為乎韓范經濟得體而未究其功安石銳意富強而剛愎自壞其餘則無其材無其志也維州還悉但唐最失策溫公寧為牛僧孺所掩不肯直李德裕則時惡米脂四皆為開邊生事之成見耳夏將寇名山取李諒祚來降先十萬計公定與富鄭公同意蓋融一時之計耳拘捕咫尺之義坐失事機則非也章惇固愼矣開梅山自其功長沙安化五寨至今無復獠患濟北晁無咎言梅山不必開則為章專其事為清議所不與耳方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時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不勝媚嫉巧為之阻自此金匱逢太宗玩愒而已轉思

漢武之功大矣哉後儒苦以讀武議之安得不慮耶代于忠肅王文成河二人哉大公無我明道適用旋元視履知人善任雖難兼長然學不通明虛講何益細謹者維俗達機者策勳休休者包之因物付物時乘統御使國家卿士以此倡鼓以此煉心豈患人材之逃無而廢事哉聖人體無妄而享大有即器是道本末一貫後人執離器顯道之談而不歸實用自與帝王經世之務遠矣蓋漸之上廢或中權厄寓放言則又一時位也

箕山說

康公曰洪水獸蹄。輪標荒度。水土漸平。由鮮食而粒。天地生機。聖人不及備張。粗具艸稭而已。茅茨樸角。素題越席。太羹銅簋。不惟無享天下之樂。而且有叢天下之憂。堯熙舜黑。固其宜耳。許由亦何所豔美而受之也哉。智按韓非早如此說矣。夏桀曰洪水爲害。天子粗衣惡食。許由荒山匹夫。受用又可知矣。今田畯家隻鷄斗黍。便起爭攘。其又何歎。樓陽叔湯君錫曰。申呂許由。皆四岳之後。許由其一也。以當時各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之事。石塘子曰。左傳言許太岳之後。猶然小國諸侯。苟安無累。何苦受天下所爭之天子。而自苦耶。王維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愚者曰。摩詰爲敎家聖諦所垢。尚未至第一義。何以能曠。夫第一義而可駐乎。曠一病也。摩詰隔膜之談。翻字較勝云爾。挂瓢洗耳。藐姑射之雲氣也。而欲以定法繫綴之耶。槐里武仲。皇甫寔之。楊雄定以爲無。亦所不必。楊誠齋曰。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黃潛曰。莊生寓言也。子州支父。石戶之農。又爲誰乎。韓修或曰。留傳箕山者。所以歎後世之讓也。敝屣之樂。幹蠱在此。此爲誠諦。不妨流通。考據寔跡。贅矣遠矣。堯許當時。各事其事而已。本不以曠爲高。

舜娶說

宗一曰。不告而娶。必帝女也。必底豫之後也。不則在下何久。鯀耶。孟子不難桃應之戲語。以圖敝屣天下之神。則無後一例。肯爲野合不告廟者托乎。溫公子由皆言之矣。尚論曰。瞽瞍虞幕之國。象欲奚齊。瞽瞍後寵而奪嫡。不歟。豈家庭無故而遽殺人哉。陶河濱漁。雷澤。猶之秦伯之荆蠻也。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耳。此出稯書。實得聖人之意。瞽瞍之欲殺舜。在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在克諧之後。史記及復重出。何也。易工龍工。引者逸語。然孟子亦載謨蓋之言。虛舟子曰。古人心行一真。從權逆事。原無成例。後人執三代後折中明備之式。以覈聖人舉措。無微不合。所以往往多回互耳。孟子不在於辨世俗傳訛之跡。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其發明處變之心。亦以陶鑄後世。使之精義入神。非以此核聖人也。上古事跡。自不必拘拘與辯。

李斯斬趙高說

志林曰：隱公誅驪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李斯畏蒙氏奪其位，故俛而聽趙高。若會百官申明之，而斬高扶蘇德矣。何蒙氏之足憂？劉道原曰：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敕信隱之詐，故曰讓耳。愚者曰：隱不能為子，弑而桓方躁于衛晉，驪顧不可得而誅也。以扶蘇諫始皇而觀之，固切齒李斯者也。斯正畏與扶蘇相害，豈憂蒙氏哉。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是寓草中

五三

此裁斬

子陵論

罪子陵者曰：光武取高帝之天下，還之高帝後人，光雖一高士，猶高帝遺民而不臣高帝之後人，可乎？以足加腹，州野僂僂，范升之劾周黨，正此意也。太公封管丘，殺東海居士，見弟二人，或問焉。公曰：吾聞其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使也；耕食掘飲，無求于人，是望不得賞罰勸禁也。齊策曰：於陵仲子，可為至今不殺乎？是率其民為無用者。此法家之激言耳。或曰：使爵不足榮，則天下不可勸也；使爵足榮，則天下之欲不可得足也。將使其亦榮亦不榮，其輕之害帝王之權矣。其不輕之害處士之義。老父曰：權與義本一道也。處士不貪爵祿，正所以重帝王之爵祿，而生無窮之勸也。往蹇來碩，隱亦尊君。高尚其事，志自可則。范文正咏子陵曰：雲臺爭似釣臺高。又云：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臥林丘。古人遇事感興，因症畜藥。貧賤富貴，均不與于道，而必過貧賤關，乃能過富貴關。造次顛沛，豈非倚天之長劍？方正學曰：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知幾，故向桐江釣煙水。此又一說也。後渠曰：舜即帝位，獨墟七友終身不見。子陵不離富春，乃更可思。此又一說也。宓山愚者曰：人之刻責子陵，與過贊子陵者，皆非子陵之寔地也。人各有所好。子陵容與山水，蕭然自足，其所好也。何嘗計及薄糟糠之後患，與藏拙之嫌乎哉？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五

是寓草中

五四

此裁斬

王叔文

王叔文八司馬一敗而史極意詆之與李訓輩齊稱抑何冤也  
順宗初罷官市卻貢獻召陽城陸贄貶李憲相杜佑買訖皆叔  
文啓之也最要者用范希朝爲神策行營節度韓泰爲司馬奉  
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爲宦官所持遂至阉威實由于  
此嘗劉闢爲章舉求三川至許以歿相助金錢溢進奏邸使叔  
文小有欲不難爲所餌顧叱而欲斬之抑何壯也舉以逆知叔  
文之失宦者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公所顧忌豈得爲定論  
耶嗟乎叔文不必其君子然其禍自宦者始不五月而身被惡  
名以歿此其情有可原者八司馬皆有才正以誅宦官正義舉  
也特計出下下爲所反噬惟范文正公嘗爲原之

泮口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三五

此藏軒

防亂

亂起藩鎮可懼其權足藉也遊俠傳販可懼其智累足駕役也  
文墨醜醜無能爲矣妖術誑庸人不足欺豪傑五斗米紅黃巾  
豈終濟乎內亂大臣若王莽者謙恭收名行之士推戴而陰移  
之曹操以權謀挾威狂士而明奪之然以名致人名敗而士叛  
之向爲所欺必將取爲所賣心腹之托卽心腹之憂豈固操之  
私人卒何如耶若乃宦官女子非有彈壓之軀固天下所耻北  
面者也然呂武公族垂拱而漢唐宦者之亂不遂奴智奴威非  
有所恃必無自立之勢也毋后猶有臨人之分天下之爲分屈  
也久矣愚者曰鑑于光武喜其黜呂雉于五王恨其不修武墨  
正爲定分虛名不可一日不赫赫于天下萬世之耳目也名教  
正名所以定分合天下萬世之分以勢其理而狂情屈其七八  
也豈不大哉世有湯武所以教萬世之爲君者論者曰湯武非  
聖人也將以教後世之爲臣者義不得而貸也

泮口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三六

此藏軒

出門庭論

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子出門庭。舊以微子當之。箕子則五表之矣。所謂門庭而立門庭者也。象正曰。周公之學。蓋多得之箕子矣。箕子。紂之諸父。商禮兄終弟及。箕子嘗勸帝乙立微子。不聽。竟立紂。及比干誅。微子去。天下屬望一綫。危哉。周公讀至明夷之五。變坎濟。離佯狂。免禍。忽獲其心。故以繫象。以其內難。正志。傳洪範于萬世也。孔子至此。遂以文王與箕子比肩合贊。美里衍易。萬世之斯文在茲。初之垂翼。非其象乎。或曰。箕子幸處朝鮮。足矣。何又來周。以洪範傳武王。此非入箕子之腹者也。或曰。微子抱祭器歸周。是亦不可以己乎。此非入微子之腹者也。洋口文與前編卷之五 是寓草中 五二 此微子也。智謂微子太國最先。與泰伯同。史記抱器歸周者。太師疵。少師疆。尚書微子篇。亦稱父師少師。故訛傳耳。以爲抱器歸周。全宗祀者。亦非入微子之腹者也。訂詁曰。孔子不以太貶仁。仁之權也。其太魯也。以爲燔肉。以爲女樂。皆未入孔子之腹者也。自成邑之不墮。而太志決矣。稱彼婦者。以是遮覆桓子。桓子亦借此自受罪焉。義不可絕。不必聞之于鄰。于是十四年不反。後以康子歸。歸亦不仕。志事託于斯文。斯亦箕子出門庭立門庭之範也。由是而論。辭之陶漁。季札之遊何。非以出門庭爲左腹者乎。節之初。不出門庭。無咎。二不出門庭。凶。出不出。獲不獲。盡其時矣。同人二五相遇。先咷後笑。初之出門。上之于郊。象之于野。

安往不獲其心乎哉。遊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子思獲其心曰。惟聖者能之。請循其本。

洋口文與前編

卷之五

是寓草中

五八

此微子

兩端之中

或曰道通也大也所以並存也。合處也不大不通不可以相至而相與爲反也。或曰事必行兩物相待彼而論此。若堅用王猛則兼誅樊世仇。騰黜席寶元祐用司馬光則黜章惇蔡確。邪惡懲衡者左抑則右舉。右抑則左舉。抑之所下至舉之所上至也。未嘗有能以不抑而舉者。以爲自相待之勢也。此言並存者言一舉一抑者不相待耶。穆留曰齊桓兩用管鮑成湯兩用尹旭然魏兩用樓翟而公西河楚兩用昭景而公鄢郢。將獨用耶。潘王一用淳黃而擢筋東廟主父一用李兌而探穀餓死。此言事勢之用兩在明主耳。呂覽相劍曰白所以堅黃所以勿黃白注曰又集前編卷之五 是實中 三九 此義新

疎堅勿矣。難者曰白不勿黃不堅黃白疎不堅且不勿矣。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此言事之設兩造辯也。淮南曰師曠撞栗諫君。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合之以爲寡人失。孔子曰。欲求諫也。韓非曰。臣失禮。又弗誅。是縱過也。賓見人于宓子。賓出。宓子曰。望我而笑。是撓也。交淺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坦也。交淺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此言好惡之兩臆也。列子曰。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得亦中。公亦中。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得亦中。公亦中。將何以異乎。甲曰。心是則取非則已。何暇擇利害。天道之不與吾事也久矣。乙曰。數義而前。

逢福以信義得也。逢不善以爲義之無類也。善不善之取利害。不失一髮矣。二人者爲道不同。其善自取得。則一也。此言直心細心之兩用也。措事於義之所可。公於義之所不可。然猶得利是兩得也。不幸而犯患。其不夫是。則在前矣。自取安焉。此之謂無全失也。或曰事後未可知也。設曲巧幸造化。可以得矣。歟而未知也。其未可以必之理。均而棄義從邪。先多一失矣。由是觀之。將取暗士之巧詭乎。將由聖人之中道乎。擬以暗士之巧變而不動者。真不惑也。不惑則定。定則誠明泯矣。泯于聖人之中道者也。泯則可以忘言。乃可以言。

浮山又集前編卷之五

是實中

卒

此義新



卽事而隱說

稱衡之慘遇也。容態既開。音節復發。時衡目中。豈復知有操哉。而操已不能不辱於衡也。舉座擊節。操愈不能不辱於衡也。本辱衡而辱于衡。奪於衡之氣也。衡若詬偶不屈。或諧媚優倡。操怒欲殺之。已喜而縱之。一喜一怒。而操已無餘思矣。惟使之怒。不得喜不能終其身有愧而已。夫以一鼓史而能使人愧已終其身。雖鼓史可也。戴安道之隱於秦也。謝招與秦固已輕之。戴無忤容。而談秦理愈妙。目中寧有謝哉。若絕不與言。或移之他使。知其達。一知之而謝已無餘念矣。惟以爲秦士。卽與之言。秦終日無忤色。無詞。夫乃服其人之不可得而辱。并不可得而辱。口又與前同。是寓事中。六十一 此載新榮也。愚者曰。今日破秦。毋乃犯手。不爲王門伶人。謝幼度護虎丘。固得力耶。之岑牟。孰與哭坐。若能狎黃祖。爲鷗則老瞞真爲所辱矣。古人地步甚高。不惡而嚴。安道禮論。曾讀之否。非徒同座爲無敵也。有時爲井丹之責盛饌。李充之抵肉于地。有時爲王述之張目不答。顧愷之將酒勸柱。高座之胡咒。何如賈休之誦詩。仲御之振足。何如子驥之條桑。至於謝鯤之鸛鶴舞。桓伊之箏歌。終不爲反巾帖地。簾外執板者藉口。不惡而嚴。天山之遜肥矣哉。

名教說後

或問名教。曰。教必正名。卽自然也。盧毓對魏明帝之圖餅。其一端也。田況曰。名者由寔而生。堯舜三王。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俾告日月。有實美而然也。夫爲人上者。志于有爲。名非所當嫌也。薛季宣言。士大夫好名。特爲臣子純德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議。何鄉不立。仁宗遂命爲大理正。高忠憲曰。名不可得而好。亦不可得而避。各自盡其寔而已。近世言高行。積專以好名。吹賢者之疵。乃可公然好利。而得豪放之名。或以固陋而得掃除之名。或以頑鄙而得藏納之名。甚且以狠狡而得英雄之名。是世間之不學不修。不顧職業。而提浮口之與前同。是寓事中。六十二 此載新子名利雙收者。必以偶名得名。爲錦囊焉。倪鴻寶疏駁祠瑄。可歎也。白夫頭上安頭。鑿空言高。而懲咽廢食。浚恒自快。荀子所謂錯人而思天。失萬物之情。陸贄所謂以情夫士者也。卒之以食色爲天真。而縱之以禮義爲人僞。而薄之。口口總說。寔藏總赦。誰勒破其巧手。木鐸大防一潰。是非顛倒。悖經抗法。巧關自雄。而國是安可立乎。近世士夫。全賞李溫陵之偏鋒。以寬賢。庶人全慕水滸之權埋。以快意。而天下大亂矣。是誰作偏。曷易曰。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包荒馮河。得尚中行。教立化行。而後公享其無名之福。主世責者。寧可爲該選之言所惑。

曼寓軒

明堂

戴記曰。明堂九室。十二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辟雍。月令。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法龜文也。夏后世室。殷人重屋。四阿。周明堂。度九尺之筵。蓋漸文矣。黃帝明堂。中一殿。四面無壁。茅蓋。通水。複道有樓。從西南入。則公王帶所上。漢武者也。朱子曰。意當九室。如井田制。東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今東之北。此義軒

此義軒

此義軒

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總章玄堂。倣此。中爲太廟太室。只是三扇九架屋而已。矣。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伯喈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陳賜取袁准之辨。殊未盡。厥智按廟者。貌也。前廟後寢。古以前堂通謂之廟。如後世之呼殿呼廳。皆延轉聲。寢卽電。可證也。後此乃分別宗廟明堂之稱耳。禮。天子無事。不于廟中。以朝諸侯。則天子永無南面之日矣。士禮迎于廟門外。卽應事之門外也。所稱漸熟。故各執以爲常。古則猶通稱也。所謂明堂者。表嚮明而治之堂也。齊之明堂。猶行在所。然靈光也。由是論之。祭祀之殿。亦可謂之明堂。朝會之

軒。亦可謂之明堂。辟雍教士之宮。亦可謂之明堂。四阿九室。自然之理。其制大同小異。隨時增損。何必以考工之五室。大戴之十二室爲疑耶。堂必軒其三楹。而室或夾焉。與焉。則通爲九方分者。何不可各面呼爲三間耶。以八八之方圖。合洛書之九宮。其論自確。畫州建國。并地制兵。莫不法之。上棟下宇。取諸大壯。豈有祀帝祀祖。明治與教之宮室。舛舛不合。表法者哉。月令分居配位。大氏制器尚象之意。非必定如此也。黃帝明堂。中一室。寓藏一也。樓從西南入。寓異方也。此卽漢說已證。古有八宅之精義矣。今之中極殿。大享殿。亦上圖而下。方是其遺也。俗儒泥迹。往往執名虛談。通冒先竝精義。而荒之鄉飲偶射。皆有天地

此義軒

此義軒

二

此義軒

陰陽之義。何謂明堂不法洛書哉。

禘說

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日烝天子禘祫禘祫嘗禘祫烝諸侯則不禘祫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諸侯祫禘祫一禘一祫嘗禘祫又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又祭統云春祭祫夏祭禘陽義也秋祭嘗冬祭烝陰義也古者于禘也祭爵賜服順陽義也于嘗也出田邑祭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拜艾則墨未祭秋政則民弗敢拜也禘嘗之義大矣周公既設成王康王追念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曼寓草下三 此義新是也又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凡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秋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周禮言祭不言禘其言四時祭日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謂會曰祠一作禴易西鄰禴祭薄祭也王制祭統春日禘此夏商禮也愚者曰周尊大禘始祖自出之名故改春禘夏禘為春祠夏禴乎然孔門述禮則猶稱禘禘統論治道則稱禘嘗之義以四時舉陰陽則通稱春禘而秋嘗以其祭曰禘與一禘一祫之禘槩而言之則曰禘禘儒者未觀其通故紛紜也公羊曰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禮記外傳曰禘祫謂之殷祭司

馬彪續漢書曰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禮緯稽命曜載之賈逵劉歆云一祭二名馬融王肅云禘大祫小鄭玄云祫大禘小皆各見一端者也祫為禘而設禘為主而祫為從何為以大小名張純以祫為冬十月百穀成熟合聚飲食則是天子大蜡之祭所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于祫禘祫嘗禘禘之故原未洞也禘以祫為大以禘為小以每歲為大以越歲為小其曰天子禘諸侯祫禮無此明文後魏書曰古祭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今當夏之月秋時以從要省蓋天子諸侯祭禮之殊不過在時歲之疏數與禘祭之各于其廟祫之合羣廟而食為差別耳惟禮祭法曰周人禘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曼寓草下四 此義新譽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是則以禘為字法而號其推始祖之所自出謂為大禘焉耳然攷周官所稱大祭祀者惟是禋祀昊天上帝迎祀五帝將事四望肆享先王而已不聞有大禘之名豈禘為周天子特隆之大祭而不設職掌于周官哉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與于蜡既賓事畢乃出遊于觀之上而歎  
謂言偃曰我觀周道由厲傷之吾捨魯何適矣魯之郊及禘皆  
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  
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  
也又曰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故饗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  
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懷鬼  
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據此論之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成  
王賜伯禽是也董子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劉貢父  
取證呂覽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此平  
浮曰文集前經卷之六是寓草下

此

王也。王伯厚應麟羅長源泌以爲然。元許白雲謙言之。我朝何子元楊升菴暢之。明堂位。魯儒借名文過。世遂謂成王無賜周公禮樂事矣。禘果僭矣。按所引五經左傳閭宮皆言如言雲或言也。謂禘從祀始則非。何以決之。孔子曰。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則知賜周公之禮。卽在賜杞宋二王時。非越西周而東周。明矣。天子非平王。更明矣。夫子之非魯郊者。非其僭禮。非魯禘者。非其失禮。不爲其僭禮也。何也。子言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而下文止明言郊同杞宋爲非禮。及禘之義無譏焉。又明言禮達于下。惟郊爲天子之事。社旅則諸侯與焉。五祀則大夫與焉。是知中云禘祖廟所以本仁。在社之下。旅之

上。非止天子事也。魯禘之非禮者。簡至後史。卜菁菁侑之。敬詔也。非謂僭也。此夫子之言也。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子于太廟。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曰郊及禘。非禮者。魯因禘而先郊。自郊及禘。則不特郊非禮。而禘亦因繼郊而非禮矣。明堂位。于郊直曰孟春祀帝。天子之禮也。于禘。則曰季夏以禘禮祀周公子于太廟。其禮與天子禮實有殺焉。文甚明曉。而讀者不察。魯禘卽夏禘也。周用六代禮樂。魯受四代禮樂。不舞雲門咸池。樂止夷蠻而無戎狄。尊俎止夏商而無有虞。牲止白而無騂剛。其移天子禮樂于羣公之宮。則因周公而僭也。若禘于周公之禘。禮僭也。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子衿及其高。六

三、

祖則諸侯之及其太祖者豈非禘乎以周禘嘗而配稷論之杜  
預注左氏禘文王于周公之廟而不立文王之廟魯亦何僭之  
有然則既地以往吾不欲觀者何耶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  
莊公速也莊公喪未闋葬別立廟又不于太廟故議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  
致夫人左曰秋禘而致哀姜非禮也致者致新祭之主于廟而致夫人成風之非所以歷三禘者列之昭穆此議禘而致夫人成風之非所以歷三禘者  
無譏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公爲閔公庶兄緣亂而自立當爲君今升閔上故也  
日逆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衣鄭卒而釋之非也定八年從祀先公陽虎漢祀取嫌  
享公士每日常有禘樂實祭用之正謂既灌而後至于昭二十  
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是則既灌而往之

非禮有不可勝言者。春秋不書歲事之郊，而特書收卜，不從不郊之郊。明乎魯之可不郊也。定十四年郊，不致燔祖于大夫。孔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用上帝。此二者，天子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而史引記曰：啓蟄而郊，郊而始耕。蓋周之國丘祀天，正歲建子月也。迎長于郊，以報蟄。其正月建寅月也。啓蟄而郊，以祈穀。正月而宗祀文王，以配之。詩序有台饗天地之樂，而以昊天有成命當之。分文上以配之。詩序有台饗天地之樂，而以昊天有成命當之。祈來年于天宗。蓋王祀天歲十舉，而郊為尊。孫宣公曰：歲九祭，孟夏雲，季秋大雩，天戒六政，則旅于上帝。

詩八非雅公論

述煇詩八。今說者以爲黍離降爲國風，而雅八也。王之一之六注，平王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呼泥極矣。夫十五國風，合周南召南與東都之王，共十五也。東都之王當爲雅，則西都之周召二篇亦當爲雅。曰東都之王降而爲國風，則周南召南亦降而爲國風矣。辟如今之北畿南畿，以貢舉言之，兩畿與十三省各錄所賦而爲書，豈南畿當有試錄，北畿不當有試錄乎？周南召南猶之周之西畿也，東都之王猶之周之東畿也，關雎至騶虞，周西畿之風也，黍離至丘中有麻，周東畿之風也，采風者分地而錄之，豈分時乎？如曰黍離行役悲感，宗周之宮廟宗室追怨之深，以是疑其爲降，則關雎亦後人追思所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漢明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杜欽傳：佩王晏鳴，關雎歎之，則亦足以生疑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八，詩八於後春秋作，言春秋之義，專明上下大一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則太史不采風獻俗，不采國風，則詩八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六宗說

尚書禮于六宗諸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立六宗祠擊虞日月令孟冬天子所來年于天宗六宗之神也劉邵以爲萬物負陰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孔穎達曰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時寒暑也日月也水旱也爲六宗孔註尚書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賈逵以爲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岱河海也日月爲天宗北辰爲地宗河海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鄭玄以星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鄭玄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爲六宗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校經傳別無他祭也劉昭以爲此說近得其實張髦曰父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魏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杜佑取之智按尚書本文上言上帝下言山川羣神此似爲地大社之說近是矣然一六太無據也嘗以五方有六神東方少昊之子曰重爲勾芒南方顓頊之子曰犁爲祝融西方少昊之子曰該爲蓐收北方少昊之子曰修曰熙爲玄冥中央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較諸家爲確矣蓋五行而二水也

合止祝敔論

事有數千年相襲以訛而究不知正者不少矣祝敔之用其一也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一尺櫟之擊祝之椎名爲止受敔之木名爲鼉其用之也樂之初擊祝三聲以作之樂之末受敔三聲以止之自馬融鄭玄李循白虎通其說皆然唐六典協律郎舉鼉鼓祝而樂作僊僊受敔而後止通法舉羽或提燈籠是已然則祝敔之用果此六聲而已耶總因尚書合止祝敔誤解合爲始合止爲終止也夫合止者合而止之一字一轉或數止焉節之謂也吾觀時樂得之矣時之度曲可洋山又集前編卷之六 曼寓草下 此義新

以使人人一律者版爲之也版有眼故加節焉十番之奏一聲版二聲與皆以木爲之取其音清烈不爲衆樂所掩夫祝敔之聲猶是也伶州鳩曰草木一聲革音直非若金石之鏗鏘革之圍鞀絳竹之嘹唳綿長也不過桐櫟相擊若然而止正如版魚用爲節奏曲之遲疾視此爲準雅相之聲近手拉拽悄然以輔祝敔之閒此度曲之所爲大觀小觀也祝敔不得其用今乃用銅敔杖鼓以補之琴瑟設而不作亦以不知版眼也琴曲中有入慢則有趨可知矣今之單彈琴者猶度清曲也使其引喉轉聲以意長短不合拍按豈可聽乎琴與瑟合遂與六琴六瑟合遂與衆樂合皆特拍按之節以一之若專以靜遠緩細爲高無

復版眼。則竟可隨意短長。是焉能與衆合耶。人之用聲。聲有常止。止以更氣。正以言乎齊也。合止明矣。春官教春。廣如祝。小春謂之應。以應大春所唱之節。又云。廣以應祝。則祝非三聲而畢。可知也。房庶曰。金石鐘磬也。而變爲方響。絲竹琴簫也。而變爲箏笛。木祝敵也。而實之爲版。馬貴與亦編九拍版。六拍版。于祝敵之後。胡以代其唐名樂句。宋以禮若桑爲之。非明徵乎。貴與亦疑之。而不敢決耳。

星土說

孔子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邵子曰。圖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于此乎。鄭漁仲曰。河出圖。有自然之象。洛出書。有自然之理。蓋謂河圖之如星點者。爲諸圖形象之祖。洛書之如字畫者。爲六書文字之宗也。時運之輪象天。列位之方法地。二十八宿當方圖之外。圖星土相占。掌諸職方。文理互顯。方圖互用者也。禹之治水。治地皆用九爲規。奠九州。刊九山。濬九川。陂九澤。固有取爾矣。圖編取中。深。北。冀。南。揚。東。西。梁。西北。雍。東南。徐。東北。兗。西南。荆。以配洛書。其繁也。唐志。山河兩戒之釋。星土也。然乎否耶。今泰西合二洋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是寓草下 十一 此教軒

圖補金魚火鳥。天河坤維續參井。艮維續箕斗。首尾相環。此何以分焉。嘗攷地毬之說。如豆在脰。吹氣則豆正。在中。其理然矣。然未言其如麻有蒂。臍而赤道之腰。分南北東西。與二極爲六合矩也。卵之所伏。必分上下。圓物而水浮之。絲懸之。便自定分。三輪五線。證知中國當賀。西乾當左乳。中土以卦策定禮樂表性命。治教之大成。獨爲明備中正。豈偶然乎。當北極之下者。無用之地也。黃道之下。人靈物盛。而中國在腰輪之南。天地人相應。其幾自應。地勢符天。全地應之。一方之地亦應之。可以平列。卽可以環列。古人因民之所知而列之。惜今無神明。不能重定中土之分野。而猶守隋晉之志。夏今郡縣名耳。

禹貢水說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攷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蓋夫差掘溝以通胥。而江始達淮。孟子指夫差之邛溝爲禹跡也。河自龍門至大陸爲一流。至秦決魏都。始有二流。遂作河渠書云。斯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決渠爲禹跡也。桑欽作水經。鄒道元注之。其于中江九江敷淺原。未明也。江入會稽。遂謂楊子有口通于湖。記之甚矣。湖卽漸江也。愚者曰。古會稽郡大。後乃分半爲吳郡耳。後人有精于前者。禹貢導河自積石。而元潤瀾源出于甘泉。江發于岷。而緬甸志載蜀馬湖江。本于緬之金沙江。金沙源在崑侖之南。與黃河源在崑侖之東。此豈不詳于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是篇草下。十三。此藏新禹貢耶。

用幣說

前食貨志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圉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小顏曰。言黃金以斤爲名。錢則以銖爲重也。李奇解圉法。圉卽錢也。圉一寸而重九兩。師古非之。以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爲九府。圉謂均而通也。秦并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錫銀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贏。以積市物。痛騰躍。平準書。更命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云云。晉按黃金一斤四兩。上下文不甚洽。疑有脫簡。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是篇草下。十四。此藏新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其他又云。馬至匹百金。武功爵凡直三十餘萬金。陸賈索裝直千金。賜斥上將軍四十金之類。詎如今俗之以一金爲一兩邪。惠紀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吏二金。注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斥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錢也。下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值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謂與萬錢也。公羊。百金之魚。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晉灼所引食貨志。黃金一斤值錢萬。此乃王莽之法也。黃金何其賤歟。下又云。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



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本八兩銀矣。乃直千錢。何其懸絕。母乃爲大錢乎。莽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言當五十小錢也。小錢直一。重一銖。次曰公曰幼。曰中。曰壯。則小錢正。聽眼綫環之比矣。大錢五十。止可當銀一分耳。智固以莽之所謂黃金一斤。朱提銀一流者。乃貨品。而以金襍之。猶武帝之白。選曰白金也。承上文錢貨六品而言。下又云。是爲銀貨二品。其義明甚。獨疑周之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曰一斤。則一斤矣。何爲重言方寸乎。此承上文九府圖法而言。爲九府之一幣。必有制度。所云方者。或如漢白金之二品。曰里差。小方之乎。李奇曰。圖一寸而重九兩。未可厚非也。可因而浮以文與前編卷之六。曼寓草下。此藏軒推知方寸一斤之說矣。平準所云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者。蓋謂一黃金鑄幣。號曰一斤也。食貨志又曰。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爲半兩。實重四銖也。然則周之方寸。漢之白選。莽之銀貨。應皆別有實法。今不載其法耳。古不許民散用銀。必成幣而後令用之。是秦之幣二等。不及銀者。固有以也。銀卽在金鎰中矣。世代既殊。稱謂移易。遷固文字古簡。自魏晉唐諸人卽以臆揣作注。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此說爲近。猶可旁考縣斷耳。徐鍇曰。書金作贖刑。古贖皆用銅。漢始用黃金。少其斤兩。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一疋。禹貢金三品。康成曰。銅三色。則或者曰。金幣是銅鑒金者乎。晉志引

漢金布律。有罰贖入資。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此自鈞金之遺。然金有高低。况漢制。金爲幣。或有做半兩而實重四銖者乎。故須呈價也。景帝六年。定鑄錢僞黃金律。元封五年。酎祭少府省金。金輕色惡者。奪爵。王子侯表。地節四年。襄隄侯聖。坐酎金八兩少四兩。免。五鳳四年。朝侯固城。坐酎金少四兩。免。太始元年。更黃金爲麟趾褭蹄。師古曰。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猶今時古字金挺之類。亦曰馬蹏。金往往于地中得之。或帝表祥瑞。故昔改鑄錢爲麟趾褭蹄之形。以易舊法耳。常璩巴志。言黔中弱頭虎子夷。秦精秦王刻石與盟。殺人顧夙。俠錢盟曰。秦犯戎輪黃龍一雙。戎犯秦輪清酒一鐘。所云黃龍一雙。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曼寓草下。此藏軒乃當時之金幣也。由此觀之。余謂不許散用金銀。而金幣有形。此確證也。董彥遠曰。漢一金。金四兩。直二千五百文。此揣古今而兩不夾爾。方勺曰。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又曰。當時黃金一兩。才六百。銀一兩。才二百。宋王林燕翼詒謀曰。真宗問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兩五千。今何增踊如此。東坡但推古黃金之多。直未攷爾。智以李時珍之言。一當十。則太少。酌以沈存中程大昌之言。則古一斤。爲今五兩而少。一兩爲今三錢而少。然則漢之四銖錢。正如唐開元之二銖而少。漢之筴錢。則輕極矣。

詩樂論

五經無樂。獨以樂記當之乎。記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絃詩三百。舞詩三百。周禮太師以教國子。內則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春秋大夫賦詩。論志。猶遺風也。孔子修之以教弟子。取瑟及琴。造次不輟。故晏子有繁絃歌鼓舞以聚徒之議。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六經遺三。何哉。蓋以書治政事。春秋操是非。易窮神化。若自成童庶士。刻不相離。而混于日用。薰陶鼓舞。則詩禮樂最切。而已藏易書春秋矣。教經學詩禮。而樂亦藏矣。小子何莫學夫詩。而禮樂亦藏矣。鄭夾漈曰。魏得漢雅樂。卽杜夔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太和惟存鹿鳴。至晉又亡。漢有淳山文集前編卷之六。是篇草下。十二。此藏軒。齊魯詩。毛注鄭箋。皆言義不知音。六公詩。所謂笙詩。東晉補之不亦贅乎。鄒肇敏曰。南陔卽天保。白華卽頌弁。華黍卽棠棣。由庚卽瓠葉。崇丘卽伐木。由儀卽菁莪。亦一臆耳。愚者曰。雅樂拘于漢宋之泥說。終已不復。而學者無以節宣拘。則疲循。扁則大潰。愈溺于滯靡之俗樂矣。揚椒山告韓苑洛。其概也。夫元聲。冒統也。節奏樂器實事也。聲之中節。本自易簡。不過高下疾徐。錯綜而合節奏。爲調法耳。十五字。七調。五音。三等。不能違也。較今俗樂側調低二字爲正調。卽雅矣。管色均絃。人聲依律。唐之絕句。皆入樂府。理學歌詩。林希恩歌學譜。止執一法。是則三百篇不必旋十二律。非拘而何。聲音之故。微至之門。律度出于河洛。

而未觀其通。祝故所以節奏。而不知其用。又何言哉。黃鐘損益。猶之人身。兩乳之尺度。各自爲長短。而不差者也。必待截管候氣乎。倫論天然不限古今。惟神解者乃可與言。

淳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是篇草下

十八

此藏軒

詩說

史記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類達  
疑之歐陽修信之附九有周太師樂歌次第今詩次第鄭氏詩  
詩次第相傳大序子夏作小序毛萇作則鄭玄王肅蕭統所守  
也韓愈鄭樵不信而楊慎駁之沈重曰鄭謂意大序是子夏作  
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後漢衛宏敬仲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  
詩序隋志云敬仲潤色程明道信序伊川曰小序固史作如不  
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大序非聖人不能作朱子以爲宏作焉端  
臨不從朱慎曰朱子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陸欽顧  
澹真皆有呂氏讀詩序左傳燕享屢賦鄭衛則刪落之疑可解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是萬草下 此藏軒

矣王柏云所刪者或存于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退  
何穰削野麋歸甘棠于王風鄭衛潘奔之詩王陽明信王厚  
齋之說陽明以音論與漁仲合漁仲曰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  
鄉聲則不存其一端乎邵康節謝上蔡蘇轍皆謂孔子所取之  
詩必無邪詩蘇轍謂非一人之筆程大昌有南雅頌之論與詩  
許敬菴乎遠作思無邪論信申培之詩說也詩傳子貢著詩說  
漢人中培著皆近代出隋志稱晉詩亡于西晉或子貢申培所  
說章實所治者乎亡于虞夏所傳石本之代也傳字仲寧黃文  
裕公佐字水伯詩傳跋曰此晉虞夏所傳石本舊一廢于梁天  
監再廢于唐貞觀廢于宋宣和紹興專信于趙明誠黃伯思董

通洪适胡元質范成大各有緒論及之余得本於秘閣梓於成  
都附以申公詩說新安吳懷古重刻之姚應仁郭忠微闡其義  
焉子貢詩述述郭風于雅退密頌于風子貢頌不可訓也由  
降而爲風周公燕享有小正焉惟鳴所以修身也伐木菁莪  
騶虞自騶虞也爲燕嘉賓樂業燕大臣也修木諸侯葉文王  
騶虞虞人舉其義四國皆言公康叔叔風伯也叔詩六大夫諫  
之風雄雌何彼穠矣周召齊襄公齊手如小白之君齊也鄭世  
使子良愛之賦扶胥小弁爲尹伯奇齊大夫問之季子良諫  
靈公抑爲懿戒在小雅謂言魯公持作申培詩說取幽風鴉  
諸爾與魯頌綴于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檜列于鄭齊之前取七  
月置小雅而以秦風發十五國大小正即推大小正續大小傳  
即變雅也有周頌商頌無魯魯之不應有頌朱子固嘗致疑高  
邑趙公南星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焉以其未爲天子也用  
自東遷後且降而爲風矣魯安得有頌毅然降魯頌于國風實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是萬草下 三 此藏軒

類也

樂調攷

按律樂歌曰正月太簇本宮黃鐘商俗名大石如萬年春之類  
二月夾鐘本宮俗名中宮如玉街行三月姑洗本宮太簇商俗  
名大石如賀聖朝四月仲呂本宮無射徵俗名黃鐘正徵如喜  
昇平五月蕤賓本宮姑洗商俗名中管雙調如樂清朝六月林  
鐘本宮夾鐘角俗名中呂角如慶皇都七月夷則本宮南呂商  
俗名中管商角如永太平八月南呂本宮南呂宮俗名中管仙  
呂如鳳凰吟九月無射本宮無射宮俗名黃鐘如飛龍引十月  
應鐘本宮姑洗徵俗名中呂正徵如龍池宴十一月黃鐘本宮  
夷則角俗名仙呂角如金門樂十二月大呂本宮大呂宮俗名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是篇草下 三三 此藏軒

言譯之且卽均也遼史有四旦二十八調曰婆陀力旦卽七宮  
也曰難識旦卽七商也曰沙識旦卽七角也曰沙侯加溫旦卽  
七羽也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含蔡元定嘗爲燕  
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畧附此黃鐘用合字大呂太  
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  
字各以上下分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鐘不可以上下分中呂  
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鐘用尺字其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太簇  
夾鐘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緊別之緊五者夾鐘清聲俗樂以  
爲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畧也一宮二商三角四變  
爲宮五徵六羽七閏爲角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徵以于十  
爲宮五徵六羽七閏爲角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徵以于十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是篇草下 三三 此藏軒

調曰高大食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揭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于應鍾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存中曰十二律并清官四聲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于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鐘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工字近林鍾凡字近夷則上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凡字爲黃鐘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鍾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合字音似呵四字似思一字似伊入字似扯六字音靈悠切凡字音似翻高凡字似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三

此

泛五字音鳴卽合簫管七調諸法也朱子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後人失之惟存四聲有四清商聲卽半聲也王洙有古今樂律通譜云今胡部樂乃古之清商遺音總論之凡樂無五音卽不成聲猶聲高下不備卽不成歌外國各有其五音也樂府之以清商名者謂法之名也如今山坡羊曰商調山桃紅曰越調之側陳陽樂書曰樂有歌歌有曲曲有調故宮調北云婆陀力調又名道調婆羅門曰阿修羅聲也商調北名大乞食調又名越調又名雙調婆羅門曰帝釋聲也角調北名涉折調又名阿謀調婆羅門曰大辨天聲也徵調北名多婆臘調婆羅門曰卽羅延天聲也羽調北名般涉調又名平調移風婆羅門曰梵天

聲也變宮調北名阿謨調也金華文統曰太常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汴蔡沒而東殿侯得其故樂部之國初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其義不能究矣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黔卒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書津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玄鼎水又溢出是不久矣樂有古雅樂有俗部樂漢承譚已不古六代多吳音北樂襲外國乃隋平得樂存者什四世以爲中外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卿譯復因龜茲人白蘇祇婆善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調本在西域而般涉卽是般曠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爲太簇羽矣教坊色長張保會製大樂玄機論七音六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三

此

十律八十四調不脫白蘇之舊正行四十六曲常行小節四部弦管尚循唐來梨園之遺此非鄙俗祿行乎宜雅樂之本易復也崔遵度作琴箴非止夏至之音也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右泛有三焉及其應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于六焉焉盡法而考之乃有二十五徽焉是一氣也尺絃具之丈絃亦具之作易者入地之象也作琴者天地之聲也愚者曰大槌皆自七徽起者中也聲起于中兩頭分盡鼓雖擊邊聲亦中起八音匏土革木一聲耳竹止十三聲高下借用金石以厚薄備十三聲則無所不備矣此絃所以均鍾而琴瑟所以不徹也通典以應鍾爲變宮旋實爲變徵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不比于正音故爲

和應鍾生難矣。不比于正音故爲謬。按二變不得爲調。以其非正聲也。所謂和謬者。蓋以和之取齊助耳。醫家有繆刺。左病則鍼右。恐其意亦實然。陸子淵曰。通典八音之外。又有三。舜時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樂器。至周時改製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至唐又減樂器至三百。太宗朝三百樂器內。挑絲竹爲戎部。五音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藝苑卮言何元朗云。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官。高平。般涉。三調道官至低。南亦有九宮。然南歌或多與絲竹不協。豈所謂土氣偏該邪。智按不然。今南歌皆可合竹。但山文集前編卷之六。更前朝下。三五。此新朝。

但不以合絲。以北曲促而絃宜連響也。南曲則緩故難合耳。若精論之。皆可合也。元美謂賈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官大用。白仁甫。元曲擅長。但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沈約四聲。遂闕其一。余按北無入聲。不始于元時。而外國忍收之語。非無入聲。愚者曰。大氏五音二變之名。不得已而立者。實則變動不拘也。其生也以奇一而止五。必加七而循環始均。開處各一。故以名記之。猶勾股之記甲乙耳。推及聲原。雖音有七。而用則用五。大經所言七調。正與律原合。而謂諸名宜掃除之。此不必也。豈不可爲典要而有典常也。使渾渾然以伊變相視。豈能定哉。以笛列七。則凡上乙五六凡工也。凡生六六生

上。上生凡。凡生乙。乙生工。工生五。五生入。入之重之。如十六鐘加清聲。謂之寄聲。半聲。此則可高可低。六字卽有合字。五字卽有四字。每一調則開二字。如開凡上二字。則爲平調。開凡乙二字。則爲正調。開五尺二字。則爲梅華調。開六尺二字。則爲弦索調。開五工。則爲淩涼調。開乙工。則爲背工調。開上六。則爲子母調。北調則徵犯之名曰犯。此凡吹人皆能言之。琴有七弦。宮商角徵羽。少宮。少商是也。以二聲相合。命之曰仙翁。以和其調。則七而用五。其細分十三徽。定五音者。乃定格耳。豈盡循環之妙哉。不得已而名之曰。由低而高。曰宮商角徵羽。至第二調。則又變矣。此須與解人言。精簡管者。止能用其法。而莫能推原其理。

山文集前編卷之六。更前朝下。二六。此新朝。

四禮說

儀禮周禮皆云周公作。後有大戴禮小戴禮。是曰四禮。小戴今禮記也。最後而列五經。以述孔子語也。儀禮周禮列十三經。大戴不列學官。大小戴雷同家語。而大戴載孔子語獨多。則漢藝文志稱曾子十八篇。此類是也。正義序云。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本。實有一禮。必具一義。禮本周公。義本孔子。經明于傳。四禮定于二禮矣。大學中庸。禮經之心。百世可知。此易簡之至理也。禮運曰。禮本于大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列爲鬼神。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協于分。藝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燕智崇于禮。與內外本合。易禮會通。而幽明一矣。司馬談宗道家。而遷涉山文。其前編卷之六。是篇草下。三二 此篇新

尊孔子。繼春秋。禮樂二書。詳哉言之。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此卓見也。此遷所以爲孝也。古作礼。後作禮。以禮運運禮器也。使人履其禮理也。後世或失拘牽。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祭以孫爲尸。將嫁。教于王宮。三月大饗。已廢夫人之禮。而謂後世可泥古之迹乎。郊祀疑天地分合。宗廟疑昭穆迭毀。大學令太常擇民。明堂遵玉帶之圖。漢始綿其後。止此。唐貞觀禮出玄齡。顯慶禮出無忌。韋公肅有禮閣新儀。王彥威有曲臺新禮。宋章崇義進三禮圖。陳祥道著禮書。劉溫叟上通禮。盧多遜有集義。王暉賈昌朝有新編新禮。王洙尹師魯有禮器禮象。而朱子家禮。則儒者所宗也。

洪武革欽笠都納之後。舉徐一夔。梁寅。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周。董葵。蔡深。滕公瑛。修禮書。官闈外戚駢焉。除前代弊。祭祀而省俎豆。冠服而省五冕。訓備而議再拜。封拜而嚴本支。父母均喪。三年。冠昏逮于士民。三年大明集禮成。論陶凱曰。教化必先禮義。政刑非所先也。叔孫雖禮糠粃。然創制于煨燼。兩生迂待百年。朝廷之禮廢矣。時哉大哉。

參兩說

天三合九。地二合六。圖一圓三而用全。方一圓四而用半。此本說也。蓋管仲秦西爲問。卻詒表法。及復卦策。知周公商高之方圖積矩。全本于易。因悟天地間。無非參兩也。參兩者。所以用九六也。九六爲十五。十五爲三伍。三伍歸一五。五卽一也。邵子之旨。一役二以生三。又役三而役二也。以二生數。二其天三爲六。而六止用五。五藏于用半之四。常維四而八而十二而十六者。載上天以爲用也。四恒立而用三于四中。盈虛在手矣。參兩實用見于洛書。前此三千年。未有發明者。故列其繫云中。統四生四成之河圖。既變中應四正四隅之洛書。則一極三而爲九。浮以二集前編卷之六。是實草下。三九 此藏軒

三九二十七。三其二十七爲八十一。極咳稀無出一三九七者。此以四正之陽參天也。兩一爲二。兩二爲四。兩四爲八。兩八爲十六。兩十六爲三十二。兩三十二爲六十四。極咳稀無出于二十四八六者。此以四隅之陰兩地也。七六數少而後于八九者。先三極之。而以四爲歸。歸于兌乾。爲終始也。蓋因算黃鐘律而得之。因辟卦之七十二藏百八。而得之。因八卦之二十四藏三十。六而得之。則八卦亦十二卦也。六十四卦亦九十六卦也。三十三卦亦五十四卦也。河圖四周自乘爲八十。而北則不加。南減三五之一。獨用也。東二十四。西三十六。乃平用也。卽老陽老陰策也。二少則不合參兩矣。千數以內。惟六會參兩。故易止用六。

參三才而兩之。則參兩也。偶倍二四而八中不及六。猶之四隅之參兩不敷及五也。三倍三而爲九。中亦不及五七。故卦留七七爲著用。五則無非五也。董誥所云。兩二一三爲七。兩三一二爲八。則十數之中。無非參兩矣。且就適用之節。舉之。參微爲天地人正聲之合。故絃具周天。七泛十三藏。圍之度尺絃具之丈絃亦具之。微至十三。乃四分用三分也。八洛書而首尾空二洛書也。微至二微爲十五度。二至三爲十二度。三至四爲十八度。四至五則倍十五之三十也。五至六則倍十二之二十四也。六至七則倍十八之三十六也。七爲中微。後半如前半。非此三等數之微幾哉。十二者六之兩也。四之參也。九而三分益一也。十八者九六之會而弗律參之三分損一也。十五者。圖之中三五書之交午十五也。三五之會也。進退一而進退三之樞也。任其參兩而旁羅。歸于五與十者。紀之以十爲成。五爲中也。猶一月三十日。氣候之一中一節也。五六者。十數之中。生成之終始也。月法。爻策。甲子。其會也是十其參。十五其兩而六其五矣。此三十之繼十二。爲元會日時之大用乎。陽尊九而九不會。兩其九爲十八。而會易尚八而八不會。參其八爲老陰策而會。猶之十數以內。兩其三。參其二。爲六爻而天下之變盡矣。由兩其六。參其四。之時法十二而推之。兩其十二爲二十四而參其八。亦三十四也。此四六合節而二十五之天數藏一也。參其十

浮以二集前編卷之六。是實草下。三九 此藏軒



二爲三十六而兩其十八爲三十六也。此四九六六之合。而環  
 官主陽者也。兩其老陰之二十四爲四十八。而參其十六。亦四  
 十八也。此六六八而四其十二之合也。兩其老陽之三十六爲  
 七十二。而參其二十四亦七十二也。是八其九而六其十二之  
 合也。參其南方二七之十四爲四十二。而兩其三七之二十一。  
 亦四十二也。此七其六而洛藏三之合也。兩其三十。參其二十。  
 爲六十。此五其十二而十其六之合也。甲也。律也。際四之通期  
 卦也。參其三十六。兩其五十四。爲一百八。此象限也。十二其九  
 而十八其六之合也。兩其七十二。參其四十八。此坤策百四十  
 四也。兩其百八。參其七十二。此乾策二百十六也。參其三十二。兩  
 其四十八。此全爻四破之九十六也。參其三十。兩其四十五。通  
 期四破之九十六也。兩其九十六。參其六十四。此陰陽爻平分  
 之二百七十二也。兩其百三十五。參其九十。此邵子所嘗言四分  
 而用之。則二百六十四。二百五十二。皆參兩可分者也。兩其百  
 四十七。參其九十八。是三分通期。益二十四之二百九十四也。  
 四百五十六。爲六千九百三十二者。三十六其百九十二也。三其  
 千五百三十六。而兩其二千三百四十。爲四千六百八者。二十  
 四其百九十二也。以至三其四萬三千二百。兩其六萬四千八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夏寓草下

三三 此藏軒

百者一元之十二萬九千六百也。從此無量安有出于參兩三  
 五錯綜者哉。言三五者。十數之中。約用生數止矣。至一得五而  
 六。二得五而七。三得五而八。四得五而九。五得五而十。卽一二  
 三四五也。十不用而大。一不可見。小一不能加乘。故止用二三  
 四五。而言二卽具三矣。列四卽具五矣。一切數度因地立體。而  
 天用之。以天統地數。故但舉三五而已。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夏寓草下

三三 此藏軒

人身呼吸合天地卦氣說

人身即天地誰不云然。然非徒冒言其道理也。試質析之。行于骨節間者氣血而已。氣爲衛行脈外。血爲榮行脈中。血實統于氣而流行氣血于十二經十五絡者皆脈也。八奇經脈之縱橫約幾也。冲氣統之。肺爲氣門。寸關尺。浮中沉之候。平旦也。寸口其大關鍵乎。難經曰。寸口者五臟六腑之所終始。本清曰候。脈者必取乎旦。雖云陰陽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脈絡調均。血氣未亂。然此其梗概。而習矣。莫之察也。其質脈行十二時。夜半大會。寅則會肺。寸口肺經也。每日從寅至申屬陽。從申至寅屬陰。人目動則行陽。目合則行陰。寅乃陰之盡。陽之初。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是篇草下 三三 此義新故上焦中焦之營氣實會太陰于寸口。下焦之衛氣會肅明于目。故目與兩腎之中皆號命門。雖曰上中焦隨營下焦隨衛。而總統于宗氣呼吸則三焦之火。一氣所運也。故越人治內經而約失之曰。平旦變見于寸口。診法取決于寅時。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經脈各有所注。陰陽升降。與天地應。蓋宗氣營衛所謂陽在陰中而包其外者也。醫家誰究心乎。音出于丹田。而字滿于商肺所司也。噫。人生于寅。子與謂平旦之氣。鷄鳴而起。豈特可以察脈已哉。聽聲知病。聽聲知吉凶。猶有先此者。

物理小識自序

盈天地間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所見所用。無非事也。事一物也。聖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因表理以治其心。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通觀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轉以可知者攝之。以貴知隱。重玄一實。是物物神神之深義也。寂感之藹。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物有其故。是攷究之大。而元會小而神木蠹蟻類其性情。徵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質測卽藏通幾者也。有竟掃質測而冒舉通幾。以顯其有寄之神者。其流遺物。誰是合外內貫一多而神明者乎。萬曆季間。遠西學人。詳于質測而拙于言通。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是篇草下 三三 此義新幾。然智士排之。彼之質測猶未備也。儒者守宰理而已。聖人通神明類萬物。藏之于易。呼吸圖策。端幾至精。曆律醫占。皆可引屬。學者幾能研極之乎。智何人斯。敢曰通幾。顧自小而好此。因虛舟師物理所。隨聞隨決。隨時錄之。以俟後日之會通云爾。且曰自娛。歲在昭陽。汁洽日至。箕三浮山愚者記。

象數理氣微義小序

爲物不二之至理。隱不可見。質皆氣也。微其端幾。不離象數。彼掃器言道。離質窮隱者。偏權也。日月星辰。天縣象數如此。官版經絡。天之表人身也如此。圖書卦策。聖人之目準約義如此。無非物也。無非心也。猶二之乎。自黃帝明運氣。唐虞在璇衡。孔子學易以扞罔衍天地之五曆數律度。是所首重。儒者多半弗問。故秩序變化之原。不能灼然。何怪乎舉禮節樂律而弁髦之。舉倫物舊章而放棄之。謂爲聖人之所增設乎哉。核實難。逃虛易。沈洋之流。實不能知其故。故吹影鑲空。以爲恢奇。其言象數者。類流小術。支離附會。未覈其真。又宜其生厭也。于是乎兩間之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曼寓草下 三五 此歲軒

智故隨聞而紀之。自天象始。

物理總論

野同錄曰。子夏之言生數。曾子之言幽明。律以庸言。不類擊乎。要其理有不可誣者。伏羲讀俯仰遠近之書。故其範圍如此。氣行于天曰五運。產于地曰五材。七曜列星。其精在天。其散在地。故爲山爲川。爲鱗羽毛介。草木之物。聲色臭味。別其端幾。黃帝論人。亦以五五約之。正謂獨性各別。而公性則一。陰陽和平。中道爲貴。若生有所乎萌成。有所乎歸。誠無所逃于始終相反乎。無端也。邵子言變化感應而歸之于道。虛舟子曰。道無在無不在也。天有日月歲時。地有山川草木。人有五官百骸。其至虛者。卽至實者也。天地一物也。心一物也。惟心能通天地萬物。知其原。卽盡其性矣。董子曰。天地之間。若虛而寔。故性命之理。必以象數爲微。未形則無可言。一形則上道下器。分而合者也。莊子言虛無。然歸于極物而止。則曰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聖人與民折中日用。使之中節而已。其格致研極之精微。皆具于易。誰固達而知乎。裴言常理者。拘膠闢非。千萬讓讓。不肯研幾。究爲生處鬼神。斷奇字者。所刳而傷。徒貽譏耳。其造迷解閉。偏高釣奇。塞通爲術。而困人從之。嚼破黃葉。悟何道乎。兩末一往之說。時爲藥耳。空藥對治徇物之病。而妙藥更消執空之病。折中適得。事所當事。乃不爲逃兩所累。而遂贊守此樹前之核。不復學問。彭蒙田駢。是虛生浪處之人。牛也不爲生處所惑。并

不爲超生次之談所惑言動象占見其物宜俯仰遠近極事通  
受此學而不厭者真絕學也本末源流知則善于統御舍物則  
理亦無所得矣又何格哉病于言物者好奇之士好奇耳目之  
所不及附會其說甚則構虛駭人其拘謹者斤斤耳目之前外  
此則斷然不信其蔽均也宗一曰學有專門未可執此以廢彼  
也人生而耳之目之至平常矣卒而問之有奇于此身者乎有  
奇于天地間者乎保而九竅言語老少無不同者無一同者星  
辰何以明雷風何以作動何以飛走極何以榮枯噫怪極矣老  
父曰聖人官天地府萬物推曆律定制與禮樂以前民用化  
至咸若皆物理也其常也卽其變也變未有極乎變極自反乎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是寓草下 三毛 此藏軒

統常變灼然不惑治教之綱明倫協義各安生理隨分自盡中  
和易簡學者勿欺而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易簡知險阻  
險阻皆易簡易豈欺人者哉或質測或通幾不相壞也

四行五行說

或問中國言五行太西言四行將何決耶愚者曰豈惟異域耶子嘗言水火土石而畧金木矣地藏水火分柔土剛土爲土石也朱隱老曰四爲體五爲用金石同體言金而石隱矣周子尊水火在上次表中土下乃列金木焉金木者從土中生出者也今所據者地之五材也金爲土骨木爲土皮是也水爲潤氣火爲燥氣木爲生氣金爲殺氣以其爲堅氣也土爲冲和之氣是曰五行黃帝曰六合之內不離于五既言五運又分六氣不參差乎播五行于四時非用四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用二乎謂是水火二行可也謂是虛氣實形二者可也虛固是氣寔形亦氣所凝成者直是一氣而兩行交濟耳又况所以爲氣而宰其中者乎神不可知且置勿論但以氣言氣凝爲形蘊發爲光竅激爲聲皆氣也而未凝未發未激之氣尚多故概舉氣形光聲爲四幾焉榜嚴七大地水火風空見識也地水火風之四大猶之水火土氣也有四實則有四空實皆空所爲也而猶有容餘之空故表空焉皆因人目之見而顯見本于識而藏于識故表見識焉心藏神而主性腎藏精而主命以見識表之亦可悟五臟六腑之實是二行矣若欲會通正當舍二求一而後知一在二中謂之二即是一謂之不二不一謂之三兩謂之九六謂之七八謂之四五謂之五六無不可者且請學易

水火本一論

水濕火燥相反甚明而易傳曰水火不相射何也愚者曰本一氣也而自爲陰陽分爲二氣而各具陰陽有時分用而本不相離有時互用而不核偏顯有時相制而適以相成特人不著察耳天一生水而反成陰潤之性地二生火而反成陽燥之性呵氣屬火而化爲氣水精液爲水而反以成人果二物耶人身言之腎水也心火也時時交濟不可間隔以理言之智火也仁水也理水也性火也是水直以火爲性命矣不見夫雨露霜雹皆陽氣之蒸餾硝磺發而砲滴雷鳴而泉通春火力深而礎石潤熱爐之下必有氣蒸乎是火直以水爲性命矣不見夫螢燐珠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曼寓草下 四 此藏軒

水患說

人以水生，以火成。蓋以水火交而生，以水火濟而養，以水下流，火上炎而成也。天地開時，初有水荒，天地壞時，火急生風而吹壞矣。一元中之一會，其始亦有水厄。太西言洪水時，亞你墨尼亞爲甚。猛雨四旬，地面全沒，止遺諾尼數人。考其時，當帝嚳之八年壬辰云。中國洪水在堯時，是一役也。林孟鳴攷堯時水患，有十七年。揭靜叔攷有一百五十八年。引竹書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年命崇伯鯀治河，六十九年黜鯀，七十年錫禹舜之命，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八十六年司空入覲，是則先用共工治水，次用鯀，皆以堤水無功而導之成功者。實終于舜攝。澤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史寓事下 四十一 此歲軒之已巳歲也。舜歷試後，乃使治河。書所謂納于大麓，孟子所謂舉舜而敷治焉。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帝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正與尚書孟氏之言合。而孔叢桓譚乃以大麓爲大錄，張瑩以爲壇會諸侯，徒爾紛紛，不知舜實治水也。益烈山澤，水氣盛，火氣微，故用烈。刊木便相視，亦用烈。國語：共工從孫四岳，從禹疏川導滯。史記殷世家：契長佐治水有功，秩則禹之治水，益佐之，岳與契又佐之矣。國語：太子晉云：共工墮高，是以禍天下。皇天弗福，共工用滅。有崇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羽山虞書曰：靜言容違，象恭滔天。言水不治也。愚者曰：古時水患甚久，當營巢時，亦有甚

不甚。史書頌簡，今合觀之，歷然矣。治水之法，隱遄最下導之爲上。孔子贊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溝洫卽治水之上策也。何待賈讓畫三說耶？張江陵居正：在政府，集門下談治河，刑曹商爲正，獨無言。公問之，商曰：河不可治。江陵默然以爲得。遂遷御史。愚者笑曰：關竝謂禹治水時，空平原東郡以爲積滯，以入東北海，其勢易。馮遂欲濬也。氏賈讓欲徙冀民，皆因而導之之意也。朕有說焉，以安堵之。郡邑讓河，今可行乎？人各護其土著，誰肯無事而徙其田宅耶？是與羊謀其羞，神禹所不能行也。縣官歲費數百萬，徒潰中飽，不如已之。聽其決後，乃下哀惻之詔，爲之移措安置，當委之河者，竟委之，苟分浸淀者，有分之。豈不

澤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史寓事下 四十二 此歲軒永遠安瀾乎？設是在明君哲相，不言而默運耳。

裁智于物說

說卦傳類萬物于八卦悟此幾乎禮運本天殺地舉五六十二之相旋悟此幾乎以天無加地盤而生克制化隨變應節易軌三式皆有經緯宇宙焉常運經也占以人歷其位者緯也焦熱沍寒視歷此者何人耳愚者嘗言以推移之宙消貪心以規矩之字辨物則而一萬俱畢矣忒者已忒來者未來今又逝也貪執何爲達人樂此而荒狂又竊之故必明六合五破之字處處皆殊乃知物之則即天之則即心之則也管子曰宙合謂宙合宇也灼然宙輪于宇則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春夏秋冬之旋輪即列于五方之旁羅盤而折幾類應孰能逃哉聖人不惡賸動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夏寓草下 四三 此藏新

藏智于物其圖書象數舉其端幾而衍易以前民用損益盈虛推行變化在其中矣要不離乎統類配應之時位也人人本具思夫取識猶且不爽况齋戒至誠而叩神明靜正之士乎故曰至誠如神

醫藥通類約幾說

老父曰至理不測因物則以徵之醫周一大物理之橐籥也嗟者岐者核者柯者皆可以任督榮衛觀之皆可以好惡制化窮之形色精神臭味燥潤無非元氣陰陽之升降出入也無非五六十二之運氣經絡也用在中節調其亢承類應之綱符幾不二盡其性者秩序變化在其中矣豈悉約則荒而博則混哉離離子母藥之偏也水土之抽爲艸水其水母而土父乎動物之榮衛脂膏其水母而火父乎究論之六淫亦水火也七情亦水火也其病也亢火與元氣不兩立停水亦與元氣不兩立其交濟也水火即元氣也氣爲體水爲相火爲用不相離也是皆可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夏寓草下 四四 此藏新

以參兩而通類研幾焉氣味寂切而形色應之輕重各分陰陽而上下遂專升降凡有頭尾三停以分皮骨筋節皆應表裏腐藥渡通同主于化物體全具取其專長其通類固粹然矣永叔曰船上驚病者刮舵牙汗末和丹砂扶神飲之而愈蜈蚣螫者唾墨齒鷄啄之止痛此亦以其神情而通類也

書姓氏抄後

自有統譜原引繁然。然未必盡當無舛也。如所氏引伐木所。以古有虞衡因主伐木。遂以爲姓。此亦支矣。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穀梁傳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此與顏籍已異。朱以爲舜臣朱虎後。似之。東觀曰。其先朱微子之後。周衰宋滅。穉穉易姓爲朱。廣韻本自高陽後。周封于邾。爲楚滅。子孫公邑氏朱。則朱有三說。路氏國語。姁姓。陸終子求言後。別封路。廣韻唐世系。姬姓帝。後封路。急就篇注。路水名。在涿郡界。居者氏焉。此亦三說也。荀卿名。所居饒之。因命氏。又云。荀荀氏後。避難改姓。姓苑又云。黃帝後。說亦參差。今關中着音荀太聲。其實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是當草下。四五。此藏新說文。荀字从半省。着古文也。麗爲高屋之名。其先殷實好爲室屋。審引審曲面執。當爲司空之官。則尤同穴矣。兒倪本爲一姓。郭尋文合斟尋。崇卽是衰。而師古不能原。用本無月。而應麟分爲二。又何在。是正閏閣達達。以爲功哉。觀通志所載。移避所更。相伯衰爰之爲一。疏棘桂痛之更變。京嵇之自取。賀師之避諱。吞之音他前。遺之音惟。賁之音肥。不之音彪。玉之音肅。能得二姓之音耐。貝慕子胥。則平聲不當音選。毋丘卽貫。則雙姓不得音無。加以遺複。沿改無常。博雅者不能無漏。宜矣。是用哀集。列其稀僻者。備遺忘可也。

養生約抄序

養生之說。老子有云。外其身而身存。莊子曰。濔然無極。泉美從之。蘇督善刀。火傳無盡。養生之主矣。神仙家言。方技也。特附玄牝耳。守尸鬼窟。大乘阿之。从而不以者。壽。何謂非仁者。壽。無量壽乎。噫嘻。生固累人。生亦何負于人。執之皆病。善用之皆藥。致享法參同契。亦以圓居職簡者。無嫌乎此。順性命之理者。不可不窮盡而至也。不以播精寬。販僂異。而以御疾。病平民心。孰非仁壽之域歟。良肯行庭。坎離交濟。鍊九本。然革囊本然。用之治世。用之理身。何分于因物付物之大公邪。塞兩間皆氣也。知其所以爲氣。氣卽神矣。知其神于精神。精神謂之聖矣。天壽不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是當草下。四六。此藏新說。顏子無核三十二。堯舜無核百餘歲也。防其自私而忽正務。故畧言之。已一生成矣。何用言之。其寔生卽無生。養身養德。無二道也。平心而已矣。心誰肯平乎。以養生之澹嗜欲。少噴志。陰平陽秘。恬愉自得。使人適從而致中和。此黃帝之心哉。今且爲醫衍法。一曰治神。謹艾支蔓約指。彙纂于此。



神仙說

顏之推曰神仙之說未可全誣。但牛毛麟趾。不願汝曹專精貴受養神明。遂其所稟。勿爲夭折。郝早服曰。無此渣滓。亦無此清虛。離卻神氣。別無致道。高人達士之伸吐也。失遇之不得已也。尋常理語。不足以爽脾胃。遊諸寥廓。取不可知之汜沃。而遺放焉。曼衍焉。犬覺金仙。猶之法身佛也。智者一笑。是巧語溢言耳。其情則真。其文則奇。以是而易傳。後來竊竊宇而異其轡。奉此刼誘。又何惟耶。千金方云。列僊或負篤疾。或干重典。或挾才而萬不一逞。乃一決而就。此則神仙亦不得已而爲之。非樂就也。有勉范忠宣以攝生者。范云。萬一如丁令威化鶴歸來。見城郭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六

是篇草下

四七

此藏書

人民俱非。亦有何樂。韓退之曰。人欲久不然而觀居此世者。何如也。老父曰。太史公述道家以爲形神離則死。佛言緣生無自性。此皆論也。老子曰。歟而不亡者壽。佛曰。無量壽。岐伯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黃帝曰。有不生不化者存。此通幾也。自非智者。難言人也。蓋生歟之中。有不生不化者存。此通幾也。自非智者。難言不惑。棄水心題謝道士混元皇帝錄曰。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世論也。存之而已。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司馬承禎曰。世人學神仙。反爲神仙所迷。學無爲。反得無爲之病。神仙亦人也。在於修我靈。

氣勿爲世俗所淪。拆遂我自然。勿爲邪見所牽滯。則功成也。文中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郭象曰。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無死無生。養生者非求過分也。至理盡年而已矣。周原遠遊篇曰。壹氣孔神。今於中夜存虛以待之。今無爲之先。朱子每謂此。廣成子告黃帝。不過如此。鐵脚道人霞外禪祖。言坤復之交。亦此旨也。王世懋望崖錄曰。無輕生之徒。無養生之厚。無求生之過。修短有數。早定於有生之日。永仙至人。非凡福可企。吾必曰。長生。卽妄也。要使生時留中。空濶灑落。去日分曉自在。朝聞夕歟。本無限量。亦無執者是。在勉之而已。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六

四八

此藏書

嶺外稿上

寄李舒章書 乙酉五月晦 日南海寄

嗟乎舒章。竟一至此哉。弟之皎然不汚。自北來者。塗之人知之矣。竟爲鄉井仇讎。滿謂橫誣。鬼域障天。以白爲黑。知舒章當何如。爲我背裂乎。自四月十二夜得間。險境垣砌。且給出崇文門。倉卒冒死。遂不及通問。踵決旬食。毒蓋何言。五月朔抵清浦。是時聞史閣部議定策。有連諸暴帥出揭者。爭權未決。高傑方恣掠邦上。乃迂道歸秦州。渡孟河至留都。五月十日也。新主監國。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嶺外稿上

一

此藏新

史閣部出師。鳳督入輔。小臣伏疏請罪。且欲悉報賊狀。而銀臺開阻。不令上達。白版錐印。方攘攘競擁戴功。老父曰。汝以我故入城。然在此人。且以汝干覬。蓋出相隱地。我欲以老。故先至橫山。以待足下。今弟與諸故人更衣食我。已乃得老伯殉難音耗。猶子醉地。始益自痛。痛我兩人。何命之窮也。臥子以書導余遊天台。而老父云。長溪民德我。其地僻陋。可以家焉。矜孤決月。朝議沸騰。天方降用。陰氣遂熾。情難撫。發十七年之憤。而抗劾者紛紛。皆謂指出於老父。仇家日夕造蜚語。何所不至。然公道在人。艸野仇直。至自北者。各著紀錄。猶未有以中也。老父曰。彼謂降賊諸名。半出汝口。將羈汝以實此案。而重汝之怨。今吾道

受危。賢者獲罪。伊登暮且柄用。必慮不綱。善類不留。遺典何覓。我家患無名乎。遠之遠之。故秋歷台宿。轉入太姥。陟嶠觀海。遂漂百粵。然後知周兩登。繼後豺虎生翼。嗟人誣。彈坐以說名。刊章之罪。懸定贖徒。此猶司寇之仁也。嗟乎。竟一至此哉。倪惟生平燥髮。持簡諒。則古昔誠無一事不可相爾室者。此竟胡爲來哉。昔新莽毒秋平帝。篡奪播子。陳少府世受國恩。僅以祖臘見垂史冊。又况子容。亮舜之對。不當伏歐刀乎。甄孟成爲慶緒昇致。蘇司業稱病自謝。旋皆擢以優秩。表其後凋。靖康御純。閭宮淪於腥羶。辱莫甚焉。張忠獻趙忠簡。止以逃太學。不署立異姓名。今其勲光遂爾赫奕。如弟何人。可以比此。謂雖以年餘不挂。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嶺外稿上

二

此藏前

齒牙之散秩。不宜僅守次節。責之以死。或固士所當勉矣。嗟乎。當城破時。握舒章手。委地飲泣。絕命之辭。縹於袂。翼日聞諸老有投職名者。憤而引決。而足下止之。以爲前歃血所謂者。何十七之夕。天子召戚臣劉鞏急入。東宮二王固已在外。天意不忘。可以出則舉事。前日蒙召對。稱賞許君父之言在耳。此半年陰結山東河北之忠義。臨時求護龍種之苦心。天日在上。歷血可對高皇。是以忍須臾。耳。大丈夫貴能用其死。以有所爲。易溝壑。亡俚耶。既已哭東華。被賊執。則求死不得矣。至廿六日。押入呼名不應者。反接。驅被鋒鐔。鋸考慘毒。刺到攻心。內外庭除垣廡間。枯拳輒數百人。膚掠。舉。瘡微天。病骨膚之。動即

傷成從血肉枕籍中脫映上蒼欲罵不聞拌髮犯土恨何以不  
先歎而忍詢及此歎固應耳適有天幸爲其書記卒所護卒故  
雋陽書生也幽囚慰持枕格嘗後蹈背熅火治創給餐會張芷  
園抗氣而折賊醜我輩稍有生路念已忍詢及此孟威履善之  
事故狂荀公達既能自若鄭議郎乘便脫身棄妻子冒湯火而  
奔此固已萬幸矣靡靡之家倖亂真廣慎伎之俗善妒成風遂  
乃禁治公道諸單應造重輕招賄出入方飲狂泉承望希寵正  
人齟齬誰敢發言貧無厚賸積怨難釋貞女嬖爲淫婦平地沉  
於海底豈不哀哉嗟乎大丈夫赤心苦節明如日月而坐爲仇  
陷無以自伸上不能慰白髮下不能庇黃口便足仰天絕元歟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嶺外稿上 三 此歲軒

而此時愈不可成古來忠良被誅者數數也而此名難宣不爾  
此身以待昭雪則遠辱祖德近傷親心且使天下後世以爲懷  
忠萬苦不獲直報英傑喪義士灰心則罪更大矣靜言思之  
我固當罪先王父廷尉世傳閭修婦笑聲譽而乃少弄文翰操  
筆是非尊古學辨風雅舉止異趣爲時士所忌其罪一也既已  
容迹玩世據地歌陸沉於金門又好指斥臧否肆志軒輊其罪  
二也開冷得親伏御前條奏急狀遂爾不知忌諱痛言時弊其  
罪三也善不可爲而祖父立朝居鄉彌節守正身既疾邪而弱  
弟復剛腸徑情已於諸分涇渭不能失梯事仇無以教之其罪  
四也樊姬曰吳城城崩歎市市罷今忠誠格皇天而衆人莫爲

毫釐其罪五也正枉轉側卜肆囑然忽示朝廷更始一切有赦  
稽首天恩小臣實不任受也分矢暴骨疆場人又以爲熱中匿  
而佔俸產谷則又疑爲諛諂嗟乎他日此心苟白退伏鄉閭卒  
成半生所著之書惟有叩鐘山下自誅耳嗟乎已被惡名受辭  
欲焉聽乎舒章親見我萬夙者遙聞公冬已開關奉輜車歸忠  
孝薄天與君文章并已千古海濱附書卷切爲慰知已之前不  
覺嗟嗟嗟乎舒章視我故忼慷士也當銜斧加脰湯鑊在前甘  
心受之坦然無怨一罹奇禍冤氣結殊不可忍甲影無慚輒  
復痛骨雖頗喻老莊之指焉能釋邪轉憶讀書攻苦生免執縛  
之習弱冠出遊投分足下業好悲歌臥子嘗戒我不祥驗矣甲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嶺外稿上 四 此歲軒

戊辰邑案變嗣經兵火江以北爲戰場清白數家廢同蒿萊流  
寓江南筆耕僦市所願閉戶覃思研究載籍述其家學參記所  
聞備采史之用愛閒居不慕官爵此自丈人恒情非爲高也倖  
脫諸生便值老父以議劄穀城受武陵之毒荆門八捷反致逮  
理方臥虎兩墮用事大臣阿邑摧殘君子廷杖漳浦先生時斯  
何時也護侍圖屏重足一迹縣行沙堰中告哀者兩年傾家以  
免僅存皮骨幸荷聖明可得歸耕以養矣然比新法拘迫禁人  
逃選因乃羈絆朝隱猶與勒當代務爲一書上讀聖覽萬一直  
言得罪其夙願也適老父賜環陛見一啓其口陪侍機發矣  
復踴躍嶺南山左自秋及夏老父僅乃受命河北弟卽請纓終

以銳氣指陳。聖明賞之。而爲時相所沮。此足下共事。爲我悻悻者。嗟乎。言不見用。忠不見信。國家坐視十餘年。爲庸夫所誤。小臣拜祿十七石耳。我兄時亦以高堂相牽。嘗歎云。避世不可。佯狂不能。兩人文章意氣爲友。古人相期。乃竟同遭國難。豈非命乎。嘗一日。纏銀鬚。歸。謁邸舍。道遇足下。急語杜陵三徑。當復何特。攜手而別。繇今痛之。此易世語也。非無季鷹之識。竟遯鹿裘之蹤。平原且受禪詔之疑。崔寧妄被通書之誨。命之寤矣。寬一至此。哉。近見曾二雲先生書及市肆轉販全闕時務策畧。所敘北事。苦人皆列衰恤之條。始歎世猶有人心在也。仲翔不過謫徙尚云一人。知我成亦不恨。况受此奇冤耶。家長子者。難免耕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續外稿上 五 此裁軒陌上者。猶及故墮子。幹於上谷。步壘卿于海濱耳。日且驚心。非特一也。方憐憲憲如彼。棲直道路以目。不知何解。浪傳驍騎。奔馳連烽。頽酒長江。天塹專賴神烈。明主漸親政事。公道久而自彰。但未知容有衆正之朝廷。爲木石訟冤不也。言及乎此。涕泗交流。孰視斗血。欲灑何地。老親在金紫山中。恐不及徙家長溪。當携細弱來貴郡。猶大响耳。古處無所事。屬聚首難期。鄉風嗚咽。

唐之甄濟。擊源明。宋之趙鼎。張浚。胡寅。以視審之守節之苦。尚且遜之。而審之尚懲。懲放歌湖海。堂不扁。茲。光武中興。首推不仕莽之卓茂。今赤伏再造。公道揭於日月。將不日興名。下懲肆罰。諸審之以許先事之忠。佐中興。又不必過九真。而沉立不也。如何如何。程九鼎評。忠良被謫。從昔有之。然不謂抗節負義。炳若日星。如我審之。

江與有僕俱守章貢私難余覽公論之語重有感云鹿公方龍識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嶺外稿上

七 此藏軒

嶺外文序

極治生才極亂亦生才才人之資適逢世豈不有命哉余自結髮知文章好友朋即當鄉井之變已賊讎午江北流寓移徙時衡抗懷十餘年天下竟板板至此所交天下知文章士蒿目當世者以慮不得見用又不暇坐而講論方聞豈不有命哉嗟乎幸免摧結轉側嶺外又幸一時同流寓者有初白樹本親臣子霞紫佩諸子又幸赤伏再造中興之典注意嘉與諸子又皆負天下才平日則古昔敦詩書者聚而講習此亦足自慰才人之命矣嗚呼古人遭亂不廢其業春卿抱經而匿伯山漆書托身後皆輔翼建武彰中興之絕學今諸子同此抗懷尾環比落不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嶺外稿上

八 此藏軒

以無家廢其懷抱投分砥礪簡畢不輟豈不難乎余方處姚有僕暑中因與長公以式彙之曰嶺外文嗟乎筆札久廢眷念誰昔誦誦惟有永嘆仲宜荆楚止存二篇炫焯教授且憂不行乃者得讀諸子之文褒然編勒海濱逸人安得不用此加慰藉耶又見諸子所作皆廓達高古固治世之文也而生亂世天其生才以已亂乎桓太常杜司空之業請以爲諸子勉

送黃公之潯州序代其有僕

黃公乘憲治廣海且歷年而又之潯州其屬吏某乃敢爲文以述其老老拜送綬旌之下夫屬吏雖不慕善事雷同然慙慙以文送上官亦至非分冒昧矣然不自以爲冒昧非分者以公之遇我深也某自奉簡諒時卽以爲士君子師表後世治行第一惟以清爲舉首然清而才足以弭亂爲難節已尚無可矜之色爲尤難既當吾世獲師表遂何幸甫受一職而步趨下塵親承辟呼也故事鼓吹人謂趙承晉已後堂盤辟唯諾而已公每見必開顏悉問執疾苦利害執豪有力執無辜號無告作官其地必以身範物以情達隱使異者不敢驚同者不見德庶爲上治

戶口又集前編卷之七

張好善上

元

此藏軒

豈惟東溼取名能耶同事相圖沒者清夜無愧耳粵服舊遠都下所轄無慮下得以饒其上自公來而猶有敢挾苞苴伺公門者乎吳西城之飲食泉而滌衣被絮王東海之遺子孫不在越裝以今德美無少長咸以爲過之過之以加荆州之惟恐人知也負望之巖巖未免玄亮察察若思峯峴惟公以惟恐人知之懷出之飲人以和誘民孔易恒若不及故與人無私而人自不敢干以私不然以負靡悍之俗悅懷相尚收魁宿爲之囊橐大庭謙定以竿腹要之過所旗亭蒼頭應見踵相錯焉幾何而令衙門自毀乎與人無私夫人而能爲諷也人自不敢干以私公真難及矣此地豁洞林箐與海上爲出沒雀荷弄兵依阻山澤

往往而然容貸屬康求則易集本如飄風時欲驅一切涓勉之餘以徇之其爲亂階豈特未見其形哉卽舊歲之變海邦盡午一二亡命因緣爲奸挾持左道動搖衆心聞老卷甲而趨外訖內潰又復託言孔多恣睢詭隨全粵之執固幾乎傾矣公爲之清坐坐鎮居以威重蒞以嚴謹使諸豪右鼓走或撻其黨令自解散或謀未成而遽攝之不迭尺符提於烽火無待擗然而提封賴以安妥功顧不偉與是豈徒以假說博廉隅者所能指揮而號令與此縣公之清德洽於人心故所下輒服不但流水之源也某以無算之材斯夕趨事宜其楚楚無補而幸以鮮矣公之教我謂深乎今父老摩肩外頂無不爲頌公者然不如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張外禪上

一

此藏軒

某之誦公之深也憶公曩在儀曹其時柄國者數翕其舌小蛇大附無不激昂得權或謂公稍稍突梯久理尚書郎事則東官大婚近可循舊跡清卿何必僕僕外藩也公則固已心鄙長安暮夜驕人者矣銳意求出恬退自其所素然也縣今思之可不謂明哲乎卽乃者中朝多難然際會中興或又不能不幸陳留一日之間周歷三臺慈明徵至台司僅九十五日賢者有所不免矣南珍輻輳至皆兼兩走蔣山者能不如鴛公以夙望先達數十年察此治最旦夕三獨坐入佐輔弼天下庶有慰乎然適以潯州相徙是其不屑意于當路不已較與元凱道將千里數猶謂非求爲益欲以免禍縣今况古能如公之清夜不耶不

知者以新除遠道爲公益擊。知之者服公明哲之足以傲世。然公則澹如耳。萬無所可矜者。置諸懷抱也。公愈難及矣。縉纓之私。又不惟遇我教我之深也。故忘其非分而書以送公。

送晏公序

代統有僕

我公通籍二十有七年。而今始以重少卿入。粵海之士大夫以迨父老子弟。沐浴膏澤。既深且厚。則無不夾道誣思。銘諸鼎鉉。以爲公賀。然知公不受賀也。其屬吏某。固已心折我公之心久矣。以我公負天下壽。出則定亂方垂。入則坐論謨弼。直指諸掌。獨以行已高。抗節清正。無復意于高官大位。乃公又嘯退不伐。猶猶如不出諸口。故人莫得而贊之。如受賀也。曾數十年不超遷歷台司。而乃待之曰者哉。公鄉令吳江。吳江本我鄉。鐸相聞也。清而子諒。正而和易。吳人至今尸而祝之。乃今得親奉行治化。益信我公之清正。非夫樹清正以自繫爲名高者也。初趨承。江口又美前編卷之七 卷外稿上 二 此章軒

堂皇間。念以子丑之際。我公執不議封。忤大璫。既幾不測。千仞凜然之節。空若岱宗。高不可仰。然公顛實揚休。僣僣接引。甚于下執。履明也。公之再召入銓曹也。又以與時方鑿。失權相指。故有是出。自古蘭陵雅意。疏言不可。濮陽之願辭。過大行賢者之于本朝。雖非瞻顧。亦其情也。而公獨不然。容與趣車。剗心理泉。不惟毫若無悔憾者。又何嘗以忤璫忤相。自岸然詡哉。公謂拾級。輒命堅坐。語移晷。詒以立身治人之槩。處世善俗之方。諄諄若慈父慈兄之惟恐不盡也。訟獄之情。洞若觀火。小民大家。各服其志。或順時而鷹擊。或復一無所問。杜周甫之多所陳託。劉季陵之閉門掃軌。兩無嫌於令聞休揚也。亦惟是清以服之。正

以明之而已。邇者海上之謠百益生集。窮追累氣。虛文無底。而往。非武毅能一切禁之也。越俗廢居。爲雄必有高明之家。爲之馮籍。六車生耳。爲家纖計。何可勝道。率分鹵場而擅其權。視氣力爲高下。與隱賑發通而責其息。乃其歸者耳。私粥以趨。廢制之不可。歸來非一。自公視事而豪貴俱不敢銳然自服。主名不自服主名而馮籍者與矣。一署藩篆。而奸宄列眉。前此所管管陋規者。一旦革太。與人無私。小大共見之。故紛起而息。亂作而定。謀建而不自矜。勲立而不自歸。好成人之善。獎人之德。惠教人之不能。子諒和易如此。有不欲尸祝其清正也。豈人心哉。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嶺外謫上

三 此藏軒

送龔銓部督兵出度序

建木龔公少負名稱。余子弟伯舉其文章。余讀之心折其立言之指。折衷古今。故必經術士能引義抗懷者也。今來理廣州。得瞻魁岸。接緒論。益自嘆其然。天生材爲國家。有以矣。國家不幸。當四七。幸有聖人應赤伏之符。將以一隅再造區夏。所需中興人材。顧不急乎。龍飛之元年十月。粵東舉取士之典。公分闕得諸士而訓之。諸士感公之訓。謀所以書諸屏。屏且成。公已募兵出度矣。余益作而歎引義之難。若公者中興真經術也。嗟乎。承平既久。冠裳習委蛇。無慮美安坐至公卿。何用經術爲。談者愚矣。卽年來搶攘。臣子非不歆然引報國之義。然誰肯不好講。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嶺外謫上 一四 此藏軒

求。加以習安乘便。見事畏蒞。坐視爲高。和全鄉紛紜致台鼎之歎。其者之情比比。何足彼哉乎。公蒞任時。留都之問押至。此鄉方橫賊竊發。道路疑駭。公以奉命無所逃。悅懷單車。抵治而亂定。建州之詔亦下。聞公與公卿諸長老相期萬一起義之語。神明鑒之。公之計爲士行思遠。業足素具。豈猶復仕宦過廣州門諺邪。中興奉詔之後。擁戴蒙恩。晉秩加寵。人人無不以清華賀公。公獨夷然。余蚤信公之夷然也。當公成進士。朝廷十年復開石渠之選。公鄉首推公。公以爲世方多事。臣子宜勞習外務。不與其試。顧今日肯能索求美官乎。日者公卿楊公入輔。留吉安支柱攻賞。公已拜新節督虔。皆知公經術抗懷。能得人能悉。



事故請公司馬而走書望公是時賊梗雄詔行人股弁逆惡公竟突騎度嶺往赴之至即與二公營中布算條畫機宜聯絡諸路故有正月十八日之大捷此與思過廣州門者霄壤矣今公歸而募兵刻期而出恢復指掌豈待問乎公頃且補銓賈賀公者謂可勿問兵事矣公則曰勵行伍間也曰人惟畏難故不習兵武鄉作正議曰據道討盜不在衆寡天方多難不爲其難寧安坐邪埋金德胡下髮載義苟實心爲之何機不可乘何人不可用乎益發憤報國不避湯火夙志也志在恢復故無日不以察豪傑訪技勇考地利爲事不然五羊都亭手版罄折而已何庸心焉至持廉平公泰甚郡上謝大獄吏引案而驚服如神朝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七

海外稿上

三

此藏軒

劃吏治不畏強禦固爲第一此又不暇誦公耳公訓諸士曰士不學經術其於浮獵章句何益今日飭身之始值鄒南紳創之會枕戈報國誰不同心務在講求石畫毋避難而就易也六師近臨章貢公率異軍露次稽首杖策及鄴之喜寧過此邪旦夕復豫州合制黃順流而定舊都然後高密割甲兵敦儒學公更著金石之頌以獻宗廟諸士其當進而歌之矣及門先得李生等七人關生則別門佚落公揀而出之其林生則公爲流寓之士鏡身得者今荷聖恩矣余之樂得稱道者不惟喜公以真經術佐中興又喜公訓經術之材以報國也

### 歷昭紀畧序

余來端州遇嚴公伯龍與比落閒處得讀歷昭紀畧見吾友徐子巢友爲之序歎其徒手奮力全城復城而人竟泯其功以爲遇不過命也時勢使然然哉嗟乎古之英傑冒極難乘貼危幾垂成而不遂或功成無言之者或且以功得罪豈不比比乎然在末世猶甚士夫縮印數習清平翺翔仕路之學其中懷原不切切憐人之才故所至不復訪人所行事忽率公道率求之耳甚則求之賄矣世安得不亂邪時也勢也英傑生此時之命也酒後抵掌足以於邑伯龍自引成紀之數奇吾謂大丈夫求無愧數奇亦已矣詎必積勞中率封安樂侯乃爲榮哉嗟乎天下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七

海外稿上

二六

此藏軒

如此矣有功而必見用與今日之時勢繆矣伯龍豈惟命乎然爲伯龍喜喜時勢復當今日之屬中興也丈夫枕戈嘗膽勉無愧數奇之風何憂侯不侯邪余之抵几書此者一以望當世之猶宜憐才訪問也一以幸艸野高士之從旁紀是非也

普通雅綴集後

智每歎藏書難。讀書難。編論尤難。漢隋唐之志皆因朝廷之力。此王堯臣陳騷所以易從事也。宋士夫藏書如李淑宋綬尤素。見子止陳振孫之輩皆稱好事。各有書目。開爲評敘。較唐吳兢西齋杜信東齋爲盛矣。夾漈之畧貴與之考。此至今昭昭者也。夾漈言前人編錄有見名不見實者。有見前不見後者。以雜史上下分爲二家。隋唐二志不成條理。崇文目評廣記云。博采分門。則何以異於御覽。又議孟堅之無倫類。不知班依子駿之舊也。貴與乃竊誣之。以竊通典之細注而踈於田賦等。夫七音六書前所未發。經制之事俱有成文。彼詳於難者耳。夾漈之卓犖浮口文集前編卷之七 續外篇上 一七 此藏軒

豈可沒哉。編志依通典。猶漢書取史記。史記取國策。世本不得不相因也。以重無心爲墨氏弟子。玉格入諸錄。樹萱入艸木。則誠爲少室山房所笑矣。貴與所編之經籍考。但取公武直齋二錄。中亦未免重誤。何以譏人。如李濟翁之資暇。一云李匡義。一云李匡文。文乃義之訛也。渚官故事云。後周余知古撰。又渚官書事云。唐知古撰。載荆楚事。此晁氏少載其姓。而以其書言事止於唐也。西夏須知一卷。晁云。劉溫潤守延州。編蕃爾雅一卷。不載姓名。而別條又有羌爾雅。元瑞亦並載之。不知其卽蕃爾雅也。按宋史藝文志。直載劉溫潤蕃爾雅。此應據崇文目也。編年通載。晁氏曰。皇朝張衡撰。又見別條。斷論亦作張衡。按衡乃

得象之孫。嘉祿二年進士第一。則是韋衡。蒲城人矣。黃長庵譏王堯臣之失。而不知張萬福鄴炎皆有同名。書史緣羊欣之目而附會。學士陳遵程懿卜。原治篇遂據之。王洪洲自云補通考之漏。而自漏不免。又多以宋人書置元人之後。升菴以示兒編爲孫健。以抄書者爲王融。猶云刻誤。如玉海筆叢之母照尤襄也。而敘母嬰爲母昭。喬後引管寧別傳以證勿安銀鈎之語。無乃如晦伯之所料乎。曩在都門有聞見畧記。少爲廷尉公所藏。家君從重卿還。逐日課之。所有經史諸監本。諸子百家。及諸大類書。文集表表者皆具。但無異書。及宋元諸經解小說。天下志書未全耳。年二十出遊。徧訪諸藏書家。就抄其目。許借者借之。浮口文集前編卷之七 續外篇上 一八 此藏軒

欲走趙就祁公之四部。又以家信返。止與臥子定交。問其所藏書。正不必異書也。流寓白門。收焦顧兩家之遺。吳中所刻小說亦多。方選古今詩風。從事文集。終日諾際。潦倒詩酒。僕僕中偶然過日而已。固常自恨。通籍後。卽值老父在西曹。不與宴會。掩寓則讀書。又與鞏鴻圖吳恭順往來。所收金石古文。漢唐碑榻生平未見之書。舉其副。悉以相遺。或得抄之。因以所見錄其大畧。不必盡我所藏也。其宋唐以上有名無書者。輒列其名。或他書所稱引。如升菴弱侯輩所載。皆別記條目。或好事家藏有論敘者。因而記之。概之曰聞。大約異書多僞。亦無大書。如永樂大典俱不可得見。然吾家藏亦自足枕籍也。詎知流離至此。盡棄

不問。追憶所記彷彿夢中。嗟乎。若天許我。還故鄉。抱少伯之漆  
書。畢朱虛之木榻。欲求尋常書冊。盈尺皆難。況其異乎。嗟乎。生  
平雅志。在經史而不自我先。如此從刀箭之隙。伏窮谷之中。偷  
朝不及夕之陰。以誓一旦之鼎鑊。隨筆雜記。作挂一漏萬之小  
說家言。豈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讀書固有命。

爲朱子暇太守画

高房山以王容溪如夢令。繪之爲圖。而倪雲林亦用其意。贈王  
仲冕。今坐三萍。偶夢得之。聊倩雲山以蒼青松紅葉之筆。壁武  
改元春日。宓山方以智。

爲瞿稼軒題画

石田恒取董巨子久以入梅花成其蒼古。此卷獨做雲林皴山  
磊落。都似礬石。不點一苔。而以墨沙襯其下。同者層折枯樹離  
離。又造一鬱秀深澗之境。稼軒老伯撫粵而携此以遊。其胃中  
之瀟灑。何如耶。范石湖言桂林山峯。竚立爲天下最。恨不令石  
田見之。必更別創一奇。時與朱子暇林六長徐巢友同觀。年家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遺外稿上

子方以智

又春溪圖

石田欲顯春溪。不復設色。夾岸作翹起蒲楊。間以桃樹。焦點作  
花。而春色爛然矣。老手賣弄。以意爲之。奇哉。

爲子暇跋小米雲山

米元暉湖山煙雨圖。有廬山黃石翁。是其妹夫李坦。以澄心紙  
屬之者。林樹遠近。淡積焦破。靜對當自識也。往見輩鴻圖得楚  
山清曉。有朱子洪适尤袤錢端禮諸人題識。正自難知。侍郎自  
題。夜雨霽後曉煙初泮。此更得之。今日觀面。何可容易。

爲徐巢友画

太白祠前詩。一醉古人姿。此久聞之。七星巖乃遇。且作百仞  
筆。筆乾起雲霧。三面石臨江。破廟歆松樹。請君放開兩峨眉。可  
是采石當年句。巢友曰佳。

瞿稼軒年伯詩序

曩者家君子命智候先生虞山。今十年矣。豈惟日從喪亂之後  
流離天末。復拜榮戟之下耶。智時卜寓康州。先生從蒼梧東赴  
行在。維舟城下。猶子進一飯。辱長者之手。語如再生。因隨舟至  
松臺。日侍辟咤。遂得盡先生數十年詩歌。伏而誦之。先生諸體  
出入衆家。一歸于朴。至余小子。何敢論詩。所伏誦而識者。先生  
通藉三十年。立朝抗節。動與時忤。集中十牛。皆家居所作也。然  
肝銜感慨。出以安和。始信小子生而好悲。其病甚矣。言志永言  
固自有韞藉。原於學問也。當留都昏祿時。先生慨然引出。及蒞  
粵西。而西事迅發。相傳撫軍金石之志。何如哉。識者錄數十年  
浮口文集前編 卷之七 嶺外稿上

已學必自損。今十餘年。果何益邪。幸而九死。不污其志。瞻旻告  
哀。長者哀之。故撫其手而與之言。詩是以識此。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嶺外稿上

三 此藏軒

水井記 代星年  
伯作

蒼梧郭東門稍北。有水井寺。井居寺之西偏。味至甘。有源不涸。  
本州載其主治之功。梧人賴之。考一統志。唐元結於肅宗時爲  
此地容管經畧使。過部嘗之。題曰水井。爲銘刻石泉上有火山  
無火水并無水之句。宋宣和間。郡守蕭盤有詩云。井名未磨滅。  
自我發沉穽。則爾時已堙塞。從訪求得之矣。我明天順六年。崑  
山御史中丞葉公。與征夷將軍顏侯彪。有事南徼。師旋。索是井  
於莽蒼中。得次山斷碑一角。辨可數字。公六位姓名獨存。因重  
浚之。紀文於石。履亭其上。時郡人陳沐作漫泉亭賦。漫亭云者。  
次山自號漫叟。遂以顏之。余來西粵。泊蒼梧時。值國變紛紜。東  
江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嶺外稿上 三 此藏軒  
方戒嚴。朝夕爲衛禦計。雖聞水井之名。未遑履其地。屬靖藩變。  
起潢流。橫發。江水沸騰。余亦遂有桂林之行。賴新天子威靈。波  
濤頓息。越明年。謝事將歸。復泊此地。一日至水井寺。求所謂漫  
泉亭者。則井存而亭烏有也。淤泥旁塞。甃石迸裂。井區無導。濁  
流反美入井中。余不覺頓足曰。此水井。乃汚井也。飲此水以療  
疾。若不反以致疾乎。念謀之有司。董其役者。未必盡制。適新安  
舊家子吳君。僑寓寺傍。因語之故。吳君故同志。相視周旁。知泉  
源不在井中也。乃躬督鐮削。發劬鉅砌。離舊井凡四五尺。而源  
見。蓋原有巨石爲山之根。洗泉穴出。從石罅中汨汨流者三。此  
乃所謂水井也。汲而嘗之。甘冽與前迥異。吳君喜而告余。余再

觀之則新池中已泓然滿注矣井運七百餘年而始見其源豈  
非隱見有所待耶爰庀良材爰出新規既既然亭成冬輻以欄  
楯焚以堅石其四周復疏溝洫以瀉山坡之水俾自頽之滯潦  
不復入從此挹之不竭酌之愈甘其功不益永賴乎余按諸舊  
碑或曰水井以厭和火山或又曰雙井自元公以唐大曆來後  
遷徙不一萬曆間郡守林喬前所刻寺石袁衷所記二池之躡  
地已變異今乃得真源而樹之古人或美停泓或歎淵注其意  
各有所托不獨以有功永賴居民已也反復葉文莊公碑歎以  
元公天下士道州之政最故人至不欲名字之今石可泐其文  
不可蝕字幾盡名不可泯卷卷於往還京國道出其下者得以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讀外稿上 三五 此藏軒

想見公之爲人立碑之意蓋其遠哉乃者時當搶攘適觀斯舉  
豈曰元凱淵底幸其必傳邪亦幸慕文莊之慕次山云爾

荅吳年伯書諱炳 丁亥二月

日正辭少詹之命陳情於老年伯憐天涯猶子而庇之不謂復  
濫及此捧綸讀論病人驚懼失魄矣老年伯欲提挈之其如蹇  
命不足植何小侄自木石海濱冤憤入骨沉病一年有感即發  
近日嘔血之後益覺虛仆目昏氣逆頭大如箕顧影殘生無復  
人理命也苦矣仰惟老年伯屹然天柱輔佐廟謨故半月間長  
沙亂定平樂通諸鎮爲長城堵禦桂林肇護南韶出鋒皆老  
年伯調劑布置同心戮力之桴鼓也幸在餘庇之下得少喘息  
安枕耳賤性狂直外放內狹與人齟齬動而得禍是以未嘗一  
日列班行老年伯所知也向在端州會議原自矢不加官是以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讀外稿上 三六 此藏軒  
聞命未嘗敢受今尺寸無效半年之內獵升台次論資循俸國  
體所無苟有人心當之愧歎况樗材無益萬分而止有墮埤失  
魄不亦宜乎今在局外久矣伏乞老年伯念同鄉同譜之子止  
餘一人矜而有之全其愚分使小侄以春坊病痊進供講職所  
全於國體非細也小疏哀陳總恃主持允其下悃感更生矣嘔  
病吐沫語語至情不敢上欺長者百願以懇企求體恤有妻有  
且哀鳴仄復

二夫夷山寄諸朝貴書

二月晦日得吳年伯書。始知不免。諸君子果謬傷海島。橫片山木。以塞責耶。第監察原尋外地。但平生讀數行書。欲少畢其著作。然後暴骨原野。此其至願也。今日將突梯滑稽乎。抑不避恩怨耶。則今日出而歟。歟固不能待疆場間矣。拊心弔影。無一可者。請畧陳之。自北都萬死守節而歸。爲馬阮所陷。以白爲黑。忠臣灰心。灑天瀾海。卽得怔忡驚悸。嘔血頭暈之症。病且一年。今桂林復發之後。僅存人形耳。近日目昏不見。加以氣逆。一有所思。則暈大如斗。何以勝勞乎。一不能也。賤性狂直。見人之不善。則若不能容。今日之勢。能一刻與人處乎。二不能也。性又踈懶。浮口文集前編卷之七 嶺外稿上 三七 此藏軒

每咎人一書。則先愁竟日。病來尤甚。晝刻六時。四分皆臥。今何以接待羣賢。三不能也。當端州會議。自矢不加官。方在屢疏控辭。而今乃坦然受之。食言不信。違神不祥。一可笑也。生平愛閒居。不慕官爵。見人營營。嘗笑之。而今何以自白。二可笑也。本文弱書生。而氣奮則欲橫尸戰場。今出則速歟耳。殊非年來難後所講老莊之學。三可笑也。一弟議廢三衙門。以六曹帶之分班。直中書。又欲廢廵方。廢監司。今可行乎。一不便也。一愚議不必每事差朝臣。今諸公乞差者差矣。朝堂幾空。得無恠乎。二不便也。一賤性外和內方。若一念偏至。則百情俱斷。遇事執強。毋乃嫌之乎。三不便也。諸君子憐其不能體其可笑。審其不便。不如

公糾參之上。以免誤國之羞。中以兩全朋友之情。莫感恩乎此矣。凡人無事而受用官家。有事而掉臂。則義有所不可。若自聖人登極以來。未嘗一日立朝。一事與聞。此業已局外久矣。光武不責周黨之綽頭。謝玄請絕戴逵之召命。卽慕古人整頓踰垣之闕。其爲罪不亦未減耶。今未敢如此也。求以原官病痊供講職。不允。則藉藁請規避之罪耳。方今假□適自平樂長沙之變。已定。卽帥將復五羊。規避之罪。或可移等。惟冀仁人君子。若猶念故舊之誼。惜病夫之苦。曲全踈慢不材之質。合力訟言而赦之。陰騰固不小也。伏枕頓首。

九龍盆飯僧題辭

丁亥竊月余止夫夷。理痾遵潭刹中。日與苓苓伍。絕不見人。有僧掛錫來自衡嶽者。詫其罕。隸羅時七十二峰。古王碑赤石字。遂勝風心。不覺神往。僧因是屬其响。嘯之側。尤龍盆。飯僧叢林。乞余言。爲諸檀越令者。僧云。嗟乎。丈夫生亂世。欲舍此生久矣。以好遊名山之歟。生咫尺衡嶽。而又不獲去。踞高天。踞厚地。悵悵其何所如乎。泰岱太行太華嵩高霍山。俱淪區脫矣。主五衍八正者。其亦悲世有願棄家遊五嶽者乎。嗟乎。向子未知歟。何如生。自今論之。其亦徐舍其身者乎。其猶有未能舍身者乎。又何惟世士之蠅營濡忍也。嗟乎。今日者浮雲蒼狗矣。朝及夕如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巖外稿上 三九 此藏軒

劉遠生生還疏序

嗟乎士歿難難矣。然氣一往易耳。必以萬歿守節。冀爲孟威履善所爲。此其難哉。公年劉公遠生爲圖執。卒乘間扶服見主上。士誠烈矣。余讀其生還諸疏。爲之下泣。泣余亦萬歿守節者也。麻鞋露肘。反爲奸仇所陷。踰年乃見白于思文皇帝。帝大撫掌。歎異之。然不及遠生遠矣。遠生延津見闕時。思文皇帝大撫掌。歎異之。然不能卽用之以恢復。則遠生所遇。又足歎矣。何歎也。余所覩奸臣障天。遠生所見者明主也。當其撫虔一月。練兵七千。支饗僅八千。遂能身先士卒。大呼抗戰。以一當百。使白水聖人視之。豈直歎馮魴已哉。今又直五成陌上矣。天蓋護之以恢復也。朱恭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錢州稿上 三 此藏



曠達論

世以曠達爲動越禮法者。淺之言曠達矣。夫至人之曠達。正所以成其謹介也。禮以言乎敬也。讓也。誠也。忠恕也。欲其謹介。立坊表耳。微言大義。其所論不離乎人情。安之利之。必于是。不離乎富貴貧賤。富貴貧賤之間。人情易遷。故欲其謹介。然後能淡。然有以自處。合于禮法也。曠達之士。自行至性。而大不踰閑。黃金千鎰。軒冕公侯視之。漠如。不易其所有。故其遠覽世外。苟若無人者。要以淡然于利祿。不動心也。淡然於利祿。聖人許之矣。聖人之教。以謹介致其淡然。至人之道。以曠達致其淡然。其致一也。世之儒者與達士。何相非之甚乎。世所爲儒者。多有二病。浮口文集前編卷之七 龍外稿上 三 此藏軒

窮理而不窮學。聞道而不爲善。故其所言。未嘗不至精。而所謂粗者。正恐未必能淡然也。世所爲達士。專以任誕。自便于聲色貨利之場。豈非老子之罪人哉。仲尼不貴詭異之行。名教本非苦難之事。拘守苦難以尊禮法。與好作詭異。以超禮法者。皆好名之徒。極其至性爲之者也。好名已甚。則必不近人情。以取之。烏有不近人情。而能不拂其性者乎。

俟命論上 丁亥天雷苗中作

曹欣時曰。聖達節。次守節。今之刻論。且病箕子。而達生者曰。聖人無死地。交相譽也。論人當論世。論情考其生平。烏可執一哉。綱目譏莽大夫揚雄。而曾子固以雄處莽際。與箕子之明夷。合。溫公以爲監于孟荀。程子讀中首。歎曰。子雲之學。已至此位。蓋許之也。簡公以爲雄年七十。在成帝時。歎甘泉。已四十餘。則雄歟。枉奔箕子前。明辨類。兩曰。劇秦美新。或谷子雲作。班固忌雄耳。鄧潛谷言。孔緯與蕭蓬。卻劾遷。汗偽命。賜歟。以爲違負大節。風裁峻整。本以僞署避地。去而猶歟。于說史。不自焉。哀哉。惜才者如此。刻論者如彼。不有聖人。公道何明。余又嘗歎宋弘之賢。浮口文集前編卷之七 龍外稿上 三 此藏軒

自投橋下。以拒赤眉。而曾爲王莽共工。嵇紹蕩陰登車。血滿帝衣。而先爲趙王倫侍中。則何以稱焉。夫畏歟者人之常情。而害仁則名教所惡。聖人峻其防。則曰忠臣不事二君。有歟無二。論其學。則曰修身俟之。所以立命生寄也。歟歸也。不動心而已。其保身之道。則曰既明且哲。守死善道。無道則隱。此與老氏身退。其指一也。向平不仕莽。而遊五岳。曰。已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向未知歟何如生。夫人能富貴貧賤不動心。卽已知生歟矣。曰。未知何如者。聽其自然。俟之之道也。君子居易以俟命。易也。俟也。至人所以不傷其天也。時至則歟耳。初非以歟博名也。王尼候於車下。豈同劉炫之陳餒。司空圖之卒于中條山。豈同龔勝

之逼迫哉。老父弔之曰：非吾徒也。何不早學向平乎？崔家曰：生無妄之世，上有老母，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到大尹而稱疾，此又一道也。至于受主之官爵，而反面事仇，守國之封疆，而以城降賊，三入孺子，亦得誅之矣。我故謂劉殷孝感鬼神，能下得衆，固拜新興而不受。後何爲劉聰錄尚書事乎？謝朓朝服出東掖還宅，可謂定矣。永明中，義興吳興二守，不可損乎？王祥爲晉之太保矣，前此之愛人以禮，又何貴此揖手阮籍大醉六十日，以辭司馬之婚？後在袁孝尼家，艸九錫文，何乃醒乎？壽此論之，共工侍中，故不能爲宋稽，二子歸此瑕也。或曰：弘先爲布衣，何傷？紹之侍中，則司馬一家也。然則遜國之際，不已激乎？黎美周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讀外篇上 三 此藏軒

侯命論下

讀德公之於忽操，誠不禁其飢而後噫也。窺其所尚，猶以獨拜牀下者，定軍山爲不得天年矣。可以見可以隱聖人之論也。無

何有之鄉。廣漢之對，以榜機全其天年。此老莊之指也。馬融曰：左手持天下之圖，而右手扼其吭，愚夫不爲。今以咫尺之義，滅無營之躬，殆非所謂此則其指之流病矣。是不可以訓，可以訓，可以全其天年，而合於聖人者，晉之嵇延祖、唐之顏魯公，吾不能無歎也。叔夜之懷抱，豈惟晉不當事，魏又當事乎？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是所以玩世也。然不知用其光，成已爲共和所笑矣。康生值魏司馬篡魏而殺康，是爲國仇，豈特父仇乎？如紹者，觀此也。諸葛誕見殺，觀晉不見晉，武背洛水而坐。紹卽不爾學父之鍛，老于鍛何如？不卽何不爲季鷹乎？季鷹之飄然還吳，吳猶遠于譙之鉞也。何至以血著于蕩陰乎？若曰有夙而已，則前此貂蟬盈坐，廁其中，何以自解耶？顏文忠公之歎於希烈也，年七十七，當遣宣慰汝州前一年耳。代宗立，清臣爲刑部尚書，魯國公，德宗初，兼禮儀使，魯公年七十二，知足不辱，可以休老矣。已爲盧杞所深嫉，改太子太師，罷使盧杞之權，日以煬蔽公，何不以此爭，既度不能爭而除之，則去國耳。當時鄒侯之歸衡山，豈不得請者哉？龍興西壁之墓誌祭文，何如老歸臨沂而傳書法也？何爲老戀戀於朝而坐待大奸之陰中乎？思尊自著首丘之賦，潁陽早講神仙之學，則進退侯命之道，自爲之計者預耳。於此以德公之指歎之，知二公者故不能不受吾之歎也。

勸學綴引

沅有老文學李梅溪年八十猶手自折簡以學勸人嗟乎尚哉  
王元禮曰吾少好抄書老而彌篤後重省覽懼與彌深沈雲龍  
八十尚火下細書二三千卷滿數十篋魏武曰老能好學者惟  
吾與袁遺顏之推曰曾子七十乃學荀卿五十始來遊學公孫  
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  
孝經論語言人有坎壈失於盛年尤當晚學不可自棄也李公  
自云學詩之好老於達夫而不失鈞芒樂於輪扁公殆能以學  
免亂者哉庾叔褒墜崖于大頭王偉元受害於懸墓公獨老居  
鄉黨優遊于干戈之世而不傷其天此乃天以報學者乎天下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嶺外稿上 三五 此藏軒

人豈不好學而乃望此於遐陬山邑邪亦曰學以免亂且以度  
日故樂得而勸人耳必曰濟南口誦以待挾書之除龍亢抱經  
卒受稽古之寵則又迂遠矣

書劉羣傳後

愚道人曰智識古節烈奇丈夫奇女子直心所至赴塞天地未  
嘗不慨涕曰此踐形脫生歟之真種艸乎開天六論以日月洗  
發虞廷方黃諸賢碎首以明幾希冠絕千古惜乎崔魏之孽人  
心剝蝕先帝十七年蚤朝晏罷以孝經磨礪多士無救萬一悲  
夫惟以萬歲山歟社稷一霹靂結六論之欸千古帝王所未有  
也劉文炳新羣永固俱年少以肺附之戚左提右挈全家視歟  
如歸從身號之側合之十八公亦足爲方黃諸賢之後勁矣踐  
形脫生歟以此振鐸鬼神護之追憶奇語書于天末朝廷贈卹  
至隆當從後錄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嶺外稿上

三五

此藏軒

橫外稿中

寄首輔瞿年伯

全武劫駕。恥見逼繫。故負石灌園。掉頭不顧。然今躡足苗洞。爲所追索。而冥冥何墓。卒保髮膚。猶得章甫深衣。望雲稽首者。此何莫非一年前棄妻子之力耶。柳州在永。卽云風起。以爲異候。夷獠雜語。百狀難堪。況今之塗首垢面。弔影斯夕者乎。然甘心無所怨也。所以中夜鼠泣者。上不能乘會以暴此骨。又不能扶服以見老親。命之苦矣。何以爲人。公秋天雷。曾致一札。變亂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橫外稿中 此藏軒

之際。客生寄語老奴云。在鑑在所。計當達矣。吾道大君子長者。又素知此一猶子。愛之憐之。故復無聊。道其苦命耳。春初敝年姪姚生入苗見慰。得悉近耗。老伯之烈。與神烈山埒矣。人心思漢。舊占必驗。屬其遊說鼓倡。旁探要領。旬月之間。則所在括發也。以式忠孝出於天性。欲赴湯火。以無忝二存之嗣耳。適聞有黃公被執復生。發憤其忠義。不避艱險。以入告故。敢附耿耿。近事緘以式楮中。定宵衣樂聞也。哀企何極。

寄開部雲從何公

社稷賴長城於楚三年矣。四七之厄。符應會昌。藉老先生手扶日月。再造天地。圭瓚華璫。陪危復存。高寄好時。何難于此時乎。今闕鉞鉏耨。所在嚮應。皆老先生之布聲靈也。功高南嶽。普天幸甚。木石如智。素所服膺。入楚操候。而病荒事阻。全陽有劫。駕之慈。卽慕王官谷矣。棄家一年。幸全蓬首。更生托北復觀衣冠。每念聖恩。未獲碎骨。而積病支離。惟有熟視斗血耳。爲今之執。各督各鎮。戮力同心。天子爲神祖之胤。中原有不歸命者乎。然蠟詔不可不早布也。車駕不可不出要地也。老先生負益世之望。有蓋世之功。露檄所至。人自投誠。但祈速徧。以定人心耳。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橫外稿中 二 此藏軒

朝廷制鑄鎮之太阿。惟在居重馭輕。老先生身統六軍。成山嶽之管。卽爲行在所。則李昌言豈敢逼鄭畋。王建豈敢迫韋昭度乎。便羽附問。病中艸率。

與楊尚若

夫夷枉使者車。負茲未獲執手。此後聞全陽正色之舉。則果幾  
然。顧少連笏擊奸臣。楊文先終懾郭記。朝廷顛越。幸以此重。病  
夫悉之。一則以拜服我同年友。一則以感而黃鵠舉矣。一年孤  
身引影之苦。苦不足道。幸保數莖於苗地。忽觀陳公重扶大義。  
首復黎靖。所在解辦響應。遂有更生之望。吳將軍聲震天下。全  
帥反正於豫章。惠帥會兵於九江。近得口信。事之最確者。天命  
誠昭昭哉。冬春以來。老年翁與呂東老陳照翁時足抵抗于上。  
羅年伯撐支於內。何雲老拮据於境。均之功在社稷。日月臨之。  
歟。長驅策應。聯皮張王馬。而調度直下。此百姓之所盡繫仰埃。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漢外稿中 三 此藏軒

者也。若弟之荼毒萬端。厘存斗血。林央木石。椎骨何語。惟有姚  
年姪以式端暗中相視耳。特囑其因便詳列近事。以慰焦勞。以  
式偉識英風。具烈丈夫器。誠不愧我有僕年兄也。歟。端州予以  
供奉。亦大忤俚矣。濫觴未流。何止錐印之謂。乃獨惜於忠臣之  
子。而少年名孝廉乎。昔李文水燈之子源。特詔賜緋魚袋。段成  
公秀寔之子伯倫。與三品正員。若以式固宜。卽石渠天祿矣。歟。  
其忠義弁裂。嘗欲一走湯火。以報君父。當用臺省銜。監軍爲稱。  
老年翁爲特題之。以猶子隨長者。爲幕府得異人。弟私心以爲  
至適便。卽與羅年伯道之。杜以式被劫之後。非急於游宦。以爲  
資營。我輩固爲愛才。又以報成者起見耳。知老年翁必擊節見

嘆也。義旗相望。道路可通。當元以一檄示諸鎮。及士民。便可字  
及崖壑。一切瑣瑣不具悉。

與程金一

端州恨臥虎之哮。全陽恃劫駕之虐。潯江一別。總計弟始終未嘗一日立班行者。惟我兄知此心耳。陸晨必將避岐華之鋒。司空圖豈受柳燦之詆。所以太春。一當寵命。即募史雲。棄妻子。冒病驅豕入山。不再顧者。古人故有取也。懼苦既深。擊擊遂保苗夷。崎絕。溪臘長存。然東望翠華。北望老親。憂從中來。鼠血豈能已耶。時時有人說我翁擁兵數萬人。屯思南境。爲之喜慰。當時屈指計命世之才。固在我兄弟輩行。此苦行。實才百倍不如也。幸有姚年姪。端。漂泊之餘。忽依閭閻。時令其間探要領。陰行鼓倡。今送人心勃然。所任起義矣。陳友龍將軍一舉而復黎靖。堵潯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嶺外雜中 五 此藏軒

牧老銜銳而抗。昔德漢官威儀。更生重觀。驚喜之信。不一而足。特今以式列之。以上偵報。想鈴閣所樂聞也。老兄急宜以此時同呂楊合調諸鎮。使其一心。則李綱遂成長沙之旅。鄭敢不患鳳翔之譏。招降摧朽。尤在持權。郭子儀之用韓旻。李抱真之收勳王武俊。豈非以義氣感之哉。以式大有王佐之畧。氣可舉泰山。時時發憤暴刀。以無忝其父。老兄若托其遊說。固此時一策。士魯仲連也。以爲愛官爵。則失之矣。長驅而下。野人以一壺迎牙門。此其胡虛何如也。

答金道隱

自棄妻孥。匿天雷。時聞我兄子。然逆旅。揣分同隱。復追求羊。不謂狂風復爾。吹散荒落之人。艸衣木食。苟全踰年矣。乃復爲使者之伴。所識引見。索伏歎北都以來。守此歟。且萬歟。歟復何惜。亦曰未獲見老親。又暴骨非所也。幸而遁入深洞。以苗得免。仰接種種。可對蒼天。始信古人。誦即塞北。或一朝棄妻子者。既不辱其性命。又無破於老莊。其行益非誣哉。若弟者。非敢爲高。以保身。莫此便也。人心欲然。天命炯炯。天柱至此。歲月迄今。久已解辯。是以得抱經徒步。托食於門人。孝烈不殺車牛。光伯免於凍餒。直一聞耳。

潯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嶺外雜中

六 此藏軒

又答衛公

賢者立節。惟在皎然。不欺其志。而不必爲所極難達者自行。至性。衆在俯仰。無愧而不必傷其天。以爲名。子真之吳市。何讓於君賓之相堂。肅定之潛窠。何亞蔣散騎之絕食。其志一也。若有百倍。久管徑庭。則所遭耳。足下於聖人至人之道。均之無間也。歟。猶嗷嗷如此。此其學能克已而恕人。此其度足以宰天下。盡感人才而用之矣。侯命二論。本年天雷所作。又書數篇。則告苦人之薄命也。弟雖獲與君子同藉。然比時老父在國。靡膝行忍痛。不與宴會。同年好友。竟缺杯酒之懽。後君謁選時。僅一握手耳。聲聞相交。固未嘗使君子久處。實觀其心也。况弟有北都萬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稿外稿中 此藏新

一 此藏新

歟。不周而歸。爲人陷之奇事乎。張正園以稱賊爲老先生而逮問。弟之贖徒。則以刊章定罪。此一定例。古亦有之。楊國忠誣韋陟。盧杞誣崔寧。孔緯誣蕭道。秦檜誣趙鼎。成此皆當時恢復。是非難揜。豈若南都馬阮之惡。斷報怨者乎。阮以逆案。與弟家世仇。其欲甘心。宜矣。可惟者。同時好名之友。肆其擠人成名之術。又從旁樂道而下石焉。試問今樂人之謫者。有一不辨髮者乎。嗟乎。當其用心。何不仁之甚也。然究公道。不可泯。北來之人。直筆益著。無論史道。隣徐虞求曾二雲。蔣八公諸先生。誦言獎擢。卽艸野細人。何嘗不歎息於南都之市耶。國變錄中。與書。遍窮谷矣。卽今親周修之。所帶金閏時稅。弟皆見發白。豈非世猶有

人心哉。本謂馬阮必敗。衆正當國。北都恢復事久論定。此心不憂。不明。豈意索頭猖披至此。今受聖人獎擢。繫膺殊恩。亦可謂昭雪之至矣。然若人猶以爲未獲。所我兄皎然雲霄。無分寸之謫。操天下之管鑰。弟安能不一白其生平乎。若聽其然疑。則此人可以不交。書札矣。歟。固士所自矢。士所自責。而謫詠晉之。豈能漫然。從前學道。浮不得力。快口刺譏。爲人所惡。宜其受此屈也。今傳劉公且復北都。北都路人無不能言苦節者。事久論定。何問悠悠也。耶。今者曉曉可謂迂且誕矣。然不避迂且誕者。敬我兄也。惟鑒察之。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稿外稿中

一 此藏新

寄張爾公書

平生知交篤行明理莫如爾公爾公其尚明苦人之苦乎哉智萬然不屈於北都北來之人無不人人知者當時米吉士韓雨公汪子白諸人所親見決我棄妻子南奔告諸督鎮以賊狀五月至南都九月既大赦用事而節婦晉為潘婦矣冤哉冤哉嗟乎同郡之仇君所夙恨先祖家父歷朝居鄉與黨素矣戊寅歲吳下同社頃子方吳次尾輩以其為逆黨之魁宿而揭之彼以為出自我舌甘心何所不至一旦柄用翻先帝十七年之家欲盡殺天下善人名士何獨於智而止于贖徒而又赦之此幸矣所疾額滿心者輒近假薄以才相忌以名相傾平日所伎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發外稿中 九 此藏新

憤欲彷彿之不能得者幸樂見其禍恨不立擠之深淵而下石其上舍弟年來使氣伉俠智嘗令師事足下而剛腸折斥終不復改其所中怨皆移於我聞素所稱一二交好者幸而旁觀事外便操刻論欲誅薛方而斬陳威親戚宗族望惠不至羣增飾說以沸騰之降賊之家又利於恩消豈直楊國忠欲誣韋陟耶北來漸多直筆益著昏祿障天又楊禁州野公道之書然弟被無妄時人雖畏憚虐然無不暗中太息以為奇免也徐虞求先生慷慨言智當同甄蘇之表擢曾二雲先生以書與羅給諫以為趙鼎張浚胡寅曾禧發大呼闕下以死保我之不屈吳邦策逮下北獄必欲左證殺智然至兩縣斷而正論不撓弟亦何

以得此要之事久論定公道人心自在也嗟乎甲申忠臣之不幸也以朝廷不能恢復舊京天子不得親見是非而逆黨馬阮方詠以東林仇福藩之論重刻三朝要典一網善類是以臆造縣斷招賄報怨國遂以亡此真千古一奇事故智受千古一奇冤耳隆武在楚賜環昭雪劉薦叔袁特丘輩屢疏以為難于卓茂韓滉等適何敢當正以傷命之苦至此也先是老父知大亂方起命余出相隱地而南都遂變遊子就友于粵而延汀又變承曆改元權璫亂政智辭中允之命留病梧州而肇慶廣州又變翠華西幸智扶病入夫夷山劉承胤自全陽劫駕如武岡智遂苦辭閣衛棄家孤隱變姓名于沅州天雷苗中而武岡又變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發外稿中 十 此藏新

魏裘肆毒追索朝臣智未嘗一日立班行而孤身如庸保者踰年矣是以得全短髮復見義旗衣冠耳嗟乎數年之間國統三絕行在五遷而智一甘刑戮兩棄妻孥又萬族中被奸仇之鋒極難時遭奴僕之叛命不謂苦乎知者謂智北都磨刀聽外不汗偽職天雷題詩於壁自拒使以方汲郡之封刀不應劉宜之抱經林藪然古人更有苦於今日者苦人此生已憾不及比于夷齊又何道哉中夜泣血嘗不能止不待老親四年矣南都將變老父遣拙妻稚子來視余丙戌季秋遇于粵海故畧知龍山踪跡于文阻絕兩幕寄書猶未見返茲復托二人從貴鄉走建德惟我兄導之



又寄爾公書

讀書之士。生當亂世。可謂至苦。然當亂世而舍讀書。則尤苦矣。余不才好讀書。爾公故知之。然何繇遂總角時。祖父之訓。誦經閱史。不咕嚕。訓舉義年十五。十三經畧能背誦。班史之書畧能粗舉。長益博覽百家。然性好爲詩歌。悼挽鍾譚。追復騷雅。殊自任也。弱冠慕子長出遊。遊見天下人如是而已。遂益狂放。自行至性而不踰大閑。以爲從此以往。以五年畢詞賦之壇坫。以十年建事功于朝。再以十五年窮經論史。考究古今。年五十。則專心學易。少所受王虛舟先生河洛象數。當推明之。以終天年。人生足矣。豈謂甲戌。敝邑民變。清白之家。善不可爲。繼以賊援江。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藏外稿中 十一 此藏軒

北者十餘年。甫得通籍。老父爲武陵新水所陷。弟兩年苦侍園屏。告哀感天。卒蒙陞召。比欲歸山。而今嚴選。羈絆朝隱。國變條然。悲哉。悲哉。弱冠災水數十萬言。皆詞賦也。後稍稍有所進。著作古文。皆不以示人。考辨經史。不敢與人言論。以末世惡人學問也。矢來倖還後。一切生平著作。所博記經史之疑。所收金石古文文字之原。所考天官輿圖律歷異記。所訊邊事土情。俱灰燼矣。流離南海時。爲門人姚端有所纂錄。及入楚遁沉。又多亡失。遐方無書可考。所記善忘。恐復耗。用修貶所所論。元瑞元美。撓而詆之。今隨野老。問神木方言而已。嗟乎。少年溺於雕蟲。中年荒於禍亂。父師所授。生平所得。皆未成編。海內之言。

智者或以爲詞客。或以爲狂生。天性不愛利祿。時以曠達。而世故不爲。遂輒以自影。館賓理者。嫌其異於宋儒。而非之者有矣。計天下沉朴一心。究考古今者。惟吾爾公。知亂不慕功名。隱處深山者。必吾爾公。則天下知余心者。必爲爾公。爾公白下與余交時。余猶流連詩酒。亦未深言也。然爾公許我。定知我者。君山中必有桃源。可以避兵。雖書萬卷。可以考較。化行成市。可以分肆。能招故人與同席乎。經史所志。諸陳端緒。三禮三傳。各自爲編。必附以後世之事。其辨乃明。孝經論語詩書。則先祖傳有定本。足衷漢宋之說。古今博物。則通於爾雅。文字小學。首律切均。統而正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少所學河洛象數。能守師說。庚辰黃石齋先生。同在西嶽。以性與天道語我。二先生求之太深。時有回穴。然其合聖人之指者。誠千古未有之絕學也。患難自慰。時加紉繹。此則當靜告吾爾公。以就正者。廿一史得失成敗之林。設身其間。究其世變。體乎人情。折中聖人。斷而論之。名曰史疑。多聞闕疑。不敢自以爲是也。若乃著一代之史。則昌黎讓之子玄難之。所記時事。不敢以出。固宜專奉爾公。成直筆耳。古今之詩歌。當代之古文。智喜有還本。論次十年。將成而天下亂。若得盡集書帙。更選之。亦非難也。弟嘗自恨。食多技藝。分其心力。又曠達之性。放浪山川。不能勇於立名。既無同學鼓礪之。旋作旋廢。不亦宜乎。每敬吾爾公。有和靜沉毅之氣。足以策我之。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藏外稿中

十一

此藏軒

解然弟亦時有逸懷超覽或以解足下之莊兩人交相益也若得同學讀書以過亂世不爲苦矣貴郡太散邑近省侍往返抑又稱便尚未知兵交何時可息得道路擔簦耳

屈子論

成子洞中元鏡度既歌以弔之又華北紙

嗟乎天地所以不歿者其猶此憐才之心也乎古人往矣士子恒誦讀其文想見其生平其文不概見而以名傳者亦必史氏之文表之至有文傳者則人心尤反復嗟唏而憐之不能已反復嗟唏而憐之不能已至於離騷至矣豈非謂屈子之文以歿而傳乎世人畏歿故憐人之歿傳其文耳夫身知古人之不以歿生介意乎哉夫身知古人不以歿生介意者定以文博名也乎哉謂古人不以歿生介意而并不以文介意者此後世聞道揜飾自尊之談而非不以歿生介意者之情也古人其心翱翔乎天地呼吸乎古今隨所出處倘然自適或著書以垂教或發聲以言志何與乎歿生詎必以其無文見其無情詎必無情歿後能不爲生歿累乎忠不見用信而見疑其心一其聲悲不必以傳不能以不傳此其日月爭光之文文固已傳天地之心矣吾故謂屈子之歿故不歿其文固不歿也弱冠時爲文弔屈子謂其入則與王謀議國政出則爲王應對賓客調于辭令上官大夫私見其文欲竊之而屈子不與以是見害則屈子之所以歿固孫登郭文輩之所笑非直于長之嗟其何國不容于雲之歿其文肆廣難猶憐之也雖然公和文舉將推陋不能文者耶毋亦守老氏之說聰明譏議爲近于歿故忍而不傳其文以偷其不情之生然則世謂二子聞道者二子蓋畏歿之甚者也王

介甫魏了翁竟以爲曰羅自以爲未必然。信之首陽餓歟。乃食  
賤以老耳。今世三謂彭咸爲神仙。而屈子慕之。嗟乎。此真以後  
世之愛惜其歿。以愛惜古人之歿。深知古人之心。與天地之心  
固不必其歿不歿也。屈子以不歿之文。歿其所不必歿。以成其  
不歿之歿。天地曰。後世貪生畏歿。日甚一日。蠅營狗苟。視節義  
如寇仇。故爾此日月爭光之文。以引其憐才一綫不歿之心。而  
因以傳古人不計生歿之心。則雖令千萬世傳疑。可也。雖令千  
萬世不深知屈子。而羣謂其以歿傳文。可憐。可也。嗟乎。孤臣孽  
子。何代無之。彼寧知天地反覆之試其心乎。里巷砥節之匹夫  
未嘗不十百于溝壑。而幾人以文傳。或有文。又不可以傳。則本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嶺外稿中 十五 此載軒

非不以生歿介意。而爲文故其文不足以記其不歿也。歿世一  
有文人。舉世嫉之。惟恐其不歿。天地又如之。猥曰以歿傳其不  
歿。豈不痛哉。毋亦文人固能傳天地之心。而又傷天地之心已  
甚乎。嗟乎。果有不以生歿介意之文人。則何妨傷盡天地之心。  
聽舉世嫉之。天地妬之。而已矣。特患世不讀書。斯道將喪。則有  
才而不知憐憐才之心。又歿。雖屈子日月爭光之文。州木同朽。  
天地亦無如之何。是可悲也。

姚忠壯公傳

姚公諱奇胤。字有僕。號二存。錢塘人。鄉試爲石齋先生門人。深  
以爲得師。慨立節。天下已任。非直故事座主也。中庚辰榜。出  
闈先歸。癸未廷試。人皆曰十年罷石渠之選。今復之。莫不磨淬  
而公以爲有司親民。士君子練達。必當始此。何必高步玉堂。而  
差州縣乎。遷南海。蒞任。聞北都之變。思中途倡義。北指會集。建  
水司理廣州。湯潛菴作海道。同心保障。以爲受命此方。即從此  
方戮力。五羊故鹿。外瀕海嶼。內多深菁。賊出沒不能制。而豪  
有力之家。且囊橐以分其資。網捕獲賊。賊無不放縱者。公縣格  
相告。海濱肅然。賞信刑斷。大家稟。南海歌之曰。安此方。姚與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嶺外稿中 一六 此載軒

湯大家歛手小民良。有海賊羅亞福。能風帆。躍五兩斗中。公募  
降之。令其子端與制血盟。又因南海之保結。練成一營。一年之  
間。遂平諸賊。乙酉夏。聞石齋公以隆武起。公馳記。條列當世之  
事甚備。行取召對。言及中外膏肓。先自聖躬。勿以一隅粉飾故  
事。此第一義。天子爲改容。即授御史。使按粵東。公再三辭。臣方  
作小吏于其地。即衣緇衣。操激揚之斧。人其謂我何。人人謀安  
避危。此天下之所以亾也。視今日最急無如虔。臣願先矢石爲  
諸將士倡。上尤喜。即日艸勅。以都御史關防監諸軍。時督師則  
楊公機部。總理則郭公雲機。撫虔則萬公吉人。吉人又題留吏  
部龔建木。兵部黎美周于其軍。有僕至虔。則已屯皂口。急甚

六君子相對偏楚。皆寄命于將。將各有意指。不相下。龔走木激。羅亞福造舟下灘。而陸兵袖手視之。一戰而劒遂不支。晝城以守。守度四圍月而破。六君子皆歿。有僕畢命于西城。其所招呼南海之舊管。竟同歿。無一生還者。可不謂忠烈所感乎哉。有僕之入虔。二月也。本以監軍調度。虔可駐。信豐有一軍。亦可駐。其警也。公反入虔。天子又撤回監軍。而公不出。曰。吾與龔建木黎。美周相期共事。吾寧自取便。負吾友。使獨歿乎。願同歿。此時丙戌十月也。公之子端。以乙酉舉于流寓。越二年。爲御史。泣請于朝。贈兵部尚書。謚忠壯。智曰。龍倫自虔州出。爲余言。有僕巡視。蒼廬時。時以納鞭刀。自礪曰。吾惟恐負吾石齋師。余知有僕志。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讀外稿中 十七 此藏軒

亦可自決。今決于此。烈哉。

寄朱震青相公書 戊子十二月

入粵後。稍見邸報。始粗知一年來事。目今各路漸復。可以刻望中興。而居重馭輕。基於宿密。日進桂城。從故年伯處。讀老先生大疏。及屢次書。上自君德。外備方畧。誠撥亂之真經術也。所云立京營。請駕出。今日舍此。豈更有握機制勝之道哉。此所以望風下拜。同鄉大君子。爲天下幸也。敝年伯似必不能入。智則請罪退誓。出于至誠。惟浹江北信來。賤骨少強。卽覓歿所耳。同鄉惟老先生。忻嚙天下矣。前書唐突。引楊國忠誣韋陞。盧杞誣崔寧。秦檜誣趙鼎三事。蓋北都一案。惟智與張家玉爲一例。而智五年來。未通箋牘。今又重承下問。故不敢不重白于大君子之。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讀外稿中 十八 此藏軒

前也。智本鶻劣。少好詞章。恍惚疎狂。謗訐月旦。虛名浪宕。惡之者多。既爲阮誣。而同名相忌者。旁觀樂道。聽其傳疑。固不免矣。嗟乎。甲由忠臣之不幸也。不能達朝廷。恢復舊京。親見是非。豈能望如肅宗之擢甄濟。蘇源明哉。智棄妻子。奔君親。以甲申五月初。至南京。可謂最早。同伴喜言北事。而降賊之家。痛恨入骨。此又不幸也。至九月。馬引阮柄用。盡翻先帝十七年之案。而老父屬左三山。首犯其鋒。此尤不幸也。愚斷智以贖徒。而又赦之。小人良心。不敢厚誣。此亦幸矣。當甲申五六月間。艸野北來。皆有直筆。公道人心。自不可泯。如國變錄。中興實錄。曾二雲先生與羅給諫一單。閨門張魁血誓單。家傳市鬻諸書。不止一種。

昔人皆見衰白也。阮必欲陷之。無所發端。直至八月。阮方殊劄。孔丘以刻書之名見劾。又榜禁州野公道諸書。然此時逮吳邦。策下獄。挾令報智降賊。而邦策至。成無二詞。徐虞求先生史道。歸公祖。皆不畏邪說。以爲確證。不屈于賊。智此時先已遠引。不置一喙。本謂馬阮立敗。衆正當國。自有公道。重定北都之案。而不意辱沐楚國之至。於此也。今蒙思文皇帝昭雪復職。皇上褒獎。竟被殊恩。夫復何竟。竟耶。然大丈夫赤心剖血。乃爲同郡仇。奸障天機。鰲而又爲浮名險士。故意傳疑。豈得爲不辱哉。人心忌才。嫉能至此。此世之所以亂也。翻恨當時僅聽賊成之。而不能先爲夷齊。此恨何及。此所以必欲一見老親。斷覓成所耳。至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嶺外稿中 十九 此藏軒

掌憲疏序

掌憲疏稿。袁子特丘際再造之世。統憲事所條上也。袁子自淮李爲儀曹。先帝召對。置之給諫。余江北前輩。皆以聲氣善之。後在南都。亦以此故。忤時而太覽三朝封事。表表矣。今皇帝龍飛端水。再興此地。以建中興之表。四方響應。并還故都。則南天反正之功。袁子實力造之。功豈不偉哉。袁子之言。明國體。應經術。今自在憲振紀綱。杜微倖。操持不阿。猶之平日也。再造之世。開功名之門。有操持者。未免物禁。然袁子何恤焉。生爲其難。成爲其易。盲人欺之矣。宋京鄭元璫之還朝。臣好問朱勝非之竭忠。願遂功成。豈不誠難哉。于文定亦曰。賢者所處極難耳。特丘以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嶺外稿中 二十 此藏軒

中郎先生之詞。名著方內。當余掠地金門時。潦倒放歌。不過與袁子馬上揖厭而已。余北都與頭汲郡同昔。而還與趙聞喜同。寬士比好。如有修條。樂道者。袁子爲白之延平。未嘗相聞也。袁子故自行其直道耳。余於袁子。亦猶直道也。大丈夫秉心報國。自有本末。天下士覽其奏疏。即知之矣。豈以余感知已之恩。而阿所好乎。

代瞿年伯壽新與焦侯序

自余奉命來撫粵西則獲與公左右五年矣五年中當彌天之變幾歷厥生乃猶得與公客與此土河山如故一奉公觴舉相慰勞有不長言之不足者乎時中興之二年聖天子重蹕端州殷然念留桂林行宮爲再造根本新興之封晉公爵侯又適公嶽降之辰一時同事謀稱觴爲壽余卽不一言安能忍哉桂林前院昭州蒼梧南控南海後障嚴關湘山北制楚徼最初承乏卽念多故以爲國險民附一不幸何必不莒卽墨也今不兩年自後馮陵我矣幾不且盡版圖而天祚中興留待迺幸遂自此敗以此頌公功天下後世皆知公功在河內信都上然拊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廣外稿中

三

此藏新

心痛定而言之未有不讀余親見心折者也當本年二月陷平樂官守奔散老臣一人分坐此已矣適公單騎赴省之日爲矣踰城之日士方披甲給連屨米倉卒巷戰公馳轡關弓直接鋒刃矢貫于肘戰益疾力一呼擒斬之外以遁嗟乎卽非公又安有今日奉觴者哉求已也五月十四日又有劉永胤標將之變伴入援實接牢以公公傷將指而乘間再至非公裹創礪師出戰兩晝夜俘斬其僞官殲殺其陳便絕迹離水乎此當爲公進觴者也未已也陽朔又有黎獻之變廷感我氓猶徧都荔山爲前鄉公銳身鼓之一奮而下梟馘無遺此又當爲我公進一觴者也以此收已散之民心緩而輯之厲兵選將

方將東顧如鼓各枹矣拒意有却兵之來蹂躪郡凋劫之人民初輯之疆土空盡之帑粟曾幾何供其恣睢乎二月二十一之事勢所必至余旣已知之矣湖湘之必職全陽予旣已料之矣國家數年環海之城邑多半室風靡靡未有拒者况敢戰乎彼其棄險而剽劫內地者當此而鼠竄公怪矣駕旣空城已空矣騎且逍遙入嚴關抵城下矣使非公北門之戰甘棠之戰八林之於腥羶有不殆哉以四潰時人直揣淪胥耳獨有操戈赴難身先士卒者誠所謂飲血尸立誓不俱生者也公之戰也嚼齒欲碎謂不親冒矢石士安有必其死若北門甘棠呼動天地禽獸馳驅斬之磧上然後與諸擁旄者并起殪之追奔逐北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廣外稿中

三

此藏新

連復堅城此其慷慨陷陳調劑主客之功鍾山馮式矣言念及此公安得不大舉予觴乎哉聞公少年投筆從戎天下方處堂堂晏如公每飯未嘗不切切以爲我輩血戰之秋也高齋汾陽公棄自許矣今果以一身存宗社爲中興元勳羯橫天下而粵西首敗之天下後世比公功何等哉前此癸未之復永保駕殷在聖心乙酉之定謀平靖全活生靈道路尸祝之且不暇言矣余日與撫軍直指公告朝廷有曰爵臣有大異人者三而豐功偉績不與焉此一言固堪爲我公再進一觴者也何何久矣承制假節以力相傾道微刺亮至榻發燕避亂推行主阨塞奉塢主苟便以逞何恤殘民起治未免南塘之出伯卿且畫恣聽之

策何况摩雲破寨。號以爲雄。寵洲李才。或敷以賞。州營民命。弁  
髦王制。亂世由來太息矣。使皆如呂蒙之斬取笠道。規之誅遷  
庸。天下幾時不簞食壺漿。以迎官軍哉。公之不言功。不委署有  
司。不徑行科取。率兵行止秋毫無犯。古名將所難。顧惟今日大  
異耶。自公敗後。方內閭閻。鉞鉏所往。響應不日。且從公飲至  
鐘山之前。如公之忠勇。謙退有節。制之將。論次開國丹青間。與  
中山齊烈矣。何忝自許。高密汾陽乎。公功在天下。後世良史自  
有實錄。余不佞。獲左右久。同患難久。燧燔喘息。舉目山河。于危  
急中。心折公之心。舉旗布置。心折公之畧。日與往還。鈴閣氣度  
雍容。求之陽夏公孫。又深心折公之學問矣。是以不辭冗狎。言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額外稿中 二十五 此歲軒  
其所親見。聊將奉觴之意。書此以壽。

鑑在變詩序

士生世而乃作變詩。殊可嘆也。龍眠之詩。以雅爲倡。自予數人  
者始。十五年來。賊擾江北。親友離散。獨鑑在從余燕都朝夕兩  
年。其所作詩曰北征。余初脫難苦。曾歎而序之。至今日者。求  
如昔日之歎離散。又隔世矣。乃尚留我兩人于天末遐荒。予又  
得出苗崗。免傭保。爲鑑在序變詩。能無再三歎乎。延汀變後。鑑  
在遇我於蒼梧。我書於忽操而歎曰。惟劉子高。郭子橫。爲可以  
免。故棄妻子。變姓名。孤身遠遁。入艸不顧。然歷盡荼毒。而僅全  
蓬葆。我鑑在。以柱史侍從。四隨播遷。兩當薄。獨能崎嶇涉險。  
砥礪臣節。宜再造之賦。顏色不變。印鞅如故。言苦于予。似祇以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額外稿中 二十五 此歲軒  
異。然其志趣同。其苦故同也。嗟乎。千文之世。文人無不苦者。王  
高平既太荆楚。但存流寓二篇。邊浚儀才氣不屈。傳止章華之  
賦。今鑑在儼然繡衣使者。方從容案牘之暇。盡理其詠咏之什  
而刻之。以慰同里之好詩者。足嘆否耶。昔子美麻鞋見主。拾遺  
以傳。次山逃倚玕洞。名播南徼。二子之詩。皆變於唐之本調。後  
世慕其悲涼。感其切直。永嘗不以爲盛唐之音也。今吾子既著  
變詩。而天下方以中興承風者。安知不以龍眠之變雅。當六月  
民勞乎。予既序鑑在變詩。隨以天雷所作自序篇。屬鑑在序之  
或又一變也。

爲鑑扛直指圖

別鑑扛後歷沅州天雷苗貴州赤溪土司武岡羅公洞口大埠  
嶺而至此敘變詩後意不能已因寫重疊關山以贈故人直指  
掩門時正堪壁上相對戊子冬表兄方以智

虞山一遊已作小序雁年伯更欲圖之桂林山皆笏立不沾寸  
土山谷曰李成不生郭熙歟奈此百嶂千峰何愚強爲之畧皴  
松頂石臺其奇突插列者悉以遠山染成亦一別觀也以智葉  
上

題粵西直指署中後堂扁

先斷事伯通公之孫佑中弘治進士巡按粵西有詩集今吳鑑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嶺外稿中 三五 此藏軒  
在侍御適奉此差居此堂而咏詩皆宗盛唐吾皖有盛唐山故  
題曰盛唐繼軌永曆二年行在學士 書

臨真雀林泉讀書圖書其後

京日堂親叔明所作林泉讀書圖自題曰虎關龍爭萬事休五  
湖明月一扁舟綠簑衣上雪巖巖雪月光中垂釣釣得鱸魚  
春酒熟一縷青煙燃楚竹蓬窗晚對洞庭山七十二峰青似玉  
又題曰邵氏聞見錄宋南渡後汴京故老于廢園中飲歌太白  
秦樓月一闕坐中皆悲感莫能仰視良由此詞乃北方懷古故  
道老易世泣也余亦嘗填憶秦娥一闕以道南方懷古之意花  
如雪東風夜掃蘇堤月蘇堤月香銷南國幾迴圓缺錢塘江上  
潮聲歇江邊楊柳誰攀折誰攀折西陵渡口古今離別絲前觀  
之太受用哉絲後觀之真悲感矣嗟乎生歟風定功名難居讀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嶺外稿中 三六 此藏軒  
書而享林泉人生之至樂也離別不無且看今日在碧簪林立  
之處爲鑑扛臨此亦非容易它日傍官軍還故鄉扁舟自歸丹  
青在此手矣因抄其語遂成長卷戊子冬定山愚道人識



爲孫王孫數筆

王孫引我遊獨秀峰。盤桓顏魯公洞。出坐花軒。臨曲池。山百仞。挿水中。怡然樂之。因示我筆法。二十年間。鄭千里告我以法。鄭超宗告我曰。熟。楊龍友告我曰。鬆。魏子一告我曰。埃。幹子視此數筆。中具否。子生長此鄉。山水太奇。峻石皆斧劈。不可下手。且以黃大癡寫之。忘山愚者記。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八 海外稿中

三十一 此藏軒

寄朝中諸公書 己丑春日。田山中發。

愚道人嘗言本朝屢得天助。乃今果然。朝中喜可知已。然竊以朝廷卽還故都。正謂諸君子憂國方始。勿遂得意也。昔建武卽而受符。親以戎衣平定。禍亂靈武之興。據朔方之全盛。兩年内卽克復兩京。今從嶺表爲繼統之規模。業已勢殊形異矣。毋乃太興建炎乎。晉北有祖劉。幸捍內有陶溫。經營厥數年之間。兩宮內變。宋顧韓張劉岳乃能偏安。然始不免溫州犯海之險。而後不免稱臣之辱。據有天下之半。且然。況天末乎。藩鎮之勢。日且幾幾。惟在朝廷聲靈速遏。控馭有道耳。富貴苟安。或且以建安義熙爲想望。有識者能無憂耶。今若上下一心。臥薪嘗膽。則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八 海外稿中

三八 此藏軒

業可過晉宋。不則廿五年。十五年。亦未易安枕也。艸創之初。在收人心。收之先須服之。四海雖大。殊豪傑觀政事而歸命。望影立見。若束手偷安。倖漁人之利。則唐末之馬劉王錢亦以練兵愛民。勤於政事。選賢用才。乃能自立。今朝廷以神祖之孫。詔書所及。自然符響。然要在以政事立表布一令。行一事。必思有以服天下之心。此所謂先定規模也。丙戌監國之初。每謂四海先朝之正人君子。又數年來守節之士。成事之子弟。皆當加恩。令所在踴躍。使山河父老。剝骨啣誠。知朝廷不以近而遺遠。此其關係正非淺鮮。然今三年。猶未遍行。至擁戴言功。不惟臣子所不忍言。朝廷亦不宜言。言之則示私於天下矣。夫起業於一隅。

者計通于天下。一軍之將猶養成士。布間諜。欲周知四方之情形。況帝業。朝廷當日夜構招。艱貞智計之士。乘機遠圖。苟得一間。十道并發。得一烈士。如獲異寶。分布四海。捷播聲靈。併得諸將之情性。招山谷之忠義。使內廷處分。皆當察察。而吾黨士若子練習之。便可爲將。上所重在此。則下趨學之。始末斯弛。或容微倖。既已買骨神駿自來。豈非國家大便宜乎。以愚觀日者輩下之所爭競講求。恐甚不在此也。惟安坐而聽天助之。植耳而待喜信之自來耳。不勝托人之懷。倚崑復此艸艸。

平西答劉客生書

劉子之責方子出山。猶方子之責劉子還山也。弟之入粵。非赴召。乃避兵耳。古人有半途而返者矣。有至都而返者矣。卽有罪自聽范升殷浩議之。昔人云。欲厚風俗。當聽朝士從志山林。今日留一恬退人。想亦漢晉明主所許耳。亂劫屢更。平昔知交。流泊天末。能有幾人。安得不相庇。安得不加愛。以史局安養閒病之人。愛我至矣。弟之愛我兄。則前引莊周同聲歌。寒涼回固。可以久長。二語而已。出處分途。各有其理。君德責經筵。當以開言路。慎左右。辨邪正。取雄傑爲誠正之實務。閒時進講。或帝鑑圖。或衍義。取其切比。引古觸今。知開創君臣有朋友之道。他日執事獻替。則以沁入者爲憑據。足下之任也。說既入。苟不能惑。則強幹橫行於天下。而賞罰出自朝廷矣。得君而行。則武侯不得君而因人扶國。則荀文若不得君而立朝不退。則孔文舉。此東坡之所以嘆。勿安也。或者沉浮末世。如阮咸之在朝。不在職乎。每念足下舉止豪俠。嘗欲自行智慮。以爲快。此其鄭公業之實友高會。王濬冲之談讌。自若耶。位至台鼎。分土留青。非所敢祝也。不其爲賈文和手相愛之極。不禁長言。家兄一案。既已笑破。便可置之一笑矣。見所見聞所聞。冷眼笑分工拙耳。豈甚相遠哉。未幅欲償所負。誠笑其云然也。鹿湖遺老。兩辱天章。閒局遂野人之願。寄謝貴要。尚乏侑函。正此慊慊。若以十數年之交。棄

家出苗裔者當路宜瞻視之。又何償之云乎。自太冬亦蒙縑金之惠矣。桂林長者所給足支今年。仁祖有米當以來春爲始。勿以爲笑也。冀在岐雖未讀其著作。妖器局淵雅。爲天使不訝山人之慢。是偶儻聲氣人增價臺閣無疑矣。山中傳外事如夢。近畧聞二三諸君子。計畧有功矣。日不暇給。無乃勞乎。瞿年伯云客生相與三年。終未嘗特作一詩見贈。愚道人亦將比例云云。故意溫玄博儀部代筆不准也。

與丁金河

天使至。甚惶恐。伏聞勅諭。專以修史屬望。此聖恩以開局全病夫也。遂其舉曲矣。史事不必人直。并不必張大其事。蓋雖大典而寔緩局。今天下未平。舊都未還。何爲急此。但令後人揣朝廷借名優待恬退之士。則可耳。天下事有諸君子任之。外方接檄朝廷能粗立紀綱。功亦非細。若欲展掃寢席。則尚煩深心大力也。治道通明。在乎言路。而言之得入。責在講筵。請以鑑切時事而閒入之。天縱之資。無不豁然。則無所容其蔽矣。此乃中興致治之本。外此必屬伯道。因人取權。或用機事。功一不就。道詎可謂順乎。鄉在京師。見鑑抄一部。如犯諫危語。甘露等事。皆畧衍之。乃官中所嘗覽也。先帝時奏章。但稱堯舜而漢唐宋事。多不敢引以譏切有用者。則以爲誹謗。比擬失倫。宰相或因中之。曾見疏引漢文。而盲曰漢文中主。明人。收視。遂重處分之。金天樞苦救劉念臺。先帝震怒。將中堂引唐太宗納魏徵諫以解。先帝曰。劉宗周不是魏徵。唐太宗有德。朕豈學之。比嘗對曰。太宗雖有德。而納諫一事。乃足千古。然從蹤跡而已。此皆平時無以沁入。臨時安能爭引乎。江陵作帝鑑圖說。正此意也。人主官中。豈能讀全綱鑑。然又不令史臣纂本。恐是笑于臣下。乃令中涓輯之。至今可爲浩歎。故以此勉客生。得毋以爲迂乎。開言路。辨邪正。慎左右。馭雄傑。四者乃誠正寔務。若貌言誠正。則真

迂矣。七月一札入覲。否徐爾與何不出。前小疏恐其流連甚矣。  
 輩下之迷人也。姚年姪有爵守相公薦客生申之。諸年伯力任。  
 可以曲成矣。此自我輩同年為忠臣。夙友完一古道行誼也。以  
 式有才。有氣。氣太盛耳。未免淺動。然在長者有以養之。即所以  
 化之。即責之。貴有以成之。弟嘗苦勸其讀書。然見彼好學之志。  
 不勝其立功之心。撫劍刀鳴。思繼前烈。嗚呼。少年英分。當此畫  
 印之時。安能遽以古人懲責之耶。諸公執持風裁。自宜嚴肅。然  
 大家扶植一殉難同年之子。雖私亦公也。常袞袞抑僥倖。崔祐  
 甫一用。用八百人。皆所以為朝廷。裴度韋處厚。不能拔劉蕡。而  
 反為牛僧孺所用。是為兩失。夫延獎人才。不能十五。尚可二三。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嶺外稿中 三三 此藏新  
 以報宗國。詎徒以執簿長檣為祖制乎。以式久無字來。憂其為  
 溫嶠矣。弟之嗔。亦以有僕為患。難知已。不能存歿異態也。太  
 年在楚寄書瞿年伯與年兄。已詳言之。忠臣之子而名孝廉。以  
 視武攸南寧以來。何所慚。公道資格耶。以式意氣標厚。甘蹈湯  
 火。愚以為因其飢而用之。使以臺省監軍。奔走營伍。必得其用。  
 又練其才。異日為一儒帥。不亦善乎。數十年來君子。好稱麟鳳。  
 主風裁而不講兵農經濟。雖有罷起。終至美官。習氣相沿。自便  
 小人藉口。詆之。遂以公國。今何不造就此子。使作奇男子。定以  
 不可得無所用之。畫餅詞林。許而不與。令烈士千里棄家。忍餓  
 含淚。于行都破邸。耶。倘激而為納牖之行。則我輩貌似刻薄。而

此子根基不正。亦父執之羞也。燈下呻吟。不覺多言。書甫畢。弟  
 遂愚至此。此時此子或已得美官。且諸公以美官許之。彼必不  
 樂苦事。而我猶以苦事陷之。愚矣愚矣。

與金道隱給諫

金河客生前後貴智當出。智知與周太原同罪。恃白水真人救之。自登極三年中。一日未立班行。與累印轍而思掉臂者。罪當殊等。時又太平。律以規避。不又蒙減等乎。智自避兵入粵來。屢向諸知己言之詳矣。伏波抵足夜話。原知反正之後。廢至摩肩。此席自應累累。何暇強一病夫來作贅疣。野人定可以背受積薪。堅臥外野也。猶且獻其區區。再三勸留。趨朝之駕。雖出處各有其道。茅天拄地。足履野人。妖野人自矢。本心寔以此爲愛良友耳。年兄既抵行在。與弟書云。不聽良言。遂沉苦海。後又從瞿相國函中。寄語勸智勿入。極感知已至愛。刻鏤雞骨。比時奉札。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嶺外稿中 三十五 此藏新

尚望朝陽一鳴。還從南溟之翮。蓋以亂劫之餘。晨星數友。既相倚慰。必相體亮。情懷直披。不真何益。君子握權吐電。自光台鼎。然我輩何用作台鼎。浮詞耶。老年翁天授峻格。氣凌四維。慷慨入朝。自爲朝重。然上期正主。外期自強。舍此二者。山中入終以其背向。日爲可愛。愛人相款也。智本詩酒狂生。遭難頽德。是不敢欺君侍位。致悞國家。憶語我曰。何乃以詩酒自畫耶。非自畫。乃天性有限。長卿之愛閒居。豈有伯夷之操乎。性生如此耳。故都可還。何不作官從六師。而堅忍自苦。直是性與澹泊相近。絕非爲名高。隆中白沙。樂得抱膝耳。或爲泰山。或一丘壑。或爲鳳凰。或爲麋鹿。古今大矣。何相關乎。昔謝幼度爲戴安道上疏。請

絕召命。至今歎其相成。知已不肯施此恩耶。蔽牛之樹。不中繩墨。其受雨露則一也。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嶺外稿中

三十五

此藏新

祭姚默先文

永曆三年己丑七月乙酉日。默先姚公。既厭世于平樂之平西村。方子爲之殯。歛入棺。題明旌。以牲醴庶羞。與流寓及地之賢士。祭其靈。曰。嗚呼。公父子噴血抗難。三年不屈。可謂忠矣。延汀天子。以仁武賜爵。錫之特典。爲令子封。公冒難來端州。金給諫。端疏伏閣。薦公于公。公年五十有九。日非夭折。所益堅者。丈夫馬革素志。竟不得馳驅還都。與中興之功。嗟乎。余邑錢勿光言。公不肯隨關。入班次。而願西遊。此又有高士之風。吳見吾言。公究岐黃。嘗施藥以救人。今乃自安天命。不藥其躬。信乎逸我以歿。自有大數。公方入視余之子。而余乃爲公送終。嗟乎。亂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嶺外稿中

三七 此藏軒

世擾攘。士大夫不得其死。數數矣。旌旌印組。黃金橫帶。嘗不免於刀鋒。如公灑然而去。安知不尸解于山中。入山病矣。未嘗一杯享公。今吳椒棠。靈其來降。

姚吳二君墓誌銘

己丑七月。姚公默先既卽世於平西。方子爲之卜地淺塋之。輒作誌。爲後日迎歸便也。踰月。公同來之吳君參。亦以病卒。因塋於公隴之南。方子感離亂之世。兩君相得而相繼沒於此地。援筆誌之。姚公諱之朔。浙江錢塘人。占籍開封。起家明經。其子姚志卓。以起義軍功。隆武元年封仁武伯。閩中之難。父子相失。仁武伯屯保廣信山中。公復與副將陳克美等。起義沙陽。爲所迫。走江西。至行在。又慨然不肯徘徊輦轂。直拂袖西上。此真古烈士風矣。北都之變。公在承恩寺。與張拱所處。知苦人之節最悉。故頗敬慕余。入山見訪。正不獨爲稚子診視也。公能醫。相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八 嶺外稿中

三八 此藏軒

見已瘧。初寓吳見吾館中。耳微鳴。余曰。虛也。公自以爲壯。曰。一汗可已。及汗後。熱止。而不能言矣。嗟乎。豈非命乎。公年五十有九。在亂世爲令終。子仁武伯爲中興元勳。何不可自慰九原也。吳見吾。吳君參之字也。漂陽人。其兄見末。與余相識。見吾遊惠州。遇潛匿。踰年。值反正。通行在。不肯作官。而以經教授於粵西。此亦非近日可得者。與默先取少同派流上故。與默先交甚厚。今誰知其先後長往耶。余令其塚相向。兩君其當招呼白雲之間乎。銘曰。與良友兮相望。乘白雲兮翔翔。天下將平兮魂歸故鄉。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嶺外稿下

林子詩序 銓

余識林子六長自南海始余方以北都萬歲歸爲同郡之好仇所陷遠遶南海南海今姚有僕以張芷園之言服其苦節與林子言之故三人者相朝夕也今忽忽七年矣余與林子幸觀中興而中間間阻各歷苦難余又于沅靖經毒匪髮于苗崗踰年乃得重解后灘江依留守相國之庇吟咏強飲握手太息而有僕先以監度軍次難其子至今困頓於時家人細弱復陷異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嶺外稿下 一 此藏軒地嗟乎余是以序林子之詩而重忤忤也林子素忼慨嫉邪扶正說已然諾何遊吳中與虞山論合嘗爲鄒忠介公哀刻疏集林子其人固不必以詩傳然今讀其詩識量風度亦往往概見中興嘉興公卿頗易林子事留守至久今第一舊門人中獨能長守儀郎此其風度何如耶桂林唱和集中林子之詩日益高遠余勸其編年紀之日林子書來欲來平西旦夕有僕之子以式亦當西來又可以相對石上擊如意矣

壽曾開府序

今天下中興賴有西學維時絲按粵以撫粵者則我魯公猶發也公以撫粵時聞計難方熾不敢以避及五羊反正車駕蹕端乃敢抗章哀請今年之春諸將佐欲爲屏以壽公公咽息以辭嗣因兵退內地懷懷公又不敢以謝事安處山谷也謂停主客經營候代歷盛夏踰凜秋西粵屹然而衡永遂復中原響應諸將佐請申今春之請公猶然辭諸將佐乃入山乞言于余以爲且夕北還舊京將以此文懸公之堂且公之服將闕矣余是以知壽公而公可以不辭也昔袁中書以國家有事墨綬出任事平之後乃請終服綱目是之著以特書溫始安以絕裾而來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嶺外稿下 二 此藏軒阻亂不得奔喪以三司八坐之議終受散騎侍郎之命今公哀請之疏前後且十一上矣况巖疆之重任三年中之孔棘非散騎之比乎余與公同生江北又同社自下同爲諸生時久已知君之持已守正引義忼懷誠報國之器也公幸同在天末親遇中興公立功效忠三年中從循吏拔御史授旌節余雖未一日入班行然知公者莫如余惟余可以言惟公可以受之公何辭焉改元之會聞公令夫夷治行殊異朝廷擢爲侍御史公不之知也及天子幸全陽公乃從零陵入班分道是時劉承胤以迎駕爲名岌岌然有岐華之劫矣薰灼之下小蛇大附慮無不出其門者公則斷斷然不可今觀與楊總憲書何其介也粵西正

急公慨然以直指行。行遂從外寇內暴時。支持多難。左右成雷。守之功固亦直指之功也。丁亥之冬。東西并恐。勢重沓。公獨當東一面。即馳昭平。僞鎮僞令傳牌已至。非淺水平。姜木格之捷。桂林豈得安坐。計出嚴關耶。募間合義。自春迄夏。開建三失。而三復之。勢率大師抵梧。夜猶對壘。而反正之信適至。此其功豈在恢拓下乎。梧陽兵燹之餘。益以饑饉。室廬灰燼。士女仳僂。餓殍載道。公給運舍。嚮行梓。寬扁輪。任人出入。捐粟賑荒。禁兵淘擄。疏通商賈。往來將帥。所在暴橫。然戒兵士從二十里外徑過。不敢入城市一步。取民一木一艸。何以致此。填梧七月。民不知兵。室家安堵。咸曰不意當吾世。猶見太平之日也。及返填桂。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慶外稿下 三 此歲軒

林。梧州失煙火矣。野行聞哭聲矣。經過客兵。搜牢不堪。小民思撫。梧中丞。無不雨泣者。撫梧之功。又曷可沒哉。劉琨荀藩之在北。自承制設守。令李晨郭敏之。在渭橋鳳翔。亦假官吏分供。運來成敵習矣。委署所至。判民取償。往往不免。公獨不行。此皆公生平持已之素。非矯情也。數十年間。方內正人。以我江北為宗。公久從金天樞先生。聞人倫是非甚悉。故自砥益嚴。引義尤篤。當南都鬼蜮障天。公獨為苦節之士。冒忌抗言。入圍扉。護視周仲馭雷介公。道路為之嚙舌。嗟乎。此豈委蛇取權而又自飾名高者比乎。方今神州歸命。天祚國家。赫聲濯靈。大振于我江北。即日從六師還故鄉。重拜膺貌之後。掃墓而祭。復過全椒。見金

先生公可以不愧江北矣。效忠而功成。豈非大孝乎哉。凡余所言。亦祝公不愧公之生平。祝公不愧吾江北而已矣。至若丹青。白鼎之詞。曾何足以壽我儒發也。



祭瞿相國夫人誄詞 并序

嗚呼夫人。事我師相。凡四十有一年。老當國難。荷厄危疆。重立社稷。抗克■歷暴亂。且五年。以鍾山之靈。南都義振。旦夕六師。返故鄉。而夫人先此卽世。此我師相憂勞中涕既涸之。諸門下士與事治喪。不能不重爲之於邑也。夫人自爲瞿氏婦。以至爲夫人。躬行孝敬。治家勤儉。其懿行自里門達之。雖更僕未可終。卽乃者。粵西日傳夫人丈夫也。豈特世祿之家。相萬哉計。留守桂林。桂林歷刀兵之厄。不幾幾乎。自丁亥迄今。■薄非一矣。兵亂又非一矣。留守殉國之志。自其素學。故能處之不驚。夫人固可以先請也。然歟之義。每亂益堅。以爲吾事夫猶臣事君。生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嶺外稿下 五 此藏軒

則同生歟。則同歟而已。■烽每至。舉城無不空者。夫人曰。歟卽歟此。曷避爲。故靖變而見血衣。則一慟踏地。■騎已入城巷。舉案自若。變起倉卒。徐商內外倉庫匱乏。悉捐簪珥。謂此非大丈夫乎哉。豈非天生大忠臣。而卽生此文丈夫爲之配乎。嗟乎。虞山之瞿邵。爲方內望。夫人以名門女。適大君子。席兩氏累代綬綬。傳詩書禮義之澤。相夫至黃髮。子若孫皆爭達名稱。躬受中興宰相夫人翟蒲之命。人世所歌。俾爾單厚者。非耶。夫人故貴居無與比。夫人故可以明。明怡然受享矣。然終身荆布。率先操作。免菑涉澁。恒自治具。不嘗一時安逸。修封廡。享一日之繁華也。我師相素愛才好士。座中常滿。每客至商榷。不問蚤暮。陳酒

酌。蓋肴蔬未嘗煩咄嗟焉。將茶拈拮据。蓋體夫子之憂國而憂之也。誠哉。與以夙勤事者矣。今夫人之孫萬里。蹈海馳刃。鋒刃適與喪會。蓋其感黃乙酉之秋。師相以秉鉞抗節。爲逆靖繫困。夫人率數十口。轉側江者。賴聖母多方護之。幸脫危阨。比聞發喪。皇太后能不減膳垂悲乎。聖天子視師相。猶尚父股肱。日且遣使致祭慰唁。夫人之靈輜。竹隨黃鉞。扈從卽返舊京。虞祖于先隴。皇復于寢室。又何憾焉。諸門下士。敢先藉白茅而爲之誄。其詞曰

皇佑元忠。誕生元配。英業文英。倪天贈佩。聲訓維溫。秉心維正。瞻唯則節。婉嫺適性。下律執筭。申之以敬。不逮事姑。藏帟恫恫。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嶺外稿下 六 此藏軒

趨機以礪。設番以舞。采衣成名。象賢繩武。牽絲文水。輔以清廉。投香乃悅。衣布勝初。治行入最。代視晨昏。徂賁孝婦。德不可諉。先帝誅噉。言入掖垣。獻替區區。沒勸其直言。黨禍歸野。守此簋殮。里中厥厥。匪我思存。已而謫謫。逮致于理。善人在患。天鑒臧否。情難捭捫。人情可欺。獨持門戶。悉索多端。解網歸來。汲井水寒。揣爲陶翟。終焉盤桓。教子一經。獲登賢書。既爾目前。言念先姑。虞山之麓。下築東臯。采采蘋藻。以祀以遊。詎云天步。三七爲期。江東賓禮。覽爾倭倭。運出當昏。柩罔兩障天。外任荒微。南都倏然。嗚呼夫人。哲秉幾先。夙則同穴。扶老丹旌。甫建雙旌。靖孽爰熾。中丞抗難。遂被楚繫。夫人慟仆惜不欲生。幸依聖后。闔門以寧。

亦伏告符。東廂建策。與屢遷。西都光宅。爰及桂林。以托老臣。  
登陣擗歎。紛哉。塵誰非明哲。出此城闔。惟留守。與其夫人。  
昔聞傳燮。呼字別成。李愬在維。道室潛行。猶有稚子。汝其經營。  
夫人太息。仰天一聲。外則同仇。副君忠貞。竭力守禦。曷恤此情。  
迺整其裝。冠掉其囊。惟維。御彼篋。彼箱。苟可嬰士。手燂壺漿。  
苟可以甲。夜縫鐵裳。棄子勉阜。傾貲與昶。名媛烈識。倖古無兩。  
將士感勵。奮力樹功。卒免腥羶。留護紫官。歷此三年。遘亂非一。  
明知搜牢。忍苦綴輯。忠臣烈燬。聽之有昊。寧湫無怨。剗剗奚告。  
吁。街蕩平。借旋故鄉。詎謂一朝。長逝苦芒。使我師相。哽咽徵墨。  
念國勞瘁。增此阱側。離江湯湯。連舫帷堂。軍事旁午。具稱莫將。  
平口六集前編卷之九 讀外信下 此藏軒

合營浪浪四市。徬徨門下。諸士掩袂在旁。天使孝孫踰海會喪。  
御祭來隔。曲盡。麥腸隆以殊恩。爛昭未央。靈其禔禔。來格來饗。

寄留守瞿相國六十序

今皇帝中興改元三年。而先生以首輔留守桂林者卽三年。三  
年中。前後抗。更歷它暴。社稷阨危。以留守而安。迄今各路再  
定。醜。陳窳。舊都且告復矣。八月上。滄適當先生壽。晉六袞。賓  
佐在事。踴躍於門下。以相國功在社稷。自勒景鐘。顧謀先奉觴。  
爲國家壽。而徵文于小子。智智固先生同鄉同年子也。又與老  
父同朝同道相砥。智弱冠雅游。卽走常熟。奉教于東臬。比來天  
未。携持等骨肉矣。雖。不敏。無所于辭。敬從平西山中。作歌  
序之。方將滿。不勝感集。先西望而拜曰。嗟乎。天代生二三大  
君子。爲天下係治亂。詎意國祚中微。神州板板。忠良及難。多半  
浮口。又集前編卷之九 讀外信下 八 此藏軒

淪。而獨留此一大君子于嶺表。佐中興黃髮正冠。扶六十之  
杖。指揮軍國事。豈非生民大慶乎。天下從此治矣。私計吾道大  
君子。如劉。臺鄭玄。嶽諸先生。立朝不滿數十。爲邪黨所沮。  
未嘗大用。史道隣先生之在。南都也。驅繫之江北。黃石齋先生  
之在。閩也。胙之于湖東。今天子舉國聽先生。爵列五等。中外倚  
望。此吾道之盛遇。前此豈有比哉。曩者諸君子。但喜分別流品。  
恥言經濟。守已峻隘。不能集衆收材。若論舉成功。亦寔不能及。  
今日之留守相國也。嗟乎。人皆知天下荼毒。而桂林一隅。獨不  
被腥羶。此乃留守之功。不知此一隅乃天下也。功在一隅。功在  
天下矣。武攸之逆。助賣國。自非桂林。以何爲信都靈武乎。却兵

逼駕論邕之後。自非桂林。何從集諸將而恢全出楚乎。長驅而南。從未一戰。惟自粵西敗回耳。卽五羊反正以來。鑒與爲所迎矣。矯稱蠡出。遠益惘疑。自非桂林。何所係楚蜀滇黔之望乎。試姑再思之。丁亥之春。倉皇幸楚。先生留之。不得泣疏爭之。不得乃請身自留守。此留守之始事也。是時自東上昭潭省。會逃奔。虛無人迹。天子在全陽。念首輔甚馳驛書召還縣縣。卽脫險地而留守堅誓與角拒。比急時。衝陣上。留守坐文昌門府。調算自如也。甫退而又有劉兵之亂。劉兵走而沓至。徒以矢義感激。兵將必命禦截。追伏無日不戰。戰此半年間。捐索措饗。悉夫人之簪纓。充之矣。既復平樂。方爭梧州。而驚聞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嶺外稿下

九

此蘇軾

蒙塵。且入柳象。再四爭譚桂林。合防楚敵未幾而郝兵潰入矣。明知必劫駕。明知必有洶擄之毒。突梯悅之。故有免者。留守仍侃侃爭戰守。以爲爲國受慘。所不辭也。赤手驚痛之頃。猶手招諸勛鎮。灑血誓師。成中興第一戰功。從此各路。景起響應。蠡表至自中原。繇此言之。功不在天下也。哉。卽乃者何督師以輕身失捄。湖南私卻轉以讓賊。全永兵退。詆言句句。桂林一日信入。九異。流入。鯁盡。室浮家獨。留守怡然神色不變。日惟調劑主客。倍任憂勞。卒保無事。而楚中旋可踵復。若如世人便計。則前者端官敦趣。勅至再三。尋封文淵印以請。何故苦辭政事堂之權。而不一覽釋巖疆。選嚮觀望乎。直念許身國家矣。今未能銷

距外且警至。盡瘁之義。刻骨至孰。此所以當事變而氣定也。聞之曰。忠能生勇。志定若愚。信哉。御賜銀章曰。精忠貫日。然往嘗與人書。緘談其象曰。愚不可及。是素志也。是誠不可及矣。聞讀留守兩年奏。艸數百十篇。論事慷慨直切。無隱忠懇。反覆使人母弟所斥強寇之失。所駁頒行之舛。皆在一年前。絕非後來啜汁異意者。比惜國家猶未能盡行先生之言也。嗟乎。先生之忠。固見于留守。尤見于留守之所言。條奏執爭。囊封露板。世不能悉顯末。詞頭或微隱之。動稱其元老擁戴之功。夫擁戴豈忠臣所侈聞耶。臨桂世伯之券。璽書屢下。而發憤固讓。誠以風耳。然天下賴先生者。以今皇帝神祖之孫也。天興告崇。艸野以莫親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嶺外稿下

十

此蘇軾

於桂藩。謂安仁讓之。漂泊蒼梧間。兩膺締舊。粵撫之護視至矣。而初撫粵時。卽值靖江舉事。使梁曠不戮。竟陵之邀使。李希言不詰。永王之擅引兵。尚可言耶。彼固怒中丞之先事論軍衛以大義也。已又怒中丞之檄帥調狼以禦變也。擲而上訴。困之邸中。先生正色無所撓。彼將甘心。尚欲挾之。未有以害。蓋已密致閫將圍城矣。獲逆之日。市肆不易。黨與悉縛。閭巷無一人寃者。中丞輯變之功大矣哉。變已定而東人至。攘而上之。故獨傳中丞之節。而中丞之功遂隱不言。此又愚不可及之一矣。憶從端江。嘗微緘曰。天下亂有其本。本在逆案巨奸。用烏程以苛刻。阿邑排殺善類。內以羈繫左右。外以熏轡天下。十七年陰行逆

案之道而國公矣先生固壯有慨不合不能忍見一生極擊爲此也以康吏入給諫承先帝詠璫奸人方合算圖中立非主公論罪容定乎及陰行其道者柄用問審事叢犯之者禍罕不解先生曰亂本始此矣直糾疏三四上遂以他中削籍彼其黨未厭也後文致之逮入西曹幸賴聖明厘得生還方抗疏寧不知黨禍耶愚忠惟知爭國是分不避耳江東初立或云求舊先生知黨禍又將烈矣因其遠我而遠引遐方今從此地建中興之基豈非天祐忠臣乎哉先生以文懿公之風醞藉兩世組紱之下篤志詩書雖在稠濁常不釋卷數經兵火輒復購求較讐刪拾之性特愛才好士如恐不及客過伏波者無不得承顏盤辟浮川又集詩編卷之九 嶺外稿下 十一 此藏軒

唱後車燭炙焉趨朝者求示朱紫忤時者依此蟬蛻流寓之士自遠輻輳視此方吏無錮項野無白著農桑數畜猶祝汚邪始劉弘傳贊所謂沸海怡波者與先生晚更強健賡給周浹每黎明起發章報答接見將吏畧治程品會賓客與談讌日所行事必手條錄之入姓名書往來舉其年月默識如流自太秋今春鈴閣之暇時乘興登臨虞山諸勝庵置導從散屨郊野載酒招集揮塵嘯歌覽桂林唱和集能不想見歎之乎智考郭忠武王收復兩京張文忠公自東都留守復同平章事年皆六十兼資文武願以誦祝然汾陽不能義格神策晉公不能獎直劉蕡而先生遇大刑賞昌言補救諫官得罪必爲之伸吐苟非卑疵而

前歲起而言者時時引領西望焉仲公理歎蔚蔚曾置崔亭伯憂紛纒塞路要以清議有在即人心可以不凶此固先生天性正直爲吾道揚眉耳日長君伯申使其子浮海來省必知故鄉義旗近耗而割國疏已至行在旦夕首輔督六師合軍江淮拜廟貌還故鄉朝廷喜北道主人同年老友供張享至而小子從伯申雁行前伏膝下奉觴爲壽斯誠吾道君子千古嘉談矣又竊美先生登得一奔越萬里之孫煦嚙嘗騰言念孝思以慰忠懷可不爲先進一觴乎勿近以舉家興感也請先爲上壽諸子作奉觴之歌以志後慶歌曰

登虞山兮望虞山陽顯顯兮龍江關率王師兮拜神烈報故舊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嶺外稿下 十二 此藏軒

今今年還稽首兮君恩扶老兮有孫檄雷雲兮答檉菰植餘兮盈門湛湛兮離水采采兮蘭芷將進酒兮多士誰作歌兮猶子馳馬上兮晉詩畫食邑本土兮傳海虞天子萬年兮赫明明建南宮兮圖丹青

和州王良翰傳

王君良翰字仰周。和州人。崇禎乙亥之春。和州爲獻賊所破。王君罵賊賊。賊事中。君與州守黎公爲並烈矣。余時僞居南都。聞和州之事。詳。魯孺發故言。王君生平。君蓋長者。少以孝聞。行甚敦備。又非妮媚者。流居里門。引義然諾。不旣信。士之穿穴攻苦食啖。皆取賴焉。和之士。不必有貸。以有王君之好施也。敎家嚴正。子弟無敢不矧矧者。年五十。爲鄉耆賓。自州侯往往式其門。問當曰。吾儕有數。啗負郭。足以飢。有先人之敎。廬足以庇風雨。扶杖稱老。以義自處。固人生之至樂矣。其訓人如敎家。然當賊旁午大江以北。中都之寢廟。且以束苴。沿江城邑。凶慮伺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嶺外稿下 士 此藏軒

伺謀渡江。王君慨然曰。士守墳墓。從長吏。有急者。子弟爲父。母效此。士捍禦。庸何爲不幸而歟。義人何能不歟乎。一時翕然遂倡守。且嗟乎。承平久矣。一旦搶攘。民不知兵。州守故賢者。獨仰天曰。歟耳。城始閉。賊蟻附。一日而破。破之日。黎公闔門自剄。王君則爲賊得。罵賊不止。賊刃下。先其鼻。血流溢吻。飲以噴舌。聲愈厲。王君之子用賓。以身衛父。賊斫之十數創。以爲歟。且急淘搜。貪它鈔取。故置之用。賓得少蘇。而王君竟歟。此固其生平以義自處之志也。王君之妻魯氏。先王君歟。其諸子方爲賊驅。子頌四人。與其女。同時歟。歟于一室。賊火夜發。四周然盡。而此一室存。五尸如生。猶有二小口。雖餓不能言。然夜隨其母尸。

臥蓋其異哉。黎州守名弘基。岳州人。狀元黎淳之後。吏臣曰。賊初橫江北。獨和城破。殺傷最慘。然士女歟義比比。今無城不破矣。安所可望。和之士女乎哉。魯孺發以其宗族及本州之歟義者。請於朝。皆蒙褒卹。又遺書余平西山。爲其同里王生用聘。用極爲其父作傳。又余舊聞之者。于是乎書。

劉大司馬傳畧

自巳丑隱平西山中。因留守所蓄最近年事。爲之樂括。虔州之  
難楊機部送郭雲機維萬吉人元姚有僕奇龔建木茶黎美周  
迷同夙最烈。此後吉安山中之機。先後俱盡。如劉須彌司馬。其  
一也。適吉安諸生劉大樸。從安福轉桂東。入營道。來言西江事。  
因畧記之。劉公諱士楨。萬安人。中萬曆壬戌進士。通籍二十餘  
年。秉豫章之學。方梗任質。不求媿合。歷侍御。藩臬。浙黔閩楚粵  
凡七省。所至先難任事。事不能憶其詳。當崇禎癸未。簡命南京  
兆以控辭。陳悉及朝端之要。總憲茂明李公常舉之。余所知也。  
受事及期。而甲申變矣。公分一炊。與姜張諸公議恢復諸策。時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廣外稿下 十五 此藏軒

裂天顧有在。端州告崇。召公大司馬。并大司寇。屢奉溫綸。卷八  
勅屬湖南首事。義無所顧。變產破家。號集虎落。旅距且有年矣。  
巳丑七月。大被圍困。公之子肇謙被繫。固圍迫進幸庭。其弟肇  
願憤嘆不屈。箭劔而歿。公乃冠帶東向拜呼神烈山諸陵。在天  
之靈。引罪自責。刺血繕疏一通。作絕命詞一首。急馳書撫州。揭  
公勉以國事。瞋目怒眦。數日不食。以畢此命。大樸曰。畢命之日。  
可謂從容矣。野史氏曰。今日無往不歿。歿惟恐不得其歿所。至  
於能用其歿而不歿者。豈非天乎。劉公後傳姜公曰。廣傳公鼎  
銓。揭公重熙。皆殉節。不得其顛末。竝畧記於此。大樸後亦歿  
于曹志墓營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廣外稿下

十六

此藏軒

不改居默記引

不改居者。余流離南楚西粵所作之行。郭也。兵燹之閒。所過雞  
落。陋巷穿敗。設此郭之。未堪宗茂。深蘇門之圖。聊當庖伯重。飯  
瓶之厨而已。既已堅坐不起。苟有養殮。長日無事。徬徨雜處。構  
書爲難。自北變以來。一字都失。時復記父師之訓。半生之一得。  
豈曰三篋不遺。抑亦元禮督觀省覽之好也。永曆己丑涂月。愚  
道人方以智識於平西山中。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九

嶺外稿下

七

此藏軒

與留守相公借書

伏處平西山又一年矣。有斐既歸。倚杖隨影。所戀戀者惟此殘  
編。時一披對。野人見者。未嘗不環視瞻。瞻村塾一二里師。其訝  
更甚。望如退之當日之區生。遠來一語。何可得乎。間數月亦有  
軒車策騎而入者。留之信宿。語不及此。道其懷來。非汲汲于桂  
林。卽欲向行在者。望以平昔爲之道地。又汲汲行在不暢意者。  
望爲之道地于桂林也。幸有留守相公。爲愚道人之父執。可以  
一行。殊非其本願。卽有所語塞責而已。向曾求幕下有開敏之  
士。分一就王隱以屬稿從事。亦征西之雅志也。以此觀之。知必  
無此不事事之一木石人矣。嗟乎。功名人之所不能漫然者也。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九 嶺外稿下 七 此藏軒

况今日之易耶。自流徙五六年。五羊之海。灘江之洞。夫吏武攸。  
以至沅靖之深山窮谷。凡爲愚道人一屬目而接談者。無非明  
知沸鼎。冀望一遊者也。此何足怪。可怪者。愚道人當此時。皇皇  
求一人同讀書而樂其所樂。知老年伯固已捧腹久矣。今不復  
望人。惟望架上之書。分其十之三四予之。此日之仲宣。必不向  
許下一寸。其不負中郎明矣。乙酉在姚有僕署中。所輯史。猶  
出艸艸。老年伯抄本。卽以予客生。客生僕僕魚佩。翹翔金華。何  
暇閱此。不如見還。若再兩年。巖穴餘光。當有條緒。足供後世。所  
以望開敏之士者。何何不可知。有非筆所能及者。欲以傳之于  
將來也。鈴閣森森。何爲及此迂緩。然知羽扇之間。不妨一笑。

夕可先生讚

姚夕可先生者。杭之西溪人。衛公爲紀其行。謂余讚之。當板板之末。伏于表薄。而涵於市區。西溪以至南北峰。曳杖儲與。如簾落間。世之所盛鼓吹。祿服金襴。以恣者。卽古之逸士。所以振足激天。大雨響至之地也。先生嗜爽。不必其坐照。未嘗非坐照也。嘗出。以黑白子著算。勝要諸掖。達人則延以就地。松下移晷。披襟當風。此豈營營計勝負者乎。有酒必醉。無論其人呼大白屬之。已發聲撫拍。仰天而歌。祝肆中與單外等。旁若無人。人亦不知其所謂謂。之狂叟。先生曰。我何狂。謂我以夕可在可也。噫。先生其朝有所聞者與。余自歷世變。轉側九死。倘然曰。道不必聞。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嶺外稿下 元 此蘇軾

歟。無不可。恨不卽見先生。一問所聞得毋莊生之可乎可。不可乎不可者哉。嗟乎。世人無慮。無如歟。何因而諱歟。先生乃以歟著之額上。以爲號。使呼之於人間。是直以其額爲鐸。而世未有真相可之者。有子曰。湘能文章。爲人峭而遠。每一念至。耿生歟。而不顧。真夕可先生之子也。余故可衛公而爲之讚。贊曰。我不我可。謂我有生。生本不生。復何所聞。天以之慕。地以之肅。躬且萬年。莽此朝夕。知可以夕。卽可以朝。敖弄塵垢。遊矣逍遙。維伶有鍾。維泉有壺。澆此黃土。舉世嗚呼。可黑可白。可止可行。羅什多事。成龍鳳形。先生之號。驚此終古。霹靂半天。問之無語。愚道人智。題於平西山中。

書莊子後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或曰。皆才之罪也。懲咽廢食乎。鍊其才而善用之。才與不才之間。似之而非也。才全而德不形者。誰干。歇菴謂才庸且追逐。何暇從事枯淡之道哉。然安知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有逆施而後獲者。勤之所以息也。莊子生戰國而全其天。彼時貴人。不盡橫歟。而老歟。牖下者無算。卽如稷下三千人。亦多善終。何嘗不全。天豈皆聞道耶。所難者。莊子以絕世之才。自知其忍俊不禁。而別路以爲善刀。不犯鋒芒。使人莫爭。不墮暗瘳。留其高風。故爲貴耳。魏公子半之巖穴。難於爲布衣之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故女偶告以聖人之道。無其才而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嶺外稿下 元 此蘇軾

藏拙。反以道爲名。是欺德也。豈足以服才士之心乎。據質而論。才有大小。悟有淺深。究因其所長。各如其分而止。不能禁。亦不能強也。學問深造。變化甚微。是聖人之所憐憫耳。



曾少司馬墓誌銘

余隱平西之二年。度之二會。以書爲其尊君請誌銘。余自惟通籍後。卽辱與韋菴先生交。今以盡瘁終。是何所辭。誌曰。公諱應遴。字無擇。本號二濂。慕營道之濂溪也。其號韋菴者。自以天性弦急。見事不能忍。常自矯艾。故佩韋焉。然其生平坦直剛毅。任僮不畏難。自爲名諸生。至督軍秉中丞節。如故也。公中崇禎庚午鄉試。甲戌進士。主西曹事。審決江北。所至稱神明調。職方郎。職方爲中樞邊腹之要領。叢脞而任怨。戊寅已卯之閒。岌岌乎難哉。先帝時。騎三入內地。喜峰之入。自戊寅冬至己卯夏。乃出。其始入也。破昌平。逼畿輔。攻西阜門。公所商畧布置多出成。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張外稿下

三 此藏軒

算。中外賴之。而宣督盧公象昇援至。京城始解。然贖充濟臨清。破州縣七十五城。以溥暑而引退。其時尚以此紛紛敘功。晉級公喟然曰。封疆至此。尚貪天乎。已改兵科給事中。痛發其所目擊。上嘗嘉納之。然行之難矣。天下之壞。不壞於加派乎。臨軒策問。從追聖祖養兵不費民間一錢之良法。公議腹邊二屯法最詳。而部覆不行。滋議加派。從此益紛擾。民不堪命。柄國何人能辭無策乎。十庫改折。金花織造。一支補卽數千萬。天下既不講求經世之務。大臣又忌諱。不敢深切更新。大率固寵保祿。推諉而已。朝廷方銳法苛核。宰相逢迎。又藉以喝言者。言者多被嚴譴。動則曰。耿視。曰。沽直。廷且杖矣。公卿廩廩然。公率本鄉以水

災求蠲。則得請。因風竄盡。瞋上天心。民命疏劇切聖躬。以軫念始爲修省。天子爲之動容。覽疏畢。行陞數帀。曰。予一人罪也。諫官自有其道。豈憂九重不霽威哉。庚辰廣寧報盤嶺之犯。公策其借廣義爲犄角。持久計。欲乘其營未固。遣銳出師。奮所老營。以招至海。鮮水師牽掣其後。疏上未報。適有高麗國使李舜男見旅順北岸。已駕鮮船。踟躕尾矣。此皆防邊六要中所預陳者也。未幾督江粵餉。餉不足額。雖曰民困實奸胥之梗也。廉得魏衡等立辟之。又除奸役。以淮米食發窮里之弊。復官爲起運。民始得延當其爲公也。雖親舊無所私。有故人子載米十餘艘。乞放。公念民饑。不忍以私情誼。歸父母之邦。捐橐謝之。及歸里。無營。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張外稿下

三 此藏軒

惟就西嚮爲梅逸公建祠。創立祭田而已。梅逸公。公之高祖也。餉竣復命。還兵都給事中。是時邊益棘矣。往者各口有款賞。任邊者乾沒之。而虎兇永卜諸酋。甘以携貳。今三十六家部落。爲吾守邊者。皆掉臂歸。矣。東江乃揭穴牽制之一勢也。東夷又太矣。僅僅一山海關。尤泥可封乎。公疏陳固關。必恢松錦。恢松錦。必陰間諸部。爲吾用。今計惟借資馬市。使哈卜德我來歸。松錦可指顧取也。然主者習故習。因循不之省。而泊界嶺黃崖。不守矣。督師范志完束手無策。遂襲破萊蕪。長清諸城。再逼京師。聖上焦勞。惟倚重首輔視師。逗遛不行。公憤甚。抗疏促之。嗚乎。其罪豈止此時耶。天生相繇以食冒爲性。將出諸帥欲坐

而冒功督師怯不能戰知罪大竭力掩其目以多金致首  
輔買口而出且勿論矣時趙公光忭兵追之亦失利志完錢神  
所及遂使罪歸于趙公公尤憤激立艸功罪大案疏糾志完悞  
國爲光忭訟寃自內開兵部文武諸臣無一寬假首輔百計彌  
縫公不得而諸權貴忿阻轉攻趙公竟同志完西市豈不惜哉  
是時自河陝襄鄧已大苦寇氛上每文昭德政中左召對憂形  
於色公言國家病在兵自兵民自民兵日擾民而民日怨兵如  
使兵民合一要當慎選守令操練以備緩急無事則擇地畊屯  
有事則整禦待戰又言淮揚朝溝充青三處宜分鎮厄防以爲  
京師門戶最委悉中機宜上嘉允歟竟寢者宰相無擔當決斷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廣外稿下 三三 此藏軒

之者也公掌科來一年流論盈尺忤時招忌錦衣鎮撫駱養性  
特疏欵列上前欲構公上曰遷在兵科久得罪人衆中豈無說  
言非黨也事已竟釋公六疏懷斥乃許之迺別總憲李公邦華  
言及國事相對鳴邑次桑乾遙見寶頂誠不知叩頭流涕之無  
從也抵舍而三月十九之變至矣哀號幾絕變產勤王沿路募  
兵閭巷之弓決素食公德往年獻忠破袁吉公疏設兵駐寧以  
曠地課稅供餉後土寇陳福保竊發寧都獨聞公義無不願執  
挺者已得南都肯禁止義師師遂散捐金歸有司此以知南都  
之政其公也忽焉以東南半壁正人心以守此可以晉宋而爲  
馬阮昏祿至此每望神州痛心嘔血遂成痰飲之病乙酉八月

思文帝天興告崇起太常寺少卿相國楊公廷麟人望也書勉  
恢復強病就商之而公伯子燈素夙諾已與永寧監軍陳丹等  
有招閩總之謀閩總大寇也自崇禎戊辰蹂江閩焚剽村里官  
兵不能制虔屬邑苦此久矣公以寇必與合爲禍益烈縱百  
萬豺虎欲不噬人得乎國家方急需兵既資以禦敵又消地方  
之蠱是一舉弭內外憂莫便於此相國喜贊卽遣燈拜疏行在  
召對擢兵戶主事督催丹所募敕相國同公悉心招撫勅甫至  
陳丹已先令羅縷魏勲往諭之公直強病與守道彭公期生入  
其營語之曰爾輩受祖宗三百年水土之恩不能操甲冑以捍  
闔閭顧哨聚以糜爛鄉井罪豈容誅今皇上俞允招撫之請思至  
厚正更新立功贖罪之日勉哉爲中興功臣于是首禁焚殺滌  
掠以軍律稍整戢之時衆新撫所請或不允輒瞋揚着公以情  
法馭之尤費調劑自古招徠必先自成勁旅故指臂使之今事  
出倉卒袖手起田里所以能服之者至誠與大義也相國調援  
湖東移營黃金高樓候餉未發而土民以撫衆故寇也頗懷猜  
懼公欲呼其父老與語釋其疑會有大桀煽動爲亂土民益疑  
莫敢前已遂噪公舍中爲之一空撫衆欲爲報復嚮集城下公  
命次子燦急走止之遮道哭拜諸將爲之感泣乃不埃給餉卽  
日拔營渡河而奔三月升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三  
賜手勅督湖廣師命所撫爲龍武新督以寵異之五月吉破圍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廣外稿下 三三 此藏軒

度度督萬公元吉求授于相國相國率標兵南下燈亦督陳丹  
兵至度一戰而潰公愴然以度爲閩越咽喉一不守天下大執  
本矣吾龍武一旅分當緩湖東先援度時燦亦受職方監本營  
軍公呼燦曰吾父子受國重恩今不報其尚何待爾速趣軍救  
戰吾雖病亦無容辭燦泣求諸將或不應更以餉爲辭公計窮  
乞得二百金分給之曰此何足餉示投醪而已諸將乃大感  
奮並辭二百金不受十二月冒酷暑數萬人徒行二百餘里無  
怨色抵雲相國喜燦兼至而前軍抵贛敗還公怒欲親督戰會  
萬公貽書以退皂口止援師薄城而公愈憤病愈劇矣劇甚  
燦何忍視其父委此無益昇公依山營遂解散當其時賈勇者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廣外稿下 三十五 此藏軒

也古何人無憾哉公生萬曆辛丑四月十一日午時歿永曆丁  
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寅時娶溫氏封安人側室楊氏子六人傳  
燈燦煌煜輝燦女四人孫四人徵倣倬倫女孫一人伯子傳燈  
次子傳燦已詳前序皆引義忱懷能文章以亂故改壘公萬斛  
里第一橋是用銘之銘曰芒芒古人學學此義不惟其功當論  
其志家濂溪云天生毅毅必於儒者歟生從事正勿立朝爲直  
言士康回矜國抗章無忌辰告訐謨表左歷試空承允歎奉行  
能散知亂癘憂悼天其陞侯焉南北淪胥以棄倡義禁止捐金  
儲峙周肥賀循躬畊以快天興奮與病中踴全招抹艸澤棘矜  
布置彼蒼用饒惟有盡瘁士雅塲主親客比伏希馮本土應賜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廣外稿下 三十六 此藏軒

容易傷哉今日是何時執不歟南奔粵有餘地平原道微退亦  
無罪烈烈髮指仰天直視寧灑此血喋喋吐氣儒生命矣天子  
良嗣克成前烈以待碑記

祭鹿公叔祖文

嗚呼公之同我南奔也其親見我之封刀愚血耶其憐我之命  
斯耶其憐我之才嘗以罪益工耶請我累世統禔子能承敢履  
案犯霜驚吹粗構重野千里此非人所及又遭不世之難磨不  
世之險反被不世之克而逆旅饑寒之間毫無愁容嘗云以曠  
達行其謹介今脫畧生歿超然得失真有老莊之風念與求隱  
老以歌詩其願同也故南都之赫炫白版公慨然而棄之已廷  
汀之印數燿燦知交無不流連者公斷斷贊余之遠逝焉鹿公  
其材何往而不可官自隱白沙之耕毫無意也端州造食人求  
公不可得用公不可得始歎此公真鹿門之志矣今虞山乃以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卷外稿下 二十七 此藏軒

職方相重固已重公之所輕而公不及受豈非公厭此塵世哉  
嗟乎余之悲也約隱定隱隱竟分背復來尋公公竟長逝值此  
攘攘人生如寄曠然遠覽塵土富貴酒以埋憂詩以對臆生既  
逍遙然何屑涕道風念舊是不可以不誌乃遣伴至西寧之鄉  
爲公立碑而祭之歌曰靈乘雲兮鴻鵠與飛不見兵燹兮山川  
是非極目滄桑兮故鄉可歸可以不歸

鹿公小司馬墓誌銘

職方主政鹿公方公余族叔祖也同余患難來嶺南計買田西  
寧爲隱計公先入居余以倉卒走楚復以戊子冬入桂林踰年  
知公卽世遣伴細訊陳喬生及趙將軍爲理葬事余堅不作官  
逕居平樂之平西兼阻兵亂庚寅之春端人竣役山中遂以交  
分不嫌行卑敬誌諸石公諱麗本名大掄後慕鹿門麗公而改  
自爲諸生躬行謹樸而中懷倜儻以睚眦於貴人公又巖巖不  
爲之下後爲他事伏闕其胞兄弟不免於理北都之變同逃出  
東便門芻貨而南反爲郡仇所陷公感我萬歎不屈遂相左右  
歷台蕩太姥過程鄉老龍入五羊投姚有僕有僕義之與黎美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卷外稿下 二十八 此藏軒

周梁漸子陳喬生皆相唱和晚乃好學爲詩益工福州創建香  
山再三挾余行余避之公以余爲是遂決隱地丙戌遇端州監  
國當事聞公名欲官之公竟入西寧矣余家累先在康州因與  
當事不合不入班行車駕復還端改元余則堅臥蒼梧泝甘村  
之口忽忽亂至隱約遂失戊子反正天子復以端州爲行在粵  
西中丞魯公聘公參軍事廷揚之留守桂林督師瞿公題公爲  
職方主事贊理及余再入粵問公已不及受故知公必不出也  
銘曰雙鹿遺風公其尚兮白沙之衡惜余望兮靈其逍遙詩以  
思兮艸畔之地今以祠兮公生于某年月日時卒於丁亥年月  
日時有子在桐此山淺塋爲隴隴以可扶還也

稼軒聖相公傳

公諱式耜字伯畧蘇州常熟人稼軒其號也。聖氏在本朝最顯文懿公景淳中嘉靖乙未第一其制義學者稱昆湖如關里即公王父也。文懿公生星卿公汝說中萬曆壬辰進士星卿生公中萬曆丙辰進士奕世閥閱益其盛哉乃公少折節行寒士也耿直自遂明其家學邵文潔公多公無世祿習尚以女孫妻之初筮永豐直指察廉敏上治行最江西人至今無不稱公耿直者當上計行取忽星卿公病輦下心動方候考欲馳還同資皆驚固挽之不可還則易簣前兩日耳孝哉感乎自此一生公遂無登高日以星卿公忌在重九也崇禎改元復應邵徵先帝擢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卷外稿下 三 此藏軒

給事中未數日彈諸事皆徧時宜與易程相繼柄國龍飛首政欽定逆案逆案之奸慝千百其伎欲行冒臆乃變南黨為時局柄者得之植根于內謂宮中喜怒以便阿邑一切深故文巧若無所私者可以固寵固寵必塞言路言者必故以他事罪之外不敢言而內日密相繼七八年漫漶進執逆案雖不能起而陰為逆案行冒臆翦除善類自示仗馬之威小人之計得乎哉或為上所覺則暗傳其術于後人易程所以號傳衣也公勃然論之視此不直言言復何為疏再三上竟忤旨削籍去禍且不測僅見斥同輩為公賀公曰禍自未艾然君子正無所事辭禍也公何復社難起果因它以中公繼職遺理舉家匡懼公坦然就

膠致。公生以之豈動色乎久之天子知其無它罷歸田里如是者十六年北都既變留都建立公以夙望起少尹條恢復之議馬阮用事豈惟議不用且深疾之方翻先帝十七年之案昏杯摩共朝不及夕公之出撫粵西也以瘴徼稍稍遠引耳抵粵西留都變矣福州稱天興府隆武甫頒詔而靖江王以桂林稱兵矣公在蒼梧其牙爪扶公以上百計要脅公雖鼎鑊不為動密致征蠻將軍外合端州兵而平之公功甚大而以節見東督授平粵伯而西撫惟少司馬公豈以為少乎平粵旋進封侯總督如故而延汀喪矣平粵總督者丁魁楚也今上向駐端州端皇考生安仁永明二王安仁于天興已高克讓今獨永明歸歟神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卷外稿下

三

此藏軒

宗之孫誰不歸心隆武帝時時言屬之豈須猶與比總督擁營次如山惟欲走耳公強責之乃進箋監國厥彼復結中人為之地自處首揆以少宰處公加同參懷雖同參懷權不自已區畫無所聽端州梧州車駕往返廷爭不得一遷而瓦解夫何怪乎丙戌之冬卒華西上而總督竟入岑溪卒以餌降又焚其身公曰彼能分十一以資朝廷猶可以背城借一也歲丁亥為永曆新元駕至桂林公始秉政乃進岐毫香輿不以地限之論而羽燧押至朝咸股弁內議幸楚公卿失色無能言公獨侃侃既陞奏又闕陳之一二日凡十數爭爭不能得行宮夜戒裝矣公知不可留願自留守排闥入言天下之所以公今日所當痛哭者

走而已矣。自兩京至闕。以至此。走一城。失一城。走一步。失一步。皇上卽自萬全。臣犬馬無賴。惟有歛此。臣願獨請留守。車駕左右爲之動容。上慰勞。卽賜留守敕印而發。此留守之始也。上蹕全州。心念公忠。獨留守危桂林。素無重兵。何以支持。詔令扈駕。又遣使敦諭。公手疏反復言其不可。時已屯梧州。奄平樂。征蠻將軍思恩侯陳邦傳分守平樂。棄入柳州。竟發潯陽朔道上。桂林城中無一官。獨留守坐文昌門內耳。公散家財募奔命。有黃沙將焦璉。宣府敢死士也。素立功粵徼。平八排。御湖南賊。受公知遇。同守不忒。丁亥二月。平樂有孝廉黎獻勾入寇。載西省官屬符印。旌旗蔽道而上。焦璉方從野外來。分兵城北倉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嶺外稿下 三十一 此藏軒

傳明知膏身殉國無所惜也。丁亥八月。承胤果賣國以降。幸祖宗之靈。聖駕由靖入融。公并疏龍城。迎蹕桂林。嗟乎。當此時。普天腥羶。獨留守守一桂林城。屹立以待南巡。豈非天哉。承胤既降。孔有德而王進才。張光壁馬進忠。各營退散。郝永忠從承退。全何中湘回之保桂。詎知狼子野心。終不爲用。十一月。全陽之捷。可以長驅矣。顧乃安坐索餉。戊子二月。索桂林。掠公卿劫駕。縱容之舉。公非不知之。要以先國後身。舍此安逃。故坐受其惜。毒而弗避也。郝永忠既走。何中湘在永寧州。公收合餘燼。招中湘出而騎至桂林北門。適有周金湯開城。城上發炮擊之。焦璉輩合力夾戰。鏖甘棠渡。敗之。追及靈川。又敗之。進據洛江。遊屯興安。而田之。三月。復全陽。此其轉敗爲勝。皆留守忍慘城中之力也。是年正月。江右金玉反正。已而李成棟以廣東反正。陳友龍以靖州反正。馬進忠出復常德。何中湘率趙印還胡一清曹志建諸將直恢永衡。且通長沙朝廷。封公臨桂世伯。進吏兵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賜蟒玉。公辭不受。蓋其封賞諸公。尚失次第。如金聲桓封豫國公。復改昌國王。得仁封建武侯。改封建國二營皆不受。致傷國重。李成棟初上表章。引罪恭謹。朝廷獎救過當。虧損大體。漸生其驕。後何以制。語甚詳切。而詔指乃陳邦傳所出。聖駕自柳而南寧。南寧而潯。邦傳在潯。故專斷賞罰。自封慶國公。世守粵西。其子封侯。妻父毛守憲封寧端伯。慕容胡

執恭封武康伯。蓋極矣。留守痛之。奉其世守。乃一則也。李成棟既迎駕。以端州爲行在所。內一敕封八伯。卽成棟亦憂之矣。小人視兵勢蓋轡。則相詣附。朝端還。則委曲市恩。留守虛言力爭。能免方柄圖璽邪。或說留守以此時還將練兵。與邦傳爭強。輟收經賦資鹽樵。屯興靈之田。以養守戍。畜威訓厲。外禦強暴。內清君側。如此。然後可一號令。風行山立。留守純臣也。備與未決。過此則疎章報陷。嘗德自棄。成棟醉潰于烏匿。友龍見斃于永忠。何中湘失足于湘潭。境日以蹙。政日以靡。烏能復改弦更張乎。何封中湘王。旌其義報前烈也。公哭之痛曰。君去矣。安所留吾。吾畢吾留守而已。朝廷有大得失。必抗言無所畏忌。諫官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廣外稿下

三十一

此蘇軾

有敢言者。輒錄其奏疏。撫掌嘆息。行在數播遷之後。恩怨依稀。自相引掇。朝廷且有詔獄之事。公爭之如爲諫官時。雖不見信。然貼危之廟堂。亦因以存國體。顧不重乎。己丑四月。警忽至嚴關。桂林之城。又空矣。留守晏坐如平常。諸將因少定。而關以之守。守桂林前後四年。血戰存城者三。中歷暴掠者二。天性忠貞。倉卒素定。故九死而不移也。生平讀書好客。雖在旁午時。緩帶咏歌。客至卽和之。常熟古虞山。桂林有虞山。故自稱虞山老人。常熟有東臯。故于伏波對清顏曰。小東臯。與客談笑。知其詩者。大都劉琨破涕之音。小東臯者。知不復歸志歟。其地耳。五月。邵夫人卽世。卽殯之小東臯。適公孫昌文。以邑士趙延年力。浮海

而至。正會其喪。公于是以諸事屬之長孫。自分必歿。勉強支吾。朝廷有不能行者。將卒有不能行者。日夕惟有悲歌耳。悲乎悲乎。庚寅六月。失龍虎關。復力扼之。至十月。恭城靈壁大落三路。困德。兵饑糧盡。民刮骨矣。一月五日。諸將走矣。城遂坐破。臣力竭矣。可奈何。將破之辰。總督張同敞勒二馬邀留守行。公曰。吾以君爲來同我歟。我豈出此城半步者乎。張公義之。便留同臥。呼酒痛飲。飲盡乃衣冠往而見執。雖孔有德之嗜啞叱咤。屠關酷暴無所屈也。謂公坐公曰。吾不知此鳥獸坐。昇牀坐之。爲訊細故。公曰。分有一歟。閉之複室。令降者胡服。或隨帳諸同鄉人出入更勤之。公寢不答。與同敞賦詩已耳。有德一日自往說降。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廣外稿下

三十二

此蘇軾

同敞厲聲噴。其面每一聲。公從旁爲拊手擊一節。有德令搥同敞頰。爛然猶未敢害。公踰月以所親堅報陰爲道地。公曰。歟耳。耳。會以絹帶達焦新與。令其間舉。爲還卒所獲。遂與張公遇害。同時反接。營人聽公翔步至風洞山。公曰。此山吾素所愛。當歿于此。刀兩下。口猶悵悵絕命詞也。戶卽墜風洞下。百姓合城野爲號哭三日。天爲作風。震大雷電。陰雨二十日。日有公故糧道降者。無病呼公救之。而斃。公故旗鼓獻公孫于營。亦暴號見主公。嘔血歟。營將士咸夢公爲神。公詩傳播。孔虜亦聽之。古人嘗稱萬世下有生氣。信其然乎。公三子長玄錫。壬午舉于鄉。公所命守墳墓者。次玄鏡。間關歷年。遠粵西。未見父而桂破。

孝子之命苦矣哉。三玄鏡被擄時。五歲。罵賊曰。吾宰相子。汝安能害我。我有日當報汝。此亦家門天性矣。今在昌文處。智曰。余父與公同年友。受魏璫之難。先帝詔舉職方。公所薦也。余二十遊吳。公開東臯飯之。忽忽二十年。同在天末。恐公甚深。今亦見執。誓成而未成。故痛哭灑地而爲之傳。



徐尚廢稿

夫夷山再辭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謹奏爲庸才萬難勝非嘗之任。寔命不敢庸非次之榮。仰祈聖明垂鑒愚誠以免誤國事。臣自聞命之日。驚懼失魄。方瀝血控辭。冀蒙矜允。近奉聖旨。卿名臣家學。典博鴻儒。立需嘉猷。共勦國步。卽日就道入直。以慰佇望。不允辭。該部知道。欽此。臣益擊首皇恐。心顏無措矣。臣之惴惴。一則不敢以後進淺俸。踰越老成。超厠非分。一則以文美前編。卷之十。徐尚廢稿。一。此義軒則自矢不加官。今一旦連冒殊榮。貽誦增累。何以自解。然所以懼歟。愧歟者。尤以國事委任。必賴非晉之才。經緯並濟。以臣庸劣。倖儻之身當之。其于覆餗。卽在早臨。若復隱忍。臣肉其足食手。謂臣尋章摘句。優倚誦誦。此力所能勉者。謂臣前臨難不屈其節。此臣不敢不自殲者。若責其有撥亂濟變之畧。臣雖碎首。何益萬分。夫朝廷用一人。必先養其資望。足以服天下。練其才具。足以理庶務。然後舉而用之。瞻拜得體。遠近相信。建一議行一事。不拂人心。庶可有益國家。今臣以咕嚕書生。病苦薄命。馬齒未及四十。歷官不滿兩年。而覲爲中興恢復之相。雖路人亦知其非福相也。又臣秉性疎直。動卽多忤。半生消愴。辭于詩酒。

人目之爲狂生。年來憂憤。遂得痼疾。人沮憐之。爲廢人矣。唐鄭綮知歇後之諺。尚能累表致仕。臣卽闇昏。猶自知恥。敢不守此難進之矩步乎。臣屏管展轉。度力報稱。誠不獲已。受少詹之命。謹圖卽老。穉操持伏地。加紳叩頭謝恩。詔。容臣調理。庶効趨跼。若非嘗之任。則臣萬萬不敢冒受。以誤國家。昔鄧騭之有疾。無二。卒蒙詔許。楊倫無北行一寸。亦荷見厚。艸薺荷淹。敬勒愚款。伏惟皇上矜臣所勾。特迴寵命。則微物知免。銘存灰沒矣。

四辭請罪疏 戊子八月自楚中洞口上

奏為積病示膏原野新恩疊下川巖謹瀝誠請罪乞賜處分事  
臣自元年三月再疏陳辭復蒙特差翰林院待詔臣張應斗齋  
詔敦趨臣方惶恐哀控而張光璧與劉承胤相構洶擄押至臣  
冒病投小艇展轉西延屢遣奏章俱未得達止因臣衙門臣劉  
湘客有信相聞附具辭疏二本時事五策自此以後驚風日烈  
竄跡日深土穴搖魁時欲吞噬臣慮難自免遂棄妻子散僮僕  
孤身強病遁跡幽峒比至沅之西溪苗中已八月矣傳見抄報  
錦衣衛馬古詳尋臣不得疏奉聖旨輔臣○簡令已久肥  
逕何深初著楚繳還加尋訪欽此臣進退維谷引應難呼隨即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十 籌備廢稿 三 此疏新  
傳武岡之變翠華幸粵瞻天蹈地易喻悲惶至十一月初八則  
沅州亦被○矣臣變姓于天雷復為同類役吏所露引○追索  
臣又遁入深箐潛轉天柱稿身骨立等于傭伍志存漆炭樂受  
饑寒是時僞偏院僞沅靖道再三嚴索必欲搜出誘致以獻功  
于恭逆適有天幸所在脫免然東望車駕北望老親上不能酬  
馬革之夙願下不能及五岳之自保中夜鼠泣何以生為會監  
軍道臣王國樞與姚端等所舉義兵盡合統于陳友龍之大營  
以圖武岡而王國柱報臣云本年九月皇上移蹕龍城奉有敦  
請勅書差副總兵王正體訪臣至黃狗山西延不能得繳于吳  
輔臣處復于正月廿六日在桂林蒙皇上召對又奉有勅過義

寧被獲人劫去亦曾奏明臣流涕伏地何皇上之念臣不置也  
自又三月至七月奉天始告恢復臣喘息於洞口擬攝怔忡即  
可奔觀八月初六日賓慶繼復南楚道路庶成坦途忽八月十  
七日准奉天府署事范承燁差經歷胡文垣云奉粵按臣吳德  
操文閱即報都察院劉湘客一本奉有敦趨閣臣○之明  
吉本年六月十六日復奉聖旨據奏○鴻才亮節尚滯荒  
鄉已有旨差行敦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不勝感激殊恩焚  
香扶服叩頭投地捐膚自痛痛念我皇上之恩如此日厚而臣  
之罪日益重矣一年以來臣凡八奉溫綸三蒙特使而臣曾不  
能一有應答此則臣之罪也權奸亂政臣每畏忌其鋒不能抗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十 籌備廢稿 四 此疏新  
疏効爭此則臣之罪也醜○憑陵臣僅萬苦伏匿自保短髮不  
能起義嬰城與蕭曠等罵賊而死此則臣之罪也有此數罪方  
當席菜而皇上儼然敦趨寵之臣有何地可自容乎用是懼懼  
謹瀝微誠伏乞明賜處分以肅綱紀至于臣才之不堪則臣前  
三疏哀辭懇切已瀆聖聽矣臣無任悚仄待命之至

詩修史疏 戊子十二月

西平西山

爲史學自當盡職。綸扉實地。殊恩敢乞。矜許原官。傳專舊業。并  
舉名儒共襄盛典。臣前于玖月貳拾五日。准留守東閣大學  
士臣瞿谷爲聖治方新。國史愈急。請勅遣訪史學閣臣。以奏中  
興大業。事據提塘官抄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劉湘客一本奏  
前事等因。奉聖旨。輔臣瞿谷起。家兩榜學擅三長。癖甘泉石  
之耽。未赴絲綸之席。匪朝伊夕。簡在朕心。渾奏三朝實錄。編次  
需人。朕雖戎馬。開闢未嘗刻忘文獻。瞿谷著卽專勅趨召入  
直。劉湘客著卽竣差事。供職該部。知道欽此。抄捧前來。爲煇專  
官奉敦尚艱風火之途。赫蹏代給。早此鹽梅之駕。理合移會。希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十 舊尚廢稿 五 此蘇軾

劇乎。臣積病連年。慮入骨髓。近者粗能拜起。而康理已殘。此詔  
使臣之所親見也。倘蒙天恩。罷其入直。但守翰林老爲史官。諸  
輔臣膺總裁之榮命。而臣受皇上憐才恤病之恩。得專領此局。  
荷塞中興之一盞。則出獄之班固。論職之劉知幾。庶可比而稱  
焉。然烽火之後。書冊多遺。編考之煩。尤資夙望。昔司馬光居洛  
十五載。聚集文章。分采名流。而後成編。苟史學既需。專局尤必  
亟。請名儒廣搜書籍。乃能集事。有如袁州張自烈者。臣請爲皇  
上舉之。自烈本候選貢監。先年臣父孔昭在楚。曾與道臣袁繼  
成薦舉。又輔臣史可法累辟之。皆不就。窮理著書。砥行不苟。名  
著海內。且二十年。崇禎十四年。江西按院臣徐養心。特題增修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十 舊尚廢稿 六 此蘇軾

卽遵奉施行等因。到臣。臣感聖恩。憐才。而因以自寬其病。劣職  
職之罪矣。臣承祖父之訓。篤心簡編。自詩生通籍來。恒時採襲  
記問。適值變亂。率多失亡。今遇日月重明。中興光復。欲紀先朝  
之典。誠甚盛事。臣雖德弱。焉敢不勉。但念干戈未戢。臣之義命  
合塗郊壘。何敢習安。而憲臣劉湘客。不以其爲椎魯。當與再造  
之時。旁求文獻之請。謬及于臣。臣滋愧懼。然病骨已憊。徒自憤  
誓。今憲臣請之皇上。憐之。而使專局于此。亦見聖朝無廢材耳。  
雖不敢謂雕蟲小伎。自修纂修。而臣命以閒冷。或可少延。臣罪  
以退守。或可少道。惟待病骨苟強。再請馬革而已。必乃驟加宅  
按。慚慙非分。政本機務。錄稱難勝。臣方懼罪日多。而病且不已。

四書大全奉旨刪纂。刊刻頒行。後按臣周燦復題。奉旨進呈御  
覽。隆武元年。冢臣郭維經特疏題翰林院編修兼御營監軍御  
史。不起赴職。遭變之後。隱居葛源。潛經拾遺。講誦不輟。更刊大  
全于深山。真一代儒者。今日之桓榮鄭玄也。臣與之交亦十餘  
年。知其酷好圖籍。雖當道徙。必抱經書。又嘗自著本朝實錄定  
本。此一臣者。篤行守節。博聞明理。名士碩果。無與頡頏。殆天畀  
之以徵中興之文獻者也。伏乞皇上特賜優擢。使之專意國史。  
或仍史館之銜。或拔置坊允之列。既資其人。又資其書。誠中興  
輔成盛事也。故臣因留守輔臣史學之咨。而并舉之。伏望聖  
鑒。采擇施行。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六辭入直疏 已丑九月十  
三平百上

奏爲屢蒙專使恭謝天恩謹更吐愚誠伏乞始終憐尤以安開  
病以免罪戾事臣前具濕誠乞請處分一疏奉聖旨朕經管州  
味瘡痍名賢尤贊中興共襄泰沃屢勅召卿殷於餒渴惟卿星  
駕還赴徵蒲慎勿固辭久羈成命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怵惕失  
顏懼愚誠之猶未能上達也已見臣史學自當盡職一疏奏聖  
旨卿篤志簡編時操鉛槧雖間開轉徙或有散亡而吳囊腹笥  
可當文獻蘭臺石室倚竹實深其卽早責蒲輪星臨史館所薦  
張自烈隱居講讀竊理著書仍卽趨召前來共襄修纂該衙門  
知道欽此臣感拜而悚歎知皇上動憐恤之意矣竊因徐應運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十 雜著 七 北藏軒

齊江北諸臣及臣父蠟九至崑侯領勅望其回鄉然後敢以私  
情上瀆聖鑒而三月以後退兵搶攘索息平西合家因病又傳  
臣父荷蒙寵命募力謝恩而梧途中梗搖推久之忽行人司行  
人臣冀之風齊捧勅諭一道皇帝勅諭輔臣 朕以卿文  
行黼黻一時潤色鴻猷實吞淹洽朝夕納誨亦惟博通蓋自監  
國嗣服之時代言頒布人心感泣勝彼奉天爰立之殷已基於  
此及歷官詹登揆席而卿復艱貞自處謙牧不前勅召再三尚  
稽翼贊朕以德宗未能相贊是以盛業有愆而朕既相卿乃復  
爾在遠一日未登政事堂不且使後世謂朕無異德宗乎且卿  
一代良史之才不讓班固而東京之盛實傳漢書今際中興圖

書室紀非卿纂述胡以炳然三代同風特遣行人冀之風齋勅  
敦趨惟卿卽日揚帆順流赴行在所朕終始典學竝望交修跂  
予之懷佇紆席褰欽哉特勅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頭謝恩慚惶  
伏地感我皇上憐臣恤臣之意蓋已至矣修史大典也亦開冷  
之局也積病以聞可養狂直以冷可免此臣前疏所求荷塞中  
興之一憂也勅諭比臣于陸贄則臣無切諫匡拂之功臣實愧  
之比臣于班固則臣無私著國史之嫌臣幸遭遇過之矣本朝  
王世貞私作史料焦竑私作獻徵錄臣今奉勅於前有光雖多  
病漂流焉敢不勉至於祿席翼贊之任才實不堪此所以奉命  
且三年而終不敢受也蓋論臣之分惟有馬革裹尸而慙骨支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十 雜著 八 北藏軒

離又無資藉修史之事乃其本職而時切烽火未敢輒言今旄  
頭落芒光復指刻臣可以老爲史官矣旣蒙明勅許其專領臣  
于僑寓調攝中便當思輯舊典或招博通之士與之分稽伏乞  
皇上收回閣銜免其入直以史局自隨令所在有司供其棗餌  
紙筆此則憐恤之至恩也臣自避兵入粵以來畱守輔臣與臣  
父同年念猶子而給養又多購書籍頗足溫考王隱依征西遂  
成晉書流離夢想時嘗比之方今朝廷急務在乎廓清一統史  
事尚緩何煩開局行都不以臣庸劣因材恤病使之專心則臣  
有發憤巖穴懼伏之餘紀其所知疑則闕之以續史料獻徵云  
爾隨還舊都問中原之文獻輯備采錄庶成一編此卽臣受齒

之事矣。豈敢固辭于三年。而侔榮于一日。竟汗顏疾趨。入政事堂。以遭議後世。哉。伏惟皇上始終垂憐。伏地幸甚。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十 辭謝廢稿

九 此歲軒

七辭疏

爲恭謝天恩。哀請臣罪事。臣苦辭歷年。未蒙鑒允。正擬伏疏請罪。忽接行人司行人臣方祥亨。恭捧勅諭一道。皇帝勅諭輔臣。朕崇承大統。紹緒鴻庥。朝夕兢兢。日思克還舊都。用光前烈。惟賴名賢碩彥。以弘濟艱難。共襄再造。今西北義旅已掃。氛東南士民望幸甚切。誠得累朝節義之臣。爲中原人望所屬者。入資啓沃。用裨匡勦。則嵩然靈光。具瞻中外。偉矣喬嶽。式藉聲聞。於以規畫廊廟。必能昭戮定之功。致興平之績矣。卿天人實學。忠孝世傳。鼎鉉弘謨。人倫師表。北都著節。南徼親識。備古今才堪四應。實望卿居端揆之任。理機務之繁。樹表于朝廷。則四方豪俊。知所歸依。發策于疆場。則遠邇羣英。共奮撻伐。纂修固屬鉅典。調燮更藉鴻謨。且卿以高節邁風。徒思承祀著書。後世必笑有臣如卿。朕竟不獲煩卿佐理天下。其謂朕何。今特頒勅。召令行人方祥亨致趣。其卽星言速駕。慰朕寤思。幸勿再辭。益深懸跂。欽哉。特勅。欽此。臣不勝惶恐叩頭謝恩。汗懼匍匐。無地自容。又臣第六辭疏。屢蒙專使事。奉聖旨。卿節義文章。久標海內。經綸事業。注望端揆。時事多艱。豈忍堅臥。纂修固屬巨典。燮理更藉鴻謨。佇俟匡襄。用慰飢渴。着再頒勅。趣召。惟卿卽日脂輶。以慰朕懷。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伏念自北都遭變以來。久當殉國。而乃以不污僞職。孤隱艱貞。上荷勅諭。再三褒獎。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十 辭謝廢稿

十 此歲軒

臣之未獲所也。益自悲矣。臣之苦曲。前疏已陳。實無分毫之功尺寸之才。何敢叨冒宰相。以誤國欺君。是以屢年控告。冀蒙我皇上之一矜許也。前承皇上憐臣恤臣。業專許以史局。而此時恢復爲急。開局可緩。日間車駕幸梧。臣引領東望。叩心如搗。加以天使頻臨。引疾滋甚。違命之罪。何待人言。臣惟有席藁請罪而已。既經公彈。而赧顏疾趨。忍冒廉恥。爲罪愈大。伏乞皇上重賜處分。或聖恩憐之。不卽膏斧鉞。則如東晉蔡謨三年不受司徒。免爲庶人。如此臣荷天地之德。世世犬馬無極矣。

八辭疏

爲詔使頻臨。臣罪愈重。謹恭謝天恩。再陳罪悃事。臣方附行人司行人。臣方祚亨拜疏請罪。又接中書科中書舍人臣賈胤聖齋捧勅諭一道。皇帝勅諭輔臣。朕以國家再造。寤寐求賢。必藉大儒以資匡贊。茲因小醜匪茹。雄詔失守。朕暫躡蒼梧。調發將士。則舒猷濟變。夾輔朕躬。非議具古今。節高天下者。不足羽儀一世。戡定時艱也。卿忠表四朝。身經百折。北遭寇變。則表箕子之明夷。身可殺。脰可斷。志不可屈。南遇。氛則尚西山之大義。苗可居。卜可賣。髮在必全。通數千年之興衰。治道本於經術。習二十一史之人物。學古乃以救時。亮識鴻謨。蒼生望其霖雨。清操正骨。百職仰其高風。允爲紳韠之儀刑。洵作朝廷之柱石。屢勅敦召。未見脂車。玆念于懷。匪伊朝夕。今命中書科中書舍人賈胤聖齋勅前來。趙召卿。其卽日束裝。以慰懸望。是非榮卿以綸屢。實煩卿以佐理。知卿必不就逸辭。勞致朕拳拳寤寐也。欽哉。特勅。欽此。臣惶悚至地。叩頭謝恩。懇戰限越。手足無厝。皇上之恩日隆。臣之罪愈重矣。自此山中一年以來。凡三蒙特使。臣有何德能。足以當皇上眷注如此。不惟懼。抑且愧。灰跡散之才。實不足以濟國匡時。屢年哀辭。何敢自欺其心。以欺君父。然世受國恩。涓埃未報。臣父萬歲守節。倡舉無効。尚蒙聖恩。擢加中樞之銜。臣兩遭開歸。皆半道而返。每一念至。中夜飲

泣艱難之力既無寸効而臣屢次抗違忝辱異數臣之罪固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伏乞皇上速加重法臣分乃安臣年來流寓轉側之地亦在邊疆伏枕荷戈等于待斃仰惟皇上迴日月之照憐其愚誠勅下廷臣議罪以肅斧鉞臣歟且不朽矣。

九辭疏

為愚臣罪方三請敦趨使已四臨謹惶恐迎詔恭謝天恩并哀陳請罪之愚誠事臣今年來接行人司行人臣方祚亨及中書科中書舍人臣賈胤聖齋捧二勅尚未復命恐懼拜疏正在請罪忽接中書舍人任斗墟齋捧勅諭一道皇帝勅召輔臣

朕漂搖江海篤望名賢臣弼朕躬以濟險難茲者東事未定西警方殷朕焦勞殊甚卿忠節見于燕都堅貞烈乎南徼鴻才碩望朝宁儀刑偉畧壯猷中外仰服藉卿命世之材以抒定變之畧屢勅敦召未見脂車機渴以懷匪朝伊夕茲特命中書舍人任斗墟前來捧勅敦趨惟卿凜此簡書即日就道入佐啓沃

以輔交修方贊中興惟卿是望慎勿再堅高蹈久滯東山致殷寤寐之思以重朕勞也欽哉特勅欽此臣惶恐不安恭迎詔書叩頭謝恩戰慄立僵無地自伏何皇上隆禮至此臣之罪誠不可追矣從來朝廷召用新下不遇降麻敦起耆舊老成方遣專使朕差出者大約以一年復命今一年之中詔使四臨而此數月中前使尚未復命而新使已至矣臣方請罪不暇有何德何能足當皇上之殷切乎臣之不可為宰相非獨臣自知之寄也人皆知之夫朝廷用一相必其心有以自信又必養其望使天下皆信然後參贊佐理內外咸服如唐肅宗之用李泌官不遇侍謀軍國元帥長史養之至于子孫朝乃相之德宗之用陸

贊備之爲左右手。官不遇學士。及復京之後。乃相之。然旋以仇直見罷。反不如當日不爲宰相之有益於恢復也。以臣之薄劣。萬分不及。必贊。然老爲史官。嘗備顧問。臣不敢辭。若望其秉政。撥亂。真覆餗矣。臣不惟平世疎狂。無益世事。兼且天性直率。動與物忤。觀閱受忌。無禍不歷。以言仕宦。竟屬廢人。卽自皇上監國時。臣議開創之政。一切與人。不合得罪。首輔從此驟遷。比時坊允少詹之擢。臣皆固辭。緣全陽忽降殊典。臣在西延山中。惶恐驚伏。再三自揣。不得已。謹拜少詹之命。以明繫心投分。有歟。無二。豈曰立其朝。居其位。食其祿。而後感恩乎。至於不次之位。萬無此理。哀辭四年。不蒙允察。此臣罪之所繇。日深也。前者東洋山文集前編卷之十 論議奏稿 十五 此藏軒

西並急。留守輔臣。時時見責。故有楚蜀之請。然病骨支離。毫無資藉。又臣所素告皇上者也。今中原好音。漸至。東西機局。漸就廓恢。臣又可以微洋乞恩。求賜處分矣。

十辭疏

爲請罪出于至誠。聞言適逢本願。懇乞聖明速賜議罪。以尊朝廷事。臣前後屢疏請罪。正在惶恐伏聽處分。而忽聞有彈臣者。臣一年中從不見邸報。此疏適有人自行在來。抄以示臣。臣讀而感其意。以爲此愛臣之至者也。臣本詩酒狂生。遭亂類德。臣第三辭疏引鄭祭之辭。史猶嘉之。業已熟陳哀控矣。四年堅乞一字無欺。君父之前何嫌。瑣訴臣性疎易。少頗不羈。嘗自行其至性。以爲淡于利祿。聖人所喜。而曠達之懷。可明謹介。故自諸生通藉。恒比東方朔據地之遺通。脫蕭然不修儀體。若曰慢世。恐不能免其罪一也。又好學古歌詩。高視遠論。爲世所嫉。學道洋山文集前編卷之十 論議奏稿 十六 此藏軒

未深。則筆舌招侮其罪一也。實無排時之畧。宜愛廉耻。既已自任其糜鹿。而又動勸人勿貪祿位。其罪一也。臣之家學。以淡泊恬退爲主。臣所自信者。惟此而已。至于修飾邊幅。貌應繩墨。惟恐有累官箴。不便瞻聽。此則率性有所不能。其罪一也。臣水石殘喘。尾瑣無家。自出苗崗。避兵入粵。依臣父執滯桂一春。嗣後在平西山一年餘矣。僦居散廬。上漏下濕。雞豕雜處。稿等山農。舊疾時發。舉室顛連。當道有司。從不聞問。此屢次天使所目擊者。若世之君子。責臣以爲安享。以視薰灼鮮華。盈門溢乘。恐世之君子。亦未必以此爲安享也。臣于患難。無所不嘗。膏肓之症。增發無次。然臣之哀窮。本爲才卑庸劣。叨留史官。已爲過分。何



敢冒忝採地。誤國苟榮。非直以病爲辭。亦前所上告也。至拜少詹之命。則臣萬不得已。受于西廷者。亦不敢大異。同於衆人耳。臣今請罪。正符斧鉞若黃冠野服。則聖人之殊恩。臣前引蔡謨之例。上恃浩蕩者也。乃者羈偃之地。俱是邊疆。萬分定避。亦安免獨計聖明御宇。已經四年。雖有幾時戒警。亦有幾時暇豫。以爲各路底定。扈蹕舊京。而此時臣未嘗不哀辭也。臣之所恃浩蕩。而少寬一等等者。此耳。臣今恒懼失魄。棲伏水次。專候廷議。卽拘司敗。更復何言。所望皇上勿降詔遣使速賜處分。卽是真憐臣。真恤臣矣。又以流離殘梗。總依覆轡。徒筆耕。無容欺隱。頽德之命。兩結彈章。若論廉耻。何顏可汗。伏乞聖鑒垂憐。从且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十 諸尚奏稿 十七 此藏軒不朽

菊菴妄言

一日制之當更也。端州之始議曰。以行在爲大管。蓋天子如總督羣臣如偏裨。不設百官。不用部覆。君臣同心。文武戮力。魚水之深。義猶朋友。詞林臺省。罷兼六曹。而統于政府。如漢之東西曹司。有所爲。則惟樞商之朝謀。而朝發。毋復文法紛紜。體貌隔絕。諸葛武侯引志曰。萬人必必橫行天下。是也。光武之在河北。昭烈之在漢中。此豈步太平繼統宇文之親哉。惟在講求。居重馭輕之術。謀臣灰土。羣策羣力。臥嘗而圖。以之鞭使雄傑。降盜招寇。無不可者。此謂橫行。故勢緩則居中布置。日益自強。勢急則姑避其鋒。或以進爲退。故有守之而徒敵。有棄之而乃取者。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十 諸尚奏稿 十六 此藏軒本冬之五羊是已。何也。邇方遠徵。能虛聲取之。而必不能守。吾緩其強。而攻其弱。坐取軍資。而俟中原之機。亦至便也。今其機近矣。下岳鄂可。下豫章可。取資於粵。可要在服人心。而鼓將氣耳。今日之至可憂者。百姓怨兵而望也。今欲使將自爲謀。而民與官自相爲保。則有守令兼將帥之一法。守令兼將帥則貳也。幕也尉也胥吏也。紳矜也。皆參佐行伍矣。監司諸官盡裁之。則其權一矣。行在不設官。而四方風望。盡下詔加銜。聽所在倡義。則行在官少。而西揭之源清矣。若疆圉之郡邑。則竟以將帥兼之。如古以將軍管縣事。其例也。彼自兼守。而以其戚驪爲令者。聽蓋自取其地。自也其田。則自愛其民。卽有他侵盜。彼必

護之而其地之有力者亦相附以守其寨。官有守險指臂之助。民無殺掠逃竄之慘。莫便於此。孰如選一市人而蒞其地。爲必逃之奴隸乎。此畫地以守之上策也。必當與土寨團練合而議之。

一日土寨之當倡也。民之苦鋒刃非一矣。性命不暇保而責其爲官乎。人先喻之保身家而後忠義可鼓也。江以北十年苦賊。民自爲寨。而官軍亦因之以偵探。至德安黃州土寨尤勇。大兵至則上寨兵亦則殺其僞署。如此兩三年。今且與孫守法相應矣。光固之間至今亦未降。若今湖南粵徽處處有險。如日者科臣李唐品之團守靈川山中。科臣蔣奇生之團守羅江村。

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十

雜著

十九

此處斬

一方依之若舊臺臣劉與秀之在永州山中。詞臣劉自燁陶汝璵之在攸縣山中。鎮臣黃金台之在道州。皆是意也。朝廷若倡使聯絡之。使所任賢紳富室爲之率長。固其保甲。明其約束。可以助官軍之聲援。通偵探之郵置。扼塞要路。基置星峙。往來正營。合符而行。亂兵則不得縱橫矣。各出其力。各守其險。官兵得專心于致勝。不費朝廷一粒一錢。而有猛虎在山之勢。此正與守令兼將帥之法相保相衛。而料地屯田。卽在其中。應詹虞詡有不爲家國當長城者哉。今當加銜獎勵已立之寨。而倡其未立者。其富家能出資團練。則授以官。若能率衆復一城。則竟賜舉人進士出身。蓋今日之可動人者。惟此而已。不破此格。復何

用手伏幸裁議。大抵此類事朝廷及機而獎之。則恩威在朝廷。若遲遲不行。將來人必自救性命。自相部署。則所損者多矣。

一日議餉當求其源也。言兵餉至今日難矣。然古人起事于危亡之餘。收合于散敗之日。豈無術哉。要亦出則因糧守則料地而已。料地卽料人。戰國動稱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則其說何居。後代李抱真在澤潞。李德裕在西川。皆用三丁選一之法。任光信都招兵。聽其恣使。祖述廩布。渡江惟在收賊事。當初起不得不然耳。所謂料地者。屯田爲本。而鼓鑄開採。次之。袁曹戰爭。中原爲墟。非有村邑之可掠也。一用聚祿。而軍用遂饒。亡慮間武侯之久。子儀之自耕爲行軍上算已。今兵賊猶午之餘。浮山文集前編

卷之十

雜著

二十

此處斬

耕種多棄良田。半蕪。誠料人爲兵以護農。又料人爲農以畫地募魁傑爲壘。率獎之以官。十分其四。官民兩利。則一郡之禾已足數十萬兵之饋矣。向年江北被賊比屋。逃亡官軍借民田耕而食之。成效燭如也。此其說又在以守令兼將帥。豪團土寨相須而行者。一日說士之當求也。朝廷之權有時虛尊而不能行者。可以說客辨士。談言微中而行之。故尺一之詔不如三寸之舌。定天下者未有不汲汲求此者也。凡人之情。不過過害計利耳。悚其大害。較其大利。然後引以名義。感以意氣。焉有不動者乎。彼有其謀。主有其親。曉有其所畏忌。有其所亂。國得其竅而入之。明臨

以朝廷之命鮮不合夫師敵亦可說况駕馭羣雄耶今之必  
衰合之圖識昭昭矣自開闢至胡元爲中華之厄閭豈有中華  
方數百年復歸胡人之理論元會運世我太祖開國起元曆數  
正未艾也今傳三桂率三衛入矣山東蔡琦橫絕南北漢中孫  
守法勢通德黃閩粵豫章全無兵英雄擁衆握權何不長驅  
下城易如拉朽獲無窮之利而有復土之功安民之德孰與曠  
日無聊咀食于山陬窮鄉耶嗟乎事至公俚惟降耳夫之忌  
猛將極矣卽爲之用高身盡良弓藏耳彼封王者何以不終臣  
事之乎且降者十半奪其本管別屬他部則縛鷄倍易命如懸  
絲丈夫何不爲張執李克用受王侯之利于平日享忠義之名  
浮曰文集前編卷之十 孫尚廉稿 三十一 此蘇軒

于萬世而乃束身受斃哉揣自說士陳之有不待其辭之畢者  
自朝廷命之則彼且索餉徘徊矣事如此非一端要見定天  
下者說客門謀汲汲爲甚

一日問使之當廣也無間謀是無耳目無耳目則聾而鳴金鼓  
盲而持旌旗耳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此言賓客間諜之  
用也敵何強弱何虛實敵將爲何將何隙所信何客也如此殊  
後能料之能使人聞之此皆以歟士效用豈望揚旗一察探之塔  
兵邪前者端州詔書東不及漳北不過虔何論其他英雄起事  
一隅而天下如指諸掌天下之勢全在中原今北地中原一輩  
正在猶豫朝廷可以遠置漠然乎大江以北江浙以西忠義不

乏持遠伏耳一呼則響應矣可弗一通耶間堵撫臣徧錫便宜  
達詔于漢鄧此最得機者也臣以爲朝廷宜多募義士變服蠟  
九布于四方就中卽有間諜之用若臣江北臣卽募人可以達  
之朝廷處一隅而中原義盛宜使之知所推奉此甚不宜遲也  
要之賞罰當是非公行一事皆足以收人心布一政皆足以服  
遐邇則遠方賢哲望氣而歸命拜澤烈士聞義而效死是又在  
乎宥密之地帷帳之中矣

自龍飛以來以礪礪控辭益未嘗一日立班行矣二月十五  
傳駕幸沅倉卒載病趨徑西延已乃知蹕全陽也鼠思泣血  
伏薦尤甚條此末上會劉客生使過西延因附一册丁亥清  
浮曰文集前編卷之十 孫尚廉稿 三十一 此蘇軒

明後十日初臣

議

此蘇軒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藥地愚者智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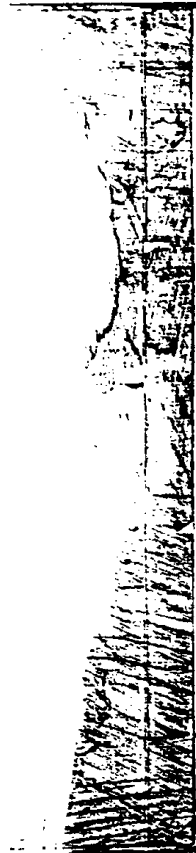
辛卯梧州自祭文

自甲申至庚寅無可道人以荷玕洞之縣絲流離嶺表十召堅隱不宥一日班行爲白髮也轉側猶崗以錫納爲歸路庚寅之間樓一飄於仙迴山不幸同隱有相識者係累胥及被繫而膠致之平樂將軍將軍率默德郡教尤惡頭陀露刃環之視此禍之不畏威而異之逼而誅之終以成自守乃供養於梧州之雲蓋寺大病垂危久而小愈無可道人自燃香而祭之曰生歿一晝夜晝夜一古今此汝之所知也汝以今日乃歿耶甲申歿矣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敬頌 北藏軒

自此而阮石巢之鋒乙酉三河之盜丁亥大埠之劫天雷之雷被左之遁非冬之平樂教場何往而非歿若自無始以來之道人視之邵子所謂虛過萬歿矣蒙莊氏日以齊生歿一灰壽爲言而乃嗥嗥于曳尾標社樹養生全其天若真有莫可奈何歿者夫曷知剖心納肝之爲大養生乎夫曷知雷首山之大全其天乎非不欲五岳不知所終而卒不能以五岳則即以鼎鑊爲五岳無不可也子平冥乎哉未之知耳天地不殺則無以爲生人獨以殺我爲仇也一何愚哉借爾傳舍開往開來白駒過隙速于遠客況今日者虎狼也水火也兵戈也文字交游之場皆可以膏唇而拭舌也歿不必一道卽以道守歿者亦未必歿汝

以名嗟乎世人其莫可奈何于此又安得不以生歿爲大事哉有以名敵生歿者矣有以氣勝生歿者矣有以一生歿之說遣生歿者矣果有真知其故者乎能以歿知其所以不歿知不歿之無不可以歿則此歿也誠天地之大恩矣爾賓王彌羅蜆秉劍謂獅子尊者曰既離生歿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又何怪王卽揮刃斷尊者首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象白山人言往世皆爲白衣以嫉法勝故墮戕于蜆乃今償焉安世高度却亭同學化廣州市少年又往會稽市上畢對皆以往世嫉法懟恨致之無可道人幸可以忘此此年來感天地之大恩痛自洗刮者也獨卷卷者白髮望之久矣尚未得一伏膝下姑以逃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敬頌 北藏軒

勾吳爲解是則白馬曇照之所呼苦苦者耳因起而歌歌曰風飄飄兮雲莽莽地之下今天之上香烟指故鄉今安所往未能免俗分鳴呼尚饗



祭直之弟文

余漂流七八年。冀比幼安火鳥得歸白鹿之堂。詎意漢山一飄。竟櫻維繫。乃聞吾弟之喪。且三年矣。舉聲一號。謂之何哉。痛定作詩四章。以天之已乃爲位。祭之以文。曰。嗚呼。此何時。人何能不。此何時。石何爲。天蒼蒼。天蒼天。何竟使吾爲獨子。獨子在膝下。猶可言也。顧乃分背歷年。而限之以數千里。遙望高堂。瞻瞻。曷已。以吾弟其才。可以出入乎古昔。而凌獵乎書史。可以湖海。可以桑梓。可以丘壑。可以城市。既仇俠而離奇。又突梯而翫。萬無奈何之時。有若則猶可以破巢爲門戶。以蓬蒿爲甘肅。胡爲乎一病不可復救。母乃還居巢之背疽。而莫教大心之不視。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一 祭類 三 此義軒

等切聲原序

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所以爲氣者。無有無。說天地之天也。氣發而爲聲。聲氣不壞。雷風爲恒。世俗輪轉。皆風力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易。獸得其一二聲。而人能千萬聲。通其原。盡其變。可以通鬼神。格鳥獸。蓋自天感應發於性情。莫先于聲矣。故聖人立文。字以配之。作聲歌以暢之。制音樂以諧之。其通語言。定訓義。猶其教之最明顯者也。流傳至于祝由。而去災病。長福而召風雨。皆其遺也。五行之位。西方屬金。主聲。納音起焉。故等韻出於西乾。今數千年。而秦西復以西音入。其例可以互徵。中國文字之教。獨盛人未漢於耳。順其講此者。不過守初譯之字母。沿守溫之所加。或增或改。各執其方言。終未嘗有較然開明之論。使天下便之。所謂通華梵。僅通其彷彿之義而已。九州之人。對面抵掌。嘗不能解。又况言及通鬼神。格鳥獸。歷唐宋至今。無慮數十家。千數變其法。而終不明者。其起何最。日未盡善也。彼或強別以傳會前人。或創改以便於所習。半屬遷就。遷就而窮者。亦自以爲不知。即欲一暢其所便習之理。終不善說。試問之曰。前人何故爲此。不便者。唐宋方言若何。漢晉方言若何。因以推三代方言若何。宜其無詞以剖析也。晉定漢釋。已承吳音。休文一編。唐宋宗主。沈或折衷于越音。而後世精此。惟吳越之牙。吻與沈韻合。如今韻。雖作。然以天下之大。兩畿十三部。獨聽命

于吳越數百里于寓內當百之四五耳天地鐘人之氣遂偏至此豈通論乎智常論古今動植器具各物事變得失人之賢不肖學者必學而後知東坡所言于夏之日月當矣義理聲音則人所自有今人具五官發諸心出諸口與無量聲音王之五官無異也與伏羲神農之五官無異也古神聖無師可受無書可考何共通天人誠物性若是人與草木皆芸芸天地間草木猶上古之草木也人獨非上古之人乎良以習便隨俗未嘗自窮其統理氣之理自盡其無有無之性耳有人焉通而明之世又互相非是上者守典要以爭之而不知所爲典要者有上古之典要有後世之典要上古聖人不得已而爲之立名此上古之典要也今且傳於世者不備已而補之已而就所變更者附之後人不能遠推則愈傳愈失遂以訛誤爲典要者有之此人忽欲廢典要而言聲原能免妄造之謫乎此人曰廢典要而後能言聲原通聲原然後能言世之何以爲典要耳必且盡讀世間之書盡察世間之言然後能旁引曲證以明各代各方之所沿變故先立一近法近法明乃能以近推遠以今推古也近法莫先于起例起例者借一事配一音而字窮音混故令字以圖之唇舌腭齒喉又各有淺深內外送氣升收開合之位不立例何以狀之與人言口吐而不合舌擗而不下如是而已矣談勾股和較之法使無甲乙丙丁之號則安知其所指爲誰耶近法者

先就天下之大取其近者折衷爲一法猶西儒入中國而忽創字父字母之說未嘗不相通也使吾能暢言吾之近法使吾能盡解吾之近法何難再舉此法以論法前人之法由宋元而唐而晉而漢則三代以上庶幾乎夢寐矣漢唐之可據者當取各箋注各詩歌各論語以證之無證者則以此證彼由華而推梵由回回小西天蒙古之字母以推大海陀羅尼豈無端乎惟其有近法起例可比可辨則我所不能明者後人得因此以著論加詳數千載之下億萬里之外皆可對翻小則明文字之音義一貫而知大則知無聲之原以盡聲音之變和樂律通鬼神格鳥獸神而明之六通豈欺人哉道寓于藝小即藏大易包天地而以著策名字母括天人理數而以象藝名惜無衍者邵子以天聲地聲和聲知之乎有無而形氣形爲物氣爲聲形色臭味皆氣惟聲至神與物相表故足以推萬物之數通萬物之情陳確菴廣祝氏淫之說亦一端也愚者之作聲原起例也欲凡有聲者各自知其聲之原因知聲即無聲者善適其用而又非以聲即無聲荒學而蟲豸也無量聲音王其嚙夫夫必默散漢愚者習識于梧州之永全

匡廬名字疑

唐盧綽言秦立廬江郡山因此名以禹貢山海經爲斷不必匡君廬山疏非之言漢武始立廬江郡潯陽在江北晉永興乃以江南名潯陽何言秦漢潯陽有廬山乎山海經廬江出三天子磯入江彭澤兩又曰三天子都韋在閩西注云在歙浙江出焉水經又云潯水出三天子都以爲疑按吳神廬注南濱言率山爲三天子都都一作鄣陽水出浙陰水出彭蠡一作漸江乃浙之說山海經廬江彭澤柴桑之山甚明史遷曰予南登廬山漢書年表北界淮潁畧廬衡爲淮南顏籀曰廬衡一山名衡山記云武帝南巡以衡山遠乃移南嶽之祭于廬山廬山則廬山爲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此藏軒

江湖之望由來矣郡地更割史略于古傳以禹貢山海經之近是其曰廬山古南鄣山謂之天子都則因彭水出三天子都而訛也亦曰輔山九微志云周武王時方輔仙去惟廬存謝顯碑云匡續修煉虎溪之上七百年輕舉周景式云匡俗子孝當周武王時唐類函作匡裕子希胡元瑞分爲二人豈知續說爲俗又訛爲裕地方匡聲近音周武王時仙去廬存殆是一人傳疑亦可山水圖在何不可以質論潘謂山因郡名皆謂郡因山名廬江者合廬山九江而言也智更有疑焉禹貢紀州必表大山易有彭蠡入中江之處廬山歸然而反略者數淺原云在德化朱子非之智按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言華之專也象不象形易

廬爲專左傳三周華不注山如華之專也不專數古通孫愐曰淺流疾貌平聲猶漸漸之類勿泥淺淺也原古源字廬山如華而澤最多其爲專淺原乎或稱方輔山皆專音之轉又一證也謹書以俟後之遊覽者古今相傳必用名字傳虛成實疑之者誰不知實際而掃名字猶然誤也闕疑于傳疑于證之者誰



向子期與郭子玄書 係炮莊二書

世皆以君竊僕書補秋水至樂易馬蹄行世或譽君或詬君君將謂有功于莊子乎哉爲此言者將謂有功于僕乎哉請爲君釋寃以釋吾之寃莊子者可參而不可詰者也以詰行則漆園之天蔽矣莊子歎世之溺于功利而疚心其始又不可與莊議爲此無端崖之詞厄之寓之大小重之無謂有謂有謂無謂使見之者疑憤疑憤不已乃有旦暮遇之者鵲之與鶩也椿之與蟪也禾零也鶩懷也嬰臂鼠肝也會則直會不煩更僕豈特天道天運爲正論末後敘六經而悲一曲爲本懷乎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雖曲爲之解亦終身駢拇而不反者也况以註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玄議 此意新

名膠膠然曰我莊子知已也寃哉寃哉當莊子之瓊瑤連朴其書非以爲名也即欲傳其書欲傳其純者大者耳非欲傳莊子也即傳莊子傳其所以爲莊子非必蒙城之叟也鴻蒙拊髀崔羅河伯望洋而歎北遊服隱弁之默童子指七聖之迷老龍歟矣曝然放杖支離無脈攘臂全人何處非華封何處非新沐以爲竟則皆竟也以爲孔則皆孔也天皆天也人皆人也莊子猶向子向子猶郭子不知千載上果有莊子否果有蒙城否而且辯詰莊之爲向耶郭耶僕固不受矣君胡爲乎受之世之以莊子解莊子者非知莊子者也不知者以爲迷此自樹時辯耳知之者以爲欲人之混沌也果如此乎是徒以上古之塵垢塗轡

近之耳目莊子之寃愈不可解矣人生天地間當立天地之前回天地之後以其前後捷之俄頃反而自問何以謂之我何以問我而我遂我其我何以爲官天地駢日月之我天地何以有我我何以即天地何謂無我之真我久而一視我還我我不自知其我又何容所謂無我真我者哉號爲混沌我不應也無物而物物者誰與遊乎物物無物乃與物冥循乎大變故無待而常適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指正屈時屈無待也指正伸時伸豈有待哉齊生歟齊無歟無生者也齊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以齊爲冥者非冥之至者也冥之至者又冥其冥無所謂無生歟也無所謂無大小也不聞其言乎師天而無地其不可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玄議 此意新

行明矣果必有理人倫相齒天地之行聖人取象焉非曰靜也善故靜也不生不歟之環寧疑始無始用心若鏡重圓天遊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得主矣恢詭矯怪道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適得而幾矣因是已是之謂以明照之以天參萬歲而一成純未始有即庸有者也以明者即止其不知者也吾故曰莊子者始易之風而中庸之魂乎方圓同時於穆不已森羅布護即無待之環中也雖不可詰何核乎詰不見天地之詰混沌乎卦策之詰太極乎文王繼轉伏羲之環而錯之孔子顛決文王之環而雜之老子塞無首之環而黑之莊子恣六氣之環而芒之此與子思以代錯並反對之環孟子以浩然克時



乘之環有以異乎。庖丁桑林。真中節者也。蝴蝶栩栩。真踐形者也。問禮柱下。服其猶龍。何乃退。艸春秋。遠議議近。成之訓。此非尼山善學青牛者乎。可以知襟袖良尾。非怖歟。苟且之謀。矣。以刑爲體。誰解此刀。以禮爲翼。誰怒而飛。寓宅而致心。實無所逃于大戒。此莊子新發。辭齊戒之。矧以利用春秋之獄也。其抑墨胎申屠也。特欲安庸人之地步。誘人勿貪名利。乃可曲全耳。豈謂白刃不可蹈乎。入水之丈人。何稱焉。嗟乎。伐木殺鷺。材不柯之閒。久歎之矣。將安免乎。將求免爲人乎。天地不能免爲天地。聖人不能免爲聖人。人奈之何。求免人乎。謂路免行迂矣。謂路免塵也。乎。哉。謂海免波迂矣。謂海免水也。乎。哉。知必不免。不浮。口文集後編卷之一 敬齋 十一 此藏軒

符其主而物于世。而宗應道遙極矣。龍雷倨堂。不張皆備。南榮遂忘其問。溫雪不可容聲。參道遠之先者。誰乎。吾友阮嗣宗。令處分致意之真率。之于巢由。喬松之醉。神識者稱爲至慎。叔夜讀莊子而增放。卒以不免。然則世之不善讀莊子者。皆誥莊子者之過也。僕固不受矣。君胡爲乎受之。竟哉子玄。

### 惠子與莊子書

施頓首。子休足下。自僕著書五車。時足下從不以所著見示也。待僕歟。而乃布之。快口辯耳。以其友爲罕悅。又使後世影響之流。揣子休汲汲傳其友。如此。又不苟誇其友。如此。嗟乎。古今激湍。若是。沉誣豈可量哉。鼻上有聖。吾拭之耳。不勞君之運斤也。謂僕相梁。恐君代其位。而三日搜聞。得腐鼠之嚇。而後以魚解之。僕不白冤。此乃足下自遺。諒耳。曾有畏好友奪位之人。而能爲君質。又來唁君妻喪者乎。揮斥天地之士。一當富貴而色室怒市。尚曰達士之友。鄉人齒冷矣。以君所敘僕語。大一小。一方生方歟。皆非妄也。正反相伏。對而舉之。適得其常。人自不悟耳。即僕之舌。濃濃此者。又何獨以撻。腫據梧。堅白無用。偏送足下。臨深以爲高乎。不得已而生。生不得已而用。用而有用。莫不用其所用。無用則不必生矣。無用固有用。而有用者。詎可廢乎。據腫者。欲以不材終其天年。忽遇野燒。忽有伐山通道者。忽能取大木。果海以禦蟲。不知能終天年否。且君既齊

壽歟矣安所見夷比之非大全其天者乎貪生畏死者天地之情也。君實畏之。猶夫人耳。乃爲此親生歟之說。突梯自解。因以排刀鋸如飴者。貶之爲名。君獨不好名而著書。何爲著書而刻意爲奇。附淵藻之文。何爲。大宗師終倚戶之哀歌。何爲。望知其解者。萬世猶旦暮也。何爲。本不知聖人喜用生機之故。名空不避名之故。未嘗不欲功名事業也。惟恐功名事業之爲世所忌。而豫避之。以保其電光石火之華囊。乃竊最高之門。顛倒日月江河之規矩。而述之諱之。混則易掩。鬼則易晝耳。有物有則之倫。倫理也。猶日月江河也。卽未有天地前所畢具者也。聖人因時行之。以濟民行。後此千百世有聖人起。必有以補救鼓舞。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氣類 十三 此藏軒

之時也。適也。君罪聖人耶。何不罪天地。不得已而有天地。乃混沌之所爲也。何不舉混沌。君之言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吾亦曰。竊仁義者道德之賊。竊天地者混沌之賊。竊混沌者非古今之大賊乎。竊仁義與竊混沌其竊一也。誅盡世之名。以自爲高。不可及之名。誰容君誅。君何不混沌而姓莊。何不混沌而名周。何不混沌而字之予休。將誰稱之。世之凡士。千而才士一。才士百而精禮樂者一。凡士安于不知。而才士求知。才士之巧。剽剽剗剗。而禮樂之家。原原本本。此所以逾少也。中和中節者。則又千不得一。參惡拘而樂放。惡難而樂便。君之言高矣。而放者通之簡矣。而便者通之。不煩終年考究。不煩終日

操持。向也力不能偏。心若惡之。行不能合。夢若遙之。今有此掃。斷一切之詞。而乃傲然。惟所欲爲。而莫敢難。世更有最便最放。最不可竊詰之術。如足下之門者哉。足下得計矣。以爲後世之情。必樂我而奉我。我足以駭古今。而得不可朽之名。卽有正色隄防。起而責我。終不勝才士之內憐。而外護之。足下得計矣。雖然。足下苦矣。足下寬矣。參世之愛足下者。皆不能學問。不能事業。不能人倫。而詭托者耳。足下有至性。托托乎托矣。豈復有至性乎。幸有惠施爲告。世曰。義精仁熟。而後可讀莊子。蒸清六經。而後可讀莊子。則莊子庶幾乎飽食後之茗芽耳。不殊。君既寬聖人。以寬天地。而終以自寬。遂爲混沌天地之大賊矣。誣一歟友。何。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氣類 十四 此藏軒

足雪哉。所太息者。以可以救世者。而竟誤世也。僕之麻物。物本自麻。舍心無物。舍物無心。後世必有希高恥厭當務。專言汪洋之心。而與物二者矣。道何道。謂其由焉耳。由之謂用。通乎晝夜。四分用三。其不用也。所以善其用也。衆人苟用。君子正用。聖人皆用。皆不用。畸人惟鑿無用之用。而不顧天下有用之用。別墨有專守不用者。歟人也。無始予天。而天不能用。則不肖天也。天子我而我不能用。則不肖子也。苦縣大耳兒。守財虜耳。君反執之以警治家好施。與人同用者乎。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踈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畏于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圓。枘不

鳥之影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始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此吾激天下之辯。而辯吾之所不辯耳。日新之天地。必且以此等爲迷。世奪人之奇方。而自吾聞之。吾不以爲功。吾又何事耶。物既隨天。天亦隨物。天且不能自主。吾又何得不隨。吾自信吾者。有口斯食。有目斯辯。食還其食。不以累腹。辯還其辯。不以累心。偶爾著書。不必傳。不傳也。人生此世。貴不虛生。士不讀書。而免虛生乎。寓而不居。卽有而無。用光得薪。莫若書。伐毛洗髓。莫若書。士一日不讀書。猶一日不食也。書獨簡冊也乎哉。自古以來。乃讀混沌。天地之書者也。仰觀俯察。且坐混沌之西席。授天地以章句。而謂其不肯讀書乎。世鈍且怠。或匿不言。以爲沉靜。寔未能通。故囁嚅不敢言。言復爲人所難。不如以不言難人。自吾五車者。論之均不與道相涉。而公道有大分數。不可讓衆。盲萬世也。不可匿。絲毫對簿。默容巨僞。非艸木蟲螟則姦究耳。至人無情。無不近情。旣以蛻俗蛻空。而不娛詩書。土白也。乘物以遊心。不遊何寓。且何塵垢非神明乎。不者壽其肉。不者煉其靈。明者笑曰。聚終歸散。存終歸亡。適得怪焉。以數千年爲數日。狼籍人間之歲月。嵒嵒之暮。卽稱彭祖。何苦五十步笑百步耶。道本無得無不得。生斯世也。不知亦然。知之亦然。知之乃受用。其不知而不爲談生歟者。所惑耳。生如是生。歟如是歟。生卽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敬頌

十五 此藏軒

不生歟。卽不歟。人寓于世。世寓于人。吾隨吾之所當。以自適焉。適然語。適然默。才與不才。能暢皆暢。其不可易者。神孝其天。忠其首。知命俟之。素其時位。與世疴癢。以濟民行耳。人或不能如聖人之所爲。又不知聖人之所爲。爲卽無爲。遂專廢其當爲。爲其不當爲。而苟曰無爲。然皆聖人之所養。而食聖人之天者也。乃敢輕唾聖人。遂使小人藉口縱恣。爲天下害。則見破者未破此矣。急于自受用者。倚混沌而掃天地耳。倚一氣乎。一氣中有理焉。如王統僕倚一身之外。無餘乎。官骸經絡。秩敘歷然。不紊也。天下猶一身也。子休自云。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皆本然。卽皆當然。止有當然。是爲本然。無當然之本然。本然又安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敬頌

十七 此藏軒

歛豈不悖哉。道問無應。卽器是道。象數徵理。數以度用。夫皮其數而中節者。卽不墮諸數者也。權衡者。貫混沌天地之體也。仁義者。貫混沌天地之神也。政府立而宰民。并宰君矣。學問傳而辯之。卽養之矣。使其續續不知古今。以受足下之駭。則而獨容足下之單詞。是禁州木不花。江湖不波之條約也。謂吾五車窮天地者。累則以寢室窮混沌者。其累無以異。謂吾治耳目以適心者。累則看耳目以剗心者。其累無以異。會知不累之累也。耶。會知累亦不累也。耶。丹必不能不華。華必不能不芳。而人免生歎乎。自謂生歎。自生歎。足以免生歎。則五車寢室。免同一免。不免同不免。聖人之空空。聖人之富有日新也。五車何累焉。都亭浮山文集後編卷之十一 五類 此義軒

祭姜如須文 譚城萊州人崇禎庚辰進士  
別如須十餘年。從萬夙一稱還故鄉。知如須在吳。謂可握手翔。佯詎知竟不一見。一尺之書。亦未獲將。嗚呼痛哉。涕既千行。憶如須丁丑。逃江左而得余也。猶余壬申西湖之得卧子。皆以時用大雅之聲。合奏撫掌而起。庚辰同籍以兄事我。自此始。兩人之心。如乳投水。每歎士不好古。詩亡久矣。君當軼駕君卿之滄溟。更盡其變。以諧溫厚之音。音中金石。諷諫淵感。縱橫佚蕩。稱質管氏出。或竝轡。飯則共几。擊盞達旦。豪呼威里。早朝則御橋賦月。入市則構書落紙。又負奇氣。慨上視初除行人。拜鑿碑之疏。誓除逆先。天下以爲謹論。而宵人早已切齒。感時事而乙其處相對。嗚邑而已。詎謂踰年。北極焚燬。子美先使。既濟矢歎。奔就君親。而黨禍發熾于同里。老親命之遠遊。歷瘴海以轉徙。淪鋪被繫。復蹈刃而至。此惟可以告君。君奈何其不我俟。嗚呼哀哉。哭何能止。沸騰之中。傳侯光僦。燕于吳市。往來專諸之墓。酌酒太伯之里。有詩歌古文數千篇。時時播流人耳。嗟乎。變以世盡。變至無可如何。而繼之以歟。此豈特以錦錢集爲蒼天之所以吞吾子乎。余既膠致之斗室。自以爲外黃之車。聞起辭槍。不能期白馬。而莫泉橋之廬。乃以累筆寫此哀辭。惟心而歌。不知其爲變詩。焚香上天。如須知之。

虛舟先生傳

王虛舟先生諱宣字化卿金谿人。生于桐城。少負才不羈。與先叔祖玉峽公諱大鈞系亦城公諱大任丙辰進士爲友。通志好古。爲詩歌文詞。凌轡晉唐。上軋周秦。一不第。遂棄舉子業。儻然高蹈。自號虛舟子。桐自先曾王父講學。先廷尉公倡之。先外祖吳觀我先生好參究。合三教而一之。先生往來壇坫間。無不微言解頤。也米公友石。聞而交之。中年學道。屏絕室家。以易爲終始之學。寢處其中。米公曾爲序其風。姬易遵行世。世尚功令。越于時之業。未有好其書者。後老于桐。智十七八。即聞先生緒論。曠觀于世。嘗詩書歌咏間。引人聞道。淡者微之。象數其所禱者。多言物理。是時先生年七十。益深於河洛揚京關節。無有能出其宗者。智方弱於詞章。得先生之秘傳。心重之。自以爲晚當發明。豈意一經世亂。遂與先生永訣哉。周農父言先生往來姑熟曹梁甫。惟目少眊耳。近百歲乃即世。有遺書在桐之下鄉左氏處。一日脩然告衆而化。自非澹于環中。烏能倘佯此捨囊而全其龍德乎。其言無之而非道也。不以道爲名。道不出于通晝夜而知而不以知爲門庭。發明微言。旁通指遠。不局紫陽之撫範。而恒以紫陽之好學勸人。近代公甫達夫。標之曰主靜。說者以爲近于禪。虛舟子曰。禪無問其近不近。亦知主靜之竝非禪乎。六十四七十二。皆一也。一無動靜也。杳杪而言無極者。極括其天地。

而扞格其太虛者也。詡詡曰道也。理以窮而愈支矣。斯言也。豈不足以水鐸千古乎哉。世愈下。道逾遠。止以赫奕利達論人。不則以聲名門牆論人。宜先生之書不傳也。況遭此兵燹乎。故記其大指于此。他日攷其道言之存者。爲白諸名山。

書顧人正幅

爾東顧人正折節學古有年。豁然以其心與往古與天下明善與人同之故。故先與鄉之學古者。崇台南。蔣萬爲。張珍仲。陳蘊生。陳殷六。諸子。麗澤同事。各其社曰與社。與之時義大矣哉。標季相與。豈獨奎奎與屬。即翹明方聞。樹道論文之壇壝。未免拔來報往。或卑疵而前。或汲汲戚戚。詎保終始。不悖泚水鼓妖乎。夫人不能以心相與。由不明其本也。忽然相與。絕不知與往古相與。與天下相與之故。莽莽然以情斷。斷然以聲。此典謨黼黻之所不能備。而著龜鍾鼎之所不能信也。雖昵無間。而增名高其心。逾不可知矣。一往之士。因以絕世。孫登。焦光。郭文。皆羣易。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賦類 三十一 此藏軒

孝經通箋序

愚嘗言孝學教覺皆本于父。父者兩中五之交而效之也。天地交而生子。子效其父。始爲肖子。易覺天地而六子盡孝。又固卦之孝子。卦固太極之孝子也。聖人者天地之孝子也。而後天者。先天之孝子也。聖人憂後世。多不肖之夢。不知生歟終始之易簡。故樹孝爲先覺。而大呼於天下曰。此至要之準也。教學之鐸。于是乎命。唯者以雷萬世矣。天教人曰。生生成成。尊卑承。輪春秋後終而復始。此可以明代讀終始之學矣。故曰孝無終始。孝以效天地。則孝在髮膚之先。孝以覺古今。則孝在身世之後。使十二時原反。元會。因二不二。豈更有他道哉。那谷者。薛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賦類 三十一 此藏軒

名于鬼瑣迷爾熏熏赫赫。高高奇奇。而根抵之真。反忘所自是。故聖人以孝爲無名之大名。以燒之。此固推千古之高奇熏赫。而還人歸本之烈炬也。人子之生。成波靡也。豈在刀鋸幸免。以倖無敢毀傷乎。自毀其戒。即傷其天矣。自辱其天。即傷其親矣。生歿之幾。皆始於儻忽之惡。慢儻忽。即成天下之過。怨貽禍。國家流毒後世。誠堪橫歎。真可憐生。今使之子不敢惡。不敢慢。磨吹毛劍。而大地之險阻。平矣。閭巷。不能不護家庭。以爲顏色。齒暴至矣。亦不能揜其天倫之肺肝。眾中呼之。必且面赤。暗室覽之。必且汗下。况稍知尊親無忝者乎。是知禮樂制度。不過表孝子之舞蹈。兵刑地獄。豈能比孝經之迅利哉。更生發嚴父。浮山文集後集卷之一 敬類 二十三 此歲軒

配天之誦曰。天者父之天。子尚不敢有也。資於事父。以事天。資于事天。以事地。資於事父。以事母。資於事母。以事兄。覺孩提愛敬一念。太極儀象森列其中矣。始以自嚴。則父子即是君臣。無不受敬。則君臣即是父子。更生苦心。迸裂至此。其真取髓滴骨矣。視天夢夢。雖夢中覺夢。不猶愈乎。果能夢見無終始之孝子。必爽然通于神明。曰。莫孝于心。吾孝吾心。吾孝吾天矣。自神明其續。無先後之天。即神明其嚴。父事天之天。遂使萬世爲父母者之天。皆不負先天之大父母。而各嚴事其無生歿無終始之天。豈不大快孝爲戒宗之梵網。豈不大暢孝爲教學之金口乎。此謂先覺。此謂至要。此謂大報恩。

書周思皇紙 遠寄之弟

庚寅冬。余既被繫於仙迴山。膠致平樂。一管環刀錢。而衲子怡然就刃。故其師異而養之。麻城思皇。聞來視余。自此移蒼梧雲蓋寺。思皇遂相朝夕。中間主者。勒書趨降。矢歿不應。又環集選者。連及它事。數數瀕歿。寺僧有遠引者。思皇皆左右。未常避。越二年。兩粵注一章金等。無不暇信。施尚白。自其直指。因得聽之。鼎湖桂林。忽亂嶺表。倉皇念此。不急歸。謂十年孤隱之意。何竟獨從。尚白度嶺。惟思皇從。蒼梧法屬。俱不及相携矣。壬辰八月。止匡廬。養瞽目。匡廬就遠。公社養親者。子穉。伊可懷也。思皇爲余先報白鹿。明年元正。余歸省子舍。既已不能。某葉燒庵。又半生重累。累係之白下。嶺之雲蓋也。圓具天界。掩關高座。又踰一年。思皇自其家。溫洪潰流千餘里。而來鉅之余。感其意。何以爲贈。請書年來。所以感天地者。書以贈子。可乎。曩以蒙莊之懸寓。適安樂之環中。嘗曰。道不必聞。外無不可。生歿小事。時至隨順。何足膠膠言之。然才情所發。輒多撻擊。自北都守甄蘇之節。歸與趙鼎同。寬老親命之遠遊。從台宿歷太姥羅浮。苑結過當。仰視天。頽視地。發聲激齒。山石爲之崖隤。巖湍爲之滿射。若無所可容。其怛怛者。七年中五變姓名。展轉天雷。被左赤嘆之間。卒封刀於平樂。畢命。俄頃而大笑。自若。豈非天地之爐鞴。鍛鍊相成就耶。加此一年。比前三年之大笑。自若。進乎平乎。白浪稽天。

浮山文集後集卷之一 敬類 二十四 此歲軒

鏡然可鑒。圖數市而歌謠窮求通。還之時命。知之斯安之矣。  
益信於吾之大恩人也。非爐鞠如是。烏能親見於無所生。  
即無生而受用之哉。思皇負蹕絕。其遠鑒能超然于世網。獨托  
志乎古昔。家有先人之田園巾箱。而又出求天下讀書聞道之  
士。俯脩往來。何所不自得。無何有之逍遙耶。然旁觀天地之爐  
鞠如是。又聞我感天地之爐鞠如是。則共和用光得薪之指。其  
光必更灼灼有進於生平者矣。是以不辭渴筆。爲滿此紙。遠過  
匡廬之傍。見同棹而返之賓明。拒家見藏明寄頌之稿本。并以  
示之。珍重此爐鞠時。正當有火發之事。斷勿以無所事之逍遙  
爲自得之極致。一杖盡止也。賓明湖口孝廉王必述也。稿本梅  
應建之頌也。

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一 敘類 三十五 此歲軒

擊磬集序

紫泥張氏以擊磬明其四言。坤五氏舉石以立辯。謂其誦然而  
止。不啻婦人。以問紫泥。紫泥然乎。我讀其語。蓋巷伯小旻之流  
懷沙惜誦之變。而短歌碣石獨漉善哉之調也。察其時。蓋君子  
聽磬聲之時也。樂記曰。辨以致於君子聽其聲。其所思者爲何  
臣與。古之人或有志於時。時於忽乎。不可以爲爲之非其人。即  
其人。不迫致於。然且無辨之者。淪胥以鋪。謂之何哉。不得已。託  
之于聲。以爲傳言旅市之比。悲矣。又不致自悲其悲。或矢歎以  
傳其文。或齊生歎而慰之以道。此皆休心於聽。致歎之聲者也。  
旁觀者僅曰。不得志於時。此豈知其心哉。或曰。磬立秋之樂。夷  
則之氣。故易以悲。嗟乎。苟習咫尺之便。未嘗一驚心塗膏曠壑。  
琢浮瀛之石。縣招仙之閣。彼且植耳餘憚。與閨軫臨呼等。不謂  
栖栖之矣。乃得之荷臾。異乎哉。今察其時。又進乎擊磬之時矣。  
聽此聲者。尚不瞿然生歎之間者。何人哉。反復無已。以專門生  
歎。不當復聽此聲。吾請以山河大地爲磬。以無孔錢椎擊之。不  
知其碎與不。張文時爲莊節公之弟。瑞星之叔。選昭代布衣集  
百卷。自定紫泥集五十卷。終之以此。可以知其人  
矣。

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一 敘類 三十六 此歲軒



范汝受集引

汝受詩歌樂府纔麗大表永言大雅不事鉤鏤不豔纂組風度翔武黃初以上使二十年前希脆鳴煬亭下必且與之搯拏而談河梁之望痛竟陵之望耳矣奈何哉于九死之灰灰爆之而欲其以生灰之說說詩也一切法法而無一法詩何嘗不如是則請以詩知生灰知生灰無他灰其心則知之矣尼山以興天下屬詩而極于怨怨極而興猶春生之必冬殺之以鬱發其氣也行吟怨歎椎心刻骨至于萬不獲已有道之士相視而歌聲出金石亦有大不獲已者在存此者天地之心也天地無風霆則天地瘖矣噫詩不從灰心得者其詩必不能傷人之心下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家類 三十二 此嚴軒

人之泣者也明允曰窮于禮而通于詩聖人知讀書之士無如其性情何故以詩爲風霆以激之當其節宣哀樂不能入也世之情其性者任情而爲詩不知中節未嘗持志耳詩也者志也持也志發于不及持持其不及持以節宣于五至中則心與法泯矣法至于詩真能收一切法而不必一法以詩法出于性情而獨盡其變也不以詞害不以理礙其下語也能令人灰能令人生專門生灰之家衝口迸出鏗然中乎天地之音況能以不變變者詩而不自知其詩而出久生灰者乎由此觀之詩固隨生灰起生灰之演幾也幸哉二十年前不言言之二十年後此言詩者之變乎以不變變亦隨之謂爲詩家之風霆也可

孤史序

自有天地未有作孤史者孤之有史其見天地之心乎知天地所以托孤者知生灰矣故其友序之曰張子年五十有八先自祭與于訣而今不灰無可道人年四十有四庚寅以僧被繫於粵求灰不灰自祭之遺書誠千而至今不灰兩人得毋近以灰論天地者哉觀易至十貞悔之際留碩果反下而長至得元此其天地之托孤于小大雪乎振古終今立天地間而不負天地者卽天地之孤也雨潤之而又霆擊之勾芒之而又蒸鬱之繼且吳落之彫傷之必墜其實而稿爛之乃已是何用心之辛整耶天地曰吾以成吾孤耳孤而能以天地之心爲心者始不負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家類 三十八 此嚴軒

天地矣以天地之心爲心者能灰其心以學天地也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吾輩下地時卽時時以灰自存存矣吾故知天地之知吾兩人不以灰論天地也天地亦欲托此兩人于雪中耳兩家之子但知其父爲天地之孤則可以讀此史矣

靈前告哀文

嗚呼痛哉何以至此極也崩裂又崩裂矣刀頭潛竄而拜膝下  
甲申之五月十日也。有入方憐韓洞見休而臨安且賊忠簡矣  
大人命我遠遊奄忽十年兩歷淪喪以祇支過法場僅乃匡廬  
歸省一月又逼熅火以閉關高座謝之詎謂博此一場之終天  
絕地乎哉不肖之子罪無逃矣大人通籍四十年爲官八年職  
方忤魏璫撫楚忤楚相楊嗣昌晚歸三徑發明秩序變化之易  
以繼明善公廷尉公之學無疾而逝何所忝乎爲子者竟未能  
盡一日菽水之職又況過河三呼彌天皆血之時不得親視舍  
歛瘞地自絕復何及耶嗚呼痛哉自恨少不能學家學空事博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欽類 二十九 此歲軒

雅音日徘徊怨訴無忌卒以佞詩感時見犯樞密爲門戶家所  
撻歟而中之辰辰大人在西庫中傳大司馬語及顛末此男之  
罪不可解者一也當是時徒傷吉祿控疏之愚且行魏邵賣郎  
之事庚辰辛巳沙堰兩年不曾稟命大人而爲之權柄場敵翁  
舌洞喝因破荷薪之產罪一也大人與黃石齋先生園中講易  
而不肖子不能入此猶然悲歌忼慨妄談時事開卻要津大人  
已賜環召對而并研惡之阻樞貳之命罪一也大人既出濟上  
男爲范質公中堂所薦與魏于一陳百史先後召對德政殿不  
勝狼狽刺譏時弊大犯物禁故大人屯緩兵急兼請召券之陳  
不允男請纓疏亦閣不下不得遂從父戮力之志蓋人以其平

素詩酒潦倒不自鄭重憤作壯語嗤其螳臂罪一也甲申三月  
十九不能絕亢乃爲三木刺剝之囚冒厥得聞比蔣沈之潛竄  
五月十日泣拜膝下時方擁戴不當與議指激北伐而平日之  
忌者誅之黨案又翻致令大人不安乃命遠遊歷台蕩轉太姥  
泊五羊遂此九年連侍溫清而權奸吞嚙剝牀以廬罪一也雷  
都忽天興倏端江爲五成陌男與粵督參差寄隱漂泊羣華沂  
桂林過武岡入直之命屢使敦促而終未一立班行家鄉傳聞  
遂令大人有于相南海之嫌迫令索歸受盡委迕洗橐倖免罪  
一也繫出平樂法場之後冰舍二年乃得放還匡廬追冬歸省  
僅僅一月操江逼之出三省又逼之出惟矢涅繁閉關兩花遂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欽類 三十 此歲軒

遠子倉罪一也大人寄信曰安之所以安我也忽忽三年易簪  
之際竟不得一送破關奔喪違問法雲有例乎祖踊襲絰無髮  
可指無地可入罪通天矣合明寺之陽舊卜佳城治命卽事禱  
土攀柏之餘念及遺言合綢時論且以自盡畱其殘喘耳嗟乎  
忽言至此更有一痛家有數千年正決之壘而復不能俾仰木  
吾且行異類託之冥權是又將誰告乎不覺直敘聲已復在惟  
大人在天之靈式馮鑒之

宋子建秋士集序

不見子建。又十餘年。忽寄其集。遠來命序。發而歌之。號曰秋士。悲哉秋之爲聲乎。時以秋成。風以秋變。士蓋以悲爲性哉。非以今日秋也。生爲才士。則已秋矣。集目始于壬申。則余初過雲間之歲也。當是時。合聲倡雅。稱雲龍焉。一俯一仰。不自知其聲之變矣。子建嘗累書戒我悲歌。已甚不祥。嗟乎。變聲當戒。戒又安免于建曰。彼然不欺其志。已耳。詩也者。志也。從吾所好。曼衍以窮年。變不變何問焉。忽忽崩裂。以沒郡青巖餘骨。過轅文之塾。子建開後園。執其手。泣數行下。聲滿天地。變不變乎。自此轉仄。鋒鋸法場。餘鯁頭。成此十餘年。感天地恩。痛自創艾。梓中塞齒。洋口文集後編卷之一 歌類

三十一 此彙軒

然且啾啾變不變乎。今讀子建之樂府。古今諸什。極逸終老。詠懷悼舊。何其蘊義塞淵。以溫厚之聲滿天地也。以子建數十年詞壇老將。白首抗志。三湘之樓。稟樽如故。副書充棟。已不易矣。天又予之兩才子。楚鴻漢鶚。以手筆事親。吾子建坐享張子明逍遙之福。皎然不欺其志。豈偶然哉。樂記曰。發者直已。而天地應焉。嗒然者衝口。直已而已。曳縱之聲變乎。鼓椎之聲變乎。皆衝口也。御六氣。負青天。遂自以爲決死。一生灰矣。何春何秋。猶倚戶而呼乎。悲與不悲。以悲慰。以悲戒。一也。變本不變也。大椿合春秋以爲春。蕞叟合春秋以爲秋。一以爲棟。一以爲桡。柏其黃葉耶。爲秋士者。初不以黃葉自委也。子建汲古好學。譬比

備編三老不殺父子鼓舞以古今爲膳。啗無業其業是始終以雅道風世。不以變變者也。善乎維節氏之序之曰。平者粹者豐者靜者。悉從咏歌文章生得其道。可以伏處不恨。當其至端寂如稿葉。一塵一芥。幾會所開。惟其性之。是以志之聲滿天地。是不欺者無可道人辭題

洋口文集後編卷之一 歌類

三十二 此彙軒

周易時論合編後跋

重覽癸未跋忽忽十五年。老父歸臥環中堂。時論又再易稿矣。時乎。尚何言哉。小子感天地之鉅鍵。刀鐸百洋。瘴癘歸省。復遇燬火。錢限封關。老父則無不以生。死相反復也。不耻衣衾。不忘滌盥。習坎繼明。懼終始矣。痛此終天。古今皆血。既已。剝爛黃葉。緣無所避。合編未竟。通命諄諄。時當病廢。墓廬碌越。命兒編錄。薪火而已。嗟乎。環中寂歷。善用維時。拂迹者。膠柱竊真者。荒蕪。統御謂何。獨立亦未易也。姑曰。委化悶無悶乎。果不可以莊語。而以卜筮象數寓之乎。差別難窺。賴此易準。待好學者。淡幾而神明之。存乎其人。同時哭笑。

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一 文獻

三十三 此藏軒

讀書通引

聖人以可見傳不可見。三知終于知言。心聲也。風教也。鐸在讀書之士。何容避耶。象數表法。書之本也。未有天地。道之失。爲前民用。表而教之。因有制用之言。因有救弊之言。因有通變之言。哲士有審幾之言。謀士有遠事之言。忠諫有曲喻之言。失志有頽激懣解之言。教亦多術矣。中衡既立。四達旁通。甚者逼人。遂有充類顛倒之言。至于各物稱謂。則訓詁家也。徵覈譬比。則考索家也。諷歎悲怨。則騷雅家也。載古今之得失。則記事家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文屬情生。筆起勢決。宛委覆折。以取餘波。詎免于齟齬乎。道以人宰。言主維世。太上太簡。則輕藐禮法。偏黨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一 氣類

三十四 此藏軒

吹索。則周納文。漢著述。以摭摭成家。恃才以偏鋒快意。大道既裂。各護專門。以訛傳訛。因便巧託不通。其故能辨之乎。理之事之。虛其寔寔其虛。言人人殊。約而舉之。曰正曰反。曰冒曰析。曰質曰通而已。必知其全。乃能知言。果其知言。則辨亦不辨也。七略四部以來。天人陰陽禮樂名法器度藝術。以類相從。然各高其所知。則叱其所不知。設謠之流。爭差翹忽。非有是非。是又有是非。偏有是非。全又有是非。交網倚伏。巧曆不能算也。後之言事者。何暇知源。言道者。窺豹一斑。習泥成見。或爲畸異所炫。刻舟以求之。劍去遠矣。文士尋行采獲。銅章棘句焉耳。詎能穿紙背乎。愛惜所加。寬誣古昔。不之恤也。夏蟲語冰。雖極辨聖人。猶

之狎侮也。聖人之于天地間也，其有所言耶？其無所言耶？其言即無言耶？何以然？必有所以然，其究也不得不然。三而一之，一而三之，或謂或不謂，有謂無謂，矯枉而矯矯，枉可以折中矣。得訣歸來，正謂有分合正反同時不相壞者在也。易大傳曰：象其物宜，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唯漢唯幾，即唯神矣。學記曰：道而弗牽，則和強而不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自離經辨志，而知類通達，謂之大成，不於其類，安知其會？不于其會，安知其通？不知其通，安行其宜？會者，會其類也。引觸者，所以通也。多之會多，猶一之引一也。遊五都，登崑崙，失其鄉井矣。物之觸物，猶心之格心也。步日月，歷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彙類。

三十五 此藏軒

古今，豁然呼吸矣。然非上智，必由困衡，不由困衡，易能淡通天下之志，志能繼乎？執兩以竭之，藏三以排之，欲其淡造自得焉。爾今夫身經險阻之士，覽史論世，設身處地，一觀古人在患難中，我湯火矣。適古人得志揚眉之時，我披襟當雄風矣。歌咏所適，神爲之解，耳目爲之儵申，手足爲之踴躍，送易水者，髮上指冠，是子長之髮指也。是即萬世讀書者之髮指也。漁父歌滄浪，遂去不復與言，是屈平之鼓枻也。是即萬世讀書者之鼓枻也。聞一知十之縣解，乘雲氣，負青天，何足以爲形容？又安在其古人安在其爲我也？乎哉？使膏梁讀之，所見無非頤指也者，不惟鴻鵠將至，周章其事與姓名，即與之句櫛字比，日數行下，掩袂

欠伸矣。凡人之志，順則爲溫煖，艱所爲逆，則爲佗傑，拮据所奪，淺猶難之。何言乎淺望？其止黃鳥思棠棣，躍龍馬通晝夜耶？語上語下，相去何啻九等？故曰不陵節而施之，謂孫時教必有正業，不與其莠，不能樂學也。研極之至，蒸化有無，刻畫虛空，如數一二，如是觀象，得之繫表，我與璣衡九宮若相疾痛，苛瘡時時搔之，輒手之于背，然者是故大無外，細無間，舉而宣之，秩則有司，說則君相，并包天地運之掌上，甫言不可典要，即曰既有典常，既曰樂以忘憂，又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全藏于密，以前民用，代錯不悖，更何疑焉？倫必對待，道以事交，此代錯也。禮嚴樂和，此代錯也。書戒詩興，此代錯也。春仁秋義，此代錯也。所讀

浮山之集後編卷之一，彙類。

三十六

此藏軒

者書也，能讀書者誰乎？以可見之六經傳，不可見之六經，此代錯也。若然者，正所謂分合正反同時之易也。孔子與諸高弟，未嘗一語及勿何非易耶？嘗言立禮禮，即具樂爲其合外內也。小子何莫學六詩？詩即蕪書爲其善引觸，鼓性情也。物必有則，當則與否是四二也。因二即春秋也。易一其中矣。一入志林，漸摩鼓舞，氣質不知其化而化矣。操履不知其和而和矣。出以濟國，處以善俗，業立行達，無泰所生，仰事俯育，通于神明，匡坐絃歌，足以引年，朋來不愠，足以忘世。人尚不知此謂讀書之寔務，又能知讀書之神于用虛耶？士既時乎刪述之後，左圖右書爲吾省力，觀察建攷莫不一揆，又何必高言碧落之秘本，棄環中之

萬卷南面托于泥龜水法施固陋乎士之簡畢農之耒耜也所貴會通引觸彌綸言先君子不器能器其器豈器以矜道哉不好非知不樂非好天地四時爲我田宅經史百家爲我播穫不欺以爲種好學以炊之與萬世之士於穆于講習中其樂至矣。

文受序

邵子曰春秋盡性之書也漳浦公曰春秋聖人忠恕之書也宗一公曰無是非而能因天下之是非也因是非而能轉天下之是非也轉是非而能藏天下之是非也自鄭樵咬助陸淳趙匡以至今之郝京山可謂辨矣吾廣之本師定爲存俟要不出于孔子之一懼也香鼎李子少受此學于姚現聞先生而晚貫一切見成之指其編既成屬愚者指其大略豈非欲人忘指而即以指指者哉愚者噴然曰漸有希無體無寓有謂之不落有無而不離也體離乎是大反因是爲公因故明不落不離之宰以理其形神道器之用夫婦也鬼神也卦著也禮樂也費隱也理事也皆一在二中者也天無先後中有條理前用正經不落其不落矣豈貪沈洋之泥龜而執儻忽之黃葉哉表夫婦本有之公好公惡以安養其夫婦鬼神之天而麟角之袂拭日月矣天何言哉春秋冬夏焉已耳聖人玩易之時義而以春秋律之見諸行事淡切著明不名之曰冬夏而名之曰春秋此何謂耶一年酷寒酷暑爲日不多餘皆中和平分之候也直謂之春秋矣名春秋示中和也董子治春秋而指其微曰一中配二至二和配二分東方和北方之所起西方和南方之所養此中在和中之指所以明一在二中之指也知此兩端用中舉一反三之指皆歷然皆寂然矣一切見成者公好公惡之一切見成也寂然

者不二。歷然者不二。不一者不二。則歷然即寂然也。寂歷同時。豈含歷而寂哉。即歷是寂。又豈有作奸作惡者哉。聖人懼充類之憎苛。伏冥應之闕。嬪則竭高狼顧。真率歎矣。故垂木舌。轉此風雷。盪洗萬世之目。以吞吐亭午之夜氣。天有何例。而即以一春一秋例之。春秋無通例。而即以民視民聽例之。苟信天之必春必秋。而此民視民聽之懼也。則隨諸家斷之可也。隨人偏舉文定斷之可也。隨末世經義之協於分菰可也。法言曰。不見天常為聖人之筆舌。以民徵天。以天治民。人苟知此為忠恕盡性之書。因之轉之以藏天下於天下。斯固本無是非之可得矣。推虛空之座。巡禮林之地。以權稱物。以平用權。苟能指之。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敬類 三九 此義軒

笑也。

即是忘指。蓋古今是吾李子之一懼。則盡古今是吾李子之一

貨殖傳評題詞

白白齋貨殖傳評。吾相姚康伯先生筆也。一生恬澹寡營。師事吳觀我宮論得其別致。為人狷而狂。能自遠而不傲。何芝岳相國極重之。然一無所干。時時讀書。偶有所著。發詞儻邁。先祖廷尉公最厭放佚。然時稱之。愛其人也。晚年左夏子館之。為抄其書。令明山樂廬中。重得此冊。反復數過。淡刺人情。以反衍為曼衍。頽激生波。令傷心之士。荷徨起舞。時方炮莊。因作而歎曰。于長不得已而寓之貨殖。于休不得已而寓之盜跖。苦心堤岸。誰解此乎。得無有誤解之者乎。白白曰。好古者好其款識之文。規製之妙耳。豈以銅價哉。貨殖傳垂數萬言。謂無一字及富可也。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敬類 四十一 此義軒

今人竟欲以富當太史公。是附銅于太史之門者也。况欲以盜當莊子耶。藥地愚者。更發一笑。

易餘引

三時以冬爲餘冬卽以三時爲餘矣。大一以天地爲餘天以地爲餘。然天分地以立體而天自爲餘以用之卽大一之自爲餘自用之矣。片散羽音商之餘商者宮之餘五音爲無聲之餘無聲發聲發聲不及餘聲之一也無聲者且與之用餘矣。然者道之餘法立而道轉爲餘以神其用矣。然者生之餘生者歟之餘以生知歟以歟治生無生歟者視生歟爲餘生如是生歟如是歟視無生歟又爲餘矣。人適所用以無用者爲餘知無用之用則有用者爲餘矣。不以有用之用廢無用之餘豈以無用之用廢有用之餘耶。易無道而前用者善用餘也卽餘而一其體用者也。知因二圓三旋四中五之爲大餘乎。知三十六四十八之盡其小餘乎。幽明萬變縷於指掌天道人事措之飛躍貞夫一則餘皆一也謂之無一可也。一皆餘也。舍日無歲舍餘安有易乎。幾其畫後之有餘必淡其畫前之無體幾淡其後卽前則神其無前後矣。逆數順理三立三與則用餘無餘而有無之見水消矣。或徇餘或避餘或立餘與無餘而棄之皆非知易者也。役物刻迹是宋人之守株也。厭岐求齊是斷見而續鶴也。兩不立而踞其最竊仍是涓蜀梁之影而不免於黎丘之殺其子也。大義既著乃可微言。物物不物於物者視之何義不大。何言不微。然善世宜民藏通於質貴舉其切方近譬者耳。苦爲塵封情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易類

四十二 此藏軒

錫如塗塗附未能爛反頤決不肅則膠故別路旁通之。置之歟地而後生蓋習坎困蒙之存乎疾疾也。惟其病病是以不病。厥學而後絕學之極則是善也。故以志學爲砥石不被外轉。倫之經之始能立本。自爲藥樹乃能勿藥。知而從之從其志矣。大成之苑何往而非天游乎。其曰是吾憂也是其樂以忘憂也。自憤以憤萬世是其隨緣放曠也。精義成事卽絕義事。知其起處卽與儔侶。天中衛室自有這得之當當豈在長袍屠剿無民之酷案。貪溺謠髒縱脫之羽旄藏身電激以專門裨販黃葉乎。詭隨旁睨肆其狡逞。蜜捷天地鞭笞帝王遂令風竿相沿悍然不顧以善爲諱以惡爲榮。毋乃假平泯以率默食人乎哉。無不以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易類

四十二 此藏軒



燒其薪火。以因應還其明。艾而惟容乃公之懷。常古自覆。聽其代錯矣。孟子之于諸方也。先擊之而後駢之。既塞之而乃備之。兩不由而時任其雙風。蓋淡於學易者乎。不能反復於一。在二中而酬酢以用餘。則動輒者執外。限負者執內。徒炫畫前而遺落畫後者。通執一而廢百也。徒守後即前之倏忽。漫汗無漏而忘諱治漏。不問通志成務者。尤執一而廢百也。外也異也。百中之一耳。況其通邪。生害乎。知其蠹賊。收其蛭蟥。祭猶勸曉大地。皆藥養其成用。容彼遁矣。勤食其力。自無害矣。不知不能者。即與知與能者也。與知與能者。即不知不能者也。然全與全不之并包中。不核乎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之類辨也。知即不知。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藝類 四十三 此藏軒

能即不能之合喙中。不核乎知而自以為不知。不知而望其致知。能而自以為不能。不能而望其成能也。八千歲之大椿。既不足塞螭蛄之耳。豈畏饑噫食得之鷄豕。詭厲曠代之麟鳳耶。悲矣已矣。厭常喜新。亦風力也。不因之不足以鼓舞。分藝成材。皆臣職也。知有天王盡威若矣。地之大也。人忘之。太華瞿唐驚奇峭矣。殊奇峭皆地所載也。天之高也。人忘之。奔雷隕星。若有駭者。殊奔隕皆天所覆也。遂有大其地而罪人之分九州。辨風土者矣。遂有高其天而罪人之歷星辰。列干支者矣。源之當窮也。豈謂僑守甘泉緬菴。題為知江河之源乎。流之當窮也。豈謂梓處沃焦歸墟。乃為盡流於海者乎。汴漕者汴漕。江漢者江漢耳。

道不遠人。不知即遠。習俗將宰。直告誰信。苟非以不耻衣食。自竊其退飽。不忘溝壑。自欲其天淵。牆高基下。與惡必裂矣。靈艸護門。尚恐不勝。招並降。渠復何望乎。聲卻雲梯。墮垣蟻穴。為淵毆魚。宜其三星在罍矣。神武其齋戒。神明其幾。漢貴知因濟。與民同患。不因不濟。何用易耶。責人不暇。言自責也。直道漸滅。膜視不仁。辨而不辨。豈得已哉。古之人有顯肩者。有黜輓者。有燕山者。有海至者。有伏下宮。經煙火者。苦心衛道。寧望人知。知我罪我。萬世猶旦暮也。萬灰一生。封刃淬海。餓有瓢飲。樂得隨流。多刳此業。終也。不如緣其疇人之世業。萬方此一路也。何所免於道人之孟春。三且不收。一唯自信。果有餘乎。有知易餘之言。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一 藝類 四十四 此藏軒

先者乎。可以餘消餘矣。偶聞何生當士平公之問。答而錄之。或有問答。或無問答。如問問答。無問答之故。十二世後。自有問答者。筮餘之。曰。爰有一人。合觀易。兔在旁之中。不圖何住。無人相似。矢口有自。因樹無別。與天無二。章統十千。重光大淵。皇覽以降。過不惑年。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藥地愚者智隨筆

五老約引

素逝之士以山水爲性命何必其山水何必其不在山水乎。各有不得已者哀樂不能入也。于平于夏相約以五岳老而發兩不如一何如之歎。是誰傳之。彼如歷封刀于青巖極潛窟于交管火島而還。德洲傳一鳴于王谷。其爲五嶽何如耶。九夙劫灰顛沛苗鐘壬辰得離粵寢息病匡阜。開三疊路上五老峰。庶幾于驛欲約同心而終焉歸省鹿湖。兩遍燭火。竹開墮龜三年。樂應澱血又三年。哀何能已。適在浮山藥地。夢五老爲五嶽之老。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藥地 此歲軒

題余杖以樂遊嗟乎。夢何能已。藥何能已。遊又何能已。夢中告曰。五老峰下。雪浪奔雷。何其怒也。五老峰上。浸天拔地。何其曠也。誰能一怒一曠。而一其仁智之二樂乎。樂何能已。種藥之孤耳。惟有灑此上池。組此雲峰。續白蓮青松之王賓。播不欺之種子。天下有傷盡古今之心者。約歸于此。約又何能已。或哀其樂或樂其哀。何不可以哀樂之夢爲藥。而享其哀樂不入之山水也耶。五嶽之老歌曰。組纓得力。山天不知我。則隨風葉遊叶之醒而如約。是亦哀樂不入之藥夢也。聊當和詩。自有和者。

正叶序

邵子旋韻而歎曰。其知道乎。一行配聲。有淺幾焉。嘗以古韻悉曇太西。合之拱溫康節。乃知天然之叶。本不容造作。而享其中和者也。世守沈約以唐宋皆頒行于體。詎歷代沿習。無知其故者。挺坐定中原之響。洪武正韻。加以入聲。崇廣敬所傳。朱子韻。郝京山約爲十二韻。陳鵬庵析爲三十六韻。皆因正韻而折攝之。正韻爲宋文憲所訂。雖細切未改。而中原之氣大暢。時宜正叶。不獨同文也。豈有天下之大。惟從數郡鼓脣乎。轉注假借。無往不可以叶。天然相應者。時乎宜矣。以此唱和。夫復何疑。通古通沈。隨人自廣可也。浮山之孤序至此。而應曰。悟不二不一之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藥地 此歲軒

公因乎。叶如矣。叶即當矣。如如當當。叶二爲一者也。環韻而起於冬。中和以平。心法寓焉。呼與吸叶。開與闔叶。有聲與無聲叶。通晝夜者貫之。兩間皆氣也。所以爲氣者何。在子生歟也。喜懼也。天人也。理事也。虛實也。中旁也。頓漸也。統辨也。世出世也。無非代錯之交輪。幾也。皆叶其中。皆貞夫一也。平心和氣而善用之。不期而叶矣。心氣偏倚。平何容易。黃帝知風之自。寒伏雷火。表叶蟄于冬至。陰洛新洛。表四五六之獨順也。冥風之順乾也。叶用又于天地門戶。見心制權。聖人得其幾焉。生於憂患。以成養。生因懼以制其喜。因喜以神其懼。聞足以戒。激怒亦中和也。孤孽哀鳴。怨與亦溫厚也。聲氣風力。心光相續。塞于天地。有

主之者臣奉于順鼓舞盡神發即未發之中節魚逆流易習風  
叶其本叶焉爾遠社易堂一時鐸應托孤妙叶我歌可乎莊生  
曰欲當則緣于不得已永言論志衝口隨類比興寂感何非浴  
萬世而風之也哉干叶二五支叶二六聲先叶律言以五七奇  
統偶也上叶騷雅隨意短長倚闌在今何爲不爾衍之寓之或  
以爲均不或以爲啞鐘已不得已又何所避

遊梅川赤面易堂記

程山秋水三牖止山言赤面三巖冠石之勝先走信回梅川令  
愚者過焉女岩頓黃介五竹遂遇于宣語遂日而彭選士來相  
晤矣乃從頭陂越秀嶺望仙橋臨鋤口渡乘筏下梅川未至縣  
二十里望羣峰如劍戟在甚選士導我步入小峽憩長亭其山  
如果連盒上爲玉皇殿對面峴崕不可上者乃赤面也喜欲覓  
徑通土云且過金牛洞洞在三巖之趾傾崖疊雨洞如赤城少  
息一飯乃過穿田至人彭躬耆出迎少頃林磬齋至留宿樹廬  
語至夜分樹廬者因一桂樹而廬也林磬齋居冠石明日陟前  
岡經東巖穿小瀑乃上磴置梯入開其山石若幙故名冠石自  
製茶日白水香艸亭款客愚者歎曰在此蓬萊中與門人于  
弟畫耕夜讀豈容易得哉二魏相過遂上易堂經一線天至赤  
面峰下如千尺幢如桂府獨秀山四面懸立惟南裂一縫如蟬  
口僅容一人鑽石絀水綬汲而上中半爲樓再百步從井出其  
巔橫廣百弓長且里許易堂在其圩阿東房居之此山之顛有  
石池汲泉飲在此和公結宇焉易堂之後有谷聚水冰叔稱爲  
勺庭其有立山神廟旁有兩廡廡望三巖頂菲屋參差呼聲相  
聞而危巖絕不可即招手在此與仙何異志所稱金精十二  
峰此翠微也金精在真竹岩之下前作樓仰洞簷如水簾後  
則大士崖實連卷如橋閣相傳而英辭吳芮而仙去在此土人

砌其石大爲開以禦亂也。三巘從迤稍廣。止山與李咸空、彭天若、逸士皆縉纓若麟次別建一室往來過從。丘邦士、李少賤別從鄉至躬菴之坦胡心仲訓逸士子。通簾作塾就談信宿視掌廊然積翠富饒豈不快哉。蚤暮鏗聲穿松濤來。則圓通巖之鐘鼓也。其路從冠石之腋入。圓通之背爲雷屏路從水莊入。各一谷也。冰叔設帳于水莊。迢適山之溪橋。一村隨流。分軒設榻。且息決旬。因語集賢諸巘。縣水之奇。送我再遊。由玉皇閣過陞十旦爲青陽洞。洞臨龍潭。早祈雨者取神水焉。相望爲飛泉巘。人從石廊入洞而瀑注之。如吾浮渡之金谷然。側上鳥道復有小瀑橫過集賢巘。巘最高廣可容千人。其瀑數百尺。自簷墜谷。大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巘類 五 此巘軒

似龍湫。但雁宕自剪刀峰入。而此從溪洞內向外坐觀之。不見注潭之狀。其搖蕩裊如則同也。僧以竹筴引歸小池。便瓢酌耳。此巘之頂有田。田後石崖亦有二瀑。布古建園。今圯矣。伏虎巘在兩巘之間。松杉蔽之。結室爽塏。愚者因畱臥此。陰月每隨日陰。倚杖聽瀑。天地之供閒人不既多乎。丘邦士來語象數有神解。因以研極望之。魏石牀來忽有二漁之奕客。愚者觀之。與石牀一咲而已。山水間不作談道語更勝。然惜不得石牀爲少文圖也。郭山庵主體湛不迎。遂越東坑。經磨盤岩。山石兩層相次如磨。磨之蹊。土人棧閣圍而居之。再入爲溫氏岩。其溜十丈。上有小湖。主人不在。不暇登矣。稍南爲仙洞。迅雷墮之。北行至

四圍山口。入郭山則幽栖平林也。觀旂金玉間來下帷。版屋開牖。諸公當直。愚者安之。而壽昌遣人至謂黃龍背新築一藥地矣。愚者奇此山川。因約記之。曰梅川之望爲蓮花。西山一帶分枝衍翼。頓起諸奇峰。挺拔谿衍。自黃頂至蟻嶺。長四十里。殊似武夷陽朔。所少者九曲與灘江耳。山石質稍峭。然絕壁峭立。不沾寸土。漩突洩窪爲小窠穴。不可勝紀。其山根皆四斷不相屬。可以周行。特荆棘塞之。亦有流礫。嶮窅難步。是其繁也。志所載金精云云。烏盡其十分之二三耶。又奇者諸公或土著。自城依巘。或流寓。種植自給。二十年來各携全家。踞峰頂讀書懷古。敷衽嘯歌。扶義古處。有茹肝澡雪之風。山川以人發光。良不虛哉。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巘類 六 此巘軒

愚者踞南北而登易堂。幸有三世之易應畱此津逮之窟矣。因用宋筆寫此數圖。而記其後云。

河部集序

在端桂之茂已曾焉發因厲使疏節烈以上聞戴敬夫其同里也茲詳余隱于西觸痛爲之一歌今聞竹開見其于務旃無忝如見其父又爲之觸痛一歌劉存宗編河部集已山梓之屬余弁之余不忍讀且以墮三反甘一灰灰忽忽終天絕地廬墓合山無忝重跼天下復抵我不擇地而與之梓州祀土此痛何如黃葉燒空惟一寔地頂踵直塞自不容已作而嗥曰敬夫丈夫其子丈夫子冷風刮骨聲滿天地爲之再三歌其所歌愈歌愈變愈變愈和此吾黨學道之剛也神武不殺之劍淬之以懼今日葉病憊此吹毛吞吐毫端其可避乎庖丁四顧善藏卻于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哀類 此藏軒所淡歎也。不覺觸痛而亨之序其不容自己者耳其生平淵學實歷懿事不及更僕俱在集中嗟乎三十年前上江聲氣切切對江則秋浦宜鳴諸子江北則歷陽有孺發敬夫與敬邑數人倡和前輩言岳鹿友天樞諸先生與先三世時時提撕其風俗如此乎成事半守成報其人之天則已矣痛則安能不痛所爲河部痛而慰者有此頂踵直塞之丈夫于在能學道以事其天發願轉天下人學道以報其親是爲河部慰也爲上江慰不特此也爲天地慰又成已書。

炮莊引

于嵩開卷一尺便放何乃暗醺三十季而復沾沾此耶忽遇破藍荳艸托孤竹開祀包櫟苗一枝橫出曝然放杖燒其鼎而炮之重翻三一齋藥會通易餘其爲藥症也犁然矣讀書論世至不可以莊語而危之寓之支離連狂有大傷心不得已者士藏刀於才不才背負青天熱腸而怒冷眦而笑筍之干霄某之破凍直塞兩間孰能錮之天以戰國報漆園之天也乎哉厭常駭新偏勝嫵快中道腐矣直告不信故寓之別身焉繙譯錄之波瀾熏游子之耳目使盡情僞自觸痛耶吹影鏤塵取其蔽帶曾有外於生處有無者耶推墮溟滓喪其是非使人怒不得笑不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哀類 此藏軒得聽其自已而享中庸上天之載此固剛柔四克之奇方耶自莊生後數千季評者衆矣或詆其或擊節抑揚樽樽疑如顏滑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此固剝爛彌縫旁通正變之冷竈耶浮山藥地因大集古今之削漆者芥桂碗礪同置藥籠彼且贏糧揭竿與之酒濯彼且踰位聞楚與之警效彼且屠龍削鑿與之作目彼且簪餌變冰與之伏火彼且甘寢秉羽與之消閒隨人自嘗而吞吐之愚者不復一喙果有整粉唐許貌姑者不容聲矣或問古人云大地火發始得與逍遙遊進一步乎退一步乎曰炮。

東山俗民和五老約題辭

余來西江四年。聞有俗民無冬無夏。一布通裁。不與人辨答。人就之。雖須捷句。者無忤色。不畜一卷。而好作詩傳。平叔陳少游與之倡和。篆刻圖書。間寫山水。動隨天機。不假師法。其詩創發下。慮天馬引履霜操之意。獨臥東芙蓉山古廟中。一野人爲之粥薪度日。有年所矣。此非公和。殆叔夜乎。今年遊麻姑。來見資聖。其懷甚真。自言有病。非藥所醫。和五老約。一夜傾瀉而出。天昇之過矣。何乃自錮。全區區者。欲勸公和以遊世。養叔夜以禮樂。雖不見聽。各盡其不欺嗟乎。人耳人耳。何必如此。何必不如。此數千里而一人跂跂焉。何傷。儵儵過夏。余還廩山書此。畱別。

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二 雜類

九 此藏軒

禮部儀制司主事黃公墓碑銘

海岸黃公。既歿一十有六年矣。其鄉諸門人。舉葬縣北之忠孝橋。其門人南豐楊菴湯子誌而銘。以揜諸幽。其墓隧之碑。又請之智。智病辭不獲。發歿而歎曰。歿生亦大矣。而不能與之易。君子道者三。未能者成。能豈易言哉。習俗之汨人。漢矣。士非雄分。確奇向上。鮮能自拔。拔矣。而後可以化歸中和。果中和矣。雖怨怒亦中和也。愚於黎川黃禮部公。能無歎乎。公名端伯。元公字也。嘗自稱爲海岸道人。父九德。建德縣令。妣李氏。封孺人。生公時。有赤光照室。長而嶷然。天資特達。有志性命之學。不欲科舉。建德強之。乃出應有司。以崇禎戊辰進士爲寧波推官。壬申丁母。山文集後編 卷之二 雜類

十

此藏軒

內艱歸乙酉。移補杭州。丁丑。再丁外艱。又七年。甲申。擢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八月十有三日而歿。凡通籍十有八年。守內外艱。及居匡廬山中。越十年矣。公已已。適上當事書。即言天下憂固在邊。以邊病生。腹病。寇禍將烈。毋乃土崩。而天下卒由此敗。其書見集中。公在寧波。邏海卒計居奇。輒誣入商通倭罪。公爲理解。活數百人。以杭州治行爲天下第一。講學西湖上。興行先廉耻。引薦佳士。雖未見顏面。惟恐不力。兩郡碑誌。至今誦之。居恒舉六經歸之於易。每申引李伯紀歷然分別。寂然一體之旨。所著易疏。獨善京房本之商瞿。創爲圖說。貫穿錯綜。數變皆合。余岸少曰。公著易疏成。夜夢有龜伏胸。明日著之。得明夷。

貞無悔再著如之其悔既濟作而日用晦涉川命我矣公少負奇才豪飲遇壽昌經公懷煉之而服遂受戒下帷廬山溪參有年忽遊匡廬坐歸宗墨池一夜不見身明日又見自身與虛空等乃大喜後以語誣公誣公曰未枉其叙壽昌發揮直指呵斥偏枯鹵莽之弊申明行解相應之印冬雷震出上通下類作四書五經頌標寫大指不匿纖毫咀茹近溪潛谷互相琢磨學者各有從入真不自欺歸于一寔而已矣諸見所著瑤光東海集中公生六十有一年後爲乙酉公在儀曹北兵且至署其官于門卒擁見帥帥三致意竟不肯屈久之帥呼卒刺以刃卒舉刀概頭棄去易卒如之公謂卒曰何不刺我心而乃怯爲卒如其言以成公舉甲子鄉試同考官吳麟徵得公公後爲同考又舉楊廷樞爲解首與公先後歿云家居龍安數畝一椽宦遊無增憂瓦灼然不同流俗景厭閭閻與其因循不若三疾一往之士所志不輟旣已脫然喪其所喪磨海岸章推倒宮闈坦然平地時乎過涉又何咎焉難之將及也或勸公按經厯僧寺中公不肯許及帥知公篤于佛欲以善知識禮禮公公又不許人有謂公不欲以此自待者果有彼此也乎哉果無彼此也乎哉果有生歿也乎哉果無生歿也乎哉惟一寔地是常光幢果公以終匡廬之大喜乎哉非知公者矣嗟乎世道之交喪也鮮有不爲生歿惑者鮮有不爲標季之談生歿者惑造述所述非堅瓠耶

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二 敘類

十一

此墓軒

蕩然橫逞非徧翰耶有烈士而未聞道者有好奇而非正命者有襲委化而貌中和者有以悟自詡而不顧法位者夫易知夫致中和之超生歿耶夫易知夫怨怒之皆中和耶夫易知法位之爲真無爲耶須是其人不客假竊公之示此生歿也煉世出世之大藥尤者也惑生歿者惑談生歿者可懸解矣公臨歿賦詩在兵間猝不得傳好事者各爲之詩異速其傳故詩互有異歿公詩世自辨之不具錄也公初娶孺人楊氏再娶范氏皆無子以弟端叔子甲先爲後始甲先既葬公泣且請曰磚悲也願以垂示智旣不得辭又一年始克爲之歿智豈能碑公者耶系以銘銘曰天開石廬蒼龍騰九都一橋蒸黃雲及門卜藏端韓紳四方作歌同貞珉建德命試後乃興儀制升天閭闔崩畢此夙夜以報親是奇男子扶正輪法位名空不避名歿歿不歿超生生棺鼓鼓鼓鼓不鳴物論因是消兩行世出世間何營管兒悲我笑俱失聲頑石動兮蚺斗靈

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二 敘類

十二

此墓軒

徐巨源榆墩集序

興新建徐子巨源交且三十年而竟未識面戊戌特走西江豫快西山之麓必有獵獮振足與余和歌者至則巨源已此避矣又五年壬寅過北山始得讀榆墩集伯甘曰巨源不輕許可獨於龍眠愚者心折序安可少此非高高之壁足以塞此直心也余爲之反復三日吁而起曰是誠希有可惜不得一縱橫盤礴余觀此公天資過人出以易直下筆馳驟秦漢唐宋惟取其氣任我舒卷方內皆曰逸才也久矣余何容溢一語所歎者爲其生平好讀書善攷究不泥古不滅古犁然有所見或一端深入必暢之虎起鶻落既盡其執足爲典要固非恃天凌轡可以浮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藝類

十三

此藏軒

成之符特從畫前畫後三番兩折歛心爆杖乃始盡變而不爲一切所惑耳不可謂土亦難消而以竟無實法者荒一切法也生或鬼神之故費隱象數藏其端幾神而明之不可戲語余正以巨源可以究之而巨源不與人語矣相傳翠巖反復書奪幅果多事乎故復書此以當挂樹之劍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藝類

十四

十四

此藏軒



極九季人說 季乃古文學字

或問極九季人有說乎。曰。季古文也。父也。交也。效也。孝也。教也。覺也。學也。聲義由來本一者也。學以悟爲會通之候。悟以學爲薪火之緣。學久未有不悟者。悟未有不藏於學。而能善用同人者。用始交。免知好自樂。孝弟學文。自少至老。無間也。道不可致。君子學以致其道。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于思曰。吾嘗淡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學則寤焉。舍日無歲。無內無外。心學事學。原不可扞格爲兩截也。專求其源。誰以有極。無極太極。作三九而摩盪之。研極之乎。六合之間。七尺之身。皆秘本也。皆極九也。伏羲仰觀俯察。遠取近取。而忽然一畫。表出方圓之圖。由是當各辨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義類 十五 此裁軒

物開成致。凡彬彬盡在此矣。生而知之者。生而知好學者也。士生千聖之後。圖書禮樂。明備時宜。既悟目前。全樹根幹枝葉。卽核中之全仁也。猶可綴莖首上之莖。而不承先千聖之恩力乎。知未致者。問學乃火候也。知已致矣。問學乃茶飯也。神明萬古不壞。愈用而愈無窮。道寓天地。寓用光在乎得薪。尼山之學。而不厭。謂是絕學者之隨緣放曠也得乎。藏經曰。鑲九極數。大地衆生。一齊成佛。是則多生相續。皆學之日也。三世諸佛。蓋萬劫之學人也。與其空腹高心。何若卽薪煨火。以爲樂。莫樂于此。以爲忘。莫忘於此矣。

游于六天經或問序

天經或問。建陽游于六所約以荅客者也。概言歷象。取泰西之質測。以折世俗之疑。往季良孺熊公作格致艸原象原理。晚隱書休。而于六學焉。于六沉潛好學。角立淵渟。遭亂棄舉于業。隱於歷算。日者以養其母。專精天人之故。一室褐塞。風雨掩戶。不汲不戚。蕭然自得。愚者聞而敬之。讀吾三世之易。反復鼎薪。致書見問。愚者荅之曰。神元方而象數其端幾也。準固神之所爲也。勿以質測壞通幾。而昧其中理。勿以通幾壞質測。而荒其實事。人者天地之心。人不盡人而委天乎。人不明天。曷知所以自盡乎。不通象數。曷知天人之本一而享秩序之不亂乎。黃帝經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義類 十六 此裁軒

曰。六合不離於五。地在中。大氣舉之。唐虞在瑤瑤。而以曆數傳道統。孔子以曆閏衍易。明中五之用。周公商高著周髀之法。仰朱詳勁風旋轉。兀然浮空之形。漢志有海外星占。唐志有見南極下之星者。今屬午運。萬法當明萬曆之時。中土化洽。太西儒來。胥豆合圖。其理頓顯。膠常見者。誠以爲異。不知其皆聖人之所已言也。特其器數甚精。而於通幾之理。命詞頗拙。故執虛者闢之。于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立靜天以考度。定黃赤之兩軸。穆天心至之冒。如斯也。原不核也。資爲鄉子。不亦可乎。郭守敬曰。上推百年長一。下推百年消一。朱康流云。下推亦當長一。熊伯甘以燈與籠明日之體。揭子宣發槽九激滾之論。小

見中通明影瘦光肥之理太西之說本自不一今摩公云五十年明一水星金水國日輪爲輪可以分二天乎先中丞約兩間之質測而申之日氣幾心幾二而一也陰陽之氣人事之變各自爲幾而適與之合自非神明難悉至理積數千年聖賢之智而我生其後何不可資以決之而遺諸將來耶智病且老空有其志而弗逮也謹書之以奉神明格則之士

獨孤子集序

俞吾體孝母畢喪遂以元紫芝趙至終其身危行不苟回竊不笑五十而卒識者曰此古之孤行士哉愚者曰士固有至性又緣於不得已偶然類此安其偶然非好苟難也吾體自葛源師事芑山最久愚者開關高座時過從問難所謂緣生無性事究堅固之宗三五妙叶微之於易未嘗不與吾體攻堅木相說以解也管東溟曰應濁世之機緣則大聖或修偏行郭象曰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吾體安之矣時發而爲聲歌如入九淵摩九霄引商刻羽不覺已厲最好黃文成倪文正歌咏而見其人沁入肌骨往往奇峭過之時襲香山塞何爲作此信貨哉從吾所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二 敘類 十八 此藏軒

好而已世厭人之感愴則責之以至人無情及見其爲元紫芝趙至之行則又噤以爲不近人情嗟乎至性之不得已也安往而不孤哉愚者方申炮莊托孤之說芑山亦作孤史吾體曰塞之改姓獨孤宜矣同門搜其遺藁得若干首曰獨孤子集有以也夫芑山過訪泂林出諸笥中快讀一過爲之嗚咽屬余點定故敘其槩于首

莆田通天寺碑文

通天寺在莆田之西庚酉庚余氏世居也寺建崇禎庚辰季盧夫子記其昆仲耐菴羽之居士創始舉之門以內成之蓋以承太翁野蘆公之志也手規既具殿廡既周乃祠其左而于若孫歲學其中追來孝紹先烈法不孤起合莫而興盛矣此通天寺是常光幢覺王達孝之旨不于此揭日月而示也哉自庚辰二紀爲甲辰吾師與其舊徒智會于青原因命作通天寺碑小子荒落已久文不可石然欲合闢以獻者固無所辭于此時也孝覺之本上通乎天妙叶惟心究不可壞歟微哉黃摩圍曰物之成壞蓋自有數要以有道者爲所依然後崇成將以成壞之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賦類 二十九 此藏軒

茶蓼不者壁上枯不者市門卜不者社下穢至于健惟萬指裝面土直號通爲一不敢以益知吳壁曲折情而闕勝也一銚一盜行若飛鳥宴坐拾荆艸萊金碧殆天所以卹苦獲者其或隙光破暗連環挺碎豁然直致無聞之表更在諸方高座倥偬之外知我者其天乎秉物天遊遇緣何闕焉西庚之額通天也緣起不必比此地重保剏其曠收海初有神示自堂徂門寺祠并立長者開園時節適爾直謂之天也通乎即二紀來六合爲爐金錢皆流刀兵水火蹂躪糜爛加以斥鹵厲禁搖虔煽暴驅焚爲灰無異于望屋而食然此一阜之林百堵重檐獨歸然晨鐘暮鼓如故祠之伏臘俎豆亦儼然如故故是蘆中福德多世單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賦類 二十九 此藏軒

慮日往月來。一常光中。何成何壞。何彼何此。止止不須說。故書以報夫子之命。

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二

雜類

二十一

此藏新

甲辰秋遊記

自玉華浮從湖山至  
春浮遜圖快閣而終

芝穎爲愚者言。遂與梅坡之勝。去西昌四十里。舟入蜀口。直泊嘉會堂。後遊莫快于此者。忽忽泅林。久雨初霽。三笑菴主復來迎我。倚杖遂行。望玉華之阿蒼然。芝穎先去。橋菴所俟我。我且迂道造之。果有精舍。穿松盤澗。有縣水挂石壁。文餘喜得浮槎。橫身當之。下復有院。小閣倚石。繞廊架溪。楊寨雲長者所構也。施愚山題詩于壁。因次其韻。已乃望斌母湖山。曰。秋遊先得此開卷矣。翼日至湖山。有洞甚小。相傳四祖曾棲於此。飛來一塔卓立田中。劉槎翁有記。今不可得。讀沿峽而出。去斌山西巖已遠。芝穎又來促之。云。蔡項且來。羅仲吉先至矣。三笑又與劉叔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敘類 三十一 此藏新導約。勿墜此明月夜也。便過梅坡。陂口兩山合峙。蘇溪人作陂灌田。其來舊矣。並崖里許。入嘉會堂堂在中洲。水環之。山又環之急。欲得舟。三笑主人曰。舟在後門。且一飯去。隔岸皆絕壁百尺。挿浸潭底。屈曲如連屏。不知是武夷幔亭第幾曲也。一仰一俯。天耶山耶。林耶潭耶。青青欲滴。不可分疏。倪文正曰。青得山無奈。果然果然。時九月十四日。顧諸公曰。必待月。必待月。已而微雨。且喜到門。黃昏之一泛矣。明日渡溪。由梅院觀山靜室。而上團焦。石自爲垣。楠榕糾之。所謂天根。一峯特立。其後有餘。罅中穿如汲井。解衣猶且冒棘苑中。令童子陟其頂而坐望之。若棲雀然。毋乃馬牛邊作意筆乎。絳壁援藤。北數百步。得月窟焉。

可坐十餘人。苦辭剝錫，內有篆文。其半可讀，極巷讀之曰：嘉靖乙巳中洲郭治，東廓鄒守益，師泉劉所果，南野歐陽德，洞岩周賢，同集嘉會堂，刻石于此。愚者屈指曰：兩周甲子矣。遺風猶沁人也。由此而左，鑄壁曰：臥雲參當時，必以雲梯書之。謝康樂題石門第一泉，高與類此，側身而下，入一石門，蜿蜒如巷，出臨危磴，下則深潭，不容佇顧，看不盡時，皆壁立，到無餘地，一潭收，芝穎寫出矣。還寺竟雨，雨忽止，月朦朧于雲中，急呼舟，舟具。又雨，遂作望月詩，欹枕達旦。日出渡南坡，坡上數百級，爲獅子巖，儼狀廬山之佛手巖也。土人以祀水火之神，其肘古樹盤根，有結茆者，邪毀基在，坡可建靜室，容百十人，今麻蒿蓬蓬矣。望獅子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遊類

二十三

此藏所

之南有樵徑，渡舟泊其下，因並樵人渡而上。上緣石廊，廊長十餘尺，有大字三，曰：到此難，其旁曰：隆慶元年王修全書，噫嘻，狹路相逢進不得，退不得，到此果難，晡時晴無雲，今夜月可必得，乃以版加牀藉之以覆，趣茶爐，寒具與客噱談而待之。少頃，赤輪如車，湧出天根峯上，仲吉大呼，得未曾有，愚爲言泰山華頂太姥，日觀之異，可以此借觀，否月上皎甚，水天爲一，碧潭之下，白雲間之，深不測處，魚吹泡而弄之，以此夕陽穿入龍窟，各一致也。乃趣上灘，灘碎其月，琉璃成堆，金支翠旗，搖漾有無之間。石舫艸曰：月豈能如此，還因山水奇，奇哉，十七之月，完完如故，近歷取巧，寔與天不合也。平公泊茶具，挈舟再遊，放乎下灘，聽

煮雪之聲。煮雪王遂東所名也，夜深兩岸之鐘鼓互起，東若在西，西若在京，灘聲樹聲，分其餘韻，芝穎舉篙擊汰，而引之爲輪，光如虹電，又一奇也。愚者向笑公笑曰：當於嘉會堂後門，建三層樓，則翠屏潭影，四圍供我，月與雨雪，不能難我，我坐享之，奇盡在此矣。十八日，擬作獨源立石之遊，汙林人來言：虞之本師且至，前在青原，期遊春浮，遂乘漁舟下灘，甚駛，一日夜抵元金而歸，我師扶杖，全人隨之，顧汙林三太息焉，甫一宿，孟昶發肩輿，小騎沓至，下榻跨牛，黃山谷爲跨牛道人稱之者也，卽趨春浮，今秋水滿，繞湖三曲，中洲雖無片瓦，然惟石古木斑斕，蒼藹愚山浮山，窿穹雙峙，松柏森然，皆二三尺圍，小澗數曲，正穿其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遊類

二十四

此藏所

腹計伯玉先生創此四十年，竟成古阜，何人而非天耶？渡橋穿畦，入逕，圍門，層樓複道，回薄宛轉，野塘隨檻，磊石高下，孟功布置，大有匠心，聞曰：楚頌其種橘之意乎？晚登快閣，霞天萬里，江帆來往，出几舄下，後閣供佛，老僧守之，古人善護，三世諸佛，卽以三世諸佛自善護也。山谷曰：成壞有數，要以有道者爲依，然後崇成，信哉。吾師曰：天容我輩之儲與，所依多矣，愚因言梅陂并舉嘉會堂事，當天啓時，魏璫毀書院，改爲吉祥林，聞風化雨，山高水深，諸公之靈爽，何嘗斷滅，嗟乎自門徂庭，不過安一名字耳，奚斷斷爲吾師，遂作臥遊梅陂詩，芝穎取連日唱和諸什，彙而錄之，終於快閣，固一快事，藥地愚者智記。

耐菴李昌谷詩解序

奇才間出。吐古吞今。造端引觸。蓋寂有所感而發不及知。後百世之心相見者。遊息澹淡。亦必有發前人所未發者。于是乎奇。不殊。不必更爲之解矣。吾師以其伯氏希之先生所刻昌谷詩解見示。又讀心水先生之序。滄塵岳渚。依栢共聚。商略酬倡。真奇緣也。才既已奇。時哉又奇。上下千年。心與心寂然相感。安得不奇。就以昌谷解解之。詩至杜陵其變也備。而韓修武積疊雷礪。又杜所未有也。韓又見李長吉而歎之。不容口。昌谷之奇。又韓與杜所未有也。騷之苗裔。誠然哉。修武惜其理不及騷。須溪又謂其所長。正在理外。世詎有解者。豈惟不解。且以牛鬼蛇神襲而寃之矣。今耐菴老翁。一旦爲之白心。是前所未有也。杜牧作序。獨取其仙人辭漢歌。及補廋肩吾。還自會稽宮體詩。其意至淡。而後人猶曰。牧未嘗盡讀。讀未嘗知。今讀此解序。論世攷年。比于疑碧之管絃。聞樂之舞馬。且引秦取九鼎。不聞寶鼎出涕。以相激發。又前所未有也。所謂遊息澹淡。千年相感。奇莫奇於此矣。豈筆所能繪哉。或曰。耐菴自以昌谷而寫其耐菴。或曰。耐菴自藏其耐於昌谷耳。卜度不可謂無亦發不及知者也。嗟乎。世有知寂感於存侯者。其能感昌谷詩解之解矣。發不及知昌谷。雖欲不唾地。容得已乎。耐菴雖耐。亦有不能耐者。容得已乎。古人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又曰。露於禮而通於詩。正變也。發

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二 詩類

二十五 此卷所

止也。露通也。一寂感也。詩之所以爲詩。騷之所以爲騷。知其不及知者。何以解焉。溫伯雪子曰。陋於知心。交臂而失之矣。銅山西崩。洛鍾東應。以感爲體。便是易耶。柳公一問。遠公復何言乎。吾師曰。奇哉此會。不可無言。小子憮然曰。天之道無奇。無平。人之道初得其不知。以爲奇。久而忘其奇。教者欲其拔俗也。歎其奇矣。又抑其奇。達士快語。不惜稊漏。率吾真而已。率吾真也。何奇之有。奇不奇姑置。且呼昌谷爲耐菴。一歌而耐之。歌曰。肉角化兮鳥翩翩。仙垂淚兮鼎無言。知不能及。今感也寂然。奇不可以忍。今又安敢乎謀天。

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二 詩類

二十六

此卷所

余小蘆賦序

賦於六義居其一焉其實也詩而長言之不足如是焉耳。蘭陵  
倪詩繼於賦篇楚侘係者沉鬱造變其弟子以風倡之此賦爲  
專家之始也兩漢以宏而爲盛晉後以清俊爲快宋人解散之  
但以寫意誦買生之服易與雍公之誅蚊吾安所用大小之哉  
蕭中余全人爲吾師之才于年二十二十行俱下落筆如湧泉  
翼翼臻駢出門已無萬里吾觀其鍊笛耐菴雙松蘆柳諸賦溫  
厚而摯至特寓之於前讀其意淡淡本徘徊之遺風也它若讀  
史咏懷或憐或快超庭步題合門唱和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蓋  
以此而登其親焉乃者隨親杖屨以遊朝暮一卷好學不倦是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賦類 三十七 此改作  
豈與潘江陸海較祖構乎吾請得寬舉以慰之曰莫非賦也善  
言者必寓諸物故古今之以寓而賦者莫如莊子古今之善賦  
事者莫如太史遷推而上焉古今之善賦物者莫如易燦而日  
星震而雷雨森而山河滋而天喬肢而官肢觸而枕藉皆天地  
之所賦也寓此者進乎賦矣以此著親其壽無量以此自娛其  
樂無窮全人能無暇然乎雖然吾亦因賦而長言之耳

周遠害詩引

飲者歎芥爲上味而旁人憂其廢餐非杞憂耶渴者見水皆甘  
於堯而復與之論蟹眼非刻葉耶性情之發發於不及知各以  
其生平出之或時爲之非可以執一以程品也二十年來知遠  
害之言一旦遇於青原白鷺之間愚者出炮莊以慰之遠害出  
其詩遊州見示愚者方以莊子爲詩遠害始以其遊州爲莊子  
觀其自序引同人曰不必定躡一家不必定馭一家隨時卽事  
而已有無病而呻吟無得意而嘻笑嗟乎數十年之遠害不可  
以已一消於詩手舞足蹈焉矣不知與大宗師之暴飯安琴相  
去幾許遠害之爲莊遠害亦不自知愚者何故強以名之又何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賦類 三十八 此改作  
暇以嚴滄浪唐于西諸人置喙哉生平也時也觀其淡矣愚者  
初見遠害苦欲其同一破瓢學道今寫至此殆成閒語雖然此  
一閒語自非閒人其誰聞之

青原山水約記

自螺川而望東南其青青者皆青原也特以七祖道場居其中而名其實此山自文水嵩華來登嶂盤紆起天嶽芙蓉轉黃原嶺爲資福寺其幹南臨張渡爲洞巖朱陵觀西華峰白竺菴西北施嶺臨贛江爲灘頭泥灣起羅江峰渡永和東自鷓鴣嶺下龍集寺浮山分爰並驅銅塘齋樓至於梅林由是而言中阿一帶爲玉原里沿溪隨華蓋峰爲雲里下里又衍而北爲花園里皆青原之麓阪也淨居寺獨居帳內雙泉重抱青又菴之三溪出金粟谷口爲待月橋南流歷萬善磨下諸坂而入贛江故水繞山複皆爲道場門戶自郡來者二十里自羅江泊來者五里

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二 遊類 二十九 此山所

從曹溪來卓錫故鄉魯公題名在唐爲廬黃山谷與周元翁碑在殿壁元翁廬溪子也張商英有詩姜公輔李彤韓衡幸悅張勛謝弼皆有建造信公書青原山其字五尺空庭蟬蛩之句又五百年青原之爲青原所由來也元有宋長者施田葺宅其後零落遺萬層閣啞羊栖之惟新建之心學起於江西而鄒東廓聶雙江歐陽南野羅念菴諸公倡之於此連篇酬和照映山谷鄒忠介與郭青螺蕭伯玉劉晉卿諸公議改建傳心堂于駝峰之陽而以其谷還淨居屬之寂公鳩工十半寂公寂已攷舊志有曼殊閣臨澗閣水閣雲樓齋軒寢堂蒙堂雷泉亭茅亭龍穴亭徘徊亭皆唐刺史宋元專宿所建今莽如也廬廬空

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二 遊類 三十 此山所



青又記

由水碓而入青又菴。凡五里許。溪之源三。一出千佛樓。一出謝坪。青又菴其一也。縈澗而行。澗岸亡慮皆巖嵒。樛葛。故右窹則渡澗而左。左窹則渡澗而右。凡二十餘渡。渡皆石步。足不得停。水行石間。斷冰雪。驅雷霆。人不能語。語不能聞。紅塵之翳。至此盡矣。其淵汙爲渚。少衍爲澗。清淺之流。分沙漏磧。魚掛空中。人影湛然。草莖石枕。隨處可歇。此青又菴之大概也。七祖塔後。爲桃樹牛尾山。其下爲長潭。烏泥坑。當其面。石從北起。磊珂崩。而浸趾潭中。是日釣魚。黃魯直曰。似漁非世漁。愚者欲架離鉤。軒以臨之。似不似。奚計焉。並長潭爲漫山。逾其匿。古基半平。不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遊類 三十一 七

茶。正不必北苑吟法也。飯後。經大小巖。歷觀茶園。皆笑老人所經畫前人種之。後人享之。後人當如何。田有膠而半荒。溪山多野獸。惟種茶與薑。晝夜守田良苦。設機驚之。久亦盡餅矣。過岡爲千佛樓之頂。其麓開陽數百丈。樓毀多年。其腋有茅房。將以興作也。千佛之肩。爲定慧菴。其背爲巖菴。菴之谷口。有荆隴洞。可容百人。破廂塞之。越嶠爲鳩嶺。與道士剎。則主山之龍脊也。稍偏爲窰坑。外爲浮山。即古遺社地。劉須溪所記江相國之舉歌。應在此處。今結寂公塢。于孫守之。它日從龍集。訪資福五峰。並路遊焉。可也。遂衝棘而下。循流而出。會於謝坪之谷。謝坪安可不至。躡而登焉。山上有山園之。中坦如掌。舊有堂基。今皆榛蕪。其墳如者。土人傳爲文山之祖塋。求碑記不可得。此地外襟大江。內案隱抱。或在斯乎。其陰有崖。巉然而突。吾望崖返矣。南有徑達張家渡。六仙所出。北下爲泥濘村。雞江嶺。渡永和。冬酒石骨見於河壩。周益公所稱不虛。宜永和之五傑。至今瞻仰也。遊青原者。舍舟登岸於此。愚者爲建一亭。前軒後室。顏之曰青原。云。是遊也。先盡幽隱。後得平曠。或者猶述龍湫三疊之瀑。浮渡林屋之洞。意將以軒輕乎。愚者曰。天地間各適成其天然之致。原不以夷險大小角爭也。知此者可與遊矣。

送永和記

東昌石窠爲兩龍相交。山來起虛岡。鷄嶺過江會之。蘇黃清都之舊跡。文山之堆花并。益公之蓮池讀書堂。蓮社士言之鑿鑿。會鷄嶺之下。就岸建亭。往來息肩。愚者閒遊至此。詞鷄嶺洞。洞門甚小。需伏乃入。中容數百人。永和隱脈。蒼穢以藏。故秘之。嗟乎。聚散寒暑也。藏舟于壑。又將何以秘之乎。呼船西渡。止慧燈寺。覽會鈍于魯東昌志略。永樂癸巳。梁潛齋時中兩太史序之。步經蓮池街。則周益公晚年種蓮自娛之地也。益公之祠。與歐陽監丞祠相望。巋然並立。諱詢。宋南渡後。使命歿燕山者也。由米巷入仙關。爲清都觀。至元劉時楷記。玉局堂歐陽中立記。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雜錄

三十一

北藏

逍遙堂劉三吾記。三門當時飛甍周廊。金碧俱如。今惟殿兩重耳。東坡歸自僑耳。山谷宰西昌。同下永和。游清都。坡公書清都臺三字。送道士謝子和詩。爲曾安止書。扶馬歌安止之孫。好古爲道士。傳其墨迹。謝凝然刻之于石。至今傳蘇黃戲擲金錢于池中。池中開金錢花采而視之。乃四葉艸黃花如錢。此其遺風。令人千載想見者乎。入市有堽井。云坡公墮履于此。穿之得泉。昔次公韓廟文曰。公之神在天下。如水在地中。無往而不存。景行行止。文仲進之咏。其能已乎。三市兩堽。一在本覺。一在智度。智度卽唐資福。宋祥符改額焉。胡忠簡從海道歸。薊城小寓。寔寓於此。謝矩所記也。本覺寺後。爲靜圓禪師之母墓。隣人歲時

爲之拜掃。一日嚴陽尊者。誦靜圓也。自相柱壑。西南三里許。爲石窠。文山祖居此。長于富田。有堆花井。文山生時。此井溢。出爲秀水溝。柴市之後。其井遂竭。崇禎戊辰。文震孟相國發時。此井亦溢。事固有不可知。而叶應者。何怪千里人之口津津耶。其爲窠嶺者六七處。宋時所開。出土明臘。宋末密變。乃移于饒。或曰土斷近之。不見王麟洲云。饒之鮮紅土斷乎。今青原殿上所供大淨菴。名曰舒嬌。是永和舒翁之女所畫也。畫水塘尚在。中有金印魚。魚額正方。如金。他處所無。今全市之梵地。壑牆皆累前代之坯。因密立鐘。置監主之。估商帆集。薰煙駢填。相去五百年。蕭條乃爾。閱志所繫。劉將孫爲楊思齊記。吳溪堂。謝子方易菴。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雜錄

三十四

北藏

武功遊記

丙午五月筆也此間前輩久遠或志其各故註之中復謹記

武功爲袁吉之岳以葛仙名劉平田曰馬季房告我高土阜耳無奇也愚者一日讀鄒文莊益遊武功龍窟詩曰瀑布九天來四壁如削鋸舫翁久居此山亦曰未見或春兩有之馭遠爲文莊裔且曰先人筆端溢語耳愚者不以爲然遊者循朝山之路陟壇而止山之奇奧必在壑中誰是歷盡幽遐之劉歆乎遂步入安成安成東十里五老拱東陽其下爲石屋向所稱麟鳳龜龍沿江而峙野老指彭文憲時李忠文勉故居歷歷村樹間石屋東陽菴爲彭刺史公建不磷妙峰兩菴則周白山浩若清湖建也山皆峭起旁則玲瓏石皆白理有細峰如大孤齊山之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敘類 三十五 北嶽新

石大洞而北廟塞其中有淳祐禱雨石刻小穴以火入可出山頂一山皆空東岩一門土蔓閉之旁有聖心洞從仄徑下曲而入突石汁滴垂如心倚壑爲闌闌下有石廊當時鄒文莊羅文恭洪與王龍溪歲諸公遊息於此此地靈哉繞麓廻塘浩若之疏鑿也觀金公幼石屋泛舟詩則古有而後濟耳聞白山立書閣前臨水後面巖豈不暢甚今無片瓦惟二菴鐘鼓如故佛幢儼然不可思議麟山相去二里一洞委曲巔石銳峻如角其前則車田周氏之族處也浩若之秋墅樓朽不可上容與旺堂懋而已臨潭者龜也委蛇者龍也蒙岡者鳳也西望黛色盡盡且夕陽者武功也蒙岡爲王莊簡學之後其族夾潭石攻居北謹

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敘類

三十五 北嶽新

山居南石攻已作古人謹山與濟漁通有他事惟憂野一老肯爲先驅連輿而往過寅岐橋入楊梅村宿獅子林楊梅張簡肅數之里也鄒康寓焉上若馭遠皆下惟獅子林叔監與顏張諸老更共信宿雨未歇與上若且遊近山石巖如屏大似陽朔寧謂但不如其多而高耳龍雲口內階墜離立有巖前觀觀後有洞榛蕪破屋填之一隴中斷是爲斷山與崖相齒有泉橫衝而激其下大石磊落側行崖宇雨中白浪激崩疊潤濕衣歸菴是亦拽瀑銳心之前茅也明日出獅象口上金沙橋止清江清江齊雲高峰白竹之水所注也侵晨上嶺舫翁追及云七梅道人且至知有龍窟在圖坪下十里若非先剪荆棘明日詎可遊乎

越講經臺是爲前案西陟皆劍鋒脊上行愚者憇白竹坪遣人先至圖坪屬西葭西葭韻僧也白竹有行者善識藥材采火燒蘭供佛引我躡前嶺而眺之得懸水三處皆長二三丈來日登竹篙嶺有石如雙蓋中徑若玉川門東西有廊俗呼磁石者也轉折峴峴之肩對面雙峰之壑白溜羣飛皆懸水也急不得至其處耳箕峰祀二葛仙寄榻居之數年一火故誅茅以爲殿焉復下五里坑密蔭垂級流瀨經雨愚遂呼爲五里筆斜枝撥視壁溜亦不少矣道士遲愚叢竹之蔭榜三天門有白宇堂白玉蟾遊此滌墨於壁神之考班孟之噴宇歟今作墨榻鐫之負庖長庚咲否過迎仙橋爲西葭永平新菴飯後俯洗耳溪所謂馬

跡石船無異也。愚知是白龍崖全峽爲一石版。衝流其間。進且百丈。雨甚。愚避故崖下。舫翁直窺其源。久之。全身帶雨而報曰。果得真珠簾。愚遂冒雨再上。硤石之槽。正方如砥。泉拂下潭。其濶幾丈。向來遊者。至石船而止。未及此也。永平前峰爲翠屏。第三折爲回頭尊。尊之下。屏石垂綃。所泄爲蟬蠶漚。跳瀾石以往。是可常盤桓者。明日大晴。結隊窮高峰之壑。行二三里。皆古木。老藤陰翳。不見日。積葉泥滑。下足不禁。昨開之路。架橋剪棘。數里亦窳。愚則誤乘高而登一臺。西望九峰。巍巍石立如筍。大似石門。礪鐵船諸峰。因號之曰九老臺。俯而拾級。東西瀑出。岫阿不見其底。道士呼之左旋。復援葛穿林而東。數百步。又從林隙。

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二

景類

三七

北藏軒

見大瀑甚壯。白光射目。遙語舫翁。此必有奇。彼則已墜崖而下。同行數十人。多先至龍窟。號愚就之。果然四壁削立。如懸壑。城瀑瀉其中。雲雷洶湧。陰氣冷澀。中人毛豸。上下窺之。不能以瞬。舫翁來敘中瀑之大。且高如此。瀑穿石孔而出。乃石梁也。諸同遊者。住山者。皆以爲從未目也。今日之緣。快哉。快哉。童子摘石。頃刻陰晦。龍何硤乎。汝而作態耶。適潏然而欲雨耳。乃循來路而返。西蔚爲言。齊雲三十六金牌。牌前皆瀑。瀑注擊石潭。潭亦有龍。雷岩爲潭之龍尤毒。聞譟聲。即雨天井瀑下。亦龍潭也。旱則里人於此取水。龍亦何怪焉。明日上白法菴。菴負觀音崖。踞獅子牙。舊爲牛塘。白雲禪師廬。白雲峰。遇此而翔梵刹。因牛塘。

爲殿前之池。門向巖峰。其徒隱之。乃大興作。是此山雙輪並運之幢也。十仙之上。觀山河於首楞之掌。莫尚於此。左有鳴玉峽。上有連屏岩。穴垂漚而石立其中。呼爲神仙塔。又左而折。易道有石壁橫亘。上發石筍高數丈。如是者四五。呼爲金燈塔。以夜見光也。滿空皆火。濕蒸觸發。五臺峩峩。樹葉放光。是誰信及此耶。聽其號而讀之。漆園曰。明不及神。詎激言哉。自白法五里登山壇之頂。累石爲宇者三。爲茅菴者一。有井在側。浮源之所出也。蒲源在其背。穴下雷峽者。探項左視有峰。屹立壑中。高百仞。其頂蠡旋。其狀若鏞。舊謂之擊雲幢。愚謂之天柱頂。欲登天柱。頂過天阿。岡雪竹凹。歷崕乃上。有石街。若置梁焉。松盤其上。可

浮山文集後編 卷之二

景類

三八

北藏軒

作蒲園。四布攫拏。若飛。又有水松。短針穿石。是斧斤之所不到者。天柱而東。望一絕壁。其下無極。有洞焉。米石耳者。言其容數十楹。天柱之西。舊有圍雉。所謂仙人掌也。然必從袁州路來。雷峽對觀之。乃見屹然一柱耳。雷峽之右。望雷巖。隱隱峩峩。削切千丈。岩不畱寸土。其下有潭。雷瀑注之。望若白練。惜未開路。造之。從太平寺過齊雲四十里。寺與路廢。此山之奇。何窮畱待後之人矣。千丈崖之內。一層爲州字岩。殆太華之掌痕乎。頂過棋盤而南。爲九龍菴。菴前一橋。是最勝處。背即雷崖懸磬洞。口萬松離離。恨無羽翼望崖而返。亦竹林之疑影乎。山約十二壑。西袁東吉。總自廬來。至廬爲尾。衡與武兩肱也。宿頂菴。觀日落霞。

欄山紫比于天池其觀日出則固讓太姥之凌霄峰以踞海也無雲之曉赤如車輪台宕衡岱皆然湧而後出水光浮也七梅曰二淡陰三滾雨兩日大霽千里如鏡俯視萬峰宛若沸濤前此上頂雲生倏忽不辨咫尺俄頃破裂青螺累累平鋪大瀛海乘一扁舫幻矣哉隱公子孫請題其像隱公親觀蓮池慈山合滴乳灰白雲淡處光大幢林數十年來慈雲布護遠近戴之固非與敦厥血揖比側而闕無上也明日遊集雲路下香爐九龍之水奔湍隨杖履行凡三十里而至錢山則天井之瀑會爲一矣過赤江門樓嶺至書林背則瀟瀟劉徵君所開之雲房石渠也洞以炬造下凡數層如柱如盤如環珞幢皆石乳所滴其如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賦類 三十九 此藏南

青原得瀑記  
青原向未嘗以瀑布聞問之里人不知所謂瀑布也告之曰石壁飛流直下長數丈者有之乎曰有三焉何三也一在天玉山一在朱陵觀一在石勳廟石勳水簾至近過紅亭數百武是已卽往觀之道傍之阿山如壁際有洞焉舊以早禱供神存銳甕道泉從洞檐垂丈餘入潭懸空不倚似雁蕩湫但小耳廟障其外有不落葉之楓民以爲神視其碑咸淳勅建祀昭應侯云便走天玉山過龍集湖望浮山繖經天井岡井口而下如陂固一奇也仰山祠後數石突起如甘園小蓬萊其石玲瓏瑩翠有鋒芒鉤人衣殆齊山大孤一類也又二里至新公就嶺嶺背爲石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賦類 四十 此藏南

田者粵西花盆類也洞中有溪前山入後山出隱不可盡索林屋玉華桂林七星皆此比類石本火煉水土乘氣奮結其下多空復何足怪宛委藏書會知一切象之爲禹書乎龍威秘書終不能出此圖畫之則夫奚惑焉出洋澤乘舟下瀧過羊角潭回望雲中香爐白鶴果尊貴矣雲龍之衝是名石下七祖之家秦龍之裔山中敘尊貴者何必藉竺騰耶雨後之月送至麟山嘉林水天浩浩各因取山中口占引而歌之是遊也以二洞終始以登頂開雲入壑搜瀑爲二幸至於陰洞火照之變狀不堪受享知之矣無足疑駭是亦一受享也天地之間本該人遊視其人耳言及乎此直須過三番山水之關乃可以遊山水

歸一日劉潤山吳六益張逢伯來訪青原語新得瀑布狀便乘興連輿往吳勛翁追及之因題曰青原白練郭入山又追遊焉風飄六月冷頭雪日照千軍刃上鋒作如是觀豈不快哉又問自雨巖亦十里許諸公有事不能去遂別愚者異日獨往張渡尋洞崑觀觀在青原山之陽一名朱陵張浩署書解春雨碑記唐廬陵太守陶家入道處戎昱有詩二首贈之南澗有鹿橋基石七星潭諸勝北澗則自雨巖其瀑小于天玉自下視之三丈

胡澹菴與于觀柳讀書于此羅文恭構亭題曰自爾今惟基存  
解春兩手書戎昱二詩藏胡廬山直之後人處愚者因和之陰  
日乃從西華中早返青又菴圖寄愚山此青原志中之故事新  
聞也夏遊武功搜得圓坪千丈匡之瀑歸念青原諸笥谷中必  
有奇而隱者適吳季六來尋靈壽木入溪壑中樵人言荆隴洞  
嵯菴之東有懸厓流泉射日荆棘蒙蔽是虎穴也季六素勇乃  
攜斧鑊往開之燒其荆棘果得飛泉四泄大喜以告愚者愚者  
策杖從石梯前千佛樓溪入聞叢薄中水聲知其爲瀑非過訛  
矣其壁巉立上有三玉井溢潭潭旁可容茅亭下置玉華浮槎  
豈多讓邪愚山冬來又聞此勝即偕客入經滴水巖前此巖塞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文淵 四十一 此巖新  
親揮與人否其蓋篠水涓涓下此在種藥浮廬之右亦向所忽  
略者越三里至新茅舍問開荒僧不畏虎邪曰相忘矣今日之  
客入虎穴可知其相讓也羣步至泉壁下愚山與暴發從險厓  
攀葛以上諸客徐徐集見愚山踞厓采冰而嚼之飄飄乎仙哉  
其擬何名以其石瑩宜名玉井似蓮花漏宜名玉漏上有厓穴  
古楓堂之宜名楓崖愚山曰實三壘也以讓廬山五老應目之  
爲小三壘客爭賦詩中頓于青又菴愚山授筆淋漓壁上紀同  
遊者沈治先楊南賢溫玉山徐伯調吳舫翁季六郭入門丘貞  
臣林祖涵公溪而出石壁聳立白湍澎湃則所謂激青峽也儲  
與久之視去年愚山與毛大可堵于威胡萬咸及犬子刻石處

愚蒙儼然何分今古晚晴山暖蒼翠欲滴諸公激流放歌年年  
此山有此勝事自非偷閒何能及此今年則更爲青原開面目  
矣山谷曰山水所以解悶戴安道作閒遊賦終念嘉契之難會  
也今固勝亦能不珍重因大笑曰武功從不以瀑布聞而今搜  
得之青原從不以瀑布聞而今又搜得之山毋乃笑閒人多事  
乎哉愚山曰皆其固歟也人不識耳愚者曰顯將時也因緣偶  
然愚山曰即此偶歟大非偶歟試記之以終篇歲在兆辟浮渡  
山忌者弘智記於筍參中

浮山此藏軒別集卷之一

浮廬愚者隨筆

跋介公遺本千文

智永禪師右軍微之之後安西成王諡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肖昱之子謝少卿外孫也與兄孝賓俱出家當梁時歷陳閔隋年百餘以老其別路藏身之恩乎即其不下永欣寺閣三十年其始一無所可爲而始寓此筆麓游焉天地間想見遺風奈何日運其生平若此此真作矣心成一頌略示河閭必以白椎上堂乃謂謝然善知識耶錢門限至千餘本曾不寫經當日之至尊方數捨身同泰寺令羣臣贖之今乃責永公以好書法名傳浮山別集卷一 此藏軒之濟才甚矣其目皮相也

介公謂此舊楊有永師押字乃薛紹彭所藏西禪室曰孫虔禮千文得之章艸爲多永師千文亦爾乃知楷自分篆入歐陽信本千文真有完字具于胸中若構凌雲臺一一皆衝刺而成者余從虞書入永畫顧終歲不成千字卷何稱習者之門自分於此道遠矣時一爲之以款浮氣携謝閣曰元章有小楷千文間入率更而沛有餘閒不涉矜持微仲得永千文之道姿而整比成章然其老到固自適也人各有入處而後化焉豈拘皮毛然皮毛亦神之所寓也愚者曰此因天分而習伏衆神秩然順理乃遊別路不習之天寓于習中法與神致不相離也體正而畫

變亦正矣莫非寓也莫非遊也過庭所云神怡務閒之難也學未知法而驟誦神致不爲苛律所縛即爲談神所誤曾知古人之流傳與閒心之評款其寓此以遊者果何在乎且問春雨樓之筆麓閒不閒耶介公爲閒不過與我消閒耳區區較量點點隨人軒輊者依然目皮相也

跋魏子一傲顏字後

甲申封刀時子一策蹇樹我指其段成公區區血淚之言猶在耳也已余得潛竄後乃聞子一不得當而自剄歟此志與成公何異後此十年余復從嶺嶠鏃鋒錫納畱影封此鐵限能無蛇足生涯僕僕耶山影居士扣關手一扇乃子一傲魯公筆也爲浮山別集卷一 此藏軒之俯仰山影居士曰頃從友人處苦索得之以爲至寶或曰同一泡影有何鴻毛泰山之見然魯公之筆子一能傲之今又有寶之者山谷冷齋每稱忠義日月之氣筆間挾之千古不滅未可執空公一掃也

書司空圖詩後

表聖曰醺止于酸醺止于鹹花之味人知其在酸鹹之外東坡以二十四韻三復而悲之余觀其自列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驛驕思故第鸚鵡失佳人松日明金像苔龜響木魚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客窗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得劍乍如添健僕

以書久似憶良朋未易如東坡所稱之棋聲花院閒幃影石壇高也久而不浮遠而不盡其有之自鳴集所云撐霆裂月劄作者之肝脾殊未相比余特以頑貽濯纓獨重于王官谷中耳耐辱居士休休莫莫衝口遺放徒執醜醜論詩者易足以知之。

致楊周二公所書詩後

忽覽捷公獨藏二公筆跡不覺倉兄憶余交仲馭以辛未在場茲識楊公當戊寅會八分韻者二字見贈轉盼矜茫蒼天艸艸金壇爲弘光巨憝冤歟清江以天興督師與萬吉人郭雲機姚有僕龔建木黎美周同殉虔州觀其忠信魚鼈日月弓影之句慨歎埋窓使人蕭條生歎之間悲歌者固已早自必矣清江詩浮山別集卷一

此藏軒

與漳浦同調而惹清流利過之書法遇元常稿行稍變金壇晚家茅麓邀朗三蒼生砥礪攻苦肆志風雅是其筆跡不必以人傳而今正以其人傳予又歎世士好藏名公巨卿書者數數而捷公獨藏二公之二詩此尤當爲天地珍惜以傳者乎後之覽者豈無感焦隱懷魯生酒酒而傳吾黨者哉由白馬之苦苦言之夕則可矣悲不必無。

書周苦蟲卷後

周貞妻歸依赤嶼以讀書杜西之作長語送之愚但寫其歷歷黃州對樊口而已少時寄惠連云江山新落葉風俗舊悲秋今再舉此以問赤嶼讀書人有書可讀正不必作新舊想。

書遺教經後

真西山見楊大年所書遺教經歎下學上達之不可易新建曰止有下學即是上達夫上下原不相離特以狗雕奇之情識自蔽耳一心六度以戒爲基世尊最後珍重長劍倚天東坡所謂食鹿之美加以易牙猶是當日之味也中道當賞即自性戒琉璃獅乳在邊器煉器之爐鎚耳三一老人曰屋以築基最先然屋之享用其基也最後亦此基也五教分時膠鼓矣超而上之歸而執之詎非膠乎三番山水畢此雙樹此一最後萬古之最後矣覆船釜公囑書此經以覆船爲木又最後即是先着誰是一心奉此經者斬新條令恢復舊基覆船駕船不妨求劍。

浮山別集卷一

四

此藏軒

題嚴相國家藏坡書

李端叔謂東坡研墨如糊握筆近下而行甚遲然未嘗停緩徐盈紙王履道謂坡不在驥奔視決獨取其絡繹蕭疎往見王性之所藏東坡五帖似徐季海李泰和今觀常熟養公所跋御賜坡帖呂夢得八十三歲讀書篇與柳子玉寶覺師會金山作神致蒼逸真乃遲緩絡繹行乎不得不行者乎施愚山一日載向芝亭展翫滿座軒舞因識於此猶徒執朱繼細密燦之以辨真乎瑣瑣矣。

跋樂毅論帖

李陽冰與李嗣真書云右軍樂毅論有忠臣烈士之象或謂黃



庭圓。蘭亭逸曹娥圖樂毅論方歇顏皆從此出。是蓋質論其狀。勿膠柱也。神于踐形。則頰毛即神矣。詎曰謹毛而廢之哉。山谷謂樂毅論王著所書未免小僧縛律。此急于展其別致而借以凌轢耳。李端叔曰。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帖聲。清遠因得樂毅論于其覆梁摹唐摹。勿論也。愚者忽見胡耽一本。頗自流逸。因歎曰。手與法化。隨意具足。風韻勃然。砍陣藏鋒。詎可作二觀乎。古人各以其所至者臨之。方圓固同時也。米南宮曰。行書十行不敵楷書一行。然米終帶行。狎賀方回曰。坐乃立。立乃走。宋無楷書。不若就其摹晉楷者。與之爲緣。臨楷舍已。所以疎已。敬學即此。泯心即此。手舞足蹈。未嘗廢坐立也。書固由已。豈由人哉。

浮山別集卷一

三

此藏軒

書合璧端友集後 霞舟詩鍾

愚讀晦山明白乾淨之語。始知錫山吳公之以火光衝天也。嗣君公及見訪。出示合璧端友集。囑以一言。所謂合璧者。友山公畢遜國之法。位霞舟公畢臨上之法。位所謂端友者。李忠毅致命于二十五年之前。霞舟公與錢希聲致命于二十五年之後。祖孫師友。偕時遂志。日星爲光。天地間之固然。合符如此。明白乾淨。猶不信哉。已書一幅。留螺山與公。及而南浦復過。其兄野翁。舉及蓮花法。位爲易包決。自事其心。哀樂不易。惟望信此。固然之符。即已萬世造命矣。儻然相對久之。伸紙索書。故識其後。

題朱曼軒陶煥說

曼軒所居昭山之麓。小軒迴翔庭種蘭芷。一窗煥然。屬余題之。余題曰。陶煥問其所自。余曰。王褒九懷有陶壅株昭之訓。曰。乘虹蹕蜺。步驪桂林。意曉陽兮。煥寤。皇門開兮。照下土。株穢除兮。蘭芷覩。可以藏身。雖壅可也。

跋施教臣藏顏井蘭亭本 施逢親法

陸友仁見蘭亭十一本。陶九成所裝百十七刻。悅生閣藏蘭亭八百冊。今傳幾何耶。此則萬曆中顏井夜光本。或以爲褚河南摹董宗伯定爲米襄陽。近之施教臣出世。無所不捨。獨此帖猶在枕中。噫。天下之物。豈有常存之理。精入而神化。則有水火不能燒者。首楞嚴譯曰。一切事究竟堅固。成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古有語曰。看破已矣。用免則那。愚者曰。痛。

浮山別集卷一

六

此藏軒

題東坡狂艸醉翁記

東坡狂艸醉翁記。乃元祐六年狂艸爲劉季孫書。趙子固珍藏。趙松雪宋昌裔沈石田吳匏菴皆有題跋。高新鄭亦云。徐穎南以豆易之。泥塗者也。劍州吼雲。超然遺世而懷此。以述其延津之舊傳耶。其泥塗而珍藏耶。愚者反覆觀之。由方藏圓。乃知方圓同時。坡公自云。綿裹錢。山谷最賞其沈着。此幅脫剛稜與圓熟。真行艸相間。別有奇逸。老而見之。真可長一倍矣。彼不知耶。

官壁楷悟顛逸之法而毀方貌圓者吾豈許之嗟乎古今一致  
瑯才候足其神自傳不必問爲紹興方氏所藏白麟所摹也摹  
而神卽其悟後之火候矣有悟其真不磨者隨寓以遊焉可也  
忽泥塗忽珍藏何驚之有

書遣筆卷

一曰此心休之則淡鼓琴聽泉正是入寂樂定一曰此心用之  
愈出讀書窮理當作無厭足王祇如陶貞白之層樓松風別錄  
本神葛稚川之披榛排艸著抱朴子沈雲禎八十手寫細字滿  
篋依耶用耶陸放翁入蜀記有酷好者夫無意爲文文之至也  
狀物適狀其物而止敘事適敘其事而止不增不減自爾錯落

浮山別集卷一

七

此藏軒

然是通神明類萬物古今稱謂信筆淋漓乃能物如物事如事  
而成至支耳述蹟動惡蹟動者固陋黃鼓詎受給乎張元長曰  
蘇東坡父子爲文純是遣放非有意于爲文所以可傳此于刻  
意剽剽奈納被者洵罕頭妙藥矣以衣綬爲桎梏而甘心鬼  
彫也寧許之哉

致藏真自敘帖

紹興曾公卷致藏真自敘三本一在蜀黃山谷以魚鱗臨之一  
在馮當世家歸上方一在蘇子美家元祐間蘇必携至東都與  
米元章觀于天清寺蘇黃門蔣穎叔皆有題歸呂辨老黃長睿  
云在唐通叟家亦南唐所蓄者寶章待訪錄言必父補六行題

跋淪亡者多李西涯公見之徐謐齋處嘉禾項氏購得分宜本  
卽陸完所收嘉靖壬辰文徵仲令章簡甫刻入停雲矣愚者反  
復觀其所稱忽大忽小間多不屬所遲疑者寄傲養性之士不  
羈之致儼然何乃自敘諸公贊句以示夸耶殆後之好事者擬  
爲之乎可以六行亦可以十半矣黃山谷曰張旭千文蘇才翁  
所爲才翁舜元卽于美舜欽之兄金玉皆精此技一時游劇有  
之矣愈久而虛者愈實藏者示客客誰肯如劉說之直出葵丘  
哉已而歎曰禿筆成塚夏雲隨風一生如此本以寓其別致而  
後世之寓者復寓之要亦當時承調弄丸之凝神所流傳不可  
昧滅也

浮山別集卷一

八

此藏軒

題倪文正公芝石圖

韓修武橫空盤硬乾坤雷碾劉屏山謂宋人目爲雷太使舞蘇  
長公沉着痛快筆不停綴李端叔謂其將錯就錯忽瞻倪文正  
公芝石圖磊珂渾沸樂嗟蒸成不啻一草一木想見解衣礫磻  
其沉雄爲何如哉達人遊戲寓意甚遠目爲雷大使舞將錯就  
錯彼不辭也先生一生詩文書法亦絕不肯雷同面目又非鋒  
國碑樗寮帖所可比例嗟乎世盡皮相耳亞夫與小孤過一片  
比千崔嵬東坡以石易圖遂引鵬蛇捧腹今以配此有咲者乎  
在陵似子長大令似莊周不遇出格人咲何怪焉望于遠携至  
此此已出格矣秋山晴窻安能忍俊

題季子画與表弟

趙子固蘭竹悟禪者也。表弟皇甫子昌表得其法。天台董中齋楷舉李伯時表弟喬仲親授筆法。遂入能品。子昌勉之。趙君澤孟舉山谷題宗室六年。臣曰。大年學東坡。少故柔老。自十倍。當入神品。子昌勉之。阮季子。吾鄉之葵也。于叢蔭中而画梅竹之致。于梅竹中而暢風雨之神。青出於藍。禪耶。画耶。子欲得解脫三昧。可從此入。

墨歷爲雨樓画雨

少年聽雨歌樓上。銀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天濤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浮山別集卷一

九

此歲軒

任空塔點滴到天明。此蔣竹山題王叔明聽雨樓圖一闕。虞美人。偶爾寫雨。借題其上。雨樓居士猶分別此三聽。否。毋乃爲境轉耶。直饒不被境轉。依然不知雨點。

題沈啓南虎圖

乳虎最怒。屬歸真圖之妙。有生意。昔稱顧虎。惟趙逸齋一人。謂其形似。而有氣韻也。此圖風艸披靡。正狀其一笑生風之意耳。肅公不以爲武。必歌班班。喻人之詩。寫其攫綱。使倂爲之前行。耶。石田長歌。朴老而飽。菴結韻有致。雖伏虎者。故自不妨色變。謂之待者。警人可也。客咏遺山曰。千年虎豹守天門。一日牛羊臥秋艸。警在何處。

爲了菴作画

三十年前鄭超宗告我以千里之訣曰。法熟自化。魏子一告我以臣虎之訣曰。有幹有埃。楊龍友告我曰。莫妙于鬆愚者曰。面前三具足。各真應其性而已矣。將謂子久縱橫。責以房山鷗波。李伯時瀟湘圖。尚乏蒼莽。彼受之否。是亦太白所云。枕席烟霞之雙奪乎。了菴于此盤辟已久。應不以愚者之指。同弄軒也。

題画寄羹湖

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合。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然通。如參禪人。將金剛王劍。一截截斷四路。使計較中無商量。在得失中出生處。方得暢快。領其天然。或曰。背水之虞。易幟之奇。孰

浮山別集卷一

十

此歲軒

先孰後愚者曰。猶不信。承蜩弄丸之頑。漸同時耶。退類五簋。手乃能與法忘。悟成竹於胸中。揮洒始真自在。此幅面壁。便請同參。

題徐伯調松柏圖

人間世匠石。診櫟杜樹。終其天年矣。德充符又曰。受命於天。惟松柏獨也。在請問松柏之樹。不可以窮年耶。外物曰。春雨日時。艸木怒生。銳鐸於是乎始修。艸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將謂誰在。誰不在耶。直饒山水篇。處於材不材之間。亦未夢見在。別峰愚者曰。松耶。柏耶。誰與汝安名。拈作一莖艸。不怕懸崖傾。

倪文正詩一望白雞分馬練千年青不丁龜蒙登泰山小天下  
何必泰山之內登泰山乎東方白先讓日觀此孔顏讀書開  
眼處吳門匹練是第一寫生手相傳描遊歷過者多可惜贏家  
官松刻碑遂鑿壞其面目金泥玉簡轉引紛紛何暇忙富媼爲  
元君磨前碣而刊新銜耶泰山俗矣即從名山例斷三天門亦  
無奇也別有巖窟隱洞在幽仄中遊者急完一題目爾或曰此  
幅漫漫非急完一題目乎曰爭奈白雞分青不了

華

子雲曰太華爲旒田駢俱到作華山之冠以自表文太清證爲

浮山別集卷一

十一

北戴軒

魯司寇冠三面削成中爲南峰東爲玉女洗頭盆西爲蓮花峰  
遊者從青柯坪挽鐵索上千尺幢上此即具希夷之蛻骨何煩  
王涯王履辨掌迹哉于鱗記曰雷中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  
吻諫中之縞垂絳中之縞皆自汲也足已茹則蓄膝也足已  
吐是以趾任身也人上出如出井朱白民再遊始歎其狀非親  
至也耳食烏能知之吾初以銳心上而不知險既以忘心下而  
忘其險夫亦有善載其腐肉朽骨者乎愚者曰如是二心先心  
難寧可退之驚哭遣信告絕不負親至一回未可以杜陵遙望  
題詩爲風流好事得便宜也

嵩

華如立嵩如臥得之矣盧鴻乙巖放瀑銛鏘石淙峽澗碧嶙岫  
菁此中嶽之二勝也天下乃以少室五乳奇之西來斷一臂歸  
一履奪中華之中而踞之中華志林濟濟多半爲石壁所困而  
峰頂亦不能造丘壑亦不能遊也奇哉一菴欲送達磨上學比  
之薛正言所記爲奇杖人有藥毒殺達磨更奇愚者曰平

衡

衡八百里首回雁尾岳麓大矣而無瑰異故圖畫不能絕傳傳  
以岫嶠碑艷繼以一懶二宗艷顧璘言韓愈開雲朱張霽雪二  
事最堪圖畫或疑之何不疑何子一之岫嶠碑耶禁菴曰泉石  
不能如雁宕匡廬而峰峽旋雲祝融日觀果是二絕友夏曰山  
雲出入艱難際莫使關門此念淡望衡九面殆所謂雲中君乎  
吾知遊山者必疑而不信也遊山若一無所疑亦不免爲芋頭  
咽殺磚頭踏板石頭滑殺

恒

崑崙三支入中國北支在黃河北起伯顏入塞爲渾源太行山  
東山西以此分恒山屬中山其猶帳中坐乎五行五帝北方皆  
二叶光紀廟祀在茲龜蛇表玄武也而說者謂此山似蛇盤龜  
然且真勿論獨憶其有護門之神艸當入此山求之謝在杭嘗  
欲易置五嶽以天壽爲北嶽何不廣之爲五須彌縮之爲王母  
囊之眞形耶且看此五墨點不安名字亦能迷人亦能指人一

浮山別集卷一

十二

北戴軒

龍眠

東西龍眠皆先壠。今日伯時不待畫而儼玉峽瀑流最壯。叔祖戶部公取以爲號。寥天一峰。卽老父跨澗之游雲閣也。俱從境主廟入。左忠毅之三都館在焉。極半天嶺而北。爲舒矣固非一幅可寫。但指幽石清湍。卽當歸夢耳。

皖天柱

海門江上。南望九華如掌。北望天柱如指。固雲中餐秀之一奇也。從皖口泝沙河入潛。爲三祖寺。上馬祖巖。幾四十里。乃憑巖而見一峰。挺立衝霄。卽所謂皖公尖也。人不能到。愚故以淡筆染之。馬祖乃馬自然。名湘鹽官人非馬駒也。擢秀閣。爲陳瑩中浮山別集卷一

十三

北藏軒

讀書處在山西麓。南行爲山谷寺。遊山懷古。因而記之。

九華

憶天啓丁卯。隨老父白安石師。雨中命駕。至五溪橋。橋北有臺。倚檻展眉。九峰如列。疎指笑。黛色媚潔。聳人襟懷。誠奇觀也。又三十里。登山落阿。如小村聚。金地藏禪師之塔在焉。旬然以爲印度之地。藏而朝之。陽明王子坐處。土人亦好言之。東上舍身巖。所謂九子之一峰。峰圍數里。對面天柱。峰計抵之。亦二十里。天臺朝陽洞。則四十里餘。故不顯其峻。峭琳琅耳。九華可望。不可登。此諺竟傳。誰能具清曉。廢時日。而盡此山之奇者哉。周益公紀觀縣瀑。應在峽中。棘莽塞之。故仍寫五溪橋望之意。立焉。

于前而得之。何爲不可。

石門洞泉

青田石門洞。非洞也。舟入峽口。兩崖蒼暗。潭渚渌碧。篙刺里許。北面如闕。全河下傾。對岸沙擁作亭觀之。瀑未有大于此者。壁上刻天下第一泉。謝靈運書。陳謙咲其咫尺而失。雁蕩何用伐。山開道爲古人亦從其興之所至而已。少從老父出長溪遊。此聊記彷彿。

匡山三疊

朱子與楊伯起書曰。三疊新泉奇勝。此生無由至其下。當託黃商伯陳和成舉以來。則南朱始出也。老父庚午遊匡廬。言三疊最勝。然必峽遊。始盡其勝。壬辰同施尚白周思皇遊。遊人皆從凌雲舍上嶺。據北崖松。望南崖之谷中。有瀑布三疊如練。相去二里許。以上睨下。何能暢然。已過石脊。一綫天綠潭。卧九雲屏。借廬求老僧。爲開九疊谷之路。越數日。自玉川門入。側身出洞。循澗行。是爲鍊壁峽。旁削衝天。獅象蹲躍者百狀。龍潭激電。天爲之小。投距而過。見天門焉。是爲外龍潭。瀑五丈注之。其上有篆。薛中誠李夢陽名。此舊路也。沿北壁捫蘿二里。行奔雷中。忽見一疊。拾級獅子峰之傾崑。三疊出矣。銀河直瀉。冰霰崩騰。全身雪窖。寒濯其骨。豈復有人間世耶。是可以得開闢之句否。坐金鰲石。許建一亭。因題之曰。不容下語。

十四

北藏軒

雁宕

沈括云祥符間建玉清宮。伐山取材。靈峰靈巖乃見。奇峭恠削。總不出永嘉陳謙一記。嘉定己巳。遊至絕頂。得所謂雁宕者。前人未之識也。懷素與律公書。貫休有詩。則唐時已聞矣。或已開復塞。至宋更開耶。李孝光稱石佛南溪散水崖。終不如大龍湫。忘歸亭真忘歸矣。向曾敘名山諸瀑。虛懸入潭。蓋無有勝此者也。從能仁寺五里沿澗。曲折而入。兩峽夾天。至則北東西三面連屏合拱。懸崖如覆。半煙然。剪刀峰一片石。卓起百尺。獨蔽其南。過剪刀峰。背乃見觀不足亭。亭踞危石。在潭之陽。下石磴。臨潭而轉。其陰爲忘歸亭。至此視之。所謂連屏拱壠。與剪刀峰齊。浮山別集卷一

十五

北藏軒

人立蒼壁之跌如井窺天。瀑挂其壘之簷。仰而上。睨從空注潭。瀑之四圍。人可迤走。拍掌風起。瀑飛不見。少定復垂。嫋嫋變幻。或直雪。或旋烟。秋日正午。射之。珠成五色。其注潭之縱橫分合。激波騰沸。聚則墜。渙而灑。高散則數十百縷。擲雹而起。雪花成形。潭影正碧。不相亂也。非黃巖石梁倚壁者比矣。寧都集賢巖。瀑亦虛懸。殊自內視外。又無剪刀。不見潭波。韻不如也。浮山金谷巖內之滴珠巖。頗似之高十餘丈。惜泉源小。雨後壯觀。石如大螺旋而成樓。樓頂破而人從天上傾瓶耳。

天台石梁

陳卧子以書遺愚寓高明文心院。讀山志。盛稱天台之大。而歷

雁蕩以爲小。步寺門之圓通洞。乃太鵝卵石而索之。石筍三丈。閉山。未離土也。惟石梁奇。斷橋次之。桃源南洞。華頂。平平耳。後遊雁蕩。參天惟削。月不暇瞬。因歎世之大言。以抹撥物之真奇。處而掠虛。雄尊者。皆此類矣。石梁從下方廣橋上。觀縣河二十丈。橫青玉以束之。卽雁蕩亦無有。况它山乎。特爲貌出。

潛大龍山

潛邑大龍山。有瀑數十丈。泉所注處。下立坪頂。石激爲水輪。其徑三丈。亦奇觀也。近聞土人燒鑿其立石。放彼直流。爲之叫屈。

桂朔

中國山川之奇。無如桂林陽朔。柳子厚云。發地峭竪。林立四野。浮山別集卷一

十六

北藏軒

皆似劍鋌。吳武陵陽朔廳壁壯之甚。悉韓退之碧玉簪。殆憶之也。山谷云。桂嶺環城如雁蕩。得之矣。范驂鸞以爲平地屹然特立。森列無際。其惟且多如此。誠當爲天下第一。愚和稼軒相國云。恨無奇字說青山。更寫長篇。徒作狡獪耳。嘗圖近峰巖洞。便從沙足上層。染遠峰。略取其意。必欲相肖。須呼李成郭熙乃可。

寧都全精諸峰

梅川有金精十二峰。蓋在縣治之北。其山皆石骨。拔地百丈。不沾寸土。大似武夷。但少九曲泛舟耳。峰名十二。其實數百。南北十五里。東西且四十里。林樾參差。彭樹廬魏丘曾彭諸公。皆家其上。雲中雞犬峰頂相呼。愚者有記記之。茲圖其繁。

峨眉天門

七重露地此門中。不斷烟雲染大空。翹首諸天憑素柱。没人雙眼是青慈。臺邊偶點蓮花色。屏際常吹井絡風。劈盡鬼工携不去。却將布袋拾鴻濛。此老父峨眉詩也。由峨眉縣至銅鑊殿。且二百里。入夏餘雪。晴日西見雪山。亦其連嶂耳。范仲開云。其陰通縣度。出松潘。絕壑古洞。幽糾難窮。志亦莫載也。故就天門一詩寫其縣云。

浮渡野同巖

名山巖洞。如金華。七星書林。將樂。皆行地中以炬遊。即齊山之洞。不炬而亦下行。惟桐之浮渡山。洞最多而連繞平步。人植門。浮山別集卷一

十七

北藏軒

憲居之所。惜金谷滴珠之瀑。冬乾。三面湖水。冬亦放耳。先祖卜築此藏軒。以授老父。乙丑使蜀回。筮得同人于野。題野同巖于海島前。蓋取共而南也。老父曾夢邵子于此種松。故又書行窩焉。先母塋山之北。久許此藏。且作伯時之顧瞻云爾。

太姥山

山石巖樂。大至數十百丈。九鯉一線。皆在山顛。山踞海濱。摩霄峰最高。觀日爲快。無雲之曉。先碧後紅。其紅彌天。千里之島如綉髮。然蓋水光蕩漾。映其出沒。故倏忽而成此奇狀也。

釣臺

愚者兩上釣臺。拜嚴先生祠。方玄英謝舉羽旁立主焉。兩釣臺

峭踞江岸。對面之洲。卽蘆茨原。如意碎矣。沈仲連。彙從來釣臺詩。屬我作圖。慘澹三日。乃揮立幅。與之。今欲黃名山冊。緝爲五寸。亦景定詩人之一絲在也。

武夷

階石骨立。數十百丈。則陽朔。雁蕩。金精。黃山。武夷。一類也。獨武夷有九曲溪。可以擊櫂。比離江耳。仁智堂。負大隱屏。而展綈以當五曲。故爲帳中。重洗仙顏。老父庚申題于雲路。蓋識之也。天游一覽亭。卽在仙掌之上。船板槎枿。不得不請營工伸手矣。

黃渚

桂次白云。黃山總爲一石。植林起堵。分南北海。強名之耳。沈晦浮山別集卷一

十八

北藏軒

巖施尚白。耦長邵漆夫。皆有此約。不知夢何時。圖獨開石筍。岡鳳翅松。略寫其危翔之意。

石鐘山

崇禎庚午。老父同張席之先生。聯句于此。金綠堤刻之。風濤瀕洞。以崑崙爲股。狀矣。小孤危。砥北浪。更爲噌吰。秦之狼山。具區包山。東北風起。浪數十丈。雄哉。當以郭忠恕浙潮之法寫之。

采石

縱陽下金陵。必泊采石。愚仲妹適曹梁父中。頓在此。牛渚月下。與謫仙樓盤桓熟矣。略命大痴。皴起石壁。更爲之淡抹蛾眉。

雨花北望

雨花一望，城闕參差，塔樹影略。江光一帶，自左竟天神烈，歸歎獨當其北。去且三十里，松濤州色幸不辨耳。六朝雲入夕陽，殘許用晦處伯生不須重咏。

### 武功圖坪新澤

武功山在袁吉之交，圍八百里，朝萬仙者秋必禱焉。直上箕峰，鶴頂人遂以爲上。阜愚者同吳山，筋屬西韵率衆開圖坪之澤，數十丈不亞黃陂也。其州厓下之黑潭，亦有奇澤，以囑蘆山，故爲之圖。

### 九澤

老念廣之本師，因擔簦往寓東山石廬，走六十里，至湖宮所云浮山別集卷一

十九

此藏軒

丹竈雷轟漂紗，大小珠簾，玉柱石門，棋盤響屐，將軍皆溪瀟峽石之深而變狀者也。惜不從下沿溪上而從嶺上墮而遊之，丹竈者溪石片里許，列孔如星，而水漫其上，故朔一法以寫之如此。

### 三峽

三峽瞿塘，愚少隨老父布帆船六櫓下，猶記其影。此中嘉陵合涪而下，夔巴矗壁險峻，古蹟鱗次，杜陵諸詩，放翁入蜀記，皆可想見之，因以荆浩然存其意。

### 遶雲棧

唐宋類以棧道圖雪，自寶雞十五里益門入棧，至漢中寧羌州

出棧共八百里，號連雲棧。今車馬在谷中行，無棧關矣。人力開闢，後過于前，豈獨此耶？朕而峻嶺危坑，崎嶇易道，爲客之險，萬古不易。杜陵所歷，猶在眼中，孰謂此幅不足，林人盤嶺雪棧復藏古寺，如以艱難，亦未見行人斷絕也。噫。

### 洞庭君山

浩歎之憾，杜陵之浮，何如太白之剡耶？愚者嘗作詞曰：竟把青天埋，在秋風浪裏，渺渺愁予。斑斑幾點而已。

### 觀潮

緒龕二山所束，故錢塘潮頭可觀。古稱廣陵曲江，如素車白馬，今杳然矣。錢塘且咲陳夙潮，又何惟焉？不必月推，不必脉喻，吾浮山別集卷一

三十

此藏軒

且遣趙千里，作弄潮兒，以消鎮海樓之一晌。

### 吳區

王叔明林泉讀書圖，自題曰：蓬憲曉對洞庭山，七十二峰青似王叔明本錫人，別業在夫山，故常舉其所見耳。縹渺莫釐，夾消夏灣，樹石村居，重寫麗集，則太湖之波光不顯，故且以包山踞石，略藏一角，却渲淡筆點湖中諸小峰，則蓬憲青玉儼然矣。

### 徑山

雙徑原無奇，惟倩房山點子，放白雲層層託之，故自顯其幽勝，情知山有毒龍，要不敢作怪，來欺吾筆端也。

### 赤壁



顧起元曰楚赤壁五漢陽漢川黃州江夏嘉魚惟易林對岸臺山見崖上赤壁字此燒曹處也黃州赤壁是坡所遊董宗伯欲以雲間赤壁敵之圖赤壁者無奈東坡耳坡又奈其賦何

武岡洞口

洞口在都梁之西資江所出愚者以丁亥從沅天雷被左黃轉靖清水即江後過洪江至洞口兩石峭立如門飛橋渡之時館蕭有斐家與姚以式泛舟作詩葦綠秋社易貢題壁蓋時自稱為易貢云

二姑

麻姑雙飛練似廬山馬尾而短特以魯公一帖令人懷鳥爪耳

浮山別集卷一

廿一

北藏軒

靈峰石戶似玉川門麻源幽邃則其北谷也從姑緣此相呼羅明德十區玉立附之裂鏗跨橋彷彿虎嘯之頂猶不信蓬萊水沒期種辛田耶因傲黃鶴樵戲作鳥爪法長卷寫之

滕水瀑

馮時可云貴州滕水瀑天下第一以其濶數丈也又有天生橋橫二丈長二十丈因以一幅連之或云兩者未必接壤愚者曰太白引壁遺鑄池君秦人去桃源為一事便留此紙以為仙都可乎

點蒼

大理點蒼山下匯西洱黑水石關入都寺塔星列升菴所記即

以為雞足山愚雖未得至然方壺蓬萊猶傳水淺冀倖一遊存此乘雲而觀之未必不可以謝抵鵲也

峒峒崖

峒峒崖為天壽右護帝京景物略載之壬午同劉淇雲鵬鴻圖遊從紅門望長陵而西迤入峽中為得勝口關城雉堞樓櫓甚壯渡溪上嶺十二盤為中菴再十二盤為玉皇殿殿踞一崖之獨出者嶂壁立廊檻環之更登其高頂遙望諸陵藏抱壘嶂之下雲中明樓黃射斜陽圖此半幅猶儼然也蒼蒼茫茫敦勒何限銀山也耶一靈蒲伏松色尚存億翁歲旦之歌碧寧有改卧遊冊總跋

浮山別集卷一

廿二

北藏軒

宗涅陽曰余眷戀廬衡契濶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搆茲雲嶺橫墨數尺高筆之秀玄化之靈一圖而得之撫琴命操眾山皆響澄懷味像暢神而已夫高筆與玄化何與而少文以仁者收智樂乎流時相鮮原無情識筆墨寫照寓于別峰素逝之士故足以寄其千古一往而遊焉息焉亦代錯回然者也愚者自少好此老而遺放忘山忘道兩折三菴理窟尊幢未免斷斷角立不如以烟雲化之前身餘習輞川不妨自招騎屨偕還安道寧拘家數將謂新硎技進乎呂梁曰吾無道也閒遊可讚不必寢絃五岳時行毫端自足黃摩圍曰丘壑須胸次有之筆墨那可得耶不覺一咲

跋客生聖教序

西禪室隨筆曰：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此卷爲懷仁聖教序真跡，卷首有宋徽宗金書縑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爲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禪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黃長睿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爲據，恨其不見真蹟，隨人言下轉耳。愚者曰：安知非集字久熏而自成此小王體乎？安知非劉勰弼書，慶虬托名而行世乎？書苑尊其所宗，聽人傳而寔之矣。斤斤以紛紜何出，辨唐榻宋榻，猶幕籬也。視斷不斷，猶近之。比來是處摹泐，必依其全者，一曰惟論書法耳，然唐以法勝，而風致蘊焉，必且曰畦逕易循而抑之。從事此道，即自曼詞以浮山別集卷二

廿二 此藏軒

跋褚河南書聖教序碑榻

包嚴介以褚河南聖教序碑見遺云：褚書真本，只有此序，其同州倅廳事刻者，不入賞鑑，或疑聖教序無別碑，愚攷于司直金石目，有褚遂良書聖教序碑，依明誠之錄也。攷唐高承祿四年癸丑冬，褚遂良爲右僕射書聖教序，勒石至永淳三年壬申，懷仁復書此序，蓋褚以戊午年去，去後武氏正盛，疾褚遂更命懷仁書碑。懷仁欲勝褚，故曰集右軍字耳。叔則云：褚碑元駱天驤翻泐之，世評褚著大節，而字如瑤臺嬋娟，其枉長沙後，當不

知何如也。愚者以虞取俊潔，而褚特沉著，體方勢穩，此碑是其本，致其臨蘭亭樂毅論，疑注健朗而有騫翥之勢，可想見也。泰和清臣皆取資焉。

壺華礪礪

天啓丙寅王虛舟師持米仲詔先生畫石，爲吾祖廷尉公壽，峰巖宛轉，鬱積蒼秀，每從而做之，不得其下手處，後與吉士往還，所見不一。壺中九華，絳法變化，猶東坡之寓意也。若馮楨、卿竹下石，千篇一式，披麻圖畫而已。鄭千里常言：攀頭荷葉解索蟹鉗，家數各殊，然貴在生動，不拘又不亂也。予久橫破處，卽是小斧劈，雲林削鐵，寔出關同，而斜疊亦用側筆，惟花卉太湖石透漏玲瓏，別是一格。其背面陰陽轉側之理，豈有二乎？豁然通悟，無不可者。因綴一礪礪戲作瑣編文，自圖雪浪，刻于常山，亦是仇池詩魂。曼衍寫照云爾。

浮山別集卷一

十四

此藏軒

題九成宮壺中本

書法至歐陽渤海始一整齊，之以律觀者，如向殿陛正笏垂紳，矧其丰骨珊珊，自具高朗踴躍之韵，米襄陽從此煉力而化之，故趙吳興不能似也。後人無此浪蕩洋鎗之力，將以壺鵝貌楷，便藉口楊凝式、啞王著爲書家奴耶？南泉依壺山之岷嶺數十年，忽爾千里訪道，携此同遊，其意安在？愚者爲題壺中本，勿輕示人也。

書於陵于後

徐文長評於陵于終曰天地間欽崎歷落之致正須牢騷倔強之人出之舊蕨羊棗與八珍九醞同于說口無炙之餘忽進艸藻即整吻寒齒而野趣暴發謂人人盡好之不能謂人人必不好之亦不能也愚者曰莊子敎墨翟曰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舉世溫飽面目雷同有一于此欽崎歷落正以不平平之亦薑椒苦荼之資也水激風鳴何嘗有意此喻人之意乎亦可以哭亦可以笑

書呂覽造閑解閑說後

楊大復曰黑黃白馬同作馬白馬非白白馬啞迷天棄地入椀

浮山別集卷一

廿五

此藏軒

孟瓦不問石石不答瓦無已始相與爲閑解一而不解一也呂覽曰或獻閑于宋元王王令國中解閑兄說弟子解之解其一二不解其一造閑者曰彼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更巧于我尹宣子曰止爲別朔一奇專以本不可解者困難人壓倒天下之一切法及其悟也竝其本分日用當解者而混縱之辟如始則罪結稿後則艷雉嬰矣豈不可歎李端叔所云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爲難正爲此乎人心無古今當周未時即有造閑解閑之學術故呂覽引之又況後之熏香吹影巧護神叢者哉嗟乎閑而誤歟已耳解而明其不可是享中節者也有此鏡在又何能欺

書閔于馬說後

周原伯不說學閔于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無學不害不害而無學則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殖將落袁米曰子弟三病華衣豐食而驕惰不恤一也不讀經史惟事嬉遊二也身既不學又忌人學三也然且藉達人之快口以荒逞而引才人之偏鋒以寬賢其病益深莫可採藥愚者曰今人藉口絕學寔則不學也快口偏鋒何以藉何以引耶多有是說而及其大人此幾危哉

書方虛谷序牧潛集後

浮山別集卷一

廿六

此藏軒

方萬里序天隱禪師季父姚勉夫文叔兄雲皆進士與回同年鄧光薦善道晦幾時節因緣牧潛之文章世多重之而惜其不爲立政無逸天性無三教也乞士遇緣寧澹爲本福禍積積回避不及使且以電拂拂之相謂弄匙箸客超宗者言下不欺人人自不達耳離情見性貴知心師一門淡入煨之於虛空而喋然回途御風偕行矣豈可以無覓地之歟浸與無願王之莽蕩而疑亢誓之間乎宗殆杜襲禮陳陶趙孟個目爲三教夫即彼之立政無逸也其權隨寓別路之中又別路焉世智安能測耶環中老父托孤杖門公因反用發揮午會臺臺如此竟無感者乎哉可惜許

題清芬閣白描大士像

清芬閣者愚仲姑也。適姚前甫公十七而寡，依延尉太恭人，居愚小子智壬戌失母，仲姑撫而教之，曾定古今宮閨詩史，因有李龍眠本，朝夕彷彿，嘗畫大士，甲戌遂居雷都，屬求藏本。一日見陳曼昭，有錢舜舉列女圖，取鄧曼許穆夫人，括母是蘭葉，描有大德四半金華胡長孺，跋丁雲鵬羅漢衣，折用重筆，以淡墨泊其線路，而細作錦紋于其中，鄭千里亦倣之。廬山石刻大士筆分輕重，益有妙於筆先者，近且望八，焚香作觀，出示毫端，非尋常可比也。易龍潭丁菡生，曾以石摹其立海之像，推倒浴伽，乘流占步，自非析骨析肉，勢能下此金剛手乎。紉蘭閣者，愚

浮山別集卷一

廿七

此藏軒

伯姑也。適張鍾陽公山左方伯，城破殉難，亦善白描大士，嗟乎世止知念抹苦，抹難誰知念抹安抹樂，近年刀兵水火，霹靂之下，無不焦爛，生于愚患到此，拜立誰謝，指頭供養也耶。

寫懋寂圖寄益殊大師 即汪扶光  
李龍眠爲柳仲遠作松石圖，取杜詩屈鐵交錯，回高枝，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東坡目爲懋寂圖，系之以詩二日，晚對隱屏，松雲溪雪，不客人語，因潑墨爲一幅，寄吾益兄，聊當舊期小桃源之懋。

書懋寂卷後語後

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雲林子以爲陶弘景，以何曲所刻，隱居

朱陽館帖，參校得之，蓋宋黃伯思長廣亦就雲林，鄧椿曰：孫思反，會稽軍士碎雲門之鼓，鼓中有二鶴飛去，雷門又名五雲門，此東晉末事。瘞鶴銘曰：雲門去鼓，正用此，乃以爲右軍書，何匪耶。梁天監十一年爲壬辰，十三年爲甲午，隱居于天監七年東游海岳，棲駐會稽，壬辰甲午，正在華陽，蔡君謨曰：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銘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山谷曰：小字無過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愚者曰：所謂楷隸筆者，中鋒也，魯直雖得筆意于鶴銘，卻取楊景度，欲破公書，將以敬側爲譬，翔耶。忽觀瘞公卷，二十年孤處層樓，而傲鶴去之筆，多用章艸，八分翹尾之執，益信古人出鄺之後，開心隨寓，往往奇勝而正不書本名，使人疑之，自未可與俗人注解也。

浮山別集卷一

廿八

此藏軒

題吳季六乾筆佛像

高麗畫大士，原出于唐尉遲乙僧筆意。今西洋堆染細皴之法，能使嶮高眼淡，正其不約而同者也。至以乾筆寫生紙，不藉影本，不試朽枝，信手展揮，輕埃縷積，亦與西画同其凹凸。此則吳季六真得未曾有矣。道子圓光一圓而已，季六嘗作十方長燭，四布之，又或染紙地如雪，天法以漸漏白，儼然一圓光籠其首上，奇哉。季六少以舉關力聞，魁梧山立，衣鐵馳馬，千人辟易，而今乃運絲髮之腕，茸毛不亂，又何其收放自由也。歟，吾見其伸紙也，亦必止觀累日，然後起而成之。

書韓忽忽篇陶神釋詩後

韓昌黎忽忽篇曰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翩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滅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閒人孫文介曰人非寥濶不足以消其心億略曰人惟不勝其情而乃求釋其情凡言忘情者皆不能忘情之甚者也李長蘅曰必極其情之所之窮而反焉然後可以至于忘陶靖節神釋形影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遂爲神乎退之忽忽作歌將求所謂無生乎本不借一物一法以自慰者不可不窮盡而至也過關矣此等又何庸迭迭逃逃爲雪峰曰單提之則一切不是然厭惡一切又成大病醫經腎主恐洋山別集卷一

此藏軒

此藏軒

此藏軒

重讀子暇靈山還廬圖

朱右司馬改號蓮菴贈愚者以下嶠青因畫靈山還廬圖筆文而法老愚者爲篆蓮菴一束以酬之同時賞鑑者臨桂瞿稼軒年伯李荅舟給諫徐巢友煉師丙戌愚者入大埠徬徬一切棄棄吳鑑在御史處詎知戊子從沅返粵而鑑在復以此石見還耶

諸公皆如空中仙而此石常隨藥進行郭嗟呼無非還廬也逃

爲蔭公書卷

嚴滄浪以宗乘論詩湯君載以宗乘論畫將謂門入非珍而多方誤之乎將求智過于師而逼精抽翅乎將倚此宗原無寔法原無有路而任其矯亂乎亦貴夫漢造自得耳向上一見永不

洋山別集卷一

三

此藏軒

寫像楊惠去而學塑法開行醫即是說法一行衍曆早已超宗是則相代相錯迹且舛矣其貫之者果何在耶以元人筆寫宋人法又蒼又秀明暗交參則營丘昭道不見鉤斫之痕解索梅苔總是破焦之點先吟摩詰達夫而後擴以杜陵義山能爲昌黎東坡而散爲香山放翁於是乎曰詩有別才畫有別致落落穆穆消歸可也鐘無鼓響鼓無鐘聲本來證空針盤依位寂寥非內寬廓非外南看北斗午打三更薰中到者代錯于一毫頭豈圖三重四破哉借喻取快亦偶擬其一重一破耳宗固無所不統而變變各止其極者也隨類不二本泯何言過關者少曼語者多塞壑填溝何消氣急愚者嘗謂天公是第一画手伏義

是第一詩人得毋引孫休之說否

致王晉卿孝行圖卷

李龍眠山莊圖寫其家廟與其世墓又書孝經子宅兆之卜亦具焉謂是孝子之終事耳王晉卿說寫孝行圖舉孝經通于神明爲主故讀誦諫諍王事靡盬無非此油然者古今無間也晉卿以駙馬好古能詩畫與二蘇伯時諸公投契且以諸公黨而遠置瘴徼後乃還朝與坡賦舊其爲人固自有其本矣終卷以丘壑松楸感亦固在是也

跋清明上河圖卷

宋翰林張擇端正道善圖宮闕闢闢人物所至以萬計清明上

浮山別集卷一

此藏軒

河圖張著以爲神品至正間楊準得之武塘盛子昭楫傲之泰定趙彥徵麟爲之賦愚者于輦鴻圖處見之今復于清遠堂見此一本彷彿無二但後苑較獵遊太液池略別耳夫以江南而寫汴京輒近而憶宣和王孫芳艸宜張羽何嵩遠之咨嗟徘徊也

書藥王說後

蕭元聲學埋菴曰梁武帝身是大攝提昌黎一表是真供養陽明許朱子晚年出家一菴要送達磨上學且道具何眼合此等湯頭耶劑分寒熱有時互用毒藥表其平而止備急尤反得不泄誰人感恩

書許文卷後

張元長曰近世好訕濟南如笑子雲以難漢文淺易不知言子雲者必其見子雲之爲淺爲易歷歷可揭示人而又自能滔滔汨汨不難不淡以成一家之言可以俟後之作者而不惑然使後世有子雲猶未必其言之盡是也今之人何鑿鑿也嘗覆按其人之文矣鼓掌肝衡自喻滿志乎則未有不爲險句累詞者也其險句累詞又何嘗不顯然出於濟南而無所顧忌猶曰文須獨造安能爲昔人所嘗爲今之人何鑿鑿也王遵儼爲沈青門序曰君恂恂恭勑風致諱然其所爲邊關諸詩意氣激發不旃于聲律之外如彈鋏欲邀公子之車款戶必得美人之首攝

浮山別集卷一

此藏軒

衣欲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幣招他人以軟徐出謾言又如睨柱秦庭不辭碎首擊筑燕市髮上衝冠使人讀之憑軾而有擊轂之爭隱几而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蕩落無用難託以爲俠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于此耶然則裝飾馳詞以快形迹必不免者而俳且不揀徐度矣愚者曰史漢大家一路也而今乃齟齬不過後人壓前人以驪門耳艸木各有花實此天地之正也析理序事紀物寫情學識足以達才矣度量風致其所配藉豈曰修詞成章聽圖境乎自晉競玄言而小品艷宗乘白著而遁者夸市井伧儻之吻糞掃六經矣噫徒讓回鬼者謀詒乎哉

跋南泉所藏銅海書帖

崇禎庚辰先中丞以忤楚相逮理銅海先生拜杖同在西廐衍易象正小子得侍時見揮酒文不加點偶請象正洞璣之旨疑尚書不合易策之故以虛舟子圖質難先生斃歿揮之別書寒松問少年幅當時謾浮氣乍飲知先生之教淡矣忽移北司所衍二十四圖亂播在地先中丞收之皆手書宋體鐵畫森嚴河南伯卽此是學況在憂患跬步不失學者能容易至此哉牧仲親炙最先珍藏一冊且數十年携之出遊示我噴雪庚辰癸未諸詩押行間州寄示楷筆或取鍾王歐虞而時出之隨意瀟灑要亦無常師骨峭神淵是其心影耳一夜月明三家雷火千

浮山別集卷一

世三

此藏軒

春筆氣四壁蠅涎墓廬對榻嶺谷笙簫天地近玩惟時時磨礪是所望親親者末一札知世必亂叮嚀志事凡人生病痛皆不枉博約分途儒墨互非只是割不得利祿二字割得卽高車駟馬與姬孔舟旋讀至此處誰不懷然嗟乎安得長此羹牆而荷瑜以渙血爲解實惕日耳牧仲易史雪纂三尺天下誰知此者立誠居業寓藝轉風矢此一報自遇其人望占無光受命如響集於斗極淡藏遠待安得不珍重乎

書蘆藥合州後

廣之本師世居蘆中其門人得出世托孤自稱藥地甲辰師來青原丁未結請蒲田親拜客寓之廬遊覽九際盤桓黃石其一

時隨寓之語酬唱之句客寓記室輯而存之吾師既命臨別薪火之吉因彙一編題曰蘆藥合州亦以三十年之白髮師生雷此一會非偶然也昔歐陽公作山中樂送惠勤勤謂子瞻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斃寓人間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岳而跨滄海也子瞻狂顚曾挑詩曰我師須是老門生今智不敢比子瞻亦不敢言挑而吾師金石之音滿天地不遠千里命小子書之長箋以留其家乘雲馭風且托以寫山中之樂惠勤所云豈復讓古人哉是年爲庚戌藥地六十聖域祖關之中新建別峰遂謙此而歎曰天寓于人入寓于世世寓于事事寓于時隨寓冥心豈有迹可避耶山水筆墨皆新也皆火之所以傳也後之覽者

浮山別集卷一

世四

此藏軒

跋直之弟所臨顏帖

中履携吾弟直之臨魯公一幅蓋其三十歲病中所書神情蕭然饒有逸興亦不拘拘以三折擦鐙而膠致者也吾嘗謂法以忘法而神竅盡一切法乃無一法可得此鄭杓所謂大成也臨者之意亦在此乎坐位屋漏痕天然尊貴矣詎以多寶塔爲田舍翁耶吾弟少負豪雋其才不羈遭時骭髀三十而物有時術室稿其孤中發集而藏之筆跡爲當時所賞今亦稀少忽然見此人乘俱以藉之以存因命工雙鈞過朱泐諸石噫屋漏痕豈徒以書法譏謾哉浮廬愚者智識于青原之歸雲閣

跋渡海羅漢卷

劉後村跋王摩詰渡水羅漢曰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類多  
說惟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外孤鶴  
狀脫衣拄磐石上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纔數  
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皆至人大士而涉川  
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常以盧渡杯渡爲神哉吳州盧題  
曰倪奇礫柯近役翁雖未大乘亦機警誰能領取象外意觀者  
空疑燈下影慈尊長憫衆生痴直到如今痴不醒愚者曰在此  
海中休石拄杖機固不得不警也矣豁然燈影蘆一龍也杯一  
龜也誰知醒處更生神癡也耶方外閒人灑一滴水破一微塵

浮山別集卷一

冊五

此藏軒

無非捏碎蘇彌踏翻娑竭將謂意生身與十劫觀樹差殊何在  
波瀾回互卽以固然而茫茫然苟未寤過偃岳乾海者其能信  
乎六韜老年精此不二偶以李龍眠過海墨本放而演之不加  
諸色信筆有神然須問画此者題跋者意生何處燈下之影伊  
可憫也又况迹迹屑屑乎唐王宋李真本乎哉不如以大癡放  
筆爲樂

跋五乳遺筆

一切法無我得成于忍入門之藥多方應無所任而生其心究  
竟寓諸無竟畢矣書法殊古世不貴此而以其脂神嗟乎不斲  
監管澹然以老無不乾安况資丹頤耶愚誠神錢格惟一笑

爲俗民書竹卷後

鄭所南推蓬竹卷自題云清風清曉繞吹過露出青青一簪天  
恰似推蓬偷看見溪林半抹古蒼烟至元五年靜山周壽孫跋  
曰鄭翁先考公文画蘭竹求則不與不求或與將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耶陳昱題曰我坐小船中竹自在沙北靜觀不推蓬固  
已識全體此君微上微下矣相逢無言只彈指春山車馬東風  
前荒溪一脈秋花天百年揮筆誰別傳欲弔此君吾亦顛由此  
觀之億翁披緇承天殆于別傳一場出沒者乎頃見俗民画竹  
書以與之青青一簪彈指間直爪透矣小船推蓬且以抹悶

書綽山卷後

浮山別集卷一

冊六

此藏軒

金泉道人顧仲璩置書藏曰金泉篆而與知已遊燕倪原道爲  
傲龍眠硯圖匡廬于立作亮米珪爲小篆書之地名綽山愚者  
曰司空圖得奕早有此風才人遣放以出意抄此題目故自不  
俗若必曰如此乃是一生來一流人則反俗矣愚者嘗有語曰  
生時生澆巾嘆墨雙眼青來時來荷鐙行蹟不作鬼生來本來  
一莊子不消開一尺竿頭進步王右軍欣然有感于斯文

書王日休坐脫卷後

周益公曰龍眠虛中坐脫有作而無爲不在此時也倪文節曰  
有餘則惡不足則憾了此者誰劉道原比于客寓一毫不撓殆  
了其故乎愚者曰隔日產在雷作呼桓九峰忌口寧食馬肝



書小愚卷

米元章云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以勢爲主乃規摹古帖後遇錢穆父訶而自出機軸者華亭宗伯謂審翫險絕勢奇反正平淡天真顏行第一自於八還悟入歿曰余解此意筆不與意隨也頂仙廬則自出峻峭一路孟津宗伯則又笑之往往濃墨淋漓骨力暴發而宗圖順者又復抑之愚者曰必臨古帖乃不墮惡道光與古人爲一乃能別變筆泯於法腕忘其心始享方圓同時耳人本不能徒整而驟語利順祇屬冥稚不能牽展而但言縮斂祇屬局促欲得階拔卽側戾剛路不中虛和之度欲得險絕卽蛇糾鬼攫不入高朗之格莊則太痴散則太漫大約

浮口別集卷一

世

此藏軒

人各就其所近各自取一法而又巧爲之說奪人以自爲地耳鄭子經所云盈虛消長之理雄奇雅逸之觀寔是寓形上下而備焉者漢晉唐宋無異也縱橫出入屈伸剛柔人不能自盡其才自得其法而委於不學之性寧惟書法乎哉且看池水黑否

因二貞一篇跋

心之精親已疎物心之神用外爲內精無人水內景神無我火外景學問不能以享其性皆性之所爲也用光得薪薪盡火傳尚絅穀耶二灰發藥以灰治生來處騰疑惟惟了之剔心于識猶之尊微于危神不可知在可知中理泯于事究混不得故曰天無先後中有條理蹟不惡動不亂豈求無爲於恍惚哉

浮山此藏軒別卷之二

浮廬愚者隨筆

題大士垂一足像

三十二應不起于座試問大地平沉誰許汝坐無端添出一足伸不得縮不得作麼生過大士曰錯

着心大士

楊枝不見根四時春風雨請問大師今日向何方去白衣無縫裘乾坤不知不覺露出着心一句

爲石鞏老宿題覆頂大士像

莫將兩條髮繫縛虛空且用一幅布包天蓋地若遇着石鞏來浮山別集卷二

此藏軒

捏住鼻孔不知者老漢何處出氣

姑山定菴請題

白衣丹抹艸蒲團袖手不作如是觀只恁麼蒙頭縮脚也大無端踢倒淨瓶去雙瀑飛噴吼半邊鼻孔有甚氣息陰晴條忽蒼崖寒到此者再看看

花冠古像

乾解推山虛空壁立古鏡花冠滿身黑漆顛倒兩手按天過日且道者着間掛劍一場紅是誰點的

墨刻

墨中白路衣線一塊石頭萬下生花末後圓光是個甚麼

相傳至今見者莫不隨聲喚作大士愚者曰差便有人喝曰切忌隨聲喚作大士愚者曰差

露頂雙鬟垂手像

白伸甘露掌卻用春風枝放出青螺頂又作雙鬟垂且咲着簪金跳脫持此欲何爲正爲舍與世人咲不妨平地生支離

爲藥雲題

大地平鋪作草葉卓立金山又推倒從來夸口甘露餅此回袖手無處討奉送藥雲歸鄉大展三拜時東方自曉

爲柳齋題大士

蹙鼻眈眼展眉遮面十八變中是那一變可笑預揷瓶心柳一枝踏倒膝下葉千片我今推他起去不知世上人又向何處相見

此藏軒

浮山別集卷二

爲柳生題大士像

蒙頭抱膝何爲爭奈蒲團有眼且問楊柳瓶何故揷在背後曰懶

瓔珞像

艸漫漫地隨方踏莫是一個大花押且須放下胸中瓔珞珠自能轉此一百八將請是觀自在菩薩麼

金蓮山請題

紙衣若問不借借兩眼向下不答者話翠竹桃花笑有聲東風

托出當空掛。

爾勒如來贊

雲頭墮在街頭掛。一幅包此人間大。樓閣開閉指尖開。撞倒背後拍一下。滿布袋是甚東西。百雜碎無人着價得。問他時。有理難伸。但消得一個嘎嘎。

別路杖影

此何人。支離其身偏出門。衝四面風。蒙萬巾。手弄七尺揮浮雲。頂踵句股。方圓輪九萬里。只一步。三三三。踏作塵。藥籠膏毒。自吐自吞。聊且大咲。空累兒孫。有人問之。徒見嗔。世出世間皆不聞。

浮山別集卷二

此藏軒

文題小像

坐此何爲。正皮雖大未免支離。左接區繩縛小鬼。右拋拄杖摧須彌拂袖去。也是誰得知。

遊山像

自來自往。一葉指掌。渾身蒼蒼。日出眉上。踏碎青天。衆山自響。何不歸歟。問擁腫杖。

題畫冊後小影

奇不奇。痴不痴。大地無寸土。曳杖何所之。坐久恐成勞。牆壁羞管窺。遊戲遠登臨。老病路險巖。不如一筆掃落五岳十洲之烟雲。剪紙喚起狂風吹。究竟此意不可解。裝而弄成千古疑。噫。

題飯古冊後

氣韻生動。得天爲多。然天自蘊一切法。流時動植。一縱一衡。莫非天之法也。學先資于古人。能徵古人處。即自見其天矣。久之而心手與之爲一。古人一我也。天一我也。造化在乎手。互僚之九。難寧王之鼓。開花。可言說耶。當其事此。獅子搏兔。必用全力。未可以苟而冒之。室鴉者。自謂張頭劍器。不錫而仰空管箭。且夸吾法。端落處。定中秋。毫讓讓。何。谷子曰。道玄山水有筆。項容有墨。吾其燕之。夫中。之。積。之。埃。蒼乾之入有無。烟潤之藏烘染。惟成乃化。頓在漸中。正如甌冶之燒淬。夕祭之乘除。固未有不燕者。候何可以自欺乎。噫嘻。摩詰餘習未忘。浮山別集卷二

此藏軒

題枯筆山樓

爲貴止。以自娛。隨場遺放已耳。又何讓讓。然讓讓亦遺放也。况自有同心木石不放過者在。

乘六寄我白門小筆。揮酒既久。聽其所至。遂成此種古秀蕭散之致。因歎山水造命。寄之現。鹿中。北窗南山。西崑東坡。盡爲此樓四面。供張別一天地。假使李成董源。責以撓行。則又有淵明請恕醉人之例。

卷慢看泉圖

透過三番山水之後。一任飛流。恁石。終日嚼爭。樓上披帷人。全享二樂。不作二見也。解索披麻。早已自信。必曰得之。夫山黃鶴。

耶。

枯樹圖

盡爲榮枯六相久矣。誰知冬煉三時耶。此木咲曰。我正開萬古之花。有人見賞。否法者時也。道者歲也。寒忍而後溫。發從來代錯。多少人被幾條閒名相。換卻眼睛了也。過大地總是文章。供我揮酒。而猶以秦漢韓歐齟齬角爭耶。遲窓靜對。迨適而已。亦不可自以爲高。

騎驢過橋圖

石若冬雪。樹若春雨。人都猜作滿橋驢背。我便道是天台騎虎。驢黃九方。且請削壘。易駁牴牛。不妨弄斧。方且遊戲大羅天外。

浮山別集卷二

五

此歲軒

卻來瑤瑤堆頭撒土。也是秃筆作恠。不覺舌爲之吐。是誰面壁九年。來此敲空下語。愚者放筆曰。聊讓此人一日。餘者不敢相詐。

偃松芝石圖

一松如文殊在蘇摩城上垂手。一芝似長慶坐蒲團上卷簾。脚下石頭。天者大小者小。齊來祝讀一毫尖。

題三咲圖

洛陽東坡固是隨口。三脚子充鐵崖辨難亦屬綴旒。愚者曰。何溪不虎。何咲不二。各人就地寫其致耳。如猶疑此。不能散場。且過橋去。

題樟洋洲岸圖

槁木之枝。若蜩翼。無花無葉。抽荆棘。湘南枉渚。山藏匿。農屋漁舟。不可得。壁上觀者。以爲空中五色。愚者咲曰。祇是白上黑。

縣屋松標圖

披麻削鐵。不過是石亂。揀針。吾知爲松。單介字多應是標。或問莊子。村與不村之間。似之而兆。又將何見。愚者授記曰。包管斧斤不到汝。汝且面壁。

題回寄俞卻

俞卻竹關相見。忽忽二十年。頃郵書云。蟬窠壁上。正望青原。老人半幅不得。一日臨窻。無事天氣。乾蒼敗筆。又渴。遂成此種雲。

浮山別集卷二

六

此歲軒

樹不知摩詰。巨然當時。曾夢到否。因起歎曰。山以灰堆成。解脫雲從紙背。獻兜羅。

又題

三文錢買雞毛筆。遂能別造山川。與百金買不龜手之藥。遂以封。有同別否。槎桎數枝。非州一亭。亦具濯纓之樂。卻無平泉之憂。因以輞川前身爲泮澣。戒祖後身記起。然臺喚作竿頭。是誰解咲。放下筆。出溪邊林鳥來歸。又過一日了也。

題靈壽水

偶從漱青峽得之。似薑似蕉似竹。通身棘張。三冬不變。固知是靈壽水也。因圖之以待識者。

爲副臣題

陳公弼家柏石纏根。黃山谷手快馬砍墮。忽然引此。又似指東話西。要須誼過木石者。與之寫。中磊落耳。剛臣居士蘭臺中。且作壁觀。豈無一人來買此方者乎。

乾點

米襄陽高房山。流傳巨灰點。下。會知祇是烟垢藏身也耶。若問閣上人。自灰不答。

遠峰入樓圖

忽然吟曰。我與小樓俱是畫。觸着一點。別有一場快活。亦不徒狂烟雲也。

浮山別集卷二

山肩小閣圖

此藏軒

巨源曰。登高臨下。自然遠。如此閣上。灌莽當前。幸得白雲間之。灰則窗中人。亦是背負蒼蒼而下視者乎。愚者曰。暗享此福。知未必知。

崖下放舟圖

樹似富春之釣。船似圯橋之履。將謂巨桴而資輕。調叩樞而渡山海。猶以上下判天淵耶。臨公遠寄素纜。圖者題者。料踣何涉。且面壁着。

埃絨觀染圖

很毫禿渴。何以寫來烟潤耶。本自不染而隨一毫頭以現身。試

烟柳圖

問墨池。墨池不容聲也。瀑布不瀉青山走。參取過橋携杖人。

江干烟柳。特立一樓。卷幙杳然。何無春興。忽歌天下傷心處。青蓮如此唐哭。必有故矣。杜陵故園。愁中盡生。誰餉空餅。又驚此曲。

又柳亭

風流可愛。漫說張緒當年。樂府橫吹。莫問新鋪誰綠。却亭如故。不見去來。惟許閑人。免傷春意。

爲硯隣作

削鐵師開同。蟹鉗師造。灰猶是北牡驪黃相馬耳。別有蕭條難。浮山別集卷二

寫之致。隨一毫頭。因作洛下聲曰。不亦說乎。

此藏軒

題雙

其根抱石。針刺天。無端幻出影儼然。盡道歲寒。雷山川。忽聽風濤過耳。誰信此筆在天地先。不妨白紙日生雲烟。若有人問。妙染中如何得。解脫法耶。袖手不傳。

題画

米襄陽老來快口。烟雲供養。王安道老來自首。熟處難忘。愚者曰。猶是別峰描邈。畢竟如何。一句相償。禿筆笑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雪中騎驢圖

古今吟據子。盡在此驢背上矣。誰經盤嶺過寒關。且看半路青  
布影。

縣崖遠覽圖

一覽江光自爾超曠。若曰列子被伯昏所迫。吾不肯受也。因咏  
曰。無事自高興。歸帆但信風。

扁舟過口圖

古有伐木開道以遊山者。何如漾舟入洞口耶。雖然。初獲之奇。  
遊潛之逸。未可頡頏于美望岳。自是愛惜退之暇淚耳。

松石圖

河陽新婦子。臨濟小斯兒。化作松與石。鑑湖重配之。

浮山別集卷二

九

此藏軒

題蕭八木画

以乾筆枯絲寫吳裝人物。故是尺木奇致。忽見所刻離騷九歌  
圖。李昭道趙伯駒皆其衙官矣。以較章侯水滸。簫沙蓬查。寫磊  
由爲何如耶。人無大心。難脫瑣瑣。人無細心。一事不成矣。獲索  
轉關。其中節奏。不差毫黍。詎曰一搨刺聲。便以豪放名乎。

題望子閣帖

此泉州馬驍本。泐痕儼然。近日多裏一公翻本。無此泐痕。也可  
喜者。適存右軍大令父子數卷。淡心此道者。豈復爲唐皇米顛  
抑揚所組。語耶。鍾溪望子。千里出遊。携此不舍。意在繫表外人  
那得知。何局局較泐痕爲。

跋画石卷

黑又白。圓又方。乾又溼。柔又剛。茸然毛。截然光。其枯若朽。其腴  
若肪。其落筆也。次第秩然。有先後而適還。其無先後。其成品也。  
倫脊翕然。分中旁而實未嘗有中旁。將謂變化如幻。解脫三昧。  
卻又乎乎。以理條達成章。以爲輪囷渾噩。樵樵自外。卻又造化  
在手。裁成陰陽。止乎不得。不止。行乎不得。不行。官與神不須更  
離。手與筆不自相忌。確乎宙輪宇矩。歷萬劫不會移易。儼然析  
骨踐形。盡一生用其短長。何乃以一毫淡水。遂能破五色玄黃。  
永不落生。成得夷卻。讓其指點徬徨。因悟立象盡意者。遊戲物  
表。果然別尋藏身者。隨類逢場。或問浮虛愚者。畢竟是何意耶。

浮山別集卷二

十

此藏軒

信手舒卷。起而咲曰。偶爾偶爾。莫惟郎賞。

題蒼莽粗豪幅

或看翡翠蘭苔上。未掣鯨魚碧滌中。故有時如儲光義幽映閒  
門。亦有時如韓退之盤硬雷硬。何必避鐵綽板而鑒杏子衫乎。  
猶守一家。啞點皮毛。且上此松。看駕浪去。

題韶秀蕭散幅

既掣鯨魚碧滌中。仍看翡翠蘭苔上。業已檐激瞿塘。自爾帆吞  
雲夢。九子皖公。餐秀色。六橋烟柳。醉春風。東坡以玉環消杜陵  
之瘦硬。致光以香奩消池底之悲涼。下筆之先。無二我也。只是  
吳興小兒。莫強解事。陽五伴侶。不得效顰。

題方解石

是誰割切方壺來供荆關削鐵鑿翠鐘疊或能過杜陵之九折  
崩竒崖垠何乃長昌黎之新截隨聲附和作飛鳧早被此石咲  
不徹

玲瓏石

是誰琢受吳區波泰山穿霄爲我磨手摘大千還老圖藕絲孔  
咲巖穴竒近來名園假山做大痴花卉玲瓏棄置之山水家見  
沒皆攢眉吾謂雅俗各有宜世間好奇不知奇多半爲文人指  
點之所移噫

潑墨墨崖

浮山別集卷二

十二

此藏軒

黑山鬼斧真怕汝白衣蒼狗同什伍玄圭沉玉堆卦畫千年之  
鑿出黃土強爲泥池撐肩臂頗咲易酬安吞吐將謂開簾放烟  
與潑墨有同別耶守黑老子曰可惜詩

雄踞石

艸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爲道士羊此唐人王感化詩拔得水  
犀頭上角變成嬰鵲夢中蝶乃吾友汪子白句忽然感懷附記  
於此

列指石

九華可望不可登三山立海遊不能莫咲空拳廷秦漢皇帝自  
娛加此名竒崖突兀發奇夢卓犖刺天天可升我謂漆園龍門

多画出世人碌碌碎信不曾且莫驚何不看韓昌黎自豎赤螭藤  
且放平何不看陶元亮細描山海經

題黑石芝

誰獻水蒼玉莫是山海禰黑墳蒸成菌雷雨何神速還有種識  
無條達天歟足可謝北方帝安置愚公谷

穿漏石

輪囷不必入禪社磔硯不必附良圖以爲守黑卻條理而白章  
以爲砥礪乃淡然如水蒼自非鑿空長居艸堂

擬雪浪石

高浪駕天輪不盡頃刻青黃浮潑蠶韓修武以之論文章蘇和

浮山別集卷二

十二

此藏軒

仲買作仇池頂甘露莊一拜難換玉蟾蜍滴淚不肖亦曰惟心  
所造何以得忍也耶波浪天下咲必至矧

鬼面皺

龔聖子以画馬名而又自題墨鬼曰未有不善真書而能作艸  
者竟謂墨鬼爲戲筆是大不然然則画馬其真書乎恐仍屬牝  
牡驥黃之見也且看此石是幾十年乃可信手爲之耶即曰馬  
也鬼也石也皆戲墨也吾又何辭

回字皺石

地出雲雷堆縫罅衆供方相領毛乍聖子画鬼當艸書東方曼  
倩何勞偶寧歌少陵鍾壘嶂勿引熊渠夜間射若遇醉僧踞地

榜寮題定悟紙衣不借僧

題石寄玉田

是誰析得崑崙骨洗濯江湖雲出沒昆明歷劫雷蒼浪漫說天  
根標月窟寄與玉田懸高堂磊磊落落生毫光墨池別路足揮  
酒信得青山白石披肝腸

累圓石

聖人師萬物毫毛有脊倫方圓本同時砂礫皆金珍鉞鋒尖起  
甄陶鑿崑崙背上牛毛紋削鐵穿斧諸家到此莫惟今日是金  
粟如來大轉法輪

網爪石

浮山別集卷二

十三

此藏軒

仰祠石屋齊臨池翠茸縐綺青玉肌爪甲稜角鈎人衣吾嘗玩  
之不能携歸想成綠火盤雲飛寒郊瘦島其遜肥觀者毋惟人  
雕錢

羣峰小屏

黃海雁宕與武夷未若桂陽奇駭驚劍鏃碧玉簪平坡萬  
笏穿清瀾當時虞山命我寫其狀李成郭熙搖手辭愚者搜出  
鴻濛骨幾年初作珊瑚枝寔縮蓬萊供盆几傾湫倒岳太兒戲  
噫嘻果何爲腸拄肚休網碑駢指會最真支離

題石寄黎愧會居士

陳後山云岱宗小天下惟以石自奉楊誠齋寫石人篇周益公

許其倒三峽掃千軍東坡曰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澗泉耳禪  
師搥鼓舉揚之杖人銘性本不動乎尹旁達黑白方圓同時周  
匝今愚者寫此於諸公還有過焉遺焉否耶且寄我愧會居士  
日晚對點頭不妨惟供

文孝貞述兩先生遺帖後跋

前幅爲先祖廷尉公泰昌庚申寄長溪諸條後幅亦廷尉公霧  
澤軒敬業之訓先父中丞公晚徑書與吾弟者藏鹿湖惠通  
復發簡出之浮渡之孤目智讀而歎曰竭致闢修隨分一寔敬  
遜時敏泯火于薪此日用飲食之灌灌也廷尉公書法近過庭  
中丞公筆勢似大令手澤所存見者感發而況其子孫乎不幸  
浮山別集卷二

十四

此藏軒

降喪哀恫卒荒風木遺音一夜且五起矣因鈎上石以付四男  
子立于此藏軒面山之壁

書桃源卷後

淵明桃源記其無何有之大樹乎其毘目仙人握手之故處乎  
坡云記言先世避秦亂此則漁人所見是其子孫贅矣又云殺  
鷄作食豈有公而殺者乎支矣南陽菊水青城杞根武陵太守  
得而至焉化爲爭奪之場矣仇池九十九泉仍作望梅止渴之  
藥可耳公安似乎知之然好以花事殫人艷情得無誤執桃源  
縱盜耶晚乃悔之歸于平約嗟嗟今之以無何大樹毘目故處  
爲爭奪之奇徑者淵明能不緝肩



方竹杖銘

乘五雲出空谷。可以環天下而藏軫轂。

又

動罔不立。在坤之師。

又

在高臨溪。惟汝不慄。環中四顧。惟汝藏密。

又

左之右之。惟爾卓立。四面風來。吹不入。

又

吳笑削圓。行地而天。

浮山別集卷二

十五

此藏軒

還四顧。否天地在手。

又

雷風恒著。一時止時行。惟直可以縱橫。

又

四不壞。一何亡。日參前。立不改。

又

恒立不易。扶老勿恃。

又

方圓同時。惟爾中節。握手乘雲。周流無轍。

猗猗竹杖銘

空心者實。覺頤而直。在山水間。善遊以息。

竹根筒銘

雲雷筴。毫端立。

筆筒銘

參天遊息。且立研北。

班竹根筆斗

舞林一斗。直立斯受。以風霜斑。逢擊節手。

腫木筆

擁腫如此。又空乃腹。且教人直立其中。亦享檉株之福。

浮山別集卷二

十六

此藏軒

班竹詩筒銘

有筴無心。寄六知竟。

又

餉空有句。點點霜露。

又

信汝彤彤。寄懷故人。

又

且見一斑。懷中往還。

又

漏浪不欺。往回自知。

又

雲山幾點墨天地一細筒

又

風霜班班寓此閒閒

又

汗青以報握手一笑

概株筆筒

斷苗爲容無心而藏鋒

又

裁此輪囷廢而中選讓直立者藏身弄眼

浮山別集卷二

竹根盤旋銘

方圓同際月許規輪光天中地節取時因

又

山空羨圓理根有韻環中見天是神手得

旋銘

命地承天古輪知始定位恒圓王賓時此

又

在未有先將何爲問界地剖天常歌時定

又

片雲立日輪空指掌見門入室眞風始賞

竹根盤銘

剖雷九奉一拼

又

節錯根盤以承則安

大理石盤銘

惟平素可以戒其乎尹無內外

竹根鉢銘

通身金粟不啻一粒米而無不足

梳炭

出土雷文安成以熏

浮山別集卷二

析木案

不必其爲梳炭不必其爲洞案何以報之雖浪奔而居玩斷苗

致此無羨無時聊承爐以上歆不覺嗒然而歎

枅板銘

交讓之木裁版辟合可以爲蓋可以爲夾雖置一方而用也周

匝藏書時展問則不荅

戒尺銘

第一作得主不被物轉知其用處可以舒卷

又

雖直以方風吹不動周圍合宜隨時應用

又

可按可切常裕而不設大巧若拙用過無藏

又

得此而用白黑吾信其直

赤心文木戒尺銘

赤心結實裁之斐然過此正定當我索前

荔枝賦銘

瓢落誰剖常挂樹否卷曲信天且伸一手

木如意銘

非蛇非龍不求先容

浮山別集卷二

又

紫芝不朽天地在手

圖章銘

大園內伏羲說印方填同而別介如石方寸鐵安名字裕不設  
篆秩扶手切切無首尾隨巧拙赤日光露霜雪當其初歷然墨  
寶藏虛混白黑問何人卦之德此藏軒兩間靈琢磨畢平四克  
善藏刀養其直詩屈伸恒自得傳古今識之默

升紅黃圓帶硯銘

流在中而周四維不一不二判此者誰

硯銘

十九

此藏軒

信言下惟天地臨之毫不可欺

又

磨之不動古今奉重

又

善辨此田臨池如淵

又

鈍以爲銳賴汝礪

又

煉欲何補一窗雷雨浮天地于此池亭山中之太古

又

浮山別集

卷之二

三十

此藏軒

荀况賦錄言其先引而功成不見也賦錄言其舍身利世也賦  
雲何爲子愚者曰筆先引而功成不見也墨舍身利世者也硯  
何爲子此可以悟三不離而處閒用物者之超乎動靜矣雖然  
諸天地之書者方能享此從爾閒中消日耶彼不蒼而熟視

又

閒無事而有事青相視

又

遇方寸鐵裁成木臬天山誰識青花且作龍蛇斷碣

又

研之不已我心乃洗其介如此

7121.7  
20.6(111)



ZW 2118188825213

浮山別集跋

方小愚一日示余以浮山別集余受而讀之卒業憬然曰大矣  
哉老人盡性之書也世言禪悅通脫可喜於是蔑經毀教屏置  
一切類爲不可測其於世也植堦索塗冥行焉已矣號稱聞道  
高譚玄渺趣備便而苦蹟隱片言證聖宮牆自峻執燭揣簞遂  
相爲勝噫就是無我而備物者乎孰是範園曲成而不通不遺  
者乎老人承四世之易泮血焦鼎極漢研幾不憚垢衣蓬首假  
別路而會通之彌中彪外游戲遺放故其矢口肆筆隨物賦形  
皆能究晰天人綜心變化若燭星日而滌江漢豈猶夫廣川之  
藻長唐之博南宮之韻坡公之筆舌詡哉後之讀是編者即  
浮山別集跋 一 此軒  
一點一畫銷歸自性恍然寂歷同焉理事雙泯之旨則於老人  
之智思過半矣若徒侈陳人物市邑車馬繁富綺麗之狀耽  
耽蜚影是豈爲識海之源者哉青原學人劉砥拜跋